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6/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一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耿巖文選二十卷

〔清〕沈珩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沈氏古慧居刻本

一

樂圃集七卷補遺一卷

〔清〕顏光敏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十子詩略本

三〇八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八卷

〔清〕湯斌撰 彭定求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三六四

寶綸堂集十二卷

〔清〕許纘曾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四四〇

耿巖文選二十卷

〔清〕沈珩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沈氏古慧居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耿巖文選

無卷數》提要

叙

文章難言非其體貌容澤
布呈按練之難而難乎說
理說事遠聞精鑒者然破
的豁然中解有一種不可

李序一

磨滅之義夫如是乃謂之
不妄作然而世之以妄作
噉名駭矣故曰文章難言
甲辰會試

朝廷用策論表判程士閔中

得沈子卷大奇之急置第
一及榜發長安冠蓋交口
稱昭子古文名手予私心
甚慰至與其人接則浩然
不以世遇經懷意若別有

李序二

所寓者比年來數抱近著
來質大致堅深閑特縱心
極往眼光透出題背而筆
力遒矯足以發之母論說
理說事要於有關係之言

而止所謂不安作而具不
可磨滅之義者當如是耶
乃知人之情尚各有所專
沈子之不肯屑意競進者
意固專乎彼也其志也慤

李序三

故得之精蓄也厚故發之
肆存其言必有大用於世
以傳於後沈子性善晦耻
自炫嚮予勉之先梓若干
首公世因書數言其端

肯

康熙歲次丙辰首春高陽

友人李壽書



李序四

耿振文鈔初集目錄

海寧沈 新附子著

序

易學三述序

須宮禮樂全書序

嚴郡刻鈞臺文集序

賦役志序

樂府古近詩選序

送喬石林編修奉使典試粵西序

耿振文選

目錄

送汪悔齋檢討奉使 敕封琉球序

送卜聲垓之武昌序

賀都御史王峰趙公巡撫浙江序

賀湯潛庵先生由江寧起撫特擢禮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初慶序

賀嵇郡伯述職初慶序

賀趙中丞初慶序

叔氏婚憲初慶序

張螺浮奏議序

程梓園奏議序

吳越錢氏世譜序

賈氏世譜序

心遠堂詩集序

李欲先令新水贈詩序

林蜚伯詩集序

田綸霞詩集序

陳堯夫徵君詩集序

仲開一詩集序

耿巖文選

目錄二

黃庭表文集序

陳叔峰文集序

辛酉順天闢墨序

趙武肯進士稿序

戴繡臣稿序

徐藝初章仲兄弟合稿序

陸舒臣稿序

金穀似稿序

姜武孫稿序

慕嘉玉稿序

徐坤載稿序

俞大文稿序

蔣聿修稿序

碑記

巡道熊公雪巖監築捍海塘碑記

修建衢州府學碑記

衢州府水西門濟渡浮橋碑記

重建鎮海樓碑記

承巖文選

目錄三

重修湖心亭碑記

巡撫中丞河陽趙公捐貲代還營債郡伯綏德

馬公審理勞蹟碑記

開濟杭州支河運河碑記

西路甲解碑記

北新權政碑記

囊城邑侯柯君實政碑記

古南池記

小春雅集記

顧氏東臯記

考議說辨

經說

卓氏傳經堂說

取舍存養說

收放心說

主泰說

龍王說

熬說

耿巖文選

目錄四

郊祭分合辨

高陽縣顓頊冢廟辨

改建文正范公世澤祠議

修明史議上

修明史議下

曆法議

國史議

屯田議

河工議

講院問義三則

講院答義三則

書

與陳衍情言出處書

上大先生書

與湯潛庵侍講言史法書

與許酉山明府言社倉書

與許侯言聖廟祭器堂筵書

與同會論學第一書

耿巖文選

目錄五

與同會論學第二書

箋跋 附餘言

漢史箋義 五則 館課

帝知民事艱難厲精爲治自丞相以下各奉

職奏事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者

必知其所以然嘗謂太守吏民之本久則服

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璽書勉勵或爵

至關內侯公卿缺選用之

丞相賢致仕以魏相和丞相丙吉爲御史大

夫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夸其族皇后霍氏廢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爲大

司馬罷其屯兵

讀史記彙纂 十三則

去聲

張良

耿嚴文選

目錄六

核下

高祖悲樂沛

周亞夫

信陵

酷吏

張湯

朱公

蘭相如

太子丹荆軻

田光

李將軍

餘言 八則

君相

臯陶

虛實

誠令

荀彧

孔融

耿嚴文選

目錄七

幾同

悔戒

書識題詞

識李于鱗評杜詩鈔

書鄉賢祀冊

書賦役志後

書金龍山神傳後

題浙江武舉錄

題天寶曲史

題陸吳州試館制藝

題許侯政錄

題送楊艾田集古卷冊

題劉訥庵懷友詩

題陳六謙泰山詩

題僧行中楚遊詩

頌

聖烈頌

賦

耿齋文選

目錄八

長白山賦

禹貢山水圖賦

懋勤殿秋蘭賦

溫泉賦

璿璣玉衡賦

黃獅子賦

列傳

太僕湯公伯蘭傳

太常侯公以康傳

司寇徐公寶摩傳

奉常葛公水鑑傳

中丞蔡公雲怡傳

御史陳公元倩傳

督府僉書朱公後之傳

大行陸公鉅庭傳

海寧令林公恥齋傳

孝廉祝公開美傳

漳浦令叔氏開大傳

耿齋文選

目錄九

表狀祭文

上兩臺請特祀故大司馬孟津李僖平公原任

浙江督學道事實狀

中憲大夫刑部科蠟傳張公墓表

文林郎中書科舍人芥園鄭公墓表

夏久山先生墓表

張太君墓表

祭高陽夫子文

公祭王敬哉先生文

耿巖文選

先考而莫府君暨先妣朱孺人行實

耿巖文選

目錄十

耿巖文選

海寧沈 珩 序

序

易學三述序

河東王似鶴先生著易學三述編成十年矣三千里
惠書請正定而序之斯何敢當顧嘗慨易學淆亂得
先生是書杜塞邪說功甚盛因竊論之易之爲書聞
詩書春秋禮樂之先而其中於害也乃更窮於詩書
春秋禮樂之禍其故何哉他經言人易言天人道近

耿巖文選

易學一

天道遠說之乎天說之乎聖人之所以言天子曰易
之教其失也賊或賊之以義圖禹書或賊之以老莊
或賊之以佛或賊之以五行以識緯爲老莊與佛之
言於易別之曰是老莊也非易也是佛也非易也其
詭者猶人也人故其亂易者易文其教易者易正也
爲義圖禹書五行識緯之言於易別之曰此義圖禹
書也居然易也此五行也居然易也此識緯也亦居
然易也其詭者天也天故其亂易者難攻其教易者
難正也其極也畸儒誅學倭子仲臣說言天道以變

誣神物而至以濟其違逆僭逆導惑世之譏此
生之所以慢焉懼也焉傷而不能已於辨也歟其言
曰誣河圖爲五行裂洛書爲九疇侮繫辭爲僞妄此
三言者懼焉傷焉而辨之所由起也此三者先儒嘗
詆而斥之而其流禍不少息是編河洛圖諸辨僞圖
八圖諸說攻排鑿然大小縱變諸圖解對化反覆諸
例說剖貫灼然要其大指則以述爲之歸故曰伏羲
之圖本河洛文王之圖本伏羲孔子繫辭本河洛義
文已爾宋儒之譏漢而過者偏也後儒之尊宋而過
者溺也述儒之譏宋而亦過者矯也夫孰定其從違
乎曰以經說經則進之以意說經則黜之其可也曰
意說經者誣經叛經傷經以亂經而變經摩挲之風
所由始也歐陽永叔論春秋信公穀不如信左氏
左氏不如信孔子可謂善言述矣讀先生易學是經
凡說經者其知所歸也夫

耿巖文選

易學二

頌宮禮樂全書序

古者釋奠曰先聖曰先師自孔子以來東漢而降推
崇代加於是肅禮辟雍頌宮小學皆祧往祀獨主孔
子祀孔子之禮樂比於天祖山川百神莫及然而尊
褒逾至議典亦紛若褒崇若廟制若從祀若祀禮祀
物若樂律樂舞損益進退羣言迭著猶諸南郊北郊
開分合異同之辨七廟世室叢創守德功之爭近代
如宋濂之議數而不用王禘之說用而不兼君子憾
焉夫一德之祀非義不享况俎豆乎大成其爲名稱
薦獻之數荷一節無當一器勿稽豈所以事聖人者
乎春官學士視若髦梗母論已設制作自命不因陋
傳會斯有賴也學使者張公家有賜書窮掌故綜文
憲勒爲是編行將獻之書府備南宮故事以佐臨
右古尊聖審始之治乃志曰頌宮禮樂公以茲所
者僅古者諸侯之宮歟其義則辟雍取之矣曰全書
後之能者損益養以尙矣

耿巖文選

頌宮一

嚴郡刻釣臺文集序

治之樂與釣之樂異乎曰異樂治在人樂釣在已治者不樂其有不治猶釣者不樂其忽然而不釣也雖然吾聞治天下不開釣天下君子能率天下而治不開率天下而釣是故治者政通人嬉休瑞出山川秀疾癘不蒸弓矢載櫜如是則樂甚釣者山清江澄風月淡沚紋波生遊魚動人忘魚魚忘綸如是則樂甚樂治唯其故不能逃天下而獨治樂釣唯獨故未嘗薄天下不爲而至樂不可忽然而解雖然釣者不能

耿毅文集

嚴郡一

去釣與治者不能去治則謂其所以樂有同焉可釣安必有臺曰猶治必於天下也無天下則政治人和者廢之故安托無臺則山河風月魚動綸委之象安施哉光武有天下而子陵有臺子陵亦安必有臺當其時逢萌周黨龔勝谷口子真牆東君公之徒彼皆無臺也然亦不釣子陵卽不釣亦不樂治而子陵且釣且臺且文嗟乎子陵不必於臺也臺亦安必於文文能與於臺哉雖然彼萌勝谷口牆東之徒無臺則亦不得有文文又安能無與於臺哉太守某君

嚴能樂治人亦樂其治吾不知太守能釣與否臺固不受治也而治與釣固異太守曰吾不能樂釣之樂樂其文之與於臺者集而鐫之以行安在異之必於害同也者問於予予曰太守之言然

耿毅文集

嚴郡二

賦役誌序

海寧地大於他邑然南陸瀕海其壤斥鹵穀不蕃殖
北委嘉湖木泉泄宜濠縮互承其東條則三塘之流
浸成抵潰橫跨消竭西受源於會城若嬰兒之仰乳
渾季明以還規簡之政不修無以權藉陳於是高者
仰下者漏其硯瘠反甚於他邑往者戶口充斥而其
後浸棄少往者徵發灌輸而後浸殫殫且往者年
築之利足以拯奇龐而今則涸轍往者採山通船足
以流貨賄而今則峻網蓋皮殫者毛落某爲日久矣
賦役文選 賦役一

賦役文選

賦役一

此種臺府仁人在上廉其所使苦而劑調之役法以
自遵以落甲害馬者去而民困庶有瘳乎夫戶口之
可蕃也在勤撫字也由賦之可充也在修水令也課
程歲辦之無頗漏也在自遵落甲之不致絀不勞瘁
也於是乎序

樂府古詩選序

詩有一代有列代於一代之詩而其治亂得失升降
之故所以自相終始者見焉於列代之詩而其治亂
得失升降之故所以旋相終始者亦見焉而作詩者
貞淫之節通塞之遇所以成概乎君臣上下世
情而總發乎沈寢而一變而爲之表者無不因之
以各見其世詩教之旨六義于樂府古近之作辭密
意疎而旨深思而才考古而今志欲補王事禪
世教而上下不知其下不知法直其風雲月露同類記
賦役文選 樂府一

賦役文選

樂府一

之百妖淫諛佞蕩謫周詩之詞以以雕績登上選去
取茫然無辨辨亦不可以垂法吾友止溪門三載
成樂府一編自漢迄唐搜討言取舍嚴代各以風雅
頌類別之凡其托物寓興皆取證於當日之史讀其
詩而其人其貞淫通塞無不具見代有總序篇有小
序皆推測切湲前所未發夾深詆訶詩序而考亭因
之說者謂詩序廢則詩不可讀有止溪之序而列代
詩乃可讀太史稱國風小雅離騷兼之而不言其
大雅大小雅固懸別况風乎由是謂其詩尙論其

與世而一代之自爲終始列代之旋爲終始而其人
與治亂得失升降相爲終始者瞭然在篇什間詩不
亡卽史不亡所謂本春秋以治禮之微權也宋與元
與明何以不踵事乎曰吾病其雅聲微也於太史之
稱國風小雅者懼無當也笑論大雅與頌雖然七百
年之間其人其政其見於詩與史也其義果遂亡乎
宋無詩明人言之也然乎非然乎

耿巖文選

樂府二

送喬石林歸省

奉詔南來其行乘傳累六十日道所由燕豫汝鄧熊
湘零陵之墟五千七百里戴星犯冰雪墮指皸足而
所歷波惡淵詭以入乎毒霧怪物盤互之鄉曰桂林
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翰林院編修臣萊字石林
奉 命典試其地蓋西粵亂略甫定從重臣請展賓
興事於明年春二月故石林始要是 命石林諸所
同遊者榮其使而恤其行遠冬寒地險暫離且去相
與惘惘有可憐之色於是沈珩抗膺而前曰諸君子

耿巖文選

一

皇上所以命編修臣萊之意乎夫賓興其小才也此皆
文治大昌間採海內博達閎麗之儒置在左右天下
之士足跡常至乎京師者每得望而見焉而獨哀憐
西粵之士道遠足跡不得至乎京師而石林者其或
辭風幹尤 主上所愛重故暫割顧備侍從之眷以
寵西粵之士俾得見其容貌言論若是所進退士者
是於以歡噪驚歎如神人而相與感激策勵以冀
朝廷風指萬一此用意最深遠卽如西漢盛稱枚

盼難獲之材衆矣而使南越必以陸賈使已蜀必以相如何哉今使事雖不同而所以慎使臣之意一也問者用兵南徼稍稍竭天下之力以奏削平若土地財賦取威命肆訖而已貨賄非所亟也而所亟者人才之淪喪於豺豕荆棘其歲月可念也夫苟爲土地財賦而已一吏部郎持資簿隨牒除調足矣而振起人才於豺豕荆棘之餘非其人可乎哉諸君子於石林相婉變不忍其去獨不爲國家勤遠人士計毋乃私歟石林其爲兄女子狀當慷慨攬轡去所遊歷

欣巖文選

送喬二

數千里間其山川風物古今可悲可喜之事蹟亦約略殆半矣卽如近時戈船伏波所與鯨躍鯢跳之徒翻江覆壁而相爲百戰處劒芒矢鏃礪礪在也而西粵栖霞鉅鉤諸勝尤奇絕所至宕激慨感令童騎捺繚抽輪磨蒼巖掃碧苔署其上曰某年月日

天子遣某官某以某差過此其文辭且傳之海外東南諸屬國若昔所稱購以萬錢繡以法錦者當其歸奏之殿廷天子稱善孰與夫持橐出入承明三尺哉詞未畢石林迺微禱拂纓上使車抗手而別

送檢討梅齋汪君使琉球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禮臣言琉球中山世子薨貢上書先臣賢卒於位臣貞當嗣未奉

天子制竊忤忤焉惟哀憐之幸許臣等請如故事遣使者將命往詔曰可於是臚舉職使事者百二十人以上惟任使

上諭使屬國宜慎爾與諸臣會推以聞禮臣乃率其列之滿漢當與議者集朝門之會推所而麟次其百二十人以進至檢討梅齋汪君儀翔望竦咸目瞪色奪

欣巖文選

併聲拱手曰先生哉是時議遂定既退有善君者謂君曰君行海外萬里兩大人春秋高當念君君不自陳白

皇上仁聖其許君可母行君乃慷慨言曰楫備

天子侍從臣持橐簪筆勞悴鞅掌靡所關今一旦爲

天子寵屬國卽萬里外義不忍以親爲辭縱

皇上至仁以親故許楫士大夫亦不至尤訕楫獨不愧於心乎言者乃慢狀高君之義而嘉君之能守也昌黎不云乎使得志而行道雖在萬里其

也使蓬累而居名湮鬱於當時雖在膝下親不悅也君爲

天子寵屬國振遠馭風論足以綏遠博達足以應變既奉親之教而來苟膺胸不任驅使行道之與顯親謂何哉某月日君拜命闕下奉聖書乘傳車符節在前弩騎在後張鏡吹角道上聚觀者數千人噴噴歎曰壯哉茲行其同館友人沈珩前酌君而言曰君母視是爲茲行壯也君從此行一二萬里簇傳呼州縣吏負弓矢前驅其至海外中山之臣隸見君如見

耿巖文選

送汪三

天人伏謁不敢仰視及歸報稱中山臣稽顙戴

上德願世世委珍闕廷苟如是而已則是前此百三十人者皆可使彼其時目瞪色奪於君之翔且竦者豈獨以其容貌哉蓋將謂有得志而行道者在也君之行有所以報使事者三一曰來遠人先王之於荒服其君世而一觀象胥傳王言論說而已而今至煩行李之勤固將以彰順逆個嚮之辨也近考明洪武時東南海外受籍者五十國抽秘史掌觀譯今可按而指也昔詩人之嘉使臣也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外朗而中宏以懷四遠風其未共者俾輸賁納贊來歸攘攘彼傳介子陳湯之徒詐寵而力脇之奚取哉一曰愛荒俗海外休離之鄉以其効順久稍稍知同文焉雖朕使其同倫不可乎君耀之以儒術俾濯濯惡以被服我禮義外也而內矣一曰矢嘉謨夫琉球島嶼孤陬無齒革之貢豈若致善馬奇物奉入主豐大之好者哉君歸報

天子舉周太保之訓颺言于廷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珍禽奇獸不畜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

耿巖文選

送汪三

惟賢則邇人安此臣使事所宜稱也君於是乎三善具焉夫是之謂守官夫是之謂行道夫是乃不負會推之日併聲拱手而屬先生之意君馳驛過里門登堂拜親請以珩之言爲壽親悅乎否也

送卜聲垓之武昌序

予少壯以文事遊嘉禾識聲垓卜君已而同鄉薦同
為禮部同第進士於是酬酢涉歷最稱切密又同伏
於草莽者十餘年中間物情人事佗倅激騷之感所
不能語其家之人者兩人輒相向語而君負側儻才
應機通微其胸情磊砢不肯妍媚下人予木強遲頓
然取情懷俱提以希世則一也故又以此相得癸丑
同寓逸于東維去而君除歸川路川故秦之硤陬地
市之官舍變起君席芻糗規險隘樓城守城獨完固

耿巖文選

送卜

招徠反側數千人幕府業上其功狀而君以愛去方
君任三秦予在田間知君必能有以自樹士從捍
稱奇也既果然矣今補武昌將行君謂荆楚曩號
輕之國而邑故麗省會其人悍疾而皆窺狎科指
蓄備而又去兵燹地與時未數數也其氣難復於是
感然若不怕予乃持一觴起謂君曰君行矣秦楚
戰國兩漢五代雄險甲天下經略綏治其地者
推當世之駿才君鄉者治駱川知兵有聲以吏
無異段彭之酒泉虞詡之武都然則天下事安

難君者乎間按牟祐之在襄陽陶侃溫嶠之在武昌
率持大體修雅尚愛人下士彼其慄銳伎憤之風不
覺忱懌孚化而奪其所習今治一邑猶是也持君之
聲光才力以往擘畫舉置之餘抑進其父老子弟情
明禮讓扶樹教本使之相收相卹寡悍獨廢疾能
者有養也蒸蒸乎古治復見於南服以視辦寇禁兵
於西秦時倥偬紛員之狀將孰難孰易乎哉

天子弘不次之寵比出治邑有聲不數年驟致大藩授
節鉞躋秩上公卿不乏絕也安在昔人之得為於重
耿巖文選

送卜

陽武昌非君今日事哉君於是振袂而起曰有是哉
予言予將圖之子則又持觴再行謂君曰鄙人當盛
壯亦有志四方而今精已消亡矣將歸休乎海上猶
復從田間耳君赫赫所以樹立楚者楚之先有漢陰
丈人龐公其人君之車過其里為予問兩君子遺事
書以慰予

賀都御史王峯趙公巡撫浙江序

上康熙二十三年特簡都御史王峯趙公巡撫兩浙所
昔與公同舉禮部周旋久見公博古洽文舊矣而起
家吏治所與其民講學修約讀其書一如程伯子所
以治晉城之指於是以治行入掌銓曹歷階卿寺滋
修峻持公卿聞聲焯焯及晉都御史所以歷屬諸道
御史聞勿率勿謹而所拜封事咸裨益國體關天下
大計

天子于是念我清微負荷自兵燹踣藉以來鹵濁之民

歐陽文選

賀都一

未盡安業也軍興供億之餘皮毛未盡完也抑浙以
東巉山深徭其叢奸也易而西則巨浸森陵風氣靡
宣民志未盡寧謐也且僻介吳粵去 輦駁難觀遠
得毋有 詔宮與民更始而利在民不稱在吏德意
何以盡下究也橋度之吏何以盡改絃也屯營之爲
民毒整浙獨甚焉何以盡浹帖也風俗澆淳何以挽
且維根莠何以鋤而良苗何以植也學校衰而教化
何以興士類何以盡提擢也之數者浙賸諸道利
倍切故簡我公以登剔而拊摩之間按古今牧伯

治或則急疾喜功好行舉措或則休養市恩多尙姑
息二者其得失均也屠牛垣解牛而芒刃不頓所游
刃則衆理解若醜髒則以斤斧善醫者之於瘡夫弱
息以昌陽松脂然扁鵲視人見五臟癥結則解肌撥
髓扶筋浣腸而後可以一得其富今我浙之爲癥髒
癥結者恐不少矣其患大要有二一曰民貧一曰民
偷請以今日論之浙山海之峰則已燼滅也冰旱災
沴之變僅聞一告也大縣大役之興不數數也科指
之所以詰姦摘伏未嘗不密且詳也選士旌良以捐

歐陽文選

賀都二

朽磨鈍浙未嘗獨廢也然而民日貧民日偷浙獨甚
於他部何哉將欲轉其貧以至不貧移其偷以至不
偷是直謂理解而已矣然必先爲引繩排根以去其
致貧與致偷之路母乃其用在斧斤浣扶間乎此其
說有見於有形有伏於無形有敢言者有不敢言者
所謂形之可見向者民力半折而入於堯鑒而奸人
之數以逞者不可止也此制府王公以其精察堅力
與之特斷于是乎有民然彼之氣如蘊火然伺稍暇
則熾然以起矣所謂敢言者則胥徒之腹削古所謂

散數窮虎狼於民是已桀驚之武所所謂窮肉強食者是已習俗之侈靡所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是已游手之失業所謂三農而養七游手是已鄉政之廢廢學官之非人所謂教化如敝屣斷梗是已此數者皆致貪致偷之節目而居上蒞民所視為迂濶而不急者也然自古本經術以經世如董仲舒賈誼貢山崔寔陸贄曾鞏蘇軾之爲書貴霸文會與遂魏徵宋璟司馬光范仲淹之爲政則未嘗不急此者也何者得其道則直理解而已矣正非迂濶而鮮近功者也

歐陽文選

賀都三

至其伏于無形與所不敢言者則自節填諸明公故所風示而摩切之每按故事課第之間糾按之矣此其間名與實之辨帥作變化之權蓋亦微矣抑管子曰國之重器莫重于令夫以節填之令其下所當重若泰山行若流水顧乃下教于郡邑不過一柱壁而已矣其爲者朱騎馬者掉臂而莫之顧也即其下之爲姦賊嫖娼因緣表裏者亦掉臂而莫之顧也其相告語則曰此文具而已矣舉行何爲乎微獨十一州爲然也即戲門之下而已然與微獨相合

然也即僚友之談道路之口而亦然矣此誠不可以解也得毋其病中干膏肓而非芒刃之所得而奏焉者乎苟使令之重如泰山兩行之如流水將舉夫利害之見于有形伏于無形與所敢言所不敢言者之情狀猶之五臟之癥結一朝瀟灑以去而後得以昌陽松脂涵濡浸滲乎其間將漸之貪立以富漸之偷立以醇而太平之盛業于浙首報政焉是必撫茲土者聰明足以周知強力足以運動而其學問經術足以通古今時地之變而不牽乎卑論小數之所摧然

歐陽文選

賀都四

後得以勝其重而告成事非我公其誰任哉他日出入將相功德炳烺乎天下我浙首得專而衿之詩曰天監有周格於下土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浙之詠公猶詩城齊之日也夫

賀湯潛菴先生由江寧巡撫擢禮部尚書兼管

詹事府事六十初度序

天子康熙戊午詔舉天下方聞弘博之儒雖州湯潛菴先生以中大夫應聘至京師行亦謬廁其後後周旋左右先生由館職前輩再入禁林望宸臨官亦宸優會被命纂修明史同官分曹入直斯與先生同直館中凡所商榷進退殆朝夕承顏接辭稍窺測高深之涯涘焉

上方綱意文學之臣恭大率爾

賀湯一

而已若夫學行器識屹屹獨天下之重輕而為在廷之表率者上獨知先生者幾由閣學上隆其重巡撫不再期下節書囊異會儲官出閣有日特為禮部尚書兼管詹事府事以專養養導之任天下以為與數特達臣士之榮遇非常不知君臣之間知之真而信之篤用必符其舉人必稱其官正非殊絕之可震驚者也今年秋先生方六十其惟下生予宗弟孝廉佳及其同業者以斯書辱幸而窺見之來索言珩謂儒者出所學以報主知隨地當自盡其誠

其稱任非効一職奏一官之所能同則先生今日之

任是也當其為信史則黜諛舌引直繩以定一代之

是非可也當其直講筵典機密則勤啓沃持體要以

帥作庶僚可也當其為填撫則澄嗜欲肅官方正人

心而固風俗以風示有位可也雖其根抵本末固與

人殊狀猶百職事之所奏功而効能可以跂而同者

也若夫細旃重席之間明道德以漸磨之援古法以

節宣之待其志定其習成知崇禮卑而後有道之業

斯為此其功出於視聽之表百職疏附之先

上所以獨知先生者在乎此爾先生勉之矣先生貌端

而良色莊而和神陽陽而凝以遂詩曰嵩高維嶽維

嶽降祉則其地是也書曰天壽平格天所以降神而

壽平格國家休長之福未艾也豈於賢者有私愛乎

哉珩於是歎息

天子知人之明古未有也當先生之在內廷靜穆若不

勝繁重者而特委之以四達饒博之區然其建節而

治吳也猶之在內廷也而遂為治吳者所僅有今

集 218-18

總秩宗端諭教也其道亦若是而已矣何者其握持者定則安往而不宜焉自古賢人君子當功見名立天下尚有信之未真者而

天子獨信之於靜穆無事之中所以嘆息知人之明爲古未有也夫

耿巖文選

賀湯三

稽郡伯述職初度序

天下之治五方不同氣十運不同時剛柔參闕不一其宜燥濕水火不齊其準劑量以修其政率屬以養其民而報績於天子職在賢刺史故曰刺史吏民之本也必其聰明足以周知強力足以變化練達足以鉤索物情寬深足以茹納庶類然後居峻而呼宏其精強淳固之氣旋運天下而有餘者固大年禎福之所自出也杭刺史臨淮稽公夙以經術鉅儒李於溫猷決平反聲實想騰臆考最以異等入告溫綸褒

耿巖文集

稽郡一

予特賜緋赤章榮之爲之三年擢公守吾杭公下車察其政之所以成而可廢者俗之所以弊而貽藉者曰是不可以蕭規曹隨爲也於是引繩詰姦佑良綆墜起圯望若神明一本乎潔已而利物者揮綽而翕張之九邑之政令剛柔參闕各趨其宜燥濕水火各收其弊惟是偏海之邑比者綱弛紐頽猥偷食人自漕蠹而下剗剗而廢削之者幾半庶游莫可爬梳公廉寧之利害最切者疏爲十條上之而張各臚其狀甚縷切兩臺動容稱善特行

會土著之輓丁表裏胥科溢征者二千石有奇賕
有司敲榜無虛日里民呼暑上顧公丙夜起署牒
各臺旦則躬率部民詣兩臺轅門慷慨言狀立下
禁詰歡聲如雷夏六月淫雨傷稼杭獨海寧壤錯
湖偃潞之禾橫沔爛時毗邑咸告災寧獨匿不以
聞公調知之移檄勘報爲請命岳伯彙疏入告鵠形
之黎額手載蘇曩邑典史舞文侵牟多設冒徵中人
蚩蚩者攫之如烈炎炙手間遇訐發卽敷匿而瞪視
甘之若飴益無忌公引直墨而彈之咸劍艾於法而

縣志文集

孫卿二

邑故多魁岸押闔之豪睥睨武斷細弱飲恨於強食
而以睚眦謂詞訟至鉅簡傾軋者臺府之庭什常
六七公不事鉤距而撓伏發覆若家至而目眦者然
莫不愕眙警服爭革而易腸於是邑之所謂害馬者
去之不啻禽獮薶薶而其猶未盡而有待者察公之
意必將有以徐導其卻而中其旨詎止所以建議於
十條者哉夫以法禁人法盡而止以法利人法行無
窮諺曰大赦開至治非以其周知之明變化之力而
練達寬深以濟之善未見至治之施於大年者也後

子都子兄次公仲卿之爲郡區區以勾檢絲密均給
撫摩稱能於案簿間抑末矣公今進職之會遇覽察
之辰時方書物候風占玉琯葭灰以推天元歲曆之
兆至治之權輿大年之甲子也將九邑回枯之餘黎
旭旭然如日始出而映映然如日始中於以薦疊繞
膝而觀報政於 廷行見以高第名拜公卿如漢故
事用章榮爲在位勸而致天下於仁壽之治者端自
公始已

縣志文集

趙中丞初度序

古之言學與治也一而後之言學與治也二自言學與治二其間汲汲於功名利欲之徒其視學之與治固若贅疣髦梗之無足措意間若雄沉磊砢者出思以其樹立高天下大抵因時之可爲而加之舉措譬畫助施爛狀使國家見其功庶類慕其義是亦足爲担荷斯世之器與識而稱非常者矣于是乎有匡時之材有救時之材按春秋以下史傳所紀其出入中外若魏相黃霸姚崇裴度李德裕韓琦范仲淹諸君

耿毅文選

趙中一

子之流是也當其時綆頹綱而之乎輿披弛目而之乎張療療俗而之乎起嚮使召畢君陳君牙山甫之所以宣力於時而爲之於漢唐以來之天下將其所舉措肇畫豈無易地量功而合轍者乎乃儒者之論則以爲漢唐以來之人物事功必不可語於春秋以上而分道德功利之辨至謂後之學者舍窮理盡性而喜事功足爲心術之害其說使聞者嘗疑之以爲其偏而固及考宋世儒者如河南陳水新安西山諸先生所上人主封事劄狀纒纒言治道本末源流之

由與夫其服官之所樹立或見之偏州下邑或見之朝廷方國所以典頹綱張弛目而起療俗者視漢唐以來匡時救時之材條具略同若其涵養乎窮理盡性從體用一原而出則道德功利之辨截然可按而推乃始嘆其立說之非偏而固而以誣亘代之人材爲也今中丞仙湖趙公當起家令容城其學邃顯敬一一編所與其吏士布席而講切近精融體用之道盡矣及來撫浙浙自凋敝以來如綱與目之類且弛及其俗之瘵不可起者浸淫且久也公一旦正體統

耿毅文選

趙中二

肅官常戢軍屯擊豪暴而綱之類者與浚河繕城新學校修鄉政採條陳而目之弛者張至若去害馬遏濶詞急生養正人心而俗之瘵者以起蒞治一載而十一州之官府閭巷精采一新舉昔人所爲匡時救時之器與識詎復有過此者乃若審要洞機瞭乎如置身千仞無遠不見而推移若風雨之不測其舉斯心以遇諸下也昭昭乎如日月之經天而不可以覆藏其措諸行也浩浩乎如河決下流而東注而不可以墳且防人見其雄沉磊砢非常所覩或震而驚繼

乃太息而與感又豈知夫窮理盡性之至以得夫體
用一原者之爲功化翕闢固如是乎而豈未窮之所
見謂迂濶局謹之爲理學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乎或
曰公之學自大道以來相傳之學也公之精神非天
假之以行道安能至是曰心之精神謂之聖蓋言學
也精神完教其氣振其神周其辨議亦肆應而
無漏公鎮撫之暇則引其大夫士及耆若稚而講學
於庠序焉聽受者莫不竦發歡喜以去讀撫浙條約
武林會語公之治卽公之學皆公之精神貫之由是

耿巖文選

趙中三

而觀將彼漢唐以來担荷斯世之負器與識者雖其
功見義被而舉體用一原之功化翕闢按之彼安所
窺見乎堂戶局鑰而曾是可以易地量材泚坐而案
乎道德功利之衡者哉自古全材不世出一出則天
下之重輕一二人焉繫之故利賴之也長則願其康
強壽考也切詩一則曰令德壽豈一則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以令德而壯其猷公之精神副之矣予不
足知公政舉所見乎治學源流本末之義以告浙之
壽公暨天下之壽公者是爲序

叔姬憲六十壽序

叔六十初度友如里族咸歌詩上觴叔命小子吾生
平非女不縷晰女共一言珩於是拜手稱曰夫壽者
合乎天之道者也天之與人也直以公剛以正略焉
忘機涉浩焉率任而坦通此天之道也所謂人之注
者是也顧人所自爲恒反是苟幸而不反乎是而求
其合焉而全乎是者鮮矣反是而不全乎是然亦往
征倖而壽焉非其道雖壽弗貴也合焉全焉而壽
以其道故壽是貴焉叔之壽合焉全焉而壽以其道

耿巖文集

叔姬一

者也珩十歲時操筆爲文大叔五叔見而奇之遍稱
于鄉宿之知文者珩少故知名時時從兩叔遊大叔
方困于遇每激憤憂傷而叔故洒洒自得視禍福
間歌呼笑傲不輟泊如也距大叔成進士遊宦歸里
少有車騎服玩賓從觴豆之娛亭館泉石竹梧釣弋
之托而叔介介不以屑意蓬牖繩床無改于昔鄉黨
莫不重之大叔及於鉅痛衆洵洵攫掠爲利叔一切
不問獨身事計賡義不與賊俱存蹠蹠於訊鞠論報
誠無一脫者義聲雷沸鄉國生平大抵絕私利冥機

概無阿曲挫撓而不知有文飾矯屈蓋其天性也以故雖食貧不肯涖指于非義卽分所應有不疑疑較有無有亦隨手散去無所憾故身外無長物胸次浩賦與天者遊見人以機智鉤距賊妬人輒噤齟恨之人有所失勿面諛背憎然雖叱置人人不憾何則知叔固私與曲也凡大義激發奮身先登他人所縮胸噤囁勿以利害持兩端故里黨咸決平焉朕皆因心自然與夫釣名沽直者奚啻逕庭操行若此自壯迄耆如一日其與天道之與人者非合焉而全焉奚以歟

耿巖文集

叔姬

然哉夫人生所享至多共與天道相長養者惟壽故壽最貴無如彼倖而壽者與天之所與我判焉不合悍焉相反而亦不失以壽稱故壽或貴或不貴然彼既倖而壽則壽之所至吾不敢知何則均之非道也如合焉全焉而壽吾知壽之所至必將與道無極何則道可必而知也殆不能言其他言其知叔者與所以知壽者而已

張螺浮給諫奏議三集序

庚戌

皇上親政之四年吾友螺浮先生被

謫徵於泰山復拜給事中將行珩送之武原舟次因謂曰茲行也何以報國給諫曰知無不言以是報國珩前席曰甚善雖然有說唐興元中諫官率擗撫細碎至爲天子所厭苦陽城乃與客痛飲遲久不言韓愈譏之然卒於忠去留之大以極諫不避見重當世者獨陽大夫也宋任正言伯雨不半歲上百八疏改職勤矣吾恐其貌原野失正鵠也國有大事一言繫天下安危在彼不在此矣今執事見重當世以言所不敢言持是以往何求多焉給諫曰善旣

耿巖文集

陛見就職首上書請行經筵日講之典中所條列於程正叔范堯夫啟沃之義肯竅騷然非諫說可及旣而大典釐舉爲萬世法時論避之他若請飭河工請養人才請定律例諸疏所言皆關國政大計一年之間簡牘不繁而忱恂益著四方聞邸報見其封事知不知皆拱手讀曰昔在

世祖皇帝朝肯爲蒼生痛哭爲國家持大體不姁姁抗
辭殿上者非公耶且

皇上未親政時人方側足結舌獨出身伏闕言烈烈使
天下荷天衢而提地釐又非公耶今再出而拜獻更
願爲當世致太平杯茶苦鯁切痛惻動人肝脾讀其
書無不感激流涕者明年休沐歸刻以惠世日奏議
三集謂所曰吾以紀

聖恩成初服也子忘贈別之言乎嗟乎古今以直節稱
社稷臣首汲長儲長孺仕漢一憲男子耳然以嚴見

耿巖文集



聖恩

彈至使淮南寢謀而止戈於域中其時遭遇聖主雖
稍外遷俄復召拜終得補過拾遺不然其不爲朱游
虞詡王仲卿輩觸貴幸罹讒賊折困以殆者幾何也
竊不知利方旁合存其軸以周閱於世巧拙若黑白
然長孺自謂有不可奪之節而莊叔知之珩知給
諫久其慷慨別大義思立身報國勿以利害得喪動
其心固審之有素也然非遭遇

聖明豈得終行其志哉自言路漫闊青蒲白簡之書太
史所載堆帙藁間他日受諸紀年其可以褒諸鉉槩

榮之汗青代不幾人人不幾願舍給諫前後三編將
易取諸

耿巖文集



程梓閣侍御奏疏序

予嘗云論文章則策論有用詩賦無聊論政事則詩賦策論皆爲無用此言誠然予謂文之鑒然有用於當世而不得徒以詞章視者奏疏是也奏疏之體切練達者必深揆乎朝野上下之得失大則關乎治亂而小亦形諸舉措其言行則班班布在令甲間格不行而他日載筆之史猶得廉其入告之是非以訂其立朝之邪正前輩嘗欲以尋常章句之文窺其人學術品槩所嚮此猶十失二三而舉奏疏之文以指

取衆文選

程梓一

次其人則如容貌肥癯之不可以區蓋而煇然如燭照而計數是故爲諫官者立言各有本末又不特其文之不等乎策論諸文爲無用而已也予同年程君梓園每與予叅贊立言大義其言曰苟利於身不利於國勿言也苟利於國不利於民勿言也予深太息其言夫利身利國其辨易知利國與利民之間不以髮今赤子之乳湏於其母奪乳則肥毋乳則肥子進言者愛子之與愛母均也而豈知肥子之爲愛母也固言之醍醐哉梓園備諫諍十餘年言之行者其用

皆足以利民而問不盡行無不見其學術品槩之正奏疏之文若此君子知國有諫議之臣矣

取衆文選

程梓二

吳越錢氏世譜序

古者受姓受氏必有功德其後浸微浸昌則以某人春秋侯國凡一百十五其姓與爵可知者四士有六晉楚之類是也他或姓可知爵不可知爵可知姓不可知抑爵與姓俱不可知者過半矣漢之族尙官魏之官尙姓自九品鼎序門族詔以勲著當世位盡王公者班踞甲右以次鱗綴於是簿狀要狀肉譜之屬與焉六代迄唐不衰然則氏族之進退功德與門族蓋難兼之其若爵開王侯而以功德垂世繩繩綿綿

取廣文選

吳越

非其盛大曷臻此唐末十國乘時並起與五代相終始傳世延促不一與國相吞滅者二三剪滅於宋者四五血食斬然盡矣其能順命保宗獨吳越與南平高氏耳錢氏自宋迄明爲名公卽難更僕數江左諸望必以錢塘爲宗可謂盛矣大矣前史氏所稱有功德於斯民者夫道詎不信哉夫姓多則訛其族惟炎黃而下有之若望多則訛其姓有如杜城濮陽之爲杜常山鄭州之爲張衡衡不勝指矣譜安可不講哉學博君昭平氏暨子外孫文學圖光實編次其成蓋

平日好古博綜故能條貫秩然晉唐間書曰譜系稱推王倫賈弼制神事述諸家固非可以概觀矣如轉也極其繩聯圖畫指掌析肌臥陽公族譜更詳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施家之宗圖錢氏族譜殆庶幾焉

取廣文選

集卷二

賈氏世譜序

余族於西鹽倉里越自有宋迤西北三里爲皇御廟
賈氏馬氏當元之末賈馬氏有貨崇而志雄者乘隙
懷大畧能致天下奇傑士最著若青田伯溫劉公或
曰青田當未遇明高皇帝時有意賈馬氏故來遊或
曰否客而晦其身以有待也傳聞異詞然未聞賈氏
有希賢繼賢兩君其人者也里中兒往往爲余指賈
氏書院故址及青田公所嘗遊遊而所以經紀其兆
宅形勝者藉藉稱嘆如二三十年事心嚮往之然亦
無從文集

未聞有希賢繼賢兩君其人者也從弟珣姻於焉
賈君以其世譜卷軸三乞余言卷具載青田公交遊
本末及序誌贈送諸篇章余乃喟然於青田之能爲
此土來者有希賢繼賢之人豪風烈足以動之也當
元之季綱紐絕聲教熄人戢然以畔換爲能而希賢
獨能承父志創義塾以兼學者祀享土田規制雖舉
至靡採風而教訓命其志量卓犖不小希賢且死而
東南變亂繼午游棲共尤鄉邑麻洲莫備其命繼賢
以義旅按堵一方卒歸命典主叩爵賞而效官守此

其人材亦足用矣青田所與交知必非偶然余嘗在
青田及繼賢錢塘夜舟共論孔明李靖文武優劣方
舟爲驚而起則青田已心許繼賢矣及至佐明主取
天下方急當世人才不間進繼賢而用之與常李輩
共功名乎萬戶侯以顯其庸何耶豈豐沛南陽間天
之生才其猛士既足以守四方如繼賢輩雖才無所
用耶抑其人才固相遠耶雖然希賢繼賢兄弟繼起
砥行見功交知一代傳人以顯於其鄉光於其家又
何可多得也然元迄今三百年矣青田諸公之聲咳
耿耿文集

希賢繼賢之氣息驚臣守而輯之矣矣若二三十年
事賈氏有能紹家如鸞臣希賢繼賢爲不亡矣

高陽先生心遠堂詩集序

六經皆聖人之教也詩之爲用若不及乎他經之重而其教不可一日廢乎天下者其所重蓋有在也後世士大夫于他經之用習其義而不敢自作獨于詩則人人而作之其間所稱才豪傑起特以瑰麗宏顯之思較草爛然以相雄長然華落則根見如秋潦縮而源泉竭也或明官堅孤遯出手矯掾以駭目而非其中之誠然若是者以爲詩之容觀則善矣求其用之不可廢乎天下而教所由以重者安在哉達賢者

耿巖文集

高陽

之於詩則不以詩爲詩也以我之所本有者爲詩性淵淵而凝情湛湛而至率所有而言之大者可以安國家保邦民深者有以鉤物隱原道德散乎詠懷托興之間而其典起在上則有富貴不淫盛滿不居之懷得其君行其道而有天空霞斂吟風詠月之度是故可以移風尚感人心而裨世會詩教之所爲重而成其用者豈偶然哉斯自昔來長安見所流傳先生之詩必斂容太息慕之其後得從學左右盡讀心遠堂詩集于是伏而求之矢下皆知先生之詩和平深

厚道雅興匹庶歌以爲早遇通顯輔相

太平之業其見之乎詩世隆而隆則然也不知所謂性淵淵而凝情湛湛而至本其中之所有以爲詩而非以詩爲詩若敷華而太根矯情而眩俗者也其間睠懷若親則纏綿激發而不自已使讀者瑟乎喟懽感乎興思如刺痺而起覺此本乎忠孝性成不經意而自朕臆淵者也當其流覽行役感民氣之凋傷憂治亂之遷化則其詩哀思徘徊反覆踟躕之下使讀者慨然欲任天下之重于其身及乎濟人聖世輔

耿巖文集

高陽

古隆則其詩疏怡休暢醺醇宜乎使讀者莫不厭足醺醺臻心和隘心融如熙春臺而獲大田此本乎一體萬物同天下之憂樂而無我者也惟先生之所存於中者可以慷慨寐格金石故存其詩之序於天下可以移風尚而感人心以大裨於世會知先生之詩則詩教之所以爲重居可知矣雖然和平深厚其體也本乎性情其義也抑峻潔淡遠而超悟則其品與韻也由先生道心浩氣雖位極人臣功繼天地而其胸中若浮雲之盪太虛無一毫足以與乎真我而與

然常有煙霞丘壑之思故其爲詩雖富有百家牢籠萬象而筆墨蹊徑之外恒超然獨斲非情識可到可神解意悟而不僅求之於宮商律度之際也歟小子珩不足以知先生之詩特識其所見以俟讀先生詩者

李欲仙令斯水贈詩序

同年嘉善李君欲仙除楚黃之斯水斯於黃稱名邑京師士大夫與李君遊者以君文章品彙疏彝爾存涵莫不敬且愛作爲詩詞以贈其行而屬同年生流所爲之序予因惟士君子出而服官交遊中賦詩贈行古之道也古之道故義各有取也或其人爲世重而所仕之地凋瘵阨阻不足以展施則其詩咨嗟而慨惜或地稱陬區而時適甲兵搶攘供億悉索難以拊循其人則其詩憂危而怵惕且古之仕不出鄉國

而今且遠或嶺海蠻徼縮印綬去則聲遊渺然於是其詩惻酸而傷離不者時與地良善而或方土之剛柔燥濕異宜則其詩宜出於誠勉誠勉之不足而與其特遷而內來則其詩宜出於勸激而禱祠之數者詩而贈行於仕正變之義盡矣此古之道也而今則不然大率四韻八行詔言雷同擬此通彼以充筐篚顧牽足矣何義之取焉豈古之於交也篤而今則然與豈古之於詞也擇而信而今則汎與與豈仕者不及古之堪敬與愛而不足以當詞之信與今李君爲

人敬愛也如此則所與交者必篤而不佻詞必信而
非諛可知也雖然有說斬地太且有名山川明通風
物條達既足以展其施軍興衰寢人樂休息又不棘
於捐循而其地歲時風土彷彿乎舊鄉所習種稻鴈
鷺菱芡之腴騷辨之遺採蓮之唱吳越之曲之賞昔
恒有高賢勝流栖遊翫好其間而與吾吳越相襟帶
也然則贈行者之所爲咨嗟怵惕而傷離詩之變風
無所取乎爾已而君又內湛外醇與其風主剛柔燥
濕必相忱化又若誠勉無所用者雖然是宜有之楚

歐巖文選

李欲二

空竄而莽蒼且地大則金部賦曹之課倍飽邑而臺
府多牽掣其間難一也大且有名則將以獻酬君心
力不易以副難二也時甫休息則皮殫毛落加肉之
非旦夕而收張之鮮便宜難三也三者不足以難君
然惟不足以難君故期君之必勝其難後已也而君
又喜文章矜品槩是他宰斬者爲之易而君又必爲
其難後已也以君之所能者勉君殆猶古之義而詩
之正聲也與至若將遷內來以爲之勸是則今人之
詩之所通行而有餘而又不必論也君行矣贈詩

詩滿囊試登斬之堂拊絃而奏之小大疏越各得其
所毋令爾疾毋令爾徐楚聲於是乎正矣其君之政
成矣乎予處京師願從下風聽之

歐巖文選

李欲三

林蜚伯詩略序

莆田林子蜚伯，夙以英軼羣之文走天下，名藉甚。則二十年來半軼掌史事，乃詩名益旬旬長。安稱半子詩而蜚伯於建安則陳思太康元嘉則陸謝子瞻其詩略一再復而嘆詩若林子其稱工難言也。山川雲物之所以鬱鬱蟠委精靈珍怪之所以瓊譎儼惚與夫人事之爲山林廟堂甲兵威儀悲娛幽顯之情狀，今與古猶是物也。掇觚者口從事于模畫形似以角一勝，苦陳陳相因無思理間有宗工才子者出不越

耿農文集

林蜚一

乎一彈三嘆而舉今古因陳厭常之景與事一經鑑察，嶄然復新都從前所不經人道而後來亦難乎再設詩如是乃得工相如言賦家之跡又曰賦家之心，言乎跡則極天下瑰瑋奇博之藏皆轉泊於筆鋒舌端間而言乎心則別有天工神韻縹緲滂沱於筆墨蹊逕之外所謂致得之內不可得傳者近代惟蜚伯其人乎。蜚伯既縱逸於夫分而胸有萬卷貫穿融液，即所遊歷山川雲物之奇精靈珍怪之秘與夫捫官內外人事涉歷之變現舉足入其妙悟參其神

之因陳厭常者嶄然一新其蘊素使人初讀目不周玩情不給賞既迴環嚼嚙益移神追賞不能已。已長篇如壺公七星武夸塞上諸章或排虛乎忽區而滔騰乎大荒也。或如龍門天開威電走景也。又若槎枒絲縷千狀萬態也。竟碑讀史之稜稜骨立如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者也。採茶斫筍六憶諸篇如天風環珮也。又若羣仙噪悲策也。諸近體之爲崑崙爲嘯瑤爲石髓一滴香換骨也。當其送別追感如聽睨睨語恩怨雨汝也。啾啾乎

耿農文集

林蜚二

離鴻之鳴子也。嗜其爲天工神韻流露於筆峰舌端間者當世掇觚家鼎沸有能得蜚伯一二牙後慧者乎。今人於詩不能強立好惡人眉眼汨於枯瘠淺俚噴噴曰今爲宋詩如是嗟乎豈知從古宗工才子自有心法在前與後不相襲亦不相訾安有以時代畫門戶者固哉其言詩也曷不以林子詩挂其舌而逞其舌吾又不知十子詩其於林子鑑察相鼓暢則何如也

田綸霞詩集序

同年田君綸霞官長安十年詩名日益起與其同調之儔所號十子者倡和追遊不輟出漪亭詩畧讀之思甯然以深格巖然以上色淵然遠然以古大率近代擦觚家所兩相觔排曰某也剽而夸某也纖而固諸君子舉酒蕩其餘習而卓焉成其家言綸霞則虎視龍跳於羣彥間稱快事矣天下才不多得或才而孤立子意罔所角逐刪切以肆其途故才莫難乎能聚乃予讀曹子峨眉所序同官之集以爲貴者恒聚

耿巖文選

田綸一

其棄者亦恒聚也是何言之過激哉曹子之意豈徒謂比肩於朝必朱輪炙轂食大官俸出呵殿辟易道上如神人而後爲弗棄於時若是則豈必才而始有之乎吾知曹子不謂爾也抑以才如田子既與其儔伍升降承明而不得賡和獻納于柏梁長楊之間故有所感而云然耶然彼特因其遇耳若夫作者賞心命世足與曉人欣托縱以彼之所遇舉而加我猶將出棄之不暇顧彼世遇浮沉安足道哉且夫田子通籍禁秘陟郎署從此以往不可謂不遇宜其詩多端

張漆纈而顧華星超絕風骨爛漫往往天真縱逸於氣韻之表此其人卽驟躋通顯作熱官吾知肺腑爲綸霞詩固自若也抑綸霞家濟南前綸霞者歷下於鱗宮於鱗奮臂大呼與羣雄相不可一世亦第浮沉舍人郎吏間相與慕說揚謂以成此名未聞其時給尚書筆札投簡視草若古成時之才而遇者亦得母曹子所嘆棄而聚者耶獨惟後人所訾警七子謂其詩多剽以夸而矯之者爲纖以固今視綸霞所取舍所精進與諸君子風美相扇者於歷下生又何如乎

耿巖文選

田綸二



陳堯夫徵君詩序

予交堯夫陳子久知其少以詩名其初博碩瑗璋研
練精到以體裁氣格爲雄勝至爲之專進之遠則穿
綜唐以下百家之言而體裁悉化漸老則一師心匠
汪洋出沒雖欲以畦封態色攬擷之而有不能者今
詩家之病二或意主閒暇不從現富蹀躞而入卽丘
壑自喜非不楚楚可人調雖凌俗而氣不高吾無取
焉或材用纖濃有鋪陳排比之盛求之以滿酒軒宕
情多興遠顧宗宗焉縱極精工安所得氣韻神逸追

陳堯夫

陳堯夫

古人遺則哉獨孤至之嘗言司勳右丞嗣音崛起得
其門而入者當代嘉選數處其臻於詩者此諸國先
生之於詩海內操觚家無不造請稍緩而獨於堯夫
者稱花冠不置以得睥睨而見餘者楚復繼之時
復何憂哉乃堯夫詩益主窮益甚托興之篇雖如
清商隱風中曲徘徊甚且表懸絕羣辭吟盡置之什
從人循歷積歲投稊抵凡而越趨更奇作者唐孟浩
然肥腹盛谷動足主乃從他者卒稱詩見件而
堯夫則勝衆而愈微

天子方倚重以特而江上崔有中人忽出而代

之臣其生何何也抑自昔詩人之勢莫如崔
崔自托於天隨散人倘伴崔崔則崔崔則崔
崔崔亦足以舒愁懷矣而堯夫曰崔崔則崔
崔於韓公豈未之句無足崔崔則崔崔則崔
落之因不與崔崔同則崔崔則崔崔則崔
詩節之所至肯與崔崔同則崔崔則崔崔則崔
然矣

陳堯夫

陳堯夫

仲開一詩集序

予昔從舅氏深湘聲始兩先生選則知仲君開二爲
吾桐川好修有學之士比禾與媚雪項君時爲予稱
道開一之詩與其人今年秋開一訪予禾城出其數
卷集索予叙其人固靜重慈藹披讀古詩數十章冷
焉以幽脩焉以儻所造篇遺聲皆中乎古人之典則
諸體亦各明博精嫻絕遠乎今之僥倖而濫洩者樂
天嘗言唐二百年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子昂
有感遇詩鮑防有感興詩於六義差爲近之蓋律之
者六義宜乎取之簡以嚴也舉開一之詩于今人中
殆猶二君之在唐乎開一嘗出爲令以不諧俗罷歸
管置林泉陶然寵辱之外乃知開一之所造若是夫
固其中有所自得已凡才士用世有所拂逆其始必
騷屑憤懣則其音慷慨而聲刺讀之怨怒之心生焉
至其身不安乎清靜樂真之鄉則怆悵焉布置爲復
出或馳騁請謁於侯選顯人以攜獵自豪而浣慰其
所不平之邑則其音不費聲辭必備以促讀之生辭
吝離礙之情此登臺榭犬雅所易樂道其可無聞

歐陽文忠

仲開一

詩以正之嵩山名官柳則香山詩皆本靖節然柳州
有其句而無其情香山有其情而無其句此言誠信
然苟於站節之所爲自得者未自負契乎其中乃欲
從聲吻象態以摹畫其所獨至烏可幾也哉吾故論
次開一詩而見及其所自得者

歐陽文忠

仲開二

黃庭表文集序

黃子庭表出所刻文數百首時予曰吾文成五十卷予爲我序之予始讀而若疑焉再讀則向所推服庭表者益信三四讀因歎啓正襟起嘆曰庭表所謂至此乎大抵能文章家卽甚卓越未有不以聲光態色求知於天下昌黎亦自謂以感發奇惟自托者此也庭表之文灝噩而挺瑟似絕意於一勝爭能者故予亦一望而不免於疑也顧灝噩挺瑟中於天下事理縷析縷貫剖解穿鈞而所謂聲光色態皆醞醖旁魄

狀嚴文選

黃庭一

乎其內而不揭揭乎其外此予所以齊其齒而始信之也抑隨境刻畫心勞意疲若山翁以詆謗子雲庭表頭濛濛洞而出手閒意忘彼江河之流營迴沁注大者溟渤小者蟻壤不覺方皇而市密者其源充且裕也非養之全而溶之化何臻此予又安能無瞿然而嘆其至也哉自古才名人所就苟甚盛者篇章所出至奔走於屠沽僮媼而問世特起之儒其文或舉世不易知縱知而若是者信且俟數百世後之論定者然卒與川渚岳峙炳耀無極而彼時世盛之稱已

序諸敝帚敗屣供匪夷矣矣然後知聲光色態之貴醞醖而渾化揭揭者速化而源遯者流衍作者難而知者固不易也乎庭表夙知名甚盛儻名知庭表未嘗真知其文若數百世後之論定之耶雖然是集也聲光色態其有以奔走屠沽僮媼者什一豈猶未忘情乎一時昧目者耶吾願庭表直埃之母以一時易千古斯可已

狀嚴文選

黃庭二

陳椒峯文集序

氣化之布於象數也渾焉無所加損於其間然地吾見其有加而亦有損山吾見其有損而無加則何也凡囿於物與倚於物其勢消長不能自揆而羸細之形見夫水不然不知所自始亦不知所自來洞空顚蹙而不能自已故天下之水吾獨見其有加焉未嘗或損也水之於山若地其爲氣化象數同也而原本則殊不可以強同也人之爲文章亦然統古今之文於左史而下雖富如崔蔡漆如顏謝以及百家之選

耿巖文選

椒峯一

與求其堅緻博碩僂於地峭崿蜿蜒僂於山中間亦星見踵出矣然或時羸時細而羸也假於資誦也需於補彼其囿於物與倚於物安得無牽應襲設乎其間苟不此之微出乎洞空灝茫而不自已若創泉懸注而汨瀾幾人乎哉彼其卷帙所就六代以還人至十百卷止耳唐迄於明間至四五百餘卷然亦僅焉是特羸與細之所爲微而其至者寓焉而已當世作者推吾友椒峯天固縉之以者勾騰迅之才其肆力於古則窮其涯刺其幽識洞以括體潔以浚言大而

發曲而精予或四五年或一二年而相見其書輒教寸以加要之背洞空灝茫以出椒峯亦不自知其所不能已者細而求之則靡勿按古六藝及西京之遺簪而神明之毘陵前椒峯稱荆川當日並荆川肝衡上下爲吳興鹿門鹿門與當日文家標綱焉的嘗舉孟氏時修次箋尹顏閔之於學而曰願以顏閔與武進以爲顏閔雖未至猶不失宗傳他日又嘗言西京以陰書數博文章體四勝王郎裂土爭王以相雄長至唐宋改書子乃得之正有若周漢相系間及西

耿巖文選

椒峯二

蜀東晉雖不絕如幾亦名傳統此二論相發明可謂閔而粹焉而昭顯於顏閔則曰未至於唐宋數君子或曰如錢翁頤千古祖而希之嚮使宗傳品格西京以上而渾涵并包巨麗極博遠駕乎彼之西具體而割河山以僅系不絕者之統斯其位置將何謗今日當不得不以是推椒峯也夫

辛酉京闈墨選序

間嘗謂廬陵稱取人之義曰無情如造化夫人文相感故有情之物而其稱曰無情微哉旨乎惟無情乃得情之正者也故曰如造化而或則訾無情者之不足以及周圓於物也苟周圓以爲情易曰戚其股執其隨感道出此不亦羞哉故脛脛焉有所不肯顧也至若文章感人有相遇之樂再三索而未遇卽徊徨惻悽而不能以暫釋於情蓋一病於宿習之沉汨也一病於邪說之撓滑也病宿習者臭腐闢葷下俚衣裝

耿巖文選

辛酉一

不中程度而病邪說之害則其徒本非特傑擢微一二碎辭輒名古學汎濫一二皮貌輒名古文如村農襲大賈之飾有識姍笑而梓梓標目者方若宋人之寶燕石之楚而北轅之傍良駕其淫禍變他與臭腐等關二僞種然後進焉一遇之非是再遇之三遇之非是然後當焉有蚪龍杳幻而豹變虎蔚者有千里一瀉滌滌泔泔者有詰曲而衝擊者有稜稜堅奧者有焮燂而砢礪者蕭散者清泚澹者大抵奇正弘纖一要有風性骨力矯矯自見卽甚亡具寧樸毋

瘦毋肥二僞種之中人什八批拉矣嗟乎文章之傳蓋難言之其近時最足惑人者鴻烈悠謬之說審乎不知古先正所以馭文之道且望祗杜之抄而背馳而其徒謬相位置曰此古某先生也某先生也某先生某先生者或相贖世或相千里今一閱之市踵接肩立甚且鳴吹其傳是者病僂如影曲而不知其直見影直者而叫然號曰彼乃不合吾影之判節安知天下無僂僂僂曰曲其所直而直其所曲乎哉嘻文章之事亦大矣可以無辨乎

耿巖文選

辛酉二

趙武昔進士稿序

又之有義理氣格而後發陳爲篇章此猶燥濕之適
乎體甘辛之調乎味惟其中實辨之而實有之故其
淺深奇正所謂專門師法者存焉不可以強爲也比
來士子不根理要不法先正而專其讀古儒先之
書以見聖賢之意卽此專其讀古儒先之書以見
之師法者茫然不省而專其讀古儒先之書以見
大可怪也夫使其背義理氣格而有雄豪傑氣自出手
眼獨闢門戶則吾亦將引而正其作者之門矣而彼

東坡文集

趙武一

則不然大率托命於日卑日蹙之時執而規模其蹊
徑色態無一不似愈似而愈謬是又安得引繩而正
之與雖然當世明識者鮮臂臂弛筋緩節之孺子而
相倣爲搔頭弄姿以爭炫爾將傾坐慕樂之而方矩
高步精湛湛而骨巖巖磨磨題目者僅焉耳吁此失傳
之所由來也然彼規摹炫爾之子雖易以惑昧目不
移時而聲銷燼滅委者塵土而模範愈變愈神明卓然
於義理氣格之宗者每出而必爲當代之準的此
吾趙子武昔之爲文者也予曩與武昔同事燕山共

身武昔之義理氣格其氣精專約於聖賢之意而
探含武昔之書故其於文體雖澁而蘊涵堅亮
而高翔自矜其流洑武昔近時之蹊徑色態
一迥武昔至是編錄使天下知義理氣
格賤其似而貴其真武昔平背棄滅裂之實害以
識武昔非茲道之幸與然非獨於文
也武昔之旨武昔根據理路正大明
顯武昔迅易沉寢寢皆得而窺其入
已而安武昔而翻用之論閱卷也日常
趙武二

戴繡臣稿序

每試院揭曉日士人觀者填溢街巷榜列知名士衆必指而譁爲制科稱幸知貢舉者亦以名士多寡占文柄盛衰名士之重如此然予觀前世之尚名士莫過東漢及齊梁以上其初未抵通經術持節槩以相高而其既則浮誇街衢反貽士林誚病故貴之者曰名士須得無事又曰門庭蕭條居然名士而詞之者曰終日妄語豈名士以濫觴而論則名士必多事而其門亦必多好事者其勢必終日妄語二者不備不

耿繼文選

戴繡一

堪入名士版籍矣嗟乎古今人不同豈獨一節可勝假耶雖然今人而古處固不可謂乏人也丁巳京闕榜發衆所指知名士青溪戴繡臣其一也繡臣文章宏達體裁標舉又嘗參選政故其名藉甚顧予素習繡臣沉深好書不妄交遊五湖之切吟嘯卷舒堅孤獨往及出論交非心所篤嚮不輕投足投嚮者則俯身傾耳抑抑善受問難之餘語默矜慎夫使繡臣與今之知名所稱三長者較則此不勝彼若以古人意寄蕭寂得無事不妄語有經術節槩而後真稱名士

則彼不勝此嗟乎古今人完礪相去足璞錯其出處不異轍乃茫然空谷足喜道也

耿繼文選

戴繡一

徐藝初章仲合稿序

古之爲文章者皆得自言其欲言之事如天官地理人物治教之屬各舉所得以成家言極其造詣筆力之至足以絕人而止今爲制義則不然勿論其才之所專長一以理家規之舉無筭之心與手終束手同方之言而不得逞於是卑者曼聲滑澤盡其伎於自媒之巧間有雄才鉅氣志不受羈而夾去爲班駘枯瑟惟迂之音文雖工奈弗免乎之楚而北面歟五

耿康文選

徐藝一

家傳既規模布置堂堂然填填然而其中義理精實光芒渾渾不必矯以爲異而自然雄勝羣方誠合其傳而得其解故也苟未嘗有精實之理渾渾之光其欲爲異而龐乎其外弊乎其內弊不事乎制義之終東而決起爲古人夫情地變人物殆最家言此其書亦不終日而錄其此道之宗傳神解乎然得其傳者選選素門不及貴游班駘史固有自投徐子藝初章仲才海幾幾爲文章皆有精實渾渾之力宗傳比肩吳中者不相上下唐皇甫茂政李常亦吳人

也當時比孟陽景陽論者乃謂景陽掩其昆平原雖其弟連枝輒形優劣述代如瑯琊二葉徐子里人也其大小得失如何者從此自相剿切並造古人之專家而絕人者勿使時論優劣其間斯賢乎曩脩遠矣

耿康文選

徐藝一

陸舒臣稿序

才士之文其病有三負賸弊保特之力以奔佚自喜如千里之駒不肯受箠勒而輒用委轡逸蹶一也一旦貶才就法不知用我之長埋光錐錐以希律度而顧其失與滅裂等二也苟氣力足以運法第模竊焉似非有沉透翕闔之觀是亦與當行爭得失耳安見才之必制勝乎三也才士往往不達達或晚遇人輒舉之爲戒而寧出乎選吏器窳形要骨蘭以希苟合沿若聖書之不可破嗟乎豈才士爲之厲階與雖然

耿巖文選

陸舒一

非才之罪也所以用才者非也譬之戰選卒蒐乘堅壁壘守是特特重之兵若出奇陷陣舉旗萬人之徵必曰壯士設有人焉勇出烏獲而不講於戰之術被髮橫劍如中風狂走鼓而號之敵亂於什而踣厥耳因以爲壯士戒而貽巾幗之辱非勇之罪也所以用其勇者非也烏知夫劉銳善擊批亢橋虛者之必得志矣乎陸子舒臣年最少其文魁岸傑特精光騰耀不可矜矜大發議論雄地憤而氣力足以配之殆劉銳善戰而必拔乎批亢橋虛之要者歟安在才士不

可命中顧使選吏希合之偽種駢語聖書相附從勿休乎哉然吾意其人必駢蕩華張使人若觀季布濯夫者豈知其抑抑善下語肺腑不出口夫雍豈於悞守辯於訥以此處天下事問勿勝者寧備專其氣於錐刀之末哉

耿巖文選

陸舒



金穀似稿序

古之爲學也必有傳漢人說經有問則各具師之說以對或誦說以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非其師之說雖辨勿尚也古之爲文也亦必有傳故曰國策妙于峻潔漢人宗之又曰賈生學儀禮故漢人少伍唐之文也雜孫可之自言學于來無擇無擇得之皇甫持正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宋歐曾之文得之樵與蛻樵與蛻也爲唐宋大家傳法之宗子人知唐宋大家而不知其傳也樵與蛻也文而非其傳

耿巖文選

也雖工勿尚也今也不然其說經也一俗學焉而已人無異也其傳法也一俗格焉而已家無異也其真能有其經之說與其傳之法人輒不省其所爲說與所爲法也顧反以爲遁於經之說與賊于文之法而抑塞之無遺力故其遇也恒昵焉人創艾于其說與其法之爲能昵人而樂趣其俗學與其俗格之速遇之爲便而安焉而桀特者間出乃堅其說與其法于其遇之昵焉而不之變而卒以一旦名其遇然後其爲說與其爲法一振於其所絕而彼之趨便與安者

亦驚之以爲其說與其法之不終足以昵人也而其說與其法因之以不絕於天下也夫士習之趨便與安莫甚於今而金子穀似則所謂堅其說與其法於遇之昵焉而不之變者也故其爲說也昔之所以支分縷析能舉其某師某師之說而於俗學極埽極盡者也其爲法也昔之所以峻潔所以少伍所以傳法於其宗子而於俗格輾轉過萬者也人且創艾於其說與其法之能昵人而卒以一旦名其遇是其說與其法之一振於所絕不在今日哉歸熙甫當浮靡之目獨操經說傳古法當時知重其文而從遊者乃少其昵於遇稍稍叛去更習浮麗及取高第復翕然宗焉當于穀似亦云或曰穀似名人也使穀似苟爲名而已奚取焉

耿巖文選

金穀二

姜武孫稿序

舉子業今文也而苟得其至卽謂之古文可也然近時文章之害則自昧目者稱道古文之說中之而莫之覺悟是可憂也夫今文之貴澤乎古者何哉緣耳近之失其於此耦幅尺不知源委本末之辨故才識越倫者揚蹶而進以明此道卽古者說經之遺而古今文人專門師法彙聚授受之度卽此而在無異原者也乃今之所稱說者或異乎是姑舉一二條論之四子之書發論問答星羅雲遷其分量淺深顏曾游

耿巖文選

姜武一

夏相去什百以文疏義當珍域各殊今且援戰國之略以證孔錄擣縱橫之議以代禹命殆若鑿若謔者有之矣而爲之搥唇鼓吻曰此古文也可乎不可乎且先正之以古文爲今文惟恐氣脉心髓之一不相印而亦惟恐字句聲吻之一不擺落也今乃獵其駁語紕調所謂潛魄贅牙之尤者而寶而稱之曰此古文也可乎不可乎吾懼夫烏喙之決腸胃而毒而智昏者甘餐之苟不得青芝玉札之貴沃而醒之文其殆哉而姜子武孫之業有可謝者武孫夙以才識

槩名焯焯而終不以名自喜其爲學則天文律曆治術藝事百氏之書穿貫浸淫於古者學問之分量淺深無不縷晰而於古人爲文源委本末之辨無不銖審所規畫布置靡勿擢筋而洞髓者不謂之制菰之繩尺不可也不謂之古文之氣脉心髓不可也其以爲甘餐烏喙之救而沃而醒之是得非青芝玉札乎昔盧陵善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使人謂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介甫乃易柱而鼓遂爲詞宗彼千古文匠猶然泥然未得其堂戶肩鑰而入而顧

耿巖文選

姜武二

以譏言營穢之吾故願警越者返轍於武孫之途循其堂戶肩鑰而入焉可也

蔣聿修行稿序

客問予曰文章之變其來無窮庚戌之氣變清柔而爲雄郁者也行何從予應之曰予知夫變所始乎伋軻之書變而儀秦遷雄之風變而機岳其不得不變者勢也抑知其中有不變者乎有明三百年渾噩變而唐薛高深變而湯許融粹變而金楊惟其有善變者是故前祖禰而後七鬯以變而不變者乃存不然蕭鵠立的一頑塊耳不數見而人厭去之矣近體流極以至西未翁聽歌者憂其細已甚變而將適之以

耿巖文集

蔣聿一

夏聲乎然夏不可以仰天噦呼抗越哇淫爲也吾譬之以人由庚戌以前猶夫潺筋緩肉之孺子奄奄者不可與久視一旦變而適之務強其骨縱其容善矣然使以圖雞彈劔之雄夫及箕踞巢飲之散人將與之磬折進反鏘金戛玉而徵雅步也蓋亦鮮矣以斯而推則不變者居可知矣雖然人姿神不同如花與木蔥蒨据壚入眼輒別此出乎夫者也養生者取之庖牛讀書者取之斷翰縱選首調此化乎人者也備斯二者然後可劑善變以存不變壬子賢書吾邑

蔣子聿修蔣子負雋才而湛深乎文於弼纖修短罔勿按節應律其高氣朗韻若重軒昂思帶以琳瑯風至其聲玲瓏然也舉庚戌以前虛曼柔滑之障盡變而適之非劑不變於善變若此乎昔徐遠處崔毛日以爲通而自涼州還以爲介不知雅度之有常正堪爲風會準的也吾於蔣子樂觀其準焉

耿巖文選

蔣聿二

耿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 羅子著

記

巡道雪巖熊公監築捍海塘碑記

天子康熙甲辰秋八月海寧捍海塘潰勢浸淫無所砥民
蕩析走死下流迄潮嘉常蘇咸震危總督趙公巡撫
朱公惻然爲民命國計憂親巡察閭坐鄉之士夫於
室進其耆老於庭諮詢密周畫籌適定爰簡備兵熊
公來督修十一月隄垂成是時巡撫將公甫蒞浙輒

耿巖文選

巡道一

復重珍厥災降檄致勵方略載新於是植須築虛增
卑輔狹堅者屹屹隆者翼翼度越於舊觀備兵公之
始來際海也民老幼數萬環車泣且曰是役也費難
工鉅任勞可奈何公則慷慨誓曰吾奉

天子命監茲土民溺則誰溺也况督撫公厯爾民憂食鮮

味其寢勿交睫設吾弛然畏難辭鉅避勞上貽督撫
公之勤感而下誘咎於僚吏縱得以具文報塞詎吾
志哉爰駐節躬畫幸輿敏劬沉筭潛計覃精焦髮始
治役視浩浩湯湯曰匪神曷鑒恤哉旦必陳牲

耿巖文選

巡道二

郭門而南且呼且恫果道怒汎乃利股築食曰神鑒
格矣曰匪人曷集功哉決口判列爲號若散扇若底
者分曹置監靡長勿褻其材若石煎圓榘榘植竹落
其工若礪鍛舂錘防丁樁戶俾各典之恒戊夜猶手
降敕相諭咨問日命尉傳親慰勞罔弗激弗勵金曰
人功修矣曰民勞勿卹曷勸哉諸辛夫咸惠勉弗威
督乏者則寒者絮屏者備嬰瘵疾者急鍼何人人志
勞死僉曰民氣優且勸矣而公每念必惕然憫傷勿
忍濟民力那籌庫金萬司計必親臨俾盡絕故鳩工
罔漏隄廣厚什半加舊按海寧之塘歷唐宋元明一
罹厥災至乃淪山陷城崩地數十里漂禾稼數郡令
當宁務徭公卿胙胙間命重臣出臨費金錢幾或百
萬縣役連十餘郡歷歲時且十年或二十年猶未盡
底績甚不得已而或徙民居以避之至或令方士用
秘法鑄溪沙鐵神造浮圖寔以七寶珠玉爲厭勝之
具然訖不効不亦計窮而術踈哉所謂難與鉅與勞
今且什九倍昔而督撫公備兵公一德協心殫至誠
以上格宜異哲以緯略上不靡帑下無困氓千載之

功不日告成然則常變會乎勢安危繫乎人彼難與
鉅與勞之倍昔勢也其事半功倍則人也是魚腹之
遺黎得安堵而康食俾之生全者誰德也陸沉之疆
土得井耕而土貢予之莫麗者誰力也邑之人曰勿
可忘其數郡之命繫乎塘者皆曰勿可忘用書諸石
以與茲塘長鞏於無圯轍者

耿巖文集

趙道三

修建漳州府學碑記代

漳州府學既落成太守請爲文以紀其事予竊幸志
同而某成之難也夫是舉也今日所祇爲迂漫除緩
不爲已也者賢聖往矣吾不知其有賴於此宮
其無所乎賴而常恃乎人之有賴乎此而以爲不
已苟其爲無所賴而見爲得已雖賢聖猶在亦安
之何哉古之爲術多矣惟洞治同道之大人獨以
謂必出乎此而盡之乎小學大學之法設爲宮以處
其徒使之聖賢畢萃而與其入乎此者專信篤守惴
惴焉觝排異端唯邪說畸行之是聞匡持而藩衛之
而不使其淫於變餌蠹害之所侵故相與有恃而立
而能以無懼及其末而向之爲法浸息學校或興
廢而其徒之入乎此者亦將遷乎其他凡所以
蠹害之者無不備而古叅贊化育之大人反不知其
所觝排而痛懲者如邪說異流以及乎亂力怪神之
鬼猶得崇其宮以興其徒敢爲爭勝而濫乎人心則
吾之所恃以與立者將幾日廢而安能以無懼乎哉
衛在有宋之日承新安夫子之教沿遠而不失其意

耿巖文集

修建一

信守者尤多曾非學校之是出今或聽其廢若不之
賴而同乎所得已則吾所爲賢聖所莫以如何而今
崇尚而匡持之無以異於古之洞泊而明道者可
以使之前無所墜而後有所承予之不能已於文以
紀美之又曷其可辭時職其事以相成及出費有差
者具列如左

武巖文集

修建二

重建鎮江樓碑記

杭州介三吳百粵之中厥金四鬯風氣洩宜其形勝
自天目石柱之山蜿蜒而來宅面江帶湖潮汐之所
迴遶梯航候尉之所附錯以省治爲斗極吳山之陽
施故有樓跨中衢而轟中天位於治之離自吳越錢
氏肇建以來名數更具前記中迄明洪武始名鎮海
蓋義取乎表形勢鎮荒遐海內外來者皆燭乎大觀
而其中設鼓鐘刻漏如萃壺制治之官私亦憑以辨
昏旦時動息故其俗又名曰鼓樓明嘉靖間火總督
耿巖文集

胡公梅林再造焉迄我

朝康熙六年又火十年冬總督劉公巡撫范公鴻諸司
復新之今年夏落成翼翼而嚴嚴屹若初制甚巨麗
壯傑郡伯淮安松公董厥事請予言記之予惟邦國
之有建置舉墜繫乎時重輕繫乎人自我

皇上受曆橫功威宣惠和川靈海若罔不秩厥職而浙
比年邀督撫兩公以文經武緯耆定於上藩守諸公
以壯猷惠保固圉於下嚮者鯨鯢之毒流罔弗浚
焉濺濺焉漸滅而東融憑高瞰溪祥瀾千里烏明

而魚定下迄海外么麼之種句成我屏藩亦謂弗類
首於九成之臺則斯樓之成於以昭天衢提地登庸
非其時與其人乘泰階以協締構也哉曩胡公之僭
寇浙也區區蒐卒補乘用募戎爲干城然且謂事會
與名適爾振圯而有侈心焉況督撫公仁育義來以
道德爲懷稱政化爲丹雘文告訓定以爲鼓鐘之聲
漏刻之衡使遠邇之民知瞻表而嚮方以克副

朝廷鎖鑰之重而嘉勞於南顧之間於是仍其名曰鎮

海制惟舊其義則卓卓度越遠甚郡伯嵇公則又進

耿巖文集

重建二

稱曰匪惟是我督撫公至仁覃哲不伐不盈保釐之
暇則引籥牧庶僚登斯樓而旁矚見河山之壯嚴雲
物之駘蕩則慨然慮彈壓之難副爰理之難和俯視
臺城參差煙火百萬與肩摩轂錯於樓之下則惘然
念阜安之不易以齊臨馭之不易以馴而且送目海
山淵然而思窮嵯幽阻之域沙漠忽荒之濱與溪叢
衍隰豐蔀之下得毋疾苦之不盡上聞而居峻之貴
乎標明包荒之貴乎察幽也蓋將以交儆殷謀於斯
樓之中殆非爲登臨稱壯觀爲底定侈太平爾已乎

乃悚然加額曰有是哉斯樓之義大矣哉因爲之記
時職其事以有成者具列如左

耿巖文集

重建

重修湖心亭碑記

康熙十一年壬子春西湖之湖心亭葺成樓臺窓疏欄栢綠垣撤故易腐奕奕再新鳩工董事者爲織造金公而總督劉公巡撫范公暨文武各執事實贊襄之其地易寺而亭肇明嘉靖中自是遊覽詩歌遺圖傳牒稱西湖第一勝然則亭之廢興湖亦與有得失焉夫湖之所有山於煙霞水於波瀾春於草樹候變於雨晴於風月皆非亭之有也皆非亭之有然其有則皆歸之亭是則亭之廢興其得失誠不謂無與於取廢文集

湖也雖然其得失果與於湖也哉昔明嘉萬間岳牧大夫治畧修舉民物阜安在位有所休暇於是攬勝而締構其中招携賓僚托志觴詠亦用以息心而討政焉而四方之來遊於亭者其君子超然於情性之娛其小人亦熙然於登眺之樂及乎季世政衰人愁雖亭之所有於湖者不殊往昔然有識之士登樓遠懷四顧蕭瑟風平有搖落慘慄之悲而亭亦浸久而有剝蝕陰黷之色然則亭之與湖相得失也亭安得而主之乎迄我

國家肇造之初秉憲諸公方皇皇於飭典訓戎其於登

臨之地不暇改觀比年來節府多稱仁人率屬以拊摩其下而杭則又賢守君之所崇輸掖者也於是民氣漸完善其山水亦漸輯好百年以來湖之合見有於亭者當盡還之亭而亭亦適以時葺成在位者構賓僚而托觴詠於樓臺障光開見夫鳥語魚行煙舍棹笑澄川見底荷蕖可數繞亭漁榜聯翩汲泉然竹而歌其聲歎乃則相顧而曰吾父老子婦之各得於山隈水渚之鄉者其視此則何如也當斯之時薄領取廢文集

不獲陳乎前善惡不交摺乎已事數感應之緣無所格蔽乎吾心懔然若木末之凋虛孤亭之四照則又相顧而曰吾方刻鵠按事奔奏庭下人相呼諾時其神明氣體視此則又何如也繼使非治成而物物和安在乎息心以討故其優游有若是哉甚矣湖之歸有於亭者其廢興之重始若此而學士大夫之徒來登斯亭苟心目之所感寥廓焉浩落焉於以洗滌其聲利嗜慾之蘊酣驚夢嚙之垢而致虛守中以遇吾性分於山水之間庶不負斯亭矣乎因執事者之請

尚書其所見乎亭者以記之

歐巖文集

卷一

巡撫 河陽趙公捐貲代杭民還營傳碑記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泉府假貸之法而以國服爲之息後世假貸斂息之條始諸此然先王之政慮民凶荒札喪之不給也故以卹之而非以病之雖授受出納辨於有司不過書其歲會之數而已其後宋之行局官者不然當其出以貸也則強攤而誘與之當其斂以入也則勾呼而敲朴之於是比戶騷然而基流亡變亂之禍夫官出錢以與諸民則同民以義而歸諸官則同然行之稍不順乎情其害遂糾纏而無

歐巖文選

巡撫一

所極況乎兵之於民其強弱順逆之數至相懸也其剗削毒噬之心益猛以驚也其浸淫陷溺之勢日淪胥而莫以返也杭自屯營以來民多失業昔時之攤高貲以與貧民相灌輸者無復存焉于是營債之塗受者趨之若鶩授者餌之日工而狙獮射利之徒復居中媒綰之日蔓月引轉展盤積其傾圯廬鬻子女甚且家沒尺籍爲奴以填茲壑者幾千百也有所未厭則却有司逮治焉其厲民視宋之青苗更什百倍之沸潰而不反抗其無民哉會中丞河陽趙公來撫

浙月人所疾苦悉爬梳而去之尤念疾苦之寂烈與
爲仁之窮獨營債是亟遂發宏願舉河陽錢郭田
若干項質紉而裝以來爲吾民代償之移牒帥府布
惠誠反覆久之議乃定又念軍民之間四十年來質
劑之繁猥刻詐僞之凌裸非得精練明允之重僚
以理之曷孚服而聽央焉會郡伯綏德馬公來批治
中丞公喜曰吾得其人矣夫何憂爰授意而專委焉
郡伯日戴星而往會於公所各按其旗之大理牘而
判給焉莫敢諱者烏片中丞公至仁絕德古未有也

耿巖文選

巡撫二

非郡伯之殊敏篤勤又曷勝此任哉先王之政所以
保釐其民者至周且備也周官大司徒小司徒之職
滋厥屈而爲之禁其疏斂其歸平其貨賄稽其
要以卹其災危使之各安所養而已後世名公
夫出寧邦國或矯制發粟或開倉賑流民或假貸賦
稅以寬民力史書傳其事爲美稱要亦權宜乎國家
之藏爲天子安集民生而已至若宏願異數以救千
百世仁術之窮如中丞公之于吾杭稽之前聞豈恒
見哉君子曰吾杭今日之有民自代還營債始也是

不可無以紀其事債之目萬有疇債之戶亦萬有疇
清審給散之歲月始康熙乙丑六月迄是年冬十二
月是爲記并系以詩其詩曰

焯焯中丞作鎮于東蠲膏洗癘靡疾弗攻一京此杭

人我躬不恤陞彼網罟是劑是質二飢餐鳥喙其瘡

裂肌伐毛鱗脂曷塞彼其三公乎河陽川迤嶺複案

發來蘇我骨斯肉四孰遇其証孰制其號郡侯初來

威信孔包五戴星曰臨軍民咸在片言割然莫或敢

諄六爰追勞勩暑敝徂寒爰數費財萬千如干七昔

耿巖文選

巡撫三

有田廬謂他人主今保厥居式歌且舞八昔有婦稚

稚牧作奴今樂室家燕笑無虞九昔行於市蛇驚鼠

竄今也康衢揚揚衍衍十何以德之山高水深曷以

報之惟謳與吟十一夫錫仁人億千皆嗣爲國作棣

民世適利十二

巡撫都御史 趙公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

皇帝康熙二十三年中丞一河陽趙公來撫浙既巡視

城內外形勢之便察閘閘枯腴燥濕之宜按陰陽五行水火劑量之數討論千百年以來水泉通塞利病之故轍於是太息而起曰杭何以聚民曰三河三河何以受源曰西湖西湖何以達委曰支河支河者源與委之爲命脈關絡而支河之疏之壅者民聚散苑枯所從分也其亟下教議治河議既定以歲十月工始興距明年某月工始竣舉其塞且疏者若三橋址

耿麟文選

一

循清波門若衆安橋若廻龍橋循觀橋若清遠橋南循中宮橋若貢院東橋西北循梅家橋以十一里舉其淺且濬者若湧金水門循洗馬橋若烈帝廟循清遠橋若武林門折循正陽門以二十五里統其爲疏爲濬諸支河運河舉按故準測而下浚之以丈其廻袤盤旋而縈注者以四五十里工所環亘之門若正陽若艮山若候潮舉其數九工所綿絡之橋若壩若閘若館若驛若關若官署若塘舉其數百有奇計役徒若干工計分曹監視之官若干員計徭錢犒賚換

糧芻芻黍餼餉之費若干兩嗚呼斯不亦事鉅而心勞矣哉杭之官寮縉紳士三老婦稚咸德公千百世之利而請予紀其事以傳於後予惟自古賢達之設施於天下所學畫舉置有百年之利有千百世之利有發慮兆謀以規千百世之利而成礪倚伏不出乎十百年之利而止錄學術以覘精神千百世遠近之間何微乎微之乎一日也我公學術精神當世不槩見所撫浙之學畫舉置事事有千百世之量而所經理支運河以宅此民也鑿鑿非唐宋明以來賢

耿麟文選

二

刺史諸公所及者夫今日之計有前之所贏而今之所誦者其難有三有甫易以贏而今易以仍者其忠有五曷言乎前贏而今誦也唐宋所經理湖治多河治少然元祐開濬有額斛常平一萬餘石買募民得十萬工今倉庾安所絲粟請發也其難二明正德間斥毀占塞田蕩三千餘畝規竊者生怨然特湖陂葦莽間曠之區而今所占塞乃衢巷薨連擊飛力家強門之所長子孫其中者也其難三昔之民樸胥史役徒給散力用不忍欺今之民偷吏緣爲奸徒不盡力

軍門最重非麾幢饒吹導騎不以出間月日出安能
纓竿而髮數其難三公不請帑不煩民身幸諸司郡
邑吏捐俸梟番膳衣以資之而所下教風勸其賡蝕
者使自愧而還諸官罔所怨卽寒霜暑雨悉屏故所
嚴重之儀日屏小監輿而周乎卒徒之間相慰勞人
人感勉頓盡心力之數者惟主以誠決以斷先以身
故大工成而民若不知天下事安足爲公難者乎又
曷言乎昔易窳今身仍也河導以湯金水門也石欄
設則上流壅也石欄撤則驟水浸也壩閘之曲防也

耿巖文選

三

地勢仰下然也而居民朝礫暮箕以河爲甌脫也澱
淤之無所委輸也畔圻之無所束截也是故春投鉏
而秋抵潰也所謂五患備者也公攬羣策酌永制閘
水門以時啓閉焉箕礫者澱淤者之必載以出焉
以利糞蔕也官復設載而著令焉畔圻之對甃以石
如繩引如斧削焉於是五患者悉去昔之窳者堅仍
者華矣河受源者充然而達委者沛然矣閘閘之枯
厥燥濕宜矣水火之劑量得數矣生氣發皇而形勢
之矣保山通舶轉般江門息夫肩也荆樞吳稱

衍坊均取攜也抑備繕養民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也輿梁翼起流舳艫也源泉活活風氣融融籌籌達
生利用曷殫述也其思周其制密其防曲以峻雖欲
不爲千百世之利其孰從而敗之東南春夏之會雨
靈漲暴杭忠宦卑自役之興閼八月罔疾風育雨夫
不塗潦渠不漫流工櫛力比爰底速成非公精誠
所感格乎哉萬物之生也惟水與土古之肇建邦城
必曰觀其流泉及其卜於黎水卜於淵渚之間水土
不得其序不與也先王修五行之政而審生勉之宜

耿巖文選

四

故曰水氣旺則水形潤水氣涸則水形旺造化相制
之義成焉杭土奪其水是水形與氣均涸也於是火
蘊隆而善發占星者曰災或逆行犯次火燎於原不
可嚮邇五行失制之徵驗矣今者水火之數得而五
行之政修將其徵也見乎夫時則雨暘以和見乎政
事則德刑以平見乎人心里俗則燥疾躁競之氣消
而疏通流謙之識長其人才智深而勇沉出可以濟
天下其物上孽生而夫喬散可以利四方民不夭疾
而災沴不生者世世也且水土之序定于一方面五

行之政政乎四極者天地之數然也其道大矣公之事鉅而心勞可泯乎哉予故書其本末如此其時
簫泉諸臺及杭 新郡侯以及 諸佐領令長暨他
郡之檄致而分曹者咸勸理厥成有功德於茲河者
例當書先是繪圖條策之儒醫裴君炳泓亦當書予
復系之以歌曰

江之水入于河 濁南濁濁翻為波 閱閱飲之生百瘡
前郭侯兮後東坡 墳濁寶清漩逶迤關一

湖之水疏于門 城關濤注川光歆 連雲甲第長子孫

歌巖文選

五

箕與磬兮盧與圖 蚩蚩焦爛誰為援關二

天人繡袞兮作鎮煌煌 智周萬物兮綱提日張 政修
五行兮水德順常 身殫瘁兮百族昌於萬斯年兮
難忘關三

郡人沈珩撰

西路縣免役甲解碑記

康熙十八年諸城孫公以御史臺巡視兩浙鹽課
明年西路窺條上催役甲解便不便狀公下其議都
運司檄場大使勾西六圍窺聚而質之僉謂催役不
便甲解便於是申其議御史臺荷飭行之更軫念於
衡者其歛之擾荷法變而刑法之害不變也爰革除
廳役銀一百二十兩著為令諸窺咸德院司所以哀
憐其疾苦者而又思良法美意無以永式將來謀始
石請記其本末予竊嘆仁人在位所以拯人於阽危

歌巖文選

西路一

者雖至纖至隱不憚如揀焚燬之舉且慨也夫西
路六圍其款御史臺所轄無異一黑子著而富有所
呼晷應之不必若桴鼓亦執也然予聞長老所傳說
及考家乘言自明萬曆以來七八十年間若減課若
撥補若免額若縣解若借煎若抑遏井兼若按埽充
催往予先世常為之倡與二三鄉先生協持之爰有
廟祀之典有紀功之碑有邑乘之載有鑲板傳信之
書班班具備其後因時變通咸賴在位之仁人惻
於呼晷之聲勿以纖隱見遺而在今日之要害

者莫如催解一節蓋有催則有贖催之費催之循謀者至受枿尅無厭而其黠者則借之以枿尅其困之人困不在催則在竈其病一贖催不按課而按閭肥瘠荒枯失平實甚其病二埤沙消長聽海若爲贏縮埤縮而贖役之贏如故今日西之人幸災於東他日東之人亦將幸災於西勢且東西通困其病三若甲解則三病去三利存而御史臺且并其贖役革除之此贏也灶者不幾骨復肉乎哉苟變久竈生奸人欲使其私一旦有所撓格將御史臺以及諸上位林焚

取嚴文惠

西略二

投消之懷寧可退退勿彰耶予因是有感於故祠之當復興也諸仁人前規後隨世世祖豆固宜而今日北墟矣惜哉諸父老子弟其請復焉予願從其後

北新權政碑記

杭郡山川四通南界湖源北溯河漢固心腹之輿區轉輸者之門戶也其貨則海陵流衍萬斷嶺積其人則游俠走險積萃雜選主權者卽母事察察而秉錢律嘉量以從之或則挂一漏萬浸成流弊者多有乃用勾檢旁落切切然如奉漏甕卽所居稱能豈不闕皮彈者毛落川涸者魚逝乎國家歲賦數十萬有奇佐司農經費苟不爲厚入不關利源而儲峙盤桓其間因宜劑量要若燦爛流燦之達乎物不者徒蕪規

取嚴文惠

北新

曹賄注久敝生可憐設權使某公所以避商利國者一日革冗官裁署巡捕官一員其人多市町探使據南錢甚則箕歛公廉其狀曰奈何令饑狼守庖厨耶耶某去凡司管鑰皆啟閉悉罷勤焉一日停濫差某務官起役中縫監收密訪各差乘利股刷絡驛驛居於是盡革弗設槍之乎畢而除魁也稼而去蠹也一日禁包攬往例商賈權關胥吏科其繼代輪登下重輕阻會爲政於是肅除之令商自投牒上稅乃念若等儉舍族食飽無地主以廩遠人設過貨經紀二十

自停頓外勿預請商既免欺括復寧爰處抑絕開
都帶牙偵客搆最至機袂爭爲先談其譬若飄風散
羽乃或陰漁厥值什半羈孤飲恨於強食公每遇許
發按責無貸曰吾不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此其
迫欠恤商者一嚮者巡攔撻拉漏鈔狡者爲督教中
人偶羅之若烈炎炙手公申令惟人貨當獲無欺此
其防奸杜害者一漸地控帶潮汐煮海通販棧船飛
騷乘傳最存之客箇師每私挾鹽斤莫敢問公悉屏
鉤纒勾稽之此其裒離政者一其他若領本於徽

吟

子務故古治郵商旅用相德意而遏官利之門行將

褒公權政垂之令申其治豈僅與元封始元比隆乎

葉城邑侯利君實政碑記

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其識力氣骨當一試於表建之地而劃然知其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疑是故有任天下之具而始足以勝一邑之重夫任一邑與任天下其濶狹小大之形分而所以勝其重而不辭者固未嘗有分也程子不云乎一命之士苟心存利物必有所濟其說是矣然而未盡也苟視天下之物漠然無與於已毋論已誠心在乎物而非其識力氣骨有屹然巋然不拔不撓之守以先主乎我則當優游處

耿巖文集

葉城一

安亦足以功施逮民及試之乎盤根錯節將撼之而卽播摧之而卽折方救過自衛之不服而向所矜語及物者不自知其喪失而頽敗蓋什八九矣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不懼之難能也固不惑不憂之所待以成能者也然則道備乎不惑不憂而且不懼然後足以任天下之重而試之乎一邑而無難嗟乎治邑豈不重其人哉予同年龍溪柯君又鄒往在長安中見其識力氣骨屹然巋然每心折爲天下士逮任葉城二年予偶驅車過其地進邑入士

而詢之僉曰侯操已廉持法直聽斷察飭胥吏嚴進此者乎曰有之邑故潦傷稼侯浚我渠邑故旱人病饑侯餉我廩邑繁盜弄警枹鼓今也則荏苒息邑之徵兵道里驛民鳥獸散今也則鴻雁來有進此者乎曰有之國家初定鼎規唐府兵屯關中割保陽民田給旗丁割葉城諸邑官田與保陽民田曰衛曰荒雖名官田民實同口分爲養老字孤保陽民駟者構旗若胥弱肉吾葉民無算不厭卽勾而銀諸大吏再不厭卽勾而銀諸大部侯惻然曰奈何以我婦子

耿巖文集

葉城二

命啗他猾竟持之不聽既撤下若疾雷勢且不測侯曰吾印綬可奪民不可勾而銀也卒持之不聽而吾葉陽於是始有民嗟乎君非所謂以不懼成其不憂與不惑者哉而又安得撼之而使之播摧之而使之折而喪失頽敗其所以存心利物者乎哉古之任天下之重而先一試於表建者如倪內史寬史平原獨陽道州城元魯山德秀方其有所不可奪雖以天子之威備之於前而不爲動若是者徒以其不懼者氣矜之隆乎曰不懼之本在不欲不欲之本在不

予所見柯君一褐一苧足了寒暑未嘗珍官物漢以御已而厚以待物弛以問家人產而急以遇天下賢大夫士向使非出乎有本之學而將以任天下之重同襲取而漫嘗者之爲得乎哉 朝廷方倚賴天下才以平定禍畧一旦下璽書進君持節風勵諸道使及郡縣吏或問制府屯軍治人格大難戡大亂於是置之殿廷將所稱治之不來麾之不去者非斯人與非斯人與

耿巖文集

古南池記

濟南古南池樓曰南樓亦曰太白樓先是南池及樓去任城數里舊李杜經遊時云其後城徙截樓池而堵樓於城內而池在外如環然倚城築堂三楹堂以前夾池而橋其下卽池泉橋以前爲樹屏其陽植桃二左一本色如火微然右一本紺淺與池映兩池畔樹碑各三白石山人詠古詩在右少陵南池詩在左許主簿詩在左又前復堂堂外綠垣而門署曰古南池外汶濟流今清河河水臨門以外折而繞如枉渚

耿巖文集

古南

雖控南北川塗深隱如丘壑然其池右流少紆通城門小船入焉左流數百步夾植白楊數百株爲三列相廐其下皆可走馬時楊柳盡青間以淺桃亦放焉有數健兒馳射其埒無他樹亦無他解遊者池將左盡中流壘土築亭六角曰漣漪其陰曰宛在其陽兩面設板橋各不數尺有朱欄亭之陽樹石三中少陵南池一篇右和杜韻四章左弔青蓮古風二章皆黃宮詹泰泉佐詹中丞燕峰翰作壁上石板鐫方棠陵任茂雜詠數章亭與太白樓對夾城相望時有司局

樓閣遊者故不復入闥登焉於是亭臺樹植翼翼而
宛宛荒礪削新如濯予顧同遊者而曰二公至今垂
千年其在當日特騷人翰卿之雄耳非若房杜諸魏
以勳德風節有遺澤不可泯沒者也且其遊集任城
不過偶爾涉跡換酒邀賓如駒隙電影踟躕玩弄之
爲耳非若杜元凱羊叔子諸公登臨歎詠之地與當
世相感發其流風有不吝漸熾者也然所更世故廢
興戎馬踰跟不知凡幾而城南一片地遂與汝濟之
煙雲風物奕奕常新者何哉其果以文采足愛慕耶

耿巖文集

古南二

抑謂二公當年其志節挺邁絕俗凌厲權豪睨懷君
國之義足以激射遐風者耶不然抑好事者爲流連
光景而等於旗亭陌道之沿流藻績者耶嗟夫吾意
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有之矣客曰有之嘗問於居者
曰吾向者見其爲車庫而馬廐也而今不然矣吾見
夫擁麾鳴騶者之日行廚相錯也又見夫握符乘傳
者之間攜賓以嬉也不則吾見夫鬪雞彈劍之所選
而厖者也夫然故吾南池爲不可以或廢也嗟夫嚮
使二公之遊不徒以騷屑吟翰相雄而果其勳德風

澤足與千世相感發而有不容以泯滅漸熾者人之
於遺蹟流韻又當何如耶雖然二公之於志節品藻
未始不高且焯也雖其涉歷之暫人既慕樂之若此
然愛之而不尊且憚又若此豈其精神疲於杖屨而
大且重者顧有所涉而未克舉歟抑其遇爲之歎客
曰是不可以無說因記之

耿巖文集

古南三

小春雅集記

康熙十七年十月七日舍人陳君椒峰曹君峨嵋喬君石林高君二鮑大行汪君韞石太常博士王君瑁湖集其同被薦而來至京師者一百八十人觴之衆春園分題爲詩文而屬珩記其事古之賢達有所遊集也必以類惟其類則雖山川之所臨眺風物之所燕賞必有心相感而志相尚者故發爲文以紀其時與其事以明其非偶然後之人讀而慕之若恨不及况

耿巖文選

小春一

聖天子鏡古樹人思得宏遠之儒播休閒聖德音勸勸懷懷賢公卿庶司承流廣譽以進所知繩繩誦誦萃乎華穀之下而諸君子且以名高爲之倡而集乎是是誠不可以無記雖狀諸君子之謀是集也當必有取乎心相感而志相尚者以激發乎其間而豈徒以要納誇詡操弄筆墨相雄長乎哉吾知之矣蓋儒者自伏處以至登朝術序鄉校以相養而官聯位者以致用未有無其徒而離羣爲行者詩人於朋友燕樂之會思始之散而幸其聚以放也其詩曰既見君子

我心說懌及樂其聚而與其相與成也其詩曰

優遊勉爾通思夫何音之纏綿篤摯使人誦焉而乎中情若此哉固有取乎爾矣風詩之後惟漢獨近古當文景武宣之朝所選士大率以舉非若後世投牒自進比而又時有獨異之數或詔郡國諸侯守相身親勸爲之駕其士之爲道自博學愷行繼之孫友視志出而待詔闕庭或有大疑難下太常會百官各具師之說及同門所傳習而信守者之指以對使非平日與其徒相習友爲講磨而條貫之具安知

耿巖文選

小春二

無臆決而滅裂者出其間乎且夫用舍進退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自漢以下其風槩譽望從薦辟而出者代各間有然或成敗升降史書記之考論者軒輊之瑕瑜尤爲人所指如所稱貢禹黃瓊樊英陽成李渤和逢堯孫復張載之屬間又有微而不肯至至而不能屈或拜命受官而人主亦遂其志以去如所稱薛方魏桓周黨鄭均魏野林逋及明吳與弼陳憲章之屬或出處兩無負或出也而負其處或終處也而重於出其趨舍顯晦相質迺當其未見信于天子而

已爲其所嘗同遊者之所知且不俟乎後人之離黃
方定交而亦已窺其本末有非區區記誦文藻之間
者可不慎哉朕則諸君子之爲是集也感必有尚尚
必有倡其志意激發豈淺乎哉時曰小春易曰上交
乎下故七日復也於此乎筮之也秦朔失之太初得
之也傳曰參會以主成事也諸君子主之會事成也
成會曰集集之正乎雅也當爲之歌雅舉向者三章
歌之鼎鼎乎各中其窾離離乎進于雅矣於是乎記

秋巖文選

小春三

顧氏東臯記

東臯者晉陵顧公所開營勝墅以奉其親燕喜朝夕
者也予顧未得從遊東臯見其園湖坻汧朝烟夕霏
之景與物與夫杖屨鴈詠所攜子弟賓從而娛樂之
音而獨念天下士大夫富貴絀綺池臺歌舞之盛常
其有事四方往往不暇爲而其爲之大抵在懸車散
髮之年以寄情賞慰壯心故僅足侈其身而未必能
及時以娛其親母論當世卽自古圖牒所紀其夸者
十里九坂以象二嶠其幽者石門漁浦一丘半壑殆
秋巖文選 顧氏一
不可勝紀彼所與共爲賞心樂事者或以僚吏賓友
或以中外子姓甚且以其麗冠或以其方生龜流稱
豪舉陶雅尚而已抑公所居晉陵自昔所傳釣臺水
榭之遺跡曷嘗聞有及時以娛其親爲燕喜朝夕如
東臯者哉東臯物之所生也說曰日在木中臯白之
進也禮祝曰臯周禮曰詔來數臯舞臯告之也一曰
本其始也卜子之序詩也曰南陔廢則孝友缺南方
養萬物者也白華子事親潔已如白華也於是崇丘
所以遂其姓由儀所以得其理從此出焉曰東臯

乎萬物之所生而愛口以爲養也推公之世自體陵
以迄孝順彥先諸君子孝矣垂貴婢婚名其家公他
日休沐之暇從杖屨解詠之下展卷笑于夫櫛玉女
朝烟及霏之間吾知其必不以富貴統緒池臺歌舞
侈其身而貶南陔白華常如一日是東華之義也

顧氏

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著

考議說辨

經說

古者以道經天下其時紀年按事之牒拜起組豆之
節卜師歌工之書戒聲而廣之成信而謨之成象而
儀之無非道即無非經耳於是聖人立爲經以昭示
天下爲經天下設也是故一經有一經之用小則一
身大則天下國家舉是物而施之簡牘易直而天人
備內外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苟一事一物之不出乎
此則天莫屬其心民莫保其命而王路政術遂爲天
下裂故曰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
其道之著乎天下而尊曰經者以此也後之治經者
則不然卑者守經窮經而不知所用以苟取利祿而
已高者窮大索隱雕刻渾淪惑心溺質至於誣經叛
經僭經侮經以亂經不用則已用則禍天下而有餘
豈古今之運會習尚得與固懸殊哉蓋古之爲國者
先治身故以經之用爲本而施政行令由之以出

之爲國者先治人故以法術權利爲本以經之用
 末而苟爲其文與數之似者以粉飾治具而已是經
 者本無繫於治亂成敗之數則亦苟存其名而聽其
 破言破道朽折橫潰之實焉可也有聖帝哲王者出
 灼然知其爲經天下之本而欲去其破言破道之害
 將何以正之曰衷於道準於治酌於用於是乎合則
 疑者歸於信異者歸於同於是乎不合則信者何所信
 而曰者何所同乎惟一以三者而正之如易之爲曰
 本乎陰陽消長健以簡之宜足矣而何必問諸
 休戚文選
 經說二
 乾流坤天苞地符之不可知也書之爲用於洪範則
 其治世之大經大法百何必問諸戴九履一之
 也於周官則得其辨方正位三百六十屬之
 用而何必問其爲偽書與非全書也於三禮
 其所以坊表人倫訓齊天下於詩則取其所以
 美刺正變升降而沾沾編述之先後刪存之當不已
 之經何足辨也春秋信公穀不如信左氏信左氏
 不如信孔子而三傳之參稽亦何必偏廢也何
 乎道而協準乎治而宜酌乎用而利以不失先王所

以經天下之具則經在乎是矣苟不本乎此殆爲尊
 徑而適以啓疑信異同之爭守經窮經誣經叛經者
 之害則經之亡宜矣哉

卓氏傳經堂說

吾友卓君火傳以奇文震天下顧於世嶽崎歷落固其遇奇天倫中少孤窮坎壈而卒屹屹見所樹立則其槩又奇故交遊中以豪杰奇士懾之乃其先世諸先生皆以奇文奇槩震於時而所立說制行咸足羽翼六經而各以其書傳於後火傳不忍忘其淵源所自而思以彰顯之於是闢地於市之南郊爲堂生其先三先生而署之曰傳經自古談經之盛無如兩漢太常所隸至數千人或由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非

取嚴文選

卓氏一

不甚重且貴然大要煩言破詞戶立黨植罕出人意者他如京兆韋氏沛郡桓氏世以傳經取尊顯亦如後世專家足制勝而已無大奇特可稱至劉向父子以經名顧子政喜談神仙歆受詔領五經而身蹈叛經之科此徒干世主欺當時自漢以來爲文章折衷六藝現博切深奇不詭乎正獨楊與韓夫楊與韓之才以奇特聞奇之術道以術經當如是已然獨其弟子侯芭李朝輩沿流揚濶已爾其家莫世其傳者經之傳足世其家其難如此今卓氏之世其文奇其

奇其槩又奇而其說不詭乎正遠出京兆沛郡之事家而擺去劉向父子之離叛術經之功如楊韓而傳世足以蓋之其傳如此安可多見哉今世士大夫以氣力推其祖先往往祠廟官饗俎豆羅念庵先生獨以吉水鄉賢祠稱雜欲奉其父之主以歸斯其意固亦奇矣顧安得如卓氏之以斯堂克自樹立踴然獨存於山高水長之間不附於物而物亦莫能附之天殆以嶽崎歷落奇其遇遇不奇則其傳不顯噫嘻亦奇矣哉予故登堂而爲之說以見術經之奇非卓氏

取嚴文選

卓氏二

不足當此

取舍存養說

聖人教人心體上工夫只在主分明亦非虛虛動
驗務從實境磨煉方成學問人既載此形氣之身無
日不在境遇中涉歷境遇於外情動於中便生種種
欲惡之念將本來有主之真心盡情汨沒假如富貴
貧賤兩境現前又或因富貴貧賤愛惡相攻而生
次顛沛當此之際若非平日心體磨煉透把握定有
主宰在內却便迷惑眩亂不但隨波逐浪之人縱使
剛腸壯氣居於豪傑自命真學問講求有識見踐履

東原文集

取舍

不同甚且矯世獨行雖處千仞人皆以清修名節
許之到此關頭儘有半生修養而不免一旦潰敗爲
天下所痛惜者所以真實心體用功之君子切切檢
點細細刮磨主宰雖至一絲不移豈畏世緣千變萬
端卽如富貴古人有取天下而不以爲貪然非有欲
富貴之心焉有能非道富貴之事若非道之富貴可
處則凡有可欲而苟得之物無所不處矣卽如貧
賤古之輔世長民者大都困窮而進而不以爲枉賦
非有惡貧賤之心焉有求於非道貧賤之事若非道

之貧賤求於則凡爲所惡而不應受之遭將無所不
衆矣矣此取舍之分雖遜于粗然君子存內應外不
分精麤麤上分曉方見根基了當但恐欲根難斷有
千絲一髮潛伏遮蔽摸剝不盡過減不全難保平時
不乘間竊發豈是根本塞源工夫所以抵當一處又
被綻一處幹旋一路又敗壞一路名亦不能保全義
來有清脩而近於名反足爲盛德之累近於名天下
往往謂之僞君子真修之君子亦何常顧名只是成
就存仁學問便成就君子之名耳但工夫一點不到

東原文集

取舍

每至去仁違仁必有鼓舞凝聚之精神堅忍熬煉之
筋骨沉潛縝密之心思方養得主宰完全終日閒此
心造次顛沛時亦此心富貴貧賤路徑亦此心直到
全昧不息分量方成仁體蓋仁是天賦造化亦只此
主宰所以春夏發生長養猶如人之處富貴秋冬收
斂剝落猶如人之處貧賤以至日月晦蝕陵谷變遷
陽窮陽九陰窮百六猶如人之處造次顛沛雖天地
亦不能逃乎氣數狀主宰何嘗一毫動搖一息
改使天地而有終食之間違仁便不成乾元

坤或幾乎消毀矣人心而有終食之間達仁將旋
後際工夫便隔斷辨漏全脉或幾乎傾倒矣勘到此
處真危微界頭直貫造次顛沛夫造次顛沛人心經
一撼蕩却增一檢點遭一折磨却增一動忍自古聖
賢豪杰偏在此處善會天心將此拂逆之境爲精進
津梁于身心性命中間求了微消息不必虞舜之焚
廩浚井文王之羨里周公之居東實在此中經歷縱
使身名俱泰須辦此打熬精采朕後可以富貴不滯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作一串承當主宰煉至剛強彼
耿巖文集
欲惡本來柔弱無事撲滅而自然消亡矣安有終
達仁之患可見存仁工夫至密至精但天下有志存
仁者若兄謂太危微門逕反難祇在實境上一一勘
驗銖積寸衆由此培養充拓自然漸至終食不違造
次顛沛可必地位終食不違亦不定神熟渾化氣候
在入門用功時卽當終食間操存不苟及至聖仁地
步終食間亦不敢悠悠任放此乃微首微尾事不可
不知

收放心說

古聖帝明王之世所以正人心而端風俗有政治而
不言學問大道具於人心著於事物帝王迭興辟道
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凡其時詔告布法之文官
府紀牒之策塗歌巷語之傳人事往來之蹟無非講
學無非學問施之成務卽謂之道語之成文卽命之
經人心歸於大同而天下之理畢矣後世聖人不得
已而以學統教天下專爲覺世救世而設蓋自治統
浸衰漸與道德判朕爲二先王之大經大法以滅而
耿巖文集
不救壞爛而不收其害中乎人心喪敗而奔軼始乎
學士大夫而漸漬乎閭里所趣者道路傾側莫可匡
輔將以正人心端風俗則莫如教人爲學學之大原
千古無二然聖賢隨時開救不但執一大段道理皆
從人情世變中間痛切指點一條門逕所以使人可
感可動卽如包羲作易原以通神明類萬物文王作
易却又不同孔子論九卦之德曰易之興也其于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其衰世之意耶論
開章論學教人從求仁務本入門却在犯上作亂

入孟子接統講學端以仁義合發開章亦從家國弑
奪上說入豈非切切爲衰世人心頂門一針蓋世運
流極至於大裂極變人道同乎禽獸殊種然廢厥由
來祇爲將此本來天理真心放轉流蕩于物欲以至
汎濫橫流形爲動作遂將所由合宜之正路捨置滅
裂而出乎邪僻險錯之塗其流甚鉅其源甚微故特
將仁義提出以人心人路親切點醒一番人生其時
上之政治不但道德教化蕩然無可觀感卽紀綱法
度亦無從遵守下之風俗頹迷敗壞羣狀一趣父兄
不知所以善其子弟賢智不知所以拔其坑塹相胥
而喪心妄行如中風狂走豈不堪爲之痛哭流涕孟
子所以不覺言下哀愴切怛而又憤激怒言發爲雞
犬之喻也若在盛世講學祇說大段道理足矣何至
如此激昂狀至此別無救濟所謂其流甚鉅其源甚
微止保護得一點本來生理真心萬事萬法萌芽於
此安得更有所謂學問之道蓋人之此心放之則曰
人心妄心私心萬惡皆從此出收之則曰道心
公心萬善皆由此生書有之惟聖罔念作狂

念作聖人心出乎此則入乎彼間不容髮此心一放
或放于機械變詐或放於縱橫抑闔或放于殘忍斂
刻或放于逢迎諂媚或放于干名好進或放于鋪張
粉飾或放于驕傲怠惰其類不一總是義利一關故
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放則
人馳其心不可測度路逕亦紛岐萬狀一收則千萬
心皆同歸一致所行之路亦並無兩條故學統明而
天下治矣古帝王所以正人心端風俗只在於此卽
至春秋戰國要救得大裂極變之人心風俗轉關亦
不能外乎此故如此切實指點方是聖賢真講學真
學問真救世覺世處

上泰說

泰二乘時峻望之君子一時賴以主泰之人其繫曰
包荒云云說者謂君子之待小人毋過當毋苟同而
已眉山謂小人不可去盡去盡則爭爭則勝負分惟
君子內而小人外不使窮於無歸則君子之禍無由
起誠若所言是爲調停含垢之論而已立人之朝而
以聲游門戶之勝負利害起見苟爲中庸以冀持盈
而免禍天下所望乎君子道長者如是已乎蓋君子
所以折服小人之心全在乎自治故曰道長自治之
康巖文集

主泰一

利祿蒼生豈小乎此主泰之君子所必不出也惟其
自治最嚴最決而舉動至全至當故夫子以光大許
之如是而有城復于隍之戒隨其後亦天道消長之
無如何者耳豈黨同伐異之所能爭又豈調停含垢
之所能弭乎諸家之說泰者何以見不及此也東漢
諸君子如竇武當靈帝朝方欲擊除宵豎而一門三
侯妄自封殖其自治能若泰之健順者乎卒罹凶禍
天下痛之朕不必盡由於嫉惡過甚也黃門張讓等
父名士無至者陳實獨往弔焉黨錮興所賴保全甚
衆人謂太丘有識而守道之儒非之宋趙鼎初覺桀
奸憂其得志矣及在政府復親信之卒爲所傾豈明
於前而闇於後耶抑溺於權之柔險遙迎而嚴其辨
于前者遂弛之于後也實與鼎始不足於健者也元
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用革新法如救焚朕主於矯
厲急疾未嘗詳議熟行故措置多不當紹聖羣奸唾
掌並起排斥有詞諸君子殆健而不足於順者也嗟
乎君子之道消長往來其介亦微矣哉奈之何不致
功於自治而猥欲混濁苟容曰吾以爲君子乞

康巖文集

主泰二

之命也是說泰之包荒者誤之也

中康文集

走洋者鰲說

予嘗行於河客有言其隣人故善走洋一日行海中天氣澄霽忽遠有閃閃如電者又有標如掉百尺帆者長年蹙額曰若者蓋鰲魚負水如電者其目如帆者其翅少之則舟前水忽傾而注於魚所甚駛長年曰休矣若者蓋大鰲口張口所嚮則水皆吞故傾而注舟隨之墜於腹者不知其幾千萬也然而猶千里外也不半瞬至矣今安有法乎乃急取所貯人髮燒之且撒少許米於前少之乃平夫鰲魚一口張而海水千里盡注其腹一吐而海水盈一吸而海水傾如是夫予爲浮一大白客又言走洋者言一口距舟側數十里忽海底一山湧而上舟繞陴而行三晝夜始盡蓋鰲之背偶出水而墳舟所盡者鰲尾舟所未彷彿者鰲身夫魚背一豎而窮三晝夜數百里乃完其尾不及其身如是夫予又爲浮一大白二白既盡日落舟艤不如天地之爲高下

龍王說

抵楊柳青不一里一舟橫而前繞予船中坐而

一持黃布旆一持兩刀一刀刺其胸一刀且舞且還
擊口愁語如魑魅然予及徒侶駭之是必豪客長年
遊拜曰龍王龍王爭投錢祈利市嗟夫嗟夫使龍王
果臨其前白龍魚服安肯出一錢相餉者烏在乎偶
之不勝真雖然蚩蚩者誠可欺而取田單以小卒爲
神君李矩托巫史爲子產以之取威勝敵且有餘況
其它乎

郊祭分合辨

郊祭分合之聚訟也何以正之曰天地之祭必分而
不分冬夏壇圻之位必分而不分南北考之虞書正
月上日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
何以不及地示也地示在羣神之間乎先山川而後
地者何傳曰望郊之屬也詳天而畧地雖方受禪嚴
天事也泰誓曰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事在孟春虞寅
月受終寅月祀周子月受命子月祀其後因之而祭
地更以建丑之月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火禁獻
禽以祭社社即地也周禮初無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之文惟大司樂稱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乃大司樂之
典非大享也奏之以其時其地則神示人鬼可得而
禮如師曠鼓琴而風雨應至是爲樂之靈變入神術
已周禮又曰凡以神祀者以冬至日變天神人鬼以
夏至日致地示物鬼以春分日致地示物此一
時祈禱之事云爾謂夫子大報天地之德非也樂部
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望其日以上季春特牲曰郊
之用辛也周之始郊自以至赤謂日至之月古之

者上而不從則再再而不從則三中幸下幸皆用之
幸且不必於上而必於至孝月命長至短至皆曰君
子齋戒處必掩身而謂其出郊而祭乎曰樂以其時
泰之則神示可致不以其時泰之則神示豈必可致
夫泰之以其時者亦曰聲氣相感在其本初用名和
祥洽云爾非此日為可致而他日則不可致必此日
而可致將春而祈穀夏而祈麥秋而明堂遂不得降
天神而禮之手曰報本反始之祭正祭也類造時類
之祭非正祭也非正祭則不拘其位不擇其時正祭
者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
類所以為報本反始也不如冬至以後天氣降地氣
升而萬物以生夏至以後天氣升地氣降而萬物以
成則冬至為天地之陽始夏至為天地之陰始謂天
道始冬至地道始夏至何見之域與乾生於子坤生
於午而謂天始於子坤始於午是猶乾坤退居震巽
用事而曰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何說之費與且報本
反始云者謂人本乎夫養祭而報之是曰反始豈謂
求天地之始而祭之乎苟其然格何分正祭與非正

祭也然何以知其必分曰天尊地卑並祭則不足以
尊天降地則不足以敬地以是知其必分中庸曰郊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郊亦有時兼地如覲禮方明之
禮是也然尊可統卑卑不可統尊故周逸書曰設丘
兆於南郊建大社於周中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
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天地分祀彰彰也夫社之即為
地示也朱子嘗疑之矣是也然方丘不可與
社而社可以槩方丘則禮舉地示即不及社稷舉
稷即不及地示而郊社並稱屢見於書傳此社即方
丘而敬人之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
又社即方丘之證也蓋天子之社二祭法曰土
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社曰王社自為社者畿內之士
示而為羣姓立社者必天下之大示也故曰方丘不
可槩社社可以槩方丘也變郊而稱園丘變社而稱
方丘何獨於郊則合之於社則分之乎

高陽縣顓頊塚廟辨

邑之有顓頊廟何也曰地之莫以人也雖所稱鄉先生以至凡有功德於斯土者猶廟而祀之不敢弛而祀神廟之帝實肇造於此者乎間考之史顓頊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其都曰帝丘或曰邑故以顓頊高陽氏故里邑由此名然又考之五帝紀炎帝初國伊耆國耆合稱之曰伊耆氏黃帝國有熊號有熊氏少昊國青陽號青陽氏皆因地建號非地山帝號得名然則邑之有此名也非由帝顓頊也而邑之名之重

耿巖文選

高陽

且顯也則自帝始也史又稱帝生於若水則禹貢之梁州其都於帝丘則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者是也邑相去遠者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其初國於高陽者何也帝之父昌意爲黃帝元子既不得立史亦不詳所封帝則如後代所稱樹子母乃以疏通靜淵之材年少佐理故膺選建爲籙屏如周之魯衛漢之燕代齊趙而其後遂入繼大統者耶書曰奠高山大川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蓋恒水東流合滌至於瀾山邑人易水其故道然也周禮職方氏之掌其山鎮曰恒

耿巖文選

高陽二

山其澤藪曰昭餘所其川庫池嘔夷其澤淶易然則邑故負山襟河川原滙環風氣宣達而威紆帝以籙國祭祥入爲興王豈偶也哉夫然曷爲而改都也金天氏都曲阜帝丘其畿內地帝既嗣服繼統則舍故封而就帝丘亦其勢宜也帝崩葬濮陽濮陽卽帝丘陵墓祀典皆在焉今高陽既有廟而城東隅亦有所謂顓頊塚者土人猶瞻禮焉何居夫帝旣都帝丘則歿而葬也自不當在舊都豈當有國之日或其妃御支庶之屬死葬其處而世遠傳訛遂指之以爲顓頊之墓也耶抑帝雖建統東都而猶念故封之山川風物以及父老子弟間嘗車駕從東來燕息流理於此而以爲吾百歲後魂魄猶思故都乃像爲墓宮以當棲神者耶卽不然帝子孫衆多昆吾豕韋秦趙之間皆有之安知不有在邑而若後世爲衣冠之葬以親其先王者耶是皆不可知不可知則姑置焉可也而至於廟則邑人所以思明德之遠而不可以或弛者廟之設何昉也按西漢永光以前祖宗廟在郡國合一百六十餘所而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已有

廟之意邑之廟或亦類是所從來久而要其在邑廟
有功德於其土之太者廟而祀斷斷無疑也夫傳大
學士李公高陽人時邑人議修帝塚廟而繫其所從
來故命珩爲之辨

耿肅文選

高陽三

改建范公世澤祠議

杭州城東隅梅東巷故有范明廟位文正范公而尸
祝之以公治杭時德及民卹災賑饑澤尤大專其廟
以崇報也曰明者何曰公歿爲土神明以言乎赫也
伏臘忌則里老稚相率辦香牲禮以詣而間有禍福
之應亦從之禱祠所從來久夫公之道德功業卓犖
千古如日星河嶽之昭回流峙於天下雖杭之人德
公而欲私公於杭然不知所以尊親之義而附會景
響至僣乎浮屠老子之宮所以雷煜乎觀聽者漫而
耿肅文集

改建

少自太傅文肅公佐命

世祖皇帝身致太平之時趨庭授受莫不學文正之學
志文正之志以先天下之憂爲其締述之至意於是
受命來撫浙仁協義宜經緯天地功德不可殫數
比浙游饑民苑走無弔者數百萬中丞公爲之請
請折以邀恩於上和糴移粟以權宜於下捐俸

所至身親拊摩寒者絮療疾者急鍼餌焦
心苦形食不甘味寢勿交睫者兩踰年而浙民大蘇
且使流亡歸寧盜賊衰息山巔水澨其民難得止時
而徇得眠竈下者誰力也當文正爲守牧則澤及一
州爲節使則澤及方國爲天子宰相則澤及天下卒
父子繼相以道業稱宋名臣第一中丞公行且繼文
肅公相

天子以身致太平澤及天下浙之人幸得先邀惠於我
公不異杭之人先私其澤於文正之時猶之家長也

歐巖文集

改建

之於其家所以保其嬰雛孤裔系別而加之恩者無
別而民之戴之亦若高曾祖禰名輩雖分而尊親之
者無改是故祠之爲言思也世之爲言著也著乎其
思而垂以爲後世法則其統不可以不昭其名不可
以不正郡伯稽公之守杭親炙中丞公之敷政以播
宜於下而有以見夫文正文肅之學之志將以昭其
統正其名曰文正公世澤祠而謀所以新之愛歌祀
大中丞公也太傅文肅公紹文正而啟中丞并奉祀
中焉是祠也澤則思思則世尊親之義大矣哉

改建爲范公世澤祠便

歐巖文集

修史議上 已未上總裁先生

史有道乎曰史文而已矣整齊故事撰結篇籍才有大小學有奢儉識有高卑史之升降得失殊焉故曰文而已矣雖然史該天道浹王事經國之業緯文之符豈獨富間修藻記事循典而已哉後之任是者而能體道以立文一曰學術一曰心術本原事跡間疑情疑間信傳信不掠美以文陋不飾虛以術長是之謂學術斟酌典憲明白是非扶樹賞罰不曲筆以枉正不回邪以阿時是之謂心術是故天道正王事明

耿嚴文選

修史一

國法立而史以顯文文以載道蓋述往世者所以正今世也修古法者所以垂後法也豈不重且大哉而後之視史職卑也以爲整故事撰篇目而已故曰文史卜祝之問于是取其所謂三長之僅似者與其時名之詭托者而曰此史之人也又遑問其學術與心術所由邪正完礪之間哉雖然難言之大約史之難乎正者有二一曰當代則隱而繼代則彰爲君親者有微詞而繼代則無忌諱之防此猶可言也一曰當代則彰而繼代則隱所謂宜景曹馬死葛犯蹕僅存

鑿齒之文以及董承耿紀之書賊袁粲王謙之書逆變或乖亂此不可言也而不然者則或以賈謗而興禍是故以繼世而修前史而必之乎信書也幾希或曰是則然矣若夫整事撰篇其爲體裁綴葺升降得失豈盡由乎是然則文遂不足論耶曰非然也文與道之爲顯晦者時爲之而已矣隆則隆汚則汚者時也

皇

上統大文於上賢公卿翼文運於下慨然命言事者請下秩宗議修明史甚盛典也而或以爲方今文獻

耿嚴文選

修史二

未泯明代十三朝實錄秘牒而外上則有如蔡離朝會之志黃景恩澤之表下則有如南陽風俗之記益都耆舊之傳而故老遺逸尚有存者則其爲徵實也易然而三十年以前一二大案之是非可否雖其人與骨已朽又豈得毋昔人所稱河朔王公箕裘未墮鄴城將相薪構猶存惡直而醜正安在如弦之筆無噤齟而思甘心者哉則其爲徵信也難而吾竊以前代之史之時論之則知其不足慮乎此也遷固而下雅唐人修晉隋二書獨稱良史非三國南北諸史所

及然彼其時爲太宗真觀之時秉之者褚遂良魏徵
而非元嘉咸康太建開寶之日蕭子顯魏收令狐德
棻諸人之浮誇緣飾得厠足其間也宋修唐史遠矣
其舊書則仁宗慶曆之時秉之者歐陽修宋祁而非
石晉劉昫之闕漏紕妄得預之也明修元史非宋金
三史所及則太祖洪武之時秉之者宋濂王禕而非
元統至正之朝歐陽佑張起巖諸人之繁冗蕪陋所
得而濫等者也夫如是則汚隆之繫乎時豈不較然
哉以此槩於今日所謂該天道決王事而成經國緯
耿巖文選

修史三

文之書于以正今世垂後法容非其時哉至若所以
爲條章區處之節別有說

修史議下

按歷代史職各有專家恒當世所獨推而猶不免乎
後人之管摘遷固以下皆是也唐世修晉隋二史元
修宋史明修元史乃用衆手然晉隋之書頗誇美於
家家隋史天文律曆諸志至謂遷固所不及何哉由
當日條章區處如顏孔于李之徒各當其才而裁以
褚魏之宏遠故也宋濂王禕之綜博精敏不下褚魏
其條章區處及遺歐陽佑等往採元統至正事跡爲
法甚善然其書遠出二史下當其時未有如于寶孫

耿巖文選

修史一

盛王劬王胄之故本以爲之撰述而所用汪克寬諸
人未有若顏孔于李之專家者其書安得不遜于古
耶若明史之重乎彼數家其難更不啻尋丈信之
都開砌之大略累朝因革之源流則綜括之難道行
治術上法虞周下起漢宋謨訓典制之淵崇禮樂度
數之察密則闡述之難數大案之疑信得失奸毀名
實貿亂蒙冥則剗削之難三百年中將相卿士朝野
內外功名學術之同異戶立黨植則縷晰之難名臣
耆儒文章理學奏事撰書之作述頌濛鴻洞克寒

紛則條貫剪截之難夏商而降式廓定保無及三百
年者其間阨塞制防之緯繆諸俗正變之遷轉盛衰
得喪之幾宜則圖畫洞擇之難今所依據者故府之
實錄而已歐陽文忠論日曆之失所謂史官雖欲書
而不得書與欲書而不敢書者至明代尤甚觀閣老
王守溪之論知其并不得如宋之日曆日書臣寮奏
議朝廷裁置與諸司供報之文宜待易世之後追其
成錄然所書不過除日辭見之類重大政體進退人
才皆不書何況官寮燕息之私貴近造膝之隱如古

歐陽文忠

修史二下

之記言動而書其微者且明制實錄進呈焚草液池
一字不傳故愚諱多而公議隱以楊文貞名曰爲太
宗實錄猶以曲筆悖於公論況其他乎然則十三朝
之玉牒繁然其爲孔甲尹逸之信書者安在也著作
之家私居編次遂違博諮聞見分別是非清論漸正
著述斐然時所傳信然乎此代之文能無定哀之微
詞大義未伸者乎且紀述僉論中世殘缺尙多則採
訪不可不重其選也擇鳳凰海曹充之卿命而遣各
就其所近之地乃能諸悉政家之藏諸討稽求而

歐陽文忠

修史三下

之司馬溫公撰通鑑代各有成史然於正史之外如
司馬彪荀悅袁宏崔鴻蕭方之所紀及唐以來稗官
野史百家譜錄墓志碑碣行狀別傳莫不畢採况欲
辦一代之史於舛午潰亡之餘燼乎若所遺非人人
亦安肯傾竭困索而出卽稱載以來不必中手蘭臺
東觀之繩削者又幾何矣至若採訪之使又不可不
專其任舒其限也西漢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故典文和盛嗣歷代兵燹之後每加購集然未聞專
臣命使僅委郎中郎長吏承旨收緝不知審辨故四庫
三館之書填委充積率多重複猥濫而檢尋實書反
致漏缺今所須一代之籍其得失亦類是惟其任
舒其限庶所採者無悅譌之議而所不必採者亦
弇其之溺矣且古之良史不獨憑藉文字如太史遷
所述予與某善故得聞云云予與某之子某之孫善
予嘗過某處見其長老某故得聞云云之類此固不
能以急提粗鹵而遇之也夫徵實之法在乎文獻文
獻既徵則一代之創守興廢本末巨細之得失典章
制度張弛合散之異同人才風俗盛衰之流漸君臣

上下肇畫論列成敗是非之繫臚幽顯得以穿聯參
贊該貫研剖正其舛舛扶其潛隱而銓定於秉鑒之
一是或曰如是則曠以年歲而不易幾也是殆不然
史該天道渙主事經國之業緯文之符而可以近功
希成籍乎遷固皆爲之一二世然猶未就唐修晉隋
史以窺手然猶一二十年苟不加之積蓄正據不足
憑之實錄與微辭忌諱之成編及勞佐以僅見櫟存
之散籍而據以爲之是猶布滅裂之布於大田掄櫟
楸之材於崇構恐徒勞而鮮成幸成而櫟未見其
可也

耿巖文集

修史四

曆法議

天下之斷于至一者莫如曆而其紛于至不一者亦
莫如曆然則何以斷之曰以人測天則紛而以天測
天則一也以天測天猶不一而以天之自然者測天
則一也夫曆何昉乎自黃帝迄元治曆者數十家其
間稱善者有三以鍾曆起者曰漢太初以舊法起者
曰唐太衍以晷影測者曰元授時自守敬曆出說者
謂春秋獻公以來二千餘年推算冬至諸家不合者
四十九事而授時獨詳故明曆亦遵不變然視正德
耿巖文集

曆法

致紛訛于其不一是不知取天之自狀者求之也於自然者求之則曆元不可不慎也自古曆必有元元以至元辛巳爲元明以洪武甲子爲元每歲差一分五十抄年遠數盈而積差莫正今之曆元其果與上古之日月合璧在牽牛之次者一一脗合否也抑儀器不可不精也古之曆家必有幾衡以自驗自一行渾儀而下制器各殊皆非古幾衡之舊由其器失故其驗亦訛元有簡儀仰儀諸儀表明有渾儀幾衡銅壺而制亦非方今曆官所用其果合于虞書儀象之制否也夫曆元定則歲差之違合可稽矣幾衡正則測景之分抄可徵矣于是考中星以定其極宿日汰以精其端審交食以合其變蓋日月之盈縮宿度之疾舒舉無可信信之於中星也觀黃帝素問得面子面午負卯負酉之汰知中星常在于北天中在北則極星亦倚于北乃祖亘以爲天柱不動處遠極星一度有餘沈括以爲遠三度有餘天極必審而天桴方正故中星之宜考也經朔之進退次舍之合離舉無可驗驗之平日至也定日有百刻而分爲九百四十

齊定閏以四百四十晝而眺胸祇在一晝之間凡黃道赤道日躔月離昏旦中星紫氣月序之類皆于是乎準焉故日汰之宜精也躔度之出入過交之進却舉無可徵徵之乎交食也古用經朔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而復會而劉洪乾象曆以月行內外在黃道之北而食在黃道之南而不驗故候法常省忒月環端用曆汰爲步是交食之宜審也夫中星定則辰集之時刻不移矣日汰精則氣候之往復不爽矣交食審則經朔之常變不惑矣是皆有至一之理而求之以不一之法然後不謬于一定之弊而乃不紛于不一之訛所謂不以人測而以天測不以天測而以天之自狀測也然班固作漢志言治曆必擇者三曰端門之齋明經之儒精筭之士明洪武間以劉基爲太史監占天象而又徵元太史院張沂張佑及回回曆官鄭阿里等議曆法後又用元統言選疇人年壯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今誠倣而行之則天下之大豈無精通曆理如揚雄善立法制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以爲萬世法是乃曆象之大也

國史議

爲前代之史與爲當代之史其例同乎曰前代之史
貴畧當代之史貴詳夫前代之史亦有宜詳者然褒
貶可以意施去取可以法斷乃足稱爲良史故曰貴
畧也當代之史亦有宜畧者然事狀必務明白微捷
必務弘該乃足稱爲寔錄故曰貴詳也今之爲當代
史者則其失在于畧也彼篇部之繁月以數萬言計
安得謂之畧顧詳其所不必詳必畧其所不當畧是
適成其爲畧而已何言之如文武之銓資祿秩百官

取錄文集

之除授辭見兵刑錢穀之類數豐歉覈其大綱而已
亦奚事汗牛而充棟也至若內廷言動之得欠臣下
奏議之是非時政舉廢之源流不綜其曲折不可也
寧得守科抄提供報而足也竊謂紀開勅之述者當
得其艱難締造沉寔密圖所以指畫而賡天下之本
紀受命之略者當得其撫馭削平提綱挈領所以立
國而肇基業之由乃足使後之讀史者恍然如親見
創業之機焉今不過曰某年月某事而已某年月
得某地而已某年月用某人辦事而已是不

尚書郎令史守紀牒足矣安用史官爲哉抑古者有
左右史內外史大小史不獨紀事已也亦以備箴解
鑒諫之責使人主言動之微不敢或忽也卽如唐宋
之起居注亦以左右史掌之雖不得復與諫議而遺
意尚存明則革去其官以翰林領之止據諸司抄牒
謹籍以備寔錄而已洪武官制每朝日六科給事中
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猶有左右史之意後
衣詔旨亦止付科抄而已則是後宮之中大而撥務
決機小而喜怒哀笑與宰臣之造膝咨謀近侍之燕

取錄文集

因史

私供奉其于外廷之間見邈不相屬也毋論得失無
所昭監將史官之職筆而從者亦何事足供傳述乎
然則歷代起居之官今宜復設而漢法黃門侍中入
直禁私宜傲行之令執管記載隨事規諫不特史局
無遺而于聖德神輔良不淺矣雖然後世史之失前
以在上者牽于忌諱之文受任者怵于罪謗之集耳
誠若古之人主不自閱史凡日曆之類不得錄本進
呈而選詞臣之有清望直節者備任監脩令諛舌不
敢窺其間而功過不能掩其例則史直而可信矣

屯田議

今日興屯之難其害有三一在軍卒驕惰夫督兵以屯而且耕且戍至勤勞也今皆嬖衣而美食平時鞭撻民夫供其役使一旦令之秋執干戈春服耒耜其能乎宋陳瓘言之而今更什百倍也一在清查生事明時屯衛久廢民間視同永業若欲追收必大煩擾此蘇軾所以論水利之害也而清屯殆亦類是一在牛種授民屯地牛種安能盡給於是差借鬻夫州郡括牛之擾此宋弓箭手諸法之難行也而今

歐陽文忠公集

屯田

又何能無虛今日興屯之易其利亦有三一在耕穫可恃明代沿邊屯種每至禾黍登場輒虞蹂踐今則寸寸皆金甌矣而何勿盈倉之有一在侵佔不行明時屯地膏腴每折而入於戚畹豪右之手今就不稟粟三尺哉而何官庄之侵不可問也一在掣肘無虞明時開帥事權每憂中制故興廢不能自由功罪或以賄取今文武各行條制而何慮乎十羊之收一狐之與也雖然利者則誠利矣而所謂害者非誠足害者也今支放耗尅餽糗單微若給之以地酌明刑設

田輸粟之例以優裕之其誰不爭勸者是驕惰不慮也舊屯誠難盡復然正不必皆清追也今邊腹多不耕之地無主之田以弄贖之棄餘爲墾荒之官土庸非利乎是清查不足煩也牛種誠難盡給然正不必皆公帑也或修鹽政以勸商賈或縣爵賞以勸富民或標異格以勸將領則種糧之備寧必盡費大農乎是牛種不足擾也明乎此則利害較然而興屯可決矣至若因時興利大抵古今興宜而不可以成法膠者則邊屯之法有異明之屯邊多在西北今諸邊

歐陽文忠公集

屯田

固宜修復也然以天下大勢觀之則扼吭拊背而修戰守之備者當在楚豫之間晉羊祜杜預鎮川之地仰今之荆襄唐鄧也若於此地建屯可以坐制滇蜀控馭淮南而吳楚省餽餉之艱禁旅息奔命之勞矣抑民屯之法有異宋之營田置務如何永矩歐陽修陳恕范仲淹多在河東河北陝西而成績罕優者止於因邊興制非相地審宜也今兵民交困莫若東南如揚州水田多荒類壽隍田多棄晉鄧艾有淮南北屯也唐史射陽湖之供澤也揚州之芍陂屯遺跡俱

可考也宜名江南無田之民開渠設隄可以化菑為
為稅稍變斤兩為膏腴而東南之民力可甦矣抑京
屯之法有異元川虞集之策於京東瀕海數千里北
極遼海南濱青齊菴華沮洳之場設海口萬戶勸民
闢土得穀數十萬斛以資國計今畿輔東西民田圍
授滿旗農民失職何不倣元遺制開水田給旗而以
閑田還民則舊姓再蘇而國儲亦充盈矣抑商屯之
法有異明初召商入粟止在西邊以西餉最重也今
則凡有閑田可屯之處宜聽商擇便與屯中斛以所
耿康文集
屯田三

河工議

今河工歲耗大農錢鉅萬百姓困于隄徭不得休息
失在為河川而不知所以用河也能用河則以生天
下之財休生民之力定山川之位輔天地之功可一
勞而萬世享其利為河川則以竭天下之財殫生民
之力墮山川之位墜天地之功日補苴而百代滋其
患故當橫潰而衝決也既浸濡有難殺之憂及其消
縮而曠置也又散竭而有易衰之懼蓋河之在天下
挾其可用之具以待經天緯地之大用需者可分經
耿康文集
河工一

者可曲湍悍者可平奔泄者可蓄彼經得以其具為
天下用乃有所蕩滌展抒以靜其湍怒之流今不知
所用而日事于迫束沮遏故不得不橫決為自容之
地而消縮為休慙之歸是皆治河者困之而使然也
而顧以為河之性然也豈不誣哉今關洛齊魯之間
其地勢高亢而鮮潤林莽荒蕪棄為砂磧者不知幾
幾也燕冀淮泗之間其地氣蒸濕而不遂沮如塘澶
棄為萑葦者又不知幾幾也且往昔河患在兗豫今
偏重於淮揚壞田廬崩丘墓民失業者巢棲大流

三川是雖累蠲被災田租少獲喘息然僅免於無田之敲朴而何法使之復田其田而唐其廬安其老灰而世其子孫也議者但計及於河而不知計及於民且司民之吏不得以民命請之河治河之官猶復以河務責之民苟曰隄防之使不為患而已則是河不可棄民可棄也豈不甚哉自古迄今又安有開物成務而始為神偏揀疏之功者有如一河也醜而為二則一矣脂而為九則九矣放于碣石則碣石矣一汴也漢人隄之則兩河分隋人鑿之則又兩河合矣一漕也元初而為會通則會通矣明棄呂梁而之徐沛則徐沛矣雙塔白浮堯山也元人引而之汴衛則汴衛矣汝汶淮泗也明引而之會源則會源矣于是沁水來之武陟沂水來之琅瑯金龍澤沱之水來之直沽則來武陟來琅瑯來直沽矣凡若此者皆前人未為而後人為之以利天下之用焉之沿河充與下流疏九河雍梁上源疏五十六江河正成故則壤定禹貢作後世視禹之治水以為德新若神人而必不可以復舉要不過審河之宜無民之利焉耳今宜

擇忠計才力之大臣以治河兼管田使得如古法自辟條吏以為用於淮揚之間相其地無或疏或鑿或隄或濬條分而派別之如史起之引漳水倪寬鑿六輔渠召信臣築鉤盧陂之類使其民必田其田廬其廬必足以安其老灰世其子孫而後謂之告成事稱任使不則河縱不為患罰無赦說者曰今朝防而夕隄猶奉溺甕沃焦釜且懼不及以若所言是規行而踰溺毋讓而救火待事之成其人與骨已朽矣何功之有曰不然三年可成也說者曰是則然矣顧條分而派別不與天下之大役乎而何以為大農計請發也曰不然十年治隄積之十年無算也與其城填無窮之壑使公私殫殘而民死無弔豈若歲積有川之工使大害日寧而大利日報之為得策也雖然當世之言補苴則可以塞責亦可以便私創用河之大計則既不能共其利而又將獨任其責害在國害在民而利在任事之吏則為之利在國利在民而不利在任事之吏則弗為也毋自卑之無商榷也則萬世之利也

講學問義

問夫子開發學統大要在大學其平常標示宗旨記者集爲論語一書提綱挈領處必有脈絡後人體會學問大義須先尋討門徑學而首章記者先將聖人自己得力趣味寫照親切之語誘掖鼓舞天下之學者然後將宗旨脈絡次第揭出體仁是學之主腦忠信是學之根基主敬是學之工夫改過是學之進步一部論語以此數言爲綱領從此橫說豎說皆不離此軍機方是効先覺以明善復初之實際處不然時

耿巖文選

講學

習何事說樂成德從何功力得來程庸齋先生提出君子不重一章與首章互發講宗蓋確有主見苟如經生家說書截章守句不通大義不尋門徑則是聖賢著述茫無宗旨脈絡反不若老莊荀列之書各有統體條貫及濂洛諸儒講學各有標宗義例乎敢請指示

問魏先生討論聖學又從孔孟全部書中尋出脈絡相承喫緊關紐故將仁人心也一章從時習之學四字貫來蓋孔子講學首揭體仁孟子講學開口便將

仁爲自主孔子言仁急提明孝弟是本孟子言仁義

單靠愛親敬長一點知能此是千古聖賢學統真血

脉此一點知能正是本來覺性最真處從繼善成性

最初時得來所謂人心人路皆由此省察踐履起頭

只爲物欲蔽鋼先從愛敬知能上汨沒喪失如何有

第二條路可以明得善復得初收放心是主敬之學

所以收其放失於物欲而復於知能之初覺效先覺

者效此復之方法也豈不是改過豈不是主忠信方

保得一個仁的心體方可成一個人故先儒曰學者

耿巖文選

講學

所以學爲人也得成人便成得君子至於萬事萬物

該治貫通以至郊廟明堂辟雍齒胃養老耕耨達天

希聖摠由此知能分上充積去若不從此一本處下

手從何處下手敢請指示

問千古學統原是通徹天地該貫帝王然聖賢覺世

救世少不得隨時立說主腦却無兩路蓋唐虞三代

未嘗有講學法門帝典王謨所載便是講學實實從

經典親遜教化格被所以其時人心人路雍和

朝野上下成一位有流行景象豈不是學統

候其後教衰道泯全是一片物欲充斥世界陷沒其
心成一巧言令色風俗其禍至於犯上作亂廢利弑
奪蓋學脉崩缺人漸至於放心之極而無所底障以
及此也孔孟生其時別無挽回方法單提出一點知
能真心可以救得孟子言下不覺痛哭流涕而哀
憫之又不覺憤激怒罵而以雞犬放形之此講學者
之不幸却于此見聖賢講學端爲覺世救世而設於
此項門一針提出知能真覺來要人實實從愛親敬
長分上着力起頭故本立道生人人收其放心而天

耿齋文選

講學三

下平方完得體仁分量方是達天法天之學若單就
體段大小分量上下空空辯論恐非實際敢而指示
答定靜安之說

聖賢喫緊關頭總要在本原地位推廓得開磨鍊得
透把握得定若只在路徑上尋求要討靜定安消息
畢竟隔着一層當機卻用不着如此看來格物工夫
還要在事上磨纔於本原地位有着是處

答格致之說

窮理明善是致知格物提關但下手須看得活

有入門方有出路或就其器資所造或按其境候所
通如所謂知一知十多識一貫者或隨其地分之當
然或閱歷之互異如所謂堯舜之知而不徧物與夫
義和之曆象夷夔之禮樂皋之刑名以至垂弓和矢
伯益烏獸各有專能而不害其冥通者或見其偏或
見其全或識其小或識其大語其至則實有一徹萬
微處分其緒實有卽事卽物不可不窮研剖析處若
必欲拉利路上去恐所云說理說事如籊籊然矣
各見知聞知之說

耿齋文選

講學四

見知聞知不但知得重要完得分內事如堯禹湯文
畢伊太公望諸人所做之事方纔當得此道中輕重
有無顏子當日看來只靜悟體驗之士孔子却許其
用則行舍則藏行夏時乘殷駘服周冕直到放鄭聲
遠佞人是何等力量何等手段假如孟子當國不但
畫井田行封建興學校一應王道規模便要一氣做
成且如當日僭禮悖道之諸侯安有不加之剪除廢
置而可以成王業者却從盡心知性知言養氣中端
當開廓得來故五百年氣運直任不辭若儒者

守定規繩不敢一毫出入其未無化而感化之說便
謂之去欲存理正其理而無私是誠教知其諒此
處正須要格

耿巖文選

卷五

耿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昭子著

書

與陳伯庸言出處書

七月得械足下期我良厚然僕于此事已矣自春徂
秋仲章互至蒞耕一動人事失省非束縛凝抱者累
日則氣魄不復收似念衰屏如此豈復堪爲當世用
哉然夙昔淹躋榮進未忘猶欲輿病就道而老毋不
允所咨至鴻流四止李令伯非完節之士猶爲祖母
耿巖文選 與陳一

陳情解官僕于子職何如而忍遂絕裾長往哉由是
決計不行夫進退本在造物者此必有以主之矣所
冀錮病獲甦可以勝負擔之勤求一閒僻地誅茅作
數間屋秉耒鍾工戈釣自贍冀延一二閑息上慰老
母睇望含飴歡笑侍奉百年所得綦大矣但此區處
恐難得就亦聽諸造物者要私心不以彼易此也或
者不察謂僕遺矣清華希心捧檄以爲失策夫內外
之不相若久矣僕雖闢汶豈其憊憊者此因有遺
及僕謂僕首邀名第願起家外吏爲科名辱此

然士子立身用世各有本末所爲辱不辱者固自有在名位者外物耳于其我乎何有自古側儻奇偉之人顯名樹績于下位炳史策垂法則以光昭學術者不少假或膺百里之寄卽母務奇節異能自見但廉潔以行已惠愛以及人母嫗于仕而病於道如此可以言不辱矣苟廉恥道微脂膏其軸以周圓於世而自號曰榮卽置身於臺府館閣此其人君子未以爲不辱也而况區區三事記室比于髣髴短簿哉彼所謂強顏耳相親圖就逆旅索米併餐乞貸重負以爲

取錄文選

與陳二

他日黷冒之階而大喪所守明者殆有所不處矣然僕爲此言第就世俗所見破除其說如僕一病夫漢落弛願息情於纓組之途尚何有所別擇爲避就也行矣徇情爲客自愛足下去故鄉垂二十年將以長安果樂地耶抑有所滯而不返也其肯賦歸來與僕相從于江皐海曲灌園摘蔬以相娛老乎臨書瞻然不寐

上大先生書

月日上書先生閣下侍奉缺失可任悚惶念珩之受知先生非偶然矣珩昔讀書爲文章不肯與時俗偶比廁心嗜古探奇慕道求窺見於古作者之門其業制舉學未嘗規規於括帖日展論語學庸孟子五經書諷誦閉目以思思之所不通則取宋明諸儒箋疏論著之說錯綜以求通焉其爲文不屑規摹時手文字取成弘嘉萬以來數十大家之文遊處寤寐與俱以求其義理氣格以落章句之法思底至其域乃卽

取錄文集

上大

安焉世目舉怪笑之小遇頓挫者有年莫以知也然篤確以守之勿變也久之八閩林子野先生令於寧特知之嗣孟津李庚生先生來督學又特知之許以當世第一錄其文馳致京師稱於當日太宰陳百史宗伯王覺斯兩先生曰沈生之文古文也其必以元席期之兩先生以爲知言太宰題其卷曰此今日之承叔也又曰震川而後無古文矣得此徒有徘徊耳嗟乎數先生之遺言散筆到於今披扎檢帙未嘗不涕霑霑下也夫數先生皆當代之宗工絕識也其見

許如是竊自惟昔之怪笑頓挫於時而勿變者殆有以自信也然數困文職牢落厄窮天下知其名信其文者半疑者亦半竊又自惟昔之怪笑頓挫於時而勿變者殆若未有以自信也然珩所以篤確信守寧見怪笑頓挫於時久之勿變而磨數先生之知者非區區一名第而已固有在焉然亦幾危得之哉珩之受知先生豈偶然哉古人之報知己道德事業爲上文章次之功名爲下珩昔好古樂道討論古儒先之說而得其制行立身與所以經世利物之大要居恒俛仰吟嘯自命不獨文章與一日見知而舉其所學以報之也設令工繡繪之文以博一第卽姘如選與爲好官侈榮利此功名之士俗學之所就耳心竊恥之然而語不云乎雖有通道不如乘時所謂世與轂之周遊者也時之不可將持以報所知獨文章已乎雖然時也者非天爲之也君相爲之也夫旣與以異數之知必將待之有非常之用也苟使之若浮若沉時訥時進則衆人而已矣好古樂道之士思舉所學以報國酬知者必有起邇而木槩就者也夫如是則

困窮而已矣今之天下非官爵利祿不可爲榮爭先旁騖而巧進能得者謂之賢不能者謂之不肖自惟固陋遲頓木強性有所恥迂踈濶步古而不今操此術以求榮利於當世猶望砥柱之杪而背馳者也其不以爲今之不肯者鮮矣嗚呼果如是之爲不肯乎將彼之所謂賢者殆誠賢也雖然聖朝方以道德經術思致理太平使在朝有骨鯁方直之士緩急可恃之人或不在彼而在此矣珩非其人顧匹夫礪礪之節不肯隨世附和較然不欺其志以無負當日拜獻之言而辱鑒拔之明私心亦已審矣竊見古之抱道而窮於當世之大賢在上位者非其所受知猶不避大聲疾呼於前求感於耳而動於心何則以爲大賢而在位必能急才而重道不以其呼援加之罪戾也況有曠代之遇於左右者哉忽忘猥褻謹上言

與湯潛庵待講言史法書已未

承存注又蒙枉駕感甚淹疾支離種種俗毀余息肩
深惟明公理學文章當世無兩今一代史編開規
模得大筆冠冕真足領褒羣言補藻冊府宋人修唐
書紀志出自廬陵其筆力高古遠駕景文諸傳今復
見之矣目前用衆手裒萃似易爲功然各紀不可以
錯出也錯出則示瑕矣微獨各紀卽紀志不可以異
手離析也間按歐陽紀志紀極簡嚴得春秋家法志
極弘備得曲臺大小戴家法紀猶之綱也志猶之目

耿巖文選

與湯一

也所以詳略各得本末互見目例雖分總是一篇文
字無鉤鉅複沓之患此史之所以得體也唐修晉隋
史以顏孔該博屬記傳于李頴家屬諸志雖近支元
猶各見所長至元修宋史衆手不倫所以彼此外互
蕪穢刺目由此觀之史之得失可知矣又如列傳之
體其將相列卿之屬猶得以年世分校若道學儒林
文苑卓行方技循吏宦官佞倖之屬尤爲全書喫緊
生色處其間各自有源委脈絡要在穿貫參驗見人
才世變盛衰得失之由或一傳而載一二百年

或一傳而釐成數卷若載年逐段分輯將手筆參差
首尾踈盪豈史法乎然則此數項篇目另當推尊一
二巨手如明公者統會一代始末特筆專爲之無已
分題可也分年必不可也病銅甬吟中偶爾臆測高
明以爲何如恨不能伸偃起蹙執鞭以從塹堽之
下無任惘然

耿巖文選

與湯一

與許西山邑侯言社倉書

昨者蒙頒示社倉訓約情文極愷惻品制極精詳此法果行將使敝邑薄俗立返於淳和而天行之乖沴人事之賊害亦可以潛消永格於其中惠愛至無窮也僕因推德意觸民艱窶有所陳列於左右者古者社倉之制使州邑閭里之間可以經久常行非爲一時計也然則議興舉於廢墜缺失之餘似非徐圖經始不可雖然仁人之於立法利民有若決隄赴川之不能以俄頃待也况敝邑去秋禾稻薄收繼以今夏歉歲文選

與許一

穀麥兩歉有中之產者尚十室九空至若衰丁傷戶鰥寡孤獨之無告疾病困苦之不常鵠形鬼面而朝夕僵斃者叠見踵告甚且一家而一二或三四矣而尤所不堪言者無若七八兩月俗所謂青黃不接之時也比戶皆困而前所云此等之人則萬萬無可生之望矣鄙見以爲社倉一法宜立務講行之爲七八兩月絕救之機矧少回枯於萬一此誠當隄之施人易兄德將觀感興起之間懽忻勸勉以從事不衰則經久之利亦於是而漸舉矣執事所於敝邑勞心

思勤勞而措置施行之者上下違邇以逮婦孺靡頑莫不信而尊之不異唐世之於陸敬輿宋世之於司馬君寔也以此典制何制不興以此善俗何俗不善且不獨於一邑也程伯子行保伍於晉城而當時之民皆願以晉城爲法考亭舉社倉於崇安後條上其說於朝頒行天下近代一邑之良法賢士臺縣之以行諸通省比比皆是將見所以惠愛漸之民安在者漫爲指次以上僕聞無識第酌於敝里士俗人情

耿巖文選

與許二

而言之猶夫水人之習水輶人之習輶云爾倘原其不及而賜之省覽幸甚

一曰鄉耆之宜慎選也鄉耆者古法所謂當社則其人綦重矣其人誠慤足以見信經緯足以見服則人之出穀而授之也可掌握而不疑及其當賑而散之也惟公惟當不以親疎愛憎而買亂其子奪斯善矣否則皆足爲法病者也夫知人惟難非出於鄉舉里選則無由素習而衆督也若聽之一二戶保舉報今充戶保者大率愚妄之民爲其

堪目而道黑白乎合無里中有紳公大姓有
戶保請集公所公議選擇如無紳公大姓有
田產家計者其相推任如此則所舉當社之人無
非皆一里之望而鮮有不勝任者矣

一曰出粟之宜定例也夫為德於鄉美行也宜若
爭勸而無事乎惻然常衰俗浸淫而又處物力並
細之時間或稍有贏餘者且畏避其名不嚴然則
將誰為倡之苟倡矣又誰為之應致良法美意等
畫餅不可以療飢豈不惜哉唐貞觀中縣民所種

耿巖文選

與許三

田畝別稅粟二升以修義倉商賈另稅有差今可
做其意行之勒令有田五十畝以上者畝出粟一
升既有例可循則不待倡而後應而無不齊之理
矣此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也

一曰散賑之宜預核也會子固救災議以為賑
賑錢莫不善乎日與之升合以餓殍之養養之
莫善乎一舉投之今一里之中除惰游無行而
饋者不應賑外其殘老疾視之無養者寡孤
之不能活者皆目習爾知令鄉有壯健以出粟

簿一併繳報各加點印然後令其量出粟之數而
攤配之假如一里得粟十石而待賑者以百戶則
戶各一斗准此為何不過俄頃可畢如此免煩碎
耗散之虞而受粟者起骨而加肉矣

一曰窮里之宜撥補也夫以本里之義舉濟本里
之貧難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此最善術也
但各里贏絀不同有待賑多而出粟少者有全無
無將各當舖行舖鹽商積販之戶做唐商賈出戶稅

耿巖文選

與許四

法以激勵之令其隨力捐助酌量撥補則雖窮鄉
斥壤得絕處逢生而無不徧之恩矣

與許侯言聖廟祭器筵書

別後入郡側聞執事於丁祭盛典特加虔飭多士駁奔僕恨不能從念身廁聖門向以庸劣媮情鮮克率錄典義爲竊俗先而恭逢執事散勵之時又復狃他故身不與祭寧獨不愧於心乎明洪武間宰相言劉基不陪祀太學高皇帝謂基學聖人之道顧失陪祀何以爲不學者勸因奪俸一月僕不敢言學聖人之道然莫追逋蕩之辜當何以示之儆也不揣復有言釋奠祭器故載簡冊今廢缺殆盡卽僅有存者大都

耿巖文集

與許一

爲學胥徒家常覆瓿耳向曾言之左右宜加釐補并戒典藏想已獲鼎新矣尤可痛惡者聖廟何等崇而堂筵片地平日竟爲積薪竅據懸竿曝禪之雞豚擾擾洩洩橫披此何說也惟聖嚴嚴而時察之使壇座靜凝常如濯濯焉日其儼肅當如是耳適臺軒將蒞東郊可任延佇

與同會論學第一書

承示此章書是開天闢地之學特習卽是法天天有春夏秋冬學有仁義禮智帝王開天立極卽是此學學變復契是堯舜之朋不識不知百姓之順帝則而不知者種種闊論如洪鐘發而細響沉河源傾而川流決何敢以蠡測瓦鳴妄陳臆說姑由台示而推論之先儒曰聖天口也賢聖鋒也開天之聖何本乎仰觀天俯察地而有以得夫道之大原故曰聖人本天本天者本其繼善成性而所以爲立人之道者也夫

耿巖文集

與同

道虛位也性則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具焉是故本天者聖人之以性教天下也聖人而不以性教天下則已聖人而以性教天下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爲學先務求仁求仁之方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學必自愛敬始者性之本天者然也由大始而循致乎通萬物極萬變皆不離乎此始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此也不可離之謂特然則聖人之以時教不啻天也言性而已性與天道不可離也言仁而已仁罕言者也言愛敬而已樂言日用事物而已與言愛敬事物

體會天理流行之實而後性地得其融通天機得其
洒落故說樂與不愠之真遇焉苟不能謹幾以持養
乎時而未能體會天理流行之實苟任其一知半解
以爲融通浮情熖識以爲洒落曰說樂不愠如是君
子如是豈所言乎真積力久以幾于成德者乎子曰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故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爲
人也人者體仁以盡性者也故曰木天至若朋來而
樂恐不獨及人信從爲然所言唐虞之代七聖一堂
然其時有曰都曰俞者有曰吁曰戒者禹拜昌言曰
耿齋文集 真同三

女匡弼予女無而諛其所取乎羣聖爲朋者將以成
我也孔子曰自我有門人益親又曰自我有由惡
言不入于耳是孔子亦與弟子之朋相成矣苟徒曰
及人信從而樂將得毋有侈心乎至若不知不愠而
爲君子恐不獨知不知在人爲然如帝王亦有人所
不知者此存乎人而言也凡帝王聖賢之學本無求
知乎人之心此爲已爲人之大別也其不以人知爲
心雖知滿天下無非人已交盡其性猶之爲已也
以人知爲心雖特立獨行危志崇言而我所以爲

身皆皆未忘乎人知猶之爲人也豈所稱不易可
不成乎名者乎苟徒曰知不知在人而不愠將得毋
有易心乎侈心之與易心皆非謹幾以休復者也是
故君子之法天也法天之幾也戒慎恐懼不可須臾
離是之謂幾是之謂時故曰復者天心之幾微也至
所云夫子開天闢地之學夫聖人本天固然矣然大
本之中又有本焉間之先正曰唐虞在廷惟契爲司
徒掌教人之事人倫五教之名始此故其後人賢聖
通作成湯始言性高宗始言學曰誠曰仁曰義曰禮
耿齋文集 真同四

曰智曰信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改過皆商君臣
始發之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凡夫子所以教人爲
學者皆本乎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
姓夫子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故言學斷自本性本
性斷自求仁求仁斷自五教始開識涉淪其于學問
之道如隙中數鴻乙不揣奉教幸直示其謬悞爲感
佛氏本心聖人本夫程子之說也自人性切實處
見出天理流行無乎不在所以謂之本夫此學字
原頭正合朱子明善復初一句言開天闢地言本

天則實至此立說下學上達之見融矣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其言日用事物處俱是言性天處子貢但作文章理會所以有多學而識一番喚醒如捨日用事物空空言性天此禪學所以翻儒學之案而空言心也講中從性字復字詮學字時字似非影响不知于讀書明理者果有合否

與同會論學第二書

聖人隨事立教爲說不一然其提關啓鑰指示窮理入德之門大旨求仁是至腦居敬是心法忠信是居敬求仁之實心改過是居敬求仁之進步一部論翻來覆去不出此數字此章書全是居敬之學看打頭一重字便知今括括家看忠信二字有門面却提忠信貫串聖人發論一直起止何嘗有許多埋伏搭君子平日用居敬工夫從戒慎恐懼中檢點持養過來身體極其寧一精神極其縝密故其意志動靜之間自然有一種凝重之氣具此凝重之氣自然有一種可儀可畏之色所以非僻不敢干其燕私危疑不能撼其措履所學自然堅固脚根方站得定若不尋討重字來路夫子此語甚覺突兀無根據下三句是居敬條目便是重字來由蓋忠信是人之實心完得忠信便是誠猶之完得恕便是仁至忠信便是存誠存誠工夫全在慎獨若不能慎獨而入于欺僞一流必然有輕揚猥褻意態露出來如何得凝重至于取友勝已者必是惴惴方嚴不如已者必是流

率人每樂于友不如已者以其便於慢傲忽畧而苦於友勝已者之爲嚴憚切磋耳人一身之外無非交友故居敬宜次之以取友至于處過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惟其念念謹謚節節檢束故能如此凡人所以有過不及知知過不力改只爲悠悠任放不能如天地鬼神之臨其前如疾雷震霆之介其側故往往生退委容恕之念惟敬生勇故曰勿憚自古聖賢豪杰造基奪命機括只在改過故居敬宜次之以改過聖人立教只在日月動靜間隨事指點我輩今日爲學不必定在坐如尸立如齋然聖門言動規矩準繩亦不可忽禮經所謂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此是表裏相符處西山真氏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此乃探原之論甚至有謂聖人胸中洒落氣象脫洒因而立心取友制行一以任達爲賢不知聖人惟其居敬之至故天理流行一物不礙所以無矜持把捉之迹後人誤出于任情恣睢蕩越禮教流入莊列一流邵堯夫道學中風流人豪然不爲二程子所取况下此者乎

卽如講學之會聖容在上父母師長在上諸士夫在坐鼓鐘在懸樂歌在庭此何地也此何時也凡在會者皆當寧壹其心志儼肅其視聽齋莊其舉止以聽受德音卽辨論之際亦當問答有序語默有矜必恭必溫毋凌奪毋雜揉毋矜奮先虛其中以資裨益苟說或同異義當是正亦宜辨言和平以歸明當如是則一堂之上人人表裏居敬威重可儀存主處卽是誠取友處卽是益檢過處卽是遷善方不負千秋盛舉共相正成山陰劉先生紀過格一曰微過獨知至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微過隱過皆不敬爲之端九容者如箕踞交股擎拳攘臂高卑任意易言煩言謔笑怠懈遽色作色之類此不敬之尤著者也平常接物時且不可况講學之會乎同志願交警焉

游寧沈 珩胎子著

帝知民事艱難屬精爲治自丞相以下各奉職
奏事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
相輒親見問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者必
知其所以然嘗謂太守吏治之本久則服從
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聖書勉勵或爵至
關內侯公卿缺選用之

按國家之治惟名與實名實相應則治不應則亂故

耿叢文選

漢史一

曰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理主好詳
則百事荒要者責實之謂也責實之本始於朝廷君
相大臣是也責實之務盡於民事知人察吏以評治
理是也意在乎責實則君臣上下羣羣勸勉講厲民
事之得失與人才之進退惟日不足而不暇乎其他
意在乎名而不以實則徒張具文以事粉飾上下相
蒙民生歎息愁苦無所告訴以至亂亡此無他原其
初一苟且之意爲之而已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外有見
模條具之形而內無非苟且之意是故庶務之不

理可以振舉而興也人才之不稱可以咨求而得也
吏治之不修可以釐剔而舉也民生之不安可以撫
綏匡弼而定也惟君相上下一以苟且之意塗飾於
不終日之計而不知微僭則其病遂中於縻理脈絡
而不可復救孝宣知民事艱難屬精爲治自丞相以
下奉職奏事可謂勤且敏矣而其最得治要之本則
在乎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夫既無苟且之意安
有名實之不相應者即有之而寧有不知其所以然
者乎由是吏治獨盛時稱中興人知爲刺史守相重

耿叢文選

漢史二

其選久其任假其事權厚其爵賞是數者任吏之法
也而不知非其要也要在乎無苟且之意以得名實
而已矣故當其用之也人主非親考察其行而深信
之勿與也及其治民也人主非灼見其政平訟理而
服從其教化之實亦勿與也後世非不知吏治之重
也刺史守相未始非高爵厚祿也在非不久而遷擢
雖不至公侯亦未始不顯榮也然求之資格則關茸
庸下而已求之薦舉則奔競以結左右之援而已
則禱虎匪類乘時倖選由他途以竇名器而已

而爲之久其任假其權厚其賞適足以重其毒於民
生耳所謂名實者安在哉是故孝宣爲三代後令主
者惟其無苟且之一心基之也

丞相賢致仕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
按致治在乎得人而莫先於柄國之人漢自開國諸
將相不論其他所稱丞相御史大夫之賢蓋未嘗
有間焉至孝武以撻切督下丞相比此不得免如公
孫弘石慶用千秋僅用抑揚謹厚固位自全而已公
孫賀涕泣不拜猶希其志而卒亦不免韋賢經明行
耿毅文選

漢史三

修居位不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難進易退
賢非其人乎至御史大夫如張湯以酷吏乘弘羊以
利臣居之在位成風海內騷然賢既去而魏相丙吉
一時並擢卒能同心輔政爲名臣當漢之先若董仲
舒賈誼皆博通經術通達治體使當大用寧遽在賢
與相吉下哉然賢擢之高第知其材良而來讓賊之
口損弄權落不用所用威權耳千進之人使賢與相
與吉非遇孝宣又安知不與董賈諸人同淹抑哉
哉故漢之知人能致治者必以孝宣稱首云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奪其族皇后霍氏廢

或曰諸霍罪應奪滅而光忠勲不可絕祀孝宣亦少
恩哉夫廢立之舉固不能無議焉喪君有君此何事
也昌邑在國狂縱內外皆知光不知而立之乎抑知
而立之乎踐祚二十七日手脫其璽組而去之更帝
如易丞簿尉此不可解者一也昌邑既廢神器不可
一日懸也與同心定計諸大臣意必先有所屬如皇
曾孫者然後可乃從容猶豫用長信少府授太后尚
書使知經術省政而議所立未定待丙吉杜延年言
皇曾孫而始議立嚮令延年吉非立朝或先光而死
光將誰與立乎此不可解者二也然則光之抱持幼
君於襁褓海內晏然雖伊周無以過而其擅廢立以
及皇曾孫漢室之不亡天也光之功幸焉而已孝宣
之不免於少恩其母乃見及此乎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按宣帝屬精爲治精計博訪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
其所以然故地節之治獨隆西漢然其治異等之
效賜爵褒顯其後諸問上計吏始知其備者實之

耿毅文選

漢史四

蒙如此其故何哉自古實心在事之臣必惴惴專靜不事緣飾爾縫故非明君相不能知而以巧偽踴觀爲能者往往術足以欺聞見之明力足以結左右之譽故雖聰主亦每惑焉夫爵貴者人主所以鼓舞天下之具也人窺其可以欺爲市安有不竭智爭工飾虛名以要顯榮而人主又安民生之計誰可與共事功者乎且以宣帝之仁明勤博若此猶或不克嚮使耳目終蔽於近習將內外羣吏盡人而得爲王成之爲也賞罰之失指尚忍言哉

耿嚴文選

漢史五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冉爲大司

馬罷其屯兵

按孝宣在民間已病霍氏僭侈及入立而多其功遂使其中外子姓盡握兵柄於朝廷甚非所以豫上下之防而全功臣之世也至魏相張敞顯言極詆然後爲股削之計以諸軍盡屬安世且以所親信許史子弟分領羽林兩宮衛將屯兵禹特擁大司馬虛名而與其黨親一時兵柄悉奪當此之時誅諸霍如風掃耳周勃劉章之誅諸呂亦先奪其兵柄故左祖之令

一下而翕然景從蓋利器不可假人固大計所必先也雖然禹山輩非諸呂比也諸呂以城社爲憑擅移國祚非蕩滅芟夷不足驅除大難孝宣英辟在御威福山已諸霍特藉寵養權而至此耳向使早爲之節若光武不任功臣以事宋太祖釋諸將兵權其爲潛消默奪所以保全勲臣之祚而培國家忠厚之基豈小也哉孝宣小不忍於其始而成至忍於其後毋亦失計也夫

耿嚴文選

漢史六

讀史記補疏

海寧沈 珩昭子著

秦始皇

從帝丁紀後讀始皇所議尊號諡法及改制立法官廟陵寢封禪巡行神僊土木以至鬼物夢列之異如雅言詩禮時忽聽方外人談荒怪淫泆飛仙劍俠事使人宕恍不可方物亦一奇也惟始皇神智自用故百詐並興玩帝如嬰兒使其沉默和平安有是哉雖然非應運若丞相斯始皇亦不敢師心滅古若是之

讀史記補疏

從帝

甚也當博士淳于越進言殷周遺跡始皇下其議若其言可進者丞相斯及李斯等不相復三代不相襲時變異也固非愚儒所矜於是始皇乃敢堅行之無所忌尤斯之心不過取富貴光寵而豈知其多殺人以致天下當日就諸生犯禁者雖曰四百六十餘人然例語非今之令其時告密殺人可勝道哉初從象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既又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其後又徙北河榆中三萬家則以捕遷而殺作阿房以隱官刑徙七十餘萬人穿治鄠山亦七十

餘萬人則以徒役而殺而工匠閉美門童男女入海以死者又不可勝數也非丞相斯等謀甚矣豈至是乎初始皇望見丞相車騎勿善也中人告丞相則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怨吾也丞相請時在旁者盡殺之嗟乎丞相通中人久矣哉

張良

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常公兵十萬在霸上羽下令旦日擊破沛公軍項伯有見良呼與去良具告沛公且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斯言也吾不能為良解也智謀如良見信任如良良身在軍沛公距關之計良不知事雖止沛公不能也項伯紀及良傳未嘗有諫止之文事急而刀曰誰為大王畫此計吾微曰不能為良解也項伯之舉實沛公恃天幸不為辱耳項伯能救沛公於刀劍之難而項伯之能以天下血沛公乎哉

垓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項王夜起解自為詩悲歌慨歌數闕美人相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

龍仰視史公此段序次最悲從鉅鹿鴻門後讀之尤
堪酸鼻前曰諸侯無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此曰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前後形容照會使人情不自勝項
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分其騎爲四隊四衛是卽
不陣法

高祖悲樂沛

項王失意時追思得意時事不得不泣高祖得意時
追思失意時事亦不得不泣爲武幸章陳故里置酒
與諸將酣飲亦是此意其發跡同故感興亦同若唐

項王悲樂

從帝三

宋之祖起家纓組便於此處情寄哀哉

周亞夫

亞夫將門子其知兵過其父文帝出細柳軍稱善者
久之帝不獨以優容得待大將體蓋亦深知兵哉其
後東擊吳楚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是卽細
柳兵法景帝又何足以知之亞夫遷爲丞相帝欲侯
王信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下共擊
之侯信非約也已又諫侯徐盧等亞夫不獨知兵蓋
又深知國體可稱社稷臣矣帝奈何以私怨殺社

臣哉勃父子不好學不善處功名然景帝與尉主也

信陵

傳稱公子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禮交之或曰其
好客天性也予曰不然當其時彼蓋審知天下之大
勢在客客之大勢在臣約汗辱推廉亡檢之中及其
求趙以侯生存魏以毛薛此兩大案出於監門備博
之手計者驚爲大奇曾不知其觀於世變者審而後
能得士豈偶然哉方公子從車騎虛左迎侯生一日
欲以觀公子又曰復察公子又曰侯生視公子色終

項王悲樂

從帝四

不變侯生觀人之法愈刻愈盡一示之以瑕目其文
不茂矣他日公子將赴趙死秦軍而侯生下
公子復迎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其生平意
全在冷眼虛步中意思無盡妙有位置與市中伴倪
磨全一機圖此其人殆何等哉後代則子房長源者
流耶或曰生既遷畫以兵符與公子而朱亥又足以
制都之命其報公子者傳矣生可以無死予曰不
然侯生稱重衣冠直上載公子上車其欲成公子之
名亦欲自成名也第一到此日已定生不死

酷吏

太史序次酷吏如寧成義縱皆曰其治效郅都如杜周則曰其治大放張湯又曰其治與宣相放如楊僕則曰治放尹齊如王溫舒尹齊皆曰以刀筆急獄事張湯又曰自溫舒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爲治大抵盡放溫舒可見吏治源流不可不謹以至恣睢傳染而禍天下然未有不由於人主之好尚以爲之揚潤而導流者也張湯舞智傳古義以逢上

咏唐文選

縱帝五

意奏事至天子忘食病至天子親視其隆貴同無論其他義縱若狼牧羊而曰上以爲能王溫舒論報流血十餘里而曰天子聞之以爲能於尹齊楊僕亦皆曰上以爲能杜周論殺甚衆而曰奏事中上意又曰天子以爲盡力無私若此類皆得美遷任用逾等然則天下刻削暴戾之吏安有木磨鈍淬鑄以賊殺得君而起者乎其始也因治獄常用酷吏因酷吏致盜賊因盜賊滋蔓而遣重臣興兵誅其極也因吏課畏誅而反諱盜避法盜益蔓延無可奈何此無他豈人

主好尚失中以至此極也於酷吏又何尤乎然漢
被責不服上使張禹持節問湯曰君何不知分也
君所治夸滅者幾何人衆湯遂自殺又若寧城死於
義縱唐周興亦死於來俊臣酷吏自殺其類豈非天
哉

張湯

湯文溪薦忌辛以殺身至其母勿爲厚葬載以牛車有棺無槨顧其後累世貴顯何哉史稱其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又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

取廣支遷

卷六

尤厚故曰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湯死家所得奉賜
不過五百金無他業由此觀之湯豈得非長者風有
廉隅乃其舞文巧詆以誣法者特達上之意指而寵
貴利達之情深也及治淮南獄則江表反獄士豪猾
嚴助伍被湯爭曰仇獄本要反誅而助等實出入禁
闕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律不可清博士狄
山言和親之使湯曰此愚情無知此一事可謂不悞
大臣抑其好傳古義與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故
通達國體持論足爲公卿大夫得漢刀筆武健吏同

年而語乎

朱公

朱公初霸越亡吳所治生輒致數千萬其筭無有遺策中子殺人因囊裝爲遺少子長男欲自殺不得已遺長子爲書遺所善莊生但曰至則進千金聽其麻爲及長男持其弟喪歸哭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吾所願欲遺少子爲其能弄時也而長者不能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朱公所論二子本末甚當夫人情所愛莫如子子之利害莫如

耿嚴文選

從帝七

死生朱公既能必長子之殺其弟當長子爭行之日何不如其後之所論者以明告之長子自量而止不往可也卽往受誠而弄財以圖存可也夫乃無一言及此而於事後始具稱之何哉然則朱公亦不免有成敗之見者也其後之云然得母以自文其惑耶漢武帝時展太子兵敗南韓皇后自殺壺關三老上書明之天子感悟太子不知也遂自經高寢郎田千秋乃訟太子寃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千秋不言於太子雖發下詔斬捕之時而言於太子蒙寃人主感悔之

後帝蓋自恨無以謝天下故借于秋以爲高廟神明教我而尊顯之夫千秋亦何足賞哉大抵從事後追明其然者非飾則狡也晉藉哀上表伐趙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舉朝皆賀蔡謨獨詳策其必歸朝廷之憂哀果敗還尋宋主欲恢復河南遣到彦之自淮入泗青兗皆平諸軍咸喜王仲德獨有憂色策其墮計彥之果引還青兗大擾若此類者何嘗於事後始言之乎

蔣相如

耿嚴文選

從帝八

秦王齋五日設九賓禮於廷引道使者蔣相如謂已使從者懷璧歸於趙矣秦王與羣臣相視而笑相如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不如因而厚遇之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趙主與秦王會渾池相如前進饅頭請秦王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相如秦王乃爲一擊饅頭御史書之觀此二事秦王眞英雄也

太子丹刺朝

甚矣太子丹刺朝之不達於時變也太子之請軻也

以趙秦王使尺諸侯侵地若曹休之與齊桓公交
行刺見殺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契以報太子也嗟乎兩人其愚矣哉齊桓之君臣未
嘗有革大命吞諸侯之心且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其布大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秦至於始皇用之久
矣非兼既成雖如綫之燕趙且夕存耳縱令生母之
得其約契使秦一旦捐王業而徇要盟得乎哉故曰
丹與軻之不達於時變也夫曰軻等死耳與其鼓一
七首以沽刺客名寧若以昌大義於天下而太
取嚴文選

從帝九

子丹之以是請則何爲哉或曰軻有所待與其人
未至故事既不成差爲異者蓋聶魯句踐之流所
笑其言欲生劫之者爲劍術文其跡也云爾是
殆未知其然

田光

太史傳神之妙端在有象無跡中描寫一段精神其
往復循環從閒處冷處曲有理會其佳境往往不
如燕太子圖國事於田光送至門戒曰願先生勿
言光悅而笑曰諾此悅而笑三字已具自到而先

一段規模又如灌夫與魏其侯過武安飲酒歸武安
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爲壽半膝席灌夫不覺
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
曰將軍貴人也因嘻笑三字便具罵坐一段規模當
機者不自知此處流霽而傳神者已得之奇矣侯說
死於定策之後田光死於薦客之始竊之報知已在
顧將光之報知已在激客其致同而刊飾各當也

李將軍

李將軍才氣胆略往往從險絕中出奇驚人史稱將

取嚴文選

從帝十

軍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將兵乏絕處士卒不盡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此
善將兵得死力可爲將兵者法至軍行無部伍行
不擊刁斗莫府省文書而程不識正部曲營陳擊
斗治軍簿至明士卒樂從李將軍而苦不識然不識
可法李將軍不可法其陷上郡鴈門右北平危殆出
萬死一生非以是乎史又稱其射在數十步內度不
中不發其將兵數困辱用此盡審勝太過亦取半失
是二者皆兵家之忌文帝嘗謂之曰子當高帝

戶侯豈足道哉然觀史太其生平數奇狀至天子陰
誠大將軍以爲其數奇毋分當救然則雖當高帝時
又安能與絳灌之屬其功名哉

歐陽文選

後漢十一

餘言

君相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慮漢高祖亦明於
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
事不糊塗君相之材一也上古君臣同德其德最大
者則以相次爲天子矣語曰人主患不博大人臣患
不節儉漢之昭宣光明唐之太宗宋藝祖太宗真仁
之後使其北面事人皆名臣之選也相臣則漢丙吉
黃霸晉王導謝安唐房元齡郭子儀如此者皆可以
爲君矣而尤盛於宋若王旦呂端李沆韓琦皆是惟
漢高孝武唐天后則必不可爲人臣使屈而爲臣必
有不恭誕慢專亂無上之失不爲東方生馮道之玩
狎則爲李斯王敦之欺恣以騰沸衆多由彼才段雖
薦胸次通化不可以彊畔繩諸循涯而測之殆神堯
者儔與其人臣必不可一日居夫子位而能無事者
如汲黯直而無權安石偏而好術其亡也可待尤甚
於東昏後主矣

臯陶

歐陽文選

管子一

或曰唐虞之時適在皋陶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風勸四方惟乃之休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惟皋陶之言曰知人安民於是以九德甄別人材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爲治之道尚矣士師也乎哉夫舜之命皋陶作士也此皋陶之所以失天下也其命禹平水土也此禹之所以得天下也何言乎爾禹以司空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勞績昭而人心移勢將舜不得而君宅揆之任內屬之皋論道治者其言多斷至治者其事察貴襄隱而怨謗集勢將以刑官而

耿繼文選

管子三

虛實

秦之王非他也六國務虛也秦務實也君好奢人游士而不敢驅臣好食客故辭而不敢做好名人游士不敢驅食客故辭不敢傲車馬也供張也珠玉錦繡也實從馳逐而魂煌不墜田不練兵不聚財不謀計獲祿祿而不勞奉樽禮而不華彼秦畫作夜思主臣

孔皇以從乎墜田練兵聚財講計革禮剪廢而六國日相從於車馬供張珠玉錦繡馳逐魂煌騁浮文而鬪至計勢不破碎摧陷焉不止

誠令

下貴曉令也上貴誠令也上誠令則下曉意是故立三尺木而民不謂之妄懸千金市而士已知其驕夫主君號曰已書而字千金自題也信令則見殺必果矣是謂誠於偽令

一苟或

耿繼文選

管子三

曹公初見荀文若喜曰吾之子房也或亦既以高光之業說之矣一旦受九錫或乃以爲不宜爲曹所害文中子比之殷三仁後之論者以爲非而比之淫婦見殺於所私嗚呼是惡知古人之用心哉或固有心中者或知操之情非關大不是喜且交後矣不爲操之言則已交必不固已交不固則亂略無與定已定矣無以爲言變而扶正之路及所期既就因欲舉刃心而大正之嗚呼或固賢有心者也惜其私心欲以用操而豈知操固難爲用者哉

孔融

孔北海高志直節士論賢之而或惜其疎傲之過暗於世機此猶以鳶腐嚇鵠也當其時盡世而不知有漢也任則隆中之盡瘁清則北海之作在一致而已今觀其言禁酒諸文皆有沈潛不恭之意其後操過入之言曰融與鸛衛在譏放言謂父之於子何親等論意誠有之蓋目激篡謀机張作設因而作誣誦之駭辭亦寓言君臣父子大綱已絕人道遂同於禽獸而不可救正也至云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則明指取嚴文選

管子四

幾同

曹之將篡操乃即以反鴛也是時東漢士氣猶存融名流作率必多尚氣仗奇之士羣譁於下捺以大惡之及融死而天下之氣寒矣要知北海視死如歸非冥行而取戾也不然叩馬之二子經枝之主蠅豈不知左右之欲兵豈邑之將盡哉

悔戒

歸天譴君相處變妙用同龔遂除盜罷捕盜吏充國備邊罷騎兵能臣識略過人同充國自請將玄齡自請領度支李綱自請任防禦大臣謀國忠敢同蕭望之匡衡不予馮奉世陳湯宋璟痛抑郝靈荃謀國遠識同李牧將鴈門亞夫壁昌邑子儀鎮奉天制勝堅忍同賈捐之議棄珠厓楊榮士奇議棄交趾戰兵養民和同李絳不避同年親故裴度請私第見客相君不遠嫌私同韓厥戮趙宣子僕而以爲可賀祭遵殺蕭王舍人兒而位以特將長秀實斬卻琚卒而受教

取嚴文選

管子五

惟謹則識志合忘嫌同婁敬見虞將軍彭萊見麗統李元忠見齊神武英雄舍卒自達處同大抵凡事有過人處當日必爲夏蟲蟪蛄者議其後逮功見名立而始張目驚且信偶拈數條約略可概云

悔戒

悔吝憂虞其來有端莫之或戒乃卽於凶是不可以天諒也所謂天者傳雍姬棄疾之類是也康黎以中立殺身申侯以隨時蒙害傳瑕之於厲公丁公之於漢王諫之於莽成濟之於司馬見謂福而適蹈禍由

辨之不早辨也子胥進伯嚭殷景仁引劉湛韓愈薦
李紳李德裕起牛僧孺援白敏中寇準任丁謂王安
石用呂惠卿呂大防厚楊畏胡安國游酢張浚趙鼎
舉秦檜楊龜山擇陸棠伊川南軒納邢恕鄭友龍楊
士奇薦陳循若此類豈少哉悔而後戒晚矣仲卿爲
王鳳所薦公叔受梁冀之知卒能蟬蛻不滓戒不隳
悔也雄之於莽固之於憲邕之於卓融之於冀華之
於后時之於京悔不及戒也宋主見熙先吐歎而咎
吏部爲負才天后讀實王傳微而病宰相以失士悔
不在已也諸葛不用魏延之言費禕不予姜維之策
已不任悔也字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而不能斥李
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而不能退戒力不勝悔也
王允欲盡誅并京人姜維勸鍾會盡殺北來諸將悔
後不遵戒也茂先不用子建之言而星折劍飛之禍
作士衡不用顧榮之說而華亭鶴唳之歎興匪獨不
知戒由不見悔也若此者蓋不勝數也凡人我之閒
皆灼然知其爲悔者勿論也大較人我皆見爲利而
悔存或人見悔已見利而悔存或已見悔不勝其見

歐陽文選

管子六

利而悔愈存是爲容以不戒戒之何以則言
窮理辨惑則幾矣

取農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著

書識題詞

識李于鱗評杜詩鈔

王元美嘗援汪伯玉所稱及于鱗自品目謂于鱗高不能當元美巨王頗有矜衒之色于鱗之高在氣色高華峨嶢積雪間風蒸霞賞鑑家以此許之是亦態色間標擅耳弘正間獻吉俎豆于美濫觴浸淫人謂于鱗一麾海內易響遂指于鱗桃獻吉乃及于美或

取農文選

書識一

謂不然于鱗瑰璋壯麗全法子美具如所論縱得子美之瑰壯要亦不失氣色高華而已唐人所推子美風調清深脫棄凡近足以奪蘇李而吞曹劉豈止在氣色高華瑰壯乎于鱗固未足知子美安論爲桃爲法癸丑予在長安同年天雄孫雪厓郁豪於詩見其枕中一帙甚秘則于鱗評杜詩鈔天雄孔使君得之書林廢篋梓之此本人所未見予從雪厓句有之詩僅三百首點大切密評隔字極質約無浮文真先雅風格按所最賞心處大較奇淡險遠清真幽

觀世所褒杜詩瑰璋壯麗者懸別始歎古人胸心嗜古心得難以告人豈皮相所知顧于鱗詩未造極其亦誠於年命耶予嘗選次昌黎文予所最賞心處往往在真實平淡中與世選奧博馳縱者不合乃慨謂黎自謂以感激奇怪之詞求知於天下作者不免求知賍俗志則可悲而其至者罔或存焉讀者或擬其皮或嗜其齒難以相語然則所謂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凡會心者類然

取農文選

書識二



書鄉賢祀冊

按縣縣學之有祀典也自漢以後之儒者凡有功于
聖賢之門而或名爲宗傳或名爲羽翼歷代右文之
主與服古之臣每據典法而辨賢之既升諸從祀而
與乎釋奠舍菜之間又復推國故之義別爲祠於其
官之側以待其鄉之賢士大夫生而著偉烈於國家
或宣名德於邦土以及明經潔行友孝清懋之選主
而祀之春秋有事廟官則有司次第爲之駿奔奏執
豆邊以世世勿絕嗚呼何其盛也然當其進一人有

耿獻文選

鄉賢一

司者不敢私也且其家或取貴盛其子孫有氣力得
以徵請於上官然非其鄉衍之士俊造之偉同聲而
誦述允爲清議所推許上官者亦不敢私也其嚴且
重也如此以此知王者於幽明之故所以示風勵之
指使人足不出鄉邑而有以竦動俾勉其心志故曰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爲名稱之宜薦獻之
數必明備格恭罔敢擅越其流變衰有事乎此者視
若髦梗獻祀典倘不中儀式惟鴻臚酸醢僅漫處於
大成之几筵猶厭落若此而况其爲推國故之

待鄉之先賢者乎於是鄉人士之見聞乎此者徒曰
此鄉邑具文而已所謂疎動信勉之儀舉乎未有聞
也噫亦重可慨矣

耿獻文選

鄉賢二

書金龍山神傳

江河之神最震於人者曰金龍王王何居或曰是水族之神司禍福者耳理誠有之不知其人之歿爲明神者也予河行始登廟讀碑記云王生南宋末晉謝氏後名緒行四居錢塘之安溪補會稽弟子員王讀書有救世之懷以大義自處見時事日非隱於金龍山構白雲亭居焉甲戌秋八月大雨天目崩王且泣北首曰天日臨安王山今乃崩宋其亡乎已而元兵果至王日夜涕泣一日與其徒訣因作詩自見書訖

歐陽文忠

自沉而死且曰異日黃河水倒流予爲天下報讐日也其徒葬之金龍山麓久之明高皇帝兵起及元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元兵順流而衝帝大敗僅以身免甲神將三鞭河北流舟乘之海牙敗走帝因禱天願得金甲神所自是夕夢王被褐來詣具告焉帝曰向二人者何居王曰是吾所結楠木神耳帝寤封今圖云考王生時讀書道大略懷節行之士也見時不可爲憤志雲湧以死讀其詩猶凜凜生氣在焉然亦未聞有怪特駭眩之慘震絕當世垂死而語其徒托以

黃河水倒流爲天下報讐斯言誠奇當日聞之者徒

謂身死無可如何之語飛霜貫日可意計幾久焉其

人與骨已朽而其言亦銷亡矣烏知夫百年之間神

異不爽毫髮而發明王之夢以顯哉自古奇節之士

以布衣蒙難而發憤思爲天下報讐莫如荆軻子房

子房卽不見殺於大索之手當秦之時十日不汗一

歎男子耳其殘魂留魄果能尸赤帝之劍而助鉅鹿

之呼吾未敢必也軻挾於期之首提匕首入虎狼之

都事敗且死猶倚秦柱箕踞以罵天地爲之震動此

歐陽文忠

其節烈敢勇非僅死而矢諸空言如金龍王者比奈

何曉關軻道聞不聞有若鞭河北流之爲軻得而與

能者何哉豈王所謂節烈敢勇之氣未若軻之一試

故蘊鬱結凝之厚憑時之可爲而後展耶然則垂死

而矢諸其徒義見乎篇章者非燭照計數也其志氣

貫也抑宋之亡也如天祥秀夫枋得輩與王同時負

業皆過王遠甚王若氓民無賴焉然獨能以其精忠

之遠默佑明主掃雲霧而騰號謚其神靈煜煜不

衰王其奇異也哉

題浙江武舉錄

是非周官選士法乎哉由鄉大夫司馬以告於工中
多與於學者皆是也夫其時士既升之於民而武亦
講之於學無異科也士之才而善兵其數備乎六藝
而用合乎治國平天下之理故簡而不分後世取之
之法雖多大率循之其弊漸覩之甚偏以爲此特舉
圍攻取之所資而無異乎治國平天下之數而士亦
誠自視以技擊顯爲世職職耳雖其間大賢大傑
明道埋誠時移身爲天下安危者亦出其中而其餘

歐陽文忠

武舉

苟因之以自選決則夫遺其君親而厲其民人者豈
有極哉抑世過選爲漸士病其人寡慷慨而沉軀墓
變驟馳不如三晉荆齊之策士趨赴飲咎殷後攻讎
不如三河幽并之壯夫不知貴以明道理識時務周
官大學之義豈爲知要術不則爾趨之惡少子弟推
埋賊殺翹關跳海之徒取之不知誰子者殊給之選
校不勝此而實資焉進退之以爲術鄭重之以科舉
者爲

天寶曲史題詞

古今稱少陵詩史前此未有也少陵生其時目見貞
觀開元之治天下已臻太平矣一旦政衰入愁戎馬
縱橫秋原野哭哀江頭而喜武功傷亂願治之懷皆
於詩乎見之猶夫史公之感激排刺見之乎序事間
然自古治亂有由龍蔡歷弧實以亡周詩稱亂是又
生信譏信盜石鯨花萼之悲涼豈待漁陽鼙鼓而後
知耶雪厓天寶曲史一書在少陵當日猶有所諱而
不敢盡者雪厓直譜其事以爲人主色荒昵惡者戒

歐陽文忠

天寶

前此未有曲史則讀詩史者亦未盡錯綜而得其解
也有詩史曲史其可少乎雪厓古近詩橫厲蒼涼揮
綽今古虎視河朔間一時操觚家共相推轂其爲傳
奇則溫麗悽惋感入頑聵而天矯之骨自存昔人論
樂府貴噉潔徑厲詩餘貴含蓄纖穠此殆兼工并長
使起少陵爲之以詩史爲曲史其與雪厓詞壇相雄
長又未知何如也

題陸吳州提學試館制義

海陵陸君吳州督學吾浙爭傳其有格會稱當願帖
筆命構竊謂此偶然與到便稱雅事耳比手一編以
脉則按每校士各題日或七八首或什餘首罔弗窮
工極妍讀之驚起夫尺幅一道心手驚離則轉喉刺
指經生家當屈首揣摩如傳青沐倚市門甫諸幾終
輒與離異如倩裝還主都非教有人官數年不省行
墨爲何物即風昔稱雄蘇林者尙或不免先輩磨削
川譽昆湖諸先生官稱垂世繁亦於休沐散髮之暇
爲之未聞其就於開司都署弄奏庭下人相呼諾時
也且荆川晚業益多易摘簡得未開其無盡不窺格
腕如奔電流星也是細布格命古心手相得則筆柄
悉稱練扣不離而機到神行如彈丸脫手天然驟泊
即使咕嚕家坐穿木榻口吮毫鏤心窮盡而成五百
字猶不能參驚其涯涘嗟乎吳矣退之抗顏師一世
人初不甚用康卒人人願爲韓門弟子李習之雖強
顏危論與之角究不得不爲之下者服於其心也督
學使者朱衣佩印以臨夫天下士權能進遊人屈於其

耿嚴文選

題陸二

位而曰師乎師乎云爾嚮使把三寸柔翰與諸士角
逐於風簫寸晷恐未足當中駟者有之安在其尤爲
人宗北面也出是編之巧速絕詣爲天下督學使者
生長氣色抑使先輩官稿讓工速於前庸非僅事耶

題許侯政錄

王者之治天下也設之史自朝廷以及列國之縣其政史書之古制上大夫受縣故縣之政最重太史擇風而陳也先擇男女無歸者官與衣食使民間求詩國風卽史也後世不采詩漢孝武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光武令南陽諸郡撰作風俗蓋欲得其政而書之是故縣有賢大夫其地之人舉善政載簡冊以待太史者之采而書古也西伯許侯治吾寧有樂只詩玆嘗爲四言十二章章八句其曰大儒徽模爲邦人

耿巖文選

題許一

喜稱儒効偉也其曰匪直也廉道心攸載言載道也日銘心告天初終貫而按簿省獨表裏一而言政學也其曰彼弛用張惟臚且肝稱庶政明且飭也君子讀騶虞以爲正心誠意之効今効則然矣惜乎詩不求而太史不得獻於是乎有政錄之冊其南陽風俗之遺乎以上太史信而不誣天下之言也建武之節密令茂也謂能爲天下之所不能爲名冠天下受重賞拜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庶乎令賢之重若此異日太史載采詩舉向者十二章以當騶虞焉則

然矣車乎何敢

耿巖文選

題許二

送楊艾田都諫集古卷冊引

康熙十一年二月艾田先生被 召以京卿品條辦
事戶垣諫議左右蓋異數也四月上潯啟行就道珩
辱知良厚竊惟爲文以送別大率皆諛詞卽有所規
獻敷文陳義而已罔克明其條紀詩行騷屑工者僅
諧宮商僂於饒歌鼓吹俚者委巷中聲謠耳皆不足
以資裨益輔蹟烈爰引古宰相大臣及名諫官所爲
嘉謨直節以匡主利民一時君臣相得之盛使天下
致太平而流法千載其寂快人肝脾者略舉數十條
耿巖文選

送楊

題劉詠庵懷友詩

詩本言懷而作人之懷抱各不同情隨事遷其來無
方要不離乎交遊閱歷間所爲離合聚散存歿升沉
之感有以寄其哀樂憂娛與夫吊古憫今慘懷鬱鬱
不平之思自昔篇什雖多其興懷強半繫此顧人自
榮髮締交以迄通籍顯游中間更閱愈多情事方圓
以愈變苟相與朝朝天路角近散吟則目成心許如
黏不解或則悲行路之難堪搖落之跡彼或懷望河
梁而此乃棄相執素此道如土可勝歎哉同年淮公
劉詠庵篤情古處于友朋間自寅卯來同籍宦遊
門散四方河山條莽初庵因成懷友數十絕一
章行托酸楚情之不覺悲來填膺其古調遺篇
雅仲宣嗣宗嘉州襄陽之圖而一種至性溢於
解開鐫數而出初庵方身歷西清所知交多過
情寄繆繡獨懷平殊悅讀用之餘光緒錄五於下
實游其懷抱手是乎遠矣其懷陳思康於明月
徘徊於碧雲可同情懷

耿巖文選

題劉一

題陳六謙泰山詩

泰岱爲五嶽宗長然說者嘗謂崑崙天柱以荒外見
棄而且二華不如峨眉衡岳不如武當嵩少一部要
耳吾未知泰岱之高於峨眉武當奚若母暇論於崑
崙天柱間也嗟乎世之倚眉睫以相天下其穹卑豈
足定哉惟詩亦然人之因遊覽而有詩其心目高下
品力進退莫不皆然且夫泰山其地所處日驅車其
下者千萬然驅而登登而詩者絕少予嘗三過之願
勿能登憶有望岱之篇其句曰齊魯青千里天霄割

耿巖文達

題陳一

半層既而拊掌笑曰予未及見峨眉武當奈何輕以
此語私天孫雖然以泰岱之易尚等於側身西望阻
岷嶠之難又奚待區名山而論定哉陳子六謙以盛
才富於年好遊覽遙遊大梁抵國門業有詩刻問世
辛亥復遊而泰山詩哀然成集所謂天門日觀飛簾
迴馬之奇予及他過其下者徒想似縹緲間陳子獨
窮其巔巖其詩高華遒麗如闐風海月與山之名勝
匹而行役言懷贈送之什復競秀前華於天漢間以
陳子之豪于才將探奇於峨眉武當猶絕勝必其詩

拾研嶙峋詭峭萬態既今所題目於天門日觀訪篇
其爲心目品力更不知何若抑他日登封侍從珥華
應制而登身介丘之椒出洋洋鉅章令岱宗不落莫
於是撫舊遊諸前詠殆將慨然嘆興乎

題陳一

題僧行中楚遊詩

湖山之間剝落蕭瑟不獨風物可感而人情事境六
復倍之予數年不至湖上偶抱病來此栖身小樓上
掩窗獨坐若不知有湖山在左右者行中必勸時就
予談因出其警歎集近詩請質予素知行中能詩今
更蒼淵博練思益超詣益進而又自述其比年來擔
一瓢笠溯陽子出匡廬彭蠡間以至乎漢黃武昌之
墟所涉歷感激皆寓之乎詩夫西冷以幽僻稱名勝
固不若江楚之區之爲巨麗也抑湖上雖經戎馬然
政比屋凋虛風序黯然而已無所爲震盪懣懣之觀
足以助人筆端而江楚自三國晉隋以迄乎宋元之
衰廢釐劍鏃雄豪雄關所相與百戰處卽行中所歷
事擇間渡之鄉其去湘潭雲澤燒營卷甲之時抑未
遠也將目極千里而憑弔嗟吁乎今昔之變一感懷
搆思魚龍虎豹出入馳驟乎心吻間則行中之詩思
益以超而詣益以進不謂之無得于江山之助不可
矣

聖烈頌 有序

維我

皇上受膺續功垂二十載威宣惠和自列祀所未嘗

臣日寤月竊傳毛含血之倫咸頓頌

闕下委珍於宗伯定華臥鼓薄海無外迺賊臣吳

三桂竊

國家獎賊之柄專制滇南包藏禍心狼顧鸚視倡

率敗寇之族聲援睨

皇上燭尼大之難掉策養癰之必割於是下尺組以

耿農文選

聖烈

救之奉

詔則秦之半笠不奉

詔則陳之原野蓋

謀獨斷成算瞭然而賊臣冥蹈臂趨猥襲淮陰捐

舊之恨暴逞虐綽匿勝之變衡連徭狂盜兵羣

吠

天子遣黃頭伏飛循江被嶺而下張韓弓高之將密

受

周勝以致天誅湖湘靡寧之阻雲棧巴峽之固延綿

激滅三桂未齊斧鍊誓殞喪而逆孽吳世璠
殺卵屏息猶溺彭寵親吏之計背嬰齊入侍之
幾烏獠黑子躑躅負固

皇上噢咻我南微昨隸牢牲於獫狁爰

命平滇大將軍貝子章泰董統六師日爾張國之太

刑毋弛毋濫念我民哉

命征南大將軍賴塔綏遠將軍蔡佩榮各飭其所部

日爾母逸寇毋妄殺毋擾我疾痛之民

申諭至於再至於三於是輟輟其伍靈靈其令特將

取農文選

卷二

三

擗開索而拊其背七校鑱金沙而躡其翼建旆

振槁直逼昆明

天威沃燄炭義聲批榛莽不換血刃負嶠朝平旅叛

之惡傳首禁街轉禍之氓市不易肆捷書上奏

天子日子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虛靈毒害是除匪兵

威神力是矜惟乾樞坤紐是定其以武功上告

天

祖嘉爾虎臣奮厥武其褒敘之嘉爾臣庶拱厥猷其

恩渥之以丕濯維新之治

臣等

恭際盛會竊捷

自古軌道之圖非明聖所不得而制也蓋尼於
斷者不足以決幾愆於勞者不足以永逸弛於
豫者不足以料勝需使爲枉安踵故之說者曰
毋勸爲福

國家歲糜大農數百萬以黎戴目鑿齒之兒如向
時吳逆在滇左囑黔湘右挽巴蜀兩粵則尚逆
在東孫逆在西耿逆在閩此數逆鎮者皆無恙
而鄭逆亦猶在烏縱弭耳跪足上書蟻伏希意
指能無抵間搖足離大則連瘡疾驚則難療其

取農文選

聖訓

上

可以宴然稱萬世之安乎惟

皇上含精察道盡瘁窮神見患於未萌鑒荷於已兆
斷則決幾勞則永逸豫則料勝而所以建萬世
之安者不在盪定之年而在兆謀之日爲古英
辟哲王萬萬不能及者也在昔漢祖刻平反側
信越皆以詐除陳豨黥布之屬徒介乎燕代淮
南之微然至天子親將僅乃得志唐以天下之
力取淮西盈廷震驚獨宰相祝師破賊勒銘歌
雅後爲殊勲而魏博河朔隸屬迄藩逆節反覆

昔數十年僅假手賊臣幸禍忍恥而已未存
池鼎沸綿絡萬里憑臨絕險壘雖雄才之
主猶穿池而習戰歷世之取恒禍厥而僅存夫
其背誣也若彼其阨塞也若此誠頑史之所未
談崇亂之所希設然而

皇上拱千默運於上公孤拜稽贊畫於下且開誠示
信降降降寄章從至洪也

宮廷之上包含藝文之統風俗如竟外一無事者至
俗也且其風俗懸竹幾眉火龍輒務絕萌

職人選

四

婦德業度越前古豈可並世而論巨細同年

議豐隆乎自昔理筆之臣力不任奮興議不

開策國有賦亂獻功往往播諸歌頌以饒休

告來者其按職然也臣不量樵鄙勒頌一章

恭呈

御覽不敢冀宣布史官抑勉循展采之義云爾頌曰

丕燦

皇德聖神文武丕燦

渙揚下土斗極曜輝鈞陳明輔宅道處靈昭夏

作觀靖綏豐部市洽多方滲漉曼美達湧湧洋
紫文丹篆甄陶孕唐宜經儘典卓哉煌煌

一人之迪信若卜筮泉駟反踵厥角臣隸冀壁委皮

旬旬噉噉驟山驟水匪詭匪誓追惟肇造兩弘

淳洩驅策之略猛無並收值軍屠販充我範

信越英盧崇牙糾繫瘴疴自境截泉金騰烏鸞

婉俾熒熒引繩嶠兩斤輪同圓報稱驕彼險棘

禦安帶陵

天子日吁馴泉害伏需者事賊斷惟在獨若順纓

職人選

五

圖半牽畜若逆王章刀鋸誅劉達駕長取河

制然剝鉅事後照燭幾先鯨翻討兇自

雲棧寒險湖湘扼咽

天子日吁杜簞可定淵略密授六師承聽先斷其

使無援應先奪其險使無依凭雷震湘沅

黔巫嶺雲撤蠶蜚電驅獸窮於檻鼠跳

右手劍喉左據其圖醜孽蚩蚩鴻毛就燦

結開負池管峭蟲歎不僵虎斃猱

惟梁之弔仁勿遺遠爰啓元戎

帝曰女赤女在師中女塔女榮拊其同蔡人吾人

勿棘而側指河晉簡設爵延橫脊從感泣旅叛

滌誠母來雪夜母渡木罍堂堂之陣彼將自傾

近者變烈沐傳乘銳白石既趨烏撒亦越三十

萬師雨道交突兵威則曰義風獨揚血無巢鏑

市肆宴如昔無招捕今有門閭昔無皮骨今有

衣裾去使去溺以佃以源於廊克捷龍魏之會

於昭提音寢兵之泰

皇曰有嘉民災其沛天閭地垠休哉無外惟

帝穆清五始統之戕風既謐四極覃之惟

帝懋勤祇台克之妖沴既遐璿樞運之于時

禋而徧爰望南條百神衍宴于時孝享萬

苞璆鐵銀饒毼織菁茅亦越博稽古文畢發

圖九鼎爰驗荒忽亦越弘文

宸藻煥煥碧雞白狼披章粲粲恩澤沈沈

猗童童女有笑無懼羅材裔裔九州之表蛟

虬蟠躍之天渺執謙端延尚其勿尸獨柴升王

揭雞配蔡鴻鴻都人斯斯婦女從從四譯同歡

井語衛太平之寶圖匪前經之可敘系

聖道之會昌豈鷹揚之能舉蕭斧哉兮虹旌卷武功

成兮文德衍統益隆兮勤益勉凜馭朽兮承嘉

猷萬斯年兮見謨典

施愚山曰獻納之文首尚得體序語先達

而勝成莫非變至而應得體一也次述敘民

郵民非專事威武得體二也終述職賦窮勉

不務急攻奇計得體三也至論機宜得失

今長短情常神頌無蹤踴躍之

習真大家文字頌復古雅峻潔

黃庭表曰六朝罕早不足論學秦漢之雄厚

則失之重濁學大家之道潔則失之空疎皆

耿肅文選

聖烈

七

由筆力委蕭意匠闊劣故也如此矯峭而

醇含門戶凝峻繩度雍容允推文宋表的

賦集畧 戊午

長白山賦

渤海晚 著

太極立天地疏嶽瀆所以包乾符絡坤軸鍾震世之
瑤圖必蘊隆乎靈淑原瀨混之既祛嬗醇精於往復
是以華胥誕降繼自軒轅肇興景毫開基嗣乃幽岐
纂服苾陽晉陽之廻環夾馬龔山之轉轂綿綿連連
迭旺接典之瑞夫何世而不然蓋元運旁魄有開必
先惟景命之翕集乃駿發於山川然稽古宅道之會
耿嚴賦集

國家之適追於長白山者也夫其爲山也祥抽翠錄景
秘丹繩黃星月映紫氣雲蒸割尾箕之外舍蟠渤碣
之餘稜千里橫今獨踞百里盡今萬層配元天於北
列躡日觀於東陵乃古者登封七十二君漢唐接踵
亭亭云云千有餘年曾不得比乎金簡玉策之磨豈
知其橫地乳戴天康自開闢而醞釀以待真人受命

之興者哉爰誕我

太祖

太宗以逮

世祖章皇帝纂世曆赫皇圖建梢星之翠旗宅幽日之
瑤都其時逾蟠桃而跨弱水蓋數十萬里莫不提地
釐荷天衢爾乃心運洪鑪學貫典謨以爲肅兵百萬
獵雲張旆不如投戈講道之爲國碩畫也太府太倉
粟腐繒敗荔枝橘柚魚鹽惟錯之蔚隘不如琅函石
匱之爲治鑄精也所以鼎革甫定而文治聿成豈上
耿嚴賦集

世三十上祀四百所得而聚其麻平

皇上繼體神靈撫璇璣瑞先志篤程聖澤市汴侯衛濯
沐要荒潛泓壁雍壇墮笙鏞鏗鉤觀書乙夜講學太
清惇典五教羅才八紘是以河薦合天之符洛獻昌
世之徵於是燔瘞懸沉肅祗羣神之禮備朕奧繹祊
殷薦

祖考之儀萃神京四邑明堂八廟所以交乎神明者皆
興仁而盡義凡域內之名山大川揆太微太乙稽金
版玉筭採禮官之論議然且鑲壁天齊塗珍社首升

幽贊以養純庥于宥密不然何川岳之貢珍若此其
瑞霭也大其彤雲朝旭黃氣書騰坐雲母而禪定看
水精之浪澄大孝敦而起居謚慈顏豫而燕喜承恍
蓬壺之浩蕩比浴日之升恒爾乃節移銅史景換臬
圭嚴霜既凋零霞載棲鏡輝之蟲坯戶環管之士挾
綈平陳靈女之肥椽納旬師之蛙既而觀臺書物室
宮陳樂衡輕燄燄權重泉滿經久候兮傳火常新綰
長棲兮逝川不落光燭銀兮照耀沂膏玉兮澆滯窈
何假於丹砂墜白生乎素簡素娥下絳渚而窺聰青
歌巖賦集 三

歌巖賦集

三

懋勤殿秋蘭賦

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任土所滋縝紛沓萃
或品下而裁榮或質芳而地類惟含英兮處崇斯揚
穉兮呈瑞相彼叢蘭幽孤淑粹當其萌茁於山陂也
靈根所托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如惡層巖之峻嶒
倚翠微之陁曲被碧欄之水涓含華杼卉芬菲已披
背葦蕤與資翦睽杜蘅與江蘼夫其抱傾雖殊應候
自若冬索春榮夏茂秋落乃有類同稟異貞姿晚華
勾芒升而細葉始抽葍收御而珠苞方拆衆皆黃落
歌巖文選 懋勤一

歌巖文選

懋勤一

聖

惟典學覽先哲之英華漆圖書之丹牋綺疏日映兮
鉛葉疊繁橘檻風來兮芸香漠漠延載筆之良史肇
日華之清幕于時竹殿始秋梧宮未霜蓮潭變彩松
院生涼蒼苔上砌瑤草拂廊綢琅函而氣爽抽鳳藻
而神蒼乃有瓊窻之下玉几之旁青翠葳蕤紫莖綠
穠天香流兮拂拂幽蘊發兮揚揚若乃陽暉早曙露

泣清宵雀羽初警蛩吟乍掠蚪簷晚晴珠網畫寥挹
孤芳兮若遠若近玩貞卉兮裁葩裁韶邇青裳之薰
鬱黝將離之艷妖亭亭兮如審諤之臣矯冰姿以
沃左右纚纚兮如潔修之士敷秘藻以曉映宸霄至
若上林之藿靡離宮之扶荔陵丘蟬聯皇澤搖裔者
不碑碑記皆損置而不陳獨晚蘭之繞砌於以見崇
質而斥華尙德而賤藝栽培乎素履之林採擷乎晚
成之帶根深者其膏必沃植厚者其華勿替乃當其
綠山被隄枝叢葉岐成空谷之莫採經霜霰之離披

耿巖文選

懋勤二

則與麋鹿共虎窟草同悲縱見重于幽人之圖分蒔
于羽客之坻固煙霞之賞愛非崇高之見如間且入
王門貢闕庭供翠樓透朱櫺馥歌臺及救閣郁寶帳
與金屏斯灑沃之所污寧皓潔之所馨豈若拂拭兮
有道聖人之側流芳兮宜化之闡崇禮之廷而且獨
立兮萬品之翳蔚扶疏兮千世之葱青

溫泉賦 有序

康熙十七年戊午九月壬戌既望越 日

皇帝恭侍

太皇太后秘駕法從幸遵化之溫泉謐默齋定凝燭受
釐是日養湯徂秋涉冬長至既邁歷旦五十然
後回駕還宮羣臣上壽呼萬歲小臣被 召駟
次願賦其盛初從田間來鈔識侍從親卒資臣
不能周諮其山川名物之詳昔人口唐無賦鄉
薄不爲是時宏詞之士鱗集問 朝廷行尚唐

耿巖賦集

賦因率率寡陋靡然隨風而作是實妄庸敢云
降格賦曰

若夫瑞命誕興應期宅土紫微疏上帝之宮丹闕披
璿圖之宇體太微以正規應開易而立矩則有霍禁
雲深龍樓星吐抗芝館而垂軒擢蘭宮而啓戶金籙
紀華渚之祥鳳曆燦僉山之祐問安則燕寢月華慈
靄而僊帟日午於斯時也瑤牕送煥銀榜凝秋眇蓮
潭之變彩飄梧院之新麗馭風殿而懷長俯雲館而
思適將以迎禧乎霍嶺之室獨吉乎丹泉之丘於是

戒矯輿靜鸞掖啓魚鈴離桂席金凡開而六宮景從
步搖動而百靈驅策翔翠罕於雲甸騰簫吹於風驛
六龍扶輦而逶迤百辟清塵而絡繹霜戈晶晃今朝
日霏霏朱火延起兮宵煙奕奕城遙路直兮帳殿開
建林長騎遠兮帷宮戒夕九房爲備幸之塲四會仰
天行之迹方神告路兮氣歛天標岳將呈符兮光清
地積其爲山也景秘丹繩祥抽翠絡五緯躡于靈區
三精護於大壑蔽日月而孤峙吐虹霓而噴薄霞滌
水而川媚風飄林而澗落碧虬玉館之饌白兔銀臺

耿巖賦集

二

之藥其爲泉也穴自銅陵之滄膏如不髓之穿龍池
涌而獨上神鼎沸而長圓八解浴維摩之生三業奉
帝女之筵涇石標而瑤溪拱陽崖敞而乳竇縣寒谷
爲之變律陰火爲之潛然於是有行宮鳳棲緹城玉
飾儼雙壺之鴻洞儼中閨之呀施環阿閭以周墀象
龍行之曲直其外則環以組甲衛以勾陳周廬更呵
駢峯若神其內則椒塗聯注翠帳重披幽峻肅以
屬光形融以煒燁其景象則蕩晶景而升降炯
以留日湛若冰壺之天靜若紫虛之室誠

煙而告成事況乎

本朝之所兆祥

列聖之所延壇而委諸莽畝之地不傳山靈之髣髴寧
匪前經於茲曠墜與於是發近侍降綸音曰維長白
山女其往矚於斯役也兀喇猷蒸訥陰扇潯渡崩河
則川后安流攀絕嶠則方神告路遠眺兮陰崖冰雪
之嗟峨近覩兮鴻濛霧靄之凝沍旣而祝冊陳瑤函
炳地表煙息天維氣整夫其山之爲狀也聳五峰於
千尋漾懸流於絕嶠鳳凰壁戟於東垂鴛鴦標於

耿巖賦集

三

南障遐睇兮龍填闕探兮僊問靜霄兮架極浮丹兮
銷塊觸石兮吐雲含霏兮噴浪有若天垣著象於紫
微之尊崑岡區駕乎赤縣之量峻極哉走百神而從
五嶽混一天下維茲山之與有明貺也爾乃巖貢其
珍谷獻其寶峰則丹青赭堊土則緇黃青縞偃蓋之
松雲垂倒生之栢鱗掃九臯揚應節之鳴羣鹿下瑤
光之島有若

天子端朝明庭師保鏘鏘列環珮之班斐斐羅鸞鸞之
藻其中則有駉駉聯袂之族鉤角鋸牙赤首圓

慕而翬翬有若猛士足以守四方蟠天關之虎豹屯
甲帳之熊羆至若翠微半顯丹穴間通橫莽蒼披葑
茸蔭叮嚀之綺錯蔚林麓之青蔥赤梁黑黍綠瓜猩
頭方莖青囊稊麥薊合紛紛總總不可殫窮有若上
林之虛橘寢園之櫻桃掩藹乎兔園瓊島之中其泉
則有泓渾巨浸兩流派分渺瀰淝湯清淪滌汙採金
沙之瓊蚌搖灼萑之蒲楊泥龍宮而梢鬼國乘天漢
之湯湯儼然入宮今朝太液之沆瀣穿苑兮象昆明
之蒹葭覃山川兮神應信國本兮靈長於是使者還
取巖賦集

四

皇帝辟容載穆神心怡暢恍若見覩緬邈瞻命上公
與秩宗議號謚以禋望畧登封之汰侈黜人爵之紕
妄名秩乃正祀典攸尚公卿庶司濟濟纓綬拜手稽
首作為歌辭進而稱口崑崙喬嶽赫嶢嶢兮大壑演
漭下漂瀟兮五峰之崑崙派之濔兮天閭地垠神所
敷兮拓跡開統祥圖釗兮欽明濟哲文德劭兮通追
厥初山祗韶兮燭柴宗祈炷蒸樵兮醑藜四施烈於
昭兮休經濯俗蕩殿妖兮千萬斯年祚迢迢兮歌既

奏

帝曰予曷敢不懋

皇祖造邦披榛啓疆流泉夕陽提劍揮鼓兮氣慨慷慨
轡隨岑兮心徊徨思創業兮艱難懷茲山兮茲水豈
其席慶景崇壇場侈封祀而夸明昌也哉進爾羣工
舉爾衆職設此登百姓未實乃室人庶飭蕃猶有枯
天招徠蕩定丘革猶未息川正我區夏齊五緯以平
泰階應三辰而莫亦社然後授鳳書以稽滂落埃龜
籙而質黃圖乃無忝於肇造之嚆模矣乎臣草茅賤
取巖賦集

五

士仰宏規而賡翰寫瑞應於休符

黃獅子賦 有序

皇帝祗膺聖圖欽若王道德澤布洽於中外逢湧原泉
比者雷符電激靈濯雰文明乎萬國於是東觀順
軌西傾卽序咸以其土之動植珍異來貢闕庭十七
年秋有錫刺伽獻狀黃獅子其色黃按爾雅曰後覩
說文曰尨又按漢書西域傳烏弋國有獅子正黃然
則黃者其正色也過白狼越流沙超積石而後至於
我疆域以貢京師聲教之所感被盛矣遐矣

皇上方寶賢重道淡泊儉靜後宮却綺繡前殿焚珠玉

耿巖賦集

六

無所貴異物尚儼猛然萬方入貢嘉其來也三年重
譯予其歸也圖志曰王者車馬有節則見騰黃稱神
馬也是他可推矣漢元鼎間神馬出渥洼水中作天
馬之歌登平司律唐貞觀九年西域進獅子秘書監
虞世南獻賦前史美之二者皆未聞其色正黃也夫
瑞應越乎曩編而稱述況乎盛世非所以黼藻休光
已小臣方被 召止謁舍因聞而賦之

惟王宅道而建國辨方而正位包無外以丕圖弘率
俾以膺瑞日寔於是乎恩翔月窟於茲乎光被輪黃

納贊飛奔踰攘窮天下之珍惟截海外之梯航旬旬
噦噦今亘地罄天硤硤磴磴今沸川臨罔於是百寶
異質五靈殊祥嚆符吐圖嘉名不常若夫蹄嚙之種
毛宗之良昔夏后氏擾驪龍以服皂軒轅氏役熊羆
以張皇殷殷之獸白質黑章宛宛之鱗采輝升黃是
皆應景命以胚孕藻禎符而焜煌於是行絕域悠渺
山川巉阻猛進拔類炫爛標舉其爲狀也河臆斗尾
垂梢拍霄爪決千鈞背翻日月當其藏峰而蓄銳柔
毫楚楚無異馴肉角於樊塹及其揭驕而咆哮騰跟

耿巖賦集

七

狂奔直欲驅驅象如鼉鼠吞虎豹而裂獬犛搖山陵
而盪洲嶼其爲色也含輝熠熠耀彩非非青兕白
龍之黯淡謝赤蛟驪豹之藏腓秉中央之純繡被裳
吉之流暉稟于星精魏室見之楚宋較之天駟乘黃
馭於帝畿則其應圖而生今生必有爲曠世而出今
出必知歸爾乃鬚首之族環珞之倫欵誠絳闕採異
山珍施虞設阱鑽頓牢蹲雖絕類之驍獬竟遜智於
狡獪徒觀其哮呼貽愕豎目瞋如猛士之暴怒
越見繫屬呂羅屯氣欲搖嶺隨岑已搯咽對背而偕

億萬中及其踰山越海歷都望闕則弭耳跪足搖尾
頓首如英雄入穀解縛設爵識帝王有真而願輸頂
踵之竭履

天子於是勞貢官勅獸臣隸熊館與虎城國家不賈難
得之物亦不拒方貴之誠乃有羽林黃頭之部七萃
四校之英進而稱曰竊聞此獸能食虎豹日行五百
里始毛草之絕悍殊勍也今時方秋金風颯玉埽清
天子乘寶鏤之駕建魚鱗之旌以臨乎垓漠之周雄戰
淵區合閭外句於是縱而突之軍觀大犀兕之抵觸
耿巖賦集 八
熊羆之角捨注蹶疎警關脰裂決百族所灑血與飛
腥此亦從獸之至宏也不亦可乎

天子曰吁是何爲與予方貴粟於倉庾觀稼於塲圃此
徒驚擾百姓不足以昭武且非所以鎮遠人鏡襲古
蓋國家非窮大而爲侈宜類觀而相取夫其在山則
狂獫爲之伏滅在圃則獬犴其陸梁因是以恩封
疆之臣獵猛獸而書旂常且其被服非駸駘之色綢
采流中和之章因是以恩黼藻之彥博王道而符明
昌殊族異黨肅肅委皮乾乾莫暨于以昭其敬餉爪

錫牙銷融悍戾蟻伏順軌于以嘉其慶爰作歌辭川
彰厥盛歌曰後猗來涉流沙晃黑水標朱霞孰爲駕
飛龍車詔西皇麾女媧後猗來自烏弋亦條支亦安
息夏鼎鏤山經勒瑞維何黃爲色後猗來都人謹
皇曰吁匪榮觀委芻秣惟獸官殺爲治賢爲安

禹貢山水圖賦

原二儀之湯洞莽塊北而無垠消殍黜於上下式底
寧於睿神赤文綠甲之紀瑤緘玉版之陳所以提元
於緯象表烈於洪鈞若夫星精貫昴文命應辰既登
律而身度亦克勤而克仁掃三靈之霧塞幹九載之
湮淪左準繩而右規矩走羣機而馳舟輪蓋上聖天
下爲援兮匪貢賦之是亟然荒度之爰奏兮自收華
於播殖雖三十二人兮各專官而亮天工必待水土
告成兮乃暨聲教而共衆職故當其時鎔生成於大
賦巖文述

禹貢一

冶鑄品彙於洪鑪開蒲陽之寶籍受河洛之頑圖方
其經緯神惟區別疆隅窅隆異等原隰分於乾坤聰
其肇畫風雷受其除驅要之提混成於自然歸流峙
於同符非九鼎之鑊所能述非孔甲之康所能平惟
泝成書於帝代因推王迹於夏讓於鄭經始實在冀
州壺口既畧梁岐肇謀礪砢嶄鑿溪漫安流導汾合
漳脈散勢悠辨土敷賦漆林園囿夾右輪輓貢道孔
脩是所以尊京師之形勢然後可以控關外之諸侯
亦不獨旁魄而論都邑要乃辨首脊支幹之脉絡以

布導河距海之則籌蓋河自入雍而經冀兮霍兮若
建鉞潰薄而下注建山冀而東之兮沸兮若崩雲潰
清而驚流於是若交若青若徐此三州者衝漳所舒
威紆脈紆沮洳酸淥其地卑下其浸偃滯充受河濟
徐受淮沂灋沮蒙羽高卑以除河濟既道歸海爲墟
降丘宅土辨壤而舍成賦修貢爰達帝居若乃四瀆
之並貫於地維也皆以其獨入於海若河若濟若淮
以宗以都順軌而匯彼其荆楊之流峙之爲四瀆淦
淮淮既藉既殷而朝宗於是焉在逾洛公江貢賦淦
歌巖文述

禹貢二

載是乃四瀆之門戶秩然而江河之權衡攸宰於是
上游其源中條其紀雍高於豫兮豫高於荆徐由雍
豫以徇鞏洛兮矯若天漢舒蜺而波委楊下於荆兮
荆下於梁由梁荆以赴委輸兮渙若瀑布破崖而雲
被總三河兮一江等條達兮節理墳墟青黎土膏脈
起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荆璫楚琛蜀貽巴寶張綺列
繡紋軸蕉筒飛駟迅撞噓噓削削於冀會同非巨靈
之高掌誰克成乎此功惟其妙觀焉踞八埏圍之於
寸眸萬象總之於清衷故其爲隨山也既割南北以

二條復區兩境以受開自嶺峻至礪石白西傾至陪
尾此大河南北境之山由嶧冢距大別由岷陽距淺
原此江漢南北境之山其爲澤川也則龍門而下大
任而上河行於山飛滂相礪盤嶺通澗窺鑿在掌乃
若漾沈沱澧交織滾滾或伏或現斷續忽恍詭譎誠
沒錯亂梗莽導之而會萬殊一往斯其通靈而體物
縹緲而精爽爲之者慘澹於匠心述之者可慕而可
象故勒之書非後世輿地河渠之所可養繪之圖非
後人抵掌畫地之所能倣倚與休哉斯時也事畢功

歌巖文選

禹貢三

弘歸告天子於燦冀都浮丹麗紫水陸所湊緯五服
而道里焉玉帛所會梓八區而萃止焉嶽仡貢今川
効珍吐金景兮歆浮雲章木夫喬兮鳥獸飢飢貞作
乃賦兮錫貢不勞通壅彌博今臬宅衍墳名川三百
支流三千兮而不自以爲勤夫輪地輔兮較若分天
闢地垠兮秩若文順水之性兮非粉紆千秋萬歲之
水土兮惟乃之勲

璿璣玉衡賦

有序月四

原夫道尊三統聖神開瑞曆於前時際中天濬
哲釐法乾之運略上古之荒忽故欽若斷自唐
虞啓百治之權輿則觀象首開懸極受昭華之
玉而智貫天人承冀莢之英而精通述作維重
華闢其曆制斯百代欽其典章卽後言天之家
天閼保缺遷正之代謹昨平誇宣夜周髀多踏
駿而寡合罕壺司正每沿謬而失稽恭遇我

皇上聖睿挺生至道邁古紫宮協順薦令天之符黃紐

歌巖賦集

上

効靈獻昌世之錄文典禮樂觀六典於平成武
飭戈鉦定九瀛之正朔烏弋黃皮之族行驗東
風威侮怠棄之鄉統歸北極然而撫璿輯瑞惟
念切於民時曆考祥知政先於敬授爰追道
統上遡姚虞謂黼黻太平之文必徵洪象而昭
回雲漢之業務貫金繩義釋典文豈曰詞專雕
繪體尊獻納敢期藻翌休明云爾賦曰

推大鈞之鴻洞邈汶漠而無垠含陰陽之回薄肇洪
泉於清淳乾靈鶴識之始地輔龍夢之辰維渾渾

式廓儲區分於曆神是故秘象昭而三辰據曆儀者
而五緯均若夫迦瑤緘於遼古鑒金版於遼文或經
神怪或辨星雲大抵忽荒悠眇駢隱繽紛固定位之
綿緒徒咲盼於紀開妄測而莫資術士炙鼎之說旁
魄而論開天官糾軋之勢爾乃濬哲聰明磨符受祕
兆騰濤源氣氣大始憑紫都兮授肝按若術兮命絕
審提元於化機設靈臺之秘府爰制器以利用兮斯
觀察之可取於斯時也封山濬川於昭帝風岳將獻
玲瓏之王淵靈星青碧之珠天子不貴難得以爲貨

秋巖賦集

二

不尚采綴以爲娛曰予將有事乎儀器之圖爾乃精
庠想畫靈符鳩同工奏徽模既磨礪以雕琢兮亦編
綴以交敷機轉圓而旋翁闢兮璿附麗以晃乾樞
之兮若輪轅衡之兮若梭柝匪靈虬之承注兮豈陰
蟲之喻呼於以觀兩儀之間渾淪而上天無度而因
日以爲度兮月無象而倚日以爲象北極入地出地
之攸分兮中星面子面午之異尚逆生五行之變蕃
兮順布五氣之精與積餘分兮行道列緯度兮指像
遲速辨分毫芒留行測兮來柱樞衡璣兮若燭龍

叩景而流光次舍宜昭兮若絲綸羅縷而在掌懸象
至顯兮維理職其先踵事傳會兮維審始攸專是以
在天成度兮在日成曆麗景光於水火兮非主日主
月之並其推遷在野象物兮在朝象官聯五緯之包
絡兮非三垣列宿之及其運旋黃道赤道日離月麗
之進退昏旦星中紫炁月亭之鈎連皆則暈蝕陵闕
祥則璧合珠聯夫何雲漢之寥渺兮而豈不能摸索
於目前也徒按之以圭臬之程尺兮而豈若其徂轉
於自然也是以憑其器兮燁兮銅機之貫精景運其

秋巖賦集

三

數兮燁兮珠囊之叶化權彼夫義和常儀占日月之
晷度伶倫大撓肇律曆之休經雖有開之已允匪茲
制之可程至若鍾律灰管之所窺陳著測景之所起
金簡方員之規飛流吐納之詭赤黑單雙之環機輪
經軸之軌銅範兮銀丁形模兮規揣歷簡儀仰儀之
影響兮未有若璿璣玉衡之粹精於是正八柱之低
昂兮理三光之縮盈清黃道以立人紀兮澄紫落以
洽休禎丹黃候魄而舒英兮翠蓮應期而吐英天地
不能以氣欺兮辰光不能以象撓又安事乎南正司

夫北正司地校太微與太乙按金版與玉簡第識緯
之謨言如後世之侈景慶希休瑞者哉于以待乎千
聖以揆神靈繼出璿極流丹河宮湛碧釐三統而開
衍正三衡而立則燦景命兮萬年獨凝休兮此日匪
繁組兮小言足對揚兮寶策

取巖賦集

四

取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 瑤子書

傳

太僕湯公伯昌傳

湯北京字曰宜典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豐縣令
徵拜御史時稅瑞四出橫索至寢職官於處斯辱宗
室莫敢言北京收痛言之而奸人希旨言典利者百
出京師百戶王遇桂間應隆請科直隸田房稅變賣
高淳等縣馬場可得數十萬又請海外貿易獻四十
萬取得以勘議北京上言以爲東南凋敝至極通番
禮變可虞年來水旱頻仍富者貧而貧者流亡行役
取盈而得數十萬以駕虛鑿空之說爲焚林竭澤之
謀人窮則亂獸窮則攫吳閭之間屢見告矣臣謂京
南凋敝至極以此昔年閩浙中倭皆緣土人通番稅
蠲竭東南財力僅乃驅之朝鮮之役亦費國家數十
萬億邊圉不戒臣不敏太倉太僕尚能辦數百萬之
費否耶臣謂通番禍變可虞以此乞下吏誅奸貪以
爲言利者取書上言請蠲已巡視西賊有中使三人

爲何郎敖文禎詰之則鄭宮使也北京露章効處
發配金陵貽璫肅然自是北京直聲震朝宁會妖書
事發舉朝人不自保屬會審北京獨坐數生光獄得
解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北京臨決北京爭曰
學程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帝免學程於是
命按宣雲守備皇陵監李浚指陵木啖居民無虛日
北京密陳之浚偵知之亦誣許承寧軍人盜木冀軋
北京朝廷遣科道臣往勘乃得白尋按福建還掌河
南道管內計復按順天北京所至任事有胆決不避

耿肅文選

北京一

權貴風力鉦鉦而先是宣雲之役北京誣既白而軍
民被逮數十人浚必欲殺之杜口北京疏其罪中外
怨恨狀帝震怒責浚長跪三日其下鷹犬皆杖配被
逮者悉放還會嚴監盧受豪橫都人知北京能持法
祈其狀受索息令其客來謁因說曰君少節意寺卿
在我耳北京笑曰三公不易介者何人而敢以嘗我
卒堅執不少貲又嘗奏稅監馬堂是時諸閣無不嘖
斷恨湯御史然憚其公正莫可抵隙以是得伸其志
福王之未之國也羣臣屢疏不得上通北京倡率

道官伏闕叩請疏乃得至御前大抵言祖宗之制
重分封未有親王既壯而久居京邸者臣等伏讀高
皇帝祖訓有曰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今福
藩已鼎建天中而陛下不俾之啟行何陛下之愛福
王異於高皇帝之愛其子孫也夫食洛食瀝此福王
之家也千里邦畿萬國朝宗此非福王之家也明春
決不再遲臣等信陛下之有成言乞勅下早諫吉日
以襲鉅典未幾福王遂之國寢奪嫡謀叩閣之力居
多焉初北京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挾太宰趙煥

耿肅文選

北京三

軒輊臺網北京連章劾之當是時乃時赦趙興邦官
應震吳亮嗣人謂之新趙官吳亮於國凶迭居要地
無敢撓者北京親之最如地補辛亥京察朝官力斥
錫□□鄭□□賓尹有蓋多其素潔欲擁戴爲相京察
殊勝前一日北京獨袖出十單於吏部堂羅列宣城
罪狀宣城故不識北京一日朝會問人曰誰爲湯伯
閔人指示之懷然畏服而歎曰吾目中容無人也猶排
觀伯閔意動今果爲所中矣李廷機之罷相也猶排
徊戀關北京奏其據數關將去大臣難進易退體魄

允放還而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
膜拜李太后嘗取達觀所撰水入宮中謂之法水光
京聞之大怒捕達觀繫獄以死其驪執果銳見義無
所撓屈無事不然兆京父嘗家居歎曰吾見何循循
書生言訥不出口今乃慷慨言天下事能強項如此
歲四十一年論吏部尚書趙鼎光京因挂冠歸
卒年五十二贈太師諡忠貞光京死垂十年忠
賢之黨追恨之列其名於東林黨人與曹于汴史記
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錄特示天下云

耿震文選

光緒四

太常侯公以康傳公

子尚書若谷公

祭酒本

侯執蒲字以康歸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寧
令擢御史巡按陝西時涼州三岔堡失事上言搗巢
之事利在將官不利在邊疆有可行有不可行如紅
赤以西甘涼以北咫尺即鹵一搗輒一徙而隣邊村
堡得以微旦夕之安此可行者也如河州去歸德七
百餘里歸德去鹵又遠中間駐牧皆蕃族我兵一出
玉石俱焚此不可行者也然明知其不可行而卒行
之者大抵武功非此不叙錄耳且詐冒之弊至有割
乞兒頭携之出邊証云賊殺則搗巢之弊可知况以
挑釁而連禍也又言河西之西寧河東之河州密邇
外境常增邊餉夫西寧歸德勢合互援相為犄角固
以壯我之勢亦以分彼之力倘彼受賞於西肆掠於
東我顧自為町畦而秦越視之河歸之勢孤矣其言
最稱切中章下所司而前後所勘甘肅昌寧等處戰
守功罪咸精覈其在御史臺嶽嶽見風采時官府涸
清仕路耗亂官□吳□之屬與要人為比撓滑
恣睢執蒲與官應震同年素親善及同領言職應震

一日私邀執蒲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言與
若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執蒲大怒叱出之自此遂與
應震絕抗疏論時相李□□清而戾方□陰而邪
不副平章望不報而朱相□之未罷也御史陳於廷
三劾其姦諂慰慰而論諫官勿復得言執蒲獨爭曰
實奸於廷言是又言天下方有事邦大臣安得無
材孫鎮非無文字不可手執書卷坐大司馬堂所言
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遂不容於朝出爲山西食
事實相□逐之也天啓初高攀龍趙南星爲敢推贊
東坡文選
以康二

字若谷萬曆四十四年與弟將同舉進士由外吏
擢御史巡按貴州平安郭君天啓初忠賢之黨盤踞
要津壅除其異已者執蒲意去而恂兄弟在朝
所交遊親善皆一時正氣其時事者指次爲品目
有東林天鑑錄同志錄等書恂兄弟與焉忠
賢按籍誅求恂兄弟例逐去崇禎初復官朝議定附
逆諸臣罪而柄政者尚護其餘孽憐欲以京察處分
恂與吳姓上言六年京察爲不修職業者設若大奸
大逆附逆害人不在此數除奸更不可並行於
是遂按始定頒示天下恂官至其前在時節將治
昌平軍遼東都司左良主者犯法失官走昌平軍爲
門下卒嘗役使行酒良主醉失四金厄且謁軍門請
罪恂曰若七尺軀而任異客彼者向負若非若罪
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雖將兵者恂請下
四鼓自詣良主邸舍請焉良主大驚失色戰慄立移
時乃定旦日大集諸將軍門以金三千兩送良主行
賜卮酒三謂諸將左將軍今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
拜官疏夜發矣良主既出而以首叩轅門拜下曰此

耿叅文選

以康四

行倚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建戰於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他若尤世威丘磊皆佐受知於恂後皆將兵善戰其能知人類如此等者戶部尙書當國方以門戶引繩排根欲斥去之誠意伯劉孔昭科臣宋之普撫馬豆事劾恂下獄刑尙書鄭三俊爲之申救帝并獄三俊宣大總督盧象昇應天府丞徐石麒各上疏救三俊得釋而恂繫獄者數年十四年閣臣范復粹奉命清獄言恂大臣碩繫久苗釋而左良玉之將兵備寇河南也往往與督府意不合自熊文燦楊嗣昌丁啓睿更遷爲督師良玉心輕之假塞不用命以是寇患益大而良玉感曰平之恩私心願効力以報恂其三過商丘必令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執蒲拜伏如家人禮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起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關封良玉大書賜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地恂恂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會恂于河北恂止之曰將軍以三十萬

耿叅文選

以康五

然止四萬額糧寔又未給度支今悉以來咫尺畿輔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賊陷關封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快曰朝廷若且用侯司徒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侯司徒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送往來江楚爲蹶屨狀不復爲朝廷用矣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恂以書諭之而止未幾燕京陷格字木庵天啓間爲編修與楊漣繆昌期諸人遊連條上忠賢二十四罪有言昌期趣格代其藁忠賢怒謀殺之會覲廣微以大學士知貢舉而格爲校官廣微心嫌格格所薦鄭友玄宋汝卷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格格力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格豈戀一官負天下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鏡廉知之乃劾格罷官忠賢矯旨令格養馬格卽日掛冠去未幾忠賢誅故得免崇禎初起爲庶子與輔臣韓爌同臣姚希孟更削三朝要典頒定逆案遷南祭酒格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則又感憤日夜縱飲移疾歸卒年四十三所著

詩二十卷李自成破歸德詩卷在掠中子方岳奮身
往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得存方鎮有才名城破死



取嚴文選

以車六

司寇徐公賈摩傳

徐石麒字賈摩嘉興人初履秀多能長而沈冥於天
文樂律兵陣之書上計偕罷歸而同年生歿於途石
麒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以女妻其遺孤奉天啓
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慎庫是時奄賈
方欲得政與南司爭察郎署中賢才有聲者以禮下
之苟當其意卽得美遷所以雖數石麒主再石麒方
嚴不少顧菴始不悅奄與三嚴之役督責峻急帑藏
不支石麒果疏願省浮費積困奄每誚諸石麒必

取嚴文選

石麒

以會甲折之還大忤意大欽起楊左衛諸子相繼歿
死坐繫獄于石麒師賈摩素亦在禁石麒肯約同里
爲藥大巾僕所坐并爲尋素上朝與出少若虛奄益
極忿思所以伸之者雖嚴嵩王乃趙仲辭許石麒
爾下吏訊石麒係列刑吏出獄與石若白奄不能細
尋終然然者其官以歸地歸地後以爲用請去國
者猶前時也石麒歸後其子石麒亦以爲用請去國
相惡片其私人特勿得進石麒亦以爲用請去國
年春大司寇鄭三復陳其月知事石麒亦以爲用請去國

海內者德而帝方震怒未測言泉起無敢言者石麒麟入賀會因柱言主上嚴明峻法上下不交漸成忿鬱激激天應之以災當時宋南大司省權且清重貶臣以執法領繫上累聖德實上人盡危之越三日帝御門畢忽召羣臣中傷大要以非不知司冠滑而清國人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折律微法今念其老嫗釋遣故事未有御門宣諭者帝所遣治大臣未有六日即釋去者天下仰帝之明而歎石麒麟格君之深尋召拜左通政轉光祿卿帝銳意於治方崇節儉存終身蔬布之論而食監供具多浮汰謂帝王家事大島用書生屑屑較籌爲石麒麟勿顧也釐奏冗食可罷省者以成君德寬國用帝悉嘉納焉晉通政使遷少司冠攝御史臺方貫索填滿視事三月出滯獄萬餘陳新甲爲樞部乖方悞國雖下吏多與援石麒麟則立傳爰書弃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冠時延儒再當國頗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故君子亦不能安其位石麒麟爲納言司冠時相君時治示接引石麒麟落落若勿知者時廷臣媚嫉喜

江南北分黨及二十四氣之輩帝出中旨諭羣下無結黨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副熊開元極論府政及元輔各予杖下獄都御史劉宗周以廷諍謫去石麒麟上言宗周立朝無偽忠僞信之習陛下用而舍舍而復用宗周今老矣陛下斥去之欲再見此岩岩冷冷之老臣豈可得哉書上不省而以議坐開元琛罪止配謫不足塞上意開往歸里間冠冕幾旬痛哭懷同走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會開湖信至石麒麟子遂定繼嗣始二如女悉遣姬媵圖爲國報王卽位起右都御史晉吏部尙書條上七事皆切意多格不行進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謝病去王師入嘉興自縊繼事之北極順治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從死僕二人祖敏李升時城內外百里無人跡嗣子爾穀犯險入負其屍置櫓中出去石麒麟死二十餘日顏色如生握手沒爪鬚髯怒張凜然有氣後一年爾穀坐湖兵死於市妻孫聞爾穀死女在地棄之赴水死立不仆一門之內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僕死義石麒麟博學強識尤長於國家典制諸司掌故

喜持論與人言移日不倦性樂易愛人下吏寒士才
行厄於無援者汲引不遺餘力然不以告人人終身
不知故人以爲長者生平交惟劉宗周祁彪佳侯喇
曾吳麟徵夏允彝與石麒相繼殉難所著有可經堂
集

論曰石麒在朝之交皆君子而不爲黨同私比此其
爲真君子也崇禎末石麒被放里居聞廷議以南遷
聚訟人皆訴主遷之非石麒言若膠柱死守亦非臣
子愛君父之道苟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

東坡文選

石麒四

大臣勲衛半留居守半充扈從據東南形勝以謀恢
復亦不爲無策也倘觀望狐疑迄求遷而不得尚忍
言哉觀石麒此說其亦濟變之一道也宋李綱亦嘗
議巡幸謂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當時亦未
嘗膠柱於故常也特規度之地不同耳陳亮之論與
綱合而惜乎宋之不能用也崇禎之日所謂關中襄
陽之險旣喪亂不可猝圖惟建康席陪都形勢以慰
帝之憂動創痛得人而用之天下事不必其不可爲
耳唐李翱云翱常性神堯以一族取天下後世子孫

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然則興亡之判豈以其地
哉而使擁弘光之君若相猶得秦楚之地而踞之其
覆滅寧有異於建康者耶若石麒者其濟變之圖無
所庸而直以一死報國豈不痛哉

東坡文選

石麒五

奉常葛公水鑑傳

葛寅亮字水鑑號肥瞻錢塘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宗伯馮銓愛其才擬選入館寅亮言勿孤鞠於王母
張願就南曹迎養銓歎曰安有薄宰相不爲者授南
儀部轉祠部郎疏請拓新方孝孺黃觀諸臣祠賜額
表揚復唐顏真卿放生池以存忠烈遺址移疾歸里
設講席於湖南負笈日至尋起江州備兵建匡山書
院以祀王守仁選諸生肄業其間仕路交際盡絕時
稅瑯琊湖口爪牙狠跋寅亮逮治之端怒嗾要瑯中

耿震文選

寅亮一

以法會事寢不行引疾乞休行李半肩而已夜抵白
鹿洞爲諸生留講累日乃去每視學湖楚權貴人子
第黜落街之指病其所取士爲險恠方劫處而寅亮
以憂去天啓初鄒元標爲都御史薦及寅亮寅亮遣
書元標曰邸報中讀大疏爲薦舉先後被察諸臣皆
云門戶中人不肖亦濫廁焉明公一言之出當世奉
爲楷模獨門戶名號覺有惕然不敢安者竊見門戶
之習攻擊遂爲主盟盛衰伍相倚伏其盛也虛附
借之逐羶慕之私其衰也實修者因之被株連

其盛衰之迭變與國相劑也至賢愚俱盡而國運隨
之同盡往事歷有明徵是門戶非國家之福而門戶
諸君子之爲國家計其初心亦詐願奎是哉明公疏
中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
多坐此眞際平憂國之言今欲收門戶以爲化町畦
之地曷若併門戶之名不立則町畦愈化無論門內
門外惟問實管職業者一體搜羅而門戶二字直消
歸烏有庶幾大道爲公之世乎寅亮衡文楚中不敢
從糊名中摸索致得罪大僚初非以門戶被處者今

耿震文選

寅亮

日焉敢竊附門戶以叨進用且區區微衷所謂葵不
恤其緯而爲宗國之憂願熟察之元標得書慨然復
移書招之其爲有道推重如此遷荆南衆議復視學
福建典選某者干之不遂怒陽以南璽卿優之而實
遇其去且塞溝澮者口也崇禎改元魏忠賢崔呈秀
請奸僥伏法寅亮復上言權璫遺孽尙有未釐正者
如近日職陞官級皆借名敘功夫卑錦不過自守宜
止叙與職無解故之臣而冒濫者充斥至若殿工之
叙袍金插玉端滿朝堂其飾名之數尙難枚舉

有司臣在而官術世蓋則先受之矣對政
官和而綱紀九列則先明之矣今就前而後
遂清國家何日得享清寧可爲長歎息者此矣御史
黃宗昌亦上疏論列於是下部察核諸慶功邊功
真俱削除不叙爵賞一清尋還北尙璽典試山西北
方文體頓變坊刻有晉書一變錄晉左通政會楊
若議革各省郡倅縣尉改設練總及加派諸條以充
廉餉寅亮曰民苦騷擾是無事之地激而有事也
駁回不上遷南奉宣王去乃升復上前疏輔臣綱

耿叢文選

寅亮三

昌恨其言不早行逮寅亮下獄寅亮與門人就學者
談道習靜忘其身在一日屏也已釋歸著園中記會燕
京陷留都立詔起大理卿晉少司徒江南不守同道
歸不復返故廬走三衢浦城杜足圖盤村著拓浦議
語未幾卒寅亮博極羣書其於儒宗之學間從內典
衆入謂儒與二氏之理如同一月而獲聖所見不同
迨精五十年家居強半湖山一澤不入城市當事者
身不可接名亦不可得聞所著有湖南集義治安五
十卷字耕集易繫家義及內典經解附書

論曰萬曆天啓兩廷臣所稱君子者知有君國大義
同道一心而已安所謂門戶之見者哉自小人快邪
說以攻之而門戶之名遂立其爲君子者初毅然以
爲不必避其名而浸且以之樹防而後勝於是比附
之末流至有指權而爲亂首者其禍國家與小人等
耳宋神宗嘗問滕甫以君子小人之黨甫言朝廷無
用黨則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信哉言也當
日元標諸臣豈見及此哉寅亮貽書願化門戶而登
職業可謂智者見禍於未萌宋史稱呂大防懇直下

耿叢文選

寅亮四

立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有識者蓋略同

公案怡傳

大德志子惟立號雲怡崑山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
懋德鄉舉日好學問日讀諸儒錄得文成王守仁
書而信從之初授杭州推官修紫陽社倉舉陽明保
約法攝禮部魏奄建勅京師肅尚書等諸舊制行懋
德與同官翁鴻業用道托疾歸旋以差去癸亥年
題所居日不隨室以見志懋德初視學江西立古院
諸名儒上之與諸生往復新難頗振本寒源於學
官進左參政改寧前道順太壽久領選士卒驕縱人

耿德文舉

懋德

苦之懋德與稱諸舉孝大義大壽敬悅遣二子受業
兵用錢穀而內監高起潛領崇街出鎮嚴制府自居
懋德貽書日職與貴監相見禮不兼會典體統要當
義起責貴監體不兼則為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
守今使職朝命是事而貴監等轉折紳士大夫默然
隨賢主則貴監等議議之風豈不兩
相成哉起潛無以難其言遂棄其職歸山東河南北
直失陷名城數十懋德率軍至時松山寧遠不下
甲者五十六日而八城悉無恙兵部叙功第一

臣惡不附已自計其至游微小吏皆進得降下得不
及懋德過臣附之解體矣先是因災變得應前事
懋德三上疏大抵言天下人才原足供一代之用天
下財賦原足養天下之人中原赤子原樂為良民不
樂為盜賊國家兵力原足消寇制邊只在得其人得
其道惟是上一念轉旋間耳某言儒者學術不明以

耿德文舉

懋德二

東帝笑日吾十餘年一銅帶轉懸馨香耳守懋德
解緩去進河南右布政會浙江山西巡撫缺內北
非援與不得而山西危疆予撫山西帝召見中左門
問致治之要懋德對以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
自察皇上欲反亂為治常從大學提綱挈領最稱易
簡帝稱善十五年春建節山西榜其門日願聞已過
求通民情而三立祠者故所建以祀兩宋諸大儒者
也即其地為講會禮聘儒賢主焉而立于城社以始
奇其勇之士九月京師戒嚴後天下兵入援懋德

太尉防龍圖固諸關本以內禦外時敵入內
若外禦內禦德率其標下兵策應萬山中於十五
日而關城已陷河南將寇秦晉德馳河上禦之而
秦督師孫傳庭十萬之衆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
榆林所屬下湯太原皆大震南自蒲蒲北迄保德延
袤千五百里惟恃一河爲界處處得渡德於是
上疏曰今日之失在賊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處處
無堅城也請發其衆并調眞保營與臣合兵伺可
背關一戰又請發京邑留首領連章告急皆不報
德兵無一卒晉寧武鎮臣則遇古亦以餽不赴調
德糧三千石卒往來拒賊河上一敵賊於大慶進
再敗之風陵渡三敗之吉都慶堡四閱月而賊自
榆林聲言寇太原德接御史汪宗友在太原惶怖
自度晉王降手書勸德德乃留二千人守平陽
汾州而自統千人赴太原衆軍出城迎他邑去
德指書寧武則遇古曰德德公忠義鼠竄偷生
必不爲然拒河怒力不支德遂賊長驅北犯公死
武以挽其北使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

歸其後庶得牽制以快復師集郡城此唯陽之理也
遇古慨然許之而不陽道將已下聞賊將渡河皆棄
城走三日賊不至德乃遣人降賊而平陽陷宗友
在道聞之以已之趣德德歸太原慮得罪乃露章劾
德德不授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以郅景昌代命綱
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退避不進賊急攻太原
或謂德德可循故事出境候代也德德曰我封疆臣
死封疆耳奈何藉口解任自便哉於是集衆歃血
於關壯終之廟誓以死守士民皆感激願同死
震野自成遣僞使持牌來誘降梟使者首竿之以令
衆而度都外要地悉燬以待賊果營其上夜募士
竊發賊賊無算自成亦幾殆益怒以兩薄親自
攻明日盡殲大賊拔樹揚沙石守者不能立城
德德猶率其下巷戰久之知力不支顧其中軍門
兵應時盛問三立祠何在麾下士欲劫之走德
聲大罵及祠出其懷中所故草遺就授贊班
而北向叩首曰臣力竭矣不敢不死報恩
以備神受知德德城破日殺其妾與幼子曰毋爲賊

歐陽文忠

懋德五

辱而身左右懋德且戰且入祠材官段可達亦下堂
去懋德曰汝非命官可無死他日收吾屍也可達泣
拜去懋德解袍帶自縊於東梁時盛脫鐵甲覆其肩
而氣絕時盛亦東向以弓弦自勒死而部下王永遇
十餘人皆同時自刎時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七日也
明日賊衛索文武官縛而至左布政趙建極不屈大
罵死之其標將惠光祚亦罵賊死其他斬於晉府之
端禮門者四十六人或指示懋德屍處賊戕而棄之
房子段可達求得之竊買棺槨葬南門外之東岡越
五年懋德子方炳方贊往扶柩歸常福王之立禮部
尚書顧錫嘯請表忠烈賜諡忠襄予祭葬建極以賜
盛附會馬士英修怨於錫嘯格贈賸不行至有謂死
節不足惜當問失守罪以媚士英者懋德故交陳龍
正聞山西圍急走書曰吾知公必死願得忠臣女爲
孫婦以幼女許之明年龍正不食八日死當太原失
守賊從保德渡者圍寧武三十日城破師臣周遇吉
死之踐風約也遇吉三韓人驍勇善戰初懋德効奪
燕定國以遇吉代之果官至大將軍妻蒙古人家僮

百餘皆其族縱火焚其舍路馬挽弓幸倖奴巷敗
從兵至未殺賊千餘人與盡壯士死家餘無一人降
者賊屠寧武城僞屍二十餘萬賊自渡河入晉攻而
破者惟太原寧武兩城自此長驅入三關皆重圍連
降不四十日京師陷

歐陽文忠

懋德

高士其誠人之無天道之極也知委懋德於家
獨不知無太原則無社稷設主柄臣以黨嫌故其
是井風之又生君子信讒彼鬼魅何足爲哉
不以能棄自便與焉吉則語死其中所擇片言
歐陽文忠
後知人惟能何又於遇吉不失尺寸也將幾可達
生死若能致節得人如此亦偉矣方懋德死時
世中朝誦謂以爲迂闊嗚呼迂闊者殆如是乎

御史陳公元倩傳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孤落日肝或不舉食然
好大言賦俗人亦莫能善喜交遊結客崇贖丙子舉
鄉試十六年除開封推官抗疏言時勢請召對不報
時閭賊蹂躪河南以是年入關踞秦中且出師窺晉
而中州八郡河北未經破傷諸掇使署晉府之委
河南不守而河南村落豪傑結土寨自固大牙其間
無所屈賊署偽官數十人填撫之人心不甚爲用潛
夫至封丘飛章上聞言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實

歐嚴文選

潛夫一

有累卵之危願請重兵守單懷過賊勿使下而身自
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郡之地疏上未及報會故將
軍陳永福身降賊子德爲巡撫麾下軍尉以其衆謀
縛巡按御史蘓京去變起倉卒人不知所爲潛夫曰
此獨德叛軍未盡變也乃募民兵千人張勞軍旗幟
鼓行而前請巡撫秦所式及鎮將許定國卜從善等
以兵會欲往指其衆設計禽德而巡撫業解任雖不
肯與二鎮將遂潰而南潛夫度德既西大賊日夕且
至力不能支奉周藩渡河封丘人涕泣程負從者千

餘家潛夫現舟輯濟之二日始畢時崇禎十七年正
月也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委迨一者策
驍將張汝潛夫乃獨身騎率二三吏士步行從傳呼
直造其營道一大驚拜跪稍如禮潛夫勉以忠義相
勞苦還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爲偏裨簪花絳衣選
行諸縣懸吏朝廷將也遠近山寨聞之以次爭降附
於是軍聲大振開郡城陷士卒皆縞素出師邀擊賊
將德於柳園大破之合圖賊敗走秦中氣方沮喪繼
河上下數百里豪傑爭來投誠六月得露布江南

歐嚴文選

潛夫二

王初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而自撫按鎮將以
下皆鼠竄去誰復知有封疆計者及見潛夫檄大奇
之廷諭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潛夫入
賀陛見倡議恢復之策大要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
萬人而齊魯汴豫尚按堵陛下誠分命藩鎮一軍出
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
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援
應則河南五郡可復五郡既復黃河爲回南進則楚
西於秦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亦江淮東安

渠因循玩廢而曰吾且樂之堂皇之內臣惡其流
未可憎也而相君方條列恩怨急覩遺剔玉聲金色
法書圖畫之真廣聞潛夫言第伴應之不爲理潛夫
心傷國計之不立門戶之不被社稷將亡而羣心口
賄急上疏爭之相君疾怒之凡所請兵餉乞隨征文
武官吏及聯絡戰守諸大計率不相應故將許定國
者棲雕陽城中殘卒千人劫掠自食潛夫謂定國儒
且叵測不可任廷議故留定國河干而以私親爲怨
撫事事牽制之定國自以宿將不得比諸大鎮懷缺

歐陽文選

潛夫三

望時與興平伯高傑部將相仇殺初四鎮跋扈不臣
及史可法視師激勵之稍感動而傑尤敬愛一
夫與傑相結傑益威奮願爲前行統兵而北要
與傑謂吾此行必且破潼關梟李賊之首收全
報天子潛夫謂傑公方出師而許鎮有二心議
不降之不可傑曰吾直折筆使之何害及至雕
國負弩矢郊迎盛宮館俸餉張延入城爲好會
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身輕騎赴會
諫不從既就館相與歃血盟盟已語潛夫吾且

營信封先生先爲芻糧計潛夫立起行是夕條陳
定國引壯士刺殺之傑兵既無主遂燔雕陽散入秦
郵湖中爲盜是自無復有言西伐者矣而是時相君
既與可法嫌聞傑死心利之北向酌酒賀而獨忌潛
夫持使節喜事別遣御史代潛夫潛夫適以憂去初
有婦童氏詣吏自言福王妃也久相失今聞王在金
陵爲天子吾亦欲南耳唐伯烈良佐禮送之南潛
夫之歸也至壽州見內侍設傳呼曰皇后來皇后
來官吏夾道伏謁潛夫亦朝之行宮而王方謂元妃

歐陽文選

潛夫四

既亡採淑女發塋大昏禮在旦夕童氏妄自言
之供相君喉臺諫交章劾潛夫以去國按臣扶妖
嫚朝廷又指雕陽之變爲孽起潛夫命金吾緹將
家逮繫下獄五月 王師下金陵潛夫間道歸航海
至會稽魯監國拜太僕寺少卿明年 王師下紹興
潛夫書絕命詞攜其妻孟氏及孟氏娣妾於潛夫者
也至小赭村之化龍橋拜母弟及諸親戚與辭訣
孟氏娣娣令先下度氣絕乃自沉時順治三年五月
三十日也年三十七弟麗明祚明晉明皆有志節從

之軍於是具柳棺殮之潛夫爲人駿快遇事嘆咄立斷個儻好持高節不知者詎爲誕妄不謂於天下事能有樹也其在汴時太史劉理順汴人也燕都陷理順死之潛夫爲建祠請蔭損百金贖其諸子祠里進士陸培嘗以意氣發難相攻潛夫至脫身僅免及培死潛夫上諸殉難姓氏於監國盛稱培之賢爲請蔭蔭其開達好義類如此

論曰潛夫一佐郡里吏當國破亡猶能聯絡所部豪杰成軍河上氣吞虓閭又結悍將之心而願爲之用

狀貌文舉

潛夫五

功雖無成然觀其倡議畫策向使與陶侃祖逖輩功名安在無尺寸効哉時運雖橫流而曰天未敢信也

督府僉書朱公後之傳

孫祖文

朱先字後之嘉興人先幼習儒書長奔走更習儒術初術及風角鳥占諸兵家言嘉靖間倭犯遼海是時承平久將士驕惰不知兵王帛子女咸予賊賊視中國將士僮嬰豎然倉猝計無所出兵使者辟先出擊敵浦倭生擒其首於是以兵千人隸先往來救援所至克捷胡宗憲總督諸軍事得便宜署封爵疏其忠勇冠軍軍中號爲朱前鋒三十二年與倭戰於松江那塔又戰於嘉興平湖嘉善海鹽大小數十戰屢追

賊獲末運

朱先

奔斬級兵部敘戰功署蕪州衛指揮使世襲遷福浙坐營都司倭率衆出海大戰於梅花竿塘諸江破倭船四十二艘沒幾盡復追搗其巢於蒜嶺楓亭山斬殺一千二百餘級奪回被擄男婦一千七百餘人倭自是震恐胆落望見朱將軍兵皆驚竄逃死邊海漸得休息兵部舉天下將先功狀第一幾大用矣未幾總督中江言就詔獄偏裨部曲畏禍莫敢近先慷慨辭官請護行北至獄解先亦歸居蕪州先是周浦紀功時先與上官左至是欲修卻而會圖按撫交

側及歸則疲瘁哀憤鬱鬱病猶倡義買薄田姑蘇以
卹順昌子然竟以死死之後果中賢士大夫及京輔
諸賢者咸高其行為傳述之

論曰朱先能將也其不忍誣舊帥寧身當之證足高
矣祖文以母故感順昌一言願以身報卒犯患難而
與相生死此豈出田叔孟舒下哉祖文紀北行日諸
悉瑣織殺事吳人梓而傳之讀其書無不酸鼻流涕
者宋文天祥南北指南錄備述時日明楊繼盛亦於
獄中作午譜順昌死卒遽不及譜而祖文補之噫又

取錄文選

朱先四

豈易得也耶

大行陸公鯤庭傳 附汪淵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父運昌負時名爲承豐令時以
軍餉預歛田賦積逋十萬運昌奏免之培姿容秀偉
絕倫尙氣決好一往讀書日夜不休嘗遊留都讀史
疆記月餘一夜覺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引長
爲文喜恢奇疊疊千言不竭登崇禎十三年進士未
授官里居兄弟皆知名士與同里友人爲文章
高會時稱西陵體客松江富人妾窺其妾來奔培叱
去卽夕放舟去之父卒培自客歸手拘額盡墳圻伏

取錄文選

陸培一

父棺下嚙其臂肉斷血淋漓與淚俱迸流左右皆悲
酸不能仰視福王立除行人明年江寧破先是奉使
祭淮濤遂歸入橫山桐塢嶺已主師至浙培誓必
死與母訣遇其友人陳廷會語以欲死狀廷會曰君
職行人無守土責無已國亡與亡未晚也培仰天太
息曰需者事賊吾豈忍續史苟活耶已乃痛哭曰嗟
乎陳君君臣之義無所異於君地之間長號以別
作絕命詩二章縊於家時順治二年閏六月初五日
也年二十九培未第時詣少保王謙嗣宿夢謙降階

迹之笑謂曰君臣之義當以氣結公其人也友人孝
康汪瀕諸生柴紹炳陳廷會應搗謙沈蘭先感培之
死皆隱居教授窮約以殁圻字麗京隱於醫奉母孝
母歿適粵爲僧後一旦亡走不知所之圻字梯霞著
書老焉汪瀕字魏美錢塘人攻諸子書爲文奇恣奧
衍與人落落性寡合時人呼曰汪冷崇禎間舉孝廉
甲申徙家人天台去石梁十里依玉溪居焉日治蔬
粉一升采黃精一握奉母尋還河渚嘗獨身提藥裹
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母思見瀕瀕問來定省然

歐巖文選

陸培二

家人往欲跡之卽不可得最後居寶石峯僧舍有貴
人登山來訪瀕從後山逸去卒不得見所居戶俱
閉無聲問隣僧疑其已死瀕固在也明年七月生辰
忽起曰可矣呼子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
而逝

游寧令林公子野傳

歐巖文選

林奎一

林奎字子野號恥齋侯官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
寧令奎以文章負盛名比至官澹靜簡木不務科指
下咸易之甫一月燕京信至金陵未立東南所在變
起邑鎮有大家驚奴乘間煽諸毒怨於諸大家者揭
竿起而已陰賜構兵其間通邑震恐狀聞然不敢謂
言奴奎得狀湯置不問徐降牒云旦日詣縣約所講
約比至則數千人擁而噪奎又湯不置可否衆愈益
易之謂令因摸稜耳安能處大事耶奴身在事外狎
遊而嬉居有頃名衆講約講未半卒密縛奴至庭下
庭下人皆大驚奎徐起問庭下人吾自下車廉此人
森狀罪當死衆謂若何咸應聲曰當死遂立令健卒
杖殺之合鎮大驚人人股栗奎從篋中出一紙曉通
衢元兇既除餘悉不問衆歡呼釋兵一邑按堵於是
威名大震奎惠愛人然持法嚴明有力者據之屹如
山岳是時江左雖苟安亂萌所在竊發而寧獨宴
如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肉食吏伺其乏啗以
金奎張兩手跡之曰若賸我十指骨相從何處受金

耶明年四月間、王師將至解綬去去之日城守衛
士挾令給餉二年環署而譚空冠帶坐堂上召譚者
曰吾此刻未出城門吾頭可斷吾法不可扞衆改請
季奎曰必得爲首治以法乃可衆乃推爲首三人
序責之始給餉三月籍庫藏上之府令吏民皆見事
畢出城去其威信服人至此民提筐擔甕以蕪菓茗
醴追泣送者百餘里不絕抵侯官會唐王稱制授吏
部郎唐王移駐江西而魯監國由海入閩教往從之
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失城池當死扈從鉅

歐農文選

林奎二

鍾州不能隨當死今不死貽父母羞乃直履負戈率
先戰死年四十二

史氏曰斯爲諸生時嘗以文章受知先生是時文習
亭以滌而先生獨適古皆深爲尚編其課士篇曰士
相見傳聞甚遠風格頓易與士子言必歸道德忠義
然先生狀貌若山澤癯言論風度于于然乃其所就
烈烈若此儒者學固有本末信哉

孝廉祝公開美傳

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間舉孝廉年弱冠篤志正
學書常自省其過輒入曲室面壁跪不起至流涕自
拭其律身嚴厲皆此類壬午上計諸會科臣熊開元
姜埰言事獲罪憲臣劉宗周疏救之上怒不測廷臣
無敢言淵戴儒冠慨然上書其略曰臣聞主理則臣
直是切直之言人臣所願効而難遇其主人君所樂
聞而下易得之下憲臣劉宗周慈直性成忠孝天授
皇上賜之罷斥臣不爲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願

歐農文選

祝淵一

直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爲澳忍宗周以迂執而斥繼
之者必懲之爲便捷澳忍便捷之徒安所不至夫平
日有犯顏敢諫之忠臨難始有伏節赴義之概士氣
卑靡至今極矣寇亂以來開門揖寇者有之視顏倫
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急遷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懲
爵祿怖生死脂韋蓄紉之一念爲之爾若宗周不惜
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言即不當陛下
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宮貳而宗周
亦罷歸先是淵固果職崇周至是乃從之學宗周

斥罷帝含怒未釋於是遣官校卽家逮淵究主使意
在宗周淵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歎息
流涕故事逮罪人以駕帖時票旨無駕帖例不合諸
生因疑之大譁亂挺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匿淵
曉以大義衆乃解散好義有氣力者爭投以金及援
救之贖淵歎曰使我以利死死有餘恨卽以利生生
蓋有餘銀荷一金之節一言之援非利乎吾知有義
而已悉凡之既就道諸校畏其義惟周易莊子及先
人小像一頓巾巾正月入詔獄卽以拘掠備至淵抗

耿叢文選

祝淵二

言曰男兒死耳安有身上書受指他人者二月京師
聞急放公四淵得出已城門太常同里吳麟從死之
方死語其家曰待祝孝康來淵至相與語麟斂乃死
淵裂所囚余二三丈飲之飯含醢祭之儀雖處變亂
一如禮朝宿極側者旬日間關防食持其喪歸會福
王立淵詣金度請寬前獄不肯復抗疏誅奸賊糾言
見之大驚伴諾曰上幸聽不上官是時淵義甚高名
震天下一時賢士大夫待其之禮一識其面以爲榮
而宗周復出爲憲臣淵猶所事日積風動之奉身引

退明年閏六月淵不食死于家越二日山陰劉宗周
亦絕粒死

史氏曰士君子願立名節然非堅議毅力其冒險不
撓難已方淵之疏救宗周歸乃從學宗周遂絕謝曰
前日之舉得無小過淵請曰何哉宗周曰意氣乎聲
名乎淵慨然請益自是學日進嗟乎意氣聲名之偶
其病中于人心可以無辨乎

耿叢文選

祝淵三

叔氏漳浦令聞大公傳

叔名兆昌字聞大號天目少爲文嗜奇慕古與同里查繼佐伊璜徐林宗邈思林祥止仲兄弟相勵切以脫落柔夢力追清實爲尚尤愛好臨川湯若士謨著卧吟而餐燈焉伊璜邈思風寄放達流俗以爲惟而叔剛簡孤特意所不可終日不通色笑以是皆不諧物文亦以高格多斥落不遇益驤激無所容伊璜一日亡去匿五湖朝霧間旋欲求三神山有寒裳濡足之想叔騎驢逆之丹陽道上說以非孝子相與還黎

歐陽文選

漳浦

博庵先生來觀學科叔老非常歡賞技通浙第一且指拂談讌無虛日因與江右劉士雲諸君子遊恨相見晚是年閏校以擬元落副榜名大振鐫清雪堂三十莖問世上林珍若異書傳誦備江左是時吳越七郡聲交翔治主者爲東林先生其書曰復社品題峻嚴非第一流不得與叔數見推重伊璜亦登賢書有名時號海昌查沈叔論文以言情爲宗以淡折縹緲爲工論人尚耿介蕭散而嫌世法爲士如仇噉名客爭附之都謝絕不許崇禎丙子拉邈思止仲孫璘協

招丁斌子羽及從子珩讀書湖山錄其文曰湖山曉集按康樂詩緒友使心曉心曉略形跡片而并之贈四方曠議者是秋舉鄉書明年讀書從子珩之是結梓其作曰慧居兩生有樂於魯兩生之義意若於交遊中見所寓焉雲間陳子龍附子嘗報書曰天下方有事我輩非隱身漁獵則致命軍旅叔讀之慨然傷懷者久之仁相陳潛夫无倚嘉興陳恂子木粟鵲盛端明諸君子雅負氣節與叔期許密切懷托甚遠庚辰成進士上年授漳浦令八閩士大夫喜得名宰遠

歐陽文選

漳浦

近爭來投謁叔往往以簡傲失士大夫心而黃石齋先生予杖歸里講學於漳雅重叔叔則北面事之每事必諮焉閩帥鄭芝龍以叛發陽附朝廷乘國家喪亂賜張殿恩諸大吏皆滿伏款請憫憫林息軍中一廝養卒卿命諸節鎮戢門驢丙夜立傳數疑入上坐膝席而承其風惟恐不及右齋先生每與叔言之長指福王甲申芝龍遣鄭將持檄徵餉來漳驕馬直入堂下氣張甚叔罵曰若一叛帥帳中兒目不識沈令君天下男子敢侮侮朝廷三天地耶擲其

者還報芝龍大怒立發部卒千餘人縱掠於漳而謂
大吏漳浦令養冠不能討法當糾大吏立飛章劾龍
叔曰去固吾志芝龍殆厚我哉及歸里爲乙酉丙戌
開築室於郊園顏其堂曰老圃以見志時藥種蔬讀
書其中身烏帽寬衣時曳杖田廬間徘徊往來人莫
窺其意間故人過世者相過從相與搔首歎歎墮齒
憤之詩悽惻動人中間聞石齋卧子元倩諸先生先
後以節死則嗚咽自傷意不忍獨久視人間已亥卒
年五十五叔晚歲好讀唐宋人書及方外釋乘醫藥

耿巖文選

漳浦三

種樹家言當有感屬賦大率類唐宋喪亡其時賢者
悲時悼志托恨寄懷之作如秋蟲之吟山鬼之泣篇
什雖不多有風騷之遺響焉物之後亭館泉石一時
俱盡而遺編散亡與其人同零落山丘而已痛哉

耿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耶子著

狀表祭文

上兩臺請特祀故大司馬孟津李僖平公原任

浙江督學道學政事寔狀

故大司馬李僖平公諱際期號庚生河南孟津人庚
辰進士順治丙戌來督學於浙視事三載閱兩制科
一歲校中間試明經數等所以惠教浙士子天下知
不知皆師法公爲莫及

耿巖文選

狀表一

世祖朝以諸道學使者無若公賢考陸與等自右叅議
不五年晉大司馬卒於邸公立朝經國之業載在國
書不具述惟是公學政所大造於浙珩嘗以受知獨
事公久親聲咳稔本未敢一陳之往者浙士波流汨
靡恒厭譁經競綺縠公至則鳴生徒首眎之稱謂士
不知尊經祖豆何爲爾荷學悖經文離道吾闕之恐
後尚闕然登斯堂哉於是惟說淫習不得逞顧所得
才皆振奇有謂奇則累經公笑曰士安得病奇六經
而下差有狂簡餘子岑寂不稱快意奇以衛道非以

昨道奈何欲令庸師宿生張勸聖書平比坊士一編
出乎謂爲此千年前漆簡中物公始來湖士方伏雪
霰雷雹下轅固伏生輩驚懼竄匿田間不出乘憲者
議以法震之出不者族收之公抗顏力爭謂若提攜
懼不至何震爲且吾道在士士氣強猶懼不勝道種
盡道滅吾忍以官易道接於是議遂寢徐出孔孟程
朱於兵火百奸餘士稍稍抱經從山谷出有若招數
萬孤子真慈母懷浙人之謹曰士類不空實有李公
仰公持身肅以括印貴勢所挾清峻不受於時世

耿巖文選

狀表二

者張甚所請一不行共啣之乘公出羣辱公於萬人
市梓其前騶引公出車批公頰而抽其虎皮茵以去
公乃徒步詣節府庭解印綬求去博士弟子萬餘人
伏轅門號慟以三晝夜曰公去浙士安有類乎節府
固慰留乃得不去然公終不爲奪獨行已志自若也
拜於廟側其官周垣祀堂序欽屯收擾擾牛羊外來
則悲曰浙安得轅固伏生母走田闢哉卽不能令聖
賢古先生爭此一詔宮於是以前痛哭爭屯牧者感其
誠母敢犯爰出俸錢新之士至且喜且泣曰聖賢

先生猶然在哉諸郡邑忠賢先廟碑碣之墮壞靡勿
損廩供修明之然奉已恒儉一粥一紬食具鮓菜而
口竊聞之道不能勝時時亦不能勝道凡公所爲非
乘時而爲顧勝時而爲焉非他學使者能及考周禮
大司樂曰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以爲樂祖祭於
瞽宗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國故云
者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
先師元許衡嘗爲祭酒明薛瑄嘗督學齊魯議者皆
以爲道德名臣能尊師道作人材爲一代倡皆得於

耿巖文選

狀表三

當代從祀孔廟以合於瞽宗國故之義况公之倡於
代以衛道而育士有衡與瑄之所難爲者其從祀大
典關禮官奏白用埃論定今

上康熙十一年詔郡國修葺志書崇祀在位先賢以光
紀乘宜協輿評稱功德若祀公於各宦祠僅慨然衆
列不足以配公顯績爰修請援國故瞽宗之義設特
祀以彰殊典著爲例謹狀

中憲大夫刑掌科螺浮張公墓表

刑掌科螺浮張公名惟赤海鹽人原名恒字君常贈
中憲孝廉符九先生之仲子幼瑰奇出人先生築大
白居東海上授生徒簞笈雲集公屈服其同學生比
長名益駁駁起讀書交遊工詩頗跌宕自豪先生物
家聲不衰邑有公正節槩之舉必推公主議即諸道
使者以時按部海上咸諮度延納或薦紳通顯治共
張市牛酒所不能致獨枉車騎就公信宿相得甚驩
丙戌貢京師是時海內才俊生鱗次漸集然氣奄奄

耿震文選

墓表一

不振公則以文章品槩相傾動諸貴人願交恐後公
時出案中裝召客高會間與才俊生相要東爲然諾
于是士氣蒸蒸上矣以茂才廷試當絳縣印綬公愴
然曰吾先孝廉不及冠進賢建屬續猶喋齟恨而耶
屬之藐孤吾何忍忘而遽見獵喜動色哉遂弃繯歸
四方稱其字猶曰君常君常云午未間乃更今名號
螺浮遂中甲乙之科補尚書郎改授給事中當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銳意嚮諫臣公知無不言每上封事必
溫綸褒予敕諸司力行之及

皇上未親政廷臣莫敢請公獨倡言之未幾以年例外除

荆南道治行冠諸道使者不牛載載缺以歸稍稍出
俸錢就大白居之西偏穿池壘石設亭榭植竹梧蒔
花草與賓從故人笑傲吟詠其中無復用世意御史
季公振宜上言故給事中赤敢言有大節其識畧宜
在朝廷弁之野當爲人才惜

上是之還公諫職公益矢心報國補刑垣再轉工垣言

有裨國體若請 御經筵及停園占給草廩夫諸疏

尤關切政本天下重其風采丙辰冬卒於邸第中外

耿震文選

墓表二

有識相弔云公性個儻易直中無岸谷而外近於翹
見所不可輒面批折人然推心置人人亦不怨與知
交周旋燕語稊詠噤及其天性徑露懷惻動人視所
疾苦若已受區區扶挽過於人之自謀季世士大夫
居里中惟利是視捐弃大體以利來者雖與臺廨養
之惜不惜與之比靡而或其氣類聯屬一旦小忿稍
小利欲輒露斷相狠公每詫恨之毅然持風槩散古
處而又遑遑散困稟賑饑給耜修學宮濬城渠建營
舍諸不勝載兩臺間採其事上聞所著有入告三編

涉園詩集主政君肸之扶喪歸而壅於海鹽之西郊
再葬海寧沈珩史館假歸往哭于公之墓主政君泣
謂珩曰先君子交天下賢豪顧自煥髮歷顯職更難
合如吾子無幾則是先君子出處大節而外其潛行
逸轍與肝脾間之隱非吾子勿微會子固不云乎文
之有傳全與史類先君子而藉傳以待乎史責在吾
子因不敢辭而索款以悲也曰嗟乎今天下士大夫
所不足者非氣也耶子瞻論人貴在不可名之氣吾
於給諫亦云今士大夫所尚者深文厚貌僂僂踣步

耿巖文選

墓表三

謂之敦重言帖囁不出口遇事首鼠謂之老成慎愷
諭訛設機張罟以待事之來謂之智略人謂其中殆
不可知吾特謂其氣不足以自持故頽敗顛陷以至
此也而且曰彼徑直爽愷之不足以禦物也嗚呼其
然乎於以求不可名之氣如給諫者又安得哉又安
得哉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芥園鄭公墓表

公名蘊弘字雨隨號芥園桐鄉人以壬辰進士歷推
官擢中書舍人卒於邸第丁巳秋予去京師公病瘳
創甚時年六十矣予手公曰曷姑告歸乎公寢而頷
之曰有待也戊午夏六月予復抵京而公捐館舍垂
兩月矣其嗣景濂以公之機旋歸里而窆也請予表
其墓公配朱孺人爲予舅氏君重朱公元女君重公
名門長者儒也嘗喜謂予曰婿類我公廉靜樸木讀
書好經術通大義平常語肺腑而談經疏落文即辨

耿巖文選

鄭公一

難無所屈與人煦煦而義所不可即屹立家食貧能
茹苦而厚其天性骨肉里姻交遊卽力無所憾予夙
敬憚之居贈公喪骨立其奉養大母沈母氏金及撫
弟妹弱稚歲饑餓食親蒔藥灌畦供饋饘甚歡及授
寶慶推官也兩太君不能從公每恚曰此何若蒔藥
灌畦供色笑時而乃爲科名檢梓我時荆湖南削平
寶慶外患寇內苦兵視一書生若綴旒而公以廉介
能摘伏寶慶人乃傳其風反火滅一事以爲異公之
誠固有通於神者與未幾調辰州再攝常德辰尤

殫民不保其命而公悉心慰撫清荒熟酌夫馬至
衣馬以活其災而飢者清舉効以肅軍政之廢者以
故辰慶戴公均焉而其攝常德也亦如之茹荼戴星
者五寒暑以高第擢中書科舍人挈朱孺人歸省單
舫雙屐登堂拜兩太君裴裴惟襍書兩摺故衣數四
褶而已官中書以誼誤落藉尋還職再奉 命賁
山左皆不及期而反或少止之則曰奉使而淹留與
望母乃以皇華止乎此苦病奔哭 孝昭皇后喪遂
劇以死公生之讀書祇行在官有風槩使其以節者
耿巖文選 鄭公一

之効展布中外得行其志豈不大遠於世之浮淺無
根底爲買而鬻者而所就竟止於是公昨語予曰有
待焉安得無意乎而竟已矣雖然彼買鬻而都通顯
有道者羞稱之較公所自得又孰多乎哉

夏久山先生墓表

故明改順間江右以文理誼府嘉聲名甲天下所推
高者章大力朱遂初萬茂先劉士雲諸君子與海內
卿主齊盟而夏久山先生與焉先生名惟徵字玄成
別字久山早惠強記文若涌泉兼工詩與名士唱酬
興酣落筆欲飛試輒輒高等獨踰踰塲屋應賓與者十
有七嘗作感遇詩三十章音節激昂悲壯中間貢入
六館會舍選或勸受官不肯就比年七十有七猶騎
驢赴試北關時先生子以鋒成進士長跪請止則曰

耿巖文選

墓表一

一第豈榮我要使積學晚遇之士有所恃以自壯爲
士林長氣耳八十復就道馬驟作悼遇之賦乙卯江
西用兵停秋試公頓足呼曰天又厄我三年平時八
十三矣丁巳以鋒官京師先生寓書言老人當北來
乘此應戊午秋事于是迎養之志始決距午之秋病
且棘以鋒精暢經脉應

召入侍內庭歸診視脉變怪問故左右述公間語長孫
然謙我腹藁作中州撰呈三篇似不多讓入夏子太
高乃知變脉之由而公已不復起矣易贊時無陽

惟以讀書未一第爲恨尋舌彊微有聲猶若追叙生平撰述某年某部某年某部云云者嗟乎傷哉士君子逢不逢之間逢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命也然珠沉驥老心折骨摧甚且謂人生不得行冒懷雖壽百歲猶爲灰故憤遇之詩曰夫置復夫置情如刀劍傷悲哉乎其爲心也顧年餘履順壯心亦足以消矣未有如先生之既得於其子而齒且久齟也乃志終不少貸迄燼滅漸絕所恨恨者惟此斯其堅性毅力豈可及哉而抑足爲賦士不遇者欬歔涕洟而重

耿棧文選

墓表二

增之慨也生平論學舉象山宇宙卽吾心二語真知力行不務浮誇嘗曰士以氣識爲先知希我貴若號爲文人名人無足觀矣西江之學自象山提唱宗風而詆之者曰禪考亭深相敬畏然象山之死率門人詣佛寺爲位哭之蓋斥爲禪學也近代吳徵君復闢心學而念庵整庵則歸於踐履篤實西江之學於是內外兼備公能該貫知行爲先正功臣奚愧哉

張太君墓表

年友給諫張君以太夫人賴祠太先生之寤於當湖之陽先川寓書海昌沈珩曰非子傳勿悉先妣隱願幸許珩技涕曰傳曷勝任哉雖然珩少登堂拜母習太夫人德稔且太夫人疾革京邸珩館焉所繇承聽若殫傳安敢辭傳曰給諫張君母太夫人顧其先自吳名家山陰侯雍豫章太守卽散騎常侍榮廷尉協迄明府詠令鹽亭官民惠愛之遂家鹽世有令裔太夫人婉淑莊和迨歸太先生太先生早貧力學志耿棧文集

張傳一

量注洋磊柯勿問生產太夫人親操作供具承歡者精隨佐讀膏脂罔勿自指搢紳近稱太夫人賢且孝云太先生因肆厥學魁賢書萬曆間海內稱理學宗士登笈雲集築大白居東海上受生徒太夫人手執爨給同舍生館廩且誠貧者覲勿用篋太先生十數上公車嘗擊鉢墮壺太夫人憊且勞曰今朝廷顯貴人孰與孝廉高名者幾幾與世浮沉而取尊榮後世謂大白是孝廉志潔修君

不能爲桓少君哉且不聞木在身必在後耶君子曰

美哉能遺榮匡德也古名媛矣太夫人生文學君夫
給諫君文學君靜晦易良給諫君自燥髮側儻如龍
泉太阿乍出匣煜煜莫敢瞞盼太夫人益慰勞太先
生曰公生平潔修友教天下食報者非以若耶公安
快快不足耶太夫人年五十七而太先生捐賓客太
夫人愈修行惇訓給諫君日騰聲江左自鉅公達賓
翰卿吟客履錯戶沈疴遊特稔焉則太夫人爲給諫
言此人卽孤貧泥淖中才得非世之干將汝亟勿失
此人哉等給諫以茂才貢上雍珩與勸駕同錫舍同

耿巖文集

卷一

佗條羈窮盡同甲午之役春新假旋將母給諫騎驢
送之古薊門執手淚簌簌下曰赤獨不念白頭老人
哉奈何徒陟叱瞻望勿及也然給諫策名上春官以
高第補尚書郎歸而稱太夫人七十觴太夫人受三
爵輒然意曰吾昔慰而先孝廉母賞志憾固知有此
日矣當是時斯則淚簌簌手給諫曰小人有母奈何
蓬髮練裙獨知昨也太夫人諫約儉靜愈益加已而
給諫膺 特眷擢省員迎養太夫人耶第則日誠給
諫曰汝何以報塞爲哉第令臘肉食者流朱輪多載

怒切之馬卽呢嘗而絮櫬不爲國家引是非爭大體
忘而先孝廉骭髀於經術後世謂大白先生子何給
諫受教凡所建言罔敢爲民直者直之罔敢爲國
伸者伸之

世祖嘗乙夜讀所上章驚起語侍臣曰是豈靡靡罔經
術指授者哉悉溫綸下郡國敕行之太夫人益驟然
喜今而後而先孝廉真不憾齊志歿也歲庚子月中
鞋實上潯六日爲設輓辰給諫預謀觴太夫人八十
者于旋間戶簪纓溢堂太夫人遽嗚咽悲曰老人昔

耿巖文集

張傳三

而先孝廉二十三年卽不忍獨受太夫人觴而先孝
廉獨一杯羹且老人何事不足下報而先孝廉恨一
旦溘朝露不而以先孝廉寢而以耶第也聞者皆悲
不自勝尋遘疾卒於耶時年七十九沈疴曰古稱婦
德婦行淑慎間有禍命或普焉若膺榮錫年報善罕
臻太夫人兼之難矣抑太先生暨給諫君今名不相
繼赫赫太夫人前昭後光又曷至此哉紀稱樂羊王
霸咸以賢淑克相厥德樹嘉聲而承繩勿顯劉惔陶
侃之母母續燦矣而仇儻鼎彰太夫人於此數家

所得孰多焉然給諫嘗爲人語太夫人茹蔬素却純綺曾不得繡俸錢供甘膳以爲恨抑聞太夫人之就邸養及疾也每南望不憚曰吾冀見思故鄉夫以給諫之榮親者備太夫人之草屨者全心猶以爲未慊嗟哉可感已可感已

祭高陽夫子文

夫子之臣德在

朝廷相業在天下表帥培養在百寮愛育成就在門弟子學術文章在撰作皆足以不泯滅於千世而斷其生年之有盡一旦如瞽史之異轍景黔黎之慘類嗚呼不能以少挽耶嗚呼哀哉珩受業夫子之門其爲漢志模倣最無足比數夫子所提誨其不及而哀憐其阨窮蓋靡有毫髮之遺焉二十年來珩大抵間歲一走長安輒抱其所爲文詞以質左右夫子嘗呼謂之曰今文率規模八家類竊其形似故愈似愈遠而子之文獨有風采骨力克自樹立吾故愛之及心遠堂詩就梓令門下士以序言綴於編纔三四人珩竊與焉夫子殆以小子珩可與於斯文也夫子歿小子安所從質其業而揚其光哉戊午 詔公卿庶官舉天下文學之臣夫子首列八人以進而及於珩及授官史職辛酉典京闕試事竣入謁夫子知清論協從視珩而色喜曰子能如是良不負予知矣冬雪至雨平諸詞臣以撰述揚功德四十餘章咸抱其冊恭

內朝院長陳說巖先生以次攬珩冊拱手曰昨見高陽夫子極稱君作珩始知夫子所許與先是未知也以此信珩平日苟寸長自見夫子所以顧其幽而張其稱無勿之至大率類然嗚呼珩何以得此於夫子哉而今已矣壬戌六月珩得疾 朝門沉迷邸舍勢甚篤夫子慰問之使不絕及 予假出都復賜藥物資道里珩輿疾出薊門引首西望涕泗交頤念夫馬之軀一旦露零從此不復戀 闕庭繞門牆而豈悟山頽木摧顧先騎箕尾以徂翔玉京乎哉冬十月

耿巖文選

祭高二

一日丙午珩泊寶應夢夫子示之信委折詳譁甚異寤以詩紀之其略云寶應中宵夢書來自京國封題墨兩函相公親翰墨又云忽有一奇果端好手中得僮奴爲予告相國園松實約略叙次所夢云歸里後常見夫子於夢爲祥與惟殆不一而孰之遂徵夫子嘗欲令珩編次其文成集稿未果珩亦辦職淺未暇及今不知屬之誰手嗚呼哀哉告者門下士聚哭帷下或廬其墓或棄官持纓終服至于禁令不顧或千里隻身拜墓門珩既病伏偏陋衰老不能

適里而僅設位哭於寢僅以空文上告於靈筵情如之何哀哉

耿巖文選

祭高三

公祭王敬茂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歿也在朝之公卿大夫咸都鄙設位而哭曰先生國之棟幹人之架鑊行足以率朝列之歸章言足以誥國家之典故數十年來縉紳名輩接轡莫不望後塵以爲步今一旦而文獻零於朝露矣其所嘗執經受業及儒冠韋布之士則喑嗚涕洟而擗泣曰先生高而下交貴而急士有馬鄭之學而不立異同有許郭之識而不置臧否從遊之士莫不翬載以歸而無憂乎佻倪而儉鄙今則悵悵焉而望其門

耿巖文選

公祭一

與其里矣嗚呼人之於先生之歿也如是是可以知先生矣近代以來學術全起戶立黨義揚波獵華跡駁支裂炙輶無涯借耳備目其書滿家先生正之以經術衷之以六藝譬彼滅裂者特草莽苟竊之雄而先生推大雅宗傳之系於是敦榛足以勵俗公忠足以服世自筮仕而躋華要造成均之士並講筵之班用天下之才持朝廷之法議邦國之體大抵扶枵防維標準司契清靜以爲緯畫公方以爲獻替而當是時元公已絕武而起矣將見太傅在前少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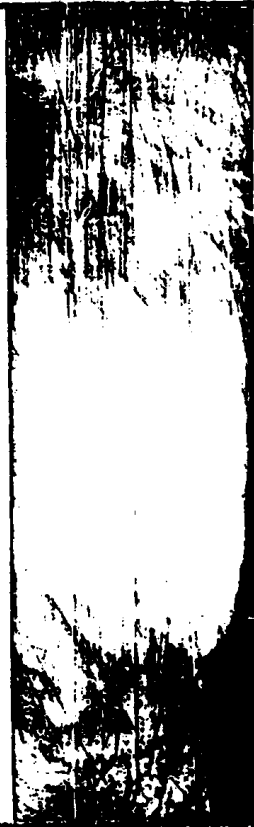
雍容步武于殿陛然先生謂權利之不可驟其難進也如素其勇退也如決隄翩然乎丘壑杖屨翔寥廓擊虹霓嗚呼先生於是乎不可幾矣某等得先生爲之師則日進而誡之曰爾母以爲官閒而荒於嬉忘於習爾母以爲寵近而比於驕勿強於立某等汲其隱密謹受教期罔隄越以勉所不及今過其位皆思其警咳而烏能不涕泣霑霑而下淚風塵颺而如葉也方元公之日制器乎世要庭訓無異諸弟子而及其爲大司馬也則又誡之曰爾母以樽俎爲易以匕箸爲重母食於功母炫於奇勿以瘠爲養勿以馘爲貽司馬謹受教於是戡亂之略及先生之身而削平邊陲以佐

耿巖文選

公祭二

天子弘文之治先生歿而無憾其當在斯乎稽之於古朝有趨車之勸輟祭之軫里有息春之悲罷肆之慙今昔同情豈不於此乎準哉嗚呼先生不可作矣特其爲清德令音書簡冊流傳記現現古今也生平所編次撰述得失之林著作之府傳之後如一日也其所玩好圖書琴劍鼎彝篆籀繡畫之屬染香蒙

氣澤煜煜其如積也亭館竹梧有晏然長焉之崔五
色彩然之魚陰黝慘悽乎曲臺寒沼之墟也而先生
竟不可作矣



耿巖文選

公祭三

祭亡友孫協招文

痛哉君之云亡人謂君壽我不謂爾壽壽勿祐其德
侂僚百窮咸奏君貌魁腹胡焦以瘦君懷省曠胡促
以督百歲猶天古人所疾中庭白楊蒙蔚長豈壯志
陸沉吁嗟我友君昔盛才摧腕翰飛氣若雲湧召若
霞緋載記綜博討斯密微早事登遊月旦煜輝既乃
藏名泥俗先幾冥冥默然土木同歸學問之氣隱盎
光威旁邇方數辨形審機君風遠量冲漠恬讓外晦
內則縝心返暢和而能介砥骨龍體義利之交刃截

耿巖文選

祭三

燭亮執菹率先德門井尚見大敵勇圖寧主德剛方
克孝人倫景向形忌勿恤率以身喪君昔先嗚呼
君之文章學術開過乎彭君之志慮節槩抑過乎楊
惟彰與揚人得共知而聞之與抑非予孰詳蓋予知
君過君知予君胡棄予而迷空茫荒忽之鄉予方總
角君來同學同舍之中獨辭醜醜辱家漳浦先叔聞
今徐則有遠安也及羽徐林宗想思林幹心曉相樂
思風縹緲期尚卓犖湖山漫移關兆落蘇六子先為
和集一初移周淪落落匪履醉乎其醉君更濯潔利

最早世露溢電流漳浦中隕華星山丘麗馬之聚雙
痛南州惟君及予相將白頭予兄君門提解綢繆予
衰已甚君力尙優對餐予劣並路君道方謂君年暮
子溢浮迄歲云昨委頽勿振稿客弛筋中黃之疾後
劇凋前前差殆僅力疾負土泣血失信奪幘抱壁方
韓比蘭揮劍據圖不懸不震折肱敬骨而問所存此
管先心力并盡漸滅灰燼痛哉予實陋庸老尚馳驅
空窮其身友道荒蕪身之不恤曷爲君圖沫之不潤
焉爲君濡君方撤藥物予適君方屬續則贈予辜
取巖文選
祭十二

遺言勿聞欽惜勿趁空言碩交易用夫夫悲與愧并
幽明豈誣予也冥頑孰肯好我惟二三子或右或左
凋零僅存奪我碩果我有疑義孰相印可我有謬迷
孰正僻頗我憂跛側孰匡破破我懷曲隱孰宣炙輶
接軫比肩茫茫孰寄痛哉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而莫沈公暨元配朱太孺人

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戶部尙書保和殿大

學士加三級奉

勅總裁

實錄

聖訓監修明史前太子太保工部尙書東閣內弘文院

大學士內翰林秘書院學士加二級

墓誌銘

經筵日講官

聖訓順治大訓通鑑全書副總裁管理

誥勅戊戌甲辰丙辰會試主考乙未等科文武

殿試讀卷教習庶吉士丁亥會試同考國史院侍講學

士奉坊中允兼編修檢討國史院庶吉士高陽李

爵頓首拜撰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前翰林院侍讀學

士加詹事府詹事充

日講官

起居注前內弘文院侍讀庚戌科充文武

殿試執事官內秘書院修撰管理

肅勅已酉科典試山東正主考年春姪嚴我斯頓首拜

書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前順天府府尹通

政使司右通政太僕寺少卿戊午科江南正主考

掌河南京畿道事加二級侍

墓誌銘

經筵掌浙江山西等道事巡按山西督理河東鹽政轄

陝西河南等處地方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內

弘文院庶吉士年春姪熊一瀟頓首拜篆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編脩沈君請假南還瀕行具書

來告以其母太孺人猶居沈士將啟贈公之殯官而

合塋焉且曰

珩

三歲失怙其撫

珩

而成立之訓

珩而

造就之惟先妣朱太孺人是賴運念先考則編修公

以癸巳冬塋於漣漣荒畧不能成禮夢我之痛畢世

以之敢列狀請銘余惟義者甲辰之役得沈子於禮
闈擢冠多士迨已未春

御試博學宏詞沈子復膺上選遂讀書中秘以編脩充

纂脩明史官辛酉典順天鄉試稱得人爲人恬退介

持與古爲徒不唯取重當世而傳經之教獨由母氏

其事不可不傳因摭其狀而誌之按狀公

諱

兆廣字

而莫一字僧彌浙江海寧人自宋建炎初樞密公

與求以冠錚南遷始居臨安再傳千四公遷於海寧

墓誌銘

三

之盟倉又數傳瀛海公

諱

良兄弟曰人皆有隱德又

數傳至見庭公

諱

達以文學知名慷慨好義每指困

散教以贈其族復捐千金歸置科之灶課里人德而

祠之曰報恩年九十乃終贈公之祖父也贈公之父

爲靈輝公

諱

瑞徵負曠世才詩文書法爲世模楷築

室曰慧居讀書其中年三十六瘡志而没人成惜之

贈公方九歲即通春秋沈研三傳學皆有成述事乃

祖更相爲命比見庭公及公已病劇以哀毀增痛年

二十五早世未究厥志故事狀罕有傳者此沈子以終身不識父而爲痛尤以生平彷彿未能悉記而詳述之爲媿且憾也當是時沈氏再世夭折閔函頻仍其緒不絕如縷所以去危卽安保世滋太者實朱太孺人以一身維繫之方其族人之構訟也人皆謂見庭公以瞻族號義問乃有反恩爲仇者當共起殛之而太孺人以禮自處待之怡然時編脩君方九歲使自直於理其事遽釋未幾族人皆敬信慙服太孺人

集誌銘

四

嫺睦之化足以感人者如此贈公之歿也祖母楊太君猶在太孺人曲爲奉養滫瀡枕簟必躬必親太君安之每自喜有子孫之樂太孺人之孝卽贈公之孝也太孺人之父文學公早卒母鍾夫人以婦行稱家既中微喪之暴露於中野者數十載編脩君祇奉母命爲營塋之編脩君之孝實太孺人之孝也太孺人獨持門戶者凡四十九年先嗜滋殖延師以訓其子有顏氏南母之風其垂訓也曰名以招尤名以損福

原缺

海寧沈珩昭子著

序

十三經歷代名文鈔序

十三經歷代名文鈔序

按初本有訂正句字說見九言答問

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大用其見於經已微之儀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矣道統卽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誠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禮經雅頌之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岐執焉周道缺微異焉其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子雅言詩書執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丘明傳春秋史法會參傳大學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秋經法數傳之間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遺經於殘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卽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經而分數家說滋繁而義滋裂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千餘年經術蕭然謝絕其間特起之士知稱述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

散而道統亦散矣宋室大儒職代拔興淵源相承以聖人之心於孔子脩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滋蔓其間如六經注脚六籍無書即心是經之

也故有定者紛榮其新奇而爭炫之蓋未知所底也
經以敦勵天下使學統歸乎一是竊觀
自古聖功王事義備於經經義之傳著於文辭後世
之文亦以義之文辭所為支流餘裔也自傳註

歐文文鈔

二集

鈔序二

經語而外以篇章說經有儒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儒
林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足以發揚志義而
三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理致知而
運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理學之
文所謂其統歸乎一是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並見
焉抑或其人其文則居於理學也而其言出入
離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
以不嚴而論文則不得不寬何則惟嚴而後統
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聖人之

然其心也而道統也詩貴正而兼變也書貴
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嘗有
損哉惟復姤之必謹而後知乾坤之義為深遠也變
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可不正也亂之侵治而後知
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憚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
歸乎予也此聖人憂天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
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入合離其說畢陳乎前而後
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
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

歐文文鈔

二集

鈔序三

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
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凡造化之所以細細變蕃王
道之所以崇教興法天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
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
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得失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
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理而教天下之大用聖功王
事詎有不備於此而徒以資經生之佔畢已哉且
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所誦習以應制舉不
章句帖括之間未嘗窺見古人宏深浩博之

其源流得是編以開明之則始進之學既繼本原於
以備顧問而贊大猷雖大猷將使經術弘備而治政
休明不無小補

歐陽文忠

卷四

馬見五郡伯初度序

浙東西方千餘里綰郡章而治者十有一杭居首焉
郡伯之爲治仁廉而英決足以孚乎其上而誠乎其
下則十州之守若令皆有所做法典起率屬以砥乃
績而杭之民所謳吟愛戴其風足以流播乎十州而
爲之勸是故杭郡伯之重所治者一州而所風勵表
式者十一州使一州之人私相告語曰我郡伯庶幾
壽考樂康爲公爲卿長利澤我歟十一州之人亦私
相告語曰杭郡伯庶幾壽考樂康爲公爲卿長利澤

歐陽文忠

馬見

我歟此其事按唐宋以來綰郡章而治者志牒所紀
史冊所書以及父老所傳說曰某利某公所創而興
者也某害某公所薙而除者也甚且某水某隄某亭
某橋某井某公所營度而成游泳而喜者也至今闢
述不衰則是某公某公者其壽考或數十世或千百
世而靡所紀極是非獨私某公某公也民自私其所
利澤日月私其長臨照乎我風雷私其長靖肅乎我
山川嶽瀆私其長出雲雨以沾灑乎我而在今日則
杭之人與十一州之人咸私我郡伯綬德馬公一口

無異公始來惻杭之民半折而入於甕盎而姦人之
蔽以逞者莫止也爲之厲乃禁勁乃持與建節而撫
者協厥心則爲之剖其質劑代其通責甕盎者莫敢
譁杭於是乎有民杭九邑所患苦猾而強食者市而
左右望者調詞踴訟者伏荏苒而頓越人者次第爬
敷之九邑漕者三故所蝨蝕於漕莫可詰自公之勤
傷也而量衡平蠲蠲靜繭絲絕力田稅公者飽益勸
矣寧邑負海秀民者驚且凌一旦不安籍中丁而嫁
有田者爲整一夫號而屯以記者蔓延他邑亂萌滋

耿巖文選

馬見

張公剗然按舊章引直墨以彈之沸者息而民志定
凡其所遏姦佑良類若此不察察以矜明不喻喻以
市恩不徇物以養癰不違道以干譽和而毅剛而溫
博達而正中是之謂政體嗟乎政體之不可語於當
世也久矣乃獨有公公性甘淡泊能辛苦一裘葛了
寒暑食具絳菜然戴星驅馳國中或日不再飽罔所
怯或曰公矯廉詎知公居身若此安所用金帛爲以
故岩岩冷冷一無所周乎物情而顧能獨行其志卽
事所可或臨乎其上掣乎其旁者曰不可公必持之

至於可卽所不可或臨與掣者曰可之公必持之至
於不可然則公之能遏姦佑良彰國體而獨行其志
非其居身足以服人之隱曷至此公仁廉英決而乎
乎其上誠乎其下如是於是十州之守若令莫不有
所做法興起而杭之民謳吟愛戴其風足以爲十州
之上下勸然則願公之壽考樂康爲公爲卿以利澤
乎我有若私其日月風雷山川嶽瀆之長有於我又
何一州與十一州之間然也哉予故樂爲之言而間
採一二有韻之辭且屬工繪者寓以圖而予各系之

耿巖文選

馬見三

以詩

官閣何所有四壁皆空澄座上置玉壺清耿壺中
冰焰焰紅爐炭不能鑠精凝冰玉井堅孤外物安
得凌

官閣冰壺

明湖萬頃波孤亭浩無際庭有千尺松白鶴何搖
曳不同鸚鵡挂樓欲徹九臯嘆獨摩松頂立燕雀如
徒隸

湖亭鶴立

東方有裨海海垺蒸熱沙魚鱉皆毒螫蜃市刃隆
窠一朝天空明春風吹精靈瘴沴轉晶和滄海成

桑麻 海天春色

梅花如曾史清絕聞天香皎月如召杜入懷露容

光庭塔人吏靜幽巖樓匡牀燕寢與晤言心賞安

能量 柳月當塔

晴湖看雪岫迥寒生朝曦翠微間素華陵栢挺瑤

杖烟波相照灼熙春媚川坻湖山誰主人蘇白復

在茲 晴湖雪岫

今日正何日滿堂韶景新春榮薦蒿韭野老學微

辛曰願我神君奇齡長此辰更有安期東海上來

次長文選

馬見四

仙珍 安期仙果

項雪文集序

予壯時與梅李項君曜雪同受知于三先生平

馬信平先生校士有奇評予心賞不數人耳

雪負才侗備入長安遊名公卿間爭相引重

陽百史相國稱八家高格以衡量天下士于山益

進於漢陽題于古文卷曰慶川而後無古文矣

如痛月之原聲徒有徘徊耳于感其知至今邊

僅節然予獨無口沒聞等咳不數數獨于雪有噴

代之知華行日下及下書起之於雪之東野子

次長文選

集

新編

之愛是與余近故昭雪之文高節峭削不屬時名

之顯古者事竟就解官歸益疾必憂憂不能動其

情則其後于雪相與自肆其情其後其後其後

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

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

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

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

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

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

神無所紀非新輪之所能授爾通于解堂屬以
安能序我爾香哉

歌集

集

項

林鹿菴文集序

錢塘林君鹿菴以文章雄於湖山予羣識之未習也
年來以文事悉索往還因習其善談笑適風骨且讀
其歲寒集而心折之古人論人著作遑遑及乎所遇
有窮而後工之說以爲從所鬱伊而發則情事激射
逼人不知此特見其小耳吾杭多隱君子彼其置身
在窮達之外故意識迢迢然有獨立物表之聲鹿
菴其尤聲聲者鹿菴少多才務博行文絕麗中晚於
則擺去故伎而馳騁乎秦漢大家獨能抽其雋而入
歌集
其解以彼風神筆力騰迅軼越如雲霞之霽蔚風雷
之夏觸所當與會淋漓不自知其唱歎浮沈而非尺
幅得以町畦其所至殆幾苑中文心之上則已且鹿
菴身雖隱而所按索指次多古今得失之林若君臣
將相治亂善敗之因每撮其要挾其幽感慨論列之
餘遑遑喑鳴涕洟於其間使人讀之而傍徨太息不
自禁者其得諸馬史班班柳州廬陵者深哉歐陽氏
序梅聖俞詩惜其不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薦諸清
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什吾於鹿菴之文亦云然哉

之於聖俞徒惜其以窮故不得顯其技能而鹿巷則
身出乎窮達之外獨以其識暑持論有槩乎古今國
事人才之間則其所見有大焉者以之補益乎道術
世故豈淺小哉鹿巷今老且死棄遺文而數十篇其
甥盧子素公輅與鹿巷故人毛君稚黃輩補遺而梓
之稚黃者吾所言隱君子而人文獨立物表與鹿巷
相上下者也素公負備才學古文於舅氏兩得其傳
駸駸乎將以其文鳴書爲予言鹿巷平生稱道予文
不離口因請序其端予以爲知已足感也故勿辭

耿巖文集

二集

集序

易學三述序

河東王似鶴先生著易學三述編成十年矣康熙庚
戌三千里郵械旆珎惠書曰子經藝煌煌暗室炬也
請正定而序之珎學易未嘗知易先生言何敢當雖
然竊嘗慨易學之淆亂論辨於篇願杜塞邪說使勿
傳顧力未足勝此今讀先生書易學荷甚易之爲經
開詩書春秋禮樂之先而其中於害也乃更劇於詩
書春秋禮樂之禍其故何哉他經言人易言天人道
近天道遠詭之乎天詭之乎聖人之所以言天夫子
耿巖文集
覺之矣曰易之教其失也賊或賊之以老莊或賊之
以佛或賊之以五行以識緯以義圖禹書一易也操
戈者入室比肩尚有易哉雖然爲老莊與佛之言於
易別之曰是老莊也非易也是佛也非易也其說者
猶入也入故其亂易者易攻其救易者易正也爲五
行識緯義圖禹書之言於易別之曰此五行也居然
易也此識緯也居然易也此義圖禹書也亦居然易
也其說者則夫也天故其亂易者難攻其救易者難
正也於是河洛聖人存亡總於讎說去就牽於橫流

而莫保其易之爲易嗚呼豈不甚哉此先生之所以
惻然懼惻然傷而不能已於辨也歟先生之書發陳
圖經摘抉象變簡以嚴確以銘揭揭以精而其體然
恒然之思見之乎自序則有曰誣河圖爲五行裂洛
書爲九疇侮繁辭爲僞妄此三言者懼焉傷焉而辨
之辨由興也此三者之害先儒亦知詆而斥之然易
禍且以滋煽何哉蓋欲伸吾說之是而不能先闢其
變蝕榛塞之害而割絕其根株則吾說卒不得而伸
而欲遏彼言之爲而不能大出其詞微其搜之力而

秋嚴文集

易學二

易學二

福斯其源流則彼之說終不得而過也者賜奇精
家而未有能在其舌而覆其現者幾此數也其編河
洛圖緒辨僞圖八圖諸說教訓繁然其爲賊而
割絕根株以伸吾之說者也大小幾變諸圖解對化
反覆諸例說訓實灼然此據其必勝而痛晰源流以
遏彼之說者也千百年易禍之鑿一且催蕩而雍
細之令學易者如脫坑塹觀自其於義文則孔四
聖人指天之浸功豈在焉乎哉乃先生退然不伐命
其編曰三述而志其所以述易也曰伏羲之圖本河

洛文王之圖本伏羲孔子繫辭本河洛義文如是已
矣述之時義大矣哉宋儒之譏漢而過者偏也後儒
之尊宋而過者溺也近儒之譏宋而亦過者矯也大
孰定其從違乎曰以經說經則建之以意說經則黜
之其可也以意說經者誣經叛經侮經以亂經而變
蝕榛塞之禍所由始也考亭言孔子因說經最亂道
知其爲易書之禍始矣宋儒首推濂溪然太極圖真
可不作作亦不可傳也使太極可圖四聖人何不先
爲之哉其矣作述之於經猶惠理也歐陽永叔論存

秋嚴文集

易學二

易學二

秋信公穀不如信左氏信左氏不如信孔子可謂平
言述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易之禍始於隋
儒設學伎子侍臣詭言天道以矯亂神物而至以濟
其達迎僧道導諛惑世之謀其爲河洛聖人之亂賊
奚辭也是編貽易學之春秋也哉斯昔嘗以春秋說
易庶竊附於先生之指與春秋成而卜之得陽像之
卦是編於占當得復復陽卦也其使河東弟子端筮
以待焉可也

葉星期原詩內外篇序

詩自唐迄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
風騷者不敢揚蹠以進然且備崎嶇間出餘子或附離
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年間人
指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接其時作家所論次
大半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歷堂奧探驪珠當
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世口傳心授有
詩之所以爲說者存非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
不慎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繙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

東坡文鈔

集序一

詩人稍稍致語屬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
鑒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訛揚波
以達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
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一支
一節之瑣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說綜貫成一家言出
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惟乎羣焉不知蜀道之巉峭而
思宿春糧以驅駁者之貿貿哉星期才并八極馳騁
百家讀已哇詩鉛鋒絕識洞空達幽乃復憫學者障
網於淫波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

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
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魑魅悲嘯之所以神奇皇
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
毀之所以彰其隱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
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其文之
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
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指胸
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然千古
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杰達賢

東坡文鈔

二集

集序二

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凌俗超絕之異人功在學術
流品豈小哉讀是編使知古人嚴爲論詩之旨與作
者慎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
達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
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
去一旦開左藏以貨食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
量何等耶

方渭仁從松翁文集序

歲已未予與逸安方君渭仁同應 詔集京師一日

渭仁携從松翁古文一卷索予序渭仁所刻僅百分

一而予是時方攻應制諸體於其一者亦未暇幸蒙

也輒率草數言應之丁卯予寓湖上渭仁責其全

集哀然成尺以來謂予曰曩子之序工矣雖然吾今

者謂子所爲耿巖集者浩乎其無涯疆疆乎其難名

吾殆飲江而思岷也子幸許我乎予笑應之曰子不

聞王道思之索序於唐應德乎應德曰俟我學稍進

耿巖文鈔 二集 健松一

方敢爲之然卒不聞應德之序道思子休矣異時儻

有以報子渭仁復與予要約而去今又六年矣壬申

冬予復刻其近稿目將成慨然曰吾何以報方子因

再發其健松集讀之廻環者數四不覺隄然而自失

吾幾失吾渭仁也渭仁之文小大巨細無所不備吞

吐蘊藉無所不涵而其所以至焉而絕乎人非可以

猝遇非可以相求必味之而徐出夫文章之味難言

矣韓子云味於衆人之所不味黃庭堅歎息章子厚

以爲妙解文章之味夫解文章之味尤難言矣解渭

仁之味而美盡潔而神腴二者其至乎簡與繁古

今言文之至難意盡而義不得盡色腴而神不得腴

則又簡與繁之至難陳後山見會子固後文始得簡

如是者非簡之至不若渭仁自然之簡也柳州云參

之太史以著其潔如是者非潔之至不若渭仁自然

之潔也十餘年來渭仁之文亦既走江海塞藝圃吾

懼失之以猝遇而以相求予殆味於衆人之所不味

而乃得之非然吾幾失吾渭仁也且吾卒讀其所爲

健松齋記而知其文由至性以出凡爲侍從爲吏官

耿巖文鈔 二集 健松二

爲節使至以其聲名學問與天下公卿名輩頡頏

雄長與名山川風物貽蕩相感發無在不見所爲健

松者語有之仁生乎孝節業成乎文章又何惟其文

之凌霜雪而傲雲霞簡與繁之足千古哉因書此以

報渭仁渭仁無乃啞然而笑曰吾將待乎沈子之沈

潛而下也而詎知其報我之爲蹄涔者也而唾棄之

也乎

附刊澤湖發音視學序

先是二十四年乙丑始 簡詞臣督學浙江而太倉王藻儒先生實膺是任至是報政晉階乃用君代其任君夙以高名於書無勿讀爲文章無勿該而尤速於經學其爲人軒軒浩浩豁達磊砢及爲侍從臣諸所獻納詩賦之章悉綜貫六藝之體要以爲言丁卯典山東試山東之文壹趨於古而粹於經煒煒煌煌殆盛世之音乎慨自經學之敝久矣原國家取士必以經者以經術爲天下用也士之治經不獨以其文

耿巖文鈔

二集

附刊一

而貴以其義明其義而後措諸用雖大小贏縮不齊猶若繭絲之有緒焉而今也不然操其伎以弋養於校試之場不獨昧其義而已抑未有不滅裂湯恩於文者也羣焉以通經策名一旦翔步闕庭或爲吏理事能引經而斷者誰哉烏庠國家懸格以進天下士所期望如是乎雖然是不獨於今日也朱子於淳熙間來浙東以爲士習馳騁有史學霸學同於江門下學之憂若夫今世經學之敝憂不獨在浙然安知夫昔之所憂今之尊經復古不自浙倡始哉何以知之

耿巖文鈔

二集

附刊二

吾於其時與其人知之昔考亭思士之治經公難而就易守一而不兼有諸經分科之議天下稱其言而議不果上者知時之不足與議也若夫有其人而過其時如胡翼之主湖學國學有法禮部貢舉所得士十常居四五其高第弟子知名當世甚衆明初取士詔五經皆主古注疏嘉靖間發策用周禮一道不久報罷殆上有可與議之時而未得考亭安定其人昌其說以變革鼓勵之乎烏庠蓋其罪也今天下造士之法莫急於治經選超公卿會議卑論儕俗莫能據大義以答 明旨意者非若漢世太常博士諸公卿後引經論列不可是則撓朽磨鈍豈一日之方哉君在侍從諸臣中獨能以經義獻納旣一試之自求而踵膺 簡命於浙意在斯乎吾故曰今六經之學之可興於吾浙者以其時與其人知之也

送周葵湖使竣序

崧湖周君聲學於湖三年今使竣還報將行當贈言假令流俗之夸而諛將曰超遷其官爲列卿爲公輔富貴無與比止矣此流俗所言非我輩所當言我輩所當言惟相勉以德義予則爲君勉之曰君之還會朝廷有事國史君爲史務直務正務嚴以慎毋曲筆毋避怨尤毋徇情非安苟且他日佐

天

子惟弼直惟利生民惟愛養人才母依阿便身母賢不肯涸而於是君亦爲予勉曰予在野與生徒言學

耿巖文鈔

集

送周

務力行務知過能改務正學是衛母事空言母近名滋咎母老而衰於是交相拜曰不敢忘教予則起爲君勵言曰儒者爲學非他性曰五常倫亦曰五常君便齊使越公慎得士不負國傳承家學顯其親友愛子弟與朋友必信內行克謹予爲生徒言學惟此或則皆講學迂且僭非其實也君亦起勵言於予曰子經學具備今國史搜一代著述以彰光我國家歷代志載文首六載非本朝臣子經學編摩耶子匿不上選官非臣子義其悉索授予於是又交相拜曰下

耿志兼予謹書之爲贈行敘其事

耿巖文鈔

集

送周

明儒言行錄序

明儒言行錄予弟進士昭嗣之所輯也肇自洪武迄於崇禎釐爲十卷又續編二卷登是編者一百七十餘家諸家先紀氏名爵里以著其世而裒撮言行之要者以明其學自遺文羣籍以至史錄誌乘各編綱弗掇攷其去取必慎至異同得失之介每出已意論定之而屬予以序予乃喟然太息以起也序曰儒者之道自古未有盛於有明者也亦自古未有艱且惕於有明者也魯鄒肇統當周道崩墜百家爭變厥統不尊不專沿及漢唐誦法者猶號曰孔墨曰孟荀儒林之傳卽經明行修未識原本下逮有宋厥胤始尊始專時宋興垂百年方師弟源流相承未幾而戕者崛起汴祚移而中原文獻僅一縷嗣江左然且猶狂競吠至詆曰狂怪曰浮誕禁罔與備安相終始尋蘇門臨川稍延舊物於存亡間由是觀之儒之於藝藝其植之也短其撥之也長獨有明三百年間自始迄終儒之統煌煌綿綿未有晦而思之日也故曰宋有盛於有明者也然往代蠹蝕之與廟堂猶知別白

耿震文鈔

二集

明儒言一

耿震文鈔

二集

明儒言二

卽若編管奉祠疎斥之斯替矣猶不至辱也明則洪建而下刀鋸三木禍偏中於儒賢其極也見倖滅於墻壁而宮庭不知當此而言不辱得乎然而承之愈危砥之愈堅故曰未有艱且惕於有明者也惟其獨盛於前也譬諸繁星麗天其大者如五緯之耀芒而餘若晬然以明者勿敢後也惟其艱且惕於前也譬諸危峰障澗其峻者如三門之底柱而餘若岌岌以當其衝者勿敢避也夫其勿敢後與勿敢避儒者在道之心則然乃其卓卓樹立於天下天下共尊信之安在哉曰言行二者而已顯則言數千朝行孚於國晦則以言淑諸其徒以行善諸其身是豈有毫髮之可偽而飾者哉雖然言行之辨蓋綦嚴矣明初百年之間天下所尊信爲儒者之言未有二於宋五先生者也自白沙出而其言一變當其時而不變者胡敬齋章楓山羅一峯也姚江增城出而其言再變當其時而不變者羅整庵呂涇野蔡虛齋也萬曆中鄒定宇李見羅鄒南阜王乎調停學脉而其言又若一變繼之以涇陽少墟傅鶴景遠王乎澄清世道而其言

有言學易者當求之義皇之心義皇之心文王則公
孔子知之無他惟此惕若之一心而已矣四聖人之
心法子思子知之致力於戒慎恐懼而其功用極乎
中和位育說中庸者曰戒慎恐懼君子所以存養夫
天命之性也未嘗戒乎厲未嘗虞乎咎乾九三之惕
時與地之宜也非存養之義也不知性命之與應感
無殊致焉戒慎恐懼之得其應致乎中和位育不戒
宜必謂之失其應有不反乎中和位育者乎矣涉微
乎陰陽禍亂生乎世席自古害於家凶于國事變不
耿顯文鈔

能見之未真亦志乎學易者之志而已謹節錄為四
卷藏諸家塾用俟能讀者何以非全經曰未敢也全
經之義盡之乎曰蓋之矣

朱斗瞻行稿序

以古文爲時文此才士所以軼駕於庸子也。有清濁筆力有強弱心思有深淺曲直言理有離合精麤天工人力不可以強合彼夫沾古人之賡液餘瀋而輒名其家以相題目曷嘗求諸水官味別之旨乎古者水官遺法辨及性味管子言濟之水曰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疥腥諸葛君在蜀蒲元爲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他若漢水鈍弱不任治淬或以涪雜江蒲輒辨之蓋天一所生惟清而強耿巖文鈔

曲深而精者爲貴於萬物惟文亦然古今獨柳州足當之劉夢得稱其文佶然以生癰然以清知言哉宋之南豐臨川以當柳州則示委於岷而揚瀾於江者也古今文人著書膚而不理蔓而不根如潛夫論衡者流今使沾其瀋液援古入時苟令蒲君者審之無乃等諸疥癢疥腥而資鈍弱者煩累乎哉今文之味足任治淬者何其少也吾里朱君斗瞻年方富讀古人書獨於其清強而曲深以精者尤味於其所不味必升其堂而躋其蔽故所爲文堅孤

寶紆而切深不使一字猶人絮其品價殆水官所稱白青堅勁而爽烈天地間性味之至貴以之追衡古家則揚蹶於柳州南豐臨川之間於今日之援古入時者將爲鈍弱膚蔓之歟必我斗瞻矣予兒嚮士得從斗瞻諸君子遊予每從會業中掩其氏名循覽摩節曰此斗瞻文也果然今斗瞻以是獲遇孰謂味別之旨今不復有嗣音哉

耿巖文鈔

二集

朱序二

王厚麓紀問錄序

漢人說經重義識緯當時經術修明莫如董江都文章爾雅莫如劉中壘然皆涉災異之學後儒以此痛之不知其深意所在將以天人之應爲開悟省察用匡輔君德啓動臣工此以見其心之至忠而其義爲甚大也故得其意則有以合乎春秋經世之志不得其意則以爲語怪而惑人在善讀與不善讀而已邵堯夫宋代大儒當其隱居蘇門百原請於李挺之曰簡策之外未自適也挺之請以物理之學由是堯夫

取巖文鈔

入

紀問錄

一生學問專精物理問若無異乎術數之流然而邵子所致力者天人物理而已此固儒者格致之大端當日羣滿城微時目不知邵子縱橫論辨邵子已心識其邪因答問之說刺之悖爲意動夫天地間妖孽之興無若小人小人得志則造化物類之妖應之如蠛蠓之成酸漿惟管之幾先不失黍黍非神明於物理不能豈簡策見聞所能圖哉吾友丹麓號松溪子其經術文章於江都中壘相上下寄志牆東草堂恍若蘇門百原窮理博物著書等身復尋明代紀問

一編類分八部事該萬變可謂勤矣嘗考明代作

者博聞之書如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司寇諸家皆蒐獵古今不專一代若朱文肅小品備據本朝而不專一門近則梅邨紀畧特揭災異於末簡止及萬曆以下未有如是編之義專而事覈者爨子耳筆史曹與同館討論五行志略十六朝實錄所載多循諱書端不善發殊不足據松溪此錄爲東觀石渠所必資無疑者予因惟明代三百年間其盛衰得失大率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升如卿雲甘露獻貽

取巖文鈔

二集

紀問錄

不曠鳥卵不艱小人進如陵淵谷焦草妖蟲孽興可名狀而氣化之垂象如響此常也非惟也然尤錄所紀不屑屑焉分條類應襲洪範五行傳會之妄但繫之世次甲子則天人之類應已煥然在目烏虜此其幾微矣是則松溪所得乎物理之學而經世之志寓焉簡策云乎哉吾以告後之善讀是編者

贈許時菴宮坊江南學政序

儒者之有立乎天下其深者存乎道德而其顯者見乎文章用世夫文章用世二者道德之以踪著焉者也古之君子其發爲文章必醇深宏備元本確實言足用乎天下雖矜虛眩浮流俗所誇尚而不敢做以所能及出而用世則明公正據經秉古爲當代所倚賴雖橫流極敝中材所汨撓而不能搖其所守其入榮榮自表見從古史策指稱之者僅矣自俗學相驅染所沿習於帖括之伎滑靡汙下佻薄而鄙儉以耿巖文鈔

集

贈許

苟希逢世偶作獲名第惟寵利是覲寧過爲詭隨軟熟妮妮隨人驅使設見義欲前小有瞻顧則氣委於所憚志奔於所撓用彼所操以邀利達卽通塞得失未必盡酬其庸妄之私然羣嚮成風若此無往而不得所爲發蒙振落者耳世業奚所賴而儒術奚所立乎若夫元本醇深經法果直言足用而天下倚之斯其人不逮乎名動一世而識者與之遊而習焉之日則已信而卜之矣吾友時菴先生少壯時文筆揮斥豪邁而好讀古人書非經術嚴正不觀非辭義深

耿巖文鈔

集

贈許二

厚不取凡天人之理儒墨之辨治教之畧著然燎於中故其文章頌濇鴻洞羅絡翕關悉反乎時之漂濫促狹蓋煌煌乎盛世之程追古之型也抑其容貌甚嚴辯議博達有浩然屹然之槩身在諸生中而持操取舍鄉國皆就範焉予每爲人言時菴將爲天下之偉人非我黨得私宥之矣已而負科第盛名文被薄海徂朝以風度凝峻膺當宁之知及主文柄於蜀蜀士輒振起取道故里自門庭內外及貧交疏昆弟親戚里母老稚相與力敦古處道故舊散原祿解推而躬布褐蔬糲茅棟荆扉一不改故時吳越士大夫爭嗟道而慕効之噫古稱經明行修道義自將今非其人歟使事還報旋受任視學江南夫江南自明興以來古今文雄觀曩古半籠一代而經術氣節皆炳烺與吾浙等迄今軌躅相望也以高世之名實提大柄而宰衡之得非優然有餘哉雖然典學同而事會不必盡同蓋盛衰淑慝之介有不見乎形與勢而或存乎幾之隱憂者焉主柄者非形與勢之而移奪吾柄者幾之所伏或有不及制者焉

子振揚其文激發其行則見以爲矜時而好名吾爲
士子愛護其疾痛休養其器能則見以爲恬類而沾
德夫任專於作士非若有軋轄僥幸之術者也吾
觀今之居是任者往往有不自得之虞何哉其嘗時
與地之爲歟其不皆時與地之爲歟先生則不然惟
自信乎我之公方而嚴正者養其氣於浩然屹然而
一原乎道德故氣不委於所攝而志不奪於所撓我
之當振揚而激發者必使之伸而弗曲吾之所當
愛護而休養者必使之恬而弗擾凡所以維其盛衰
耿巖文鈔 集 附計三

淑愿之防有不待乎形見勢發之日而獨在乎幾之
伏於難制之時此其用心獨苦而所趨乎南國之士
不獨在一時而前與後育麟之衆功豈不偉與古之
君子未有不以文章用世克樹立於天下而天下信
其道德之養者文章不期於表見而天下自不能掩
之言乎用世則隨其任之大小歸歟必有表見異乎
流俗者吾嘗謂儒者好言井田封建民兵之屬此不
適時變者也至若教士養才典禮教化非以古法振
其衰而扶其本則不可以善世吾向所信天下之偉

人如先生者今特見其行之兆焉耳將操大柄以挽
衛旋轉之世業之所履而備布之所立有不成全而
奏績者與

贈勞貞山學博師說序

嘗讀韓子通解其言以爲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於是舉其說之二三而各歸之師吾謂五常之教非盡乎此韓子有爲言之也若其所以尊乎師者則誠然矣歷代之近古者莫如漢其時博士之官以經說傳授弟子各有專門不相參互弟子亦各歸其師非其說弗師凡講習之會諸生樞衣升堂容體誦述有法諸博士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某其補文學掌故或高第爲

耿巖文鈔

二集

師說一

奏對天子前天子猶從容問若本師誰也卽通顯至公卿列侯所引經義事不敢背其本師之說蓋師說之專且嚴也若是後之論者或謂大道公通而機變人專師之陋是殆不爲失師之於說經明道也猶量人之書餘數也曰支者支分也曰漢者輻湊也不貲其支而書平漢非量也韓子所舉其說而各歸之師亦猶是已矣迨乎宋州縣學職舉德行博文其選至重有如湖學師傳人見其言論舉止不問可知爲胡先生弟子若是乎師說之不可以無本也自有明以

來國家親若具官而居其職者無異簿書有司之掌

未嘗有師之說以及其弟子其弟子亦罕有執經而

雜問者吾邑之士出於學官亦班班盛矣歲已巳得

右門勞君貞山來典是職是其爲師之說者蓋有本

矣吾讀其撰次一編曰聞鐘集自敘以爲厭薄章句

而求所謂吾儒本分者會心於紫陽近思之錄以成

是編按近思錄所集述獨春陵河南橫渠四君子之

書闡大體而切實用者類而出之朱子所謂四子之

階梯是也君今所撰次大率主乎宋明諸大儒而傳

耿巖文鈔

二集

師說二

披諸史百家名言格論要其大指不越五常五德之善出則教主澤民罔弗備具使人讀之如麻石之悚然於震盪夫以大體實用而著筆爲一家言猶專經之說韓子所舉而各歸之師者是已而其說之無弗備則猶量人之由支而舉以約之乎吾儒本分者是已師說之有本執過此復會七十辰諸惟下生請一言以辨乎按漢經師錄伏生夏侯少府年皆篤老而沛國桓先生史子以耄耋且從受經交禮宮庭親袒割牲設東面坐置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千人

帝自下爲說經詣生或避位發難帝謙不敢對曰
太師在方今崇經稽古敦勵學校君以其師說將特
見褒尚安車賜爵申更老饒酌之禮吾邑諸帷下生
或高第通顯於朝猶得奉几履周旋如桓先生時於
以爲有本之學彰榮於天下豈不盛矣乎

耿康文鈔

師說

郡侯李長白公初度序

古聖哲之主惟知人爲安民之要所以任材釐積內
則宰相列卿外則良二千石以爲與人主共此民者
職在乎是而宰相列卿之選大抵出乎郡守磨是任
者必使恩足以誠乎其下而志足以孚乎其上手乎
上而不必誠乎下卽聲名動朝宁之知而撫字或非
其實誠乎下而不必孚乎上卽濡煦勤里閭之隱而
忠誠或寒於材或吏事優給而文治不足以華國或
規模設張而經術未嫻於國體是皆名實之不相應
耿康文鈔 二集 初度一

其時由治郡爲縣等職班班可考

皇上知人之哲遠軼孝宜華華於察吏安民軫枕郡陝
區繁重知公之廉明仁卓守紹治理高天下於名實
相應特調知杭州蓋異數縣此始也先是公爲尚書
郎才守獨冠諸曹及知紹興清標壁立千仞人望風
嚴竦併無所用四知之數者而所當措置接斷如操
太阿刺犀兕百廢無不具舉衆服之下

勿若雜其愛士也置諸騰納諸懷公之學極博文
雄敏以身範士文教大昌嘗攝臬篆於省或奉檄會
獻敬慎明決滯獄頓甦飛霜之寃必沛震風之沴永
息杭之人盼盼然妬紹之私有神君而歌思寤歎其
一日而子我也久矣聞調之日紹之人悲憂徊徨老
幼奔走號呼無所告愬者兩月不休公出見之亦涕
泫泫霑衣佩間而杭之人相賀於道相勞於室笑舞
燕飲以待其來猶曰來何暮一江相望其爲悲喜苦
樂之情事有非描畫所能肖者噫亦神矣浙獨杭與
耿巖文鈔 二集 初度二

事奉觴而前予知公深嚴一言惟公靜達藉柯仁而
愛人外嚴中溫子曰仁者壽於斯卜焉竊按自古名
華執之重於國當其出入中外身擔艱鉅如袁公出
楚郡之囚以四百梁公活豫州之獄以二千毅然任
之無所惜其以元老立朝真有大疑難執義獨斷指
畫立定無觀望因循天下賴之公殆其人哉

天子秉知人之哲察名實之應異數將由此始詩曰秉
心宜猶考慎其相公以方剛之年矢報於黃髮於今
日治理信之已

耿巖文鈔

初度三

查聲山行稿序

天下科名之中其快有幾得才士一快也得洽聞通
曉之士又一快也尺幅數行駢蕩變化不可紀極淺
生沿流非柔曼局促不名人數每科闡讀千章大抵
同聲一吻困人如寒熱不汗故曰得才士一快也三
年揣摩自古今得失之林以及當代掌故皆當鉤探
發陳今則四子章句外棄若土梗設棘旬月強記斷
爛千言未及報雋已不能覆舉其詞又安望其奏記
太常之間棄筆視草於直廬便殿間乎故曰得洽聞

耿農文鈔

二集

稿序一

通曉之士又一快也然此二種天下望之極急而往
往難於遇至主司以之爲禁士子以之爲戒吁設科
之意誠然乎哉今年予斯得人取盛而予表錫查子
聲山哀然經首榜蔡日通國無不謀而競之曰此才
士也此洽聞通曉士也近世所禁戒爲難遇者而竟
遇耶查子平日好遊名山川今七月歸出嶽麓書院
賦滿湘八景詩貽予幣數爲袍倫不五十日而以制
舉言報雋矣有通才如此者乎予習知其尺幅揣摩
無非駘蕩變化鉤探發陳之言他日棄筆奏記引經

踞古以應侍從顧問之選能事不恢恢有餘哉雖然
人亦知查子所以善植其才者乎蓋其至性過物事
堂上兩老人及伯仲間鄉長老傳其一二隱事可感
可涕是又通曉才士之所難者嗟乎士子才既不多
平日不能力行稽古友朋嬉遊浮談無恨不遇則怨
尤勃興遇卽如野火山潦歛然而集無幾而衰耳視
查子之篤行又若此其於科名增重豈獨爲才且洽
聞通曉者志快已

耿農文鈔

二集

稿序二

朱觀濤行稿序

四百餘年以來士子苦心研摩以求其格其旨不
越四子六經尺幅之爲規繩布置其間遠然先
獨以其卓絕千秋之業兼儒林理學而分其序蓋其
爲學必洗滌心源以體會白文然後通之傳注所以
認脉自其識力自高夫漢人之經學唐人之疏義而
承依據各有源流至宋諸儒更得下尋之秘於千
之上其大者則天人物理典章制度咸總貫於一
非秦漢以下諸大家言事理之文所能及也門下

朱觀濤

集

一

言銘先生曾輩爲古解通解國朝經解則又括宋元
明諸儒以屬諸漢唐而艾千子專尊問於宋則則
皆當日文家不當驕語漢疏而駕馬鄭王杜於程朱
之上所見雖不同要之前輩宗傳必貴有根據本領
故其文不可及竊惟近時陋習所趨不出流俗說書
坊選時文無論一二千年疏傳源流茫不知爲何物
卽格令專從宋說亦止涉其釋詁而諸家之精且博
皆棄若土苴由是經術日敝文格日卑而於經義取
士之意背於放失寧有所底哉予爲同里深識之友

通論其是非乃朱君觀濤與予意合平日體會白
文必獨得其解而後已又復研心於古今諸儒之精
且博者融決於所獨得之解吾固有以知觀濤之志
矣儒者特言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蓋懼其以達
平之陋有負乎窮經體道之志云爾觀濤惟志乎道
其人靜沉而懋醇將出以任天下之重無難矣

朱觀濤

集

行稿二

宣諭教民圖序

三代禮道以經天下惟治與教二者實治則必有其具言教則必有其文苟求乎其實則二者相爲表裏具者卽文之名物度數文者卽治之講磨條貫也苟以其名而已則天下徒見文具之爲敝而治教之實反適於文具之中此升降得失之所繇以分者也古藉論藝一原唐虞之廷莫重乎敬敷五教而所播政分職如曆象稼穡秩宗典樂納言明刑皆有謨訓以敷告之君臣間紀治之書無非所以設施彰教之章

耿巖文鈔

二集

宣諭一

其後周公居中而召公宣布於外以及畢公君陳仲山甫保釐四方以報成績要之亦無出乎周官周立綱陳紀之爲教者而已然則名與實者豈治教爲之哉獨在乎岳牧連率敷教以圖治之人爲之得其人則不外文之與具而要爲體國化民之實非廢拜分陝之材而膺虞周宣贊之寄將見文具之外尚得有治教乎

皇上軫念蕞海人民欲偕之大道頒十六條迪教之

貴在守土者按古月吉讀法之義毋忽康熙乙丑

馬中丞宛平金公來撫浙每月朔實明躬率厥屬爲壇而宣之環門如堵堵則所祈喜者悅而愧者踈以懼者者嗟感歎不忍去者歸以告其婦女稚子咸稽顙起舞曰

天子

仁哉巡撫勤哉漸漬恒久時雍蕩平於摩盛哉珩於是竊有見於治教一原之隆而名實之相應至於如是非虞周之播政分職得乎體國化民之實者能至此哉於是浙之人願爲之圖以誌不忘問於珩應之曰圖之義大矣古有圖孝經者矣有圖詩與春秋耿巖文鈔二集宣諭二圖爾雅及魯論者矣將使人目游心懷如親見當時之事與言而興起較易去耳今者本教爲治詳復詳勉俾天下易惡而至中朗百行之原比於孝經旌善顯不傳比於春秋宣諭之下人觀感懲創者物然比於詩禮磨條貫名物度數備焉比於爾雅魯論圖象既設使後世之人目游心懷乎輪畫之間慨然願以其身與同風之盛而自恨時之未逮豈不偉歟是圖也以較黃香觀因之嚴班游禁中之副抑若阮孝緒之以圖譜歸部錄記注吾知其必有以勉之矣

桑笈雲方伯詩文集序

春秋列國大夫經法宣通章爾雅播稱望於時自
晉魯鄭諸名卿而外不多見也其於詩歌則聘問宴
饗相贈答大抵援章見志襄昭百年之間如溫如柯
若垂蘭若樹時地不同因之以觀禮因之以明類亦
因以規寵光之宣氏族之世焉其於言之擇且重也
如此漢魏而降士大夫以才相侈揚驟蹀躞於詩文
之林往往雕鑿纂組快濫則靡靡則誣甚者詆倭謗
張之辭中乎官方世會開敗不可收拾中則名臣若
張子詩集最與王元之蘇子容諸君子以經明持重
博達體要之言表自於朝野政華交遊之間自不免
正直難容舍詩者非華之然卒以取信於上下而立
言者式其範操觚者景其風有晉孟宣答文昭鄭穆
七子之遺音焉斯諸生日遊長安用年家子以見於
晉陽笈雲先生先生詩為光耀翰門庭蕭家園史縱
橫梅鼎研墨之外無雜著無長物以名御史持節代
南直聲震當時乃其人者曾說之致請外

聖皇帝知其忠特召居廟寺尋以明練度政出恭簡

臬入覲 陛見溫體衷勞還豫粵左右轄殿 予祭

葬皆用異數以獎廉賢風百條而其文章吟詠博達
有體要所見乎朝野政華交遊之間者亦當平揖唐
宋諸名臣以追匹孟宣文穆諸君子語有之有德之
文信無德之文詐惟其出乎信故天下因其人以信
其文亦因其文以信其人先生之文曠不信其德者
洋洋也哉後三十年元曹易菴君為嘉少府編遺集
以行按傳晉叔向聞饒醉之賦而曰蘧氏之有後於
楚也宜哉讀是集而知其世於向也志之有日矣

耿繼文鈔

二集

詩文二

吳寶崖桂蔭堂文集序

文章家源在前勝勝則在後何則天之生才輩起挾其才力以上下往古故足以踰其不及而扼其至令入一口剿稱曩世某家某家而好既訶近代此大惑也近代如有明北地之峭強瑯琊之瀨達今人能之乎汨一家之使說羣吠而觝排之夫舉世皆屏筋緩肉之豎子遇蠱蝟則變色見一壯夫搏虎豹追龍蛇則鼓唇訥曰彼癡癡者俗子也其舉止蓄藏皆如閨市集潦淳淳湔湔立盡耳出見偉人如大海迴潮耿叢文鈔 桂蔭一

茫漭混混而來則又鼓唇訥曰彼浩漫者濁流也嘻豈不甚可笑哉當時與瑯琊相後先而柄鑿不入者玉遊岩唐應德歸熙甫茅鹿門之數子者固各有其所至而鹿門爲之說曰彼雖雄猶裂土而王此卽微若一稜猶正統其言誠辨哉然此數子亦安能無刻畫摹擬之跡如蛟峭強瀨達者之以瑕示人哉要之作家不掩其瑕畫中乃有真象章草苟不得見其大抵妍媚恍惚隨世轉仰若不甚有可刺者而文命脉委地盡矣是故今文他病不足患患在乎

而已矣吾於明代得一人焉負疾趨之力而能飲具茫混之氣而能澗不傷乎正而無刻畫摹擬之跡不以瑕示人而誇古人之不及以起世之痠痺其惟金華宋學士景濂乎自是而下何其少也而寶崖吳子之文似之寶崖豈嘗切切焉規繩金華吾浙山川生才輩起當如是耳客曰景濂遭明興備侍從典制大篇鐫金石煥旂常一代之盛在焉吳子猶經生言文雖高豈其倫子曰客烏知景濂景濂所以梓梓典制句句彪炳乎旂常金石者皆自伏身蒲陽未題時厥耿叢文鈔 桂蔭二

河東喬氏世譜序

氏族之有譜也其昉於宗法之廢乎宗法既不可以復舉匪譜則氏族莫以彰也諺曰喬木知舊都豐屋知名家況其爲旦旦而文綿綿而存若譜哉雖然譜不足恃也特乎所譜之人與所以爲譜之人其人而孝敬忠信讀書明大義以克昌乎其家則爲之後者處則以隱德節行可紀於鄉出則以利生民衛社稷奉職有風槩可書於國如楊伯起王休徵太丘朗陵勿務爲時致僥趨以長者之門特聞而共後懿軌克

耿巖文集

河東一

繩炳煥不可衰息豈若世人徒侈大家世以誇耀里閭無本不可久至郭崇韜之張氏族也拜他人墓爲祖貽笑譏其傳家本末善敗相度越何遠哉同年河東倚氏喬子沂公以其世譜問序於予予按其世次梗槩而嘆喬氏之積行積德較然若種斯穫而世澤之無或涸也譜葦於喬子太父孝廉公洪武以前族浩大不徧登葦昉自五世則有積德歷載邑乘坊表里俗僂徐郭仇第趨風而孝廉益以通經博古節誼行能砥礪其子若孫於是長君象升公成進士由爲

名宰攸則喬子先贈君也象升公於明季膺鄉薦里居賦隴秦晉間羅致人重餌公欲官之公痛哭不汚僞爵逮國家定鼎登第受任鉅野值兵荒殍殍民走死無弔公請大吏免卒更之半而以官緡之羨糗民額課歡聲載塗流亡四集鉅野之遺黎且骨復肉矣而叛將李化鯨之亂擁衆數萬所至摧陷鉅野以孤城當其衝公親冒矢石與民誓死堵禦賊攻圍三晝夜獨不破當是時保一城退乘勝之寇以衛全齊而障畿輔我兵得收滅賊之勳者誰力也然公之

耿巖文集

河東二

精力且疲行病且亟矣且念太先生違侍養乞休之牘十一上始得大吏奏請以歸其後總河使者以曹州戰守功題敘及之雖事卒見阻公論題之公方以脫簪之暇奉太先生色笑甚歡乃一旦捐館舍太先生晚年膺捐掌出血之慘然猶撫教諸孫目見喬子成進士用慰生平心嗟乎喬氏之積行燕貽固不僅一二數而孝廉公孝敬忠信集績於冥冥使其後裔綿綿旦旦出處有風槩豈非所以爲譜之人其傳家本末較然機杼有之觀德者觀其所獲信哉

朱止溪樂府古近詩選序

詩存一代之有列代於一代之詩而其治亂得失升降之故所以自相終始者見焉於列代之詩而其治亂得失升降之故所以旋相終始者亦見焉而作詩者貞端之節通塞之遇所以感概乎君臣上下世故物情而摠發乎流覽酬酢遐托幽寄之表者無不因之以各見夫如是詩不可以妄作亦不可以妄訂也李華嘗言之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樂文武而哀陶厲也知作者本

秋巖文集

乎六經則知六義之不廢於天下其原遠其事體大其爲教精闢而密微是故聖人本詩以治樂本春秋以治禮子稱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夫子雖自謂雅頌得所而當時主述摠禮教亡所爲本詩以治樂者既不能大正於世故不得已而春秋之義興雖乎詩之存亡史之存亡也即君臣上下治亂得失升降之故之所以存亡也豈非天下一大故哉後世詩不廢於列代矣在乎詩教廢而義亡在上登歌於樂府在下角立於騷雅

然體尚乖刺沿流忘源樂府之製章存辭譌古近之作辭密意疎間有雄豪傑特之才曠代崛起考古矧今於君臣上下世故物情之感出其瓌璋堅鬱洞幽之思以寓其激發詛諭美刺之旨思以補王事裨世教而上不知採下不知法直與風雲月露同類觀之而妖淫使佞蕩謫周濤之詞用以雕積登上選去取茫然無辨辨亦不可以重法將使宋玉景差爲風騷之聖人與爲其後且不可得又何以云六經之志乎議者遂謂雅樂無關治亂蓋傷王者不作而雅頌之

秋巖文集

終不可以得所而詩之義終亡也嗚呼豈不惜哉吾友止溪特憂之止溪博極古今詩達初後閱三歲而成樂府一編自漢迄唐搜討極博而取舍極嚴代各爲集各以風雅頌類而別之凡其托物寓興皆取證於當日之史讀其詩而其人之貞濬通塞無不見於代有總序篇有小序皆推測切渙前所未發夾深既討詩序而考亭因之觀者謂詩序廢則詩不可讀有止溪之序而列代詩乃皆讀詩易讀哉抑曰漢始興樂府失諸合雅而風各續而雅義類無別太史稱國

風小雅雜詩之而爲之雅大小雅固鄉別
况風乎以風雅雜詩之而爲之雅大小雅固鄉別
本詩以雅雜詩之而爲之雅大小雅固鄉別
謂其詩之雅人也身之自爲終始則代之
於爲終始者也人與治亂得失升降也終始者瞭
然在篇什之末也之存詩止矣之也詩不亡即
史不亡所謂史也狀以雅雜詩之故權也宋與元與明
何與不距事乎是漢曰吾病其雅聲微也於太史之
稱國風小雅者何也當也矣論大雅與頌雖然七百
年之用其也雅聲其雅聲也矣
宋之雅人也然于非然于吾將與止溪揚北
而定也

方伯所見五公四類詩序

綏德馬公涖治四載吏平人和於是九邑童叟歌聲
風發三言六字有義無文操觚者韻之成章班班累
疊浙東西暨四方名人採其治聲樂爲投贈而公故
以尚書郎除守吾杭長安公卿大夫咸以詩先之公
餘之日出以眎其帷下弟子曰詩者志也國人之詠
其志近乎風騷贈之篇其志近乎雅予敢不敬承諸
君之志以自勗曷綴而編諸於是茂才吳子頴類之
爲四以授梓而請予序其端序曰詩以美政古之道

也古之道微傳而不認直而非諛各由其中而不拘
同謗名相市文相從於古詩人之志曷當乎哉自古
郡國守相之徵乎詩或人以詩重或詩以人重或人
與詩交爲重先古毋論間按有唐盛時諸司長官出
爲刺史詩以賓章饒以宰相用寵進之所謂人以詩
重是也鄧侯五轍張君兩岐不過僭語徒歌至採芝
樂府與名伯同風所謂詩以人重是也零陵之騷興
水部之聯吟少陵之於高彭州岑魏州諸篇所謂人
與詩交重是也公以關西名宿所交遽費緡珂贈以

詩人與詩之宜其出自邪民繼之之家不
是樂府諸詩愛慕淫佚持寸莛而騷體結者也
矣得非因人爲重耶至若嘉興治行將 龍宸章褒
份與增秩賜金並重舍公又安屬哉吾因是有集於
風雅之義焉後之言詩者大抵貴諷刺而薄誦褒賞
悲悲而嘲樂愷其爲簪纓相嘉述與部人士之稱其
長上達選多誦褒樂愷之高梁斥之爲名市而文從
誣而非信諛而非直而不必由其中焉此其說以之
之俗誠然乎哉然苟求諸風雅之義乎夫亦以其
人嚴文鈔 二集 方伯二
人與詩足愛慕云耳有如羔羊以美其清儉于旋以
美其尚賢崧高蒸民以美其蕃宣懿德得謂之非
褒樂愷之音耶是數者皆公之所優猷輝被與方
相感導者也縱彼流淫於詩而好爲諷刺愁悲之
以戾教而懟和將安從生乎心哉公所以有見於
雅之志者可謂深於言詩者矣然則四類諸篇一
斥而付之樂官用之吾土之爲燕射賓朋之同不
之乎歌魚麗南山而笙由庚華黍以見君子所
吾土物阜而禮豐而吾土之思公以爲邠家之元

常在乎堂上堂下縣中磨南之間不亦美乎

耿巖文鈔

方伯

黃石齋先生孝經集傳序

紫陽朱子以窮理之學致力於經傳集註四百年來
國家以之設科取士如漢世經師立於學官之比其
於經則以儀禮通解二書以其非宗伯所頒藏書家
用前故籍而已刊誤之作因文剛定無所詮釋嘗欲
釐取他書之言別爲外傳以繫此經之義而自謂未
敢蓋者有待焉晚歲修明三禮則以儀禮本爲禮經
若二戴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各附本
經之下惟喪祭二禮未就屬門人黃幹續成之明季
耿棧文鈔 二集 傳序二

澄海黃石齋先生納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一書
謂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爲孝經疏
義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採之謂之
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
之小傳此紫陽儀禮之成法也大傳字目二萬餘
小傳五萬餘起章於樂禮戊寅年集安未登然大成
非若紫陽儀禮喪祭之有遺憾也竊窺先生生平之
學行孝爲本孝弟之義愛敬爲本以之修身以之事
君卽以之惠教學者所見明而所守確故條次遺文

扶陳精理罔勿深切著明其言曰語孝則本敬本
則禮從此起斯言也揭道德之根柢迴經曲之大原
正天心而立民命舉括諸此矣於是釋爲微義五者
義十二謂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而士出
其中今按二傳之所指列一以是十七者爲之綱領
精蘊本末綜貫靡遺以達乎敬愛之本然誠使士出
其中而任天下之重安有不本仁陳義使天下奏中
和祥順之治也哉夫孝治天下經之所已言選士出
其中此先生制約三才綱維百行而獨見乎從前所
耿棧文鈔 二集 傳序二

未有宋以前說經諸家大師或至數十萬言往往沿
數而昧理循偏而忽全惟董江都說春秋性功王道
備焉宋諸大儒則濂溪通書伊川易傳紫陽四子集
註儀禮通解文富義該羽翼六經語孟莫有能繼之
者先生此編揭日星而儷河漢豈出諸先生下哉孝
經顯於漢亦淆雜於漢亂於隋緒正於唐宋紫陽濂
水指歸各殊譬之世業宗傳則諸家皆別子支庶而
是編乃其宗子百世者矣先生一生著述精神義理
畢萃此編然故本放失筆復流傳珩向得刻本於

氏津浦君愛若父母敬若神明叩諸當代藏書家如
寶玉大弓之不及覩思鐫摹以永其傳力雖未舉晉
安鄭華脩先生來督學於潮知遺書不泯急欲表見
以惠學者甚盛心也竊念 國家特崇孝經程士顧
士習務華絕根所沿綴應制不過形響標徽幾若僕
世孝廉至不能名十八章篇目况夫愛敬之本道德
經曲之根原如斷盡灰滅豈非學術世教之憂哉將
以正造士選士之大端而使是編之垂法與漢宋
大儒羽翼經傳之功同彪炳千秋於今日竊
耿棧文鈔 二集 傳序三
謹繕錄以備鈐行而爲之序其畧云

郡侯蘇公擢整飭寧夏河東河西道兼理糧儲

鹽法叅政贈行序

材見於未試之時而有餘於已試之日此材之待乎
試而難量者也續驗於得爲之地而不盡其可爲之
能此績之待乎爲而始全者也惟材餘於試故不擇
其任而勞逸平險肩荷罔弗周惟績効於爲故必覈
其長而大小重輕簡畀罔弗當人與時相待以成能
而後天下有事功庶類有康濟今夫國家建置諸道
於郡國要地之任重以整飭所爲彈制條綱提攝機
務疆圉之畧安危倚之用尚書郎及郡伯之文武具
備者當之遷秩無越乎階資而材餘於已試績効於
得爲必以其人決之郡侯襄平蘇公以名家子少負
奇備儒好擊劍知兵術用任俠結客自喜然才悟絕
人下筆瑰奇瓊佐而好名山水遊如匡廬雲夢秦岱
碣石間吟詠殆遍名其詩曰山水音梅村宮詹家文
裕爲之序極相推服及筮仕其材敏洞中機宜一試
南粵再試楚黃而後得借冠於我杭於茲兩載人
夏擢整飭寧夏叅政抗之人謀所以紀述而

知公深何能辭維公之治枕凡所措置一出公心計下若不知有所爲者枕習歸協謫詞相競勝驚策風發百詐交織莫之爬梳公毅然曰儒者有言爲學先明理爲治先識體吾豈肯違道干譽以捶裂治體貽禍斯民也張廷尉杜幼公何人哉苟當疑獄三復咨嗟中夜以聽務盡其情官舍中厨傳蕭然自經史法書幃軸樽罍而外無有也曩公官閤殺賊作露布人驚若神及守黃攝泉務兜盜靡沸猝變上下束手素服公思信片言弭釋幾若韓吏部之感弘湊段大尉耿巖文鈔

集

蘇公二

之格郭晞然則天下事之勞逸平險大小重輕何一足以難公者今且爲整飭邊圉之臣矣寧夏自古河朔重地也河東西皆隴有形勝前明大臣如李文忠楊一精王璉輩皆嘗以碩畫經理其間又設軍門以填撫之今則中外一統無西顧憂固今昔之勢殊也獨以地無產穀商無通貨饑饉游至則人心易搖今日計臣所議乃權宜而非本計予不揆敢借箸籌之按寧夏故有靈州三渠古引黃河以資灌溉可屯田四十萬畝富甲西邊自東勝不治遂成沙磧若內資

屯牧外借鹽糧而更定折色爲本色則各邊可鼓腹歌樂弓臥也此其一也河從橫石北流折而東流凡二千里在市已爲通舟轉漕之道明臣倪岳許論嘗欲引舟河渭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懸空之說今欲免陸運之艱以甦民困而紓國計此其一也明大司馬王象乾書爲宣府兼政知塞上累價將糴費預借帑金二萬兩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美粟一萬六千石邊儲以充饑者謂各邊可行此其一也且其人長大帶劔有嚴剛果悍敢勇戰不損勇也耿巖文鈔

集

蘇公

席之則懷忠義而有節氣不則抵隙而植節者號不可制得毋法禁諸臣經界西邊如欲修弓箭手陳恕韓知古營田事宜以購養之即緩急可恃也又其一也凡此者皆公今日事任所宜講而行之非公之識力才敏雖有其特位不能行非公之公忠誠信雖能行而中外莫之信從公衆之何難乎然則航之人所當尸祝公豈不以爲特於已哉積勳於得焉而使功名光於竹帛德業流於景鍾以宏肩荷而副簡畀之重哉公名良嗣字小眉號肯公奉天遼陽人

少司馬楊以齋六十初度序

康熙丙寅秋八月己卯左司馬以齋楊公六十初度
邑薦紳士謀所以壽公而屬予一言予惟自古國家
才不世出出則罕有文武兼資而其品行足以師人
文章足以華國才謂足以濟時而舉天下惟我之所
欲爲者其人間有之則遑遑時不配材遇不諧德卽
不至尺寸無所贊畫其間而亦遑遑不得盡行其志
尚論者則東而歸之天夫天之所就豈偶然哉惟國
家全盛之時天厚之以沕穆蘊隆之氣篤生碩輔使
秋後文鈔 二

之早見知於人主以其材措注於中外而復堅強之
以難老出入將相爲國元臣按唐宋以前史冊所紀
載不數數然也明初盛諸名臣獨推弘農氏後先輝
映琅琅奕鼎間如文敏文襄出入將相名元臣爲尤
烈史稱文敏內行修謹能容善斷撫順討逆羈勒萬
里靖重而不撓文襄雄才博學曉暢機事羽書旁午
一夕十疏委悉事宜固皆名世第一流然文敏歷三
朝皆聖明主臣一心中間雖有西楊曲容之對卒
繫安危功名屹如而文襄際時稍後晚節再相時

以議禮故母乃微權焉蓋時與遇之難若此今司
馬公早歲以名進士擢諫垣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嚮意諫臣乘權者或赫然半籠内外公
獨以清謹始終見知所言事皆補衮引繩開至計非
獵彈擊擻拾爲名高陟卿寺進御史臺在公卿間以
經明行修卓犖見風度而其居中尉出則躬表正以
風屬諸道御史而入則參機要以告不止若白去
副封之爲省會削平南服念貴陽南通无江南交右
帶川湖百粵地本蠻徽山多瘴火故所殺三十九長
秋後文鈔 三

官司皆佳兵好關叛服無常非得清望有威畧大臣
撫定之不可於是 簡公庸節鉞以出是時大將軍
兵尚未下關索公爲之彰威信播招徠越不血刃而
定豈若區區漢世幹臣假符節通夜郎致南越者比
顧其地水不涵淳土無貨殖而又當孤孽榛棘之餘
官中蕭然不火食公則茹米糗以率先軍吏與南克
平驛兵南北驛驛民幾罄罄備則上糶糾之不避
貴近威懾伏歛戢卽貴近臣贊 詔制往來津郵諸
節鎮所當共張具牛酒公則 七著之修盡絕

設年間征南將士及乘傳據符報命 闕庭者或

言日至

天子乃悉康其狀始將所北報公者正在此矣左司

馬缺廷推一不常事 嘗行事於公名於衆中

示在廷諸臣曰 雖得此可足樂之 雖微乎

于君臣相得之屬如是能不使天下聞而謂君者

爲之激揚感奮而思報哉以今文章才品地重

而手書亂畧於萬里外刻撫討事宜以講和流土鉅

出文敏文襄下至若始終以情謹見知非所當據引

耿巖文鈔

集

司冠

之所及以視文敏所當西樞文襄所當大體而後晚

節得自振舉者又何憂庭也惟其志恬其氣靜其束

躬也教懲而其矢報也篤深而醇明是故其精神骨

力益勁以強而一家沕移蘊陸之氣夫所以始終全

就之將出人將相爲元臣而協贊休平次大之業寧

有極哉

司寇徐健菴六十序

司寇先生受 命以書策官屬設史局於家時年六

十海內能言之家各稱道其生平以爲壽珩自分知

先生者於是爲之言曰公卿大夫士之以名見於天

下者古今不少矣其才之所能爲其志願之所欲爲

其氣力分誼之所得爲或極其器量之所至或僅足

勝其半或其二三皆各因其開狹贏絀而名見當世

其間有人焉視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事而無所不能

爲無所不欲爲且無所不得爲而當其所能爲所欲

耿巖文鈔

二集

司寇一

爲與所得爲則雖舉天下之有其才有其志願氣力

之人當此而不能無所瞻徇沮奪而不敢爲者獨盡

乎分內之所能爲所欲爲與所得爲而後止此其人

當有所爲之時天下將疑其爲而難成迄有爲而成

天下將震懾爲難及惟始疑爲難成而終震爲難及

於是有以犯天下之忌而與異已之謗且夫當天下

之疑而吾不惑於其所自信當失下之震懾而吾不

改乎其所固然抑犯天下之忌與謗而吾不易乎其

所自持夫其人若是古之公卿大夫不可得而數數

也今天下能言之家輩盡其生平以爲稱曰先生文章足以華國經術足以濟時博達足以備顧問風足以持國體忠誠足以感主知孝友家法師友氣類足以興頑敦薄引拔當世之士若饑渴急士之窮孜孜若將不及若此類者天下之公言而其所爲爲於詭爲者也然而珩之知之則非徼其所得爲之時而獨在乎其所不得爲而欲爲之時蓋常是時先生窮約未得其志也吾觀其於流輩技能駁雜之尚一勿好而所好者網羅遺書尚友千古世俗聲色羶羶之習一勿慕而所慕者接攬才士切劘同心至若細碎辭營雅俗之所不免者獨棄之若遺而中所不能遺者當代得失之林天下自任之重而已矣且嘗與之事同師義同倫事與義同其創痛而獨於隱約窘窮之中冒巉嶮披荆榛歷霜雪貞金石一時無避患經久無變弛然則其所欲爲而必之乎能爲與所不得爲而必無所不敢爲以瞻徇沮奪之者殆其性分然歟今夫士君子之自見於天下窮與達之遇而已矣當其窮也才與志有所托焉及其達而氣力益分

之所施達其平昔者什而七人也當其達也而氣力誼分之所施不必素定於其平昔之才與志者亦什而七八也先生之所履與其所彰會窮達之足以問之哉是故夫天下之所爲疑者迄如其所矢以自信天下之所爲震焉者迄如其所素爲固然且天下之所忌而謗之者迄如其所以自持而終信而後之無異情焉嗟乎所謂於山見嵩華之衝於水見黃河之大是已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詩所以詠當時之賢者而說詩者必舉而推之於君以爲有道之朝能贊贊者將行其志惟有道之德將故能任賢不貳其辭其所能爲與其所欲爲而得爲之無所瞻徇沮奪而不爲者將發天下之心快於其所期而無所瞻徇沮奪者之志固有以及之矣

引

海寧沈 珩昭子著

列經歷代名文鈔引

漢之治經備矣當其初遺經間出老師宿儒與生徒口授習傳而已自天子罷黜百家專崇六藝士之誦苟不出此處無以名其學出無以讓於朝於是傳註釋詁爭鳴踵接然古經殘闕其或獻書天府士大夫苦不得見而師承亦多謬異是故明經之家僅援

耿巖文鈔

二集

列經

其師說以爲據使難引經義於對策奏議之間其專以說經成章傳註釋詁而外寥寥無聞焉是固有所未及爲也東京而下由六季至唐已成之書討論非不明備矣乃上下之所趨尚不符乎此末師曲學沿流故籍而已唐以取士之科詔定義疏歸於一是漢人宏博之觀豈不備者其所流傳應舉之文因陋襲故鮮足道者宋初國策雖經好儒一代傑特之英翻然求諸六藝之旨如廬陵眉山臨川南豐諸家各肆意於得失異同之辨而眷懷河南關中紫陽則以其

信好之所得傳聖人之心於千載之前二者雖本末

精麤不同要就其文義之所發揮約畧無餘蘊矣源

流相承暨乎元明作者兼綜遺言起識愈益彰明義

類愈益精博可不謂盛哉獨宋金穀陸子以心學自

得稱六經爲我註脚等諸糟粕從者其徒實繁山紫

陽攻之無遺力其說浸微明宋氏濂所學傳承甚正

至爲六經論則曰六經皆心學也又言聖人恐人心

不得全其正故以六經教之使皆與心相涵由其爲

說固不悖乎詳說反約求放心之義至新建王氏祖

耿巖文鈔

二集

列經

述金穀其爲尊經閣記乃直謂求之吾心卽所以尊經而比經文於產業庫藏之說猶非糟粕之云哉卽注脚不多事矣乎兩家言似同而立意殊矣或曰若此文經之誣賊于堯其末是矣存其說何居曰不然老莊楊墨之言遺告子蘇胡之盲性儒者恒舉之舉之所以示創也苟其說無存焉錄示創哉安得而不存之

周易歷代名文鈔引

漢之說易者自田何周王孫以下數十家或以氏名其學或得立於學官所傳多有異同大抵用釋詁爲書如丁寬說易至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魏王輔嗣始以序論成其篇章其他如徐幹阮籍之倫間亦有作率曼衍不足採唐則落落如晨星耳宋蕪氏文非不雄也乃謂聖人用機權以作易詭於義矣文焉用之胡氏一桂之言曰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周子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耿巖文鈔二集周易一
大光明濂溪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伊川易傳而浩博宏肆第邵子所著獨成爲邵子之易邵子之書而已若夫折衷而定於一是惟紫陽乎紫陽兼程邵之傳其文如圖象之解及與諸人辨難書辭所謂立言之義以求象中之意於以爲訓戒而知吉凶斯圖作啓蒙其爲重儀重象加之七畫推之以至七十萬七千二百一十有六而猶云未知所止朱子豈知夫康節自爲一易之書哉或病其圖書之說過精

不免於穿穴傳會之疑當日夫子說易明言參兩衍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盡理其體而致其用然則推之以至於無窮有一理以宰其中故也極理數之自然豈若彼之卦氣部家強爲推測者哉乃以是致疑於朱子過矣至若下學之功但當求其理於象辭意言如朱子所揭訓戒吉凶之旨而不必分管於儀數之無窮則後儒所言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之論爲下學言之未始非朱子之功臣也他若所揀諸篇有近乎贖而不之廢者所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固易之義也
巖文鈔二集周易一

尚書歷代名文鈔引

孔安國之序書文非不勝也而古文尚書之興

此其班固之所述安國辭非不辨也而洛書六十

三字十八字之說始於此其流浸盛唐孔氏纘述

古文以作義訓宋蔡氏沉原格書以註洪範朱子亦

皆疑古文而於蔡說無異解蔡氏又著洪範皇極一

書積算五十之數既虛皇極為太極更舍格書而談

大衍後之儒者爭起而疑之以爲洛書出於禹時及

書不言而漢志言之孔子不言而安國言之學者當

歐陽文鈔

二集

尚書一

何所信從如曾氏輩之論撰範獨舉治世本末未嘗

及龜書位數廖氏傅吳氏澄宋氏謙歸氏有光諸家

所爲攻發其詭辭辨其影射較著矣其言非盡無徵

者程子亦言聖人因河圖洛書以畫八卦朱子何以

不惜程子而失於蔡氏之祖孔劉者耶嘗聞顏氏師

古之言曰六經殘缺學者與師各守所見既自成義

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樂守以爲顏監無近代專經

之陋夫洪範一書乃自堯舜以來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立至禹而始取象於神明之數哉然授義界如前

古既自成義又經大儒之所證定則就而通之治道

之大經大法未嘗不次第成章學者求其義足矣龜

書之先後有無聚訟何爲乎殆未免於守株專經之

失也至王氏柏金氏履祥以九疇條目強加配合設

爲並義對義中五四隅申之以序說識者皆其麗且

陋誠非過也是編之中若王氏十朋歐陽氏修辨受

命稱王之誣鄭氏樵正君牙伯同呂刑三書之誤今

氏履祥酒微子箕子辟身之汚若此類者所關古今

大義不可泯焉

歐陽文鈔

二集

尚書二

三禮歷代名文鈔引

老蘇氏之言禮也以禮爲聖人強世之具應門誥諸
荀子之言性惡非過矣而其中有曰先之以自治則
禮之義也故有取焉南豐曾氏之序禮也不爲三禮
言之也而其言曰禮養民之性而其用在視聽言動
則禮之義也故亦有取焉夫禮不獨以義也然而情
文皆以義起也其繁且細者及乎鄉黨問巷而其重
且大者則宗廟朝廷是也嘗慨漢世衰章六經說經
之師多至顯官然以郊祀大典苟沿秦誣於三代之

耿巖文鈔

集

禮

禮終成謬鑿其他更不足論則其所講訓而褒崇者
特六經之辭章支節而已未嘗真明經術也豈不惜
哉及貢薛韋匡之徒區區欲以經說正其非當漢之
衰舉措不足道議者憾之然唐之貞觀天子慨然志
三代禮樂臨軒引羣臣入議謂秦漢而下不足繼斯
其時足以有爲矣乃房杜之賢數日不能對漸懷
出太息曰禮樂非命世之才不能及也文中子
禮樂賜予使董薛在不至此嗟乎董薛之才
生夫有其道者不達達其時又不足以施八則三

之禮果終不可復見哉

耿巖文鈔

集

禮

周禮歷代名文鈔引

或曰蘇氏胡氏父子之指斥周禮也為王氏也彼其所排分國井地之外為論義矣然孟子妄周之儒宗所指次本朝法制亦曰其畧耳後儒猶且疑之况經生各是其所聞安在足以服王氏之心哉嘗得兩家之說焉一曰黃與馬氏其言曰六典之與百姓交涉者惟封建之時可行而苟行於郡縣之後必至厲民而斲亂此權衡於今昔之時勢而言之者也一曰正學方氏其言曰安石之用周禮棄其大者而獨取泉取嚴文鈔

周禮一

儀禮歷代名文鈔引

氏念讀儀禮慨然慕何作之盛惜不及其時揖讓進退其間可謂志乎古矣然又苦其難讀韓氏且然况其他乎及王安石立取士法廢黜儀禮而士子遂不知有聖人之古經孝宗朝朱子奏劄修定以曲禮為之傳於是規模粲然惟喪祭未遑卒業元臨川吳氏作三禮叙錄則據古者經傳別行之例謂朱子不當以傳亂經夫經傳之分朱子晰二經之義甚當若經傳別行使無亂其初則吳氏之所序正依乎古矣

儀禮

表章傳布之請因爲之太息嚮使慎得遇其時席劉
子駿之寵校理秘書而推崇之安知此書不若高堂
河間所獻與諸經同俎豆千秋耶然則典籍之升沉
其亦懸乎時數哉

禮記歷代名文鈔引

古之爲教六經之中所重莫如禮禮之中禮尤
切禮之中曲禮尤切自闔門鄉黨以達朝廷宗廟情
文之備由十年學幼儀二十學禮悖行孝弟人入習
之是故春秋王政缺微矣列國大夫出當聘問下及
間巷飲射喪祭禮猶有存者自戰國逮秦禮教始絕
漢經師遞相承至馬融所傳小戴四十六篇融又足
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九抵止於章句討辨而已其
時所講施於朝廟封禪之禮皆秦儀與章句討辨者
殊異然則漢諸生猶知習禮於孔子堂見其車服禮
器何爲也哉漢以降沿流襲故損益無足道者王
石取士雖專主曲臺特科舉利祿之途而已朱子著
小學多取裁於曲禮至今不得列於學官由斯揆之
禮教之復興豈有日哉乃說禮者不推明世教之廢
興徒紛爭於篇目疑信如月令出於呂氏而蔡邕王
肅以爲周公所作明堂饗帝而鄭氏以爲諸侯朝周
公之位其謬悖矣又曰明堂位幽蔡相不韋至若筵
室戶牖之差殊太廟太室明堂辟廱之分合淳于登

袁準及蔡氏鄭氏諸說互異於何考信哉或曰茲今
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斯言近之爾疑焉
足矣是編所錄如柳州之論月令朱子之言歸輪七
廟馬端臨之議周人郊祀方回之辨周公朝諸侯斯
乃正而可信

東坡文鈔

卷一

禮記

樂記歷代名文鈔引

本記本曲禮之一篇非別立一經條六經並重義類
分途故輯論樂之文以綴於三禮凡所採諸文因說
經而及後代樂議者爲之芟節因後代議樂而援經
說者勿錄庶經說勿質亂云夫樂爲古者教人之始
事終身涵泳而不去學士大夫不惟明其義與其器
典數而已蓋未有不身習而嫻之者秦漢後則不然
一神悟暗解則不能知樂非辨博貫綜則不敢議樂
設所爲考及金石度及指寸銅齊鼓黍之於音臣兵
取嚴文鈔

二集

樂記一

律之徵往往試之而其說不符至若儒者之所探索
原儀數於河洛積推算於杪忽微而體用辨而和猛
測欽散於喜怒哀樂察正變於空積忽微可謂精且
盡矣要之皆援据布算懸揣窮致之所得向之人人
所身習而嫻之者不必探索如是之精而探索如是
之精且盡者無非布算懸揣之學而已何與乎設教
之深意終身之涵泳哉抑就所次之文論之阮氏精
正而備於先王造樂之意有當焉奇闕若燕氏治古
今有數文字不得以奇病若熊氏朋來當日收攷

饗樂歌爲士大夫所矜式是非空談之比而楊氏繼
盛其學得之韓司馬邦奇夢大舜授以金鐘十二律
之管立就應九鶴舞庭之異烏犀金鐘九鶴之應其
果爲伶倫后夔復見於當日耶抑楊氏浩然之養足
以感之而適兆於製管之會耶

歐陽文鈔

春秋歷代名文鈔引

漢經師之說止於訓故獨蓋江都說春秋玉杯集
清明竹林之屬以數十萬言洋洋乎成章矣有本而
發盛矣乎其書專行此不具載獨惜其用世之學在
是乃不得施僅以文章名世而止也故錄一二以志
感焉唐世雖尚文辭見學者攻經術義疏則深敬之
柳州以同郡陸元沖治春秋成書則願掃陸先生之
門執弟子禮其抑下如此豈非學貴有本哉然說春
秋者繁辭深文如趙匡啖助之流穿穴不止故歐陽
子曰解春秋之害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聖人而
反卑之又曰吾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可謂中其肯
矣而又不盡然如歐陽論魯隱公之攝也曰聖人書
之曰公是公也非攝也蘇氏學於歐陽者也曰其言
非也隱公之攝也禮也廬陵信聖人而不信三子於
考信卓矣乃若眉山之援斷大義足以動金石泣鬼
神又安得而非之竊謂歐氏明於經法蘇氏明於史
法說書則歐法爲正論事則蘇法爲當諸家意互異
而是非各有所歸往往類此善乎正學方氏之言曰

歐陽文鈔

二集

春秋一

聖人之經傳非一家之書亦非一人之說所能盡然則求其是而已矣眉山又曰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吾故一斷之於禮唐氏順之言亂臣賊子刺其良心而知懼非以名義畏見書而生懼斯言之類其知本乎他若有論一人一事之文亦往往擬其近是者而存之或曰此則近乎史矣非說經之大旨也是不然程子言詩書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聖人之用全在此書苟斷例之所不能適則聖人之用備見乎此

耿巖文鈔

集

春秋二

三傳歷代名文鈔引

嘗考漢世三傳之盛與慨然太息曰善哉義理之爲焉爾此狀也武帝好公羊春秋而衛太子好穀梁父子翼趨亂端見矣宣帝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樂史侯史高三人皆魯人乃言穀梁本魯學當立於是召蔡千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及詔諸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咸多穀梁而穀梁大行宣帝善穀梁豈非以衛太子故哉宜乎廷臣之望風同聲安在舊學果有然者歟及劉歆好左氏會當親幸故獨行其意觀穆讓太常博士書雖辭義斐然使不達其時安在無起而難之者至晉杜預爲之序傳左氏益顯杜氏非亦以地望行其學哉自是言左氏者戴嵩杜預而排服虔劉歆嗟乎經傳之顯晦由乎習傳之盛衰而習傳之盛衰又豈不由乎其人之顯晦哉或曰左氏得魯史遺法而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等見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則有然者要之歟不繫乎是可感已

耿巖文鈔

二集

三傳一

大學歷代名文鈔引

大學次曲禮中韓氏愈本之作原道其志亦援入復性書蓋知其非禮經雜傳之比而朱儒護之以爲不識本原其旨嚴矣宋仁廟尊經好學取戴記中庸大學之篇以賜儒臣而二篇始顯於是河南二程子表章而出之比於典謨功豈小哉程子說大學之義至朱子闡發無遺寧宗朝朱子在講筵卽以其義進講其游楊呂謝所述師說之旨復爲辨正其得失而程子之學遂昌明於天下至二程子所改古本則

耿毅文鈔

二集

大學

參加釐正多有不同夫漢唐經師或採輯於散亂之餘或因襲於傳承之舊不必當爲依據者有之程朱審察之精淵源之合亦復參稽互異何哉夫義理與章句相因並見其次節脈絡當有不容紊者苟章句未安而義理之本末條貫用功之先後緩急亦從有餘紊之差豈細故哉後世學者或謂古本無錯簡漢儒註本不容詮易其說信乎又曰朱子之補傳傳曰未嘗缺也有欲改經文爲傳者矣有欲就經文爲義者矣其說信乎曰孔孟之傳至濂洛紫陽而絕乃

定後之書書然好爲岐論者非立異矜名則客氣未除使學者果能篤信窮理平其心和其氣以體驗乎義理章句之深則三程之本較古本爲安朱子之本較二程爲尤安所謂本末條貫先後緩急其次第脈絡爭於錄黍之間苟矜名客氣之蔽未融安足與語此哉徒見程朱大儒不難於古經加之竄易輒任其私臆開紊亂之門將爭鶩於詭趨曲說而安所底耶不備錄其文無以著詭趨曲說之靡所底而定本之當爲體驗不容以不審焉然則朱子之補傳傳果無

耿毅文鈔

二集

大學

缺乎曰朱子自言之矣嘗效其文體終不能及是未可謂傳無缺也竊謂其義是矣而遜其傳之名曰補註毋乃不可乎此非敢爲岐論也私擬云爾

中庸歷代名文鈔引

朱子嘗言二程子爲說有過高處故游楊呂謝下梢
每入禪去中庸或問中歷舉四家之疑於禪者爲之
敬正又著雜學之辨摘發呂正獻公大學解張子韶
侍郎中庸解而於中庸解攻之尤嚴直窮其釋氏師
傳之秘所謂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以佛語釋儒書
陽儒陰佛之隱禍朱子所以慮患深而衛道密於中
庸尤加意焉蓋以視聞隱微爲魚費隱前知弊與之
異異端所得而竄竊者特易焉耳乃後世傳染不息
耿齋文鈔 二集 中庸一

有若爲魚本虛六籍無書及良知與本來面目無異
等語陷惑人心好異者猶昧昧趨之然後知先賢所
爲辭而闢之惟恐不力者非過計也眉山中庸論以
縱橫翁闢之辭發通微極變之理雖辭足凌轢古今
其名理不失爲蕪氏之學而已荆川輯略序數發異
端竄竊之害甚簡文亦宏深切密恐非前人易及者
至若王氏柏疑中庸語脉斷續輒據西漢藝文志中
庸說二篇之語因斥古中庸合於小戴有所變亂遂
取而析之任臆支分素朱子章句之序世儒遂謂程

朱改古本之流弊不知此正是不善學前賢而害爲
稗異者耳是猶得之以此而遺之彼矣朱子存心學解之

耿齋文鈔

二集

中庸二

論孟歷代名文鈔引

近世士子讀論孟之書蓋謂制舉之所重在乎是非以爲義理之學在是也固已舛矣抑自有軀義至明中葉士子平時探索大指本諸宋學而其間具高明博碩之志者猶能遠考西京師法傳承之統焉故今所傳先正之文無不出乎義理其經制名物大抵主古註疏其性命學問大抵主宋儒卽如孔子孟子與其門弟子問答授受功力造詣各見淺深同一義理也而孔子之分量不可語於顏曾顏曾之分量不可語於思孟何則審乎義理者精而師法傳承之統有所自而不可亂也自成私以下講論孟者務出新奇標指心學斥漢宋之學爲支離而時人講誥之美興講誥不已更出標意陋劣空疎之子樂其使習趨之父師之所講授進取之所遇合不出乎是毋論白首抱論孟之書終不知一二千年間諸儒博綜浩行之學爲何物卽朱子集註當日所輯一代諸儒之解極博極精該貫萬象而無遺者悉外之而不習所習者詁釋句讀而已於是孔孟之所以傳述者

耿叢文鈔

二集

論孟一

儒之所以崇法孔孟國家之所以專崇造士之大義深心誠汲殆盡今與之覆按唐宋以來諸家敘述孔孟之文及先正之所以審義理而承師法者何門逕之從哉明季艾氏南英攘臂大呼力崇宋學而張氏溥與其徒稱說古註疏大家號召天下艾氏譏其以馬鄭王杜駕程朱之上雖兩家軀體要不失爲法古救弊於孔孟之傳功豈小哉張氏論孟註疏大全合纂序說之文具在今欲尊論孟而端正學惟斥講誥標意設之屬禁使必出乎古註疏集註大全由之而義理之學可以復明庶論孟之道其不墜於地哉

耿叢文鈔

二集

論孟二

孝經歷代名文鈔引

孝經古今文之異同魏晉唐宋之說經者意見所主不一明宋氏歸氏折衷之論當矣宋氏病諸儒於經之大旨少所發揮而獨紛爭於其末此言尤足爲說經之鍼砭不獨一經有然者朱子刊誤一編蓋謂此書當有經傳之分且前此不無離析增加之失故爲釐正而支分之此紫陽特見非若諸儒之末說然紫陽初不敢任臆鑒空自胡侍郎首發此疑而程可久汪端明互證其是然後著書訂定先賢述作之慎大

耿巖文鈔

二集

孝經一

抵牾與紫陽又欲採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一傳而自言未敢明季黃氏道周因紹其遺意援二戴四子書成集傳四卷又以已意條次其間村陋而旨精真足以補先賢之未逮至序論之意則以刊誤不爲定本當日欲奏御而未遑幸建鐫僅存得見者絕少曩得而笥藏之近乃有意考定是經因取黃氏條次之義而以刊誤之支身者聯綴其中註疏故本之簡明者亦存焉爲孝經通解一編

專本

爾雅歷代名文鈔引

六經三傳之書自漢以來國家以之立於學官設科射策爾雅不與焉學者討論之文故少矣且爾雅本爲解釋六藝於詩訓詁尤多近乎方名計數鳥獸草木之間雖博洽愛奇如韓公猶以注蟲魚少之然漢唐以下解經率用爾雅則上以解經下以修辭備諸經之列不亦宜乎楊雄氏言游夏之徒所述又曰周公所作楊氏去古未遠而所聞異辭何哉然則記所云史佚敦其子以爾雅又曰仲尼教魯哀公學爾雅其果然耶

耿巖文鈔

二集

爾雅一

孔子廟學歷代名文鈔引

輯十三經名文而以孔子廟學之記繫之何居曰尊孔子也尊孔子所以尊經也孔子之道出於六經六經之道著於六經之文孔子修六經之文所以明其道也而後世說經之文所以求孔子修定之義而明孔子之道也其諸經之後孔子而出者無非孔子之道所以待說經之義而後明其道者也然則孔子之道天地萬物之間無乎不在何獨於其廟學而以爲說經明道之義與乎是哉蓋古者學校制度不關於

耿巖文鈔

二集

孔子一

六典師儒之老不領於六官以爲事大體重道統之所繫屬在乎此耳故四代之學各釋奠於先聖先師卽其代之賢聖公卿當日作經垂世而道統在朝廷之上故也自孔子出而後之釋奠釋菜於先聖先師惟孔子與其弟子則當日修定諸經而道統在師弟子傳授之間故也故曰尊孔子所以尊經尊廟學所以尊道統也苟徒以是爲問而不加說經所以明道尊經所以尊道統之義將安之能於道而淫於樂使學者爲玩物喪志之具其敢盡子哉若夫廟樂之制

凡筵之儀薦獻之儀從祀之數凡典禮之所以事聖人者自漢亂於開元以後未有覺其非者朱氏濂湖堂之議信矣身遭聖明而其言齟齬不入惜哉嘉靖中張氏璉奏荀攸定雖不備不全而大體略正天子猶皮弁而入學焉至若古者養老造士講禮選俊以及享帝右祖軍師獄訟咸會學校之深意所以著明於經法而引繩於孔子修定之義者槩未之及焉於今日能無厚望哉輯廟學之文於說經之後微情具在斯乎

耿巖文鈔

二集

孔子二



耿張文鈔二集

碑記誌傳

海軍沈 府昭子著

海鹽縣修築捍海塘碑記

國家課天庾之粟與大農之金歲不下三千萬江南
湖西幾半之千百萬田廬生齒聚其中而東海環其
外恃一縷之隄以爲之保障曰蠡塘不塞將無山阿
其勢然也凡負海之邑例鄉土之任者罔勿嚴乃貽
然而善收買指大抵財有最濫術有工疎其說近矣
耿張文鈔 二集 卷一

有進此者乎曰任事之心實與不實而已矣新之海
鹽西愛蠡江之流乘東莊乃成巨洋而當縣駐白
塔乍爾諸山角張以蠡之故塘雖易蝕自唐以來幾
築幾毀可接也近代若文襄周公憲安彭公以名鄉
撫治後先相繼盡而其屬如楊公趙黃公先昇黃公
清其人雖事增善猶以故陀石以繼續繼繼以續頭
丁字呂字之形佈一縷之隄以并助山徑谷之濤而
卒無患唯臺府大仁人間代一出而當其敵爲之咨
以心然後百世之利與焉蓋東南水土之政無大

若海海之利害尤烈隄海之役尤鉅功尤偉云

改籍浙西三郡有均徭歲修之輸自軍興竟餉歲
修茂如也隄故堅者徵其均完者增其趾所謂蟻壤
之隙山阿之危積累累然有司上狀諸司蒿目莫以
措中丞雲陽趙公方汲汲議興舉會遷去康熙丙寅
少司馬宛平金公自閩撫移鎮吾浙甫蒞浙百治一
新隄海之額或曰曷請諸公惻然曰人臣不上體國
下憂民忍乎哉夫水火一也失火之家先言支人其
毋乃燎原水一取而三吳之流滿矣吾日食大官俸
耿張文鈔 二集 卷二

車勿獨之吾衣絲綢飯箸頭雖見卑勿啻之即日單
車臨海上按視甯海縣者計一百五十丈畫籌咸周
名縣少府桑侯監理之集才且賢爰親往履規近模
分費糧謹欽饋船稅得本方沍舉指處風弄務中
手口交畫於魯楊前凡耗有樸木屑架之法咸中程
凡料價備錄庫食之出入嚴寬平勿旁藉以故人人
盡力土始丙寅秋八月是年卯春三月告成事嚴如
屹如度越手指觀其自是海果有功之倍事之神若
斯者也抑往者繼興出米衛畿開則科三郡民田和

九郡浙東匠夫今則勾一閭左無有也往者守土或
息事厥瘼至士庠叩闕乃得報可今有位之焦勞民
苦無聞知也然則每自隄海未有事會之艱若今日
者也司馬公舉東南大利大害橫弛無備之一綫潰
危者一旦孽豈指据食千百萬之田廬生齒于指顧
間非體國憂民之實心所急皇貫注而成者哉若桑
侯之勤敏練達縮財于往費而續用過之其任事之
實心稽之誌載又安可及乎是役也起人德之所
耿叢文鈔 二集 策擇三

郡之人德之屬余爲文勒諸貞珉以爲千百世所法
式而系之以頌曰
於燦景命淑氣細熅篤生名哲建節壯憤貞度飭綱
飢溺由已山祗解若咸秩厥祀維茲鹽官裨海之洋
怒濤盪激隄是用戕爰稽舊蹟康勤修築飲由田祖
責唯司牧間乃軍興計臣併轡厥廢不葺吳其魚哉
司馬曰吁大臣之遺國則當體民則有造百駕單車
適彼海隅周覽維豐厥餉惟余爰命少府汝才汝賢
往監厥役式勤式事少府受命劬勞勿辭琢之砥平

捷之柱檣金墉岡陵城堦率經歲之程曾不數月
司馬精誠貫于鬼神海波激洑排椿入艮陰桑永楹
民寧家室史氏紀功千秋頌述

巡撫少司馬宛平

金公修築海鹽縣捍海塘

碑記

國家課天庾之粟與大農之金歲不下三千萬其賦東吳浙西幾半之千百萬田廬生齒聚其中而大瀛海環其外恃一綫之隄以爲之防語曰蟻壤不塞壩涌山阿其勢然也凡負海之邑司邦土之任者罔勿職乃治然而善敗質指大抵財有覈濫術有工疎其說近矣有進此者乎曰任事之心實與不實而已矣浙之海鹽西受甌江之流飛沫東注乃成巨洋而當

耿巖文選

巡撫

秦駐白塔乍浦諸山角張以怒之故撞塘易使自唐迄明千有餘年甃築程製可按也近代若文襄周公惠安彭公皆經天緯地才以名卿撫治後先相擘畫而其屬之受委任底厥成若諸道使者若郡大夫若少府最著如楊公瑄黃公光昇黃公清其人踵事增善塘以陂陀石以縱橫甃繕以稊頭丁字品字之形仰一綫之隄以捍崩山湮谷之濤而卒無患惟臺府大仁人間代一出而當其微爲之咨嗟動心然後百世之利與焉方其報績於朝嘗卜璽書增秩賜金而

邑之人德其功廟貌尸祝之不衰蓋東南水土之政無大如河若海海之利害尤烈隄海之役尤鉅功尤偉云按故籍浙西三郡有均徭歲修之輪貯鹽庫秋則理砌之自計臣以軍興充餉歲修幾如也隄故不能無毛髮瑕瑕則堅者澈其均完者嚙其趾所謂蟻壤之罅山阿之危積累然有司上狀亟請開府暨諸司蒿目莫以措中丞雲陽趙公方汲汲議與舉會遷去康熙丙寅

天子簡少司馬宛平

金公自閩撫兼中丞移鎮於浙

耿巖文選

巡撫二

公禁筦重臣別歷中外甫蒞浙若布政肅吏詰姦寧人之治一新之其屬之以災旤告者則星言急之省隄海之額或曰曷請諸公惻然曰人臣不上體國下憂民恐乎哉夫水火一也失火之家先言某人後救火其母乃燎原隄一瑕而三吳之流鹵矣匪惟鹽民魚且壑吳吾日食大官俸寧勿獨之吾衣絲綢者蒼頭廬兒寧勿啻之即日屏尾幢導騎昇車臨海上按視當繕葺者計二百五十丈畫籌成周召嘉少府桑侯命之曰汝職監理之厥饒惟子汝繩在牒

規近模分營程謹欽散用副予簡任礪厥成少府敬
受教始秋徂冬方沍寒墮指颼風毒霧中手口交盡
於舂揭間凡砥石棧木層架之法咸中程凡料價備
錢廩食之出入咸寬平勿旁落諸役夫咸勸勉勿威
繩以故人人盡力工始丙寅秋八月訖丁卯春三月
告成事嚴如屹如度越於舊觀僉曰異哉粵自隄海
未有功之倍事之神若斯者也抑往者經費出水衡
錢間則科三郡民田租母日破佚濫足矣今請發頭
會莫問也往者役徒發部民甚則調蘇松九郡浙東

可及乎是役也邑人德之浙三郡之人德之屬不佞
爲文紀其事勒諸貞珉以爲子百世有邦土之任者
所法式而系之以頌其頌曰
於燦景命淑氣烟煴篤生名哲乃武乃文保釐南服
建節江濱貞度飭綱縵墜起圯樂憂同民饑溺由已
山祗海若咸秩厥紀維茲鹽官裨海之洋秦峯苦竹
角趾斯張怒濤激隄是用戍爰稽舊謨歲勤甃築
大工間興請帑無宿採山徵夫民靡有譁間乃軍興
計臣併裁屢皇其請嗟詘於財窳廢不戢吳其魚哉
司馬曰吁大臣之道國則當體民則有造思此淪
胥于心懔懔言駕單車適彼海偏周覽緯畫孰瑕孰
堅乃命 少府汝才汝賢 少府受命星言駐之颶
颶墮指劬勞勿辭珠之祇平棧之柱檣拔陀縹緗萃
肉附骨財縮萬千功倍曩伐金墉岡陵蜿蜒律率
司馬精誠貫於鬼神融融冬日煦煦韶春役勿塗潦
百堵斬新海波激瀾排椿入斷追維義獻星羅踵出
莫如今圖滄桑永誌國情士實民望家室史氏紀功
千祿誦述

嘉興南門文昌閣記

嘉興南門外背城面湖之水之所會曰梓潼滙其阜故有梓潼祠滙以是得名明季火於兵以梓潼神所歸往惟士子其類孤再造爲難而城內外十萬餘戶莫不崇信浮屠氏故即其址建佛寺兩層僅虛其前濱湖之地今年諸紳士建文昌閣其上用存舊觀予甚嘉茲邦之修明祀而興文功也按象緯家文昌六星在斗魁之前曰貴相曰司祿主文與祿而梓潼神稱張姓起西蜀爲神而耀靈其間隋唐末其祠始通

歌巖文鈔

二集

閣記一

天下當卽文昌之憑以爲神者故祠梓潼曰文昌夫子子誦習孔子之書而祀於廟曰先聖先師孔子之自任曰斯文其教人曰文行忠信博文約禮其不言言祿也一則曰祿在其中再則曰祿在其中是則士子之求文與求祿莫如孔子然後世學者疑孔子之言文非今之文孔子之言祿非今之祿爲孔子之以求今之文與祿往往不近不若求諸文昌文昌遠人而神求文得文求祿得祿司之冥冥於人其共爲說吾不知果信與否及誦世所流傳文昌之

歌巖文鈔

集

閣記

以使人得文與祿之理一以忠孝爲本以仁義信讓爲要凡所謂懲忿窒慾忠恕行善無一不與孔子合不由其教則所求不得縱得之而非文昌之所許然則士之事文昌其與事孔子一焉固其可也况水於五行爲太乙之元精固文所自出也天下諸州皆有孔子之宮與文昌之祠若嘉禾之南湖汪洋泱泱天邱西傾明聖北注以汙乎梓潼之滙者他州郡所絕少殆文昌之所樂降神於此以鼓盪衍溢於茲邦之文也乎天官斗魁其躔各有所建其野各有所分太史書所紀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而斗所分曰吳揚嘉固以文名天下從此神佑其心文之甲於海岱吳揚夫何疑吾願多士入則雅歌擊磬於孔子之室以樂其道出至乎文昌之祠以求其教之合乎孔子者而內自存省期無愧負於中不修文而文曰高不求祿而祿自至有必然者特董其成爲予友懷君應聘屬珣記其事而因爲之說如此

遊園記

海鹽郭門之南郊有張氏太先生之大白居給諫君之涉園予表弟潛存於大白之南舉涉園之東偏因清流澹清而下丘原高下其旁老樹蒼蔚其內竹爲小梁頗日趨園左臨清流設板扉屏以內折而西室三楹落然以敞可布席而飲可瞻目而可吟竹管赴高聲堂以下植異松相桂梅榆之屬一月則影入懷春夏則綠陰自其南望海池泉泓然以鏡照而西地南北盡土石而舉其丘原新秋最文妙

村練繞在目其他曲室閒館周遭羅絡予謂潛存子得此自娛殆足矣乎顏其園曰遊何居潛存曰吾非敢托諸兼葭伊人也茲丘也吾先隱君杖屨之所常遊憩也吾遊先隱君也登高北望遊吾先大白之遺澤焉西顧而飲遊吾先給諫之警咳焉吾豈自娛已哉予乃喟然太息曰有是哉其仁孝之思乎或曰吾上海之間士大夫之爲園衆矣池臺林石之富雕鏤金碧之侈實從譙遊之難還以茲園擬之猶丘垤之介乎崑崙者也奚取焉予應之曰否否大小之相

秋最文妙

集

遊園

去惟其義而已豈若所云哉苟徒以其延爽侈麗爲勝觀者古之十里九坂以象二嶠奇態異觀盡精眩目不遑盡觀金錢誇耀畢其難以予之爲居建諸滿徑乘棟幾門而志意常充然六合之外以觀彼之觀繼繼者幾勝者等附棟弄瓦礫之陋且賤曾不足以介吾之一時况若茲園之中丘壑具體足以遊目賞心而兼莊嚴之重且大若此方將容若雲夢者八九而况彼區區者又何大小之提而論哉且夫古之高入逸士與所居之園園並傳或以其人或以所遊

之人今茲園之來遊風期孤翰多傳雅勝流意足傳
已足傳已歸者以予言為信請存同請予記之

取殿文鈔

二集

氏女子傳

大史公序衛世家而為之論曰余前世家言至於宣
公之子以婦見諒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
公取明驪姬之過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
也予曰推見古之仁人如衛二子晉申生其處父
子兄弟間仁矣死且不恤於土地人民何有哉此所
謂人之性善者也其在婦女多有之如鄭之雍姬忍
其夫以生其父彼其處執之難全決擇夫大小
寄矣獨惜姬斬一死以謝其夫事若與楚令尹子
求殿文鈔 二集 嚴氏
而之子棄疾相同視棄疾能死有遺憾焉他若孫
之姊殺身以成弟之名主陵之毋殺身以成子之忠
彼其至性激烈見義立斷有出於尋常萬萬者雖上
天仁愛賢德欲生全也其若之何哉然有不答以棄
論者語曰仁不可轉奪不可快雖有忘一身之謀以
存其父之祀雖當厚之賜樂而甘危亡之感窮此其
設心去辭常體達然其甘樂於死也為之兩利俱
存非夫道之甘轉而鬼神也甘依哉乃卒取怨怒
以死其可悲孰甚焉此豈非天乎予姨母朱適

漢其家財萬金無子憮悍夫不敢畜妻止一女計以萬金遺女爲擇婿吳生貧置利田宅予之給奴婢什物夫妻美衣食饌佚遊如富人居女獨自念母以女故斬漢氏祀義不忍提容白母阿母卽百歲後安能饗義氏一杯羹且令漢氏世世宗祠不血食乎母怒曰吾用萬金餉汝犬豕猶知人意况人乎女於是不敢復言一日父過其家女私語父曰母之心父所知也女爲父具其詳母曰時至今侍巾幗生男存漢氏祀爲死瞑目矣父喜過望感且泣與女約

耿巖文鈔

二集

漢氏二

生男謝萬金共女中分女笑不答歲餘生舉男也女慶不可勝言而之母寧會懷氏一二長老廟見男其自母母有子焉爲母見之大驚疾趨次骨不可忍已不可忍行自爲女難我如此何用逆女婦者謂此兒果早女一機是固女命絕之時也於是其出宅與母行自爲女難我如此何用逆果生日若果爲此兒則其母必死矣母聞之生憤焉婦欲力之婦慮其母必死矣母聞之生憤焉此豈非天乎夫性善人之本也所以背義而趨惡氣

與欲蔽之也女輕萬金貴若草芥與古捐千金之國者何以異當父與約中分笑不答豈嘗毫末顧其後之安存者哉此其計人莫不以爲至愚不知其決擇明而處義斷也衛二子晉申生不忍傷父之志以死而其父無所不忍於子非性之善惡異也物蔽之也漢氏母亦如是已矣獨其志在乎存親之祀見疾於母所甘心焉然豈若鄭雍姬楚棄疾壽姊王母之必出於死而後可哉天佑賢德而生全之固有道矣乃卒至於無所容而死吾故曰彼數人者或死或不死

耿巖文鈔

二集

漢氏三

人爲之也漢氏女之死天爲之也夫其性之善而心之仁如此何負於夫而必死之雖然求仁得仁全乎其性之善而已夫何怨且夫古之志士仁人當國祚存亡之際以死報國不必其能存危亡於再造也抑或再建於垂絕之緒程嬰杵臼之趙氏孤丙吉之皇曾孫主成朱震之師門特保其孤裔於塵緒而已深謀至計於未生之前若操券而得之則又奇矣是其精誠所感足動乎天地鬼神付一漢氏兒於一女子之手使其親世世血食夫所以成其志者若

然安在仁之不可恃而善之不可依也哉吾聞有星
於天性之善常不泯於天地間又有感於名跡顯晦
之不同若濮氏女者渥渥不彰尤足悲也故敘其事
以傳焉濮氏桐鄉人

封微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查公墓誌銘

吾鄉有君子曰查石丈先生諱嗣琪字肇五石丈其
號茂材君鼎庶常君昇之父也先生博學兼得孝友
潔修恬讓以遇物省克以持已其潛志密行有不使
人知卽所親昵不易知者擅文章詩誦工行草法書
年七十有六以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卒於寢廡
常君史館奔喪歸其明年某月某日葬於

先月來請其故交同里沈珩爲誌而銘之泣而曰往
者不孝等疏其行述毀傷卒遽中有不逮幾大有不

耿嚴文鈔

二集

誌銘一

忍幾大者非公莫斯先子隱予不敢辭予少時相與
六七人爲文會而先生配丁孺人予表姊氏也年復
差肩及老相從遊故知之深誠莫如予先生幼挺穎
敏誦習至性過物年十一父其皇公早世哀禮若
人外王父淮陽守同生許公憐愛之有句內外十一
孫惟爾種德適又署其門曰五世其昌字以肇五
其先四世單系素門卿至是必充其宗云長益遠而
好修距丁孺人來歸母詩太君適子婦嚴夫婦相
勉以善事母上及事主父母咸曲承其勉率爾

婦奴規以學業以誠以是相感從家庭至性門修
多有曲折惟盡義者處之爲能安也遠析簪居則長
臨母前自母見長稍自立兩弟幼持家難分門願取
隨匿者僮奴羸拙者屋居禍類者於是許太君喜而
語焉已王父母許太君相繼喪亡治喪葬獨先慘營
而養所受污萊零陌滋寡斥堠半中間斃瘁辛酸刻
清隱志不願使親習者知傾察知之相感涕是殆非
人子狀述問所得而書者矣然早能知性知命茹荼
知節日陳古儒書而讀之勵行仰法先賢恤嫠寡無
孤明急友生之難至身入棘行周其薦蓐棄飽罔所
顧惜中歲師事戴山先生於山陰受徵過隱過顯過
之格退與同志爲省過之會日史月書事事期歸實
踐疾學者虛飾體面足以害道者虛體面說一篇以
斥其妄而求其真由是名利之念剝削殆盡爲中廟
屢絕跡城市顧天性合道不由防檢獨持謝顯道別
伊川久始去一矜岸薛德溫自言二十年未消磨怒
字與先生交未嘗見暮愁之萌亦不甚用消磨力去
而始能此豈爲學者易及哉當王父之葬族長老有

爲二十金贈於吾子致者不果致也先生知之終
一日族長老以問則應曰致矣終不使其人知之
德施人而人或操豚蹄以來峻謝自愧責曰是
吳爲至於我哉州黨苟行違乎義必相譙讓曰若
不畏石丈先生知邑大夫修鄉飲禮固請則固謝
不應自壯迄老處戶蕭然或曰盱不食惟讀書無動
色於文章尤好震川集不能置詩宗陶學杜晚又作
元陸間率真任情不事編纂書法益造勁道遠近走
其室請勿絕諫兩子嚴雖初鳴雖令起講誦手鈔
秋四傳及古諸家文皆發明以授爲論說備修釋
求志立身兩嗣君重家學有聲遠邇勤侍養而
常君以其才出應四方之求歲時歸省饋饌必手
絹市鮮薑薑華色笑相戲與人望而歎曰丈倫文行
之樂孰過此建中一門如康常君成進士官傳從
先生亦既磨 制辭最盡康美一不改其素故衣
杖足不越郊村客終門則長開板扉納榻上日出
復市街屠兒雜游其間其表先生神色不少異默而
去北舍嘗見若輩付每查封公其人惶悚謝則好

惜慰曰毋謝我我固勿敗乎時表優渥之
市人噴噴曰噫公固長者為何乃至是耶先生
丁猶人壽以康門第方振里人這語誰能陽道
昌之題以為淮陽先達之賢有識有此其微乎時
高年為晚娛之會以春秋集黃山黃山者故許
築室娛地也亭館半宴客為翠竹碧梧會
七吟曉引迴潭而先生撫今懷古慨然歎別有
非日進所得而知者庶常君方歸省則趣之行
古老健強如此女何不大竭力其官務正學以
嚴文鈔 二集 誌銘四

獨直勿嫌抑揚他日利澤在生民乃不負平時
為發明之意徒宴息何為於是庶常君辭親就道
半幾而先生病以卒遠近咸悼惜涕洟以為常世
君子其人焉而今已不復作也或謂先生之存以
庶常君而榮是實不然兩嗣君之以家學發其
乃幸得為君子之子而榮焉若先生之學之行
則固非爵服門第所得而榮之者已其先新安人
嘉典再遷海寧東郭之金牛里數傳至一愚公諱
益明嘉靖間贈奉政大夫奉政生雪坡公諱

憲大夫中憲三傳至鳳巖公諱允考時脩父以
貴顯公脩然自遠有名德先生曾王父也王父悅元
公諱大任有文稱善同里淮陽守許公同生父其皇
公諱繼序以家學授經先生膺

單恩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配丁氏封孺人子二人
曰鼎庠監生曰昇戊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女三
人孫八人有詩古文集十數卷有摹搨之法書今自
京國以迄中原江左皆知庶常君之詩文法書高天
下而不知其淵源在乎是銘曰

耿農文鈔 二集 誌銘五

其志也卓其神則泰其外也和其中斯介疇無師
黃躬鮮勳惟石丈翁酒然心快考今道古翼文子賢
有其文截恢詭醴泉之源清且旨嗚呼茲有道君子
之幽宮倚故丘之松楸身抱楚學之樞機惟德足以
華世今永斯楊之無窮

前孝廉張元祐先生家傳

前孝廉張元祐先生名次仲號待軒政顧開以文名於時尤研精理學經義通貫時務有卓識生平節行自表見風骨稜稜特立數困不遇陳藏義等書其大者曰周易玩辭困學記詩志箋春秋學說各數萬言聯古今諸儒疏解名篇取舍由特裁而發陳獨見必迥出羣言其言易大指曰讀易有簡要之法惟反諸心而安按諸理而當便可從孔子而悟文周從文周而悟皇象其論卜筮曰北山黃公善解先寢食

張元祐文鈔

集

而後鎮鎮汾陽侯山善堂先人舉而後天造爲仁不卜雖不問無夫無神惟道是信卜筮之道如是而已又曰易與春秋爲體用以易讀春秋以春秋讀易豈獨漢晉以下衆教義理之家未有操微制義若此卽所謂義皇心地上盤旋軍機變乎其言詩大指曰易本天道而經歸人事皆以理數象義扶正人事也於詩亦爲微詩之所與必見明後像有蓋於天人者也詩之別則必歸諸理見其於夫人者也其於春秋以爲十二公本善節世者因其無父命也不幸

張元祐文鈔

集

也彼八公而無王也何寬於無王而嚴於不幸也秦晉相尋於兵而楚疆也殺之役敗之也抑自向戌之弭兵也兵可戢不可弭也弭兵非國之福也齊晉之權下移而楚能搆生殺以取其臣也所言皆張瞻明目使千載下藥有生氣吁先生豈經生佔畢之見乎其他如三傳三史周禮通考諸家纂述甚富不具論先生嘗答人論經學謂不深探義理而汙漫以言經學是禮海忘河也蓋先生少負至性八歲割股療母疾以孝聞泣辭題旌其後輩父母則自鐫鵞像墓前志永依地下又嘗爲親難祀法吏至於祠終其身若此者人莫不稱奇節先生不受也當其老困公車而天下事亦孔棘矣每從當世任事之公慷慨論列得失多驗嘗於濟南逆旅聞熊芝圃經畧傳首九邊不勝揜揜夜夢熊公反覆辨難相與痛哭而覺同舍大驚烏諍不數年而先生隱身藕村泥跡堊老道棲蕭寺矻矻窮經作老蠹魚夫豈先生之志哉雖生卒以名義經畫總其鄉如沮重役建義田主賑饑事不勝數然不得大用於世有心者惜之福王建號

挾策上金陵知事不可絕江歸順治間直詣使者薦
不也先生遇公正發言伉直破的明時同里有出爲
御史先生問將何施答曰我安能爲惟排塞過去耳
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此二字大壞此言何爲至於
我哉其人報而曰子知九邊事乎先生曰九邊我不
知獨知四維爲士大夫重耳聞者懷然座主錢宗伯
嘗規之毋示人難近先生曰孟子言自以爲是不可
以入堯舜之道果則謂不自以爲是亦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宗伯爲之歛容又謂後人曰吾濫府後辟序
歎服末鈔

舉鄉賓俱以疾辭吾死後必有謂子鄉賢而飲俎豆
學庭者鄉賢盛名俎豆鉅典豈可以虛辭妄說謬常
乎吾耻之吾不願也觀先生出處志行言論風采於
古今名賢人燕爲何如哉先生父養无老施仁生昆
海上乘潮出沒闔越爲計然自圭之英雅好讀書賓
禮師儒以成先生之學性剛厲公正不平輒好變罵
賈耽先生身諸生挺出代撫育計乃自母壽太君自
先生幼時抱之就哺水雲窩水雲窩者其先世故廬
也先生登賢書母甘荼苦以老虞山宗伯而觴之

張氏先世故家以行誼著東海婦德亦累七相望六
世祖鳳早幼婦馮太君年二十四矢志守孤電及喪
而贊其居於債家鷄鳴白母他徙太君痛哭誓守於
是子孫聚族世有之卽永雲窩是也其膝虞哀太君
單焚侍奉不嫁以老太君命其子事以庶母稱堯兆
域有司旌其間曰雙節遠近知名士造逕爲詩文以
煥焉先生內行方嚴配徐孺人事舅嬖曲謹凡睦嫻
任卹罔弗篤先生性濶達細碎事弗問每攜長嗣昂
讀書黃鶴山經年不返孺人獨手提一二稚弱兒女
歎服末鈔

然然端處卒無敗缺年三十時卽從史先生置箕請
妾身屏居一室簡琴書篋簞之屬盡歸之終身無忤
色嗟乎可謂難矣子四人長曰昂字趾伯次曰展字
章叔季曰果字季和幼曰昱早喪章叔慈愛孝友每
展起朗誦孝經至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輒慨然曰
天下道理盡在是矣當兵燹播遷人並挾貨賄去章
叔獨收丹鉛經史古爰半餘卷曰吾父一生精力何
忍棄也當鼎革時有本宗故所隸爵先生仇直者搆
難而鉤訛之以非意事譴謫先生既且不測章叔曰

兄長當侍父側弟初未堪崇難以身惜之與族人矢
于吳山城隍祠庭鞠呼天泣血及復折辨事得雪
同被訟十餘人皆賴獲全先生不之聞也韋越遂
辦以物年未三十元配稅先卒繼贅吳不一月輒稱
未亡人年方二十三新婦廟見之禮未成堂上人表
敢繩以柏舟之義吳拊心替夫字七齡遺孤初如親
子年六十時學使者旌之曰貞孝慈惠云初字無逸
承家學讀書敦行事後母如親母弦伯季和既歿有
傳宜男者一二人矢志苦節無逸委心屈意周旋於

耿叢文鈔

二集

五

諸父嫡妾之間以孫而代子職侍膳嘗藥不離左右
先生撰述間未卒棄授無過成之期獨有遺書不惟
費以揚先人志其殆想快歐陽之世其令緒者乎若
子曰先生於是乎有闕探矣無過哉其與孝親也
最獲母儀主母吳孺人許字登仙歸來妻而失嫡二
十一聞卦類也不變養終身中自推情納衣惟恐
稍未世人舉止處事無不盡心二十六歲弱冠死
已復題明傳夫人墓誌曰吳氏知歸也先嘗願
節死矣節死如主母惟恐其死之於此五年矣

今所夢復至請如約諸事畢奉德昌父飲請其相合
寢比昔時青陵盛同里諸賢證曰貞孝張娘自馮太
君雙節處氏孝廉元皓先生文學章叔吳節母貞孝
張娘並載誌書

贊曰予邑前修獨稱張文忠九成四百餘年而有元
皓先生願晦稍不同其學行人品豈和上下人知先
生非忘世者獨其據經秉直令出而用於時且相鑒
不相入安知橫浦雙跌之餘不與蘇村莞角等哉夫
用舍時也與日月星河漢同昭者道義文章也無過似

耿叢文鈔

二集

六

出其家乘綱繹之若輩叔身冒既凶以慈父之尼窮
詎不足與史之紀獨行者比身早難其其慈也而
前後諸節母及貞孝張娘其事雖難于割中蠲之
所綱次者庸岸讀不云乎士節節乃兒婦婦亦然鄉
便張氏六七世間都燕燕康康之體雖有最嚴孤除
將安從歸也自表見乎而人情不願以此易彼亡
是惟者雖極難義之內前題張娘於以風世不誠賢
乎哉

明太僕譚公傳

明太僕譚公諱昌言字聖俞凡同嘉興人萬曆甲午首解額辛丑成進士初補繁縣有惠政調發源刊朱子遺書千餘卷開金堂隄使湖土人及行旅皆便之稱譚公儼再調樂城抑巨猾主進忠削其免役田什七諸奄斂跡而募民鑿井六百甃高丘四十餘村迄今成沃壤以課最還南兵曹母喪除補北車駕司出提學福建首相棄尚高孫應童子試勿錄也閩獻真宗師先是策撫順不宜出師言果驗以知兵除山

耿巖文鈔

二

明太

東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時山東事孔棘登萊於額兵外增召募兵八萬島帥毛文龍將由海運濟師巡按御史游士任召募淮無見糧而詳總民航海避難者數萬建撫陶元暉發不納輒用募者亂登萊旦夕虞沸公聞東道趙官廳合謀其時督者斬以狗餘悉不問分捕總人於登萊乘三郡三千六百有奇編立戶籍給其糧流移所居無何離縣兵民相鬪離令以還與友同避撫按兵會勸公單騎入登營執總將李性忠手曰總良即我民還將即我

維言及是傳諸將命之將皆屬然不願兵而爭所

將無上其功有進臣子親是民家親是事勇後直前賜金加銜尋擢山東巡撫制未下當是時島帥毛文龍之鎮膠東也龍海外織皮駝馬之饒括金貝以飽中人之府其帳中擁觀軍容之虎威呼騎權輿提將鼓外輪欵信以數百萬陰相要結而斬敵部民應俘獲功謂旦晚侯封可待者自節鉞以下莫不悚息以承島帥之尻公獨每事必遏其姦帥掠平民毒其舌

耿巖文鈔

二

明太

辟其驕詐為獻俘計公則多方療所掠者活之以斥帥之罔而朝鮮李倅弒篡請封帥甘其重寶樂之來以介於璫公怒曰弒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不許登呖帥患事權不足以制勸女臣私請墨殺得兼舉刺公具揭力爭其非制不可於是璫與帥之疾怒犬骨矣會御史魏光緒給事中魏大中各疏文龍罪狀文龍疑出自公因排蓄請借一司餉同知程棟辭連公謀殺煉成獄公念一身不足惜痛權奸覆同莫之救止憤懣嘔血卒於官即山東百姓莫不哀

心而恨其事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錄以死勤事
臣贈太僕寺卿則祭葬復下禮部議諡明君事
遂寢公生平執義勁強公忠許國不以求害奉其師
守至應機緯務其深識遠畧當其任南兵曹也時福
王遷延未就討討廷臣請詔來春之國而故案江
門餘船五百艘為發裝時方決度水堅不及赴公慮
內庭以王舟不集為口實遣官就北按辦速詔報
聞王不得已就歸臣有安傳功識者雖之子四人
貞然登進士官至工部有著述行世貞良以五經
耿獻文鈔卷之三

益有感於明季喪亡其養禍履職鮮不券合於漢晉
淪滅之年當太僕經畧登萊間戡亂撫流定禍敗於
咄諾之頃其於皇甫度遼祖豫州劉太尉之威宿權
室奚遜焉且公死無何而撫臣李嵩李精白疏建忠
賢景仁祠蓬萊閣與諸省響應報可設公未死安知
無顧忌於強項使君之髮衝冠也乎鄭昌有言山有
猛虎藜藿不採追青齊故蹟孔北海死而後移鼎之
跡彰矣國其可以無人乎哉乃踰跡於權逆之鎮鄒
南憤以空殿與前此數臣者所遭畧同於岸安得不
耿獻文鈔明太四

以時王師下江南貞良率妻子渡海入閩閩人憐地
乃盜輒被劫斧傷首血被而盜謀掠子女遇老儒
念雪為太僕故所拔士偵知之過名同拔士子環而
泣曰此我真宗師子也舉其利開於官乞兵護出山
谷各負米攜山黃相餉貞良率死而妻子三十日
得全以歸人謂太僕後士名明之報云貞良子瑄客
孝廉官給諫以文舉官有善於勝子者以明史傳且
史館綱緝善則實錄及書奏諸書朱書不數息
於公令給諫君復出於後學而事勝子為一

九原其傳司直淪亡彼兇相貨頌葬祠賢莫之敢挫
代邸踐祥清論載伸袞袞議盛華衣奕新慨彼猥流
情縻寵利邪焰燎原其孰其義雖胃時榮物則汶然
曾若君子休名永傳

耿巖文鈔

二集

明太五

吏部員外郎卜君聲垓墓表

予少以文事之會識秀水卜君聲垓於衆中望其清
風則有別俗者然未測其裏也順治庚子予舉京
畿君舉自浙集長安康熙甲辰同僑禮部同進士出
身要結南歸盛夏極水陸行旅共食宿五六十日歸
乃需大淹抑者十年家相距百里往還益密於是知
君最深君爲人篤摯沉毅負骨性惡軟熟隨其處
事好深慮人或病過謹然以是卒少敗闕君之生甫
時而孤孀伍太安人之繼嬪贈公也贈公年且五十
耿巖文鈔 二集 墓表一
餘尋早歿遺孤三人皆異母君最幼比稍長知孝弟
明義理入承太安人訓也痛而受出以事其長姊而
從曲而隱茹茶而甘距君能文章有聲交遊及登第
益刻已以將順於家故始終一體無少間君居常常
念太安人迄請旌如禮而仲兄老貧難宅與共至性
皆若此君又喜接名士大夫雖家食窮空常質衣得
錢治酒飯以奉四方來萃者以故家益貧氣益銳聲
亦益起逮謁選得洛川洛川郎延邊境土風麤猛同
季寇亂起難人習戰鬪長大帶劒不安作業君環視

而念曰此病在癰結願善醫者舒而不攻於是總
課息訟爭勸農耕懸格招徠俸目暑具而邑賦不備
萬以金錢給榆林饑民粟給宜君營房金錢輸易
常速米粟運難常運抑鎮大且饒營偏且紕君又熟
念曰是猶乳嬰兒宜急餵且弱者奈何倒施於是營
節舞先兵將皆喜居有頃雲南叛三秦震驚君設方
畧村莊砦堡皆置限塞立練總統其義民鄉勇誦茲
緒兵明賞罰以預爲防而寧羗總兵王輔臣果殺經
畧應滇黔柳溝定邊諸將皆叛當是時賊誘民殺長
耿農文鈔 二集 墓表二

吏以應獨洛川民德公不動而賊兵逼洛川宜君營
將卒聞之夜馳一百八十里來援因留守焉君固素
設備城獨先伍太安人計望君氣幾絕立報牒軍門
奔其喪軍門不聽洛川民亦不聽曰卜令去洛川
朝廷有哉墨衰者七月間大將軍撫平涼始得謝事
去嗟乎應變得民乎將士心以捍牧圉可謂能其守
矣服除補武昌時與參謀某邑當兵衛民病供億
疾易動君一以心計營辦不煩民而怨惡輒上官請
除脚價草束協濟雜稅一切無名之供武昌德君

洛川用計與卓異遇禮部生事 諸名部室官舉
屬才品君以薦改吏部稽勲尋改驗封員外郎銓曹
爲諸尚書郎清要地主議奏覆關官方得失恬默者
不必力乃職其稍以名跡炫輒驟肅謠聲君持已勁
嚴而最勤於公晨趨署必先諸曹其出必後時不暇
食勢慘甚疾作君中歲喪婦不娶子二彭年彭願讀
書里簪營衣食其居京邸惟僮僕二三屬續日諸同
官年舊十數人臨其次按篋中無餘錢一章服外僅
與畧盡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首賻治其喪諸公伙之
耿農文鈔 二集 墓表三

始獲殮學士彭君孫通檢討朱君葵梅身其事而記
之嗟乎居官孰不曰我廉名實未必相應然至此而
真者信矣豈不難哉彭年奔喪京師扶輿歸厝祖墓
將營葬事號擇請於予曰知先員外莫如子墓石非
子不可因授以西征紀畧西河治譜兩邑人紀其事
以傳也然予獨得之秦楚人告語實若此嗚呼君之
補武昌予在史館爲文送之而饒君於古蘄門之僧
廊執手期相見笑別去今十二年矣豈謂從此遂解
決哉予尤痛少孤與君孩抱日等兩母茹哺皆

五十年亦等常與昔並敝門緒尼昔中購隱痛聚
辭相對涕泗霑衣秋君少子十年出處亦暑似昔不
得顯施然君雨令嚴疆一居要秩能積清尚較著死
可無憾乎老猶作金題玉駿間畫書魚而已尚欲重
識肝脾間事知君安從得哉抑足悲矣

耿巖文鈔

二集

墓表四

上 兩臺請特祀故大司馬孟津李偁平公

任浙江督學道學政事實狀

故大司馬李偁平公諱際期號庚生河南孟津人庚
辰進士順治丙戌來督學於浙視事三載閱兩制科
一歲校中間試明經數等所以惠教浙士子於時衆
寢大旦胥溺大陸天下知不知皆師法公爲莫及

世祖朝以諸道學使者無若公賢考陟異等自右參議
不五年晉大司馬卒於邸公立朝經國之業載在國
書不具述惟是公學政所大造於浙所當以受知獨

耿巖文集

事公久親謦咳稔本末敢一陳之往者浙士數流汨
靡恒厥譚經競綺縠公至則鳩生徒首旂翬翬的謂
士不知尊經俎且何爲爾苟學倖經文難道者闕之
恐後尚闕然登斯堂哉於是惟說滯習捷滑不逞經
昭文光顧所得才皆振奇有謂奇則累經公笑曰士
安得病奇六經而下差有在簡餘子岑寂不稱快意
奇以衡道非以畔道奈何教令庸師宿生張吻聖書
乎比坊十一編出爭誦爲此十年前添簡中物經昭
文光及天下夫經晦而復彰書滯而復貞公非以正

學成倡以卓識成尚能至此哉有違此者乎曰有之
公始來浙士方伏靈彼雷電下轅固伏生輩驚懼以
匿田間不出秉憲者議以法震之出不者族收之公
抗顏力爭謂若提攜懼不至何震爲且

朝廷所以求士爲吾道在士夫士氣強猶懼不勝道今
放然若焦熱士即可炊而甕種盡道滅吾忍以官易
道哉於是議遂寢徐出孔孟程朱於兵火百奸餘士
稍稍抱經從山谷出有若招數萬孤子寘慈母懷浙
人之謫曰士類不空實有李公夫匡綏之以愛担荷

歌巖文集

上兩二

之以義憤奮之以身則必南進此者吾固有之公持
身固以括卽貴勢所挾請峻不受不肯刻道以周其
官於時堯鑒者張甚所請一不行其卿之乘乘出羣
辱公於萬人市掙其前騶引公出車批公頰而抽其
虎皮茵以去公乃徒步詣節府庭解印綬求去郡博
士弟子萬餘人伏轅門號慟以三晝夜曰公去浙士
安有類乎節府固慰留乃得不果然公終不爲奪獨
行已志自若也夫如是則又有進此者乎止矣曰有
之公來杭拜於廟側其宮周道祀堂序歆屯牧綬攝

歌巖文集

上兩

牛羊外來則悲曰浙安得轅固伏生毋走田間哉卽
不能令聖賢古先生爭此一畝富於是以痛哭爭也
牧者感其誠毋敢犯爰出俸錢新之扶歆起圯繪聖
輝焉士至且喜且泣曰聖賢古先生猶然在哉請郡
邑忠賢先廟碑碣之墮壞靡勿損磨俱修明之然衆
已恒儉一褐一紵粗了寒暑食具鮭菜而已夫直以
守已而忍辱以衛人澹以自養而厚以事聖賢先生
則又有進此者乎曰至矣竊聞之道不能勝時時亦
不能勝道凡公所爲非乘時而爲顧勝時而爲焉以
故地且崇隆殿弱諸若造於勝人士功德無量非他
學使者能及考周禮大司樂曰凡有道德者使教焉
殺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學宮祀其德爲師者之
禮也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闕放則否國故云
者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闕又各自釋奠於其
先師此國特祀於其先師者之禮也元許衡嘗爲祭
祠明神道嘗督學并養德者皆以爲道總名臣能尊
師道作人材爲一代之倡皆賴於斯代從祀孔廟以合
於尊宗國故之義況公之倡於代以衡道而育士有

與壇之所難爲者其從祀大典關禮官奏白用

諭定今

上康熙十一年詔郡國修葺志書崇祀在位先賢以光

祀祿宜協與評稱功德若祀公於名宦祠僅儼然衆

列不足以配公顯績燦修請援國故暨宗之義設爲

祀以彰殊典著爲例謹狀

水巖文集

水巖文鈔 二集

議辨答問雜說

海寧沈 珩昭子著

三浙正誼書院或問

或問乎沈子曰昔唐末五季迄宋天下州縣學廢缺
公卿儒賢有意乎斯道斯民者間爲書院之設以聚
其徒而與其教甚盛心也宋興七八十年州縣學畢
舉自茲迄今庠序之制既足以章明造士之途矣然
千平以來書院往往著聞其間教養之規磨抹之効
耿巖文鈔 三集 三浙一
或過於學校之所崇飭此何以稱焉沈子曰此所謂
不惟其法惟其人者也虞廷命夔命契之外不聞復
有教授之司周官至纖至悉領於六官者皆法之所
寓而學職不領於六官獨司徒掌邦教以統之所謂
惟其人者誠重之也後世庠序博設所以職其名物
記籍之數者無異乎有司之循其法而已若夫書院
之聚其徒而與其教非當世公卿儒賢有意乎斯道
斯民而德業足以風厲乎天下之士者勿克舉焉生
子安撫湖南建嶽麓書院爲諸生訓居教窮理之

陽明子撫南贛間射圃修濂溪書院爲諸生訓致良知之學此其人豈若後世修庠序之法而不以實者所克以舉抑豈若漢世公卿孔太常臧張安昌禹徒用說經爲時師資者哉往者綏德馬公之守杭也請於司馬中丞金公肇建書院額曰三浙以合乎司徒掌邦教之義歲已巳中丞保寧張公撫其地改額曰正誼夫誼正而後道明蓋敬敷親遜之義勤勤焉董子之言正誼明道也身之也非文爲之也程子謂公者仁之理身道誼而絕功利則公之至矣公之至則耿巖文鈔 三集 三浙二

仁之至矣保寧公身體仁之學自立 朝至建節無念不以正誼明道爲修身報 國之本撫浙以來勿矯爲清而極夫清曰真清勿察爲明而極夫明曰真明由真清真明而出諸治此至公至仁之所以備乎身也以身率屬何局不澄以身化俗何俗不革然則正誼之旨其學然歟或曰曩浙書院數見矣曰萬松曰天真曰紫陽曰敬一其地皆以山今不以山而以城何居予曰此王政也所以尊上親下之道也王政之教人未有言理而遺事者也是故古之有學布令

陳旅聽獄獻歲養老講禮咸在焉今保寧公每月蒞泮書院率其屬若紳耆若弟子貝皮恭敦勉宣謠聖諭其感導也以誠不以文其丕變也以神不以跡此政也卽道也事也卽理也尊上親下章章焉蓋誼之所以正而道之所由明苟非其身之備乎是將古所稱德業足以風勵天下豈徒震於其名與其文爲之具又若儒宗者流于其山澤壇坫之間言理而遺事者哉吾故曰不惟其法惟其人問者矍然而起曰正誼之學之吉大矣哉敬問命矣

耿巖文鈔

三集

三浙三

周禮辨

周禮之出雖上諸秘府實顯自劉歆王莽時始
士其後杜子春鄭興父子賈逵馬融信而受業若林
存荀林則斥為不經六國陰謀之書述鄭古作
註然後盛行夫鄭注殆不足憑也偽秦哲張弼偽古
文鄭皆輒為之注是安足憑耶宋世歐陽氏蘇氏謂
秦漢人多所損益而非周公之完書特舉其經野制
祿之法有繆體可疑者而未指其害理之失明世諸
儒捕風捉影之害理者如條狼氏之書禁曰車轅
歌禮文鈔 二集 周禮辨一

曰鞭三百以加於太史大夫周之盛時豈有車裂鞭
笞用秦法御親顯之臣哉又若聽訟先鉤金束矢此
後世驥儻之矯矢也因刺劉歆佐莽成劫衆飲以達
其惡子綱以為過論及顧地官婢民之職曰中春之
月令會男女此言順時令以成昏禮宜也又曰於是
時也辨者不禁鄭注以為重夫時權許之也嗚呼是
何言哉失人道之始莫重於男女豈岐之化至江
之閭變淫亂之俗曲風左葬之女猶以公子同歸
成此皆周公所以導揚其俗也公制昏禮嚴示

曰禮文鈔 何如者且人心之邪危於禮而不經不
此何異於使男女裸逐集紉之所以亡天下而詩
載衛俗猖狂以善其政散民流為滅國之由也而以
証周公之行政可乎益劉歆假竊周禮傳會以佐莽
威劫而曰典刑衆歛而曰省訟奪民田而曰均田係
符命而曰巡狩滅倫常而曰從民欲威福思鼓
誘奸邪之民至頌葬以五十萬人皆此害理惑世之
謀所成也其驥亂陰謀豈過論哉殆非當日之完書
歌禮文鈔 二集 周禮辨二

必矣至康成註經滅裂不少若此條者唐孔氏仲
其非禮而鄭說以為重天時夫王政之順時令在中
春則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止獄訟若茲之類同
所也而使民敗紀傷化乃曰重天時又曰權許之
其可惟哉序詩者於衛之有狐曰古者國有凶
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曰多昏訓謂殺其體昏
多也殺禮云者於禮殺其儀已耳未嘗非昏也若
故而縱之奔設法而誨之淫非歆葬之周官不至

科法議

或曰六經之垂世立教如日月江河之不可相無也
自古興學造士設科取人懷初收盛終於熒燼經師
後先顯晦故學官所立與廢不同自大備之後雖科
法屢變未有分輕重緩急爲言者唐宋間大經中經
小經之分徒以卷冊簡繁非所繫於治教殊也子房
言專修二禮毋乃近於宮義歟予應之曰非此之謂
也國家造士取人將以施實效於天下非徒以其名
也使以其名故法久滋敝焉爲儒俗者無不因其敝

耿巖文鈔

科法議

而救之顧變制有善不善耳漢世討論遺經本極詳
慎至流失之咎非涉識緯卽生傳會而進取之業亦
被析不根故魏晉舉選不得不變然漢世博士弟子
之說經雖不離章句其所以得失相形與公卿大臣
講論殿庭或發難問答不使之教叙指要爲安詞故
治經務得要會而見之修行履踐奏議典冊當其盛
時遑遑惇懋足觀及唐世葉成義疏始試之以文詞
不復遠考西京經學傳承之舊而制舉之義荒矣唐
蓋主詩賦若經義雖不廢猶廢也觀洋州刺史趙

之議以爲進士時之所貴然溺於所習悉昧本原但

務鈔畧故士林鮮體國之論且耽以釋經特筌蹄耳
明經讀書祇誦疏文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
禮法無不罔牆故當官宰稱職之吏更復交馳汲引
行成險薄虧損國風等語觀此議切中今日之弊科
法其容不變乎宋承唐之陋王荆公變以策論經義
其言以爲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
學作詩賦及其入仕世事皆所不曉此由科法敗壞
人才致不如古其所見卽趙匡之說自極切當但荆

耿巖文鈔

二集

科法議

公欲以一家之學繩天下士則悖矣且經義策論專
較文詞與詩賦何異迄今五百年愈義愈非併不知
說經爲何事疏文爲何物策論爲何用甚且不知帖
紙文詞爲何源何委何體何格况所謂講求天下正
理與當代禮法成體國之論而求稱職之効哉以至
人倫流放風俗頹敗異端浸淫而日竊尋經之浮辭
以博當代之顯榮夫士皆知其不可久而莫知所以
救其敝思救其敝必自二體始何也諸經之義雖同
歸而禮之在朝野上下皆實事禮治而六經之用畢

舉於是矣夫然後六經各治其貨而汰其文亦必自
科法始烏摩公卿大夫守常因陋足矣聞更化通變
之言有不駭而咤之者乎天下事所以難言也

耿殿文鈔

科法議三

子貢詩傳辨

漢說詩先有齊魯韓三家三家之說本傳毛鄭孤
行於世自是詩學疏義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宋
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兼併小序小序之作或
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
惟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宋嚴粲系叔孫子由始
推源小序之流於是鄭漢仲象雖錄公認其失
以爲出於漢儒之妄者天下爲之信之自馬貴與立
辨以明詩序之必不可廢言盡而辭使前儒見之似
亦無足難者明楊升庵之說曰文公因呂成公太
小序遂盡變其說蓋謂經述古詩平心折衷之論因
斥古本韓文有子夏本序詩之語然其作而并韓公
文也升庵則無據焉若謂文公據國史述古詩平心
折衷文公集傳終以爲信乎豈非因循柱之私而遂
求能平其心者哉豈非自欺欺人者哉何矯之有
獨所無辨子夏本序詩之說則其言誠辨而野郡
鄭漢韓序大詩義之說則其言誠自毛傳序非
小序歷數諸家之於詩序并無異同鈎提揅設從未

有援子貢詩傳以爲言者詩傳出於明之中季應
郭相奎中丞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鐘鼎篆書古法
森然摹篆書刻之蜀中而贅以附音張元平司馬重
梓於貴竹用附音無篆筆李本寧宗伯刻篆書并附
音於白下而以子夏序合其端名曰二賢言詩以孔
門許言詩獨商與賜云爾夫孔門高弟子傳詩之撰
曠二千餘年歲月之久經各代諸儒搜考之勤從未
有一發其藏者乃至黃郭一二嗜古之家而後顯噫
今存矣西蜀白下諸本已不得見所見吳興凌濛初

耿巖文選

子貢

刻本所載李宗伯序謂嘗見人云得之外國是其書
似悠謬不足信而濛初云攷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
詩傳一卷既云國史載籍濛初必有確證寧或敢誣
第秘府之藏往往淆雜失真正亦未可恃也然郭中
丞李宗伯並用博雅擅名豈其於經傳之文聖門之
賢遺書出於遠邈泯滅之餘乃不慎審其真偽得失
而姑爲市異以眩世者哉按古之以偽書惑世如漢
張霸隋劉光伯之尙書劉炫又有古文孝經及連山
魯史百卷炫之書當時已諱其偽而張霸尙書二十

門子貢是馬融鄭玄遂爲之訓注以行於世者四百
年至晉得梅賾所獻而始知黠霸爲僞買鄭諸家當
何以自解耶不特此也今日古文尙書之垂於學官
所出自東晉者儒者討文蒐義尙不能無疑於其間
而邵堯夫先天一圖出自四千年以後而授之山人
野士之手雖經朱子表章尊奉本之以註易而猶不
能釋於尙論者之疑何況百家外僞如三墳出於宋
之毛漸陰符出於唐之李筌以及諸子之關尹亢倉
楊冠言似子華之流百什家者其爲傳會駁亂彰彰

耿巖文選

子貢

於事辭之間者耶吁信古之難言非一日矣詩傳之
泯沒於二千餘年而忽顯於明之季葉不見援攷於
往代諸儒而忽表章於近世一二士大夫安得不與
霸炫遂筌之編同其鉤撻者歟雖然真僞去存之間
固君子之所宜慎也旣灼見爲傳會駁亂固當辨而
斥之以息破道傷義之禍苟其疑信參焉而或記載
足備旁稽義類足充按索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
之是亦考古之所不棄也今夫詩之爲說自齊魯韓
三家不傳而世宗毛鄭毛鄭一準小序者也自小

毛鄭之學見難於宋儒而世宗朱子自朱子之學得
向未盡慨於後人而與小序毛鄭進退難以畫一郭
中丞以爲讀小序而所疑於詩者得晰其二三讀詩
傳而所疑於小序者又晰其二三其言亦不謂無徵
者孰謂夫子傳易有商瞿子木傳春秋有左丘明傳
孝經有曾參二子既許以言詩安在其必無傳詩之
業以明所習而傳諸其人哉遭秦火之餘顯晦有先
後疑信由微彰亦理數然歟宋咸平中詔諸臣爲孝
經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蓋見新羅日

耿巖文選

子貢四

本之別序而疑今文爲他國之僞書不知唐開元中
所勒御札石臺孝經本河間十八章而非劉炫之古
文也然則本寧所聞詩傳得之外國未足以此明其
虛妄而濛初所按國史經籍志未必非御札石臺之
可推矣第就詩傳之文可議者有二一則十五國風
之篇次與毛本不同也一則三百篇之事義與小序
不盡合也而吾謂詩傳之不可以棄置則正在此十
五國風之次諸儒從毛本抵隙索瘢意見踵出而小
序之以事義見斥指爲肆意妄說正復不少今以

傳合之往往有足以杜其舌而通其所未致思者吾
故曰真僞去存之間君子安可以不慎焉抑商賜同
列聖門宜乎聞見記注若一而顧多異辭何與豈以
子夏足不出乎其鄉其未止教授西河而已不過守
一家之言而子貢結駟連騎於齊晉吳越之區所交
遊當世名卿大夫其採攬弘該如太史遷作史記至
某地見其長老或其子孫云云之類正非列國序詩
之史所能悉知而綴述者歟是殆未可知也予故爲
之論次如右而稍撮其傳文之有當者標諸左方俟

耿巖文選

子貢五

言詩者別擇焉

歌聲文鈔

沈氏

稼邨子閑居戚然而自尤有問者曰何尤曰君子
 之言慎之而已矣書曰言曰從言是則可從也匪
 是則可尤也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
 言不可逝矣苟於言其可逝耶予陋且孤老且荒
 勿戒於多言而易之書叙經文選而爲復乾初姤
 之說其下言書詩春秋附亂正變予奪申之以設
 難彼此之語斯言也易之而苟矣庸勿尤哉問者
 曰子以爲本易之義歟抑以爲變易之義歟釋易
 名者一曰變易之義於何坤之於乾坤知之義皇
 之易乾坤定體而已三聖人辭辭而陳德乃見前
 乾之辭其文辭以純陰剛強謙坤之辭其文辭以
 順弱而積柔又不執乎經原而論變易之交變深哉
 聖人之情見樂氣於有象變體之實消長之數喜
 宋容於口傷不難於心者何也說經之嚴或得其
 意而曰防微之義者其意固精矣曰以履
 霜艾曰乾初九履也潛龍勿用卽剛闢之義坤初
 六姤也履霜堅冰卽女壯之義龍戰于野與春秋

耿籙文鈔

二集

尤言答曰

王師收績乎茅茨玉猗于河陽同一書法云云而尤莫明於邵子程朱之言邵子云未有剝而不復夫而不殆者險乎其險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程子於坤之初直謂小人之德漸至於長故戒於初朱子則云陰陽造化之本不能相无然其類有淑慝之分故消長之際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由此言之不能相无者不易也而致意於淑慝消長之際者變易也不得聖人之情而尼之曰

言哉吾聞古儒者之立言尤難不勝指也外獲推
環瞻唯其起其於易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
觀卦者有尤難卦合期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
機權作易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
陰陽動靜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
爭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
範大衍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有尤難者
其人皆著作之雄也官出而天下爭尤之至今
然不如變易之義消長之幾聖人之情易固有
之即曰易其言已耳曾若彼皆定本哉不斬正于
失訂於疑顧謂言之曰匿諸人文諸已我不忍
然則子之心類有道者哉子曰不然我以
丘明爲孔子以前人如史佚選任者流此唐啖
助之說前未有言者或曰傳春秋者非也楚左
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特詳倚相能讀墳典丘
索之書故文富而長於禮所記智伯反喪去
子二十六年又虞不臘矣見於嘗醉皆戰國
事按此說差近附記

尤言卷三

文人論

文人而知道者每不能相兼其流品升降大抵世教
得失有以致之周衰戰國至秦二三百世教崩頽
學術紛裂能文之家靈飛靈擲未有不出於離經叛
道者其人亦傾危禍賊既爲世道巨害而身名亦與
之俱覆漢興尊尚經術文章始歸六藝所推一時宗
至其人有儒者氣象戰國以來未有也其他公卿將
相奏對爾雅比謀國操行多憤重可觀迄乎末造世
教陵遲而後文士間生敗類浸淫江左二百年才
狀叢文鈔
士之爲世道身名限越與周秦之交等唐因仍而不
知矯正宋知有經術理學而剝蝕之日長扶樹之日
短故雖持世之文人直追周漢以上而姦害相爲雄
長如許敬宗李義府韋渠牟丁謂王安石呂惠卿章
惇之徒皆以絕世之才禍人家國後人按其文章淫
氏如毒蛇猛獸心悖輒驚斥不暇顧者何哉由是
治教之絕者未有以厚積其源而塞其橫流故也若
夫明代則不然自有宋中原文獻之傳直捷於一
歷元二百餘年間作者悉本六藝以成文而終

以下經術文章之範其傳迄明之明代如宋景濂趙子常王子充方希直諸人昌明其學其後卽專以文名當世者如空同曩翁新都鄒晉江震川鹿門諸家求造則婁東吳門繼而讀書會稽津浦諸名人無不矜名節矜坊表終明之世未有文人而大於小人之歸者其朝野所指爲毒蛇蠚螫之小人總皆牛馬而犇騶者耳未有通古今能文章而以其教教諸子角者彼能以其教教朝野君子事勝其生衡所不能爭者則文章經術此則庸庸以來之所絕無而

歌獻文集

卷二

文人論二

明文人而心之惟其然君子之小人也哉夫之過而小人之如君子也東漢末有清議者是豈一代名子之權有此數語哉之權有此數語哉其權流者懷有以也夫或曰士無不義而君子者文人而反覆操術者以教教朝野君子之權之曰非也贊揚之佐宋則宋之人也贊揚之佐宋則宋之人則辯之人非宋也又宋能以贊揚之不難於今古爲三百年文人垢病哉

孔明自比管樂論

功名之士苟不原乎道德之意則施設易居也道德之家苟不見乎功名之途則志致易明也惟夫施設不能盡規乎道志致不能盡協乎功而士之所以自處也難伊周而下卽以春秋戰國之才自予而謂所就能出乎是抑難矣乃其自處不僅是而顧有生乎後時之嘆謂其所就無它髮能出乎是豈理也哉昔孔明嘗自比管樂特以仲毅自予而當時顧不之許也豈惟不之許而已夫仲與毅致功二主而富強其

歌獻文集

卷二

國嗣其君數會諸侯拱手以聽一說而七國之兵從覆強齊七十餘城名震天下當是時豈復有加於仲毅外哉亮率數州之地北向以爭中原操雖終其身本敢加亮亮亦不能取尺寸之地憂勞而死是亮自許以仲毅且不可而謂其能出乎是哉嗚呼誠思孔明之時爲何時乎昭烈無尺土一民之階而操權非列國主比亮所以治國用兵無不原於道德率出乎繁曲而難效而仲毅所爲勸簡功利之謀亮固耻而不爲也亮有所不爲而仲毅有不能不爲者而仲毅

其在位未嘗非公卿大夫也詩小雅之節南山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又十月之交皇父卿士普維司徒家
伯冢宰之類是公卿大夫之蛇踣蚓結傾覆邦家皆
小人也又若擇三有事宜侯多藏不憚遺一老俾守
我王是公卿大夫咸以貨賂進身而居仁由義之大
人不安其位也所謂殺無罪而取非有專在此等人
耳大人小人之辨若此乃謂農工商賈爲小人之事
不屑爲不暇爲而輒擬諸有位之大人則王于何待
耿棖文鈔 二集 大人論二

於問而孟子何至以居仁由義當之哉徒以其分
之公卿大夫大人也農工商賈小人也苟以仁義繫
之則公卿大夫往往多小人若詩書之所痛心疾首
是已農工商賈往往多大人若古者陶漁耕釣版築
之倫是已曾是居仁由義之人而得以勢分繫之乎
且夫壯之名與義何如者孔子孟子之言士大抵該
窮達進退而言曾子以弘毅責士任重道遠仁爲已
任死而後已蓋未得位者之謂士士之分也大人之
事備之謂士士之道也既曰大人之事體用已全矣

何舍其道而較置於農工商大夫之間哉苟由其說
而使爲士者不以仁義自負而以富貴利達貴人之
對此士貴士賤之所也士賤者有士之體使爲士者
取仁義苟爲富貴利達貴之所也則士之體以要人爵
之偽也士爲其可乎又將使爲士者視大人之位爲
覬覦而自貶其志於有位之下雖士經也士經其可
乎且使爲士者視大人之位爲覬覦其可乎吾故以
爲論士如彼殆於未備矣

品識論

任天下事者既貴有品又當有識品不正無以服天下識不高無以成獨是品固難識尤難二者於用人更見切要非第一流不能自任不疑唐憲宗謂宰相曰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獨謂相臣職在任人當問其材器不宜避親故之嫌初憲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鞭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裘度冬今寇盜未平宰相宜延四方賢才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宋

耿叢文鈔

品識論

寇準作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明王恕爲吏部尚書令其子承裕開門見客具得人才文武之舉此四賢者惟其品足以服天下而識又足部尚書能以進賢退不肖爲心者幾人哉其人是矣而能得人才文武之舉不其材器者文幾人哉其人能自任不疑矣而其若微處格開大信以聽之使得行其志者又安可得哉爲之撫卷三嘆

忠恕取人論

孔子論當時人物如子產處季仲穆武子遵伯玉固稱許之極當至若管仲則取其仁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公叔文子孔文子與其文皆忠恕取人之道其於所不足者則微詞而已春秋謹嚴然諱者三焉諱敵諱敗諱過諱過所以待賢者君子立意必厚皆此類程子論退之讀墨篇口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但言不謹嚴故失之程氏此論雖有低昂却和平得體亦待賢者以忠恕之道應明允辨

耿叢文鈔

二集

取人論

奸論人謂蕭氏父子之出一時無勿推崇獨介甫以爲不然故此論發於私意然介甫初以恬退處名繼以大言動人主而其斯行借周禮之名爲桑孔之術至於排斥羣賢援引醜惡以亡人國明允之論遂稱先識孟子瞻指程正叔爲奸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遂至行劫此奸字如利劍鋒寒豈可不解人而妄試者耶君子瞻爲人瞻成奸諫矣愚聞楊梅故必疾伊川不失才士氣習然兄弟立朝進諫言樹風聲出有惠政雖榮進不必不熱中未嘗黨私罔上亦當時

之賢者朱晦翁摘蘇氏文章傷巧意見多乖刺此文
家所不免至謂以雄深敏妙之辭煽其傾危變幻之
習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又謂惑人過於佛
老此論似稍過蘇氏文惟明允經論實頗僻二蘇文
雖不盡脫戰國縱橫之習然大段中倫合義何至如
所訾者然文字詆訶猶之可也至加以陰險之目規
取相位引小人楊畏傾范忠宣而已代之又謂坡公
著述使得盡行其學當必敗壞云云此陰險名目亦
無異子瞻之誣伊川以奸邪傾范忠宣規取相位事
歐陽文忠公

忠宣論二

即謂前此有筆之書者顧事未可信亦當爲前人諱
之且安知非謝景溫霍漢英輩所文致而傳者乎晦
翁品隔千古隻字如日星獨此少異於忠恕取人之
義何也他時林栗鄭丙陳賈何澹胡紘余嘉等人同
聲鳴吠毀朱子爲妖爲僞爲亂人之首雖羣奸頑以
媚權相若其失口毒螫安知無實鼓而惑之者耶

張德遠論

張德遠以忠義之氣懷枕戈待旦之心特識景學問
福臨迫促開於機宜徒知天下之勢在西北中原扶
義之師貴直聲壯氣守古今常轍而不知時變所趨
富平之役以不用劉子羽吳玠之言遂至喪師淮西
辦寇以不用張宗元之言使張師資散而所用邵宏
淵李顯忠輩本非將材臨事又措置失宜已犯必覆
之轍且以澆誇妄爽名將圖報天下惜之識者
以是知其必無成功矣一將如士如劉錡王十朋輩
歐陽文忠公

張德遠

皆體長用短守經權者有變通之能私將劉錡故
所之房增上殿請自將兵而張師資不從也其奸廷
湖大旨委我將於名士下書無用言其難上殿不從
德遠於此何異且其難用則勅率兵而去之於
是網所規畫軍民之職一切廢格而國事遂不可爲
是若輩善相彥而顯干城也爲都督則勅岳太尉
而去之於是飛所建將士之氣置空言而中
原遂不可問是若輩精而操程右也厥其初心未必
黨邪害正以阻敗德遠特以補使庸闇因小意氣小

智數不能善容慮已而忽天下之大計其計固於
黨邪誤國之爲使後之論者嘆息痛恨於忠義之虛
名豈不惜哉是故任天下之事者不徒以其志而必
貴乎識量學問高明寬濶以濟之所以難也

耿叢文鈔

卷二

宋大臣論

大臣身繫天下安危歷代各不數人其所處最難所
關最重莫若託孤寄命而嫌隙生乎宮闈危疑播於
肘腋當之者能不動聲色而匡維措置定於反掌此
其人誰乎唐世如梁公之於廬陵王郭侯之於太子
叙或行權以濟變或用婉以悟君固極深心妙用至
若剛正強毅不從權而守經不用婉而用直屹然扶
定於俄頃之間其能生之呂易直韓稚圭乎宋太宗
崩內侍王繼恩憚太子英明謀立故楚王元佐李皇

耿叢文鈔

卷二

宋大臣

后遣繼恩召端端知有變給繼恩入書閣鑰之而入
后議所立端曰先帝立太子豈可違命有異議耶卽
奉真宗踐位垂簾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升階捲
簾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此觀之設使
改立楚王端必繼之以死其死也豈與荀息比乎英
宗既立暴疾作遇紹璿少恩內侍陰結大臣初不預
立太子者進廢立之說於曹皇后韓琦歐陽修力持
正議琦謂太后曰臣等在外如官家失照管太后亦
未安穩聞者皆縮頸流汗太后笑驚曰相公何出此

旨太后未還政力引古以動之得批撤簾琦亟令撤
簾撤座內侍任守忠譏問兩宮琦坐政事堂召守忠
數之曰汝罪當死出空頭敕填之即日押至蘄州安
置此二事者豈非千古僅見天地間絕大文章直可
參天地而贊化育者縱使伊周處此不知更何以過
之母論平勃狄李輩或得或失爲成爲敗恐視此正
未可用上下也至若儒者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朱子
贊小程先生爲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胡文定爲正色
立朝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設令當此
事任能匡維措置不動聲色而定於俄頃嗟然乎否
乎同乎異乎學者當於此參觀得之

天下大計論

天下大計有出於必然而無可疑者中材亦能見之
惟斷於疑似兩端機宜未審必智畧過人如身在高
山下臨平地無遠不見者方能決之如漢之良平策
漢陰假王之論及昭侯策鄢生境楚置之計此決之
於疑似兩端而如是則王業成不知是則敗非智畧
過人不能也吾於前史得數事唐之內忠無如韓瑗
裴度之計洮陽邊塞之策西川此必然之計獨在
人主斷與不斷耳若代宗時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
韓瑗之恐兄獻之則無韓瑗之計而韓瑗之計勞
青將士因以解獻錢之使人人棄上恩又使韓道
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從之正己大慙懷德宗時
韓瑗田季安請將立其子懷德爲副使季安首請
韓瑗討之季安請不必用兵田季安爲得四行自
韓瑗討而懷德棄韓瑗政於懷德棄大韓瑗牙將田
季安爲懷德棄韓瑗六州之地韓瑗棄韓瑗又將遣使
慰以韓瑗韓瑗曰不可田季安生地其果得上詔命
此韓正可推心韓瑗若得將士棄韓瑗韓瑗然後與之

則是思非出於朝廷也上從之制命至魏州與恩恩
流涕士卒無不鼓舞絳又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絳
賜之以慰士卒之心作四鄰之華宦官言所與太多
絳謂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魏州期年而克之其費
豈止百五十萬絳而已乎於是軍士受賜歡聲如雷
成德充鄆使者見之相顧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觀
佑甫與絳所見皆在疑似漸端之時且吉甫之議庸
人鮮不以爲然獨二人有以察於幾先而中其微要
使人接其已事不覺擊節以爲難矣絳謂紳矣又李
耿義文彰

天下九一

絳既誅有司籍沒家財發轉東歸變圯李絳言針剗
荆六州之人以當其衆今盡轉上京雖近失重願以
其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嗟乎
國家既貴深懷之臣然使非至明之主安能辨決於
羣議方撫之時又安能無惜數百萬金錢而以拘忠
計之利乎論世者所爲難也而歎慕也

石碣論

人處人倫之變當雍姬弃疾之事則如之何曰雍姬
告其父而身死之弃疾逃其父而死其身其庶乎惜
哉二人不出此也至若荀息之死論者以左氏爲繆
褒司馬公以杜預爲繆解二者皆得之矣若夫衛石
碣父子之間左氏稱其大義滅親以爲純臣而論者
或非之謂石碣知諫君以義方教子而已獨失之義
方身爲大臣不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
子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至比之魏之樂羊而先
耿義文彰

二集 石碣論一

事防亂不及日礪蓋責備賢者道固宜然矣至晉左
氏修千載王化之文開父子相疑之心親親相賊之
理竊爲不然天下義方之訓有父不能得之子者當
日石厚之與州吁遊弒謀必與數右碣使告于陳曰
此二人者實弒寡君以日礪先幾之機律之石子誠
無所辭矣及遊師既成即無不痛恨而絕其子保無
以詆憤而忍之者乎荀申大義於家獨不曰州吁在
申大義於國獨不曰身亦陷于弒因朝陳之謀即其
姦而濟之行權合經以正大綱匡亂朝舍此而安可

哉夫樂羊以一將之任貪不替之賞而賊害喪心所
謂人梟者是已顧與之同日語得乎方趙志春秋諸
君子費首推石子其曰雄才勁節仇故嬰觀之有
愧臨危善斷卑乎難能殆善論人者夫

耿叢文鈔

一集

石齋集

春秋賦詩說

春秋時盟會聘饗列國君卿大夫相與賦詩見
得風雅之義按自僖二十三年秦伯率公子重耳八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從此爲始於是魯衛晉鄭宋
秦楚之間左氏所載彬蔚甚設卽羗戎小邾間見一
二至定四年申包胥乞師於秦公賦無衣中閔計八
十五年晉有范韓趙三卿魯季孫氏有支子武子平
子叔孫氏有昭子穆子鄭有七穆子孫最稱雅瞻風
美相扇而美我言語不通諸華忽賦青蠅使范宣子
耿叢文鈔 二集 春秋賦
心服惟齊慶封宋卒定聞賦不答亦不知魯卿遽失
宋華氏之必亡以爲宴語之不懷寵尤之不宜同籍
之不受將何以存自定四年之後此事遂絕晉嘗推
求其故自胙公制禮上自朝聘宴饗下至鄉黨飲射
皆有樂章歌奏之節設君公卿大夫以類習爲常至
贈答之風一闕凡世祿之貴地望特益解求爭勝以
以弁服取笑譏且百年越國則果亡名卿繼起至
今甘憊鬼其雖及昭定是時越國果亡之勢日偏而
中國之統體亦日乖如昭定越國果亡之勢日偏而

喪畢雖其存者非賜賻於國大節盡危於喪亡何暇
歎詩論好為然雖國之勢解成而文武之道盡矣
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禮樂之後雖詩亡至此而風
雅盡亡傷彼君子於詩亡而和周鼎之故矣且不惟
是陳君有云春秋之亡以禮廢禮之亡以詩廢使
人不散言詩天下之怨極矣於是匹夫有存亡天下
之權壯哉其言詩乎

耿齋文鈔

二集

春秋賦

讀孔子年譜

同邑張元帖先生行壯歲得承顏接辭距先生物得
讀其易學說辭困學記春秋筆記諸書扶幽祛惑每
出前人所未發又讀孔子年譜一編考覈精當有功
聖門司馬遷作史記尊孔子於世家或謂孔子旅人
也置之以傳安矣奚為世家哉處之世家孔子之道
不從而大置之列傳孔子之道不從而小此宋王安
石之說自唐開元以王如孔子相仍不一代或謂
孔子之尊以師道也明聖祖之定祀典於帝王則直
曰帝於孔子則直曰孔子王祀孔子非禮也此明張
孚敬之說是二說者明理之儒皆建之先生正之以
年譜於是乎定論昭矣年譜之為首末也以生卒年
月日也公羊氏穀梁氏司馬氏之所載為生年與月
日少異後之辨正者或主傳或主史或為詞人兩是
之則曰傳主夏正也司馬遷主周正也明宋濂從而
立之辨曰三代異建月宋嘗改也遷載孔子言行多
失其孔子生年月日吾當從公羊穀梁辨之疑信之
果故先生年譜以濂為之據俟近日餘姚黃梨洲宗

義則按曆布算以魯襄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月日推之知周滅改時與月孔子生年誠當從史記於是先生哲孫無逸復刻梨洲書於景濂文後以昭詳慎之意予因得而論之蓋自據曆以明建朔其法不自梨洲防也防於元之熊朋來書按舊五年經傳參考至朔同日之例以證周之改時月梨洲特依倣其法於庚年月朔云耳非創也至若迭舉詩書周禮通用夏正之文謂獨不可以論於春秋算一代之制反復數千言莫詳於趙汝之議而明之姚江王氏亦主之

耿籙文鈔



二集

九十二

然此非後儒臆見也孔安國之說已然也司馬遷學經於安國而安國爲孔十世孫去則甚近周之數時月而春秋從則又什幾耳然則孔子生年月日爲襄公二十二年歲次癸酉而卒年七十三當無可疑者景濂本蔡氏之說據前朝未始古丈尚書非古經而殷棄之不佳時月非春秋從周之制耶抑因按年諸事實大抵自春秋傳與龍語載記或間出孔鮒荀况諸書有一二足疑者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仲攝相事諒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此

子之旨也朱子嘗言少正卯之事論語子思孟子所不言雖左氏之誣且駁而亦不道乃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筆耳金履祥曰朱子之言如此而猶存其文於集註蓋存疑耳子因考春秋二百四十年書殺其大夫者三十人及人有無罪而見殺者宋司馬印晉趙同陳泄冶之屬是也有有罪而見殺者衛元恒晉士鞅箕鄭父欒黶之屬是也有有書殺而不書名者有書官不書名者有稱國人殺之者雖微若陳蔡外若荆楚莫不書

耿籙文鈔



二集

九十三

例何如其備魯殺其大夫少正卯奚爲而不詳且孔子爲政而殺有罪之大夫幾何如其正又奚爲而不書而獨荀况之言足徵無是理矣何存疑之與有譜載孔子年七十閑居喟然而歎有子思問答之語又有魯穆公與子思問答語出孔叢子按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卒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日子思未長也而付有問答哉今章昌熊夫子一統一編亦載少正卯子思問答二條所當存疑以考者耳元儒黃四如言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

子思答魯君先君生無貽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黃記如此亦出孔叢子孔鮒爲孔子八代孫言若可據而朱子斥以屬書其於疑信殆未有所定也且夫像設非古也古者天子諸侯之廟以木主棲神卿大夫士束帛結茅無像設今家廟右刻乃曰先師魯司寇手書遺像將夫子手貌已像耶抑若今之流俗使人貌之而手自題署耶夫子不爲也夫子設教云者以身爲教則無行不與是也因答問而教則凡論語家語所載是也豈真若道人振木鐸於道路而

而賡誦於如所載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及肅人止孔子孔子與之盟既而曰要盟也神勿聽又匡人之難使從者爲甯武子臣而後得去若此類者先生之爲年譜悉錄削勿錄他者載琴張之狂遇季桓子之不臣拒季孫田賦之問具載之以補史傳所不及其於廓清表正之功豈僅在簡策證大同哉予故特揭之以告天下之善讀年譜者年譜末幅載孔子世系又云孔氏子姓爲先聖後者世爲魯人同居祖廟按宋景濂題孔氏譜系云神明之胄莫盛於闕里孔氏宜其支散有足徵者今竊觀其二家譜牒則互有得失因歷舉家譜孔叢子史記前漢書所載名字官爵之舛互者如絃知鮒如騶如武及安國之類景濂又謂胡懷書不博且老嫗多病舊學廢忘無以究知其詳云予竊以景濂之言推之則所傳祖處之記四十九表及手書遺像類于隨軒遺圖出衆皆鑿然也又子姓爲先聖後者世爲魯人同居祖廟之語以按景濂別記孔氏傳里四十二代光緒題孔水之

難乃麗掃戶孔景之後欲同襲封蓋襲諸孔氏者
嗣之子仁玉生始九月以秘葬得全其襲封嗣繼
部尚書其後分南北爵有遷衛遷卿遷縣遷吳興
者又有正外二支之別外詔孔氏乃嗣聖麗掃戶
所遺論入祭祀後者由此有之則世為魯人者不
皆孔氏正支而正支不皆為魯人而所居郡國
附識於此

書賦役誌後

所考軍賦役誌慨然於長吏之為民休戚也民所便
苦莫切於賦役莫切於長吏之處賦役夫催科撫字
之間孰勞孰拙也民生死殊矣然莫大乎去其所不
便而予之便以為世世利寧經界之澄澆而垂畫
一也自許公天贈也徭役之難駢繁而歸徑省也自
林公恭章也其時請者父老主者上官然使長吏之
於民若秦越人之視肥瘠將請之而不聞主之而不
承承之而不力苟曰疾痛呼父母何施哉若兩公者
組豆百餘年不廢烈矣 本朝以來立法惠民經制
盡善而督撫藩守諸當事剔釐整飭備極愷詳然未
行之得失各在長吏苟名為奉法而實則賦之法益
嚴奸奸益厲民安在其為有治法也所賴賢吏衷心
乎吾人不苟為具文奉法以希報塞而決其壅蔽塞
其罅漏以求快乎人心如熟得灌病得汗解則為世
世利安在組豆百千年獨林許兩公哉且不惟是
地大而土饒歲用屢豐良書輸將不給以永利故東
以關西以潤不有涖攷松根陳河渠井之規條可

乎明嚴公寬條議三初之制蓋所放乎傳曰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慎母曰吾刀儻庫獄之不暇而彼罔迂
廟罔與吾殿最爲也昔召伯單王墓之爲治也皆勤
勞溝洫垂著水令鑄於碑板民利賴之爲天子所美
權史策所褒嘉夫以法活人者真快乎中其所惠苦
軍之挾患苦以望神君如望歲也王召陳嚴之起而
噓枯吹生也又且事過之

石經考

楊升庵記石經事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立於
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
郎將高堂詒典璲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
學門外此再刻也按靈帝熹平六年改元光和升庵
以光和爲初刻熹平爲再刻前後舛互何歟又按邕
本傳邕校書東觀以經籍文字多謬與五官中郎將
高堂詒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禪等奏求正
定升庵不及賜日禪何歟又云魏正始中立古篆隸
三體石經按正始中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蝌蚪書
易去蔡邕所書八分而鑿之舊碑之西名政始石經
升庵不列淳等與所鑿之地大率皆省文也又云
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北魏世宗神龜元
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
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由升庵之說則石
已補於北魏原未嘗亡或曰東魏謀補石未果而北
魏崔光之請亦未確詳其成績且西魏魏兩碑於

半沒於水而周徙洛陽隋徙長安零落遺無復存者及按隋史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詔劉焯劉炫論議深挫諸儒可見永嘉焚毀之後雖世故崩離而聖經與金石同堅乃神物之長留於天地而不磨滅者也是三體之文從來遠矣至天寶之刻當時以林甫所定不足遵行至文宗開成間鄭覃領祭酒事請令張次宗等用楷書鐫石宋天祐中遷西安名陝碑升庵所攷魏唐間始末亦未縷晰又云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僧踞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僉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由是言之自漢及唐宋孟蜀各有碑刻體製不同漢碑既痛湣亡而所謂唐之陝碑宋之汴刻今罕見有流傳者僉僉文按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考經古今文集廣史官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儒者皆非之宋李華自定是十八家仍以八分御札勒石謂之石經蓋唐以前世諸經石刻不止於熹平開成之碑而御札之精當有重於臣

佛之法者後至今尚存雖不足與赤刀弘壁瞻游無窮然所遺世雖銷吉若隋魏之遺泥至劉之爐滅者不知凡幾竟湮絕而不傳惜哉

書

彭舉沈 行齋子著

答陳敬止論學書

前承惠教辨要等書近復得辨疑讀之具服體認之
討論之密學問必加思辨可謂勤矣鄙見稍有欲
泰賁者理先氣後道形上氣形下說固有病今云聖
人仰觀俯察因氣化而悟理是矣第所謂悟者見得
理爲氣化之主從形上形下處便見道器之分合
義文鈔 二集 答陳一

一原際藉下學上達功夫即由此驗今謂仁義禮智
之性與與氣之理皆本乎氣則似謂氣先理後矣又
謂形止形下之性氣則又似道在氣外矣氣化在天
地間久矣虛以謂一原原不必置論所以體會於理
氣通融之中正爲修造功夫須從此體驗其一原分
合明下學即是上達爲道無兩哉可分養氣在配
道無爲理氣無先後可謂見得此理爲氣化之主則
理氣道器之一原方得合無差錯耳無極太極朱子
與陸氏兄弟往復辨論其義甚詳今云天外別有一

太極則固未嘗有此語也天安得有外乎太極者乎
子以道之極至言象山以中言邵子以心言諸儒或
以誠言或以一理言大率無出乎通書之說其義亦
推之相近今以一畫爲太極從一而推之身心家國
天下中樞京師皆以一爲極又云衆一父也國一君
也夫君與父曰常曰品曰倫不得謂之極君而止
於仁則爲君之極父而止於慈則爲父之極皇建
其有極皇不可謂極而所建是極如皇謂之極則所
建者無幾可名矣至謂歲之元月之朔日之甲時之
秋巖文鈔 二集 答陳一

子皆可言極極字畢竟是渾淪極至之稱所謂氣化
之主道器之原近之元朔甲子乃流行之數可謂之
道不可謂之極至謂太極有儀象非無聲臭之謂
夫所謂無聲臭本在儀象中非儀象外別有一無聲
臭之物也天尊地卑此儀象也易簡之知能則無聲
臭也時行物生此儀象也何首之夫則無聲臭也書
喜怒哀樂此儀象也未嘗之中則無聲臭也經綸大經
此儀象也胞胞其仁則無聲臭也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封山辨川此儀象也欽明文思惟精惟一則無聲

兒也曰蔽曰密曰存曰神曰止曰移曰淵其致力皆
不出乎倫常酬酢之中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天
道人道本來如是雖欲舉其一偏而言之稍自異於
至當不易之言而有不可也大學經傳之分當日必
有所據孔伋窮居於宋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
魏虞松嘗引賈逵之言蓋出孔叢子然孔伋字子魚
秦人其書大半偽作恐亦未可盡據因來教所及舉
數條奉贊不敢以流俗之阿待同道然不自知其淺
陋而乖謬也

耿巖文鈔

二集

卷三

與彭美門書

當年膺薦辟而來者中間變態不勝道也足下以恬
正愍慎之脩上見信注而下以塞悠悠者虛聲之誦
如僕衰迂野處亦竊與餘光焉耳僕循分自揣少附
生平交矣七年而無一書則有說於此古者野處而
通貴交非有所論列則當有所誠勉也今天下休明
百治翔洽在朝之師濟第委蛇於泰交樂事已足贊
襄太平何況草莽侗愚妄論列於執事哉至若賢者
逢時行義其恬正愍慎之脩既以信乎已而孚乎人
耿巖文鈔 二集 與彭一
亦足矣卽幼宰元直之勸渠復何所施誠勉乎舍是
則寒暄談誦之言非所以自處亦非事大君子之道
故不出也側聞足下閒以尺素及故人而不一及僕
則固知我之深在此蓋知我之冥然而落自喜不
以貴交之書榮於心則吾兩人莊惠之知約畧於此
見矣表弟陳子厚世胄而以才知名者也來索一言
通暢者因念往者親知走長安苦來索書然書去大
抵不應以其不應幸索者漸少子厚知其不應而且
來索書是其意有異於人者豈以爲有道之側不吝

世俗之以貴而賤我之賤乎樂天爲劉軻作書於庾
補闕諸人欲使長安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
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泯亦竊附此意而已

復毛大可答辨大學證文書

五月二日得盧子素公寄手教并刻本答書督某前
書既鏤始達自省疎忽答復何辭至謂密鏤於講學
之會遍布同學有意暴足下之過則近於文致矣某
豈肯暴人過者哉況足下文博矣論篤矣某與足下
契至矣何過之暴竊見古人辨論事理不取尚異不
務苟同卽如紫陽與呂伯恭志同道合合所案質傳註
疏義一字未安往復數四其生平意見稍或偏畸勿
諱指斥彰彰載記得失無掩以此正見學術之公何
耿巖文集

復毛大一

事密鏤何嫌暴過哉且某請商數端初不敢自許確
當今以來書所覆引之說勘之轉覺鄙言不爲無當
抑有裨益於足下原文之義乃反謂不通客意竊謂
足下尤不通於某之指也足下原文旣述程朱反身
窮理之義則當知補傳天下之物云者是就本末先
後之事物而博言之者也繼述近代諸儒本末先後
之義則當知知止知先知本者是就程朱窮至事
物而約言之者也諸儒之見本無岐於程朱程朱窮
至事物本無岐於反身窮理爲博爲約內外一原足

下乃不審會其所以一係臆而著爲說曰世熟諳之
物以明心性遍証經書從無其說就足下所援証諸
家與已說前後矛盾矣苟使離事物以求知不過察
見本心良知卽天理之傳承將所認爲本末先後之
知不已悞乎此誠毫釐千里關係學術世教不小某
所以不得不連經書之明顯易知及諸儒之應事接
物卽其盡知性者以証之凡訂疑釋惑必先正大
綱之是非而後可以支分條晰某述經書之言事物
以先正大綱次及諸儒心性事物言行切實之功以
分晰之足下未通其意而取數然爲籠統簡明暗
是非之皆又旣爲剖肌析毫割絲之謀言此等文義
名目未嘗實會於心徒資筆舌之謹昨以美言揚已
以醜詞抑人將無異兒童婦女反唇相稽者也雖然
足下雖爭之強竊以今書較原文則已遷其說曰世
有卽事物以明心性別無講事物以明心性夫卽事
物以明心性之語原無有也足下既遷其非而就
其是足下虛受之明可窺矣然不謂其之裨益於足
下幾至小學中持守堅定涵養純熟朱子因慨世教

之起人生自幼至長不得被先王陶成造就之澤故
謂古者大學根基始於小學持守涵養乃徹上徹下
語其中深淺分量隨時各異某前解甚明足下絕不
詳省漫舉孩提神聖分別理欲等語以槩之鋒穎
相當者如是乎我輩尚論前賢當平心察理不當徇
悞黨偏足下原文云朱子補傳與濂洛立志涵養之
傳全不相合然既已補之無可如何乃復補涵養一
節於小學之末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據此所稱則朱
子不特全無上見滿盤違錯抑且需務補飾以欺天
下後世其言一無確實可拈者矣考朱子當年集錄
集註諸書刪改不休雖篇章句成於淳熙已酉年已
六十猶更定再四迄於垂歿今去既已補之無可如
何則已自知其謬當日正及改爲誰得禁之乃踴躍
於無所如何至東補西補以自覆其短而虛恢掛
漏若此故又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不知朱子
出自何書又謂所據皆自朱子而自沈通所云但
指寫字據此所稱則朱子所引經據古特揭小學大
學之法以垂教後世皆杜撰無稽其說謬戾以惑世

而誣民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其所以不得不述班志之詳且確以明其非杜撰因論小學六藝之存亡以及後世小學專歸字學之流失以明其非舛訛今來書堅持三代以上有幼學而不名小學夫小成少儀幼學言其事小學言其地何可相蒙復援戴記王制以小學爲太子世子之學而臆斷之曰士庶之學並無小學夫謂士庶小子不得與焉者不得與於太子世子之學官耳安有禁其爲塾門之小學哉小學之名何好於義帝王以敷教成天下之材故大學尊嚴之地凡民之俊秀與焉乃小學之教止專元冑公姓而使士庶之子不得由序室以蒙化育帝王公天下之仁必無是理也來書指漢書食貨藝文二志以食貨尚舉五方六甲書記而藝文專指習字夫食貨統言治教藝文尚叙文字豈遂謂藝文可信而食貨不可信乎又指後魏江式所云太子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者此又不然凡小子初就塾師果有不自識字始者周史教學童者其稱是也然豈室家長幼之節揖讓禮義之訓塾師禁而不之及乎保氏教

六書之外別無事乎論古不應若是之固也至謂文四門小學爲蓄書之地置小學博士四十員此正字學書學相表裏之証是其爲說益疎矣自古大經大法要義微言獨賴乎書自漢世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於是歷代多求遺書秘書省書郎一時盛選如來書謂蓄書與字學表裏則是魏文大索天下遺書皆爰歷凡將訓纂說文之部而博選儒士皆若唐之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貞之流耶推此而歷朝之延閣祕府嘉則修文四庫三館之藏盡若魏四門小學之與字學表裏者哉吾不敢信也蓋古之小學在幼學則爲始教之地故天子諸侯之國都則有太子世子公族之小學里舍塾門則有庶民之小學在選士則有王國侯國大學小學由內由外之分在養老則有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國老庶老之分其後古制廢而其名存惟六書之用不可廢而其事亦存以六書之出乎小學也故習字獨僭其名焉某謂卽小學之名與實而世變繁焉可爲三歎者此也其東漢元魏及唐之小學不過約略承襲其名而其實固已亡及

宋神宗垂意教化增太學講堂齋舍命諸州置小學
教授率給田十頃以贍士可謂得古之遺意矣小學
之制廢興善敗章明若此紫陽憫古者教人之法後
世或訛其名或徒存其制故晚歲輯小學一書以詳
其實獨茂湖東台發東既之問守其傳最恪致風習
敦醇儒賢繼起百餘年不衰皆小學始基之功也若
西山北溪雪齋仁甫魯齋諸君子皆敬之如神明愛
之如父母明諸儒又有集解增註正誤諸義而今已
漸滅灰燼矣我輩既不能率先復古乃泛撫衰季流

耿巖文集

復毛大六

濫之字學反謂朱子指童學著書而昧昧相承致以
字學耿絕爲憂何其本末顛置哉自漢人收拾殘經
以來群言失真殺亂紛糾凡先王經制大典如郊廟
明堂靈臺辟廱頒爵分土禮樂兵刑之大其名物器
數諸儒異喙爭鳴迄無定論况後代之制變古承訛
師心草創尤不可爲依據有論古正今之識者獨以
大義斷其是非敢其愚以爲世教明經術著而著之
其沿流背源曲學紕繆是以書道著則辭而闕之立
言之道慎之於此而已紫陽小學大學之說所開係

於經術世教詎曰淺鮮正於群言淆亂中從班志之
近義者以著爲法足下庶民無小學小學專習字之
論以之辨博有餘竊恐其害於道也紫陽該貫古今
討論不苟殆亦擇而取之乎諸家曲說衰季末覩非
必其據考遺漏也竊願知已慎之其介鄙儂陋何敢
與足下肝衡駢辨以足下有督過之指絕謬之文且
義涉前賢意難冥默復不揣狂瞽惟知已諒之教之

耿巖文集

復毛大六

上大宗伯相國熊夫子書

沈疇謹上老夫子大人閣下新念生平冥頑荒陞無毫髮行能足以仰承老宋平之教澤今已矣人之體貌筋力有垂老而動履尚能輕健爲用疇則五六十時便衰疲如八九十人移疾以來偷息里門無由一望顏色十餘年間海內視老夫子出處以下氣運方今太平大業莫急於典禮教化二端而教化之本莫先於治禮將以禮教轉移天下之人心匡正天下之學術惟其道德粹純素爲朝野上下之所信則議之

上大

而必行之而必効斷斷非具文之所得而遺因陋習故之所得而轉也所謂待其人而後行在老夫子今日事矣竊見古昔之敎治具非不張明條教非不醇復然上布之而不必期下之聽下承之而卽以貌上之弛上下相蒙不過一怡具條教之虛言而已每論爲因爲章總未有一節實事可辨者此具文之患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古未有習俗相仍而不窮者亦未有不變而可通可久者子論三代相因之禮必損益其間明乎法之不可以徒因而非

之不可以通久也向使從政者既不原乎經術不知何者當因何者當爲損益從而爲之說曰故常之可安而紛更之多事然則從古經世與俗之大權所爲時中所爲反經以轉移匡正天下之極敎大壞而通之於可久者盡同於紛更者之失計乎惟其說之苟且雷同若是所以坐視人心學術之害不底於河決東注而不返不止也此因陋習故之患也儒者論復非田封建以及里選民兵之說其間今昔異宜未敢信爲必可行至若造士設科明禮成俗之要有言之

耿巖文選

上大

而未行或行之而既効切中乎今日之窮而必變一無事乎紛更之形而轉移匡正不崇朝而可見人心學術之正者謹一二爲老夫子陳之一曰勵實學國家取士必曰明經經者所以經世也必曰博古古者所以證今也以之在朝則論道決疑定非常之策在外則引經斷事措綱紀之宏夫如是故重爵祿崇恩禮養士爲天下用非經史莫以也欲取之不可以不造之也故庠序以善其身師儒以善其心而士必始乎學者所以學爲官材而應國家之求也今取士未

史也造士未始不以師儒庠序也進天下之士數萬人而問之以經史之要有一足以應者乎舉天下之師儒四五千人而問之以經史之要有一足以應者乎求其致此之病者何也不過竭其精神歲月之精華而銷磨于枯帖拘牽之習一旦官之在朝在外之間莫不以其空疎無具之身而苟營利祿彼其所以學爲官材而應國家之求原不過如是耳若責之以論道決疑引經斷事定非常播綱紀而乃足爲天下用則以爲國家之造我而求我原本

耿巖文選

上大三

將及乎此而我何容知焉嗟乎設科取士之意果如是乎如是而尚不謂法之窮而可一日不變乎變之如何則其造之也胡安定經義治事之條雖孔孟復生無與易也而當日之明効章章與其取之也朱子諸經諸史分年之議謂如此則士無不遍之經史而士皆可用言雖未行而特爾未嘗不盡解之者也明洪武時試士並用古註疏雖後世竟用周禮一道雖族舉族罷實中事室約舉此數條而兩帝之印所進者不必皆明體達用之儒然變空疎爲實

剝製爲研討漢重經術而治行可觀宋初教勵聖學而儒修蔚起未有不矯革講磨而冀其革故維新者也况乎今日空疎剝製之陋理極勢窮八股之惡劣日流去取日濶卽得失亦不可憑之物于是才俊之士旁驚溢趨或妄揣爲妖淫之詞賦詬駘之篇章以奔走要結干名沽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可不憂哉一旦以實學獎勵天下之人才自將不暇乎其他而

耿巖文選

上大四

世教授之職不輕以畀人卽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錄其中程者自省臣用焉其至官則問里句讀之師亦從所隸屬試經義不悖於理者始聽蓋其重如此而又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以提其綱要司其舉刺則今之提學臣是也此亦猶夫古者黨庠序序之義漢世經師之遺意夫如是而後學校不爲虛設士子皆得造而成焉今未始無其地無其官也而其

聽之耶荷師儒既慎其人而又妙選經術清望之臣
督其學則凡所以造之取之之說其酌乎古而變乎
今者朝下令而夕講席宣導之矣不二三三年而庠序
皆實學之士朝廷皆實學之材豈不彬彬盛哉一日
仍廟學數年以來廟學所在事新塗真翼然然廟官
之庭上終年無一至者而明倫等經之地特不肖生
徒與於官爲飲食貨利之通者出入其間古釋菜釋
饋之遺廢缺既已久卽春秋典祀士大夫未嘗過而
問焉何則聖廟莊嚴之所平日或雞豚擾擾洩洩橫
披而葵婦遵篚之僅存者亦供覆盥汲漿之具常祭
則牲酒瘠酸拜起失度奏樂則潦倒俗工其聲伶俜
夫其褻越潰亂如此有何觀乎度而士顧得肅衣
冠以至焉以是士子隸名膠庠終身不知何爲明倫
何爲尊經何爲先師國故以至一名一數一音一器
罕有知其由來辨其得失者反不及浮屠老子之官
咸得以聚其徒而修其勗夫下事之名存實亡不可
一二數未有如學校之甚者然則教何以敷而人材
何以克造哉至若几筵之向樓禱之主壘臬庭燎之

設薦饌飲之文樂舞器幣之辨脩享從祀之序其
畧見于朱濂張孚敬所議不及今而釐正修明之則
雖所貌貌我其官無缺與委諸草莽何異哉一日正
禮俗程純公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
所據守禮經先士禮次鄉大夫而後及乎邦國明乎
定趨嚮成國俗必自士大夫始其功用在乎明人倫
辨異端而其檢束身心則居處恭執事敬收放心惟
是物也當世人心風俗之壞則由乎士大夫之侮滅
禮教輕人倫崇異端以其隨俗習非者謂之常經以
厭嚴文選
其合義當理者謂之矯詭羣焉同趨滔滔不返此其
身心尚可問乎夫三王不同禮居今反古豈曰咸安
有知近代儒宗之所修明百王編法之所同軌莫如
文公家禮小學二書文公晚年始修周禮儀禮而又
酌古準今參以司馬程張之說輯成家禮以爲士大
夫常行之典又輯小學一編以端教本雖曰家禮使
人習而家喻之則天下之達道是矣雖曰冠昏喪祭
使深思而熟行之則治心修身無餘事矣雖曰小學
而大學之始基不越此矣所爲闢邪說正人心

也當今明理之儒間能取法一二俗猶疑而惟之以
以其浸淫流俗之日久而又以爲非春官之所頒者
也誠使學臣教官得其人而申以令甲程以歲月課
以殿最章以勸懲何患不風行而不變哉人倫以明
人心以正風俗以定奢儉之制等殺之空幽明之格
悉舉乎是而無忤乎同文同倫之義于是二編實有
賴焉夫此四者竊以爲典禮教化之大闕人材學術
之先務今日之窮而必當變變而必可通可久者其
焉得哉因正過化存神之機則必待其人而後行非
歟

歐陽文選

上六七

老夫子之於此日不可矣老夫子高議於廟堂之
上如郊廟朝會之大品章制度之精出其所以恭
天人衡量今古者以正其得失垂爲大中上考不
下俟不惑固非大賢以下能贊一詞况珩漢議昧學
嘗通籍禁秘未能請練掌故恭與稽討何敢妄置論
列姑舉士習時趨所灼見熟讀酌古宜今之可行
不揣固陋據其狂瞽伏惟垂之省覽幸甚

與鄭肇脩先生書

珩再拜黃漳浦先生孝經集傳此書爲先生著述
一適丁喪亂竟未流行海內藏書家鮮能見之誠懼
此書泯滅不傳而珩之力又不足以振之念古之學
者見有補於經籍之書急出而獻之於朝或上之於
官不敢匿而私之何則以爲道之明在經而經之傳
在人天地鬼神所憑依於此苟匿而私爲已有得罪
幽明夫寧可追珩獨何敢哉謹繕寫裝璜貢之左右
昔漢世儒林如衛宏杜林諸家經說必藉二鄭司農
歟

歐陽文鈔

二集

與鄭一

公爲之表章而後續於當時垂於後嗣今漳浦說經
巨編出自貴鄉老獻抑按其立言大指不僅若漢經
師沾沾箋疏者比非明公卓識宏裁孰能使之流光
金石哉至所以集傳之大指輒不揆而寓辭序惟台
裁創正因有集於設科之義與士子應制之學其
間劑量本末積習浸非有當爲變革者四百年來以
文章程士惟一出於經義而舉之以子史特務務使
人尊經明理知類通達大要與古鄉大夫三年之考
大司徒選俊之法無甚遠絕先正應制之業亦必

乎是元明以來格令一主宋儒而集成於朱子故集
註之編諸儒窮經之學自夫人理數典章事物備焉
獨惟今之習應舉者白首不知集註為何物其他古
註疏與子史時務之博通更無暇論矣彼既以其業
邀當世名器之榮顧悍然顯悖於程士之指而不害
其進取者果何憚哉恃時人之就書與八股後場之
坊選足以剿襲捷應巧者奏効如響故無事乎尊經
明理知類通達之迂且勤而奏効反或啻也說書坊
選日下而士習文章亦沿之日非欲從而挽之必使
歌農文鈔 二集 與鄭二

說書坊選設為屬業絕其根株然後程士之指可以
復明而經義通達之士興矣譬農與買然彼將操其
術業所壟積覲高貴以望報於勤苦必植五穀居百
貨樹藝有極任時有數於其中爭利鈍得失而已有
茲當之遺出焉無事乎此得以勸懲指拾句貨而取
廉焉噉勿去煩勞而就逸樂哉必親之以屬禁使茲
富者無所容計窮而反本其執藝也士之趨舍亦猶
是矣是在秉權而司命者一指畫聞耳向有辨會之
答著議三條并正狂瞽不次無任悚息

與黃梨洲論文書

諷釋報書兼誦序言辭義森蔚猶慨無既至所修次
南宋迄元諸作繁支分派晰源委截然非心入毫芒
鑒移錄寸何能若此及所敘景濂氏之言文與僕所
援景濂之指見各不同因博及宋元作者以為之說
請得而論之夫濂以後二三作者於文得皮膚骨骼
獨宋室寧統數先生得其心髓而為六經孔孟之文
此景濂之說也來故以宋元作者皆得與學統數先
生比類而方則與景濂之指異矣以學統數先生之
歌農文鈔 二集 論文一

文於性命道德文章非漢唐作者所及而衡以
質文繁簡之變則作者專長互勝此僕所推明景濂
之說也來故請不當以專長予作者則與僕推明之
指異矣按景濂稱本末以為行文無背於六經始
可言文又云孟氏說規天下不復有文乃自孟氏而
後獨以六經之文予者僕謂南朝梁考亭五夫子又
以六經之皮膚骨骼予者僕謂宋史遷韓吏部歐
陽少師義何如其廢今讀南宋元人支分派晰之文
皆無背於六經而援景氏之說者又何如其怨文之

其委不得不公此理於分則
其下不勝其執然也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門弟子孰爲學統孰爲文學其科
矣學統之文會參攸軻傳焉此春陵河南橫渠考亭
以至千餘年始得其傳而繼之者也若偃商左氏公
羊穀梁之徒此江都長沙太史遷韓歐之所選相師
承而繼之者也二家者或得心髓或得皮膚骨節其
始何嘗不同原於六經乃二家之傳至於分而專專
而勝非其執然與今見學統數先生之窮原扶幽而

耿巖文鈔

二集

論文二

謂質文終始之變必無以勝之者吾恐猶不免於夏
蟲之疑者也太史遷紀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
百四十年至八十萬言論者遂分優劣朱子作張魏
公行狀四篇言猶以爲少人未有能讀一過者此固
不足爲朱子病朱子方用史學爲學者戒寧用此較
短長然使屈朱子而專成太史遷之書未必天縱之
以蚪龍杳幻之靈空勝絕獨爲千古如史遷者安
得謂文人專長不可諸於六經之支流餘裔哉不惟
此也就支言文雖彼申商韓非荀况莊周列禦

焉亦皆有其實而後有其文其所爲專長獨至未嘗
磨滅於六經之後獨以其義顯背於六經故儒者黜
之至若宋元以來學者得聞性命道德經制度數之
詳大抵戒其背乎六經者以成文然其爲淺深真偽
精微大小何容無辨儻盡槩之乎文之心髓而勝乎
其皮膚骨節者之所至吾竊懼六經之義通而六經
之文亦荒矣卽如五先生之中朱子傳承最後辨定
故嚴其於學統諸儒無遺議者獨春陵河南耳橫渠
且不得免焉若游楊呂謝以迄其同時如張子韶陸

耿巖文鈔

二集

論文三

子靜所爲言學之文彼孰不謂六經之遺而心髓之
得也朱子嘗舉擊較正之幾無異其背乎六經者而
不之少恕况後之餘子踵錯駁擊者哉至若屈原之
騷則爲之註韓愈之文則爲之考參同契陰符之書
則爲之解其於學而恕於文也審矣今來讀所云
無乃最於前作者之文而恕於後學者之統儻竊疑
之竊懼其說於南文用博搜補之加以正其謬
幸甚

與毛大可檢討論大學證文書

昨信還得惠教大學證文新編中間所辨正偽政始
石經之妄以及近世論者所案斷劉放處松改經之
誣大爲傳經訂誤而於一二千年誣經之蒙詬者真
邀游酒至所考覈端簡鄭氏之引衍甄唐伯元疏離
之引賈逵以較景濂用修元美標錄中糾核古人事
蹟事則加正而文益加麗矣其篇中一二節似可商
者妄以臆測請正所論朱子補傳謂世無講事物以
明心性者遍證經書似自其說竊見論語一書夫子

耿齋文選

與毛

苗心雖之書也然明指心性者絕少而所言無非事
物蓋爲學者不啻空談心性只就事物體驗卽是心
性實際知事物不可以明心性則夫子但知事物而
不知心性矣繼孔子而明心性者曾子子思孟子也
大學言心中庸言性孟子兼言心性然三子之所以
言心性者亦無非事物蓋心性與事物果分兩截乎
虞書史臣之贊堯曰欽明俊思安安允恭克讓堯之
心性然也堯何以明心性也贊曰九族百姓雍邦曰
授時成歲曰咨岳登庸中事功也其贊舜曰濬哲文

明淵恭允塞舜之心性然也舜何以明心性之實曰
五典百揆四門曰齊七政建四岳封山濬川曰誅四
凶舉十六相分命二十有二人以克功考績至敷文
德有苗格皆事物也如謂事物不足以明心性則唐
虞之政教事功與後世之王霸雜施者何以異而所
謂精一執中徒有體無用別持冥悟於政教事功之
外者乎禹湯文武所以繼道統之傳獨此顯微無間
之理詩皇矣之篇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美
誕先登于岸可謂言文王心性之學矣而次章曰

耿齋文選

與毛

帝謂文王詢於齔方以齔齔授與爾陳衛以伐崇墉
夫征伐事物之末鉤援臨衛又兵戎之末以詩言之
則亦上帝降衷之所由顯矣不然其與技擊之師又
何以異乎證之經書勿論巨細精覈心性事物無或
二者春秋紀事物之變者也太史公曰春秋禮義之
大崇也蓋于亦言春秋禮義之見於事業者也薛敬軒
云聖人作春秋以明王道主通即天理也曰禮義曰
天理則春秋之直書物卽言心性明矣自孔孟以後
心性之學既絕與事業場於世人才知心性之卽事

物故其視心性也不以爲空虛則以爲隱微而其於事物也不出乎隨俗習非則出乎玩物喪志所以立身用世雖有事功學問惻然可觀大抵王霸義利邪正是非混施莫辨皆發於心性事物分爲兩截故心性與而事物亦不得其正耳自濂洛之學興而後堯舜相傳顯微無間之理復明於天下春陵河南橫渠考亭諸夫子不獨闡明此理而實以事物見諸躬行自家庭鄉黨以至服官盡職凡其應事接物無一非盡心知性之實學故天下自然共信而不疑自是以來有以指提明心性所勸學見本心卽心是性良知卽天理之說若將遠棄事物者象山雖然是也然後人未嘗不疵其心性之說而猶得原其有合乎心性之功獨在事物耳象山嘗言吾家合族而食某適當事庫所學大進方是執事最集于初年亦極稱其踐履篤實及知剡門才數月南樂城圍困公私無獲惠愛明察舉鉅款然竟遠登懷心性者近有熊姚江之爲說而并其事物爲美言母乃太過鄉便濂洛諸夫子不從事物見諸躬行則將疑爲矜言窮理之

學突陸王兩先生不於事物見其所學而但存其說將何解於禪宗之目哉然則君子之立言豈不可以不慎也又論朱子所言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又曰洒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則是大學聖功所難幾者而以責之小子非苛情云云竊讀孟子曰不以文害辭凡義理功夫其文雖同而各有精粗本末之異況以三年教業樂羣量遊同於君子之教義立者周官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豈遂同於知天知神而執中者設一童子於此皆教以洒掃應對之事其

論小學爲習字之學而非小學之學所稱少儀幼學
者於是博引漢魏以迄唐宋所指習字爲小學之經
則亦不能無辨古者知幼學之重家有塾黨有庠新
庠序伏生書傳曰致仕之臣朝夕坐於塾門而教訓
入之子弟庠術亦各有教皆小學也蓋其時室家長
幼洒掃應對以及相親於鄉誥祭祀之文月吉誦法
之會鄉飲酒鄉射之間無一不習於禮樂父兄師長
之爲御者非其子弟即其弟子範我馳驅尺寸有度
而六甲方名書計之事其小者也五禮六樂五射五
歐陽文選

學之名專歸於書至若六藝之不復存者實既亡而
名亦泯矣則是六藝所存僅一書故小學獨以書名
而非小學之本爲一書設也自字學日興而六書之
體日訛甚且王介甫以字說頒學官禱佛老而爲之
辭而六藝之爲書者亦亡矣由是觀之習字之僭爲
小學小學之賊也吁古今造士簞敗之由趨尚貞淫
之別卽小學之名與實而世變繁焉此考古論學者
所爲三嘆也與苟徒見後世之以六書名小學而遂
謂古之小學原不及乎其他似亦未察古今之變而
言之耳假令先王小學之制不以習造教明器數而
專務六書則所以造就人才不過如秦時刀筆之吏
漢代奇觚之童而鄉三物之爲賓與者不亦末且陋
哉如謂少儀幼學之教別有其地與其名以別乎習
字之學何以載籍未嘗聞之耶至所論朱子八歲入
小學十五入大學之文疑其無據是則非朱子意爲
之也按班氏食貨志有之矣冬十月餘子亦在於序
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並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
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予止述其言耳若小學大學之名與義歷代班
班可考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
學居外大學居內見於王制文王世子此周制也東
漢明帝興學尊師又爲外戚郭舉陰馬建四姓小侯
學是亦小學也元魏孝文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唐
太宗置學有國子學有太學有四門學又律書算皆
有學其爲建置雖不同漢以後之名小學固不能復
代小學之教然其不專爲六書習字明史爲六書
習字名學有律書算皆有之矣豈得比於小學之

狀嚴文選

卷七

義後又所稱漢晉以迄於宋大中二書并論語孟子
各曰小經此殆學者私自爲稱如漢世說經有師承
而未得立之比按唐代宗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
科而其說尼不行宋高宗時左司諫陳公輔上書議
得學言大學堂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特讀胡安國
上書事之以爲孔孟中庸之義自顧兄弟始發明之
不終世猶以六經爲至之言豈以其微而隱而已矣
其所言皆不及太極陰陽學分年之說謂百年兼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附此進士九經館州縣生徒及

自其書院皆不及四子書而諸家所及論語中庸
亦不稱經儒王魯者相惜集論一書不得與典謨
並列著論以爲當名尊經講官採其議上於朝宰相
指爲迂闊格不行退而集尊經章句以學庸孟子爲
之傳是知漢晉以來大中節孟名小經者常亦其私
稱云爾以上數條皆窺蠹測磨妄無當聊以博彈射
之加用發蒙惑至若古本異同格致義理方以啟也
學官之會稍中疏給缺請百質珩頓首頓首

狀嚴文選

卷七

與友人論文書

辱惠書以僕所稱道足下之文與所品隲 之文

謂爲知文而以僕之言根抵至道歸於大成者謂足下文足以當之而色若矜之僕恐當世尚有明於文者議僕以爲過言而因重足下矜之之過也是僕與足下均失也故復辨之於此夫古之爲文皆所以求達乎道也求達乎道而不能至與夫不求達乎道而汨沒於辭章行墨規模色聲者則有間矣苟未足以達乎道而卽謂吾文之與乎道此徒得其似而愈謬

歐農文集

與友人

於道且謬於文者也易裕之可乎哉當世之文以離車衍墨規模色聲前新麗爾後者七曜無有尺寸能蕩曠而恢張之以求幾命乎道者足下之文不蔽銅於所習此其強也由此勉之可矣足下又論學樂漢爲陋而當宗法入家固勝以能事歸後復又以爲足下僅得其似焉而已是下生於爾爾是爾爾爲秦漢彌亮美爲八家稱應應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美應德之各有不可磨滅者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辭章行墨規模色聲之中而元美應德之各有可以

磨滅者則皆在乎秦漢八家之辭章行墨規模色聲之中夫使子長之後有優孟之子長昌黎之後有優孟之昌黎縱使於子長昌黎眉髮爪甲全體俱是猶夫畫魅之工天魔之演以給兒女擔夫震而樂之魅者立而破其僞直曰窮而已矣得毋謂寢丘賜田不失世業哉是故八家之不可磨滅在各極其才各造其詣各張皇其識悟氣力如堯帝禹王非伊周養株八家不爲一家也秦漢無異八家也然則爲文者求鼎立文豪驅駕百氏必以明道爲之主而以吾之排

歐農文集

與友人二

蕩縱橫竊曲高惡振天出地推雄懷悅之奇發吾之才悟識力大者旋轉乾坤沐浴日月細者挑數脂膏剝伐髓毛使明者如若髮繼信之服之爾者笑焉恠焉而抵之排之可矣如是乃可以稱交矣僕非敢謂能如此也顧嘗以僕之文稍進乎辭章行墨規模色聲者以示人人知稱之矣其不進乎此而其才悟識力稍足異於古而與之輩人觀之索索焉而已爾者鮮矣何則彼之所爲轉摺有量者在乎淺短流易而文之浩衍辭注渾深何括以爲布置者彼不知也彼

之所爲立意發端者在乎坦近佻巧而文之窮巔刺
幽扶樹教本以爲端倪者彼不知也彼之所爲聲光
容澤炫目娛耳者在乎皮媚喉轉以要曼好而文之
渺淵肅堅淡烈瓊惟以爲光容者彼不知也蓋文之
失傳久矣彼之所爲秦漢八家者非吾之所爲秦漢
八家者也彼之文克塞天地而吾之得於古人之文
者彼未嘗講而明之無怪乎視之而索索也然而以
爲至乎道則不敢稱也而文之不爲似而可以求達
乎道則鮮不由此而已足下不蔽錮於所習而能以
耿巖文集

自強立此僕之所畏故願與足下辨之會而有所
論說不既

書廬陵讀李翱文

歐公稱李翱幽懷賦又稱其神堯以一族取天下諸
語恨翱不生於今又恨已不生翱時與之上下其論
爲之低徊太息若不能已因謂當時君子使易其數
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至亂與
亡又謂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更甚奈何
今之人不憂也蓋歐公雖處宋之盛時然宋室卑弱
君臣上下徂於澶淵之盟忍耻偷安內備弛廢致西
冠生心患陵日偪而朝廷用人邪正不別白方與朋

耿巖文集

集

李翱文一

黨之謗觀公通進司上皇帝書又準詔言三弊五事
及西邊事宜諸狀論朋黨諸書所憂危之意極其悵
惻宜利靖康之禍若親見之其時與公同其憂者不
過數人外此皆竊位襲殖納交固寵汨汨若不暇誰
復知有社稷生民之慮哉聞憂世之言則指爲狂爲
癡君臣上下莫不皆然公之所以爲憂者豈不覺有
觸乎翱之所云哉翱雖中世不肖其所從也嗟乎
亦足悲矣至謂翱志雖有遠而能文章若韓愈愈嘗
有賦矣不過美二鳥之光景歎一飽之無時推是心

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斯言也殆舉韓賦之寓意以形物之正論不免抑抗其間借以申感憤之論斯可耳觀韓公之生平豈若是哉二鳥賦在貞元初年三上宰相書不報故激楚而作其後爲御史則以諫官市貶爲刑部侍郎則以諫佛骨貶其時亦旣光榮而飽何嘗不以揀時行道爲憂哉且韓公當日贊畫淮蔡說韓弘使協力以強正顯義於蠻州凡在朝言事鯁直無所忌使得盡行其道唐之天下猶有可爲者嗚呼兩賢之在當時憂國大約相同而物所言嗟

耿叢文

李翱文二

行道之爲非亦且後先同慨讀二公之文當識其所同者而悲之又當知韓公一日之寄言初非篤論因書以辨之

與盛庸齋論文書

我同年洞落亦過半矣其間合志而齊齒同方者如我兩人則更無幾耳別促會稀如何可言前以拙集會語奉教曾加覽正否海內作家蔚起其規模布置各不同竊謂古人之所以過於今人在其識力精神而不在形聲色調今之爲文者如其識力精神足以透闢事理則雖其形聲色調之隱乎紆沉剝瑟之中者識者所當按而求也苟其形聲色調彷彿乎古之某某家者而竊似矣其識力精神蔑如也此可以

耿叢文

集

與盛

欺情耳備目之夫而具古今隻眼則一笑而斥之久矣請以人物境象譬之有人於此工爲深文偃僕曰此古之儀度進反也求其骨理意致特僮夫耳是豈若山樵野老信口談間里風俗樸疎而有味乎其間也或則大刀長戟大冠若箕之雄邁而宕爽也何則真與僞之不同也有境於此拳石勺水爲之盤迴折旋曰此古之圖書之遺也然殘山小嶺奚取哉又豈若莽蒼之野礪暑之墟洪漭之川龍蛇虎豹變現出沒長林高岸沃蕩起伏無非天地間自然之奇而道

器之形也何則小與大之不同也苟於其偽小大之
間按而求之則古今文人之相去其衡品出矣至講
學一事豈得易言祇就所見乎義理事物而發明之
不襲窠臼不炫新奇言義理不離事物言事物不離
時變人心亦竊自見其大者若賦頌之家壯歲嘗
爲之尋輒棄去前應麟在都門聞長白山之奇而賦
之高陽夫子以爲非漢人以後之作又賦黃獅子一
時數十家夫子亦謂感托激昂時無與比及平漢進
學烈頌篇陳說微學士內庭收冊拱子曰高陽夫子
歌聲未鈔

歌聲未鈔

血底

極稱尊作僕前此未知夫子有所許與也是日始知
之今所以述此者非敢專謂於作者之前良以見我
輩感懷知已固所同其所居隱僻知交落落且難爲
不知者道卽與年兄追陪二十餘年亦未嘗傾吐至
此方塞飾慎自愛

與王連夫書

當我等禪榻時於齋會中得足下博雅英多卓犖不
羣之驕心知其非常人也已名洋溢以去數年後着
布帽披羊裘訪足下於蓬城郊關足下匹馬鞭我於
茅店霜寒之中據鞍顧盼雲英雄本色因並入官
舍竟日縱橫於杯酒間見卿清少年無下塵氣斷
及揚花古今書史人物以歷傳代鼎沸大抵肯致隆
錫習獨出心願以供所見一書名華無出其右者又
數年磨霜拓落長安中則足下已歷歷陣雲合路者
歌聲未鈔

集

與王

寂中消遣過日且晝讀書窮理探度方員以衡星
天下之事物往往會心獨得其於躬行亦不敢不曰
莘莘自強勉也又按古者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因與
後進講踐履之學會語附覽非盡拘拘於前人案曰
中尚論發微期自見本來不爲於前陳有當否

狀履文鈔

集

卷一

與徐健菴司寇論文書

始伏啓候動定賜報懇懇中心志之振進一鵬舉展
四行記書局編摩之盛入來以來舊疾萌作輒不自
揆量拙文一通以申其意惟明公文章名德海內能
言之宗稱述頗詳獨是身任天下之懷窮達一致之
義非珩不足知而聞之文雖淡質不尚藻績未審其
用意切情少有當於左右否竊賁拙集及會語奉教
竊謂古今作者甚衆所稱大家足以羽翼六藝在各
出其精神意識能透關事理斯足名其傳耳必規規
焉蹈陳跡摹聲情而曰某家某家者皆古人之習與
髮也而非其精神意識之所注也珩之文非敢謂透
關事理然不肯隨俗妄作舊刻中賀趙中丞言撫治
事宜及序其初度言道德功利又與湯宮詹宗伯言
諭教送番編脩汪檢討言使事續刻中上熊夫子言
典禮教化與毛檢討辨大學小學及其他衢州學記
杭州開河及營債記取舍存養放心主兼諸說及各
會語皆有關義理之大者望燕閒之次垂意加覽是
以見所學之是非與行文之得失他若一時名儒

狀履文鈔

二集

與徐一

里僻偏少所望見且自古文人相輕加無同代其
其肯虛心論定無足惟者是可爲知者道也又野處
以來評輯十三經文鈔五十餘卷因見漢晉隋唐以
迄於宋解經之彙萃成編特訓詁之學而已其間舛
訛繁蕪既失據依且諸經之存亡疑信說經之得失
異同清江復雜學者易惑至若諸儒之辨論考說識
其卓卓前所未道洋洋大篇醒人心目者從未有
其百篇式之今此書之所裒集極費苦心精者可
謂天人理數之徵大者可以資王政之典章次則
判人物之升降而其散諸文苑可以正操觚之紕妄
况今業舉子者之於經學晦盲否塞若履暗塗得此
觀朝日朗天大寐之忽寤其爲補救更復不小念身
已衰殘急欲梓而行之薄田不足供饘粥會長君特
歸侍養以高才壯年正當留思經術商榷古義夫論
述垂訓者儒者之大業也師弟相成者人倫之公誼
也以人倫之公誼而彰儒者之大業大雅君子必有
取焉惟裁察幸甚幸甚

東坡文鈔

二集

與徐二

東坡文鈔 二集

海軍沈 珩昭子著

洪範疏義

箕子殷人也其爲武王陳治法不以湯而以禹何也
蓋九疇之義卽堯舜禹相傳精一執中之道箕子爲
之列其條貫明其次第而歸其樞要於皇極宅中以
統天人之治夫王道卽天德帝王所以爲天地立心
爲生人立命必本之乎天故曰天錫禹洪範九疇以
見禹承堯舜之傳而祇承乎天也其言汨陳五行義
疎攸斁何也水爲五行之朕兆水土未平則民生何
以奠而人治何以興舜命九官必先水土而後播種
敷教明刑以及工虞直至上下草木鳥獸咸若始議
典禮典樂治法有本末又有次序五行化生萬物人
得其秀而爲五事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故治
之以八政庶政具舉因時作則故有天時之紀於是
天人之事備聖人成位乎其中人極立焉一人立極
以脩己率物因其氣習而制馭之於是乎有三德然
幽明理數感應同揆小則贊之著龜大則徵之天地

東坡文鈔

二集

洪範一

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極應焉立命正所以盡性無非一皇極之建所統攝而聯貫之者也九章之中本末次序備矣聖人察五行之性參五行之用因其上下曲直從革稼穡之宜以布諸政令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禹貢一書特五行中水曰潤下之一條而箕子以彝倫攸敘歸之者此也龜言而聽與思人之所同求其曰恭曰從曰明日曰濟曰可以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則本乎主敬之學以致之堯曰欽明日欽

耿叢文鈔

三集

洪範二

若舜曰敬敷曰欽哉禹曰克艱曰慎乃在位自古帝王心法只在一敬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要在五事之一疇蓋農協建又明念嚮威之用皆以一敬統之者爾夫所以敬用五事而備肅又哲謀聖之德者將以措諸治也人道莫重乎養生事死又莫重乎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使民安土而養生事死無憾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安則有族黨燕射之禮危則有兵車甲卒之賦賁曰師凡此者治法然也然而不惟其法惟其

惟其官惟其人舉其官將以慎其人也使其官是也而其人則非不惟無養且奪其所以養不惟無教且奪其所以教安在治法之有利乎斯民也哉堯之時舜爲司徒禹爲司空皋陶爲司寇夫然後入政非具文官非具官徒曰治法云爾乎五紀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也紀雖以五實曆數之一紀治曆明時虞夏之間其職最重非若後世輕太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已也帝王親世馭俗欲使民生其時五穀熟絲麻遂兵革不作疢癘不興室家和樂歛五福以

耿叢文鈔

二集

洪範三

錫庶民遊于蕩蕩乎平之中而已然自古亂日多而治少者惟厥庶民淫朋比德之人多而有猷有爲有守之人少也不協于德不罹于咎者無所容而康色好德之人無所展也數獨者類連無告而高明者其物歸世也有能有爲者抑而在下凡厥正人弗能好于而家于其無好德者則亂矣豈獨主德也夫如是則爲偏陂爲作奸作惡爲偏黨爲反側在上者徒數言以告之豈其爲藝訓爲訓科而有以錫之福錫汝保極哉堯之時協和萬邦於舜時雍萬邦之

者百官百官之所親者九族九族之所親者親之身
皇不以崇高富貴尚乎天下而以建極尚乎天下是
故天屬其心民立其命君曰建極曰作極民曰保極
曰會極曰歸極未有量極不建而能致世于萬年者
也夫皇極建矣乃必於庶民之有爲有守而好德者
與其澤朋比德而無好德者競競乎其好惡川舍之
間者何也大揚澤比之夫其才足以要結逢迎非與
夫不協極不極善之中材比也錫之福而不知其醜
作汝咎而不樂其茲若夫有欲有爲有守而康而色
曰欽好德所謂天下之正人也其德足以禮射去就
以義剛明公正氣立行意無左右之舉無黨人之援
往往人主知其才而不能用其德而不能專於是
淫比無德之人進將至虛其初而明必其人也
猷爲好德之人勉以榮而邪其德不當而能殺者亦
鮮矣是故建極而欽時正其德此其德也惟斷
斷然去其作咎者而庸其方變者然後無偏陂無作
好無作惡無偏黨無反側主建極乎正直而歸其極
會其極端在是矣由是建極者會其德也建極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訓行也近光而以爲天下王者惟此皇極也苟非皇
心清明曠咨勿失其於好惡用舍之間能合乎天心
當乎人心若此哉若夫三德曰正直又曰剛克曰柔
克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以進退予奪因時制
宜而收其威福王食之柄以尊惟辟作則之權似乎
駕馭羣材之所爲不知皇極之全體大用正於此乎
見也不則以恭默爲建極以優柔爲歛福使勢分擅
於私門奢僭形於風俗所謂于其無好德作汝用咎
者非以此哉在位者側頗僻則民用僭忒自古人臣
而竊威福王食之柄未有不害于而家然人主不早
覺悟使之凶于而國不已晚乎是故正直剛柔之用
尤必於此致詳焉稽疑者何自建用又用之後人主
與其時卿士庶人無非好德而正直其心可與神期
通者也謀者五事之一心之神明是也先聖之制爲
卜筮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卽先聖之神明是也謀及
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謀及卜筮一一察其從違以知
吉凶者所以驗神明之通不敢不嚴而信之建極之
皇無事不致其敬用者有如此按卜筮之法詳於

欽定四庫全書

二集

洪範五

虞夏商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高曰收此
功臣惟吉之從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言咎斯從茲
舊矣庶徵者何天下之理咸與應而已王者敷用五
事修其身以風勵卿士師尹凡以爲民也君臣之間
所以恪恭省察而必徵之天人休咎之應者亦以爲
民也雨暘燠寒風之爲時與夫雨暘燠寒風之爲恒
必節節而推其類之各應流爲災異之學者惑也然
使安然於狂僭豫急蒙之徵而罔知有肅又哲謀聖
之救君臣間不出乎修省之實而以爲天變不足畏
者恃也是故王與卿士師尹各按其歲月日時而省
之惟在乎百穀又用俊民家用之間凡此者皆民
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修與不修而已矣卿士師尹
非表率之位卽親民之官也其人皆上應列宿至於
庶民之賤亦比之惟星以測其風雨之好卿士師尹
得其人則從民之好所欲與衆此庶徵之見乎休而
國之所以治也卿士師尹不得其人則拂民之好所
惡必施此庶徵之見乎咎而國之所以亂也天官之
占牛井之從異而冬夏分箕畢之從異而風雨隨王

不視爲緯候之文而以占民之好惡其求民之
如是哉帝者之世有勳無威王道之成有烈無極然
五福者修五事之償六極者恃五事之罰厥應之理
固有然者若夫王者制其權而可以使之善者仁育
之道得也可以使之富者節養之道得也可以使之
攸好德者敷教之道得也可以使之考終命者康保
之運得也是則皇極敷福之全而位育之極功其
無出乎九疇之外者已箕子所陳始乎氣化而終乎
人事播乎康政而泰乎庶幾體備乎五事三範而官
歸乎皇極所謂義倫攸攸卽此九章之敘而已是曰
堯舜禹相傳之治統而其原出乎天其心法主乎敬
是故天德王道備焉自漢儒以識緯說經傳會天錫
之語而有龜書之說相沿至宋程子灼知其非而曰
聖人因河圖洛書以畫八卦乃蔡氏援龜書爲傳註
遂成定本在漢人不過以六十五字十八字之文而
已近代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繼加配合以九疇次第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謂之並義以一九二六三七四
八謂之對義又以皇極居乎中五八疇退乎四隅以

率諸繼聞之數何其隱微難若皇極之義自孔氏訓
爲大中屬於文義不順宋陸氏猶本之立說而義疏
諸儒以中爲含洪寬大不分善惡之意朱子斥其以
誤訓之中爲誤認之極而著之爲辨學者宜知所擇
焉

中庸首章疏義

聖門明辨如子貢乃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夫子平日與門弟子論學只在天道性功之
事物工夫上說而不必直指其本體至發明天人性
命之理盡性至命之要具在易之繫辭子思得其傳
以著書垂教首揭性道教之三言舉唐虞道統以來
大體真傳此爲定案若分疏義理性命道教各有條
貫要其指歸則命卽性性卽道教卽性道之修爲其
實一也天與人以靜存之性卽予人以感應之情性
卽天地之性情卽天地萬物之情故其與天地萬物
相爲酬酢咸通最疾最神莫過於喜怒哀樂在不知
修道之人看此喜怒哀樂可以任情適已反誤認之
以爲率性不知其認氣爲性謫非天命之性也所以
偏倚乖舛蔽錮其中而夾盤於外甚且是以千天地
之和傷萬物之命而猶不知所以自察自艾其咎三
於汨陳五行疵病並作所以王道息而庾徵違爲術
亡而功用泯惟脩道之君子知不中不和之由其原
在乎不觀不聞隱微獨見之地私利日萌而性道日

遠苟其持敬於平時而審樂於幽密則未發已發之介未嘗不同乎人而大本達道之歸已不窮而全乎我天下有天下之位育一方有一方之位育以至一家一身各有位育之徵驗處所以然者天地萬物之性情其爲晦明否泰所爭只在中和二字人在天地萬物中本無大小幽明之間其能爲之間者惟此不親不聞隱微獨見之地而已君子一戒慎恐懼便爲天人聰合之法門此外更無餘事未發已發此際切須體認性中但有仁義禮智安得有喜怒哀樂然則

耿巖文鈔

二集

中庸

未發時喜怒哀樂在何處看來喜怒哀樂從仁山來怒從義中來中卽是性之體段存養既到則中常在我非謂未發時便有喜怒哀樂在裏面而謂之中也羅仲素李延平教人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未發時有喜怒哀樂在裏面矣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程子非之正非其求中之謬故曰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或言程子非之謂但當驗之已發而不當求之未發則戒慎恐懼一段存養功夫可不必矣總爲

辨今上理會不其所以背隔一層惟從仁義中來故思應極其克周而與天地萬物相爲響應若止是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其功用亦不至此所謂中節之和節是理之恰當處假如王者好惡生殺中乎天命人心之節雖惡與殺亦是和苟優柔恬泰自謂不失其和却是混淆乖舛乃不和大者而天地萬物之處亦於此而決此章書說到親聞隱微可與大學誠意章參看說到喜怒哀樂可與克己復禮章參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自慊處卽是不親不聞戒慎恐懼

耿巖文鈔

二集

中庸

卽慎獨喫緊尤在小人閒居一節閒居爲不善自謂親聞俱絕可以欺天下之耳目及到掩不善而著其善此心之見顯已莫過乎此潤身體畔便是中和位育氣象克己復禮是戒慎恐懼工夫要其貴實體驗只在親聽言動是卽育性而驗之喜怒哀樂總一顯微無間之理天下歸仁亦近乎中和位育氣象矣此道最精微亦最切實在不學問之人誤認氣質爲性所以喜怒哀樂大抵悖異於中和其高明而知學者又往往從親聞隱微誤入空寂是以程朱說此

章許每致嚴於禪學之辨然編門弟子如僕等皆
殆不免有所陷溺正學之介豈不微矣哉至若性也
中和原不絕於古今其生持道統專重在修德之教
表正端其原序崇其實教獨中其程師儒得其人
勸懲明其法可以合天下率性之人皆在中和之中
若使空懸聖賢之言僅托諸誦讀講說安能為有無
哉儒者實欲修明其教在上者必指為迂闊在下者
銅於習俗而不可返性道中和之理何自而存此幾
希於天下哉

耿巖文鈔

二集

中庸四

龍山會語

稼村沈珩述

戊辰歲歲龍山朱人遠查長人祝遷雲查眉山祝
安道查弦止祝龍自查西巖查培風祝戒三祝念
非查律齋查東亭查聲延查同寅查翁源祝于夏
祝于晴祝蒼阜祝來山祝許文標祝慎儀祝
良仲祝濟叔朱堯年諸君啟請于六日庚辰論學
於山院予謝不敏人遠弦止念非東亭蒼阜迴稼
村草堂因請因念同里同志論道質疑固我輩閒
居樂事且諸君子並清門雅望博洽修明素所習
知而心儀者又安敢以冥鈍辭屈晨曳杖以出子
嵩士從丁子武音奏功及家弟聖草穎先偕從行
比至山則諸君子雲集甚盛或奉其家長老或挈
子弟羣從以至其他聞風來者填溢階墀既就坐
予謂今日之會方質明昏翳四合少之雨師澆道
矣登麓之頃雲陰漸解日光微漏今且晴和盡開
風物流麗一堂之上有父子焉有兄弟長幼皆有
賓師朋友焉有鄉黨焉雍容秩序文質互宣美心

耿巖文鈔

龍山一

公通表裏一致融融焉中和之氣流溢充周即此
已見真學更何所容辭說哉人遠長人遷雲東亭
諸君子進而言曰先生之言甚善雖然竊願有所
問也有宋大儒昌明理學以濂溪爲宗濂溪心法
以太極圖說爲宗旨學者所當體認之要何在敢
請開示予曰唯唯

明道之言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
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合於人謂之性率性曰
道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一段亦可盡圖說之義

耿巖文鈔

龍山三

在修道之教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者是也朱子之釋學字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本
此也太極只是一中周子恐人以太極兩儀爲二故
言無極以一之人受天地之中中無不正所謂亭
當當直上直下之正道中正者無極而太極之體段
也仁義者體段之元善而合宜者也所謂得其性而
最靈無極而太極之降衷於人者也聖人因之制爲
五典曰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數爲五教曰親
別序信推之六德六行萬事萬物莫非此理然自

耿巖文鈔

龍山三

分五行生五氣布而後萬物生生皆氣化所爲人
雖得其性而最靈然形生氣稟不能無偏正昏明之
異所以有剛善亦有剛惡有柔善亦有柔惡而風氣
習氣又乘而中之繼之以五性感動知誘物化而降
衷之恒性日牿亡漸滅不特萬事萬物徃來中矣
正賊仁害義即在五典五教中無非以自致自利之
心行機權變詐之術而人心之危莫知所底於是乎
聖人立爲修道之教欲挽回天命之牿於剏復之交
定之以中正仁義者不過人心自有之太極圖之恒
性者而已人心感則動動而無主則紛紛紛紛則
塞主靜則一一則明明則通通則公而博以明通公
博之心見諸一事之動靜語默日用倫常與夫應事
接物無纖毫不由是而誠由誠而神而道德事業不
可勝用矣聖人者天地之性既存則合德合明合序
合其吉凶固以爲體段也而皆備學者修得尺寸有
尺寸之合修得二端者乎端之合其如冥路替趨而
悉於爲其悖者豈皆聖人且奈之何哉名之曰
君子不必勸後之曰小人不必要惟趨吉避凶之情

雖小人亦欣然喜而竦然懼彼且求富貴福澤
神更倍於君子聖人呼而告之曰鬼神者何汝心是
也求鬼神不如求諸心故三百八十四爻皆吉凶同
患之苦衷吉者善氣所達蓋中正而仁義之所徵也
凶者惡氣所蒸蓋反中失正賊仁害義之所應也其
所以然則理也則無極而太極也一陰一陽一死一
生相爲進退變化造化之晝夜卽是人之生死消息
間於氣數惟立得人極者原天道之始卽所以反天
道之終有主乎終始者無終始者也知死生之說豈

耿巖支鈔

龍山四

徒囿於死生之數哉是之謂誠是之謂神而所爭在
善惡將判之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
書竭力說幾字爲此也乃知畫卦繫辭正聖人修道
之教使天下易惡至中盡性達天一條大路其理至
顯其道至大其義至尊故曰太極求其所以然則曰
無聲無臭故曰無極而太極識得此理一舉眼莫非
太極圖莫非無極而太極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四德以體仁爲先論語言
學急提爲仁正是明善以復初之喫緊處聖門高弟

子如顏淵仲弓夫子雖告之不同學者體認心法之
要總不出此仁固包四德而義禮智信體用各不同
何故以禮屬仁所謂心如穀種仁是生意其生之爲
滿爲總爲類爲實自有天然品節無過不及凡走飛
草木性情形體皆然蓋天則可見也人心存爲全體
發爲散殊當其氣未用事人未奪天之時莫不有天
然品節爲一本萬殊之準則聖人因之而著爲經曲
推極於繁委織細所謂畫出天理與人看禮經十七
章皆仁之事也祇因氣質物欲所移奪性分之品節

耿巖支鈔

龍山五

紊亂倒置心德之本體喪矣朱子曰雖上知亦有人
心故機關只在克復已最難勝不勝到摧陷遏滅不
可有克易曰剛反復之義也夫子贊易獨言仁於乾
之二復之二明剛反之爲仁也然省察在心踐履在
事非空空說理記曰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
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
信也一事循理必有一事克復與天下歸仁正見功
夫實際天性體驗不離乎人已之間但見人則明見
已則皆責人則靜貴己則略人知則喜不知則慚無

非私意設銅摠未嘗真切爲已由已由人當如此
顏子見得禮字確遂直請其目聖賢針鋒相對處
當玩味人惟祝聽言動須臾不可離非禮之蔽亦錯
讓而來一開目便錯次聽次言次動便不可遏制程
子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又一則曰閑邪存誠一則
曰誠之於思一則曰久而誠矣勿字是誠之力量最
鋒利又沉著知之不實知不可恃意之不實意亦不
可恃此直截下手工夫敬知是持循工夫戒慎恐懼
雖在不親不聞然隨境操存亦不越親聽言動之間

耿巖文鈔

龍山六

不欲勿施已字須分曉惟敬以盡已方可言推若單
說推是恕假如愛之能勿勞乎人往往以責善爲不
情而不欲受諸父卽推此心以勿施勞於子是相率
爲不肖之子也可謂恕乎又如友直友諒則過必相
規以友輔仁則私必相戒人往往以綆切爲難近而
不欲受諸友卽推此心以勿施規戒於友則相率爲
善柔便辟之友也可謂恕乎范忠宣所云以恕已之
心恕人恕已卽是私世以長厚稱之非爲學之正也
試就此二條而論於友則不欲姑息於我而我亦勿

龍山息于子於友則不欲阿匿於我而我亦勿施阿
匿於友類此以推乃爲近仁天下歸仁邦家無怨氣
象自不同要之此二章論爲仁是明善復初工夫最
得力處周子言中正仁義聖人修道之教君子主靜
之極其工力正不出此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所以一是道便是太
極理甚精實加無極反覺虛曰朱子與象山往復
辯論象山之疑正在此然老氏者有無是二周子
看有無是一分別在此但學者止可在極上認不

耿巖文鈔

龍山七

必在無上尋

問周子云形既生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止說氣稟
物欲何以說到風氣習氣曰周子雖未說到此然
風習亦成爲氣最足害人所以風習忠信淳樸則
從善者多風習貪權詐靡則從惡者衆先王所以
設爲學校師儒又有州閭黨遂禁戒勸懲之法今
庠序既是空名讀法亦爲故事修道之教不用如
何見率性之道

問伊川云只用敬不用靜敬兼動靜言端主

虛寂否曰義入神動一靜仁敦化靜一動此機
之說仁義入神正見合處只是動而有主便是
靜高景遷云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至靜之學要
在慎動此語最精

問修行之人只當論理行言吉凶或君子罹禍凶小
人享吉只是何說曰吉凶正是理之証據橫渠云
以性命之理則凶吉莫非正心逆理則凶為自
吉其幸也又云吉先見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二語參看便得

東坡文鈔

龍山八

問死生之說物生為始死為終特視魄聚散於人極
何與又安用知曰一原一反則知天地有無始無
終者在吾身有不死不生者存無始無終者命也
不死不生者性也試看歷代盡性至命一流人何
嘗生死方是人極

問克己復禮從來主天理人欲何以直在禮上說曰
本是禮不是理程子云性即理也性不可名故特
理以明之既是性之註脚朱子於此却云與做
方著實理涉空虛看與做字又借禮以名理豈非

註脚展轉註脚直從禮說何等明確

問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三月不違
仁安得如常人私惡却用克曰象山嘗見及此故
云顏子之克只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至聖賢
即其私也此是象山平日所言惡能害心善亦能
害心之見解我輩檢點功夫只在知不知達不達
所爭氣鈍勇怯純雜之間何必說得超妙

問私欲隨起隨克恐檢防不盡如何曰只是心有主
自能運物克制上蔡言須在性偏難克處克去他

東坡文鈔

龍山九

日見伊川間久別何所得曰只去得一矜字

問克之前克之後有何工夫曰克是兵家不得已而
應卒日正須保泰圖存不使蘖芽潛伏既至克敵
更須急急堅邊設堦整頓紀綱分別人才品判條
目事事合節方算得休復敦復胡敬齋云須涵養
得大本完固則克氣壯病易除

問由人由已作為已與未何曰朱子性亦有當審辨
處如此句解為非他人提預又說使他人不着假
如走一步路讀一句書何會人得而預使得人否

三思皆知夫子豈作此冗漫之語見人見己
人責己人知不知儘切中病根方有着落

問爲仁是心體事視聽言動單在外面用功否何曰
正爲物感在外面一身矩度亦在外面故謹之於外然
勿者內力如刀斬斧截人具此嚴毅端凝之氣瞻
視不苟舉止中度在家則有物有恒用世則言坊
行表即至定大疑決大策親君子遠小人自然忌
憚敬服如一身邪僻輕情而曰我心體公正不忒
誰其信之

欽定四庫全書

龍山十

趙王峯先生云目敬則明耳敬則聰二語儘有意味
漢儒疏克爲約約身反禮則爲仁矣劉炫訓勝私程
朱從之照四勿句當是勝私

念非問程子以克已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
主如何曰夫子豈有此見學者窮理致思見得分
截乾之九三坤之六二乾乾夕惕直內方外於義
正合敬軒云自治之道寧過於剛無過於柔又云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宏深體玩

東亭問朱子云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何至同於君德曰天德王道本是一原顏子具
此識力氣魄他日問爲邦便告以王佐之略改正
朔易制度考定禮樂進退人才大段是伊周作用
仲弓端恪平允可是傳說召公君陳一流人物

程子問勿施之勿與四勿同其明決安見非乾道曰
與學問人定要辨得剛硬骨子篤實氣味持循得
處便是健但入手敏鈍略不同故曰剛毅木訥近
仁

龜自問已者特以私欲言然非已之正名何不曰克

欽定四庫全書

龍山十

私而直曰克已曰一木也木是清泉而爲涇深所
涇其初猶可則纖浸至渾變爲濁故直呼曰已夫
以頂天立地之已而一旦改頭換面爲異類到得
以已攻已已覺可痛矣如程子所言終身在昏惑
迷障中拘滯執泥執裏而不一悟者哉

龜書名言極稱引傳傳因同志相期切實察質厚
不微轉以問世盡處處善言善言即轉寫此葉傳之
同集諸君子期相是正乃或彼此遊踪不一或郵
筒沉閣難周至今多有未爲目者且遠方同道

賈逵遙聞聲索覽故不容自勝輒復綴之藉以詩
繩削之助焉稼村珩識

耿巖文鈔

龍山十二

齊安會語

稼邨光 行書

戊辰冬十二月同里陳正則俞漢成陳東藩陳堯
民丁武音丁奏公諸君請已已履端四日講學于
齊安山院屆日大雪數尺同人無徑着履遂以不
果自白十里外至者如龍山查眉山祝經方查聲
山查東亭祝任菴諸君舟行深雪中竟爾虛歸良
增惘惘嗣以事曠歲夏四月徐子方徐子才徐自
中孫人止孫萬潤孫士典徐子剛徐子靖孫學存

耿巖文鈔

齊安一

徐茂存諸子暨漢成奏公復以是月二十八日請
屆晨甲午遠近集於山院者七十餘人予爲講述
朱子白鹿洞規五條講既竟龍山諸君子又各續
至不絕而予已疲頓不力於舌因復舉其畧遂各
散去用是述爲會語以贄之兼請當世有道者是
正焉

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舜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

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耿齋文鈔

齊安二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爲學之事義類極其該詳豈止五教朱子謂學者學此而已何也曰爲學義類雖多極其至盡性至命而止上天降衷之恒性謂之五常五教之數諸倫物亦曰五常分屬之則親是仁義是義別是智序是禮信是信寃輪之則須盡得五性方盡得一倫盡得五常可以該貫得萬事自父子之親而推之在上郊廟明

堂耕藉養老在下尊祖敬宗貴齒字孤與夫百行之惇勸以保皆由此而盡仁者也由君臣之義而推之則官聯之率屬長貳百度之爲綱爲紀皆由此而盡義者也由夫婦之別而推之則陰陽之叙風化之行萬類之別嫌明嚴皆由此而盡智者也自長幼之序而推之上則建侯之典商賈之儀下則六行之條五等之等凡恩紀之有秩有數皆由此而明禮者也由朋友之信而推之則同寅協恭於朝辨方類族於野萬物之相孚以誠皆由此而達信者也統五教而觀則一教之理各有兼貫之義所以庠序學校之設禮樂刑政之施六經孔孟之說下學聖功之全無非代明此五教其功用至於格天神享人鬼息兵刑消眚涉盡性至命之驗昭然不可掩如此極天下義類該詳安得更有越此者哉故曰學者學此而已誠知本以統末之言也

耿齋文鈔

齊安三

古者立爲五教祇因人性之所固有故皆可以與知與能何以中庸論達道其所以行者必曰知仁行而達德所以行又必曰誠且至於困至於危而

所以示人擇善固執之方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何共言之維艱惟精反覆敦摯至於如此曰從來言性者異說勝育直至程張氣質之辨然後性善之旨判然較著然特分疏以正其惑耳如欲實實變化氣質以復其恒性之本然此一縱之理如何勝得強盛之氣況自有此形體其爲知誘物化一切耽營陷溺之害日增月長與之狎習便安以爲我之真性命眞事業不可須臾去身者惟此具也豈復更知有所謂恒性者而求以察之由之哉其與倫常相爲

繫屬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嗚呼尚忍言耶夫以我自具之知覺體驗我分內之倫理有虧欠缺而待於學有誰阻塞而至於困不過爲氣質易誘粘滯蔽蒙密切纏其氣質精滑物誘稍輕者見人嘉言嘉行孜孜勤法靈覺漸復故觀之學知有氣濶欲迷如墮入陀墜夢入魔囿全然昏暗錯亂豈不是因從困中猛省苦自開發然後吐露本來知覺故爲困知利行也行亦同此義自聖遠言聖學脈流決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利其所利而非善之所謂利困於道心

者觀人心爲樞機又貴乎危懼行善之規規哉此
 好學力行知耻所以難其人則知仁勇之總德從往
 往而冠也非知不足知非仁不能體而又必曰勇矣
 知耻則計之曰一旦使之彼出非勇則知與仁亦
 難濟矣好學力行而又曰知耻所以覺悟天下謂痛
 而心苦矣世俗相形機械變詐不如人則耻之強
 之於人不如人則耻之人偷日月以蕘爲尚以度爲
 貴不恤行非爲故常行恥之有哉子所以不覺問
 之而面心之苦也得以致知力行必以擇善固執爲
 其要矣
 齊安五
 之至要安得不由學問思辨而且篤行詳示學者後
 德之方幾

此數知之學未備有用心卽是理學見本心便是
知便是窮理何等是理卽是極未解格物必在事
上窮理而此言格物必於所以窮理何共樂而
說難捨易學者皆曾格物而自以為格物者心與
事物本皆一致事物是理則事物是理所以證驗著
見之實若是理是事物是理是事物是理是事物是
直趨本根却着肉却生三義格物者只是爲淺近此

而非其實矣何如就事物體驗積累漸漬以至融會貫徹將內外道器同歸一致何等切實終極精深充密而無遺憾之爲得也且所謂博學非泛濫窮按玩物喪志只是見得義理多妙法先覺衆寡審問則去其歸心是已以虛受析疑非思何以體認義理何以別擇縱使藝文小技未有不精熟者成者竟盡倫獲性之學乎彼不務下學而專上論以爲致知窮理之門非學者所敢出也

耿巖文鈔

齊安七

蓋卽是誠程子雖說以誠爲人倫之大本無出乎此以理論則誠者天之道以人倫則誠者聖人之心凡人豈皆到得然義理各目其善者卽如一言之實一念之實一行之實亦謂之誠論誠亦如此總要接續累積功夫自進世俗之論以爲言必巧僞行必僞恣方行得去所以倫理之中亦用權衡變幻看忠信篤敬爲樸實難行之物彼自謂可以欺天下之耳目豈知機關立破人人得而疑之惡之矣假如戰國風俗縱橫捭闔以取當世之富貴在列國若臣誰不

如其傾危難信只因時勢使然難且任用不轉瞬而禍患相踵可謂行乎又如魏晉齊梁言尚虛無行尚輕脫朝野一轍號爲名士風流坐致宗社覆亡用世者誰獲保全可謂行乎所以巧僞僞恣之人平日工於奔走聲利忠信篤敬者若不能及一旦國有大任惟淳樸重慎之正人言足以定國是行足以康傾邪向日奔走聲利之徒皆煙銷燼滅鼠竄不暇下至鄉黨倫類之間其爲得失善敗莫不由之此子張問行夫子告之如此而朱子取爲修身之要亦以此蓋誠

耿巖文鈔

齊安七

敬二字隨時隨事自離不得卽南齊大學之言誠與謨丹書之言敬亦指隨時隨事積累將去非謂必到聖人地步然後可言敬也
周易之損益二象怨怒爲難何取乎山澤之象遷善改過何取乎風雷之象曰山下有澤其山曰損人有忿怒其德曰損喜極憂至憂至中節便不害於和至於忿則全是氣實用事者其德非惡厲險如山猛自克己以德其勢不至敗德敗事人慾之溺如澤不窒其源而欲制其流胥溺何及至

與通乃益之大者稍涉過同便因循舊習故須奮迅
如風雷發生已頓開沉陰立蕩陸子靜云人不知道
縱使慾室自忿慾全無亦未是學問此言亦可玩味
蓋損益二義要合併看慾室只是克損必其能趣得
善改得過方爲學問實益而近道可幾耳書稱湯日
改過不吝子曰過則勿憚改夫改過有何可吝可憚
惡人之有過大率從忿慾中來人在昏惑迷暗海中
一觸便忿一愛便慾任情習慣何等便利一旦去其
所便利而就其所本便利不覺慾戀不捨所以有吝

耿康文鈔

齊安八

且我所以戀戀不捨不爲與我狎昵如諧媚邪人容
悅如意今欲改過而遷善忿便須剝治以就中和慾
便須遏滅以就義理譬如去此客悅邪人而遷於方
嚴有道之側未免拘迫檢束動不如意不得不迫忍
畏縮所以有憚吝與憚二字最善形容怙惡之隱衷
非大勇不克有濟故薛敬軒曰自治之道寧過於剛
能慾室而又能遷改則盲行之間亦日處於忠信篤
敬而修身寧復有餘事哉

正其位明其道道是大綱該是道之各得其宏利非

止貨利只有一分私便於己卽是利功是功驗大凡
處天下之事其邪正得失只在公私義利之間童子
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以
爲公者仁之理兩句總是一公李延平言當理而無
私心則仁或曰當理卽無私心豈爲兩截然有當理
而不無私心如齊桓尊周室漢高爲義帝發喪是
也無私心而未必當理如巾生之孝苟息之忠是也
故必仁人始能至當無私表裏一致自古聖賢言
必及事效書言正德利用厚生易言履信思順吉

耿康文鈔

齊安九

不利義何嘗遺利然利者義之和以義爲利而不以
利爲利明庶以功惟時亮天功易復則有功有功則
可大進何嘗廢功哉說功正是說道及世道衰而學
術裂義利功道判然兩途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
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又以道德功力爲
皇帝主霸之分古今治亂升降之由於此數言瞭然
矣由此論之凡人處事之間大而綱常名教小而剛
酢云爲達而邦國朝廷近而庭閭倫物一舉一動其
必循隱微學術邪正無不爲人之所共見其可以不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行恕之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已近乎忠朱子嘗言無忠做恕不出何以中庸言
惠恕違道不遠却先言不願勿施後言所求未能庸
言庸德此處亦先言恕而後及忠曰正爲無忠做恕
不出纔說恕便有忠在內人心裏忠厚雖不能克已
自治所以物表之見橫於胸中但知有己不知有人
絕不將施受之情平心斟酌惟其不知存養以盡己
故行多不象義與人果能推己及人必其主於心者

齊魯

理應從心所欲以能事君親者爲有德猶如有
德無德之別乎蓋貴已乃爲己也志氣動盪必得人
感其德而後求於人則固心術虛假色聲利權反其
本矣故聖哲養德必先慎其言論學必要在居處動履驗
於目聞地體是謂風聲靡烈也更有過事侵於天
人變害皆改於人自是莫敢違非爲微解希世正是
勢先趨福壽極則隨處若木在木情物理事爲功効
親切禱磨則此身言行完缺忿怒消長善之爲惡逆
之爲改從付考覈稱實允纏達道說自致知力行操

善固執以爲大德之要功而又必徵諸凡事之立不
跲不困不疚不窮之驗者何哉朱子論篤行以修身
爲本而於處事接物勤勤詳勉所謂本末兼該體用
一原者此也

朱子所揭致知力行固爲學所必由之途而以處事
爲修身之要既贊切篤實學脉之正無踰此者
但此學該極內聖外王內則盡性至命窮神知化外
則覺世宏民衆贊化育至大至精之域究極於無所
不該乃朱于此規只統之五教夫此五教母論貴賤

邦安十一

上下知惡賢不肖無不與知與能豈皆足以備乎至
大至精之理哉不幾於應爾且近何異乎三老學究
之常談大儒繼往開來懸規設教豈無進此者乎曰
惟其然此先覺所以不得不太著特揭而勤勤乎是
也蓋道統之傳開於虞廷人心道心而五品五教亦
從此始成湯始言惇懋簡書希言與學又言知行行
孔子贊易始言窮理盡性太學始言致知中庸始言
力行總皆原於道心人心數語人惟不知存察此心
故汨於氣質物欲以賤賊其性必先知諸倫教之

地性然無所成無所影憚從此以往更有何事
是以存其幾希者乎雖舜之大知存此幾希不
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者窮理之謂天下
倫教之理最大最精經權常變禮樂制度皆從此
此處能察能由天下更有何事何物足以窮我程子
不云乎盡性至命必本乎孝弟窮神知化必通乎
樂豈欺我哉帝典稱文思俊德首言九族既睦協和
萬邦二十二入一堂若微同道舊庸易首乾坤詩首
二南春秋爲倫常而作其覺世安民恭贊化育又
出此古今世道治亂亦不出此惟其教衰道喪不爲
俗學之詞章訓詁干繁微名則爲異學之權謀功
虛無曲說遂使降衷肅性賦沒晦蝕陷陷不反於大
儒者用世之大經大法亦源絕流窮爾天下不得見
治功教術之正以至乎人才衰失氣運澆漓由不則
乎本原之地故若此其極也安得不漫憤之而揭此
弊切篇實之訓乎恭共勉其能者性也致知力行
學也下學上達以復其本然之性性則學者之
鴻臚問氣質總不離陰陽何以人各不同

法恐亦不一曰人受天命之性本一然稟氣原自
不齊氣清而薄則靈覺雖易通而踐履無力氣厚
而濁則行善似有基而昏塞難開又濁又薄則是
下愚不移又若稟偏土木其人近忠厚却少決烈
空過稟偏金火其人近堅燥却少和潤敦篤偏水
則流決無節如此偏受者十之八九所以要用學
問變化呂東萊性中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儼然有悟從此不復下急朱子稱其善變
化氣質古人佩章佩玉皆此意總之學問思辨是
入門懲忿窒慾是關鍵誠敬忠恕是心法從此川
意日漸存省不論得力淺深要必有變化氣質之
功矣
東亭問治心功夫存養省察缺一不可今日論懲
忿窒慾單指省察不及存養何也曰懲忿窒慾是
省察事故只說省察吾人說理不可牽扯牽扯便
是一場話頭了若論寂然無感日用故常便須存
養念慮方動事物交涉便須省察有動靜而無先
後近見時文中庸戒慎恐懼莫見莫顯二節說先

許後對恐未是理

于才問允備蘇孔顏樂處一語後學從何處尋目
二程天資極高學問精進故濂溪言及此邵堯夫
云子天資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辯是
先言此理而後可以讀書精理朱子則云博文約
禮而得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功夫到處猶曰庶乎
百未謂達得二賢看此題別由邵子之言蓋見得
人心原有此天理昭通物累不染一種樂處然近
乎虛靈而其實際由朱子之言則實在體驗實

耿樓文鈔

齊安十四

庶乎可求真得所以說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
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又說曾點之樂淺近
易見顏子之樂深微難知曾點却似莊列今人學
他便狂妄了又說顏子之樂平淡會點之樂勞攘
看此數條非自體驗積累不可但以虛靈認為實
際明矣夫既說平淡又說深微濂溪平淡之深微乃
真深微也吾輩前輩章樞山先生與人論此段事
有云自幼為學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言焉未能無
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

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其善者未有所不樂於
此可見前輩真實體驗之功如此吾輩不可不自
省也

耿樓文鈔

齊安十五

武原會語

穆邨沈 珩述

己巳九月海鹽俞明府漢乘哲嗣大文家朗倩暨
同人陳言揚曹希文鄭幼漁吳子文王雨遂黃雲
宗俞次瀛俞叔音吳位操梁端臨朱衡三吳子篋
徐赤符家表弟張澹存以及諸薦紳先生庠友請
于講學於費序是時

前中翰台司馬符蒼連公祖攝篆於邑暨 學博
子亮金君 楊庵呂君皆以是請屆晨則

耿巖文鈔

武原一

都開瑞公呂公 前侍御邑治中采公何父母咸
集布席明倫堂予因讓不獲辭追隨諸公謁禮
先聖訖退就坐予謂今日之會賢執事播政輯戎良
司鐸表端作士諸先生樂道好修一堂彥集是即
先聖先賢遺風餘澤之所被故此道不至淪於草
莽願聞識陋聞猥承嘉命懼不足以仰塞俞于大
文家朗倩進而請曰竊聞橫渠西銘程子稱爲仁
孝之理傳於此孟子後無人到得其義云何願發
明其要予曰甚善

耿巖文鈔

武原二

孔門求仁問答只在功夫得力親切體認處此正是
仁之實際自真傳流失有學仁而誤於兼愛者孟子
至斥之爲無父韓子原道謂博愛爲仁周子亦謂德
愛曰作止言仁之發用非心德之全體惟張子西銘
本體極其充周而功夫極其精切故明道曰訂頑一
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朱子旣爲之解龜山南軒
諸儒疏發理一分殊事親事天之義亦已畧盡茲竊
標舉先儒之所未及者大抵大道喪而正學亡人但
狃於形氣之私惟知自私自利以爲安身立命之法
不知人稟乾坤之性未有萬物之理不備于我而可
以成父母之體天地之性者君相治天下所以王霸
雜施而儒者不知以天下之重自任蓋未達乎此也
董子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我有體而不識爲天地之塞有性而不識爲天
地之帥本充塞也而自安虧缺本高明也而自即昧
迷則我亦頑焉一民一物耳安見胞與民物之本量
哉識得此理則藐焉之身所以理會大君大臣之事
與夫先王長長之典禮切切之政令區處猶吾家事

耳聖賢之心猶吾之爲心也雖天下疲瘠殘疾悍
鯨寡吾一以家事區處之誰非一父之于古人一夫
不獲予溺予饑若不從性分大原體勘得已分內本
然之事則與夫好大喜功虛願而無實舍已徇人離
本而汎馳者何以異哉惟體勘得性分本然之事所
以功夫專鞭辟到近裏着已存察保持以克除機利
之私漁溪所言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人爲
漏腔私利即父子兄弟不免分別爾我覺一我之外
無非障礙所以常戚戚不樂若將此身置於萬物之

耿巖文鈔

武原三

內作一體看見得明通公溥豈不暢遂和樂蓋天地
之性本如是也其如糾纏昏惑將天地之性放失背
馳謂之悖德悖德則害仁悖德害仁則入於惡乾坤
予人以性卽予人以發見之情擴充之才假如出則
致君澤民安邦定國處則立身行道顯名父母此爲
仁之大者非才無以濟其善往往以行善之才而反
濟其惡有如出則養交半進處則離經敗倫自負其
才可以籠絡天下卒至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自天地
視之直不才之子而已矣可不惜哉知恭從野鳴之

爲踐形則知狂僣豫蒙之爲不肖夫父母有其志事
乾坤亦有其志事敬用協用其事也財成輔相其志
也知變化之道通神明之德知者過之或遂流於虛
遠者有之然學者功夫得力親切體認只在不愧屋
漏求不愧屋漏要在存心養性心不存則放放則喪
其心性不養則害害則氣其性薛敬軒曰君子性息其氣小人氣其性息
有存瞬有養晝有爲宵有得如此然後謂之夙夜匪
懈無忝所生細細檢點全是慎獨功夫愈收歛愈充
拓愈切密愈浩達有一毫好大喜功舍已徇人之念

耿巖文鈔

武原四

卽是爲人而非爲己雖勲業蓋世非出於性分之本
然西銘所以異於兼愛喫緊全在此處功夫得力到
此毋論已物常變窮通夭壽無非完得此性分聖如
大禹而敬小慎微庸若封人而格心動物此物此志
也古今人子之中有舜之功有參之歸全有申生伯
奇之恭且順令分量大小豈必其盡同其要歸於無
害其仁足以爲踐形而惟肖父母之願得以爲子卽
天地之願得以爲人所爲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亦
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以富貴禍澤子之人猶父母以

業庫子其子悲此厚生之具以之爲善足也
惡亦足也貧賤憂戚以之自淪於敗可也自砥於成
亦可也天地將以繼志述事望之人厚之玉之豈有
二哉善承天地之心通塞否泰皆存心養性之地
流俗之汨溺於癡濃委頽於枯悴空具形骸空生空
死於乾坤之內得罪於天地父母何如哉到存歿無
憾地步方完得天地之體天地之性以我爲天地之
子將恭而順令歸全而爲功本無二致故曰仁孝之
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便不仁不孝也全此者爲

耿巖文鈔

武原五

天德天德卽是王道王者以仁育天下者此理備諸
以身任天下之重者亦此理秦漢以來學者卓然
稱如董子王子韓子用世本末論道源流或明於大
體而未識性分之本原或許其功用而昧於內外之
一致惟西銘見得徹故曰孟子後無人到得

言揚問舜之底豫申生之待烹兩句似不相謀
之不死似開巧趨曲違念頭申生又少旋乾轉坤
作用如何得兩全曰大聖分量自當先底豫事非
爲趨避或謂申生去而讓國父子之義全矣子

謂不然三公子之凶諸侯無名也太子凶則有
矣安知不爲周平王之與於弑哉論申生事親之
道當惻怛至誠以爲感格誠矣而不格則痛哭廟
庭以明驪姬之毒庶幾獻公之一悟也雖然士蔣
教公盡殺桓莊之族悖德害仁世濟其惡此其無
天譴之極者獻公安得免其諸子於弑殺之禍哉
喪臨之理經書諄復垂之近代高忠憲先生有云
鬼神別無事吉凶其善惡以爲事是卽乾坤之理
也

耿巖文鈔

武原六

又問舜與申生易地而處如何是時中曰大舜必
有感應處決不以一死了事史記欲殺不可得卽
求常在側可見精義入神之功用如外史所載二
女豫以易土龍工之說乃屬謠妄將以舜爲劉根
左慈之幻耶况堯典四岳群臣之薦舜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然後觀厥厥刑于二女使瞽瞍未至
底豫則孝德何進升聞而且帝女釐降儼然異位
之攸托哉戰國悠謬之談孟子之徒殆亦有所未
擇也善處人骨肉之變卽後世如唐之梁公鄴侯

宋之呂易直韓稚圭當屯蹇之運猶能以至誠妙用感動匡持而歸之正況以大聖人處父子天性之間徒束手於新城之枉魄使宋社顛危者二十年必不然矣

又曰西銘文字先儒或翫其近禪至摘某句似釋典某句累累非一其說云何曰某不諳釋典不能條晰以對據此篇以仁孝立義以不愧屋漏存心費性爲工夫以舜禹曾參爲證案則其直接孔孟真傳無疑矣程子稍爲互純無雜又云橫渠之言

耿農文鈔

武原七

不能無失若西銘文字誰能到此應溪太極圖手授程子程子與人未嘗言及獨於西銘屢言之朱子以爲太極圖說略於進爲之日故不可以驟而語西銘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蓋諸儒之篤信如此若掠舉其疑於他氏之言雖孔子欲仁仁至欲立欲達無知空空等語幾何非四十二章之嚆矢也宋景文唐書贊云佛書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漢莊周刻樂冠之說佐其高而傳奕於唐太宗已先言之唐荆川先生云佛之竄入於吾六經孔氏也

其爲道也宏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審然則釋典之言其初攘非列之緒論而其後遂剽蝕吾道之餘波陰竊而陽通之是辨之不勝辨而亦何足與辨乎近世士大夫學問多涉獵釋典以爲名通而一二能文章有位望者藉是侈其超遠豈知爲向郭支許之贅牙而宰賜思孟所剩下不用之糠粃也哉嚴繩正學之家似未暇及此耳

希文問西銘一篇可作體用功效四節看何如曰四節看亦得三節看亦得雙峯仇氏三節看亦得

耿農文鈔

武原八

此是訓詁之法若論讀書窮理當得其精神義理注意處朱子曰西銘有直劈下底道理有橫斷底道理此乃洞窺擺髓之論又曰西銘前半幅如基盤後半幅如人下基某謂下基須得先看要着下基如用兵先從大處要處攻破其餘可迎刃而解西銘節次雖多要攻破之先看要着只一兩句何明府問上蔡說是聖人便不用如何曰不用正是用此是易理河圖五居中而一居下大衍之數五十共用四十有九五與一俱不用不用則神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也密也是何物從見
天地之心元聲生於黃鍾之宮皆在此明道謂楊
子雲中首刺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嘆息曰楊子
雲之學也嘗到此地位蓋子雲政爲擬議亦有見
得處然下學功夫不必在此着意朱子嘗言程子
門人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
必是程先生當初說稍高了故流弊至此

雲宗問儒與禪不過虛實之分故西銘主仁東銘
卽主誠正防閑虛實關頭然與不與曰西銘本自

耿巖文鈔

武原九

切實與禪絕不相蒙已見前說但窮神知化樂且
不憂是上達事東銘只在言動處揜持是下學而
上達一申事所謂洒掃應對精義入神本無二義
今人都爲無下學實踐功夫所以逃入禪去便其
苟誕自恣歐陽子本論言異端之說乃乘吾道之
空虛而入設使儒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一
舉則邪說何隙可乘此論最的今且不論逃禪之
家說空說幻只士大夫家冠昏喪祭無一不修異
端之法而置儒家之禮於不省敗倫背理壞世俗

然成風深堪痛憤某近有上大宗伯熊夫子書極
論禮俗之失人心陷溺莫若專頒朱子小學家禮
二書以正其本惜乎未有以見諸行事也

又門弊之底豫是聖其合德申生伯奇是賢其秀
否曰甚見得分曉舜當完得大聖分量事申生伯
奇只合完得賢者分量事一毫假借不得

子文問存心似卽養性全其虛靈之體本來便是
不壞二者並說工夫何在曰程子曰性卽理也陸
子靜曰心卽理也朱子力尊程子而闢象山以爲

耿巖文鈔

武原十

近禪又謂似告子又推橫渠心統性情一語以爲
孟子說心許多未有能及此語蓋心是虛靈知覺
性則實是仁義禮智之理認心爲性卽釋氏昭昭
之云而告子生之謂性矣羅文莊先生亦與姚江
力辨此說所以存是存養是養功夫一毫疑似不
得

子虎問四德五常止言仁孝得毋偏重曰西銘之
義仁孝二字亦非並重只以保身事親之道明盡
性事天之理要看得分曉

學宮會編

稼軒陸 序述

大學誠意傳文講義

朱子分大學經傳共釋八條目之義如正心修身以
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各以二條合傳獨誠意專列一
傳蓋誠意乃大學一書之樞紐故身心之義亦專貫
其中經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
誠是用功之要務然致知與格物致知誠意此中條
貫與別條分截不關聯乎而格物窮理當立誠意以

耿肅文集

卷一

格之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格者若是致知功夫已
在立誠主敬微即慎之主前所以立誠之本也及朱
子之解慎獨則曰必謹於獨知之地以審其幾是誠
意功夫則微知者為此處何事太分微大抵學者
燭理既明自能循理此微意在微知之說也然自古
學問之中有微見精微非不明察則過及至心之所
發理欲善惡關鎖主斷不絕把握不牢或生乎自心
中人其微微動處未必一一可問所以提出
一微自謙四字使人起觀猛省此非空空之說也

行好惡兩者確然着力處只就現前極淺極易

好惡真機此一點真機與不真機鬼神不得而知

豈知一毫掩飾不來便是君子小人之界頭君子者

大學一書之主人也上自堯舜湯文武以至唐聖武

公聚矩慎德之君子皆是主大學道統之人以此其

嚴自謙慎獨以誠意一路上做出小人者大學主人

之惡賊也一見於誠意傳文之自欺其精神眉目曲

折只見而究其歸直則率章之頗辟媚嫉以利為利

乃是惡害大學道統之人亦稱此為不善而捨不

耿肅文集

卷一

不能慎獨則誠意一語上做出其動小人之知與

子老知同一術蓋知因知微慎用所以同互請張外

而格物得微微要其獨知之地未嘗不如見肺肝身

心踴躍誠中微外何益之有君子之知盡理明實在

謹幾上着力十手十目正是獨視獨指之兢惕處縱

使身心有過寧可千人亦見萬人亦見樸樸實實表

裏不欺明微自然潤身即言論舉止無不發見况文

章事業之間固有小事表暴而中外洞徹者一好一

惡其幾甚微論到顯微無間由一意以達之天下如

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家國天下
之平政治亂皆由此好惡欺誑原頭出來所以大學
一書首尾一貫體用一原天德王道之樞紐盡在誠
意大關然學者用功着力第一要緊跟踏實誠
果而確無難焉又曰誠無爲幾善惡通占竭力說幾
字朱子所謂審幾本此曰馬溫公一生學問在立誠
肯肯生平所行無不可告人處則此其母自欺可知
朱子宗嘗於朝中語張九成朕只一誠字九成曰陛
下進宮中時何如帝曰亦只一誠九成曰對妃嬪時
耿棧文集 三
何如帝方經營答語九成曰卽此便是不誠蓋經營
答語卽返露自欺意思此章書體絕中原本在今經
文之下伊川改本在止於信之下朱子數本卽今本
是也按功夫微密之序畢竟以朱子之本爲安許魯
齋云只依朱子說庶心不亂是得其宗矣

耿巖文選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珩撰珩字昭子海寧人康熙甲辰會試第一
人

殿試二甲第一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已未薦舉博學
鴻詞

召試授編修是集皆所作禱文不標卷帙但以體分其曰
錄題耿巖文鈔初集而卷端則題耿巖文選每篇
自爲起訖不相聯屬疑校刊未竟之本偶然印行
非其全也其文平易近人大抵規仿廬陵而尙未
能入室

樂圃集七卷補遺一卷

〔清〕顏光敏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十子詩略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樂圃詩集

七卷》提要

十子
田錦霞 山東德州人戶侍
曹貞吉
謝重輝
王幼思
汪懋麟
宋曄
林克英
葉封
曹承

樂園集序

吳郡 葉閣



詩之為道難言矣。可難言者莫病於依傍門戶。操竊實理而不能自成其體。尤莫病於並就靈根。力淺薄。村其疎庸。而不能得見其大。如是則雖有賸句。不過一摺之美。半律之稱。以云名通。則未也。若閣下有何人問詩於李。歎其時歎其行。這國中即手擬。示之曰。顏色而已。其人過聽。常傍聲華。假托。謂是笑甚矣。其政。顏色之說。不詳也。夫。係。五。種。小。物。乎。必。播之。鍾。答。之。地。力。漸。淺。以。而。露。三。者。若。倘。玉。於。日。至。時。乃。始。盡。然。其。味。全。聚。然。其。色。著。焉。而。豈。可。無。年。以。求。能取。而。得。也。計。閣。常。執。此。論。詩。垂。三。十。年。蓋。斷。乎。難。之。乃。今。山。左。有。新。修。來。先生。沈。龍。已。西。予。送。施。

愚山先生詩五言數章。意謂是唐人逸詩。愚曰。是者友顏侯都。修來作也。予始驚嘆。今天下未嘗無人而文集。仍推都。晉王。戰度中夏。五復得。打。吳山。即。次。展。全。集。後。之。如。親。壯。人。焉。如。吟。度。樂。島。身。目。回。易。而。不。自。主。也。蓋。自。五。七。言。散。行。各。今。諸。體。備。美。而。慨。有。餘。地。此。猶。之。扛。鼎。者。六。既。舉。千。鈞。之。重。而。意。氣。安。閑。喘。息。不。動。其。存。後。有。以。勝。之。也。恭。由。其。命。中。石。步。之。好。連。胸。費。筆。其。巧。力。所。及。猶。能。摩。腹。拂。瘡。射。射。磨。磨。虎。下。式。已。出。和。財。助。運。數。石。萬。萬。縣。官。賑。流。民。復。數。石。萬。而。康。康。錢。之。貫。打。紅。腐。者。尚。鮮。一。沉。未。有。貨。量。噫。是。何。其。優。饒。出。肆。也。夫。受。華。盛。衰。之。數。與。世。運。相。推。移。今。都。下。子。及。先生。同。擢。前。起。拔。芽。連。花。之。象。在。此。一。時。君。行。見。其。高。業。與。言。俱。立。雅。

頌之作登諸郊廟。華國。經。欲。為。不。可。朽。豈。徒。然。揚。津。風。雲。月。霞。故。為。小。碑。為。章。以。目。辨。曰。詩。人。已。也。

黃岡 杜濤

君倫詩有堅脆之分。詩必堅。而後傳。脆者。頃刻之親身。何謂堅。曰。不。可。動。搖。今。人。之。詩。脆。手。鮮。第。一。經。批。駁。便。通。首。動。搖。無。雙。字。安。穩。此。其。所以。作。者。滿。世。而。未。見。確。然。可。傳。者。不。堅。故。也。辭。辭。不。終。朝。誠。然。引。少。陵。云。度。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正。是。堅。字。注。脚。使。修。來。詩。蓋。然。然。過。之。曰。俄。教。諸。於。樂。園。集。後。莫。時。其。堅。心。傳。載。昨。年。致。

錢塘 林珪

前輩能學杜者。莫如北地信陽。北地。今。而。離。信。陽。離。而。合。離。也。吾。猶。懼。其。難。也。史。部。公。以。信。厚。和。平。之。旨。於。焉。堅。先。選。集。行。表。於。杜。而。更。能。集。集。集。家。之。大。成。有。美。必。臻。無。

瑕可摘。至其有括之工。解之倩。女。臨。妝。不。使。一。絲。兩。起。有。遺。膏。沐。觀。止。矣。辭。後。與。先生。論。詩。曰。此。集。書。於。簡。末。以。志。景。仰。

雲間 吳懋謙

余客遊曲阜。甚久。因得交修來時。修來。持。冠。才。鋒。馳。聘。運。舉。應。發。便。令。人。退。三。舍。日。同。其。大。阮。石。珍。侶。酬。不。啻。石。餘。篇。暇。相。與。贈。唱。孔。席。禮。器。應。中。少。吳。元。公。之。據。抱。一。時。友。朋。倚。節。之。樂。修。來。每。出。語。必。驚。一。座。余。心。儀。之。而。心。憚。之。贈。詩。二。語。有。君。才。方。跋。扈。余。意。已。沉。冥。然。修。來。靜。雅。不。輕。言。詩。後。舉。進。士。權。抗。龍。閣。閑。適。於。金。陵。適。我。友。志。山。云。出。其。南。苑。尾。送。詩。八。首。兩。人。讀。之。瞠。目。嘆。賞。與。修。自。失。也。後。溪。有。年。陶。陶。成。集。而。見。其。五。古。之。雅。也。七。古。之。雄。也。五。律。七。律。七。絕。之。精。以。使。也。況。君。痛。快。壯。采。奮。

人必能通之射欲明成平志之未遂過依臂字注
古人中表而又字：不從古人中表東晉風雅代不
人義通此乎英落方之俗未之沉郁傳麗其能
鼎足觀止矣

王

樂園集同 嘉慶三年戊子北地書

評語 李楷 顧崇武 李國萬 孫寶桐 居天

計東 紀映鍾 董舍 丁彤 顧南孝 孫東

新漢儀 施同章 孫致尉 朝生 皆所 野老

卷一 五古 望嶽 沈夏道中 朝生 皆所 野老

驅險 柳軒 登太華山九首 十六峰 保中 劉

西華 柳軒 登太華山九首 十六峰 保中 劉

年未 柳軒 登太華山九首 十六峰 保中 劉

謁祖廟 游燕王殿 招隱訪青 送題上原典

廣東 紅考 對菊 王德佳 王新賦贈 王山 遊同

升山子 柳軒 西華 下 詠燕 送曹頌嘉假歸

送北地 賄假歸 西華 朱魯 思悲前 戰城南

芳樹 君馬黃 巫山高 龍頭水 武溪深 為王阮

亭題庭前 同曹升上郭外三首 華聖輝 詩

蔣梁子 梧題嘉莊農德圖 贈華蘭石 韋先閣

贈沈杞園 嚴方貽席上食逆魚同曹秋 嶽賦

送汪舟次使孤跡 邦外 送升丹文之任洛陽

卷二 七古 易水歌 以陰馬廟歌 荀嘆 寒食日

過紅河 柳軒 醉後歌贈孔垣先牛 夢南嘆

紅河 白狼外 袁州牧宮扁 桂多利 游泗

水源 漢碑勒修孔南禮器碑歌 留別孔鍾元

出寺 古折坪 大和 丁未月主俸米寄甲中同

題長句 咸中六月十七日齋魯地大吏夜歌以紀之

題龍以棹 贈邢命石 重登牛首山 賣船仍舊宅
城先作 以閑 送宋觀察嘉賓之蜀 送王方少
西垣歸甲 門龍行 送高少司寇念東于假歸 送
屠戶和任扶陽 謝冰行 上元行 陽李少司馬
在下飲戲贈 十二所歌贈日恆門 聽華推諉街市
有述 喜李天中王都賦贈 九月十日子佈述同人
往舟東河醉歌 泰以御應武科不第歌以送之 題
吳園次午橋 吳氏園對酒歌 贈徐池行 送徐
方虎假旋並寄彭紀瞻 江南詞 題孔四洲業 送
程周量之桂林

卷之五 律 次衡河 送客 西時 早秋 世祖章
皇帝輓詩 紫門 西法 秋 過金泉 遊郭峰
山 首 早夏 首 送虎產道 校庄 首 別雨 十
月一日作 中秋 出郭 村居 同家兄作 特城 寄
有感 兩中 有懷 漫興 齊川 秋 日 歸 西 漢 首
將歸 自西漢來現西園 首 沽酒 三 唐 氏 馬
以蘇季子校甲 寓慈仁寺 直宿東閣曉起作 沈
康臣見康同作 布院 應 恭 賦 首 將 去 金 後
漫成 首 集 席 外 席 下 以 字 唐 中 除 夕 寓 學 山 園
以首 五 月 之 日 登 崇 山 以 梅 園 齋 極 集 以 字 集 席
聲 三 齋 以 懷 字 題 趙 原 白 事 耕 圃 徐 方 虎 題 同
黃伯和吳亦一兩紀曉嵐并西側以字 共題 三首

卷之五 律 懷孔栗女先生 喜別陳伯以歸里
長安 寄吳六益 送郭軒作 廣平城外園亭
已貴 沽園 寄 房 梅 嶠 渡 津 河 初 春 寄
新城 次衡輝 衡輝道中 章懷 渡河 陪
陽 理 茅 登 雲 寶 閣 漫 興 漫 興 道 中 以 華

山 驪 山 雜 感 首 五 日 弔 韓 淮 陰 再 望 華 山
望 津 城 荷 園 貢 馬 恭 紀 衡 河 南 苑 晚
送 京 江 將 王 揚 州 懷 王 阮 亭 湖 上 飲 歲 三
日 同 年 集 飲 和 沈 康 臣 韻 首 送 魏 子 桐 底 亭 歸
養 蒙 山 宿 蒙 山 頂 別 徐 原 一 贊 弟 同 魯 太 守
鍾 春 起 再 遊 橫 雲 山 遊 小 島 山 天 晚 歸 將 不 及 登
陳 微 君 眉 以 讀 書 亭 小 島 山 寶 奎 閣 觀 世 祖 皇
帝 御 書 恭 賦 李 穀 可 王 印 周 邀 泥 西 湖 送 周 早
以 使 書 南 送 郭 子 立 使 安 南 送 劉 竹 人 贈 竹 向
德 判 李 郭 園 三 首 壽 張 山 隱 德 我 西 子 三 月 生 時
歷 卽 郭 隆 陽 八 令 中 十 月 の 還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以 計 借

此上府君季父伯兄同作于韓島何勝自序劉 送胡少

山還金陵 送茅子純歸書

卷之五 送茅子純歸書 崑口 極其坪 毛子峰 布

夷峽 送茅子純歸書 崑口 極其坪 毛子峰 布

以首 李題書

卷之七 同黃子厚途中作 悲沙郊 有感

宿陸上三首 少年行 秋深 子夜歌 三首 昭君

曲 送朱揚遠之濟南三首 彭城 臨淮道中

大柳驛 送朱揚遠 臺崇耳 醉雨亭 鮑魚 渡

以金陵雜詩十首 曉社湖 雁上見龍舟 李詞

題趙武昔小像 題畫 題茅天石小像 題呈

小像三首 贈冒辟疆 元夕松江竹枝詞三首

補遺 丙午三月廿七日出都歷卅餘路陽入秦中

失題詩六首

評語

朝邑 李楷

聖賢刪詩其作詩蓋甚寡尼山傳息陬龜山諸篇

復聖未聞也今操觚家徧海內而風雅榛蕪益無

所底止必且有非常之人從而刪之存其百一乃

可以上續騷雅余交顏君修來久矣其人溫厚篤

摯蓋有得於詩教者而絕口不言詩及見其所為

古今人體則漢入唐人間輿即唐人亦或有不及

者乃知昔人所云不矜不伐今固有其人也修來

詩出必將有退然自失返而力學漢思以求一當

者則詩亦可不刪也夫

樂圖集 評語

崑山 顧炎武

古詩訓辭漢厚往往得古人微旨可稱大雅遺音

邇來殆無出其右者近體清新婉約逼似唐人所

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敬服敬服

富平 李因篤

古體欲疎欲整而今之作者有意求散又承接太

密雖時有佳篇求之古人未合也此集最為傑出

其漢厚不必言而每詩必慘淡經營絕遠時蹊用

韻皆穩然自不山人讀之可哀可謂好學深思心

知其故者矣

益都 孫寶伺

富貴福澤之氣根於性情澤於骨理故不難其調之高而難其體之厚不難其力之雄而難其氣之渾是以銖銖萬態而歸於大雅頤性百出而不失元音巍然大家爲時麟鳳矣

番禺

作者文質相宣開闢自如而尺寸不失古人法度乃能自立一家故不難於才而難於學有學而後其才愈出以正音學以奇用才極平淡中亦復驚采絕麗斯真不可及也已是集雄才絕力雖出入少陵嘉州而機杼自別無正不奇無奇不正造語絕新而不傷氣格前後磨礱淘汰無毫髮之類信可傳無疑矣

吳門 計東

修來之詩高華麗則端本雅頌而接翼乎風騷其格調之老成殆兼濟南滄溟中蘆兩家之勝以此鼓吹休明卽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瑟也

江寧 紀映鍾

讀樂圖集知作者爲一代之詩人也開卷多樂府

詩峭然壁立吐語高潔已坐百尺樓上酒酣耽入極俗物都茫茫矣至於命題有意憶古情長感物悲歌一唱三嘆古體之渾渾流轉今體之秀逸絕塵含情深厚讀罷而几篋間尚殷殷留金石聲安得不以此事相歸

華亭 董含

今日談詩之家林立大約搖筆相對累紙可得然性情不深學問又淺讀之往往欲寐吏部格律既精各體俱妙密而能肆麗而不浮一字一句靡不諧當乃渾厚之氣復溢於言表古人謂公幹升堂

樂圖集 評語

三

思王入室殆欲移以相贈矣

西陵 丁澎

昔人稱孔北海爲先達而其文特高雄德祖次之詩皆不與也詩獨推子建正平甚矣詩之難言已從來論詩家侈口以古風方漢魏近體追盛唐終屬描頭畫角愈趨愈下造建安慶曆之堂與者寥寥若晨星焉余且老嫗作詩間作亦未必佳嘗欲得海內雄材沉博偉麗獨踞一代之上者竟不少槩見讀樂圖集不得不於先生嘆服膺也

吳江 顧有孝

序

齊文曰風

毘陵 陳玉璫

春秋之國最多孔子採其詩之可錄者止十有五小國無論國大而無風者如魯與宋與楚是也然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獨魯無風雖齊國南山諸詩偶一言魯而不可謂魯風或者曰孔子刪詩削魯風不欲以諸侯視魯也或又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也余思魯爲文獻之邦豈無詩可採反不如耶鄭齊鄭之有詩聖人刪風而存頌以重魯也孔子爲魯人而魯又爲周之後周衰而有魯猶夏商亡而有杞宋聖人尊魯以尊周未必非微意也然又有議之者以爲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魯雖文武之後而已爲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矣當成公之時魯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頌作於此時將推廣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以誌僭不然東遷而後已無雅矣又焉得有頌乎由此言之孔子以魯爲頌非尊之實貶之矣孔子爲魯人而魯又爲周之後揆諸孔子尊周之意當必不然昔之論詩者又曰周頌奏

樂圖集 陳序

樂圖集 陳序

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魯禱君周以祭魯以燕故謂魯頌爲變頌蓋以魯爲變頌者以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也嗚呼卽以魯之頌兼魯之風之雅焉未嘗不可也顏子修來魯人爲復聖禱與予同舉進士同出金谿蔡先生之門長安逆旅朝夕得與論詩因出示所爲詩若干卷皆有得乎古人之旨其平日登臨贈答諸作則有類乎風及舉孝廉歌鹿鳴而來所爲詩又一變而爲宏肆整齊有類乎雅及今官中書出入禁闥凡郊壇宗廟以及山川嶽瀆帝王聖賢祭享諸樂章多出乎其手其體宜乎頌而顏子詩又皆類乎頌嗚呼昔以魯頌爲變頌以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者顏子能各取古而爲之使風不侵雅雅不侵頌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安見魯之不可有風耶又安見魯之不可有頌耶顏子詩出而紛紛之說余知可以免矣

序

南陽 鄧漢儀

憶乙巳歲予有東羆之遊於時偕二三同志登少陵之臺連袂歌呼相樂也已而入闕里拜孔廟覽其車服禮器之盛更謁孔林觀輦道之猶存瞻櫨柏之無恙竊歎讀聖人之書一旦遊聖人之里爲不虛此生也而顏君修來相遇適於是時修來固復聖之裔年方俊少而風格秀遠與予把酒縱談丙夜散去蓋未嘗論及詩而心知修來深思好古有過人者既聞修來掇巍科官近侍旋自儀部擢

樂圃集 鄧序

銓曹聲華滿京雒而修來顧銳意著述思激揚風雅之教以抗衡於韞退荔裳西樵阮亭諸公之間曹升六舍人田子綸戶部實左右之而東國之詩於斯爲盛嘉禾曹顧菴學士自京師過維揚向予稱道不絕予曰是豈當日涑水之濱所與把酒縱談者乎而未敢輕以尺素相問訊已未秋予以金門事竣息軫邗江而修來惠然訪予於昭明樓畔觀其氣度儀表殊不似昔時而神益冲退穆乎君子有道之容與予叙論舊游如昨日事豈若今之得志於時者一朝高劍佩美騶從輒視故人爲不

足比數者哉而修來更出其詩集一帙示予蒼奇渾奧能自出機軸而無一字傍人其刻畫山水而外每於國計民生安危利弊之大沈痛指切是以屈子之離騷賈生之奏疏並合而爲詩者豈復區分年代摹擬聲調之家所可及乎夫曲阜之墟吾夫子刪詩地也修來產於其鄉而能倡明四始六義之學以垂後世吉甫奚斯豈能遠過更其家世忠孝貽謀未遠以肅雍之範樹駿偉之業其又安可量乎而予淺幸東羆之遊爲不虛也矣

樂圃集 鄧序

序

宛陵 施閏章

歲之辛亥顏子修來相值於金陵是時修來以儀部郎權關龍江偕從父季玉刻有雜詠絕句及五言近體數十首堅光壯采著語能自起立度其意非得上駟則寧廢草不肯出余蓋已心憚之既八年來京師葦下盛傳十子詩修來其一也觀集中山左詩人如曹子升六田子子綸皆蔚然漢秀日進於古而修來東歸讀禮索其集不可得今年已未春修來錄寄古體詩來屬論叙時微雪灑庭讀

樂園集 施序

之終帙知其詩之不肯輕出益可畏也士魁壘喜自負常掉頭不可一世及挫折發憤則瞠乎惟恐後人其志強者心彌下也志弱則無高軌氣溢則無兼蓄修來漢思遠望有槩於中五言如太華燕子磯七言如麥雨地震諸篇皆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怪偉百態新城王阮亭侍讀嘗謂余曰吾鄉邇來英絕常讓此人夫嚮之所爲近體者余既見之金陵矣由今觀之其有稱於後無疑也語山莫如岱語水莫如海從其大者爲言也必謂海岱而外無山水則是太華峩嶺之險華頂雁

宕之奇黃河之怒流三江五湖之澎湃飛泉駭濕變幻無可端倪者皆不足與於山水之殊觀也然使有人於此自守其一丘一壑而以爲泰山不必登滄海不足臨也有不爲山靈海若所匿笑者哉詩之爲道實有類於是故曰先河後海言有本也百川學海言有宗也修來蓄其雄銳積學而出上窺騷雅下仿杜韓其真嶽觀而海遊者乎吾嘗病實學彫散詞塲蔓艸間過闕里觀禮器輒沈吟永日修來生於其鄉爲復聖之詰齋將必有喟然歎興者嗟乎古能言不朽之士蓋未有無志乎道而能卓然垂後者也

樂園集 施序

序

三原 孫枝蔚

古今論詩者衆矣雖各有所見而要之卓然自立於諸家之上則斷然屬之有氣力者第就五言古詩一體論之或專尚典趣甚至於厭薄長篇少陵北征不免訾議是知有風而不知有雅也知有風之關雕鵲巢而不知有風之小戎七月也嘻固哉怪矣蓋自嚴滄浪之論興而詩家斤斤守之不啻金科玉律予不敢謂守其說者非是也今觀嚴氏所自運神韻有餘而氣力不足亦其弊也說之與

樂圖集 孫序

嚴不無同異者唐不有司空表聖宋不有陸務觀乎表聖之言曰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電蹴掀鰲倒鯨務觀之言曰區區圓美非絕倫彈丸之評方誤人二家持論又如此可謂之都無所得者耶予選今人詩於氣孱力小者無取焉蓋亦畧依二家之意也曲阜顏修來先生過江都見訪示所爲樂圖詩數卷予忙冗中爲竟讀數十章輒欣然有合於心也此其氣力有過人者矣詩僅數卷諸體具備無一體不川之勇鸚之健者自予交新城王西樵阮

亭兄弟每嘆其詩秀絕海內今復得見修來天下之才山東爲最雄矣因書向來所見并選詩之指序於簡端不獨論修來詩也然論修來詩亦盡於此

樂圖集 孫序

十子詩畧 樂園集

曲阜 顏光敏

五言古

望嶽

岱宗俯羣山萬壑朝蒼龍
細縈肇元化物象含冲融
雲氣朝四塞倏忽高天門
如覆盎兩壁來松風邦祀
不敢賔曠代無登封胡爲
御道間社鼓聲逢逢石閭
覆蘿薜經春益青蔥何時
防峻嶒目盡扶桑東

張夏道中

樂園集 卷一

山行頓忘疲曲棧穿蘿葛
下臨千丈巖沙嶼何娟妙
桃李綠清谿疎花自相照
日落蒼煙淡餘香上寒嶠
谷鳥將雛飛游魚蹴波越
石梯絕攀援終古無弋釣
武陵爭問津翻令達者誦
車馬常班班幾人展清眺

朝出

朝出城東門喧囂聞聚訟
我馬本馳隕數里如遮送
早魘垂三年相依守餒凍
賑貸及窮簷喜愕翻疑夢
吏情頗久諳誰敢安恩慙
盡典懸鵲衣屢顧儲粟甕
豈知青澤屯評名籍衆無
力號穹蒼惟

向路人控吁嗟我矜人憂樂當爾共所憐 九

遙莫効矇瞍誦竟俗無蓋藏薄征始禹貢適來螟

蝗災久闕筐篚供 廟堂不加督煩煩損 國用

終當召天庥坐致嘉禾頌昨望河山雲已開霑梁

宋勿爲豪吏多或忘 主恩重勸爾姑吞聲忍饑

事春種

昔聞

昔聞老農言所患惟饑饉婦子勤經年私喜空倉
初匹夫罪懷壁斯語良亦信奈何稼穡艱遂使嬰
禍累思民貴苟全良苗復奚吝遠竄昧生理隱忍
求纖潤頗聞軒蓋中薰蕕得互進矧我微且拙獨
能守貞順朝逐中山狼暮迫東郭魏甘爲徒侶嗤
但懼鄉里訊中宵擊壤歌痛思康衢觀我始亦良
農傷哉負堯舜

野老

野老對門巷侵晨蔭榆柳偶坐壺觴前似是商山
叟東方一騎來幡然解趨走掃室移因舍隔籬障
雞狗東泉雨新足布穀鳴北牖三朝廢鋤犁坐歎
生稂莠市門習猿薄冠蓋賤已久闕闕有燕訶獨
在軒車後君子無令德惟能忍暇垢茲豈無懷民

遺俗良獨厚先王親饋醕盛事今則朽奈何鞭扑
威竟忍施黃耇

驅蝗

夏蝗乘南風蠶食遍鄰邑百里互傳警一朝遍原
隰側聽風濤湧仰驚霰雪集良苗鬱芃芃凶年變
呼吸比屋爭喧喧余亦操竿立余禍搖旆旌婦子
列伍什攘秋或暫休斯穗紛爭拾浹旬得晴乾子
孫復蟄蟄田祖空有神薦瘞竟相襲惟昔有仁人
四境期不入阡陌莽交通驅除豈能及矧我比閭
閒餽粥常難給人情賤憐發追呼獨爾急我倉雖
未盈鴈鴛時餘粒忍令偏罹舊坐見向隅泣投竿
對童叟壺漿可共挹且息嘉樹陰清風挂臺笠

邯鄲行

總兵太監高起潛縱兵焚掠畿輔間
先王父令邯鄲禁嚴之起潛疏劾阻
撓援師發騎不測後竟
生擒殺守城功亦不敘

昔在戊寅歲蚩尤方降殃神州久珍瘁幕府無才
良全軀保妻子五字垂官常遂令長子權隱忍歸
貂璫堂堂細柳營蟠蟒懸金章屈膝事婦寺兵氣
安得揚畿輔募壯士怨譟成乖張肆然爲盜賊遂
行肘腋旁放火連虹霓揮刃交雪霜凌仁二百年
隳然願偕亡我祖令邯鄲百折懷剛腸被堅四馳

突片言憐豺狼生縛送麾下刈狀盈案箱細者

鞭箠走者輒殺傷倖佐聞此事咋舌爭潛藏百姓
見屢山叩馬牽衣裳是歲洛關破連營趨滄漳王
師竟安在所賴城與隍折蓋充矛戟載橐傳候提
三日解圍去大酺典衣裝天譴忽而至禍始撓
兵赫怒先削奪旦晚緹騎行通衢伐大鼓萬人
皇皇誓欲食督師北往排帝閭我祖跨馬出遮道
呼穹蒼忼慨脫白刃始得安嚴牆從茲飽喪亂竟
殉畿南疆每飯念趙人生聚猶未遑父老聞我至
跋涉羅壺棄揮涕感今昔矯首叢臺荒

登太華山

九首

千尺峽

自峽口逶迤行二十里抵青柯坪上
行輿可達自此已上皆懸梯自汲峽
口有石鐫曰題
心用戒登者

青柯園翠屏四合無嵌竇東北窺石林劈空懸巨
雷巉巖互噴薄造化爭一候天矯轉蛇龍宵冥穿
龜趾側聞天籟發曠野雷霆闐仰井窺秋旻浮雲
泉清畫白帝觴百神衆峯爲籩豆瓊臺阻且長翠
葆紛何就

瀑布

即玉井水流出兩峯間昔年有
巨石阻其口水激崖壁不可登
谿迴硤角轉三峯面始正萬仞青琅玕瀑流下碎

飢天逼多烈風飄灑無時定細沫隨霧消大珠如
星迸石罅昔未聞亭泓絕人徑時挹霄漢芬遙想
菌苞盛誰使鴻濛開瑤宮借涵吹高蘿有垂猿登
歷當與並

犁溝

犁溝劃絕壁直上無迴藏熊經復魚貫誰得相扶
將危柯裊撐拄修綆垂毫亾仰睇愁瞑眩况乃窮
八荒昔夢逐化人靈境空徬徨退身渺無地儒夫
亦時強高林絕鳥雀萬壑聞笙簧便合此中住彌
年承玉漿

樂園集卷一

五

白雲峰

在三峯北又
北為香巖峰

三峯信靈造巍巍司寇冠磊砢不盡洩幼繆復北
盤結空出瑤几前對香爐寒大道望如髮豁然見
長安我行採山藥蕙蓀被岡巒秋色何時來萬里
霜林丹三川富陳蹟八水無停瀾玉女悵不顧目
斷雙青鸞

擦耳崖

振衣更南登詭狀乃非一蟻行緣危棧逡巡皆股
慄側身常覩耳如趾妨齧膝吹徑乾松花滴空熟
崖蜜齋城無人踪坐惜幽芳失音聞避世亂雞犬

喧雲日劫火燒咸秦遙慨人代畢遺竈尚可尋終
當置蓬室

蒼龍巖

紆迴下平坂削成當左衝青霄嵐彩滅蜿蜒垂蒼
龍修鱗剝石蘚高脊突劍鋒神物倏幻化雷雨愁
相從玉京多欄楯琪樹無春冬咫尺不可按勞心
益懍懍危巢見炊煙下界聞夕鐘相攜戒前路日
暮崖霜濃

西峯

衆險歷已窮千盤墮幽渺西見青蓮花娟潔萬象

樂園集卷一

六

表夕氣收秦川蜃市競紛擾漸覺明霞昏忽訝繁
星繞何年採芝翁結廬出林杪陰壑應天雞空階
裂寒篠夢餘念疇昔纖末俱了了願從叔卿遊自
顧浮生小

南峯

侵晨望南峯岩巖更天半仰凌變寒溫俯視殊昏
旦平岡始徐立亭亭步鶴觀游塵失秦隴微纓求
汚溪亂山互糾結豁然四奔竄欹傾如海濤決滌
天爲岸驅馬過華陰豈謂窮壯觀徘徊俯清池濯
纓復三歎

東峰

東峰不可極乃知造化尊屹然鼎鑪峙勢如虎豹
踞松氣望蔚藍無人此霜根巨靈拓太古高掌誰
能捫晨光及河漢似有雲車痕陰風折秋花吹落
洗頭盆蠅局念鄉國久客傷精魂且復望虞淵散
髮唏朝暾

游伊闕二首

羣山走嵩陽空翠疊遠天西南斷削壁中見虹霓
懸高秋水痕落沙石何清妍游魚粲可數霞彩濯
更鮮側聞風雨交奔淙瀉鳴泉澄潭荇藻靜涼月
生娟娟我欲乘輕舸中夜凌紫煙紫煙渺無際悠
然懷泗川

樂園集卷一

七

龍門已懸黑蹕步凌幽峭夕風散輕陰飄忽見殘
照冉冉行旅絕冥冥露鶴叫巖谷互響答似聽蘇
門嘯洛城與邙山延望空穹窿昔年盛歌鐘達人
久憑弔金銀接梵宇墟落存餘燒有懷向誰論長
歌下雲嶠

雪中早朝

朝趨銅龍門朔雪莽寒沍馬遲廢輕筆僕慵煩屢
顧天關燎火明花絮更廻互問寢傳雞人垂裳儼

象輅端居視如傷惻惻無晨暮井問問炊煙輿
裂統素方當盛漢時累詔問田賦六經未表章遂
幾致刑措承祧今四葉實繁苞桑固細旃廣厦
間黼黻豈文具翠疊圓丘壇皓潔瀛壖樹小臣方
載筆聊得耽暇豫

奉使將及里門作

暮投溪上村我馬飽芻藿晨行瞻里門杳靄青山
郭渠漲沒舊痕竹高解新籜昔山與親辭誰分滯
京雒豈乏大官粟艱難悵猶昨麗眉與鬢髮夢寐
然疑作老者勤耕桑少者耽奕博且喜觀顏色邈
能知愧作梁間習蛛絲門外噪乾鵲冠蓋復滿堂
翻恐妨娛樂

樂園集卷一

八

謁祖廟

我祖夙問道冲懷絕夸騁心與造物遊德契尼山
永遺廟肅邦祀日星競燦炳荒階薜蘿蕪虛壁松
楨冷入戶藹春溫神儀變俄頃蒸蒿襲空帷馨歆
問藻井屏息欽永歎層霄更延頌積慶流雲孫瓜
瓞良厚幸貧窶乏遠猶沉埋困機杼樗散謬通籍
波濤愁短綆康莊追駸駸霖雨羞鼃黽有懷恐常
違椒蕙終獨秉吾祖稱駿德亦惟紛華屏支離塵

盪中無乃闕三省微風燎煙高旭日重門靜寒泉
香且冽裴徊鑑清影

游燕子磯

瀛舟下澄江安穩廢輕舫遙空指蒼翠久行漸重
疊石斷秋更荒阜蘭露猶裏孤亭四環望風磴遂
屢躡盤渦鳬雁驚幽窟蛟龍怙恐觸馮巨宮俯聽
常震懾詰屈雙銀杏天半垂黃葉波濤撼危巖棚
棚亂風蝶東西吳楚間舳艫逸相接鐵鎖沈千年
金陵氣久厭蒼涼金粟堆時時見樵獵鳳凰無遺
音解竹誰更叶浩歌懷美人裴裳不可涉徬徨江
霧消斜日照城堞

招隱詩二首

三晉多賢豪高風緬青史綿上逃竟焚首陽餓終
死遭逢豈不淑苦節鮮生理後人鑒前轍發憤趨
朝市山阪足良田踟躕廢耘耔昨朝天書下束帛
求隱士里巷相勾稽人疑刺姦宄借問求何爲將
使登臚仕昔過青門劫輪蹄如流水尙苦皇路隘
焉用繩樞子茅屋臨中條所慮林壑美藏身無近
名屠販自今始

青臚金絡頭颯爽如電逝天街多狹邪蹀躞無畱

憩聞君隱者流何年焚芟製昔陷大澤中箚篁交
蒨翳山魃據神叢自矜頻謁帝贈我雲綃衣熟視
乃蘿薜既負縣令弩亦擁諸侯簪幸無雲壑盟孰
謂欺松桂盛代惡虛聲斯人殊左計倏忽嬰網羅
展轉投荒裔不謂巢與由其人天且剝海曲有逸
民柴荆益淩閉蜉蝣何足論結念雲霄際

送趙玉藻典試廣東

聖代羅八紘率土得同慶巴焚聞絃歌徭黎仰明
聖作人三十年頗傷浮華競詎意湏洞問頓覺昔
全盛趙子金閨彥激昂自天性嘉謨摩史編雄心
寄酒政受 命適東粵行與師旅併遊將繡 皇
猷龐風追先正長風灑水高白日烽煙淨五羊城
歸然猶持太阿柄粵海多珊瑚嶺花相輝映聊輟
鳳池吟坐賞鹿鳴詠遐荒歎淪胥盛典或遙聽此
行實具瞻終使歸文命

紅蓼

庭前紅蓼花歷歷誰種汝托根非水鄉三五自相
侶秋階倚繩牀高枕送殘暑放眼看蒼旻空濛竟
何許流雲若奔濤停雲若沙嶼紅蓼當我前忽疑
泊江渚花繁穗漸重風勁葉初舉歲寒如可期吾

常丐青女

對菊

我愛甘菊花風霜共高潔非關托隱淪邈如對賢
哲十載園林荒塵狀空蹴躡方春思種溉懷歸屢
中輟九月涼風高百卉萎鳴鳩晚節始扶植盆盎
稍羅列野人恣微尚鹵莽豈所屑枝幹攢丰茸枌
蓼剪薄劣顧今異時昔幽趣仍采蘋圃師終歲勤
曾不自怡悅遐敢羞雷同還疑笑黍竊把酒巡簷
楹彈琴向寥泬馨香苟無忒及爾終如結

王隱臣至都賦贈

王善琴九工耕
歌關雎二曲

樂園集卷一

上

鳴琴方在膝濁酒初啓瓮故人入我門喧喧勞僕
從腴知心神舒老覺鬚眉重相看久還疑祇似君
伯仲張燈理舊曲廿載忽如夢逸響隨遐心熟議
猶徵中洋洋幽雅篇謠謠河洲弄對此歌南薰差
擬朝陽鳳流俗競繁促靡曼兼聞雅音久淪亾
緬邈誰復共聞君多遠遊區區存杞宋高懷企前
賢頗懼識者衆更羨燭三跋醉後談始縱歸雲靜
寒宵矯首天宇空

王北山邀同升六子綸飲西郊花下

久輟郊荆遊因君驅我嬾望遠徒離憂爲歡欣得

伴雖無巖壑奇出郭歛蕭散矯首聞喧囂始擬塵
氛斷花林出層霄紆曲逢池館繁英落縹緲細蕊
猶纂纂野曠天風柔雨蒸香氣暖花間饒蝶蟻遊
颺無停緩韶光逐物化何由得款款我昔泗水濱
傾榼屢揮椀醉誦蘭亭詩歌笑迂誕棲遲金馬
門野性迷町疇顧我壯心慙窺君鬢髮短趺坐空
踞野飛花墮衣滿

詠燕

自我辭故林幽禽隔芳甸十年巢宦邸棲棲但雙
燕雙燕雙紅襟性拙人所賤營巢殊未工磊落懸

樂園集卷一

上

危棧廣庭凍雨侵長夏震雷洊賴此堂與溪未覺
林柯變年華異鄉速荏苒屢相見稍益芹泥封薄
采杜蘅薦曾無戊巳避聊慰枋榆戀虛牖開簾旌
匡牀徙書卷旅人少歡娛臥聽每忘倦憶昨秋風
來海濤何灝灝儔侶紛東歸低徊去猶殷九關足
塵沙岐路愁霜霰豈意原野青復快南薰扇卑棲
遠虞羅款語接歡譙大厦欣共托何勞計私便高
城烏尾訛綺樹鶯歌嘯物情各有懷於爾何由美
養雛食漸多辛勤哺還徧願待羽翮成相依歲時
晏

送曹頌嘉假歸

昔賢耽微祿曾不羞簪翟君在承明廬何爲終戚
戚歲月如電駛驛驛困伏櫪鹽車登太行猶勝空
羈勒高懷竟齟齬柔翰遂沈溺世人漫欣賞謂有
雕蟲癖六月方炎蒸胡然去接浙頻年感秋風浩
蕩中腸激悠悠天津雲颯颯潞川荻別日從此長
聊復停飛鷁

送孫吧瞻假歸

烽火徧南國鴈行去相踵與君共棲遲胡更棄閒
冗三十垂銀魚稽古亦殊寵中宵歌白華有檄不

樂園集

卷一

親捧通來奮天戈歸命及秦隴賴知 皇威宣轉

益鄉思動我聞茗雪間戎馬昔倥偬鋒刃隨所遭
坐見羣盜擁鴻鴈紛安歸瘡痍賦猶重儒生乃何
知憂端擬泉湧翩翩洛陽少片言邁晁董七國方
晏然痛哭愁病瘴古人貴幾先後人迫將恐君懷
桑梓憂 宸聽應時聳蘇門嘯清歷天台賦龍堤
高蹈殊未遑 九關待垂拱

雨後

三伏積靈雨泥淖充天街渡飛過簷雷市塵不能
開馬首看西山竟日無纖埃嵐光淨如沐百里疑

蒼苔雙車來啍啍滿載惟蒿萊爭道緣底急瞋目
聲如豺我見殊未忍欲歸獨徘徊何當面遙舉更
築糟丘臺

朱鷺

黃鉞出間閭饒歌奏朱鷺豈願聞凶殘所取疆域
故行行逼烽煙馬嘶益疾怒亂階始何人斬賊黨
恐誤道上多潢池相戒勿返顧蒼鷹忍朝饑終自
獵覓兔

思悲翁

問翁何所悲悲翁不能言故鄉有息女人言似天

樂園集

卷一

孫空山豺虎驕三歲扇重門昨遺繡羅襦乃在銅
鞮村偷生伏皂櫪終夜聞哀猿哀猿終夜啼我獨
空煩冤

戰城南

百里聞寇警大纛何衙衙不聞格鬪聲澣血盈溝
渠昨知喪亂後有令寬田租暇暇桑麻村誰使成
廢墟人生盜賊間何似爲與烏烏爲實甘人豈解
聞號呼

芳樹

丹穴有雛鳳栖栖芳樹林瓊蕤無嘉實終朝懷好

音虞羅盡機巧諒不加千尋毛羽常自憐在遠猶
可欽飛飛山霄漢下視重雲淡徘徊念芳樹勿令
霜雪侵

君馬黃

君馬黃復驪我馬驚且疲我自遊康莊君自凌駘
戲與君金石交欲語中腸悲挽君君不爾未敢相
追隨封狐走佚佚岡嶺相蔽虧勿徂他人往當思
我爲誰

巫山高

前登巫山高殺氣薄南斗絕域標功名尚恐銅柱
朽荷戟纓旄落始知去鄉久別時計歸程慮在陽
春後春蠶已成繭桑葉復垂鴈關關黃鳥鳴轡車
暫停手

龍頭水

朝隨蜚狐旗夕飲鳴咽水人樂壺漿迎我見獨瘡
痍天府曾無缺誰實爲禍始京觀多黃巾窮荒鮮
赤子淩山竄雄虺毒骸殊未已書生請勒銘丈夫
乃漢耻

武漢渡

武漢水滔滔曾不遠天漢何爲理方舟終歲聞伐

叛鉞鉞刁斗鳴燭燭軍火亂損甲坐戎幕永夜何
時旦兵家忌拙速豈乏制勝算哀哀窮荒民引領
出塗炭

爲王阮亭題庭前竹

昔在長干陌修竹接林莽把酒行春風竟日迷來
往寒翠浮客衣飄簾亂清響對此翻離憂欲濟恨
川廣長安關高齋隙地纔如掌美人來幾時忽見
琅玕長西風吹庭戶海月漸東上邈然懷三山夙
結鸞鶴想凌波遙蚤音重露明珠網野人逝將歸
誰與共幽賞

同曹升六郊行二首

八月歛炎熱半夜風雷驟城闕射朝霽水漲東溪
橋空陂絕蟲魚風定淪漪消倒影看飛鴻歷歷排
煙霄美人去荒江松桂不可要披襟坐脩阪俯瞰
滄海潮驚馬行屢卻終日鳴蕭蕭斯遊悵難再何
爲戀場苗

西山接蒼穹遠色可發鑿落日燒霞紅峰巒漸淡
黛萬壑積秋霖百里明素瀨前行陂隴高未覺村
壑礙鬱鬱河橋柳分行疊旌旆秋色何匆匆颯然
變關塞獵騎歸城隅蟲聲向天外良君歌楚辭于

古同遙慨

董烈婦詩并序

婦孫氏爲董樵中子道廣婦偕隱成山夫歿從
客告廟與家人訣自經死

董生今仲連高節凌滄波恍憶引大體袒裼良足
多中男製荷衣中婦帶女蘿形影常雙棲松桂閒
婆娑一朝閉重泉秋蘭委陂陀骨肉啣哀榮行路
紛悲歌余時厠容臺公好非敢阿六年壅上聞感
憤空蹉跎吁嗟潛德光枯槁終銷磨董生愛修名
當奈青史何

樂圖集 卷一

爲梁子培題嘉莊農隱圖 方吉偶書

靈境遺高踪千載成風尚競寫桃源圖不睹華野
狀嘉莊伊誰作菊菊儼入望地僻藩籬疎山空雞
犬放村煙暖將夕田塍莽交向幽人在何許惟見
行饒饒愛此龍眠筆塵容一神王步檐立青霄心
在汶川上

贈董閔石

上駟當戎車噴沫知敵愾及其困阜樞倏然自怨
艾董侯早通籍華顛猶乘耒芝草冠衆芳令名人
不逮君看鶴蓋陰恣睢難爲態市兒艷紛華野人

閔荒穢何如守殘編膚寸起煙靄我我九培塿
起擬東岱選聲含醇和挾藻絕疵類假使綰金章
有鼎宜知愛吏治求方殷盛年渺難再空逐作息
偷狂歌托聖代密雨連朝昏大海同毀黜矯首望
茸城爲君發遙慨

韜光閣

高山靜夕氣直上若乘空仰觀飛泉流疑與銀河
通曲磴緣秋毫欄檻排珠宮久厭竹林密豁然出
樊籠江流外蕩涵湖光內冲融吳山成島嶼天矯
浮當中鳥雀相呼歸羈棲誰與同千里眺舊鄉日

樂圖集 卷一

落烟濛濛

贈張杞園

張子別三年虬鬚滿衣衽扁舟渡江淮千里發長
吟越國絕逢迎問俗忘氛祲放眼窮西湖諒無烟
霞禁我來先旬日早受綠蘿蔭聞君製荷裳鮑女
工縫紉幽谷衆禽喧遠浦垂虹飲酒酣送落日吳
山遙可枕昔賢東山關曾不鄙春賃徜徉圖史間
行樂亦已甚榮名良可寶欲語還聲噤矯矯雲中
鶴爲媒或托鵠

嚴方貽席上食逆魚同曹秋嶽賦

逆魚生若溪賦形何么麼龍津登未能魚貫行必
果聖人制網罟利用愁階禍水清無巨魚殘虐及
微項野蕨繁細叢山櫻變新穎霽雨漲漸深居人
願早忍侍御晚留賓風流擅江左百里烹小鮮一
苞蘆裹君看五侯鯖金盤耀璀璨留此鯢鮓仁
蔬食良自可生氣懼漸微戕賊無由我醉來登吳
山空江遍漁火

送汪舟次使琉球

往年厠容臺裳羸悉入觀欲作暹羅行屢卽陪臣
訊神哉百谷王終古効丹雘盤空見蝴蝶明城飛

樂圃集卷一

九

相赴高天運鵬風疊浪排魚陣海童及象網磨折
爲价償吾友濟川才舟楫名久振中山七日程如
逐瑤池駿捫星稍知遙映島方覺進鯨帆動蠅蟠
千里乃一瞬空中蟻蛭出城郭橫雲峻嶸然迎夔
龍益轉慕堯舜百川洶羣言十洲激芳潤遙採瓊
田花再鬢高堂鬢昔賢戒垂堂豈爲臣子分舉朝
望過歸懷哉履忠信

郊行

驅車魯東門矯首望南岡朔風吹斷蓬交飛威我
裳丘墓何纍纍傳自魯共王形骸不自保富貴豈

所望封狐竇枯松飢鳥噪空牆返鎮舍之去掩袂
向秋陽安得逐子晉雲霄振餘芳

送井丹文之任洛陽

一夕登龍門九載思乘舟故人官茲土歡然如再
遊青天足洞壑響答無時休蒼溟漾空際金碧明
沙洲宿世非仙吏高蹤誰與儔烽火徧遐荒廟
方殷憂君過買傳祠流涕恐未收金湯壯王會耕
鑿安神州龍門饒勝事還銷終古愁

樂圃集卷一

十

十子詩畧 樂園集

曲阜 顏光敏

七言古

易水歌

易水寒流幾千載沙礫滿眼風物改波濤零亂倏
明滅颯颯英風至今在六國流輩徒紛紛二百餘
年生此君雄心豈顧秦豎子高義先死樊將軍白
浪高飄秋風起白衣相送秋風裏變徵繁音四座
聞機謀不入秦人耳蜂蟬聲碎萬人鳴鐘陸戰
羅九賓北首一出無人色洵洵忽動咸陽塵不爾

樂園集 卷二

元君亦因尊大轍螳蜋敢輕怒燕家太子情何悲
甘心委肉當饑虎君不見儒臣動稱萬全術專征
賜劍勤王室天子預鐫麟閣銘將軍豈肯凶門出
秦庭擊筑屠狗人衰年矐目終伏鎖當時烏頭何
曾白君臣朋友如膠漆榆次客邯鄲生大言浪得
千年名偃偻老死安足道我欲叱之謝慶卿

汶陰禹廟歌

汶流西折如白虹高原遙出徂徠東穿窮石窟漱
靈液披翻峭壁凌剛風塗山遺廟誰所作閭室終
古留鴻濛階前老柏飽雷電霜皮脫落成虬龍火

亂高張勢崢嶸雙睛四射疑磨礱引頸北來渴且
怒將無鎖鈕煩神工泰山巖巖作襟帶洗沂洙泗
皆朝宗一從分水濟飛輓疏鑿頗與淮濱同南流
滔天北流竭萬夫始得帆檣通天窮人厄信巫覡
殺牛伐鼓馮巨宮昔聞洪州鑄鐵樹致鼉鼉蹙沈
泥中誰使古鼎淪泗上下民昏墊無時終當年隨
山辨九土流沙荒服開堯封可憐精衛漫填海銀
羽垂頭誰謂功去圭告成屢相賀昨來徵調何匆
匆廟門寂寞獨下拜側身南望長書空

菊歎

樂園集 卷二

東園甘菊高過堦主人與爾同風霜北窓支枕盡
炎景婆娑已似聞寒香六月芸黃雨轉急中宵獨
往攀雙笠濺葉猶防錦石崩漂根豈合汚流入秋
冬之間懷抱惡年年植此同蒔藥盡除市酒羅戶
庭大索明燈綴簾幕去年蓓蕾不盡開今年委絕
纏蒿萊籬邊朝槿終何用偃蹇愁眠罷舉杯

寒食日過故沙丘

在兗城東故青樓地

君不見見綿上山孤高表雲海同時儔侶紛光彩黃
河投壁今安在又不見古沙丘朝朝寒食王孫遊
田家入口憂饑粥汝曹博塞皆天祿早知巢覆爭

須臾恨不常然夜遊煙青樓左右連槐衛明星漸
落啼早鴛鑾蹄騎馬轉飛聲迎門對掃棠梨花棠
梨歲久成高樹不蔭樓臺蔭丘墓牛山有淚行復
歌古來如此當奈何

蹋鞠行

東郊二月野色蒼虹橋春水流湯湯橋南橋北皆
垂楊瓊瑜滿地毳幕張流蘇前結金駕鸞衝牙後
綴鳴鏘鏘水邊葳莎盈寸長垂鞭鞞鞞塵不揚少
年下馬蹴鞠場內府盤螭雲錦裳觀者漸多神洋
洋解衣映徹珊瑚光輕鞋綺靡風中颺齊雲班首

樂園集卷二

二

山尚方迅駛不復愁遮防黃帝昔作教戎行承鹿
貍虎走且僵邇來間左無牙璋祇與遊冶爭廻翔
陌上有女可憐粧藻翹金雀明月瑞日佩迷迭焚
都梁卻羨中澤杜若香清晨往採蓬柔桑怪爾蠶
妾何皇皇幕前蹋鞠當青陽蛾眉曼睩空相望願
作雙燕棲畫堂願爲飛絮紫珠韞綺筵絲絡懸中
央安得提携常在旁盈盈姊妹相扶將踟躕道左
且徬徨日暮歸去遺籠篋

醉時歌贈孔垣三先生

仲冬物色彫已久陷日埋山朔風吼屋上鏗鏘金

鐵鳴城隅歷亂蓬蒿走故人幸有金叵羅斗室紅
爐照虛牖憑陵袒跣呼博徒舉帷弄爵出纖手爛
醉十旬君不嫌拔木九千我何有的人生自古趨炎
熱浮雲相踰倏相滅君不見道旁溝水藏鯢鮪昨
朝日暖層冰裂洶河之頸肥如瓠飛來飛去須臾
竭駕鷺禿鷺無覩顏忽來啜喋森成列拔劍捎網
古來有胡爲比屋仇仇無才傑我欲言之言且長
潦倒負此燈燭光飄風乍息天嚮曙空階皎月凌
嚴霜爲君解醒進一觴龜山斧柯不在手大澤封
狐髯盡張晏居淡念竟何益不如琴瑟車馬聊倘
佯

樂園集卷二

四

麥雨歎

寧逢早魃行莫見商羊舞小麥黃時賽田祖汗流
肩頰何太苦霏霏霽雨連三旬卻恨炎曦在何所
昨日飛蛾空麥頭今朝麥尾生黃牛麥中小嘉實
幾日作糠粃長饑更待涼風秋勸農使者來省耘
麥花布野揚芬豈知倉廩有災青胡蚩野老多
傳聞頻年屢歉衆寬假秋來能命鞭箠下蚩今牛
今何爲者視然食我倉中粟何不往遮使君馬

放鯉行

赤鯉赤鯉龍爲鄰石湫淪落殊苦辛濁水三尺還
自躍煙波萬頃終難馴霜華下沈菱葉爛澄潭石
齒青鄰鄰賴尾聊藏螭蛇窟污泥不掩黃金鱗牧
童走報畧師喜吁嗟神物難近人夏來雨崩大河
岸萬魚齊出香爐津遠投菹澤不受釣爭知溝瀆
堪容身一夕蛟龍盡收攝細微趣入亦有神當時
誰令汝獨後秋霄從此雲雷屯東林巨浸富蝦蛤
順流吹沫如麤塵我今放汝暫相傷慎勿昂藏生
怒真

白狼行

樂園集 卷二

五

樹龍從山險峻往來行人相問訊中有黑喙雙白
狼癡坐看人不移瞬東井之間光灼灼孤矢空張
射不落豈有佞鬼爲爾用竟使三年恣騰躍噫嘻
山徑昏黑人走藏駒虞解鴈今何方風塵湏洞河
無梁

兖州故宮篇

吳門一唱吳宮秋吳人悲憤吳王愁古來亾國盡
淫放誰言天道終悠悠東藩華封始洪武恭儉直
與河間儔我尋遺構入西苑惟見陰洞藏鴟鵂池
旁渴鳥繡苔蘚橫橋已斷寒塘流桃花墮地旋人

水風率亂上如浮漚昔聞崑山響威儀傳汴周
傾陽侯河濟桑麻尚樂土紛紛趙舞兼齊謳先公
親賢作干櫓已知孱弱輸營丘何況桐圭擁虛器
安危坐聽神京籌文皇大畧定中夏祗防同室操
戈矛兵戎屢詰付庵養籥籥欲撤先虔劉涪灘之
歲那可道小醜終貽濠泗羞嫚辭竟抵會同館羽
林翻作傳書郵白燈乍懸久駭散青驪出幸同羈
囚空庭獨立見何晚累朝祖統誰同讐刀俎遊魂
互枕藉灑血不得漸平蝸頭魍魎旋消紅日霽縱
橫白骨無人收十載農人耕廢苑茫然不解漆室
憂金口霸前沒歌舞何如寒烏聲啁啾

徒步行

五里一休堠旁樹十里一憩沙頭津飢驅滿道行
不顧有錢自醉梨花春朦騰乍覺風雨集高樹濃
陰如戴笠眼看西山雷電激陰崖鬼魅皆闢入大
聲蹴地萬馬過溪頭濁浪高嵯峨巨石旬隱類搏
蹴小石硯礪爭旋渦雙蛇綦綦大如轆忽下波濤
走精銳吐舌俄驚鼉鼉逃昂頭頗竊蛟龍勢噫嘻
生不能爲東海之鯨北海鯢忍能與爾同崩奔退
雨旣過決獨返泥濘已沒輪蹄痕夸父逐日走江

漢支離鼓篋謀穰殄白駒過隙偶然耳人生何必
出國門

游泗水源

朝弄泗水濁暮弄泗水清泗水漱澗竟何許今晨
擬作尋源行道旁嘉樹列帷幃持觴緩步聞倉庚
金沙銀礫行忽斷燿然滿地朝霞明七十二泉殷
地出石角沙痕相鬬爭巖如玉繩曲篆籀東西奔
漚無定名卡橋橫束不盈丈飛湍變滅何渟泓清
渠夾岸光炯碎灣環倒影搖空城何人沿溪抗風
樹炊煙縹緲懸瑤京手植楊柳皆合抱密葉交錯

樂園集卷二

七

垂荇榮蜩蟬沸貼亂人耳黃昏始覺潺湲聲酒酣
顧影愛流沫熒熒燈火迴三更昔年列坐杏壇席
弦歌左右清風生俯仰歎逝陳蹟在誰言太上能
忘情我生無地寄駘蕩逝將浮海乘蒼精但使身
如黃犢恣幽討蒼林白石豈應與爾終寒盟

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歌

岐陽獵石與京師西京慘澹無雄詞鬼神守護在
鄒魯嶧山野火誰爲之兩楹夢奠四百載先民猶
似生同時修復禮器片石在千年盈把珊瑚枝剝
苔剔蘚出鋒鋦細如煙篆交蠶絲天漢分流注析

木蒼松倒挂垂空芝鼎爇剝落車服壞巋然墳典
爭陸離黃初以來尚方削豈知筆墨和天倪延陵
字殊草草陽冰變化事頗疑响嚶之碑遍嶽麓
自黎搜索空漣漣當時鄭璞誰得見驚人豈在形
模奇逢掖章甫縱無用安能垢面如蒙魃東國使
君致響揭牛車歲貢同鹽絺當前拱璧不知護璧
中蚪斗誰更貽豐碑十丈勒宸藻赤文綠字盈堦
堦大雅淪亡恐復夜願長畱此光三儀

畱別孫鍾元先生

樂園集卷二

八

蘇門山勢何嶙峋衡源澄徹如漢津徵君來時已
白首種松復作蒼龍鱗擔簦本意絕氛垢門邊結
驪來詵詵目若懸珠齒編貝褐衣不涸漁樵人天
啓之朝鉤黨急半夜宮門匿函入羣鳳爭鳴困一
臯翻與桁楊增接摺鎮撫司前慘么麼狼藉何從
辨楊左孝廉急難排風雷剝爛豈知存碩果我來
夏峰訪幽谷鳴鳩乍乳山櫻熟濯纓遙汲百泉水
朝餐細斲淇園竹千秋壇坫徒紛紛緇絃歌久
不聞五交三疊競興起達人甘與麋鹿羣鮑山遺
烈渺難再鷺湖鹿洞勞區分先生講學頗以酒闌
捧杖意恹恹翻愁岐路風塵昏駕駘已駕且長往

何日重過元禮門

青柯坪

我從華陰來秋懷苦悽愴一登十八盤塔焉如盡
喪手拂岫幌開雲關峰巒變滅無停狀狸狂嘯雨
猿晝啼咫尺但愁失歸向蒼藤羅歷穿危棧高下
冥迷那得辨石稜澗道僅數尋渭水秦山幾迴轉
衆頭忽訝青天開垣屋鱗鱗綴晴蠟長松挂壁森
蓬蘢細霧緣扉裊煙篆吁嗟青柯坪壯觀真崔巍
三峰高造天於我何有哉安得巨靈咆哮重壁裂
二十八潭傾帝臺手挽鐵船入天漢仰攀十丈蓮
花開迴頭卻笑羨門子坐看東海生黃埃

大松

自抵東峰上鰲背滑石登頓脚不停崩崖劃開怪
蛇關晴空幻作游塵形魂搖目悸行障而耳邊忽
覺聞清泠東峰拔地五千仞明星玉女愁雲斬疾
風四起颺屋瓦獨留大樹排天庭孤高自絕雨露
上鴻蒙一氣含精靈嶺猿長嘯雜竿籟山魃欲入
愁雷霆影落千山勢天矯西連月窟東滄溟名山
福地闢畧盡蜿蜒神穴無人經洞口葦蕪鎖雙樹
霜中著葉疑冬青此松摩挲幾千載十尋之上常

冥冥翠旌孔蓋紛相盪蒼鱗夜夜蛟龍腥松根羽
人皆皓首遠尋五粒斷茯苓却問秦松近無恙仰
天大笑誰能聽

丁未八月支侏米寄里中因題長句

金門大隱真頑劣談詭頗強首陽拙飽食安步稱
易農遂令千載輕臣節魯國儒生無寸長到官一
月分天倉夜驅僮僕製行舂南風計日開炊香今
年稻塘泥沒軫鎌刀生蘚禾成菌縣吏打門猶索
租衣襦苦自蠶時盡人生作吏何所求萬鍾之粟
飽亦休昔賢真爲三釜喜居然肯顧監河侯

戊申六月十七日齊魯地大震歌以紀之

冥海禺強立天門啄害下人乘夜昏耳聞青蛇雙
噴火蜿蜒競與蛟螭奔穿窮地肺作陶復徐衍勢
欲無崑崙大噬齧羊細螻螳蒼生履厚徒惛惛千
雷萬霆伏牀下發聲直奪飛廉魂城郭跳踉金石
走六幕八柱手可捫威斧怒劃裂平壤幽光騰閃
疑陸渾黃泉激水立千丈虹霓交射相并吞踉蹌
裸體走曠野摩挲大樹同鴈蹕荒雞不鳴狗亂吠
行衝南紀猶嗔嗔問門漸返尋骨肉眼明喜見扶
桑暎恍疑中宵現妖夢一時慶弔忘饕餮共言巨

鰲覆公餗縮頸自請甘釗髡高陵漢谷警然改撰
賈亦失公侯尊嗟爾東人山兵燹版築未就三冬
溫焚巫暴延淵天意疲氓忍使瘡痍存西方雨雹
大如象採九辨火驚蜂屯野人習見尚云安監門
何得徹九關三十年來增戶口祇愁庸調拋兒
孫村頭一夕遍燐火舊鬼煩冤安足論

題龍江樓

我來亟問風風臺荒基零落委城市江上高樓起
何年畫棟朱欄宛相似鍾山走勢連豫章蒼然四
合雲錦張就中壁裂貫江水魚龍始臥金陵旁金
陵城郭如汎梗憑高直欲西南翔寒空明滅三山
在玉色芝光遙可採影入波濤衆峰碎千年空翠
東流海海中傳有三神山夢魂欲到風吹還燕市
三年冒塵土野人何地開心顏四月江南梅雨休
離水漸高風力柔鱗魚潑刺舉網得櫻桃歷亂無
人收誰能不醉龍江樓

贈邢命石

憶昔相訪慈仁寺煙霏人散鳴夕鐘廊下風吹九
松樹旬然如坐匡廬峰怪君對此翻不樂蹉跎未
就長生藥昨夢南歸斷臂崖山靈數我欺雲壑雲

絮綿邈在何方雨花牛首遙相望忽向金陵重攜
手喜君尚未驂龍翔顏如渥丹髮如漆手種琅玕
木垂實興來自寫滄州圖百丈峰陰避炎日眼中
無數學僊人却愛丹砂不愛身我知移公最絕倫
盛年肥遯愁遠巡君不見蘇門山下雷琴子至今
瞰躡猶風塵

重登牛首山

春風浩蕩臨江潭驅光逐景如驚驂却看山色喜
長住王孫一去林壑慙鐵心橋畔理雙屐陂陀廻
望迷朝嵐蒼藤新架竹籬改路幽不使行人詣憶
昨秋淡陟絕頂高歌楚些哀江南憂能傷人坐蕉
萃重來自對滿勒倉兜率懸崖不受口空中石髮
垂穆穆重樓倚巖開北牖藜牀藥竈浮蔚藍丘壑
信美不終老誰令通客窮幽探我謝山靈勿遺怒
荷衣豈少庸夫貪共知萬境皆變滅祇疑大海同
泓涵鶴怨猿驚幾千載鍾山樓觀徒耽耽山僧煮
石不釀酒階前辜負泉香甘我行醉臥雙堦影徑
思鑿壁營茆庵桃花墮席夢初醒黃鳥撩人歌正
酣人生所貴快意耳安能束縛同春蠶

賣船行爲宣城先生作

商人背日寒無種書籍拾賣供酒錢先生賣船今
幾載我把詩篇重唱然君不見江頭日日有官舸
繡旗十丈交婀娜畫檻高懸大羽箭綺牕橫列繁
花朵雲幕夾岸移桃笙解衣如瓠當中坐鳴鏡伐
鼓氣飛揚金錢珠貝如堆梁古來豪奢等電逝貪
泉一酌堪垂涕先生之船水一方沙棠爲楫木蘭
柁中虛載取西江石望若僊舟渺天際嗟此扁舟
留不得歸田杖策幸蒔荔先生昔出方紅顏年來
多憂雙鬢斑魯門絲竹響復輟澤國鴻雁何時還
梁間懸鼓愁天關豈應常歷風濤間有琴在抱書
在几日長且臥敬亭山

樂園集卷二

七

江閣

長江沒山根重雲覆山頂中開石壁炎天冷誰施
鐵索懸飛樓仄經螺旋到入境樓前倒影十丈杉
風枝霧鬣搖巉巖石林日落黑蛟踴行舟遙過驚
收帆夜來高歌望雲海空山白鶴應相待君不見
江中洲浦須臾改漁人舉網東復西江蘿落盡無
人採

送宋觀察蒔裳之蜀

三閩昔日沈沅洲楚臣慘慄長悲涼蘭臺巫岫類

謫諫糊令千載譏滄荒片言立朝豈易得何況乘
節來天閭怪君天刑誰與解倏爲霖雨周雍梁憶
昔含香坐麻院公然白眼輕張湯一朝蒙辱處囊
檻獄吏矍如驅羊拘繫反成好遊癖南窮漲海
西河漚今年被詔按巴蜀龍耳乍見鬚眉蒼
巴蜀年來成鬼國蠶叢魚鳧重關疆頗聞中丞貢
嘉穗九莖豈得盈千箱獬獬磨牙近城市騶虞垂
首眠通莊神禹泣罪祗下窮甌無計逃析楊使
君冠佩望魚雅萬人祖送紛琳瓊子規晝啼巖谷
靜木綿花落旌旗香萬事已險如轉燭天公好生
民壽康阜陶廟裏變長夜淒風苦雨君無忘

樂園集卷二

七

送王考功西樵歸里

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百歲無離憂遶牀呼盧醒
復醉膏騰不覺清商流向來思逐巫峽舟時阮亭
君復垂翅歸齊丘瀛臺荷花御溝柳何時快作聯
鑣遊憶昔神僊逸相接紫騮並剪三花觀同時卿
相皆鴈行夫人忽墮修羅劫迴首刀砧夢猶怯放
臣意氣凌荆聶大江白浪高於山歌笑中流擲輕
楫焦山古鼎龍烏文焦山有周鼎山家門西樵爲繪圖賦詩傳之今將復往

駭竿頗類王司勳蒼松綠蘚光不分結成縹渺空
中雲塵埋波滾不能沒人問再出愁網縈江天安
可無此君玉堂綺席何足云一官再罷客常滿長
齋繡佛矜迂誕秋夜漸長日苦短破除文字揮金
枕忽睨蒼生肺肝熱銀瓶欲上絲繩斷古來賢達
皆轉蓬尼山片席何曾暖鮫人淚迸明珠可憐
棄擲沈泥塗海水直下滾萬里誰施鐵網求珊瑚
朝來日射黃金鋪鶴蓋成陰水接軫空勞天上懸
冰壺吁嗟歸休乎大夫

關郭行

樂圖集卷二

五

高堂邃宇人罕過錦囊高挂珊瑚柯乍聞人響軒
勇氣空中跳躑常佳佳何來賓從皆禿袖門外微
聞雙玉珂服膺拳拳疑印綬朝餐廢箸猶摩挲二
尺寶牀正中設鄭綿齊縷金盤隨南窓日光抵簷
雷曲房雪後仍暄和兩鵲出囊已脫手盛怒不復
容搗訶朱目紺趾豈得辨疾如激水旋雙渦注觀
良久三歎息爲官爲私理則那戕伐固皆爾儔類
崇朝百勝何足多磔毛啄血供一笑誰當與爾同
痒疴瞥然一敗竟狙臨爭如朱鷺傳饒歌田中偃
鼠飫草實川令同鼠化爲馬即鵲也徐行不避虞人羅乃知羽

翼反爲累嗚呼奈此微生何

送高少司寇念東子假歸

書師昔貌柴桑翁千人傳羨聲雷同先生箕踞振
長嘯鸞鳩豈識南海風自言身是烟霞質魂夢何
曾暫相失鬱鬱天台松莽蒼梧雲枕中洞天三
十六縱橫路向華胥分清禁迢迢屢召見題詩
日滿披香殿飄蕭素髮隨風揚侍衛驚看一至尊
美西壇八月方度禱三日清齋跡如掃紫陌俄聞
歎息聲驪駒已首淄川道海門日出生紅潮鼉鼉
出沒沙燕驕獨上蓬萊吹紫簫青天忽斷虹霓橋
昨日滿前列杙械朝來惟見青山靄掃除法律拔
丹經松間洗耳聽竿籟野人初過黃金臺荆高憑
弔吟且哀當時伯樂未一顧胡爲揚眉抵掌許我
騰驤材祇今燒剔羈馮就銜轡鳳臆龍鬚安在哉
眼看神龍縱超越轉愁早櫪終塵埃離筵欲撤休
徘徊與君促膝俱引滿携手同歌歸去來

送屠尹和任扶溝

今上龍飛之二載汝身已上青雲衢九載南宮始相
見驚人尙作驍驍駒適文麗藻滿人耳爛熳爭收
滄海珠老蚌棄擲竟何用依然閉口沈泥塗今年

似得殊常喜中州俄館百里符姑射仙人冰雪膚
居然鹽米操中厨邇來循吏翻爲鼎斯言堪下
彤墀淚何人駕馭騰驤材坐使詭術復竊轡太府
新書盛版圖中原與草狗魍魎自從軍書過荒服
不道列星應郎位居生屠生力不能取萬戶封區
區鉛槧真雕蟲桑陰童子守馴雉何如射弋鳴桑
弓但嗟所號爲赤子鵲衣鴒而難爲容秋禾糴盡
輸夏稅書生豈解愁年豐願君作吏如老農君不
見漢代循良受上賞麒麟何必皆邊功

新水行

樂園集卷二

十七

河干夜雪寒太酷兩岸嚴風折喬木千人新水水
亂開龍鼠下徙鮫人哭荒鷄聲斷聞鏡吹舳舻衝
尾相壓蹙紅旗獵獵拂雪乾朱雀蒼龍耀雙燭昔
到炎荒供豆莖黃茅萬里雲煇煇弓撥矢鈞鼓聲
死但怨義和滯南陸豈知天伐垂東南玄蠡赤蟻
猶在目恨無膂力操戈鋌敢受瘡痍飽鞭扑東方
日出傳朝餐停船翻受篙師辱熊膳牛腍東不肥
爭向南村求鴈鶩南村婦子輕室家歲拾橡栗採
野穀朝來鳥雀盈墻頭遲迴恐是逃亡屋

上元行

足歲始令
民間放燈

燕山雨雪連春冬入春旬日猶朔風雪花作團大
如斗風吹一夜天街空天子臨軒賜游衍九衢
應詔誰兒童大作燭龍細花發咸池夜半燒霞紅
昔侍宸幄觀衆伎白狐人立追元熊黃矢一加
走且拜蛾眉細管來瑛宮自從攝提罷百戲坐憂
兵甲傷春農日邊侏儒餓欲死相將南下如秋遠
南中高牙屹林立燕歌齊舞羞雷同美酒厭飲不
成醉何如秬鬯酬勲庸容臺小臣不知事起看河
漢心機機門前喧聒夜還夜枕上惟聞長樂鐘

陪李少司馬望石花下飲戲贈

樂園集卷二

十六

之罘東出滄海高山田戶多松醪王孫不歸今
幾載空林夜夜悲猿狖脂車秣馬行未得往往稅
駕來衡阜拔劍起舞歌都護坐看萬國皆旌旄路
鼓賁鼓竟安在鼎鼎對簿同秋曹司馬端
任緝逃神山嶺
最良自苦豈有戴粒稱巨麓豐臺三月花滿眼朝
來穀雨何刁騷十步一休五步轉酒鱗赴吻如波
濤雙槍陰濃日正午天風臥聽雲林琰落蒞幡幡
入懷袖游蜂冉冉投顛毛北來少年獸錦袍平原
獵罷揮鸞刀大呼先生樂復樂何人知爾心鬱陶

十二研歌贈汪蛟門

舍人側儻才無敵自詩紅顏富聲色蛟門自序三

書行年三十不稱意短詠微吟轉悽惻昨來搜得

十二研傳語傾朝皆嘖嘖騎馬就君賀且問啞然

逆指華胥國靈風吹霧指青冥松杉颯颯巖谷黑

滑如波濤光雷電禹鑿神功總難測鸛鶴之眼重

圓暈羅紋精瑩無頑惡公然抱持還敵廬山鬼含

恥惜不得我聞玉硯冬常溫絲綸挾纈出宸極

小臣橐筆人所輕授簡何曾置君側璇宮夜織

皇娥來君華焚焚美人隔平生所好時入夢拉查

猶堪快胸臆胡為得此如百朋俛首摧眉事雕刻

樂園集卷二

七

大雅榛蕪期砥柱崑崙欲蹶滄溟窄自從風烟起

七澤市兒躍馬風生版丈夫書纔記姓名十二皆

穿竟何益

聽董樵談海市有述

董樵久居蛟蜃鄉飽看海市頭顧蒼北來碣石侈

天口頓令座客神洋洋蓬萊傑閣倚千仞空明四

盡無遐荒龜曉久消乍蒙昧天輪膠反如簌揚大

舸連檣蔽空下黃頭擊汰皆戎喪旌竿林立間龍

盾屹如烽檣蟠城隍觀者欲走旋脫壞崩雲屑雨

迴清光島石孽裂漸盈丈就中竊窺開芝房天窓

綺疏射朝霽階前雙樹枇杷黃我語董生未為怪

人間萬事殊譁張塵埃野馬圍大塊誰盤混沌災

中央層城華屋劇此梗旅獒白雉誇殊方皮島大

星隕如斗偏裨斷養翻侯王天吳見此應未省那

從遠矚窮毫火神山跬步不可接安期一逝成荒

唐雲車風馬有何意徒與塵世逐秕糠從來海市

依近島祇疑芥子浮坳堂安得巨靈為鑿豈滄波

萬古空茫茫

喜李天生至都賦贈

華嶽西上蓮峰高山危徑絕愁懸孫松檜無風夜

樂園集卷二

七

滾吼恍疑大海生波濤再來塵界厭凡響時聞人

籟思騰逃君才橫絕世莫止揮斥豈顧三輔豪月

營入極帳千古五更臥被聞攪搔小言詹詹恒不

省有如鼉咳驚蒲牢長安伏雨泥沒馬秋蘭當戶

纏蓬蒿朝來為君自鋤理掃除不使寒蟲號憶昔

漢廷開虎觀吏治猶從經術操書策稠濁漸齒莽

祇餘螻蛄爭秋毫尋源不睹星宿海却指崑崙欺

我曹怪君疏通畧文字灑然冥契神相遭自度蓬

萊水清淺片言隻語皆雲璈文章小技等附贅珍

惜亦似綏山桃為君大笑且屢舞轉愁時輩生嘲

嘈明朝雨霽殘暑退相與跨馬行東皋

九月十日子綸邀同人泛舟東河醉歌

我生隨地逢重陽放船獨數金陵快江心枕樓一
丈高坐見洪濤納千派赤波萬頃連扶桑突立江
脉向天拜爛醉豈知津吏迎狂呼每犯舟人戒白
從都市飽塵鞅常憶秋空浮沆瀣故人持節來東
河衙前綠水添澎湃鏗金伐鼓羅衆賓短詠微吟
出官廨昨宵雨阻龍山飲曉雲散落如崩壤游魚
潑刺跳相濺菊花細瑣沿村賣金臺已平馬骨朽
當杯豈暇論興敗慶豐開水爭須曳煦沫旋渦轉
幽怪人生富貴會有涯摧眉折腰天所械嶺上松
筠常自寒空中鵬鶚誰能鍛何時携手三山巔下
瞰神州似織芥

秦以御應武科不第歌以送之

秦生昔來遊帝都廉賸履屨行揜觚游內新詩
每在口朝華夕秀爭敷腴今來意氣凌九衢稜稜
眉彩鬚鬚中樞府前調駿馬犀渠玉劍纓曼胡
南方雄虺流毒猷我曹豈得就文儒聞鷄起舞良
可哂聊爲渤澥添雙鳧甘泉提書日三至策勲已
滿麒麟圖旌旗颺裂鞞鼓啞駑駘不使同馳驅三

載懸科第壯上與臺廝養何所無燕角之弓刻蒿
矢從天飄落如投壺猿臂引滿惜不發道旁識者
常嗟吁燕領封侯亦有命強探虎子何其愚宣武
門邊霜葉枯城樓噉噉啼夜烏與君歷落望星斗
夜濺醉臥黃公壚

題吳園次年譜

東周已來工樂府二千餘載推延陵文孫頗窮銖
黍妙殘編坐使雲霞蒸少年橐筆直金殿清姿照
耀龍池水宮懸新譜數稱旨退朝往往持綵綸
竹西酒肆雜市僧出郭數武聞喧騰酒闌和跣行
六博庵中群指吳吳興幾年爲守貧且寡獨餘勝
蹟誇友朋震湖泮游豁胸次何山窮窺藏眉稜自
從昌黎變俳偶三唐與府無人登丈夫鬱鬱聊復
爾沈酣已任流俗憎咸英韶護豈難作下士大笑
如蒼蠅爲君作歌發遙慨千載何人同伏膺

梁氏園對酒歌

長安四月花如雪水館山窗迴無熱堂上華筵簫
鼓陳梁園上客多人傑四簾遠對蓬萊宮西山佳
氣來青葱嘶風驕馬何曾歇入座新詩各不同更
燒絳蠟垂簾坐歌扇舞衣飄婀娜乍看晴雲水面

飛忽聽涼雨尊前墮入夜霏微風滿天酒酣耳熱
重流連願君搏菰且停手爲君更進珊瑚鞭君不
見漢家侏儒飽欲死翻笑金門可憐子又不見山
中松桂生幽香誰甘藜藿輕侯王丈夫窮達各有
道安能逐隊無短長南飛黃鵠北飛燕明朝別思
分鄉縣但使生前多令名何必陌頭數相見

臨清池行并序

邑有田夫溺泗水死婦宋氏將
殉之家人防之率夜不寐婦徐曰奚此之
爲我死終當于水耳其家去泗水遠復無

樂園集卷二

圭

井人以爲誰也逾日失所在遍求弗得後
于門前灣池中見其帶已畢命數日矣池
水深纔二尺耳婦蒲伏懷大石故得死焉
及出見其自衣至裳暨足履皆以線密屬
之觀者如堵咸嘆有禮時年二十有
康熙丁巳月日也爲作臨清池行

臨清池孤鸞照影悲今夕丈夫昔懷沙妾有支機
石君流波妾止水止水曾無三尺深蕭蕭冥冥依
于蒲葦流波湯湯東流到海豈復有還時海童邀
路來呼之巫陽下招肅彼靈旗于萬斯年大浸稽

天此水泓然

送徐方虎假旋兼寄孫叱曙

御水橋南識方虎觀看彩筆凌鸚鵡門邊車馬空
紛紜獨把詩篇守環堵絕足終刷幽并夜孤騫始
免鶴鴒侮玉堂美人相映立飄蕭自覺風稜古昨
來騎馬趨瀛洲雨漲方塘蘆荻秋震湖八月望如
海歸心已逐南雲流橘柚離披映高岸鳬鷺散亂
隨行舟人生何似故鄉好誰令理掉翻百憂貧困
幾人曾折節頻年感舊常幽咽楚澤行吟鷓鴣鳴
蘆江宿草車輪絕燈前夜雨風蕭蕭駟歌未唱唾
壺缺碧山學士如和訊爲道還如乍離別

樂園集卷二

圭

江南詞

江南春色遠遠見大江流江流無停意春色安可
留沙棠之舟泛城郭舟上紛紛雜花落不見其人
空渺然日暮芳洲寒杜若

題孔四別業

神仙中人住何處茅堂面面三株樹白雲相逐東
山來洞戶玲瓏旋不去庭前秋水明玉砂一曲參
差月欲斜青鳥雙飛來啄我金粟花三山鸞鶴不
可致且欲因之弄紫霞

送程周量之桂林

昔別萊陽荔裳氏，蠶叢杳渺巫峽長。君今出守八千里，廟謨無乃勤遐荒。仙才有數生非偶，總角綴文如老蒼。驂騑作駒逢伯樂，誰分垂耳游康莊。校文不入天錄閣，持籌漫逐尚書郎。蠻繳烽煙今乍息，坐鎮者誰漢職方。桂林風日如鄉土，願君對此神洋洋。青螺拔地幾千仞，仙吏翩翩乘五羊。庭中翡翠驕憐羽，署外藤蘿遠共香。四海誅求殊未已，作郡豈必股肱良。憂時倘作鮫人淚，願逐珊瑚達上方。

樂圃集卷二

圭

十子詩畧

樂圃集

曲阜 顏光敏

五言律

次衛河

莽莽衛河濱，孤城對古津。風沙連塞地，鞍馬去鄉人。日落帆前樹，煙含廟口春。客心從此異，忍見柳條新。

送客

舊許同羈旅，胡爲此送君。望中三輔道，別後萬重雲。濁酒移燈勸，寒溪入夜聞。夢中驚塞鴈，已似久離羣。

離羣

西疇

西疇觀穫罷，酌酒對林泉。細草聊成坐，寒蟬任自旋。星明初見影，雲薄漸行高。常怪劉伶醉，終知有酒家。

早秋

南威忽已霽，好雨靜高天。野曠千峯起，秋生一葉懸。山棠驚宿鳥，野寺急鳴蟬。賴有清溪竹，盤餐上小船。

西祖章皇帝輓詩

六首

海嶽春暉變鳴鐘警百僚尚疑人日宴誰信鼎湖
遙列炬寒溪殿平靈失大招禁城千萬樹一夜盡
冰條是時樹上
冰絲盈寸

珠浦應全入銅梁復若何轉側愁瘴癘迎 詔想
絃歌虎帳宮屯肅龍荒苦霧多雲臺諸將在忍淚
向山河

數石炎荒賚謳歌微 九開輪臺知過舉部屋見
新恩銀海朱裳舞龍帷終燭昏野人陳麥飯痛哭
徧山村

憶過黃花口親封隧道旋長憐亡國恨屢問史臣

集圖集卷三

編上每論史臣
愍帝非亡國君淚接冰天外神歸綵仗前 皇

宸虛寶錄遺事正須傳

七日傳柑節龍髯去已遙無由知綺素尚擬聽簫

韶曉月金根格春風壁水橋庚子正月 親祀文
廟臣爲太學生獲觀

微臣曾伏謁霑灑恨雲霄

獄濱陪雙闕桐圭典六軍寧惟尊 國柄兼欲保

元勲負展嗟多難垂簾舊不開協恭思獻納遙望

列星文

柴門

柴門無暑氣清興發今朝山雨乍連夜溪流初斷

橋林田爭乳雀風柳厭鳴蜩便擬褰裳去輕泥漲
未消

雨後

斷雲歸駿獵山濤繞紆盤谷樹交叢濕春陽守薄
寒懷人登草閣洗藥逐起離珍重桃花發今年此
地看

秋日

遠遊殊未暇墟里重盤桓野水經秋亂空庭落果
殘釣魚呼小豎把酒戒初寒菊藥垂垂結還應歲
暮看

集圖集卷三

過奎泉

半綿春草色寒食滿天涯亂水鳴孤激高城落片
鴉輝輝波動日纂纂樹交花幽意何時愜前林暮
景斜

再過奎泉

野圃經旬變原花到眼稀但籬巢翡翠溪女惜舊
薇沙岸蘋初漲晴絲卷不飛重將歌管醉莫惜典
春衣

遊鄒嶂山 八首

岱嶽遺神秀名山倚太虛居人迷洞壑官路隱樵

漁山如累卵。劫火無秦篆。仙踪有素書。近傳有

步上高崖不見所。我來忒幽討。風雨定何如。

迎導喜無客。招尋惟有山。路危穿窈窕。力倦俯潺湲。藥草頻須斫。籃輿好是閒。兒童相顧笑。三月未

應還。

曉日間殘雨。歸雲收岱宗。開門臨瀑布。晞髮倚長松。嶼遠紅猶在。樓高翠轉濃。明朝尋舊跡。應被野

苔封。

杳靄疑天近。盤迴惜路窮。蒼山忽墮地。白日迴臨空。目眩龍蛇窟。身憑鶴鶴風。浮生隨浩劫。耻與衆

樂園集卷三

四

人同。

忽望闌干峻。瓊臺象外幽。崖從青帝闢。人爲紫芝留。倒影懸珠塔。浮光結海樓。晚來發長嘯。便擬過

滄洲。

絕巘餘亭古。羣遊引興新。鐘聲山向午。日氣水浮春。坐愛薔薇發。行憐翡翠馴。青陽看已暮。采擷更

何人。

阻水因成憩。沿流稍出村。潈沕浮樹杪。娟潔洗雲根。款款風中蝶。垂垂壁上猿。祇愁靈境閉。無計覓

花源。

淹留真自哂。君至若前期。想三先儘有花畱賞寧
辭酒更隨石。鐘朝自叩。湖中隱樓笛夜同吹他口
憐芳草。空山復對誰。

早夏二首

忽忽春光晏。迤迤夏木陰。虛堂兒女夢。遠客歲時心。高館繁朱果。蟲絲上素琴。還憑春酒絳。一慰短長吟。

綠岸開芳圃。低空度夏雲。沙禽驚更落。江雨斷還聞。早蕨青苞出。初菱細角分。冷然臨靜夜。離思故紛紛。

樂園集卷三

五

過虎崖道人故莊二首

虎崖人已沒。故宅尚餘悲。丹竈紫新網。巖松折舊枝。哀猿依戶宿。驚隼抱巢危。風杳空帷掩。溪風盡日吹。

重來如昨日。相望在山椒。倦馬投門巷。春風長藥苗。市亭悲寂歷。瀛海信飄緲。舊侍雙童在。晴暄自采樵。

劇雨

山農迎麥候。凍雨日紛紛。齊魯重陰合。乾坤遠電分。轟聲燈下山。人語夜溪聞。百慮蒼茫裏。空知念

故羣

七月一日作

初螢纔照夜。淺巷得涼颺。藥裏經時曉。庭榴對面
重天高。雲去盡。樓靜月來遲。漸有商歌發。漢憑闕
酒卮。

中秋

青人動彩虹。月出海門東。秋色晴搖樹。江聲夜起
鴻輪高。看漸小。煙盡望逾空。故國愁千里。清光永
夜同。

出郭

樂圖集卷三

六

烟厭山城僻。新看水榭重。郊煙圍嶺路。日氣抱原
松。綠重樽仍滿。黃多菊易逢。柴門尋未得。遠寺已
昏鐘。

村居同家兄作

僻地慚高隱。多愁念歲時。秋容經雨盡。顏色到山
遲。起舞憑誰促。狂吟且自怡。更餘同跨馬。莽莽向
空陵。

郊城

去國今何許。鄉關淚眼中。水吞淮口北。天盡馬陵
東。春米煩鄰老。縫衣試小童。相看饒笑樂。不敢怨

途窮

雪

四更雨聲絕。莽莽麗正湖。夜色去何早。朝山看漸
無。村墟圍戍火。浦澈守橋烏。不見戴安道。遙憐清
思孤。

有感

殊方猶戰鬪。歲晏且飄零。飽粟山柯發。兵前塞柳
青。霧濺連積水。夜久出妖星。萬慮空搔首。淒涼戶
早扃。

雨中有懷

樂圖集卷三

七

朝雨寒仍在。春雲黯不歸。情憐三載別。夢到五湖
稀。對酒花空發。無書鴈只飛。何時親鼓棹。遙把故
人衣。

漫興

野曠渾連水。人閒屢出遊。無端芳草歇。總作故鄉
愁。池淺蓮衣落。園深柿葉秋。兒童不相問。爭弄倚
灘舟。

齊川

慘澹齊川道。荒雞促曉程。山高樓水氣。石淺過水
聲。羽獵心猶壯。悲歌氣漸平。故園兄弟好。春至約

同耕

秋日歸西溪二首

別時收隴麥。歸去薦園桃。伏檻看征馬。謀生有濁醪。魚稀垂釣久。水落閉門高。戲問東菑客。辛勤負汝曹。

炎天雨斷絕。遂及鴈來時。西閣書仍廢。東臯醉不辭。采茶安歲儉。愛菊願秋遲。尚想柴桑老。幽懷許爾知。

將歸

客睡醒何早。鄉心望轉迷。月高喧歷馬。風遠應村

樂園集卷三

八

雞。醉恐鄰人厭。詩從僕子題。高堂應少寐。敢謂久羈棲。

自西溪來觀西園菊二首

遠澗晴沙白。高天落木黃。甲棲客懶性。幽夢怯晨光。種藥知秋暖。攤書覺晝長。似聞花爛熳。忽憶酒顛狂。

昨誦新詩好。能忘對菊花。幽光幽素壁。夜色起明霞。覓酒煩鄰媼。烹魚想釣槎。秋蜂太無賴。日向西家。

洛關

鼓角嚴更後。星河罷酒餘。窓中洛水動。樓外紫山虛。撫劍身何往。還家夢已疎。燈明殊不寐。屢檢故人書。

房氏馬

何處憐神駿。房家好弟兄。幸分天子廐。肯向衆人鳴。金埒游塵遠。春郊細草平。玉鞭如可試。吾欲賦西征。

蘇季子故里

七雄爭愛客。尚有敝貂裘。洛邑征車返。函關鬻氣收。駉奢張樂飲。慘澹負書遊。富貴焉常保。終貽故

樂園集卷三

九

里羞。

寓慈仁寺

不信春光好。羈棲倍憶家。客還仍獨酌。夢斷復天涯。鳥靜仙壇午。蜂喧佛國花。自憐儂曼仙。何苦戀京華。

直宿東閣曉起作

伏枕香爐在。開窓御柳斜。地深遲見日。天近早舒霞。綺樹交宮燕。紅橋漲玉沙。君恩容緩步。不敢負年華。

沈康臣見過同作

之子來何晚。幽懷滿薜蘿。涼知花界近。閒覺鳥聲多。賀監猶耽祿。梁鴻久放歌。誰能論世事。爛醉共婆娑。

南苑扈從恭賦 八首

先皇開靈囿。閱武近朝端。野曠琳宮小。年深御柳寒。角聲齊萬馬。燭影送千官。應念繁霜露。雲霄降看。

人夜浮煙歛。當空大角明。天門開八駿。仙樂靜連營。風問司農稼。新揚武校兵。似聞原隰改。無乃軫皇情。

樂園集卷三

凌晨分羽衛。豹尾立南岡。開闔因羣力。威靈出大黃。擊鮮張繡幕。洗馬宴廻塘。一片天營月。歡娛殊未央。

元輔陪宸幄。連鑣上御堤。老猶衝鳥過。恩許控弦齊。粵海消炎瘴。峽峒厭鼓鼙。應知神武在不擬問磻溪。

數有封章入。俄傳綵仗移。瞻雲過大麓。逐日向瑤池。講上鷹常怒。筵前山每通。萬方清晏事。獨有近臣知。

不諱書生懶。淹留竟日閒。夕風吹野水。秋色下遙

山樹密移茵。就涉暄脫屣。還幾年燕市客。今在舞雩間。

尚想西清署。開軒受好風。秋聲中夜至。月色故園同。列帳飄螢火。荒原聒草蟲。高堂勞夢寐。猶在掖門東。

自是乘時令。非同漢武巡。還愁龍塞雪。或接鳳輿塵。問寢重幃曉。垂衣萬國春。聖朝無賤士。誰定何人。

將去金陵漫成 七首

開地營茅閣。署後構小竹閣而江山焚香坐翠微。江昏知雪

樂園集卷三

重燈亂覺星稀。薄祿心仍系名山。賞更遠。羣山諸勝未及往官梅溪造次著意促人歸。

磯頭新雨漲。西港始容舸。江漢來詞客。兒童習水曹。晴巖垂路細。風岸落花高。泗曲還乘興。輕舟自學操。

羣山行忽斷。雙闕俯江城。靈籟生幽樹。飛泉聒太清。眠從埕影轉。坐待海門晴。却憶春蘿月。酣歌望玉京。

名園遙環水。終中承園林叢篁總映籬。荷翻魚戲久。谷靜鳥聲遲。晚墮山公馬。晨陪謝傅棋。夢魂來未得。

爲有故園期

飄泊江南燕雙飛到野航華堂嫌附熱海國飽經霜
浦草遙侵郭村花稍出牆蓬窓來往便更徒讀
書牀

竟歲滄江臥征帆不可從去應留杜少陵及采芝
蓉紅近蓬萊日青環禁苑峯垂鞭經古寺還撫

六朝松

近有西湖信兼懷越水遙時家叔父鏡歌疑去經

金柝想前霄屈氣山浮浦雷聲海上潮壯遊堪浪
迹或恐滯還鑣

樂園集卷三

七

集席九叔齋得江字

高會車輪集空堂燭影雙冬溫猶釀雪月近早臨
窓幽興開書帙餘酣俯石涼他時憐靜夜迴首憶
刊江

庚申除夕寓學山園

名園宜幽賞辛盤願頗違春隨天浩浩愁與霧霏
霏遲草榮新變園蜂暖乍飛長看慈母線未忍換
征衣

其二

連夜雨淅淅溪山一倍深亭寒消宿酒鄉夢戀重

衾香藹莫江樹寒涼潤水吟梅花無意緒還欲滯
歸心

其三

暗壑歸雲起空潭夕氣澄野禽窺捲幔松鼠避張
燈捷足真何補低眉幸未曾名山遊喜徧迴首鬱
峻嶒

其四

未斷鯨鰲足難消嶺海峯天厨閒戒膳戚里憶鳴
鏡雙闕雲煙隔三年拜跪情慚恩無寸補何用祝
華封

樂園集卷三

七

其五

憶共椒花夕開帆越水高身常依藥餌性久狎風
濤歲月銷三逕文章付二毛遙知良夜醉南望首
頻搔

其六

兩兄稀見面三載復離居海國鴻難到燕臺歲易
除稱觴頌玉醴佐饌得江魚綵服聊行樂愁懷莫
浪書

其七

獨擁書連屋誰知客去家在吟鶯懶嘯深坐愛燈

花三婦歌常艷羣兒晚更譁眼看雙髻改猶自賤
年華

其八

握手金陵別年來各素冠心傷騏驎老影對鵝鴒
寒文采工何益風塵道轉難他時同守歲應只在
長安

正月五日登北山

蒼天殊汎愛首歲許登臨陰雨連日至霽色浮城
起山容向夕深行舟嫌密樹游女問鳴禽倘憶天
台藥仙踪定可尋

樂園集卷三

十四

張梅園齋譙集得岑字

近郭開芳譙驚雷起遠岑燭邊佳節駐簾外旅愁
深旨酒嫌頻酌新詩喜互吟他鄉逢故舊肯受旅
愁侵

集張帶三齋得濃字

冒雨寧辭醉當歌豈再逢燭憐春夜短酒愛異鄉
濃霽色明雙堦離愁黯九峯尊鱸何足羨知已在
吳淞

題趙雙白春耕圖

炎荒戈未息詞客老江關村徑連雲海禽聲擬故

山野橋驅犢過春雨荷鋤還隴上遺經在猶傳到
百蠻

徐方虎邀同黃伯和吳赤一孫叱瞻泛舟西

湖得尊字

把樽當何往湖山四面新漁歌風向夕草色雨留
春弄沫頻移影含情罷采尊龍池他日會迴首惜
芳晨

風夢滿京塵連宵泗水津夏雲早秋色歸客似離
人驛路繁黃鳥龍池足白蘋難將兩承諾不換一

樂園集卷三

十五

重綸

十子詩畧 樂圖集

山阜 顏光敏

五言排律

婁桑

婁桑悲帝子洒落竟誰傳地利蟠巴蜀兵聲蹴薊
燕圖窮天漠語氣盡武侯年古道沙昏裏荒祠麥
秀邊春雷燒古木暮鳥噪空烟想像精靈地悲風
爲颯然

張桓侯祠

慘澹乘時畧將軍祇報恩君臣留漢室兄弟老荆

樂圖集卷四

門派斯雄圖歌名愬國士存烟塵昏絕域廟祀尚
中原鳥啄松鱗盡狐遊露井喧南魂招未得流恨

滿丘園

奉送大宗伯真定公歸里

不羨綸扉召恒山有敞廬嘉謨先鑄鼎浩氣久凌
虛邊微烽煙靜春臺象緯舒 皇躬遲緩冕上時未
親臣分合樵漁肯續靈均賦長焚樂毅書萬方霖
雨切翹首奉安車

恭侍 臨雍有作

一代文明會 冲皇正御天光華弘日月開闔應

坤乾 濟哲方親政 神靈卽拓邊命長凝木火

威早息戈鋌訪道從箕子尊師得伏虔三雍歡蒞
止萬國望陶甄廟貌新丹雘宮牆滿紫綳菁莪穿
草嫩鳥篆印苔鮮古柏猶含雪穠花已泛泉元辰
惟首夏盛典及豐年降輦標星外張帷幄沼前分
行高蠟炬緩步裊爐烟曉露霑堦冷晴霞映殿妍
溫恭初執爵肅靜不鳴鞭羽樹非干戚蘋香只豆
邊聰明闢黃耳唱嘆得朱絃子弟橋門立彝倫

斧戾懸向方頻授几祭酒坐橫編義卦陳三畫虞
書盡一篇典謨垂琬琰圖象合方圓顧問 龍顏

樂圖集卷四

喜登歌鸞羽聯 衰衣親教授 鑾駕欲流連協
律韶和作句臚 大訓宣儒生期電勉國老待周
旋 欵語徵臣洽 隆恩博士偏舍人叨侍從家
學愧高堅復聖難繩武衰成但比肩階東隨象舞
堂下逐貂蟬洙泗遺言在簞瓢素業傳願陪矇瞍
奏長拱 聖明筵

益都公晉大司寇喜賦

公望西臺長雄標北海濱談經摧鹿角焚草動龍
麟未果抽簪興新陪曳履晨文昌開貫索少昊洗
秋旻漢法章何簡圖扉草不春徒傳書牘狡誰威

下車仁雷電開黃道陽和山 紫宸 聖朝致刑
措更與萬方新

恭侍 籍田有作

古帝勤耕稼 皇及歲時齋心因黍稷返朴在
享天地脉神阜動陽和太史知先農頻俎豆沃野
卽耘春雨霽煙光暖水開日色遲桃含千片雪柳
吐萬年絲紫燕迎仙仗蒼龍出玉堦爐香佳氣繞
扇影彩雲移水旱憂糧食春秋厯 孝思三推扶
紺耒九陌望青旗父老帷宮拜臣僚勞酒持會非
鈎盾戲總與 寢園期漢景雕文詔周成載柞詩

樂園集 卷四

三

一人天澤降萬里上膏滋化已昆蟲洽祥應鳳
鳥儀嘉禾歸有道品物荷無私本富民須勸年豐
國所資玉田初舉草金木尚流斯種穰分宮女案
盛屬甸師諸侯從此養百福自今綏景雨還誰怨
薰風况在茲臣微恭御事禮畢敬陳辭終歎慚無
力除壇幸有司蒙 恩似光祿 宋光祿大夫延拜
手向東菑

送謝方山貲 詔江西

羽檄交馳日欣看使節臨安驅無警急迎拜有謳
吟彭蠡新濤壯匡廬積雪侵花穠行冀野麥秀遍

淮陰稍愜探幽賞終傷去國心瘡痍君命賤虎豹
九關淡路足王良策庭無單父琴端憂勞 肝食
晏息愧華簪攬轡懷先哲鳴珂返 禁林鳳毛人
所美更聽紫霄音

伏讀 上諭四地震修省成十四韻

三載辭京輦層霄望獨悲頗聞頻拒邕私喜靖邊
陞上伯慙無狀神鼂敢自移艱難逢 帝怒愚賤
費 皇慈苦憶沅湘阻頻驚簾策吹哀鴻迷霧露
頑鼠逐旌麾豈暇憂黔首惟甘畏赤鰲羽書常獻
捷謠論想持危汲黯心何切京房見已遲登孤須
勝算虎視且遐遺南國收酣戰中原念阻飢農時
田澤澤蠶月女祁祁不美芝三秀爭歌穗兩岐會
看邦本在重與奠坤維

樂園集 卷四

四

過郊城賦呈會稽子藏金夫子八韻

藉甚文章伯風流映海波仙雲郊西遍春草越山
多照乘空滄海垂陰上辟蘿桓榮資獻納原憲憫
蹉跎舊許醇醪醉親知暖律和 深盤紫氣風遠
憶鳴珂綠柳繁天苑丹花覆玉 預思迎瑞雉更
見五雲過

同人秋日讌集分賦得促韻

長夏吟方急清商聽轉繁曾無兼歲智那識百憂
端著意窺人寂關情語夜闌燈前鄉夢少露下客
衣單張幕連郊樹開樽對井欄靜聞原隰聒深訝
別離難塞草三時歇并州九月寒江南砧杵夜空
解憶長安

送王敬修之任墊江

霖雨東溟望干將北斗文乘風千里壯奏政九重
聞白帝秋鴻急黃陵野日曛巴童環種黍焚女善
裁雲卓魯新馳譽臯夔早致君聯翩知有日莫惜
暫離羣

樂園集 卷四

五

十子詩畧 樂園集

曲阜 顏光敏

七言律

懷孔栗如先生

閉門蕭寺晚花殘被酒狂歌拂玉鞍常笑功名嫌
客問每焚騷雅畏人看燕臺木落砧聲早魯甸山
空月色寒十載同遊多倚杖渾頭白髮尚衝冠

喜荆璞伯父歸里

三年浮海嗟爲吏五十還家喜弄孫南陌鋤犁安
野性東山歲月總君恩迎人烏雀驕憐羽近水

樂園集 卷五

長安

長安日日掩雙扉二月輕寒未典衣沈約耽詩身
頗懶桓榮稽古願常遊桃花正擬還家發柳色遙
憐出塞稀南去關山何日到北來鴻雁不須飛

寄吳六益

茱萸良宴惜離羣每見黃花倍憶君北地風煙從
此隔南州鴻雁幾迴聞江天木落悲吳苑海國秋
高接塞雲莫向龍山重載酒清狂誰似孟參軍

過邯鄲作

先祖自邯鄲今歷守河
間敏生三年竟未獲見

平干烽火接皇都。故國空懸戶。左弧巡歲。曾聞封
緇。含飴。遂痛。掩芳。臘枕。戈遺。事傳。秋。獲。唱。血。愁。
容見。盡圖。二十餘年。人代隔。秋霜春雨。夢魂無。

廣平城外園亭

背郭園亭往復迴。到門葵莖落還開。已看黃鳥林
間少。莫笑青娥馬上來。鼓瑟樓臺春寂歷。照眉池
館月徘徊。信陵歸去餘醇酒。午夜酣歌罷舉杯。
已發洛關却寄房梅嶠

春風祖帳柳千條。夾道繁陰酒易消。東望魯門初
日近。南行漳水故人遙。浮雲欲暗相如巷。班馬長
嘶豫讓橋。君亦少年輕萬里。應憐魂夢逐蘭橈。

渡漳河 常侍在境

我昔夢遊漳水濱。桃花樹樹開城闌。今來此地尋
芳草。無那輕舟送遠人。樓前燈暝銅臺路。天際沙
明白馬津。長路關山歸未得。莫將客思惱陽春。

銅雀臺

漳干南望鬱陵嶺。遺構荒涼徧野廐。樵牧浪傳銅
雀瓦。綺羅空守總帷幃。華林幾見嘶邊馬。疑塚何
如起瀾陵。亂世雄才唯才明。復爾不應蒙面說金縢。

鄴城

鄴城風日暫徘徊。榆柳清陰夾道開。沃野北連天
府闕。浮雲西拂太行來。韓陵勒石人何往。洹水懷
瓊歌自哀。七郡分藩從此數。豈應彌望但蒿萊。

次衛輝

淇園蕭瑟接平疇。客路荒涼山頓頓。亂後人烟多
近郭。雨餘竹樹早驚秋。樓臺漫築王孫怨。舟楫空
傳衛女愁。莫向朝歌問耆老。百年遺事早悠悠。

輝縣道中

日日河橋望太行。近城春色晚蒼蒼。路工闢上丹
青落。玉女樓前草木香。金盡朝歌難繫馬。路迷秦
嶺倍思鄉。何當歸載河陽酒。却醉清溪嘉樹旁。

單懷 神似許都

傷城流水各西東。水上浮烟接太空。草色千峰春
雨後。鄉心一路鳥聲中。松楸歷落山公墓。翡翠淒
涼帝子宮。却憶當年歌舞地。不堪吟望落花風。

渡河

急水高灘捲白沙。津樓古道夕陽斜。飄飄舟上迷
鄉土。潦倒河陽怨歲華。萬里忽聞三晉樹。南天遙
墮北邙花。獨憐從此音書斷。那得狂夫不憶家。

洛陽

城關蕭森望洛陽。西來灩澦水湯湯。千山紫翠朝中嶽。萬古歌鐘對北平。故國何人憑險阻。皇天有意問滄桑。可憐買得今祠廟。吳楚蒼生幾戰場。

張茅

驛樹參差隴麥交。微茫一徑是張茅。河流繞地浮三晉。山勢連空結二嶠。雲外旌旗開古戍。洞中烟火出危巢。巖花岸草空經眼。那得他鄉有樂郊。

登靈寶閣

荒城樓閣倚山村。近郭風沙入夜昏。關塞陰陰當萬嶺。星河衰衰下三門。遊梁已謝平臺宴。入趙空

樂園集卷五

四

悲國士恩。日日東歸歸未得。孤城吹角易銷魂。

潼關

連山覓路縱橫斷。粉堞當空結構牢。萬里河流蒲阪動。九天秋色嶽蓮高。燕齊無計撓秦帝。關隴頻聞唱董逃。設險當年結綫。輔廟設觀見紫宸。勞

潼關道中

楊公墓下遠清溪。柳葉桑條翠覆堤。鄉夢自繁河曲外。客愁更在灊陵西。林間黃鳥春無賴。馬首青山望轉迷。縱使新豐賒斗酒。玉壺金管爲誰携。

望華山

潼關西上見嵯峨。路入雲臺佳氣多。萬壑滾松寒白日。三峰積雪照黃河。天鵝曉徹扶桑湧。石馬宵鳴翠輦過。擬向青冥銷永夏。蓮花玉井竟如何。

驪山

千秋遺構悵驪山。磧道遙連百二關。關鎖清泉浮樹杪。逶迤獵火出雲間。青梧月冷嘶驂臥。繡嶺春深鳥雀還。欲向朝元重繫馬。征途愁見野花斑。

雜感三首

北斗城邊萬古愁。五陵佳氣繞皇州。旌旄影動金銀闕。關塞風吹苜蓿秋。銅馬何曾懷帝子。驪山豈

樂園集卷五

五

復笑諸侯。傷心遠道兵戈滿。迴首秦川涕泗流。

楊花雪落晝陰陰。堂下新篁漸作林。懷古久拚違世遠。愁時轉覺閉門深。鳴箏夜促他鄉酒。啼鳥朝聞故國音。渭水秦山餘勝蹟。遠遊人已倦登臨。

秦地高樓五月寒。勞人不寐倚闌干。春歸每擬鄉書到。亂後偏知客路難。三市酒香聊獨往。半床書在好誰看。故園兄弟堪行樂。應傍荷花洗玉盤。

五日

令節驚心獨未歸。榴花無恙照簾幃。侍兒自進消涓酒。燕子何勞故故飛。官舍青山看已倦。高堂白

弔韓淮陰

再望華山

樂圃集

望汴城

荷蘭貢馬恭紀

三子所以作
四子所以起
五子所以興
六子所以成
七子所以治
八子所以亂
九子所以亡
十子所以衰
十一子所以盛
十二子所以衰
十三子所以興
十四子所以治
十五子所以亂
十六子所以亡
十七子所以衰
十八子所以盛
十九子所以衰
二十子所以興

驂駟入塞冀羣空南海新傳使節通玉輦曾無千
里駕典朝自賀萬方同雲霞並映天閑日金石
爭鳴御苑風爲報龍顏應喜溢華陽歸後有邊
功

玉河

戶外春濃紫禁邊。玉河宮殿謫晴煙。沉沉燕子勤
依水。泛泛桃花遠。起船。軟獵空隨沙苑馬。還家已
負汶陽田。誰能不憶鄉園樂。潦倒金門乞俸錢。一

南苑

凌晨羽衛開黃道。照日天營逼翠微。風動爐煙知
輦近。鳥鳴春殿上書稀。調鷹逐隊花驄馬。馴象分
行紫蜀衣。南苑宮中楊柳徧。攀條長得奉恩輝。

晚泛

江頭細雨亂蒹葭。晚日晴開遯物華。陽鷺爭隨船出浦。管絃不放客思家。推窓隱映漁村柳。解纜漂

樂圃集

七

搖野樹花。却笑城闌冠蓋入水邊空對月明斜。

京口

十里荒烟接岸青。金焦疑對兩浮萍。連山北斷汀
樓出。潮水東還海氣腥。機杼並愁鮫室盡。鼓鞀容
向鷺門停。歸舟擬雪蒼生淚。聞說君王不忍聽。

將至揚州懷王阮亭

不肖肯也

江船穩泛桃花水。運道新開瓢子河。瓜步潮生吞
海岸。市橋風轉送漁歌。野殘禾稼愁年肯。路入鄉
關厭夢多。最憶風流竹西在。北征無奈布帆何。

湖上

殘雨歸雲漸作虹。野塘新漲畫船通。重重日影蒲
荷蕩。片片人煙橘柚叢。清聖濁賢頻殢酒。朝南暮
北任祈風。行行漸逼鄉園路。迴首尊鱸夢已空。

獻歲三日同年集飲和沈康臣韻二首

晴雲曉放。帝城春苑柳長條。拂路塵天外。羽書
頻送喜。筵前栢葉轉親人。魚龍百戲何年盛。

上羅綺千家隔歲新。是歲復弛。忽憶從戎江上。

客。羅綺千家隔歲新。是歲復弛。忽憶從戎江上。

九關魚鑰罷趨朝。免朝。鈺火天街夜寂寥。劍佩空

憐宮草軟。笙歌真想玉臺遙。風塵荏苒惟高枕。湖

海清狂托下僚。聞說大酺行令節。是歲始令落梅

穠李更相邀。

送魏子相庶常歸養

上苑花明拂玉珂。曾門秋盡返巖阿。賜衣金殿承
恩淺。捧檄蓬門奈樂何。壯業猶看五車在。親年常
愛寸陰多。他時擬載春壺酒。元伯堂中許更過。

蒙山

曉行陰壑暮層巒。入峽霏衣出峽乾。絕頂驚看西
日在。危樓長對北風寒。松間吟滅燒丹火。竹外聲
香搗藥盤。穩睡不愁雷雨至。野人身已出雲端。

宿蒙山頂

龜蒙遙接泰山阿。石屋荒臺覆薜蘿。斷壑陰森藏
崑崙。孤峰屈注轉明河。丁丁樵響穿林早。謾謾松
澗閉戶多。曉日晴開須望魯。狂吟不嘆手無柯。

別徐原一贊善

燕城南望旅魂驚。太史郵籤促水程。豈有朋尊留
高海色。明兩地登臨餘感慨。含悽不獨故鄉情。

同魯太守謙菴超再遊橫雲山

細林歸路恨雲駢。望裏羣山一帶青。野圃重來春
草合。漁梁乍過晚潮腥。亭陰樹暖龍湫日。竹外風
傳雁塔鈴。今日使君最滿酒。移文翻笑草堂靈。

遊小崑山天晚歸棹不及登陳徵君眉公讀
書臺

面面青峯對綠川。誰從勝地數高賢。徵君婉孌餘
藜榻。有宛孌草堂中太守風流羨酒泉。野寺風花雲
外落。夕陽梅觀鏡中懸。春遊無那韶華迅。几點芙
蓉已暮煙。

小崑山寶奎閣觀

世祖皇帝御書恭賦

樂園集卷五

九

芝花帝捧禁垣中寶墨新瞻日氣騰憶伏橋門親

候歲庚子初祀文廟臣為太學生復觀夢遊仙籙浪呼嵩縹緲萬

軸虛珍殿賜諸臣書神鬼千年守梵宮御書賜耳

筆小臣俱老大臣起臣敏前不堪重對鼎湖弓

李穀可王中周邀汎西湖

綺筵雲幕逐蘭橈湖水新添穀雨朝坐見樓臺移

翠阜忽驚歌管在青霄野尊絲滑春將暮亭柳陰

濃酒易消他日瀛洲陪鳳舸越江迴首故人遙

送周星公使安南

交州萬里靜雲濤魏闕千官寵節旄禹服山川迎

樂園集卷五

十一

太史舜階千羽出春曹鶯花路入南天盡星斗晴

瞻北極高此地乘槎饒盛事承恩今更飲醇醪

送孫子立使安南

炎州佳氣接皇都使節爭傳漢大夫萬里戈鋌

靜雲海九天雨露洗春燕蠻王拜詔兼犀象苦

竹迎旌繞鵬鵠絕域風謠資獻納歸裝不羨日南

珠

送劉价人

五年魂夢逐江雲却憶驪歌手易分燕市寒花初

泛酒小山叢桂早思君南天玉笋環珠網北闕鵷

行有雁羣此去爭傳山吏部閉關休擬醉忝軍

贈浙閩總制李鄴園

中朝碩德重惟鄰蒼玉羣瞻副相巡斗北名高先

節鉞安東量遠裕經綸臨軒曲宴推丹轂蒞講新

編錫紫珍宸眷特優人望慙攬輝暹切觀芳塵

臣後上賜御製

佩有龍淵與漢文清霜湛露滿江濱早吟南國歌

廉叔得近中台御李君趣駕舉帷羣政肅園基火

策捷書聞登臨不倦庾樓賞沅芷湘蘭許共芬浙

近刻來暮歌取漢人歌廉叔度之句

樂園集卷五

十一

壽狼山諾總戎

大角星輝霄漢間廣陵濤外指琅山水犀寧數三

千甲天塹重開百二關絕域烟消來白雉蓬萊日

近駐紅顏謳歌已徹天吳窟莫向安期問大還

丙午三月出游歷邯鄲洛陽入秦中十月乃

還十二月十三日以計偕北上府君

季父伯兄同行至韓馬河聯句為別

間說咸京五月寒况逢臘日向長安馬蹄曉蹴三

冬雪雁字風高十里灘秦嶺燕山迷客夢官梅御

柳待鳴鑾天涯春色來何許多恐明年兩地看

送胡妙山還金陵

南天歸鴈幾宵間
把菊荒庭此送君
令節寧辭燕市酒
離心長望秣陵雲
魚龍波靜遊堪數
林壑秋高迴自分
若向江樓見明月
爲言在客久離羣

送茅于純歸霅上

郭外秋花滿日斑
羽書昨夜入燕關
彌天烽火征人淚
隔院砧聲客子顏
短棹自隨震湖水
小簷應徧道場山
遙知鸞掖書名久
誰許龐公隱不還

樂圃集

卷五

七

十子詩畧

樂圃集

曲阜 顏光敏

五言絕句

山蓀亭

龍藤樹相膠
葉葉藏風雨
山高落日淡
白雲在何

許

峪口

亂石開峪口
陰岑望明星
金天殊有意
更遣嶽蓮

青

桃林坪

樂圃集

卷六

絕巘闢奇芳
春溪見紅萼
天風萬里吹
不向人間落

毛女峰

人傳毛女峰
時聞毛女琴
欲寫泰宮怨
空山多衆

音

希夷峽

高峽飛長虹
遙望能已渴
却怪希夷眠
不畏泉聲

聒

莎蘿坪

路轉山行淡
樹密暝色早
青真多烈風
翻恐嶽蓮

例

春塘曲

春塘波灩灩綠草蝶飛飛含情無一語春水照羅衣

爲愛桃花岸盈盈近碧流迴頭見鵝鵝却轉木蘭舟

題射獵圖

塞馬嘶黃昏方曉生紫俠俯身握寒雪淨洗蓮花劍

豐頤最出羣貂裘錦爲帶抽筋隨雙鵬目射陰山

樂圃集 卷六

外

春詞

新織霧縠窓窈窕延明月明月去復來不應照離

別

燕子掠蟲飛翩翩不知遠君非從軍行何事歸常

晚

朝來刺繡閒遙望長堤下楊柳千萬枝不繫青驄

馬

春山有蝴蝶一翅爲歌扇蝴蝶多輕颺莫障春風

而

高樓閒綺窓且復薰香臥春色何茫茫楊花映天

過

朝見櫻桃子暮見茶蘼花園中多杜宇何不喚天

涯

客從姑胥來曾見客衣絳鳴鞭過酒壚夜宿專諸

巷

君向秦淮行定過桃葉渡桃葉復桃葉桃根在何

處

無題

白紵香空在紅簾月易斜美人則不至獨語向燈

樂圃集 卷六

花

纖月搖人影驚鴉噪井闌夜淡裁錦字應畏剪刀

寒

十子詩畧 樂圖集

曲阜 顏光敏

七言絕句

同黃子厚途中作

二月長安柳色新
故鄉相憶淚沾巾
遙憐薊北鶯花少
不道春光惱殺人

悲沙丘

沙丘池館水西灘
舊國繁華欲見難
春色不來歌舞地
月明淡照隴頭寒

有感

樂圖集 卷七

北郭風沙落日昏
五陵秋草怨王孫
可憐珠履三千客
却道曾無國士恩

宿溪上 二首

路入沙村暑氣收
鷓鴣鴻鴈滿汀洲
疎簾影拂晴川樹
孤月輪生近水樓

五夜淹留白栗灘
啼鳥繞樹惜更殘
千山落月連秋曙
一片鐘聲度水寒

少年行

賣却千金白鼻騮
封侯何必到天涯
腰間七首無人識
且就東鄰屠狗家

秋淡

戶外秋花紅復殷
黃鸝猶自嚙林間
那能對此思春色
不遣青錢沽酒還

子夜歌

弱柳晴花拂玉鞍
當時不解別離難
那知今日看春色
却憶沙場白草寒

非梧飄落滿庭秋
白鴈清砧夜夜愁
莫向高樓望邊塞
星河遙盡隴西頭

昭君曲

一辭宮闕出秦關
長得丹青識舊顏
爲報君王休

樂圖集 卷七

愛惜漢家征戍人還

送朱錫鬯之濟南 在撫署

潞河三月錦帆開
齊魯人烟入望來
夾岸旌旗迎細馬
知君獨上尊連臺

峭湖風景似鴛湖
竹垞遙臨水墅孤
問道參軍能愛酒
百禽爭學叫提壺

攜手河橋悵去塵
歷山遙望柳條春
訟庭尚有南

寇客 時亭林以謫在濟南 莫向燕臺思故人

彭城

彭城煙火山雲中
戲馬臺邊落照紅
上瀨齊鳴河

伯鼓挂帆爭拜大王風

臨淮道中

東塘綠水灌西陀雨歇淮南布數多少婦村頭休嘆息御筵曾謔稱秋歌

大柳驛

大柳山南行且涉朝嵐未散炊烟接遊人不來春草長桑下黃鸝嬌蠶妾

清流關

身騎龍背上青霄路盡峰迴山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風聲直送大江潮

樂園集卷七

三

豐樂亭

滁州無數櫻桃樹豐樂亭陰色可憐山上遊人隨意折纍纍直過使君前

醉翁亭

佳樹幽香山徑中取魚釀酒樂年豐巢由著意逃丘壑未許風流作醉翁

鱗魚

江浦鱗魚人不惜安能活汝送波濤船頭潑刺乘空下猶勝金盤白雪高

渡江

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鯨已散扶桑島却怪神山兩岸行

金陵雜詩

春江薄熱水間腥北渚商羊舞不停明日柳綿須打落高樓靜對萬山青

江干桃李春無主亂藥繁枝誰見開錦石洲前還久立落花或逐晚潮來

南郭浮屠高出霞下窺黃屋如金砂四十門中響空籟吾將獨步青蓮花

樂園集卷七

四

管籥重到長干路轉迷

雞鳴山下蔣侯祠烟火淒涼松檜枝間聞自蟠龍虎勢更無人弔六朝時

簾外星河覺夜晴江濤拍岸旅魂驚明朝試問西江估何似匡廬瀑布聲

桃花水漲江魚肥漁子維舟趁釣磯得錢沽酒旬日醉不知雙漿生苔衣

鏡中樓閣影層層桃葉津頭五夜燈縱使當年羅綺在忍將歌舞對西陵

水部衙前菡萏香翩翩映蝶遶人牀虛窓永日愁

多夢逐兩雙飛望故鄉

湖水纔平南北岸登船交放兩三重人影衣香誰

鎖畧夜淡絲管故從容

牛首棲霞擁百層鄉書每訊幾時登曾探華嶽雙

池水不用倦人萬歲藤

贊禮湖

天雲吹盪內都萬里秋鴻接漢津津國曾無乘

鶴客雙湖獨見採珠人

淮上見龍舟

十里龍船出射湖龍頭首唱擁人呼淮南無浪蒼

樂園集 卷七

生怨却弔于年楚大夫

春詞

紅粉樓中歲月淹江南江北草纖纖送君二月攀

楊柳從此春風不捲簾

題趙武昔小像

畫省僊郎美且都青簾白舫出鴛湖窓中越女皆

纖手今日平原繡得無

題畫

山色蒼涼似剡中石淙秋雨亂流通虛窓遙閉淡

松裏夜夜樓前萬壑風

題茅天石小像

抱膝長吟動四隣松風蘿月太湖濱人間祇有丹

青賞不道髯公最絕倫

題吳赤一小像

茗雪秋風蟹正肥乘槎北去久忘歸江湖釣侶今

多少却怪沙禽夜夜飛

松煙竹翠雨濛濛藜榻翛然向曉風今日相看圖

畫裏開窓疑坐鳥聲中

贈冒辟疆

淮干紫氣接青霄楊柳春通廿四橋常怪仙翁垂

樂園集 卷七

鶴髮揮毫更作廣陵潮

當筵樂府按新聲綺樹繁花雨後明樓上鳳皇齊

度曲不教緱嶺獨吹笙

元夕松江竹枝詞

拾翠探花事事慵新聲自譜徹鳴鐘爭知一片隄

毬席隔斷巫山十二峯

星橋歌吹正繁華隱几焚香對絳紗却怪兒家饒

院宇六街猶見出墻花



丙午三月出游歷邯鄲洛陽入秦中十月乃

還十二月十三日以計偕北上 府君

季父伯兄同行至韓馬河聯句爲別

間說咸京五月寒况逢臘日向長安馬蹄曉蹠三
冬雪雁字風高十里灘秦嶺燕山迷客夢官梅御
柳待鳴鑾天涯春色來何許多恐明年兩地看

失題詩六首

鄒魯接氤氲榮光屬使君政看龔太守名重鮑參
軍美箭南山竹龍泉北斗紋隼旗緹騎繞虎節瓊
園分映愜繁秋稼迎旌起夏雲雉聲行遍野犀照

樂園集補遺

易消氛楚水流仙霞燕臺策舊勳還知三輔外應
得九霄聞

先生昔在蜀山北雕軒寶馬長爲客先生今在泗
水濱玉壺金壘多故人東臯携手聊行樂麟角鳳
角甘寂寞六年混跡托風塵一官寄興存丘壑北
郊雨霽風雲湧賓從雜遝連錢動酒闌踟躕難具
陳聲名舊與丘山重鄭虔好道不辭貧桓榮稽古
終承寵人生何地不用才絃歌曾向子游臺秣馬
魯門紫氣繞移旌濟北春風來且看寶玦莫徘徊
先生宦游氣豪壯錦江玉壘蛾眉上眼前尺土何

必有着鞭更慰蒼生望

冠冕通南國聲華仰大猷名鄰荆楚玉才重濟河
舟王粲輝戎幕羊公允帝求天都蟠豫克郎位出
奎婁魯甸青雲滿湘江紫氣流烏飛迎建華草綠
待鳴騶谷暖三陽麗霜澄一鶚秋聖朝榮四嶽更
擬借前籌

宗門推舊德佳士復殊倫玉樹深霜雨紅蘭迴受
春國應驅駿馬家喜出麒麟挾藻虛前席揚鑣滿
後塵流雲迎旆轉芳草映袍新莫輟龍門棹乘風
有問津

樂園集補遺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堂驛驛開道路雕鸞得風
霜名重衣冠會才高俎豆旁飛騰空海甸秀發照
宮牆聖代金符滿高門玉樹香斗邊占勳氣會見
拂雲長

夜跨茅龍訪玉京睡扶藜杖坐桃笙西臺多爽燕
烏繞南園重開彩鳳鳴湛露頒來玉除酒菊花開
偏石頭城嶠嶠却笑磻溪客猶自垂綸釣巨鯨

此子世畧一二莖葉後而子名次及樂園等目集
中秋點皆由巨孔伯成唐我元主子年先主為莊右
老人長子乳隆已友舉人經使子史廢不研通在右
著述多版行惟是舉諸家解麟信書未竟先主
卒成其業善周官析事二卷藤格館也二卷校刊
春秋地名人名全錄春秋列日食列左圖家求四
傳解行偽夢子序隋劉瓛春秋規通唐憲全春
秋揚徽陳子昂春秋折衷論莊存老人之微波
謝遺書亦元主所刊也身後遺服十午月

為北平翰士齊請之先後凡見四十餘種其微波
謝遺書通德遺書所見錄并孔氏從徑葉底本
由余介介何群所聖太家錄刻多為小宋書
館購服由以由巨孔顯方家抄本多為類
徑伯成元主所之臨錄未奉廟貳似當時故編
葉付梓者日前翰士齊主人又持以冊來言送箱
達檢得以無題記一幸平公為微波謝服書
原價群余、因欲為伯成元主子送也而覽群
屬修下檢習、通似而前見各種全類編書矣

守數使四子無人肯為收拾整存一時一地之
數余頗有志焉微波謝服書政畧并錄、未得少
暇苦如明刊赫擇及鈔本而矣由葉古梅珍稿
類乃為存而先主父子合校喬梓二堂月鉛信對
一時起庭請後、樂園令人遠想不置也

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書于大明湖畔新寓而後
初晴涼生村晚趁時挺筆并退食後、樂院
也 王叔唐

樂圃詩集七卷

山東巡撫
探進本

國朝顏光敏撰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間阜人康熙
丁未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此集爲王士禛
所定板心題曰十子詩畧蓋士禛時去明未遠猶
沿詩社之餘風嘗選商邱宋榮等十人之詩共爲
一編光敏與焉其書十人各爲卷帙不相聯屬板
亦分藏於各家往往別本單行而板心所題則不
能改其總名也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八卷

〔清〕湯斌撰 彭定求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湯潛菴文

集節要八卷》提要

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小序

潛庵先生清修粹德儀刑屹然來撫三吳以修德
易比隆淳古遺愛深長耕夫牧豎猶能頌說不衰
於是學士大夫皆知先生之爲真儒可以明體達
用謂其生居伊洛效法程朱儼在姚文獻許文正
伯仲間也雖然先生之表見於世者如此而欲識
其學所從入與所得力處非讀其書究其指要之
所有則猶涉於循牆捫壁之見而先生之精神面
目吐露幾何哉定求闇弱無能早志於學幸侍先
生几席稍聞謦咳比先生歿受其文集廻環讀之
數年於茲乃信先生之學純明篤實非襲前人之
皮膜樹一己之藩籬者可與同日而語所以表裏
洞徹足爲後生法程也夫學之必宗程朱固家喻
而戶曉也而先生之宗程朱則能力踐乎程朱之
行而會通乎程朱之言程朱之言居敬也窮理也
未嘗不知行一貫博約同歸動靜互攝也相洽相
習於帖括訓詁之徒支分節解脈絡壅閼浸失程
朱之本意至於姚江喟然爲拔本塞源之論揭致
良知以爲宗孜孜教人埽蕩人欲擴充天理則本
體工夫包羅統括

易始知程朱所謂居敬

窮理者初非區爲之塗繫爲之迹正使程朱復生
當必引爲同心之助而議者好爲排擊坐以新學
異門卒之意見沉痾功利潛滋則亦自託於程朱
而實自絕之者矣先生邃資夙稟甫入承明日與
同志切劘正學淡於仕進壯歲抽簪復從孫徵君
先生於百泉之上青燈白雪講習壘壘灼見性天
無少間隔一以躬行心得爲歸絕不拘牽文義競
起戈矛每曰姚江之學反本歸原正以救末流之
弊而特嚴其門人虛見承襲流爲汎洋恣肆致疑
於以儒入禪者此其善學姚江正所以爲善學程

朱子先生集卷小序

二

朱也與程子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
肱樂在其中是即周子無欲故靜之說也先生體
認真切灑然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故
其視蘭臺石室也細旃廣廈也縣牙樹戟而兵刑
錢穀之紛紜也皆鳶之飛魚之躍也極諸毀譽利
害當前不動生我順而殁我寧一逝川之不舍浮
雲之太虛也嗚呼非深於聖學者能之哉今其文
集具在特節其要而錄之非敢僭爲取舍亦曰先
生之言實先生之行也若第以語言文字觀之雖
多亦何取焉用是振綱挈領奉爲箴銘之在側庶

乎從入之塗得力之地瞭然心目由是知先聖先
賢異世同堂又何事羣言之聚訟也與
康熙丁丑仲冬朔後學長洲彭定求謹序

清溪先生集卷小序

王

按先儒書有節要之式自朱子集四子近思錄
梁谿高子輯朱子語續之因名節要近編高子
及蕺山劉子節要者皆遵近思錄條目雙江聶
氏有張南軒先生文集節要則以文之體類序
次芟繁就簡而不復過爲分晰亦曰節其切要
於身心者刻之以便志學之士考焉爾潛菴先
生文集刻自中州未獲流播謹倣南軒節要例
纂爲八卷較原集間有增編不揣管蠡淺陋每
卷略疏其大義如左

卷一序 先生學問淵源特於理學宗傳劉蕺山

先生文錄孫徵君先生文集三序闡發精蘊折衷
至當表揚孝經尤極切摯若誌譜詩文贈送壽賀
諸序立論均關名教不應作文字觀

卷二記 乾清門奏對記事原集列在雜文中今
移冠諸記之首具見先生家修廷獻表裏合一睢
州蘇州二學記嵩陽書院記直與鹿洞鷺湖風規
遙接而衡論古今都係確有根據

卷三書 上孫徵君先生諸書先生孜孜傳習真
修實證至矣荅陸侍御書特爲詆訶姚江者示諸
忠告正先生灼見道體親切處其與友人論學諸

書總係省身克己工夫虛懷集益誠心責善溢於
紙背至於鄉邦利弊指陳侃侃皆練達經濟實學

卷四經史論辨 經史原委浩繁先生篇中論斷
得失剖晰異同瞭如指掌全錄之以備學者多識
之助

卷五語錄 先生語錄原集所載寥寥及得寶君
敏修遊燕日錄鈔本亟爲裒益附以志學會約亦
原集未刊者文清讀書文成傳習此殆兼萃其精
獨進呈學言篇猶未之見或從遊者更有藏稿惜
未能廣爲蒐羅爾

卷六雜著 有道德者之言雖隨處變化靡不同
條共貫茲卷或係敷揚典禮或係引伸書義而孫
徵君先生爲近代儒宗墓文像贊因俱詳錄以明
先生崇重師傳至意家狀中義烈彪炳傍及於告
嶽靈表閭節正氣凜凜均足聳觀悚聽

卷七賦詩 賦體排偶難節先生應制之作與綺
麗浮夸者迥別詩則氣格在唐人盛間渾噩中
時遇澹逸諷詠循環風雅音惟逸其酬應諸什
而已

卷八奏疏告諭 先儒集中奏狀文移無不釐備
先生撫吳二年嘉謨善政不可殫述而原集獨未
蘊載茲僅從友人筆錄中採入奏疏告諭數篇諄
諄以敦崇節儉興行禮讓爲先務期月之間喁喁
向化嗚呼先生往矣凡我吳民曷言甘棠勿之剪
伐盍亦奉此遺言韋絃永佩乎因在集外故列之
終卷非以撫世經綸居著述詞章之後也
康熙戊寅正月旣望彭定求謹識

汪立名

秦來同編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主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一 序

長洲後學彭定求編輯

天都 汪立名

西湖 汪泰來同校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
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
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
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
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能體察
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
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
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
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
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
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爲教之目曰親義別序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
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
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
道喪文敝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
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

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
鉞芥不爽蓋道之大源出於天苟得其本心之同
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異親授受於一
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
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
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
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
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
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其道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天
下國家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
其性謂之王道內外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
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蓋吾
儒傳心之要典也天下同志讀是書無徒作書觀
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爾吾之身天實生
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
全吾性寔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
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寔與堯舜同量而明物
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
地合德而戒謹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

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顏曾
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反而求諸人
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
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
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橫分畛
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陸子曰
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域
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理學宗傳序
龍山劉念臺先生之學至矣程朱以來體道之精
未有過焉者也蓋嘗論之濂溪得孔孟之傳其說
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
極此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
爲易流於禪吾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
天之心也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
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易
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隱
微多疚人品偽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偽學孔孟
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

學者敬以直內爲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爲己物豫章延平師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訓詁泛濫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龍溪四無之說出益洸洋恣肆縱橫自如儒佛之藩籬盡撤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憲顧端文以性善之說救

湯先生遺集卷之十一

四

之夫儒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孟之真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塗同歸如顏曾爲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僞其所爲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游其學以慎獨爲宗於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爲要擇取

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於寂寞凝一中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寧人見爲迂濶而不敢貶道以從時寧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默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其語

湯先生遺集卷之十一

五

門人曰曾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微達性之學至是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愿僞學依違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爲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斌慨聖道失真微言將墜故不禁娓娓言之

戴山劉先生文集序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

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躬行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天啓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衆旂鳩衆仗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徵書屢賁堅辭不應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

卷之二

六

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情容對友譚學兩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

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當草昧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

容城孫先生文集序

孝經箋註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耿逸菴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古昔盛時人重倫常敦仁讓故風俗朴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輒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曰親師取友爲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爲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一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爲人不至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

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
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奚暇雕繪浮藻
馳求聲譽乎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
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
事君不忠非孝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
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
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
斂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
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喻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
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為未盡也

湯清先生書卷之二

孝

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
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
是矣一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
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
代與孝經易知序

從來言道德者必推濂洛關閩五先生中濂洛伊
川未登進士明代理學推薛王陳胡四先生而白
沙敬齋亦未登進士可見甲第者特士子致主行
道之階而非所恃以不朽者也王文成良知得於

真修真悟當其折權黨於方熾定大變於呼吸無
非良知之妙用羽書旁午講書不輟是豈勉強者
能之乎彼山農汝元之徒剽竊影響張皇自恣卒
來世人之譏夫文成平生行事皆可對之天地後
之人果能彷彿萬一焉否也賀王叔平進士序

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
真文章若徒剽竊模擬雖窮極工巧終為陳腐歸
於漸盡泯滅而已譬之草木種種華實各不相肖
皆含造化之生氣剪綵為之何足貴也富貴爵祿
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少若天所

湯清先生書卷之二

九

不甚愛惜獨於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享高爵
厚祿聲勢赫奕足以震動一世而求一言之幾於
道者無有也唐成齋制藝序

竊謂學者為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
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
春華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
者湛深經術不為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
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為淫靡綺
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
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

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楊雄之倫
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與宋儒以退之爲文
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始以此與黃庭表

集序

尚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
千古論詩之宗也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吾
所推重獨靖節少陵耳靖節貞懷高寄簞瓢晏如
蓋置身義皇以上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間關
氣稜曾無虛日而忠愛纏綿感時憂國一飯一吟
不忘君父故吾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
即以之續三百篇可也二子同時樹幟藝林蓋不
乏人然或馳情富貴濡跡風塵康樂摩詰未免遺
恨石門朝川豈能與栗里浣花令人同慕哉劉山詩序

昔孔門諸賢惟顏子最爲好學孔子稱之曰一簞
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不言所樂何事及觀喟然
一歎然後知顏子之樂真有不能自己者區區貧
富得喪不足以易也孔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
心所欲不踰矩夫子自述之年譜也下學上達知
我其天與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即夫子自傳
之像贊也門弟子不能盡識其微言妙義而顏子

獨能默悟神會因歎喟然一歎一聖一賢之精神
至今猶在天壤也送魏道陸

歸保定序

壽者假百年以爲萬古者也道體流行萬古不息
非人則道無所寄非聖人則道無以行非天假之
以年則聖賢凝道之功或未能深詣其極而造化
之流行於萬古者不能盡屬之於我故此身者百
年之物迨功力積深充實光輝上繼往聖下開來
學則一日而萬古矣孔子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
學猶必至七十而始能從心不踰矩也道無止境
學亦無止境使更假以年必有日進而不已者特
後之學者亘千百年不能證取從心不踰矩之真
境况能知其進此者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
則後人必以知命耳順爲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
有夫子之年則所謂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與
夫壽之可重也如此哉孫徵君壽序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急者人才也古
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爲首務其所謂人才
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
道才略足以匡時有稽古之志有深沉之謀此其
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邈世

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漠漠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按贛之為郡處江西上游漢唐以前視若荒服至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為守程大中令興國識濂溪於南安命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文獻之傳寔肇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然地大山深疆隅繡錯疊嶂連嶺處地既高俯視各郡勢猶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閩楚江粵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

湯潛庵先生集卷之三

主

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剗平山寇厥勲爛焉及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日之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洛村善山南野東廓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儒者以虔南為歸可謂盛矣虔南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修明又肇端於此余謁濂溪書院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焚燬予移祀書院廣集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尚存思音徽之如在不禁低徊流連也

贛州府志序

睢州處杞宋間壤地不過百里春秋諸侯會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為神京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名甲於兩河及其亂也鋒鏑日聞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兵火之後故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誌吾友吳君冉渠又購得嘉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功未竣會有修誌之役郡守取其橐倉卒剗金根希虎之譌觸目皆是林居日久桑梓掌故間見漸熟參稽前史蒐羅

湯潛庵先生集卷之三

主

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為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考至理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衍久矣雲安程公閱誌病其譌漏委余重加叅訂核偽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較舊志事增十之五六定為七卷睢之為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繡錯賦役叢雜壤多沙鹵黃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展卷得其大略豈特一二世之利哉

睢州志序

雪亭者蓮陸魏君侍微君先生於夏峰自名其所居之室也夢語者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之言以自考也蓮陸受業先生之門三十年中頻遭變亂患難與共及先生遷夏峰蓮陸自山右辭官而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畱數月後構屋以居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之語蓮陸爲多余臥病燕邸君自上谷策蹇來晤見余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因出夢語讀之余病頓減京師繁囂余寓齋居闌闌聞車馬之聲不絕而門內數

清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古

日無一足音蒼苔滿徑槐落凝階獨君時披戶入埽敗葉者苦茗君或携酒至則相對陶然共酌而夢語首章敘豫章延平結茅水竹象山白沙陽明念菴山居靜坐故事又敘一峰畱客荆川青衣布履臥處惟一板門以爲諸君甘貧樂道守孔顏家法余因自念往歲歸田忽忽二十年從遊夏峰亦嘗設榻雪亭與聞緒論而年逾五十奉召史局汗青無期惟杜門絕應酬稍存山中面目視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有以也

雪亭夢語序

山水文章恆相因也謝康樂赤石淞源諸詩罔不豁澗松竹猿鳥讀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爲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髣髴康樂元柳者殊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僕僕縑塵遂不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圭組不能心跡雙清雖遊而詩亦不工與牧仲官西曹盡心職業嘗爭疑獄數大案似不暇遊乃於休沐之暇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澹遠無長安貴遊繁囂氣習信於山水文章有

清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

深情也

西山唱和詩序

聖人論士必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春秋大夫如叔向子產之徒皆以辭令增重鄰國夫友邦聘問當時猶難之至天王使於侯國必大書特書誠重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無貶辭者蓋鮮焉按史稱琉球植棘爲藩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隋唐以後屢興師討之賓服無聞至明初不煩軍旅輒遣子弟讀書太學策名朝著彬彬爲守禮之國豈非文德來遠之效哉今天子湛恩汪濊不寶遠物而汪君學古通經識體得宜尤長於詞令廷

臣此舉爲得人矣夫叔向子產皆以博物著聞世固未有學無本原而能專對不辱君命者也茲行也必能使其國君敬信而悅服上以增天朝之重而益堅其服事之心且使環海後至諸國不煩樓船橫海之師而開風景附稽首來享後世傳之爲素使者所取法焉

汪檢討素使琉球序

昔三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太史公之著史記也公侯傳國名曰世家亦其遺意也魏晉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亦重王謝顧陸盛

湯海先生集卷之一

七

於江左隋唐崔盧李鄭號爲右族至爲天子所稱歎然其初類皆有公侯將相名聲顯赫所謂貴其姓者也其後則皆以姓貴耳自辟薦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誦習孔孟之徒故以白屋而夕朱戶則其貴不在門戶而在詩書然又有官躋崇要而後世不欲聞其姓字或宦途顛頓甚至終處崑崙狎鷗鷺而採薇芝者名震霄壤則貴其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

蔡氏族譜序

書不云乎既富方穀中州自兵火以來家無蓋藏民鮮二鬴設不幸有方二三千水旱之災不知

何以禦之往者天下常多故矣其先由饑饉頻仍縣令不上聞藩甸不下信視民間欣戚漠然不關於心以鳩形鵠面之人而催科是問於是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自棄於盜賊夫養不遂則教不興教不興雖有臯陶爲士亦不可以理此予鯁鯁然不能已於懷者

勸張序

唐自祿山犯關明皇西狩令狐潮尹子奇輩鴟張梁宋間名城巨郡望風納欵者恐後張許二公獨率數千殘羸之卒憑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保障江淮其精忠大節至今八百餘載天下學士大

湯海先生集卷之一

七

夫以及牧豎耕夫皆能道之吾州在唐爲睢陽屬邑張公初守雍丘移軍寧陵許公以睢陽太守迎入則吾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揮兵處而廟祀不立烝嘗無所甚非所以妥侑忠魂勸獎人心之義况邇來琳宮梵宇所在金碧莊嚴而六忠祠無議及者左道日盛大義不明有心世教者不禁爲之長太息也人倫天道明訓昭垂凡具秉彝應有同志務俾俎豆一新薦紳衿裾登堂拜謁見日星之常存凜英魂之如在四方君子過之亦知吾州人士識所重輕不至崇異端而忘大義也

蔡建六忠祠序

自聖賢之學不明而功利之習日熾父兄之望子弟者不越富貴利達使子弟登高科躋膺仕與馬赫奕賓從雜遝遂快然自謂得志不暇問所從來蓋世俗之陋久矣婦人尤甚從來母子之賢亦交相成也有陶母截髮而後侃功業著於晉代有歐母畫荻而後修文學冠於宋室此有母以成其子也然必有侃之功被八州而後陶母之截髮始顯有修之德重三朝而後歐母之畫荻始聞此又有子以成其母也

陳太君壽序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二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上御乾清門斌侍直命錄平日詩文進覽斌奏近因纂修 兩朝聖訓及明史所作詩文甚少 上曰即舊作亦可四月初九日斌遵 旨進文十篇詩十首 上召至乾清宮閱首篇藉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汝爲庶吉士時作乎斌對曰是次閱十三經註疏論二十一史論至春王正月論命敷陳大意斌對曰春王正月四字春秋本自明顯後儒議論不一有言周改月改時者有言改月不改時者有言時月俱不改者臣以春秋本文斷之時月俱改之說爲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無冰在夏時原不爲異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時也此改月改時之證胡安國言夏時冠周月臣以爲不然行夏之時聖人平日論道之言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周月非爲下不倍之義 上領之又擬漢以禁園假民舉直言極諫之士詔 上問此詔爲何而作斌對曰臣散館時 世祖章皇帝御試題蒙恩授檢討又命述學言篇大意斌對曰自周子至朱子其學最

爲純正精微爲儒者標準後學沉溺訓詁殊失程
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以救末學流弊但
語多失中門人以虛見承襲致滋後人之議臣謂
先儒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學之真身
體力行久之當有自得徒競口說無益上復額
之閱潼關城樓刻詩記睢州學記嵩陽書院記顓
州府誌序訖閱詩至末首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
親二句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斌對
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
轉覺親切詩辭樸拙不勝惶恐是日天顏和霽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從容顧問晷刻頻移聖主優禮儒臣爲國家
盛事微臣才力短淺無由報補愧且懼焉乾清門奏對記
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
而不覩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之所在也堯
舜禹之相授受皆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
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
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爲一
爾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以及
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
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于於穆
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
來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
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爲已功疎屋漏
難儼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惟知道之大原出於
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
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
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爲天德
發之爲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
也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
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悠
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蹻跼同歸大禹之所
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與
若曰志在科名惟事揣摩帖括視聖賢六經祇爲
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
憂國奉公不幾負建學之意乎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
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猶存十一於
千百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
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士大夫

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闢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繼孔孟之絕學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與宋史道學儒林贊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

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枉史而尸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學者必先明義利之辨謹誠僞之關則富貴貧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母爲枉尺直尋之事母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母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

詖而鄉愿揚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

重修蘇州府學碑記

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稱顏子爲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邦二章而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克己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爾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以多學而識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

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爾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達道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閒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以與我者茫然也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嗚呼豈易言哉

嵩陽書院記

中州文章莫盛於昌黎其學開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爲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

至而程子出獨深探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爲準的者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興元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崤澠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季美孟叔龍紹述於洛西魯正卿呂叔簡振興於宋郡呂忠節闡釋孝經賀景瞻發明春秋劉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其所以爲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其必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爲聖功之極以主敬爲入德之要凡與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禮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爲誠也以此交修弗怠庶不墮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燕好之數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與諸君子共勉之

重修中州會館記

儒者師弟相聚洙泗而後一聚於河汾再聚於伊洛至元初姚公茂許平仲趙仁甫竇子聲共聚百

泉之上獨劉靜修家容城然聲氣亦相往來不可謂為非聚也孫先生生靜修之里而隱於蘇門一時學士負笈從游無異隋之河汾宋之伊洛也夫天人一理人之精神原與天地流通故嚴陵動客星之象處士應少微之占賢士聚於下則德星聚於上理固然也

星聚堂記

夫讀書以明禮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遐陬僻壤無紛華市儈之習以誘其心則必能孝悌嫻睦恭敬信讓爭競不作鄉里無怨如此而受多福宜也昔之盛時有司嘗令里民擇寬廠祠宇講鄉約讀律令禮法以匡迪之神明以感動之故荒村野叟皆有士君子之風賢士居其鄉者倣而為之固令甲之所不禁也

三聖廟碑記

學官之有啟聖祠也蓋本宋熊禾明宋濂諸公之議而嘉靖間張孚敬請而行之者也父子祖孫德不素倫祀不素序其於典禮可謂至矣然吾於從祀諸賢猶不能無議者考之家語七十弟子中孔弗字子蔑史記作孔忠通典作孔患大抵字畫之譌自為一人本孔子兄之子於子思為從伯叔行今子思配饗堂上而子蔑列之廡下於禮未協程

敏政曰學官雖傳道之地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則子蔑當從顏路曾皙之後昭祀於啟聖祠鴈行伯魚可也又聖道傳授獨稱曾子而名不列於四科蓋四科十子皆陳蔡相從之徒魯論追而記之自唐宋以來顏子配饗因進曾子以補其末後以曾子配饗復進子張以補其末則是四科諸賢後之人皆得下而上之出而入之矣然傳紀所載有若立言明道動協規矩孔子既歿弟子欲事之如師公西華嫻於禮儀原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宓子賤愛人親賢名齊君子子羔克執親喪遇變不惑南宮适捫舌慎躬世清不廢世濁不滯孔子俱亟稱之夫六子之賢不下於冉有宰我輩而終不得列於十子之後陸沉七十子中側居廡下吾不知其相安否也蓋四科十子既為陳蔡相從之徒原非杏壇一定之格以之進曾子可也以之進子張可也以之進有若等六子亦無不可也予記建啟聖祠而及茲議竊自附於洪熊二君之後庶幾於典禮少有裨哉

潼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記

華陰城東三十里有漢太尉楊公墓按本傳公於延光中為太尉以忠直被放歸飲酖卒於夕陽亭

順宗即位門人虞放陳翼詣關追訟公事詔以禮改葬公於華陰潼亭祀以中牢此即其地也予以丙申備兵潼關獲展謁墓下見兵亂之後堂基頽廢周垣盡圯蔓草荒煙碑板縱橫愴歎久之越明年謀於縣令起而新之兩閱月告成予嘗讀漢史至公事未嘗不嗚咽流涕或有咎公以不早去者嗚呼大臣之義不可則止豈公之賢而不明此乎蓋公以自高祖來楊氏世有功於國而公位列上相職匡社稷誠不忍見主心惑於群小冀殺身而君或悟也當其時去光武明帝之世未遠使帝側席悔過慨然於建武永平之不續屏絕寵倖委任忠直則東漢之隆尚或未艾觀其語門人諸子雜木布被數言千載而下誰不爲之感泣者乃能致大鳥之祥而卒不能回安帝之聽此公之無可如何者也雖然公歿後子孫相繼爲太尉若秉若賜若彪竝著清節衛主於崎嶇危難之際使卓操輩睥睨神器而不敢舉直至剝撓數極潛移運祚士君子猶有感其遺教甘覆折而不悔者謂非公之餘烈使然歟儒者不察猥以潛身遠害之道議王臣匪躬之節吾未見其可也夫太華函谷之間由

漢以來勲業著於當時名字勒於彝鼎者衆矣然皆湮滅無復睹記所遺墓宮過之亦無有肅然起敬者公自改葬以迄於今雖屢經變革子孫環廬錯處歲時祭祀不輟今予一倡而鄉士大夫響應恐後四方君子登其堂覽其跡者想見公之風聲氣烈猶低徊流連不能去嗚呼是可以知公矣漢太尉楊公饒堂記潼關古桃林地天造奇險爲秦關閼漢唐以來莫不倚爲巨鎮以資藩屏兵火之地城垣傾圯城奉命飭兵茲土承乏三年乃謀寮屬重建城樓工旣成集古人過關題詠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爲詩二十九首刻於東門樓鐸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豫海寓清寧登高躡岱勒石銘功可謂極盛未幾而漁陽變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與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詠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

保邦之要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潼關樓刻詩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崇禎壬午沒於河永平韓子
客遊梁歎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
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
門市屠老爾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者世
不數見也於是釀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
又曰侯生猶魏產爾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為平
原所簡賤而羞與為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
賴其言趣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
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
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與補主列侯朱之次所謂
禮以義起者也工既訖請余為之記余曰君燕趙
布衣也未嘗綰綬分符有修復舊典之任何汲汲
為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已之莫遇與信陵
君曠世相感乎夫信陵君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
并六國也此古今十大變局也趙與魏為唇齒而
魏與五國為藩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
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
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即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
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

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
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
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
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祀之也其
亦有見於此乎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

重建信陵君祠記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二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三 書

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未治節下蓋脩身為本之本即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脩身為本家國天下為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復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為二事所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

為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民未新即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為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

格物二字爾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為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為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為一傳文義似為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為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與孔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

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泛覽博觀敝精枉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為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為支離或病陽明為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為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

東澤先生集卷之三

三

者孟子因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以明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為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陽明也

上孫徵君書

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工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

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

又上孫徵君書

東澤先生集卷之三

四

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即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洒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遊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不知何以臻此

三上孫徵君書

域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掞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勗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

至內黃晤仲誠

張進士名沐

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

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為欣慰同訂理學宗傳挑

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

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來論云孔孟之

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

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關門戶此不易之定

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

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

當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

清溪先生節要卷之三

五

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

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

擇知程朱為吾儒之正宗欲孔孟之道而不由程

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必不可得矣故所

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

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有一二巨公

倡言排之不遺餘力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

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

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

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將以趨時局

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

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挾摘其居鄉居家隱微

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為直聖賢惡

之惟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學術精微未嘗

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以

快其筆舌用心亦欠光明矣當年桂文襄之流不

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責服人之心

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

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

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

清溪先生節要卷之三

六

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為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

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

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為孟子

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

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

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餒

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

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

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爾今不

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
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論曰
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
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爾庸何傷竊謂陽明
之詆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
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
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
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
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
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

湯清先生集卷之三

七

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
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
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
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
非僕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媿
惟願默自體勘求不媿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
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
正未敢漫然附和也

答陸稼書

某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游稍稍聞其緒論
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證斯道吾州英俊頗衆

肯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偷惰
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爲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爲益
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
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己非爲人也
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
及學問便共非笑不以爲立異即以爲好名不知
立異好名誠學者之病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
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終不免爲義襲而
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
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

湯清先生集卷之三

八

爲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
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
學力行某游歷中外求友四方中心嚮往惜相居
稍遠不能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
四十已非少壯可比實望足下脫去形跡不時鞭
策來州則設榻茅舍而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手
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
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信也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
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

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

也與田贊
山書

每有晤會常草草錯過未獲實實考究身心與世之往來徒了人事者無大差別遠如朱陸近如龍溪念庵析疑辨惑絕無一毫蓋藏我輩當體此意

答田贊
山書

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即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謹之者衆卒亦變而從之矣

答田贊
山書

湯海春先生節要卷之三

九

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語言文字觀正以此爾

與田贊
山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以講學爲立異不知師友講論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乃爲己非爲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胡敬齋先生踐履篤實與月川可相上下至於發明道體有功聖學似難與考亭姚江

竝故孫先生列之明儒考中與康齋白沙爲一編位置或亦不錯

答諸懷萬書

承教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心具見工夫近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爲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閑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

湯海春先生節要卷之三

息他本是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觀矣

答耿亦
變書

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爲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宙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寧貼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况心性之學乎

答耿亦
變書

昨州衛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墾曰餘地曰徭役弓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起耕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爲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此前代二百餘年之遵循皇清定鼎率由未改庚子辛丑間蠹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以大軍三項強作小畝派糧名爲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執事屢照破奸永除積弊衛書久蠹其中視爲利藪擠地既久詭影愈便必不肯盡行清楚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藉口矣衛地自經丈量後花戶與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續冊內小地十畝赤歷註地八畝小地一項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日之地本朝賦役全書悉依明之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詭影之地多即續外餘地之未報夫欺隱不報責在花戶已報遺失責在里書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額而止既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

上宋郡守書

昨州派柳六萬梢數繁多限期迫促採辦運送晝夜拮据亦不能給某等反覆籌畫有一通融之術昨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新派柳梢接續納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河上舊梢不過略爲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如曰枝梢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梢與地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視爲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

與管河馮郡丞書

余清華先生書卷之三

三

答魏廣文書

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己意之事物
拂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
夫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
知的本領亦是天所賦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
知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
此事未可騰口說亦難求速效

答耿亦
夢書

僕疎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爲伍時人以爲
淡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百
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其功

清溪先生集卷之三

五

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
入道真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師道久廢膠庠虛
設士風日頹振興匪易拓邑素習近古足下一稟
先型以身爲教敏修刻志躬行精進匪懈敝州田
梁紫山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可與夾輔進
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真精神鼓勵多士秉彝
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安定曹月川豈異人任君
子思不出其位母以菑齋冷局視爲不足爲與世
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之地所處之
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講過終與自

己無益也僕生平不敢爲此學以爲今天下大病
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
商量處爾

與劉叔
續書

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常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
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
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一段是仲誠得力處仲誠
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
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誠不
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陶鑄不獨殘黎

清溪先生集卷之三

五

沐浴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爲也
與劉叔
續書

吾道衰頹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慾之根難斷巧
僞之術易工苟非察識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
綿綿密密會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忤一
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固然日亡誤人一生

答施愚
山書

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
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原者

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此言最為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章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况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始為善領略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不為無功而分別過

朱子語類卷之五

五

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工夫無據即闢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為人耳

答姚希生書

來教慮外物牽泥私念起滅疑本真未透涵養未熟具見進修之功愚意二者實兼有之外物亦不能却私念亦未易滅此中主腦惟在必有事焉一句若丟却必有事功夫萬起萬滅之私何由可止昔王心齋先生一念愛親出於真誠久久純熟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天地萬物為一體自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足下高堂眉壽兄弟怡怡

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真性發露推之應事接物處處著痛癢久之自見全體渾然物我無間時不可徒向古人窠臼作一場好說話過也初入道怕抵當流俗不過一切世情紛華念頭纔起便當斷却

答姚希生書

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復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閑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

朱子語類卷之五

五

一所以學者靠不得書冊却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真為我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又答姚希生書

來書云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諸語可稱透宗佩服無量某竊意五經四書字字從原本發揮今人惟不真識所謂性故以聖道為平實者多滯於形迹而不知聖道不離日用飲食而非粗淺也以聖道為高遠者或涉於虛空而不知聖人窮神知化而非

虛空也耽虛空者固茫無把柄矣以日用飲食爲道而不明原本則行不著習不察何由上達天德乎程子之學在主敬此自己得力處原有存養工夫在內故其言曰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非若世人把持裝綴之謂也陽明致良知第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人即誠正工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真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真信得道不可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慎何所容其襲取

答張仲誠書

湯養素先生書卷之三

七

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

與沈北岸書

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戴山先生典型尚在黎州定菴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當與同志君子相商興復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

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名譽私見成已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

與魯敬侯書

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貴游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士君子苦志誦讀若稍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

湯養素先生書卷之三

八

之矣故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爲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頗明不敢不以誠告母爲世俗之言所移也

答王世兄書

前歲得讀爲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

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為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為密察也而實多黏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妖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

答耿逸菴書

前札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

宋濂先生集卷之三

元

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却涵養箇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

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星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

答耿逸菴書

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承諭

宋濂先生集卷之三

辛

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最中今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為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為邦兩章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為目為邦以虞夏商周制度為準喟然一歎亦以博文約禮為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學全體大用內外合一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無窮某謂

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

答顧寧人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爲柱石士林仰如斗山凡有奏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關至誠愷切足以感動天心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留總憲以汲黯自擬皇上亦嘉悅而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叅一二人遂足盡職掌稱報效也而都下縉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義以爲翹首跂足願聞議論

湯潛庵先生節要卷之三

主

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其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薦牘知己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已蓋自請畱任爲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

憲魏環溪先生書

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爾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

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則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戴山先生曰心體是圓滿的忽有物以櫻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切至之言也先生曰戴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尋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戴山者也

答黃太冲書

戴山先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奏對詳明似陸敬輿骨鯁清直似汲長孺雖未盡其用而大疑大

湯潛庵先生節要卷之三

主

案據經廷諍維持國體保護正人世道人心補益弘多其學辨析義理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奧窔此孔孟之真傳濂洛之嫡派也學路久迷事事皆爲奔走聲利之場詆譏先儒樹立壇壝雷同附和不知身心安頓何處深懼吾道荆棘雖勉自砥礪獨行寡助如瞽者之伥伥無所適伏望時賜指南加以鞭策倘有所進飲水思源敢忘所自

與黃太冲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

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
隨時發現但存養功疎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
友授受原有真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
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混過何由
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
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
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

答友論學書

某於各省學憲繫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
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者
藏之曾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既而思之若於試

湯澤先生書

書

事相干涉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所
樂聞也趙城同宗諱家相己丑進士孝友廉介言
規行矩範仕常熟惠政洽於人民以催科政拙例
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畱舉旃相約輪納
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報竣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
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
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葦蘆興思遽賦歸來
居鄉杜門却掃絕跡公府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
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
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

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
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為發微闡幽之舉

與楊學使書

我輩愛民之心常切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
盛頌謗之術常疎萬口歡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
起故今之吏黜獎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
蹈矩無露鋒芒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
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

與李襄水書

湯澤先生書

書

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
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
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
足下學有本原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
也間以呂司寇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
為易婦人女子皆能不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
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此一
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
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
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爾此
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
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向風威嚴

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

與工抑仲書

連牀對語永夜忘倦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情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脚真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與劉心齋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

湯潛庵先生集卷之三

書

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

答李義水書

劉文烈公理學節義彪炳宇宙聖朝表勵忠節文烈既荷旌卹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幾不知有斯人之墓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石以誌

不朽此近世視為迂闊而先儒以為知務也

與杞令書

某未嘗久習河務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非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為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為巨壑矣蓋天下之水未有不以海為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沐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

湯潛庵先生集卷之三

書

流帶沙湖底漸高濇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河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線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開漕隄之壩必先

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開壩黃河南岸有毛城舖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開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礪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用補歸咎

湯潛菴先生集卷之三

走

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碇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河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

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之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弈碁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

答孫少
瞻書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三

湯潛菴先生集卷之三

走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四 經史論辨

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為瞻而不穢詳而有體經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一

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道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為違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

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擬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說盡入青編幽明搜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率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鑒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略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業繼之率多牴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略繁蕪編摩簡徑比之正史實為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

賢否無別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
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揜於細謹高
德蔽於閥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
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
詔令王言無微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訛年
月屢異君子歎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
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雲擾
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
三歎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本紀
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
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
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
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略不
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徽簾之事狄青傳不記
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闕
兼載奏章褒刺失據褒貶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
潔遠勝宋遼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
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
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
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之揭傒斯曰有

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
克己無我幽明不愧後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
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二十一
史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
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
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
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
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
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略可得而論焉
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
陳元鄭衆傳之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
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
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
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
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為兩晉
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概廢置則過也韓康
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
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燁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為歐陽

卷之三

三

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為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偽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

卷之三

三

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訓詁是為毛詩鄭康成為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為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叩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

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穀則以爲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會於厥慙也左氏以爲厥慙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毋乃刻與况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

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僂耳剽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官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己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即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奧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祕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

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官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爲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

禮記集說

九

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澧採衆家以爲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爲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

禮記集說

十

彙爲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古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攷孔鄭舊義爲註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官與論孟並兩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

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十三經註疏論先生自記云愚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

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九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獲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眾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為周之二月寅月為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為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為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

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

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爲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爲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爲重未可以爲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爲商不改月之證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爲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爲春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春王正月

湯潛菴先生

卽要卷之四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五

語錄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
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已下原集語
錄二十三條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既而
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
夫最親切處

語姚岳生曰鳶飛魚躍如何是子思子喫緊爲人
處答曰鳶魚上下皆道之機也吾人體道不可須
臾離亦是如此曰然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
處得個空閑容我疎放耶然却隨處自有個恰好

的道理一切將迎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
勿忘勿助之間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
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已用工夫體認過來
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
互異正當反求之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
分曉始得

問仁之體可一言盡否曰仁體極難形似如何一
言可盡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言最宜體會
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爲釋近溪早於釋典丹經無

不探討晚年語錄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
不及二氏其孫伯愚嘗私閱中峰廣錄近溪一見
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宗之說最令人躲閃
一入其中如落陷穽更能轉出頭來復歸聖學者
百無一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世
所號爲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沉溺詖淫者可不知
所戒哉

夜坐岳生閒問曰先儒有因人泛問輒曰汝輩是
揀心中疑的問是揀難的問蓋非誠心切問先儒
常不輕答

一日舉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以告曰助長非必
著力緊促只容些小私意便是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
學問真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是頓因於
漸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真實用功一日慄
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誤亦有益
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
竟成一鄉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
時有以助長爲患者曰心體原是天機動靜內外
無不周流但時時體認天理不令昏散亦不可躁

迫須知必有事焉工夫原極精密勿助長非放鬆之謂也稍鬆放便忘非必有事矣總之一涉有意便是私心

人不患思慮不寧只患心體未透

學者最怕是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事親從兄有許多儀節亦不可不知曰如何可不知但所謂儀節如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此念從何而起侍父母而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有時離父

朱子語類卷之五

五

母則儀節於何處行須要透得孝弟根源則充之足以保四海矣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寂然者自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忤而生不愧不忤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媿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

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惟中庸故難能故入其中愈尋味愈樂

爲學工夫只在當下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即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

朱子語類卷之五

四

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性之虛靈不昧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此出是即孟子所謂性善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反於心體上多一敬字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凡事功不從心性上發出於自己毫無干涉若於心性上毫無虧欠顏子之蔬水簞食便是禹稷事業

聖賢學問只在心性上用功譬如種樹日於根本上培養灌溉久之自然暢茂條達縱未暢茂條達根本自在今人只於枝葉上用功外面縱極好看究之全非已有

今人為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為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為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此語先大夫之所嘗語也先大夫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平居講習討論有來問者未嘗不竭誠而發其覆也蓋言之可傳者百此矣惜乎未經稟錄此編為姓岳生寶敬修沈昭嗣各因所聞而識之者然存諸雖少皆先大夫躬行心得之餘也明卿敬識

常澤先生節孝錄卷之五

五

學者須明義利之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能在此處立定天下無事不可為所以平天下到底只說到義上去已下增入寶敬修游燕錄鈔本共四十九條

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此便是豪傑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一無息而已君子之為學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曰仁以

為已任死而後已朱子以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警惕學人莫有痛切於此者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個便不濟事

顏淵問仁夫子只教以克復數語說得規模既極弘遠功夫又極切實顏子聞言便直下承當其大勇者乎

事不論大小只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常澤先生節孝錄卷之五

六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著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天地生物勢不能無闕陷有闕陷處端賴人以補助之故人能贊天地之化育方為全盡人道

中庸之書甚是整齊初從天命說起中間支派分明末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說歸天命去首尾一貫甚好看

問士之守曰中庸說不變塞至死不變觀兩變字可見人能自立者不乏而敗於末路者亦復不少先生曰觀人全在末路上

宋儒教人道理說不盡留有餘以待學人之疑至明儒說得太盡人反忽過不能深入有得也

斯道淪落聖賢不數數見三代而後如漢僅一仲舒唐僅一昌黎隋僅一文子然學未必純雖宋有濂洛諸大儒又不無生不同時居不同地之感大抵學道之事能與大家講明同歸於善固其素心若世人不知而已獨爲之亦惟躬行實踐自盡其道而已矣

爲學於舉世講學之日學之途或慮其雜爲學於舉世不知爲學之日學之事猶存其真故聖道沉淪或一二知己散處四方心期砥礪吾道已處其孤天地間正不可無此真修君子以爲維持爾天下之理感應二者而已

聖人之意寄之於言真有言不能盡意處學者讀書當默識以求得若徒泥乎詞以求之則聖人之意亦有時而晦矣如太極圖周子欲顯其象以示人勢不得不疊畫幾箇圈子若論其理則太極之中即有陰陽五行如何可分周子當日豈見不及此只是落到言語上自須如此說畫到圖樣上自須如此畫此際總在學者默識而心通之爾

先儒解易特地創解無所依據後人觀玩甚省力却不加思索只據現成說粗心看去此後人所以不及前人也

問處世之道曰初之用潛不成乎名其處世而能善者乎君子處世不韜光晦顯使人得以名之則忌之者衆矣先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取而觀玩之固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見得明道者此言語亂道者亦此言語故慎之養生者此飲食害生者亦此飲食故節之

漸之進得位以卦畫推之似初上未爲得位問曰進得位以中四爻言也先生曰何獨遺初上乎問曰此自卦變而言謂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各當其位故止以中四爻取義而不及乎初上也先生曰程傳於六爻皆取之而謂初上二爻陽上陰下亦爲得位似覺未安問曰玩其象又似少此一層不得蓋總六爻論之艮下巽上有男下乎女之象分初二爻觀之陽上陰下又有夫婦尊卑之象女未歸則男先下乎女女既歸

則婦不先乎夫二者互相發明義始備也先生曰
程傳不主卦變今觀卦畫皆自乾坤而來三四陰
陽相交其女歸之日乎上二爻皆乾下二爻皆坤
其既爲夫婦之後乎只將三四爻合看上下四爻
分看自有精義可思

刑之一事聖人每慎言之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與噬嗑之明罰勅法責之明庶政
無敢折獄同一慎重之意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其萬世用刑之準乎

兌之麗澤何取朋友講習之義程子曰兩澤相麗
互相滋益妙在滋益二字已與朋友講習之義相

關切矣
問各卦爻取義不同有取本爻者有取他爻者隨
時而觀各惟所適如兌之三四五爻皆在他爻取
義若執本爻求之又不得先生曰兌有相引而說
之義故聖人係兌之本爻多於他爻取義

問人之德業必資友而成兌之六三來兌初二豈
不是他好處却係之以凶想是他陰柔不中正只
是以非道說之爾若剛柔得中正之位聖人自不
如此說此際當隨其時位觀之先生曰如此看三

百八十四爻皆活

包羞是小人之爻若君子筮得此必有自心歉然
之事

春秋之義顯而可尋人自不體爾如公如晉胡氏
亦未有傳驟讀之幾莫知其何屬一取上文連類
考之則書法自明上文書天王崩公自宜如周而
乃如晉是忽天王而重霸國其罪不言自見矣

微子之去止遜於郊爾後人妄以歸周爲言不知
微子商之元子也亦聖人也豈有歸周之理甚至
有面縛銜璧之說何其敢於誣聖人也要知受封

於宋在武庚既誅之後而白馬來賓之詩亦周人
誇耀之詞爾然究以客禮待之而不臣也至於祭
又令得用天子之禮樂其所以處之者厚矣

商之天下已失而武王於箕子之囚則釋之此時
爲箕子者審乎天理人情之安惟不仕於周即其
所以報商者也乃其時道統在上而不在下箕子
以一身荷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不容泯沒無傳至
王訪於箕子箕子安得不爲萬世存道統爲萬世
存道統安得不爲武王陳洪範聖人審天命人事
之歸其心公天下而不以一毫私意與於其間道

可傳則傳之義不可仕則弗仕之武王亦亟於訪道而不強箕子以仕故封於朝鮮而不臣也嗚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爲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疎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爲善道

清溪先生節要卷之五

十一

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爲難久則相承即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也

問胎教曰只是無時不宜以正自處爾先生曰古之言胎教者原子之未生而言也婦人以正自處不言可見意不重此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
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
悟處

從來以女賈禍者不可勝數然非旦夕之故即如

人家舊守家風本無他患乃忽動念爲改觀之事令女子讀書習字妄念一起後患即伏將來必有受之者矣

聖人之言包舉無遺試觀九經始言修身次言尊賢次言親親以至臣民百工遠人諸侯無不處之各得其道聖人之學通天徹地後世之儒者徒見迂疎淺陋而已矣

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靡侈未有能幾於治者

自聖人之道不明至漢而人崇黃老之術大抵亦

清溪先生節要卷之五

十二

是承秦攻伐之後人心厭紛擾而思恬靜固時會使然也問曰帝王之治天下有禮以維持大綱其間質文損益隨時而變亂極思治治極思亂考其時會可知也當秦漢時固動極思靜之會但可動亦可靜者莫如聖人之道當時何無一人講明與天下相休息必崇尚黃老何爲乎先生曰聖人之道與時消息惜當時無人知之故終漢之世治術不純至唐而益甚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問曰古之士爲真儒農皆樂業商賈安居

今則士無真修農日困迫富商大賈雖或相安然亦坐而待敝矧又益之僧道諸游民從而耗其財此皆本業不修之故也先生曰欲驅游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爲農今之爲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而止見其苦苦則思逃逃則不復思返如商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困無以爲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民安於農而樂爲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

湯潛庵先生讀書錄卷之五

主

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間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與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明太祖召江南父老諭以至道無欺凌貧民亦此意也明太祖定制令府州縣各有鄉長總理一鄉之事遇有祭孤魂等事亦鄉長主其事每鄉置亭鄉長常至其處稽鄉人之善惡而籍記之以爲勸懲小

事直決之鄉長大事方告有司所以獄訟衰息又聞老人云洪武時每逢朝覲令天下里老各赴京詢以民隱及歸即令掌社倉積穀備荒略倣古義倉之制及後在史館閱明制誠然其立法甚詳密後之愛民者恐不能出此規模也

湯淑原問適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時書善惡爲勸懲未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莫之行乎先生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道者絕少若有司有志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

湯潛庵先生讀書錄卷之五

由

問鄉舉里選雖不能復似亦不可廢先生曰明初極重此典此典廢而專重科舉亦慮賢否並進名實混淆不如舍彼取此爾問曰只緣後世取士除以言觀人更無別法故如此然究其立法之意亦是鄉舉里選之遺但取士以言與取士以德收效不同今科舉不能廢若更兼德行之選舉不亦可乎此事實與風俗相表裏又須將風俗整頓如置鄉長設義倉之類措置得法方可先生曰然爲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爲臣而踰乎職分之所當爲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

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為多事不如省事

官無論尊卑各有當盡之職為一官即盡一職便是天地位萬物育氣象至於司教一席培養人材潛移世運關係特重時克勤將就教職先生又曰人有動念利祿者當其始君子已病其終一心扶持名教便無不盡職之慮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有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殞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

金澤先生集卷之五

五

之早去則我亦不流于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天下事惟公而已矣向在潼關時惟於此字甚得力

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先生知之欲發倉儲秋糧以代俟來歲麥收仍以兩季麥糧撥發督鎮不可先生曰自今變生倉卒非可拘以常數若以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何不可變通行之督鎮以為然及召各營弁諭之眾皆懽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公真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倣而行之者即

善類也

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易如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弗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為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過往之官未有以金帛為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金澤先生集卷之五

五

先生任潼關時無取於屬吏屬吏不得肆暴百姓無取於津吏津吏不得貽害商賈無取於武弁武弁不得減剋軍糧以此行之人感德深至所以自關中來者有望門而拜者有經過塋中拜其祖墓者其得人心如此

問潼關之政先生曰惟於保甲鄉約社學義倉四者加之意而已又曰實政錄不可不讀也

先生時為講官曰講官所職者大宜從源頭上整理古人正色立朝其一段至誠感孚處有格君心於不自知者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猶天之樞紐轉運眾星而人不之見者也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

轉運底是何等關係

康熙壬戌春閣下第將歸時先生雷止之設
榻齋頭晨夕晤對講論五發答問無遺因撰其
語並事蹟約略記之凡三
閱月而歸松城寶克勤記

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
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至失足也

天理二字不可不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
從此行將去自然仰不愧俯不忤

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
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爲

撫吳時秉燭治事四鼓始假寐日中始食或勸進

清溪先生集卷之五

上

藥餌恐事煩心血漸槁非暮年所宜慨然曰君命
即天命也且曰吾自信者心耳安能保其必當乎
占易以象象爲主常曰易非教人趨吉避凶祇審
理之當否其進退存亡介在幾微間非沉潛玩味
不能得也

臨歿時自潞河勘楠木歸感風寒疾漏下二鼓猶
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寸上
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

條從行略
中集八

志學會約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
欲不踰矩我輩四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爲人
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與
諸君子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
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
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逕不差漸次可近
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輟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
列會約數則大略本之馮少墟先生舊約而稍稍
增損附以己見亦藉以就正先生長者焉

清溪先生集卷之五

下

一會每月以初十一廿一中午爲期不用東邀
一揖就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各言十日內言行
之得失務要直述無隱善則同人獎之過則規正
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
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
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浮泛空
談褻狎戲謔凡涉時政得失官長賢否及親友家
門私事與所作過失并詞訟請託等事一槩不許
道及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崇真尚樸備饌多不過八器圍坐輩不許

過素若人少即四器亦可飯罷酒即止甚勿杯盤狼藉飲酒笑謔以傷雅風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置一冊子凡是日講論有能發明義理或近日有所心得即錄冊中以便商訂或有疑難一時不能明白者亦記冊中漸次考正亦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意仍將所問答參悟有合於道者略為綴紀成篇以存其說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已商量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為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學者乎人心易放學問難窮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礪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總之自己求益非務外徇人也鄒東廓先生云講學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呂涇野先生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

與好名的心相近我輩浮沉世味悠悠歲月衰老將至漫無心得碌碌一生草木同朽豈不負父母生成之恩為宇宙間一大罪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輩大家猛省非求名譽非結聲氣總要各完自己性分各成自己人品不致喪盡幾希淪於異類富貴功名轉眼即空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願同志者相與精進勇猛共證此事焉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為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各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為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跖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為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為小人矣向來所為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為君子矣豈可一肯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為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真亦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

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
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
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具於吾身若
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
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已終無干涉聖學首重誠
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
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即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
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到對天
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着實用力必期躬行
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
強久之必有純熟境界陽明先生致良知爲聖學
真脉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一近日風俗衰薄巧詐滋起凡我會中各宜敦本
尚實力崇古道不得槩從流俗苟且避誘至於四
禮儀節亦當斟酌復古有斷當改正者亦不必因
循隨衆

一善是大家公共的不是一人自私的爲善却是
自己擔當的不是他人強攀的既入會必須實實
照約行否則彼此無益孟雲浦先生曰學者麗兩

家船不得

新吾呂先生曰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着最爲喫
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役使
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爲他做一主張發之
言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氣質作用安
得盡合道理協於天則必須發大勇猛振萎靡之
氣堅果確之心勿以戒慎恐懼爲桎梏勿以怠荒
恣肆爲膾炙於發憤忘食之中嘗樂以忘憂之味
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於矩度馴焉安焉纔是得
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離

千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可爲慟哭又曰聖學
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
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岐路又
曰敬者不苟之謂也敬無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
故苟則不敬敬則不苟戒慎恐懼心體不苟也中
規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
安定辭守如瓶聲音不苟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
慢與人不苟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
苟也敬外無聖人居敬外無聖人之道其始也毋
不敬終也恭而安盡之矣又曰防欲如挽逆水之

舟纔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技之樹纔佳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又曰學者要養心氣心氣一衰萬事分毫做不得又曰胷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又曰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夏峰孫先生曰靜坐讀書須先澹其安飽之念方稱好學自世人以富貴爲性命以貧賤爲讐敵而壞心術喪名節祇此欲惡兩念爲之祟耳程子曰

湯潛菴先生節要卷之五

主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今觀孔顏樂處不出乎世情所謂澹泊憂愁中即伊川氣貌容色逾勝平生亦自涪川貶後見之益信聖賢所爲樂不於富貴得志時學者正要於此處見得分明又曰世人不知學者勿論即素有志於學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厚安樂時始向學終身無學之日學之晦於天下也久矣又曰大凡向學之人獨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也爲單板隨人之意多

近於圓圓之弊也爲軟熟初學宜以方入學力深單板自化斷不可失之軟熟耳新吾先生爲同郡先哲夏峰先生爲今日先覺故各摘語錄數則與同志共勗焉

原集未刻係鈔本補入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五

湯潛菴先生節要卷之五

吉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六

雜著

皇帝御極之十年海寓底定九州內外畢獻方物大功既成禮文聲舉郊壇辟雍典章稽古大小臣工龜勉率職皇帝覽圖數貢慨然念曰予一人受天明命撫臨億兆惟小民稼穡艱難朕何敢宴然其上以忝宗廟間古天子自耕千畝以供粢盛有司其具典制以開明年春朕將親舉之越明年二月宗伯陳期司空除壇皇帝齊被三日五更既興斗牛當中雲旗凝靄耜載輅公卿庶官翼翼恪恪奔走厥職庶民慶覩天顏載欣載喜既祭先農牲肥醴潔尊罍明備解耒耜耒具如儀式竊惟嘉禾獻瑞載於周書十千維耦周頌歌之煌煌輝輝照耀竹冊皇帝仁慈惠澤翔翔海表而耕藉尤爲數十年未行之曠典臣間圖治以誠不以文故耕藉之禮惟周之成王漢之文帝爲昭者蓋二主有仁心爲質故天必應之臣見皇上軫念民依知非徒修太平之儀者自茲以後五穗兩岐之瑞將繼周漢而興歌也已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爍 皇運萬邦攸承海波宴然典禮肇興克敬

昊天岳瀆式靈辟雍廟社鐘鼓維清乃眷下土

小民之依載笠載襮載耦載耜露之方漢日也夫晞暑雨漂漂冬雪澄澄爰命宗伯考禮以進朕將親耕以倡田畯羣臣稽首恭承明問敢不敬應以襄解慍日底天廟順時覲土誓告協風工奏靈雨司空掃壇金吾陳輅載耒車右載履南畝霓旌縹緲旗旄紛糾雲日開朗清霞出阜帝乃三推下則五九各備其儀逮於農叟種稂既播貽我來牟乃獻先農蒸蒸焯焯神農饗醴后稷承羞百神醉飽庶姓歌謳執爵太寢勞酒是酬帝乃眷命毋螟毋螽毋蠹毋雉以報皇功豐年漢漢頌聲洋洋繼周越漢奕世無疆

四書爲聖賢傳心經世之典備六經之旨奧自漢儒以來傳註純駁不一至朱子註出集羣儒之大成國家遂用以取士永樂間奉勅纂輯大全採收宏備審擇未精虛齋次崖諸先生繼之而考亭之註益明然爲書浩繁初學未能得其要領吾友成齋唐君憂之手著一編名曰訓兒淺說言簡而意盡文顯而旨深篇章段落聯貫如珠童子何以成誦即宿學由博返約亦有賴焉

四書淺說小引

昔孟子論三樂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曰仰不媿俯不忤蓋父子兄弟之間必德行純備俯仰無慙而後其樂始真然欲不愧不忤亦不必他求也還當自父子兄弟始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世固有勲業冠天壤而門內多慙德者矣雖名列竹帛能俯仰不媿忤否乎

題一樂堂卷

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孫先生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

清溪先生節孝卷之六

三

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邵真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峰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臥不起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涵養益邃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臺臺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穆宋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嫺族故舊恩意篤

清溪先生節孝卷之六

四

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間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己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乾惕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嘗歎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夫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

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

微君孫先生墓誌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維哲人光輝孔倬敦行孝弟修明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鸞飛魚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照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峰泰山喬嶽

孫微君先生像贊

道之在天下也如元氣之在人身彌綸磅礴上蟠而下際者小不遺乎日用而大即麗乎彝倫斯誠須臾不可離矣而胡真見而體備者之難其人卓

方澤春先生墓誌卷之六

五

哉先生維德之純博極造約窮理識真以孝弟為盡性之基由忠恕為達化之門當蚤年輯志定交江村謂鹿忠節公析義利於秋毫等富貴於浮雲固已抗志聖賢之途溯洄洙泗之津及璫駸肆虐禍逮清流不避虎狼力為營救雖運數難回而天地正氣有所撐柱而長存推其本志固已視死生如旦暮而恬然無恙者以是知天之未喪夫斯文德盛道尊徵書歲頻衡門之間安車蒲輪而先生堅臥不起天下想望高風如泰山喬嶽之嶙峋才本王佐而不用學為帝師而無民天欲存斯人之命脈

故畱碩果以至今晚年結廬百泉嘯臺行窩雲物

一新兼山堂上彈琴鼓瑟曾無間乎晨昏四方學

士負笈捫衣公卿牧守擁篲乞言而先生悉開導

啟誨之慇懃家庭肅雍孝慈睦嫺薰蒸涵育而聞

風興起者莫不油然而相親即頑梗之夫澆薄之

俗皆一變而敦厚醇龐又孰非先生之過化而存

神道隆益謙業廣彌勤朝乾夕惕自強日新通達

物我而不滯酬酢萬變而不紛融朱陸之同異與

濂洛而為鄰隱顯無間體用渾淪想像其所至庶

幾乎乾坤同其消息造化合其屈伸凍解冰釋而

方澤春先生墓誌卷之六

六

湛然不動者如天空月皎無纖微之埃塵此固與道為體矣何尋常功業文章之足云某從遊十載提撕惟懃日出而譚至於夜分青燈白雪誨言諄諄方恃為斗杓之可依豈斯天不憖遺而兩楹之兆遽聞嗚呼年屆期頤名垂後稷生順歿寧亦可無憾於蒼旻矣而獨是微言既絕聖道荆棘異端日起雜學紛紜功利詞章之說惑於前而虛無寂滅之教誘於後更誰為挽世風於既靡疏長河於將堙音容依依而如在旨緒茫茫而莫尋傷儀型之永隔悲率業之無因尚冀先生翼我冥冥之中

俾勿墮迷途勉策駑駘之力而上臻祭孫徵君先生文

昔仲尼歿而微言絕孟子出而楊墨之道熄其後

濂洛關閩繼洙泗之統金谿姚江闡心學之宗聖

道賴以彰明彝倫賴以不墜故得從祀兩廡俎豆

千秋至於所生之地所居之鄉與夫講學遊歷之

處後人必爲之建祠設位歲時習禮有司亦遂載

之郡乘列之祀典四方君子讀其書登其堂慨然

想見其爲人低徊留之不忍去以此見天理常存

而人心之不容泯沒也我徵君先師生於容城遷

於蘇門著書明道立教淑人扶性命之秘定理學

之準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隱士近自畿輔河

洛以及齊魯晉楚吳越之間有志斯道者無不負

笈從遊見其語默動靜天理流行發微闡奧透人

心髓皆踴躍興起知聖賢之可爲吾性之具足其

功真可遠紹濂洛近比姚江非同山林獨善無關

世道之士也獨是移家夏峰近三十年與偶爾遊

處者不同松楸在望祠堂未建後學無所瞻仰實

爲闕典今同門公議卜地庀材定期鳩工用是遍

啟羣公共襄盛事指日楹桷森鮮階序有嚴與邵

子洛陽朱子武彝之祠並耀千古於以報禮先儒

章示來學所關匪細肩任師傳固當努力此舉乃
尊師之大端凡在門牆應有同心同門公建徵君孫先生夏峰祠

啟堂

惟神體面金德位列兌方功配兩儀澤潤萬類惟
茲闕輔實處神宮牆之下雨暘寒燠咸賴神休乃
自去歲三冬無雪入春恒暘轉亢雲興斯颺塵霾
晝曉麥苗待稿百姓無所歸命夫休咎徵事祥異
從人良由斌等奉職無狀或政乖刑濫而獄有冤
民或吏墨兵驕而里盈怨氣或單丁獨戶窮苦重
其租徭或鰥夫孤兒死亡莫之振救以故感動天

卷之十

人

咸召致災眚然神目孔明官之不職宜明賜誅極
奈何舍其有罪而缺我羣黎今斌躬率寮屬早夜
步禱數月於茲矣呼神莫應籲天則高下民何知
遂妄疑神聽不聰而欲求媚於淫昏之鬼夫山魃
澤怪神之所宜屏斥而淫昏之祀明主之所宜禁
也若三日不雨民奔走於淫昏之鬼斌不能止也
倘氣極而通偶與雨會則民必歸靈於鬼魅將淫
祠日盛左道日興雖告以名山大川澤被生民其
孰信之惟神念官吏士民悔過之誠數奏上帝屏
風伯招雨師雲奔電趨貽我來牟使農夫饁婦知

嶽瀆明神果能闔闔陰陽吐納風雨將益堅其畏
信之心而淫昏之鬼自不能惑我民志是神之眷
祐斯民不但錫以有年之慶兼資以正德之福仰
戴神休永永無既

華嶽祠
雨文

烈婦孫氏歸處士田雲龍康熙六年夏雲龍溺死
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之屬治二棺以一殮雲
龍遂自縊家人救甦其父勸慰之烈婦曰在家事
父既嫁事夫禮也從一而終有死無二古之訓也
夫亡與亡計之熟矣父無以難第令諸姊如防護
之烈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護且密乃紿曰我
今不死矣須葬後再爲計與諸姊如營喪事至夜
分諸姊如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我死
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姊如困不能支皆熟
睡烈婦遂自經夫柩側睢陽之人無遠近皆知田
氏之有烈婦孫氏之有賢女也縉紳儒林歌詠之
郡大夫式其廬里人相與釀金立石而請余傳其
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庸德
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讀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
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
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

焉刻銘道周芳魂靈氣猶將翱翔茲地土題木藁
亦知呵護此石永不顛踣即星霜遷易歲月滋古
萬籬蒙翳苔蘚剝蝕好古之士摸而傳之以補史
氏之闕烈婦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砥行礪
節者無慮湮沒不彰矣

田烈婦孫氏
八旬節碑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
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
生員與齡之元配也崇禎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
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傳姆不下堂我
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
成陷京師則有孺人隨侍御公與盾夫婦殉節
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間變以死自誓
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孺人獨不言
旣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
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
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
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
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子舉人士熊生員
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
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

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嫻黨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伐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闢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侍御公歷官清白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

湯先生集卷之六

十一

常壞於因循即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王氏五節烈傳斌壬辰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略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跟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 丙申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爲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况 君恩深重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即歸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叮嚀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 已亥斌量移嶺北聞府君病堅志請告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曰汝以壯年勇退我氣體稍健父子聚首閱耕東臯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玭戒子書揭之庭壁中憲大夫命式府君行實

湯先生集卷之六

十一

先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斌初就外傳歸必問所讀何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斌讀書於旁燈火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爲斌講孝經爲女講列女故事一日斌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而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嬉遊吾將何望斌長跼因姊謝過良久乃免崇禎庚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歸間且連年旱蝗常對先君歎曰我爲婦人天下事固不敢知今四方重困盜賊竄起

而天又旱且蝗如此脫有不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爲女治嫁斌年未可娶曰我素病令代我事吾姑既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唯距太康僅九十里城旦暮且破人心洶洶而先妣閑定如平時戒家人勿驚吾姑也先是命斌從伯父貴皇公讀書城北莊上倉卒聞亂則城門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聞之告先君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望相對痛哭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歸此子北奔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外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奔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門至今日義無苟全獨念姑年老不得終事爲恨若爲我謝夫子善自保重吾兒遙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爲語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

人爲解之復入井井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即奈何以刀鋸嚇人爲遂大罵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歎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寧陵大母先君僅免於難不孝斌乃得歸殮而殯於故居之寢九月黃河南決城郭廬舍盡爲洪流殯堂竟沒於水嗚呼痛哉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鳴波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間之無不墮淚共傳其期至比寒食云

妣旌贈趙恭人節烈事狀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六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七 賦 詩

臣聞莫英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治曆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蓋敬天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算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重黎釐職於陰陽陽谷候春昧谷候秋羲和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然存其理而缺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器難成察稽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寸管星文運於圓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貴飾誠授時之要術步曆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成模漸斲精思罕遇不無章會之訛衆驗或淆遂有統元之悞以建申爲建亥魯人之月令無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何舛太初曆稱邃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韓翊尚指其短固由天行之難定實亦制度之未精觀會通於古今應彰明於昭代恭惟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曰明而曰旦功深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曆久頒永年之法新勒合元會運世

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殘叢將見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含譽日紀靈臺乃復尚稽典謨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以明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固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誠蒼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周廻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列宿畫中原之邦域圓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邃古之神靈肇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

睿聖之範圍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于文祖乃躬覽夫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於衡璣蓋執中以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衆稽之不爽何庶績之咸熙矧乃天雞曉唱義馭晝跋朝浴滄海夕耀崑崙崑崙近極而炎暑景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復舍降婁而春風易溫龍山未足誇其燭光夸父無由效其駿奔至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朏朏警闕肅魄示冲應

汨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三遂置閏
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禮辰緯
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累年
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蝕之
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樞何以測算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
人德合蒼昊制準乾圖機運外而規圓衡當軸而
虛中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
沉之周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
裏之準三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針運躔離於晷
刻轉造化於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
陬宛肖夫天心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
繞象靈鳥之迅飛晝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
雨而僭忒不譏飾以弘珎綴以美璣瓊辭精瑩雲
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
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
而同歸後若萇弘子韋之探蹟索隱梓慎裨竈之
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齊之石氏甘公王
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臯吳範之視日規風漢唐
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敬之業崇其

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數衍而不窮或造輪扇而刻
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斲觚稜
以盤龍誰能不祖與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數而
合蒼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無
間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猶工洛下之
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外損
益適宜縮贏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
幽顯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規
聽毋惑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
若其序歲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甌聯輝
帝典金清而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
而稽天若十年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臯夔
之班而遊唐虞之世御試璿璣玉衡賦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甌之淑
氣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
擬乎風雷我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
以立皇極建中和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
旁及隱淪武庫森嚴捷伐悉遵廟算九功歌敘民
隱日達楓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貞仁壽於千春
若夫煥太乙之喬皇曜句陳之暉麗黃雲紫蓋輪

困鬱其上浮蘭祀金莖灝渺翔於天際珠宮貝闕
複道斜通銀榜璇題交衢迢遞飛重簷以切霞炯
丹壁而流飄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蒨鬱
斯又足奠六鰲而鞏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乃
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蠹而竦峙觚稜啓而景
彰揭組幔於焚楣垂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
雪秘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
目於西清四類充帙於東廂犀籤重積玉軸焜煌
未足矜宛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蘊藏當夫金
門朝罷宣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

金華先生集卷之七

五

白虎大雅延自石渠究道系於洙泗證心法於唐
虞無黨無偏關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臯陶之
訐謨既朝乾而夕惕復無倦而有恆顧民若之可
畏識當位之利貞尊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
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僅
肇錫以嘉名矧夫歌叶雅頌文儷詰盤懸針倒薤
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渟岳峙之觀漢武望
而廢牘章帝顧而輟翰以此乘泰運而御六龍映
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羣臣之嘉頌而
時幾勅命祁暑思艱心游農野道契先天夜如何

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瞳瞳今素華滿
北斗低昂兮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章長樂未央
凌霄飛雨蒞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焚燎
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璵以居楹裁金辭以
飾瑞祗矜制度之煒煜何敢希道德之輝光况乎
文教敷宣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劔閣雲將軍已定
三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蒟醬橦華之輸將
遂易百禮具興萬舞咸備皇情悅愉羣臣既醉
降細縕調元氣阜財解慍薄賦寬徭踰於穆之緝
熙耳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偽而返本敦樸而去澆

金華先生集卷之七

六

追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逍遙謹摘辭而頌聖
主微臣敢自託於王褒勅諭
崑崙有瑤樹丹鳳翔其杪朝餐縣圃露暮宿星辰
表皓月滿晴空羽翮何縹緲我愛徐孺子清修自
皎皎韜精在南郡高臥白雲曉羣賢方碌碌誰能
測渺杳郭泰獎人倫申屠耽林治浩然凌雲姿豈
復虞繒繳詠史

初夏朝氣清綠陰映竹閣好鳥時來集微風散林
薄養疴豐暇日坐臥對雲壑圖書紛几席茗椀常
閒錯偶爾屬篇章怡情忘簡略採藥支短筇尋泉

踏非屬豈曰謝浮榮明志貴澹泊世人逐妄跡真
源誰啟鑰柱史崇虛無金仙戒執著大道本淵微
會心在寂寞矜智通成愚要有何由度鬱鬱南澗
松百丈巖如削遙望浮雲中縹緲飛白鶴於斯悟
至理俯仰增遼廓

秋氣

秋氣凜凜露爲霜獨見孤英帶晚涼絳葉飄零依
碧澗參差鴻鴈滿寒塘碧澗寒塘憶昔日芳枝歲
粧金莖密雲錦高張霞霧舉遊絲搖曳花欲語過
眼繁華曾幾時百卉具腓今何許寒圃蕭條秋風
淒玉蕊繁香疎徑齊自有高松同晚歲還須竹影

清華先生節孝堂之七

十

傍清畦獨立秋光甘自媚安能闕彩桃李蹊况得
長近幽人屋霜根冷枝結幽獨君不見梧桐百丈
宿鸞鳳金井葉飄空碌碌

賦得黃花
晚節香

聖主崇文德宗臣事遠征偃戈誠廟算勦武豈

皇情爲廣薰風化仍期瀚海平曉雲隨鳳輦秋月
近龍旌湛露分丹禁彤弓錫漢京投醪御酒徹緡

哀軍容清湘野懷征旆滄波待洗兵應聞旄羽至

率舞拜干城

御說上駕親臨郊外諭遣定遠
將軍及諸將南征應制八韻

夏甸傳遊豫虞廷重省方恤農煩儆戒任土定輸
將往牒休堪著興時道自長親推廻黛帑祈穀卜

年芳驚輅乘春發鳳旂拂曙張屬車連迴陌羽葆

度橫塘郡吏迎仙仗遂師觀袞裳風吹桃葉嫩雲

罩麥畦涼曲水滌軒蓋晴林駐鵲鸛咨詢保介切

申勸耔耘忙聖澤霑原隰麗眉樂帝鄉寶岐

含雨翠高穗映霞黃帳殿看馴雉平田認遠揚實

苗欣亞旅葦屋富倉箱無逸成天德思艱邁古

皇寬徭恩屢紀賜復史難詳國步登淳古民生躋

壽昌舜絃間愜解堯酒醉衢康共識氤氲氣永規

歲德祥詢風今繼響奕葉頌無疆

御試省耕
二韻

清切推丹地瞻依近紫宸龍池鐘漏晚鳳沼月華

清華先生節孝堂之七

八

新古木流霜影宮雲澹玉津聖皇開治象元化

正含淳幸備班行後叨承異數頻端貞期拜獻樽

散愧冠紳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夜深星斗濶

始悟與天鄰

詩中宿
八韻

相對話平生開樽聽雨聲客中逢令節林下見交

情白社風原古柴桑世不爭從來樂志者非是愛

逃名

別墅仍留憩竹林笑語聲兒童知客意鷗鷺識秋

情天肯容吾嬾拙能免世爭他年重過訪不必更

通名

中秋陸處實同
宿飲齋中二首

浪跡真無計門庭汝暫持雨多憐稼候地下慮牆
危官稅完應早鄉租催漫遲近聞文體變前輩法
須知

汝祖墳前樹今年看幾回叔賢書共讀弟幼酒同
杯藥裏宜長晒柴扉莫浪開初冬當返棹候我竹

林隈

繫纜孤山下石牀理素琴嵐光千嶂滿松影六橋

深古道傳天籟清絃寄道心曲終人俱靜明月照

幽襟

濫綴先朝供奉班平明珥筆侍龍顏辟雍進

李鴻章先生節孝卷之七

九

講華旂細藉畝親推黛紉還南國遠通瓊海貢西
羌不閉玉門關滄江白髮君門遠悵望高天未
可攀

巖關鎖鑰設成東指顧河山百二雄華嶽峻增高

漢苑渭川波浪注秦宮旌旗閃日貌貅靜冠蓋連

雲隴蜀通自是太平多暇日書生何以答皇功

蕭條僕馬南安署日倚江樓眺碧岑瘴嶺朝昏雲

似墨巒村草木桂成林歸鄉幸慰趨庭志臥病終

違報主心一葉扁舟還載石片帆風正自長吟

城隅小築避風塵三徑茅齋可寄身藥餌關心朋

舊少青編滿架校讎新傍松壘石平如案裏露看
花折贈鄰崖岸年年消滅盡莊生齊物不須陳

感懷

冬晴正覺日霜靜風轉俄驚節序新倚檻臘梅香

欲盡隔溪官柳翠先勻時艱可信滄洲穩老去方

知古道真擬待東林鶯語細莫辭華髮醉芳春

春霽園林暖尚遙石欄殘雪未全消同人詞賦相

投贈把卷吟哦慰寂寥箕斗浮名終是幻巢由高

枕不須招眼看藥笻沿溪綠岸幘披襟酒一瓢

友人以詩相
投書此謝之

李鴻章先生節孝卷之七

十

杜門久已謝繁華不道春光取次奢柳市煙濃含
風雨桃村日照散明霞舊藏襖帖時開翫新註茶
經可共誇迸筍當階礙杖履茅軒小徑不妨斜

事即

謾說登臨春事饒衡門兩版閉清宵頻聞白帝烽

煙暗苦憶朱方鼓角遙憂世何妨同濁醉畏人真

欲渾漁樵袁安小閣相鄰近箬笠往還莫待招

懷

成仁本屬中庸事落落乾坤有幾人天以三綱作

砥柱士將一死答君親理無兩路須求是節到當

頭要認真我至沙隨弔往烈類官俎豆肅冠紳崇

壬午闕寇破寧陵文學翟先生均節令

雨歇林溪煙未收憑欄雲物見新秋葉心果熟紅

將綻階面苔深翠欲流碁局頻移竹映榻酒壺好

待月登樓惟君最愛清狂客塵世何人識醉遊新秋

西齋詩集

結宇三江紫岫間薜蘿遶磴俯澄灣陸機文賦年

方少陶亮閒情典未慳花滿芳罇留素月牕明綵

筆照青山把君一卷吟蕭寺夜雨孤燈好閑關京

贈友

潘耒先生第書卷之七

士

疎雨松林白鶴棲遠公精舍一峰西青楓雲鎖談

經洞碧水蓮開送客溪法相仍傳阿育記殘碑猶

是晉人題石欄把酒懷元亮煙遶柴桑望欲迷

參差石勢抱禪扉萬仞羣峰帶落暉碧澗渟泓數

磬響白雲縹緲一僧歸閒從苔壁識殘籀靜愛風

泉坐釣磯五老青牛煙嶂外明年策杖莫相違東林

寺二

蕭然蘿薜絕雙魚雲外忽傳有鶴書學道原因息

翻蚤出山翻悔避名疎幽花谷口遙相映野鷺溪

邊迴自如龍尾班行真濟濟拙庸應許歸茅廬

簇簇郊關擁畫輪臨河握手話酸辛藝花選石多

同調待漏鳴珂少故人倦鳥寧能歷遠岫歸雲何

意覆通津入朝倘得辭簪紱春水還期理釣綸戊午

應召入都留別里中親友

西風久雨苦萋迷客子逢人問路蹊遠浦暗雲藏

古寺斷橋平水接長隄當車苦露征衣濕倚岸高

槐獨鳥啼歲暮可能歸舊隱村鄰濁酒正堪携途

雨苦

柳陌乍隨岡勢轉杏壇忽傍北林開轍環魯衛行

將老道繼唐虞志未灰蝌蚪文銷存鼎鼐蟻尊歲

潘耒先生第書卷之七

士

久剝雲雷階前風雨傳松籟疑是瑟聲入座來長桓

北十里學堂岡有夫子廟相傳四賢言志處廟內有篆書杏壇二大字

文華春殿旭光濃帝簡儒臣侍九重紫禁天章

詞煥爛紅雲寶幄語從容細旃風定牙籤啟哀袖

香飄玉珮從典學千秋際聖主微臣何以稱遭

逢

御氣氤氳繞玉皇西清霞彩映龍裳經陳謨

典天心正學開勳華帝道昌敢向盛朝稱

管晏何須文藻繼班揚恩深覆載安能報誦讀衡

茅志未忘辛酉二月初侍講筵記事

薊門疎雨澹秋陰惟爾斯行重古今賦就上林纔
賜第表陳東掖蚤抽簪關河落照鄉山迴驛路鳴
蟬野樹深到日高堂應戲綵御香未散遠衣襟

史才經術在關中 詔領羣儒集漢宮瞻望白雲

子舍在拜遠黃閣 主恩隆比鄰載酒東臯子戴

笠譚詩角里翁回首應憐同調客編摩寂寞老揚

雄送李于德奉
旨歸養二首

山陵疊翠倚層霄瑞靄晴臨碧澗遙石上泉聲隨

玉漏巖邊樹色映金鑣雲峰遠結盤龍氣瀑水近

當踞虎橋一奉恩榮歌鐫燕長從仙蹕聽簫韶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一

碧潭波遶翠微迴帳殿紅雲覆綠苔閭苑煙深朝

絳節華清春曉對蓬萊山光獻壽天杯永寶翰騰

輝 御榜開萬國共瞻隆孝治漫言驪阜重仙臺

傍巖依岫敞離宮 詔賜恩波卿貳同閣道周迴

香溜裏衣冠趨走綵雲中不須雕琢傷元化惟有

真淳表睿功何事露臺稱漢主萬年儉德仰休風

薊北煙巒俯大溪甘泉春色接丹梯曉來嵐氣當

牕入雨過花光拂座低搖曳霓旌依磻轉參差豹

尾與雲齊願將景物同民樂薄海蒼生望紫泥

上賜大臣遊
溫泉詩四首

椒花彩勝嬾隨人閉戶攤書笑此身白首技文嘗

午夜寒天點易及霜晨節遞時未
立春郊柳應含凍雪

少村梅可放春稍待西山芳草綠招邀朋輩醉芳

辰人日和郭快
園作次韻

秋林不厭靜高士自能閑鎮日茅亭下開窓對遠

山題

禪門深鎖萬松間江上白雲自往還雨過捲簾無

餘事一編周易對焦山西來菴
題壁

白馬西來埽野雲居人誰識舊將軍楞嚴讀罷焚

香坐一鉢江泉到夜分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四

飯辦松花芡辦衣同羣鷗鳥渾忘機駝岡不減柴

桑社擬剪蓬茅待汝歸西來菴贈水齋上人
上人舊爲寧夏總兵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七 終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八

奏疏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 皇上東巡渡江歷淮揚幸

蘇州十一月回鑾江寧駐蹕二日過下關 上諭

向聞江寧財賦之地今觀民風土俗通衢市鎮似
覺充盈至於鄉村之饒民俗之樸不及北方皆因
粉飾奢華所致爾等大小有司當潔已奉公守法
激濁揚清體恤民隱務令敦本尚實家給人足以
副朕望老安少懷之至意欽此欽遵臣等潔已率
屬加意撫綏並遍諭百姓務士敦禮讓民尚淳樸
仍於江寧蘇州安慶三處立石大書以垂永久臣
相度蘇州胥門外具建碑亭敬立穹碑已於二十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告成謹將碑文摹揭裝裱進
呈 御覽謹具題知

欽奉
上諭事疏

臣惟財賦爲國家根本之計蘇松尤爲財賦最重
之鄉臣以庸碌謬撫茲土見錢糧每年逋欠每當
奏銷之期多者常欠至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
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國計初疑官吏之
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載以來詢問耆碩體
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
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

貴在及時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
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
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
雜項差徭不可勝計仰事俯育婚嫁喪葬舉出其
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朴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
而獨耕田輸租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
湖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並號
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
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
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沒張士誠將士私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

產號爲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
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
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三十餘萬石民
困稍甦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
盡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救官田之敝但正
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爲奸其後以耗米作爲正
糧又運綱諸費額外取諸於民因事派徵又如所
謂九厘地畝之類日漸增益非復正嘉以前之舊
至啓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堪命 本朝
定鼎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

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爲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違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爲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廢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款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叅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爲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款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適遇歲豐二十三年荷蒙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他項仍多掛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敘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

俱因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赦蠲我國家弘敷大賚每一赦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重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既窮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嘗委官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而不敢承佃倘蒙皇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科將見田額漸增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諸臣疊疊陳言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俱言前朝計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享奉琛恐後上年鑾輿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爲生逢堯舜之主視民如傷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懇宸衷

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博集
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
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毋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
將科則稍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
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
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
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戶無不完之租民力
裕而吏治清賦稅充而國用足億萬太平無疆之
休端在是矣

陳蘇松通賦之由疏

臣才具庸劣奉 命撫吳陛辭之日蒙 諄諄諭

意深先生重集卷之六

五

以移風易俗為先務至 駕南巡又 諭以敦本
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每月齊集士民
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
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
觀竊以吳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閨閣詩書相高固
天下所未有但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為利而愚者
墮其術中爭於倣倣無所底止如婦女好有遊冶
之習靚裝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
號點肉身燈露體誨淫自以為孝至於斂財聚會
迎神賽社一藩之值可致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

編作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
禮戲樂參靈絲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邱之風微
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逞勇
為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
告誡今者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
神罷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跡若地方
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庶幾返樸還淳且浮費
簡則賦稅足禮數明則爭訟息固吳之急務也然
此皆地方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
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 天

意深先生重集卷之六

六

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枝蘇松淫祠五通五顯劉猛
將五方賢聖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
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為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為
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府城西有楞伽山俗名上方
山為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驚牲
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鬧男女雜還
經年無時間歇多費金錢何止數百萬金商賈市
肆之人語稱貸於神可以致富重直還債神報必
豐謗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
民志此為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

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為婦而其婦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為哀反艷稱之毒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破壞民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之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付之深淵檄行有司凡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料備修學宮并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為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除神即降之禍殃皆

卷之三

七

為臣危至數口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且悍誠恐臣去任之後必有又造怪誕之說箕斂銀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然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罪律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被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改正風俗可以還淳更勅部通行各直省凡有此類嚴行禁革有裨世道非渺末矣

題毀淫祠疏

為政莫先於正人心人心莫先於正學術朝

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經術罷斥邪說斯道如日中天獨江蘇坊賈惟知射利專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苟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宣淫誨詐備極穢褻汙人耳目繡像鏤版極巧窮工致遊佚無行與年少志趣未定之人血氣搖蕩淫邪之念日生奸偽之習滋甚風俗凌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嚴禁仰書坊人等知悉除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外如宋元明以來大儒註解經學之書及理學經濟文集語錄未經刊板或板籍燬失者照依原式另行翻刻不得聽信狂妄

卷之三

八

後生輕易增刪致失古人著述意旨今當修明正學之時此等書出遠近購之者眾其行廣而且久爾等計利亦當出此若曰古書深奧難以通俗或請老成純謹之士選取古今忠孝廉節敦仁尚讓實事善惡感應凜凜可畏者編為醒世訓俗之書既可化導愚蒙亦足檢點身心在所不禁若仍前編刻淫詞小說戲曲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板立行焚燬其編次者刊刻者發賣者一併重責枷號通衢仍追原工價勒限另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

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諭

化民成俗莫先於興學育材合行出示將本城內外及鄉區村鎮大約二百家以上者設社學一處查本鄉子弟年八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若干人除能自備束脩外如果家貧無資者該府州縣量爲設處廩穀本院亦捐俸相助再行儒學教官通查該學諸生中有學問純正品行端謹者開送聘以爲師當此任者須要端肅謹慎爲後生楷模先講明孝經小學教之歌詩習禮問安視膳進退揖讓之節循循善誘使知存心敦行之學然後進以四書五經以程朱傳註爲主勿玩愒歲月虛應故事

大抵社學爲教習學業專以養蒙育德其行止不

九

端及出入衙門囑託公事不能安貧守道者雖文詞優長教官不得開報其剽竊異端邪說炫事立異惑後生者即革去館穀另選教讀須該府州縣誠愛惻怛視民如子勤勤懇懇隆師重道方克有成數年之後士習益端禮讓可風庶不負朝廷興行教化及本院樂育人材之意果有實效者本院不靳特疏薦揚不然雖有他長無教育之實蹟難登薦牘

與後社學以端蒙養告諭

聖學明則風俗淳蒙養正則士習端訓練勤則藝

業精吳中人士文章藻麗爲天下冠而敦本正始明倫敬身之道猶有未盡講明者夫本始之教莫垂於孝經而養蒙育德莫切於小學合行定期開講爲此仰該學教官即便聘耆儒每月十一日在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十六日月課諸生講孝經小學之日長吳二縣各社學教讀俱率生徒聽講月課之日教讀一體聽候課試其供給各衙門分日輪備毋得違錯

明正學勤課藝告諭

聖賢語治不過教以田里樹畜中以孝弟禮讓遂至比屋可封刑罰可措者今日教化凌夷奸偽滋

起根莠不剪而欲休息蓋亦難矣吳中刁惡遊民

十

最爲百姓患約舉數端嚴加懲創自示之後凡以前違犯者當思渙然省改如長惡不悛三尺具在斷不寬假毋謂本院不教而殺也

一奸暴遊民結黨歛血或假稱欠債或捏騙賭博持棍操刀行兇打降一人有讐則聚眾同報一人告狀則彼此扛幫甚至窺寡婦孤兒家道殷實而柔懦愚蒙便指姦盜誘賭誘嫖或強使揭銀或唆調爭訟又勾引營旗機匠結交衙門皂快挾同詐財互相容隱更有欺隱田糧抗逋國課窩盜窩訪

保官保吏壞法亂紀真堪痛恨自示後五日內不
即解散本院訪出盡法究處各重性命其毋後悔
一民間或因小小角口邂逅身死竝無致死情由
屍親指死者爲奇貨或擡屍上門或鎚棒劊打或
傷器物或搶家財勢同盜賊不厭不休以後如有
此等盡法重懲枷示三月決不輕恕

一刁民心懷姦僞志在得財家中但無營生就要
搜尋告狀更有一種訟師專一起滅詞訟教唆愚
民或捏寫無影虛詞或隱匿年月姓名或以活人
作死或盜人墓檢屍或造混告二三十人或牽連

大清律例

上

無干婦女或假冒籍貫或擅用粘單或一狀未問
一狀又投或上司衙門連遞數紙以致批問紛紛
提人亂亂有分毫小事而經年不結者有東審西
詳往返千餘里者饑寒疾病老弱之人連累常死
庄農傭工之家盡誤生活及至事完之日不過笞
杖罪名多半全無指實如此奸詐之徒擾亂生民
死有餘辜往往反坐通不知懲以後州縣置無恥
刁民簿除原因辨冤訴屈所告得實者不分曾告
幾次免其登記外其餘但係半虛者即登此簿簿
登三次者將本犯解解本院以憑盡法重治折告

多人除緊關重犯外其無干牽告之人所費盤纏
即於本犯名下計日追銀給牽告之人收領鄉黨
良民休與爲禮

一造言之人無端捏事見影生風或平起滿街議
論或寫貼捏名文書擅編歌謠劇戲或談說閨門
是非除致出人命者即依律定罪外鄉人等但有
指實者即便公舉到官有司盡法重治枷示三月
本院衙門記惡良民不與爲禮

大清律例

上

一賭博乃敗家之緣由做賊之根本開場者譬如
窩主束手分財賭博者譬如盜賊夥瞞癡幼此輩
若不嚴緝地方安得寧謐各州縣官於城市鄉村
印貼告示但有拿獲真正賭博者除照例盡法究
治外仍於本犯名下追銀十兩充賞嚴禁刁風以
安良善告諭
略販之罪新例甚嚴乃吳下惡俗有等奸媒牙保
覘知貧人子女稍有姿色輒巧言哄動或稱官宦
討取勝娶或稱富豪收爲兒女始以重價立成文
券及至攬金到手半入奸囊而爲父母者止圖目
前之貲財不顧骨肉之分散或父母稍有良心不
受哄騙若輩即糾合黨類俟候子女偶然出門竟
行誘擡入窟展轉遠賣得價瓜分迨其父母告官

追緝其去已遠杳然莫可根踪不獨骨肉分離反
多公庭拖累言念及此殊堪髮豎又有一等無賴
之徒嫖賭放蕩衣食不給被奸媒說騙或將本身
妻子自賣遠方永離鄉井甚至鬻為水販墮落娼
家更有為富不仁之輩收買人家子女教習吹彈
技藝通同媒媼誘執袴子弟婪取重價賣為姬妾
此種澆風惟蘇郡維揚江寧為甚愚民誤墮其術
生離遠別而若輩坐享其利天理王法皆所難容
該管有司身在地方視為細事漠不相聞全無禁
戢溺職殊甚本院念切維風合行嚴禁為此示仰

清江先生書卷之六

七

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有前項奸媒販棍以
及收養瘦馬之徒嚴行驅逐出境如愍不畏死潛
頓境內仍前拐販子女許鄰里保甲赴該管官據
實舉報解本院審明題請正法鄰甲容隱不報一
體治罪至若窮民不惜兒女遠賣他鄉有司官務
須多方勸諭令其悔悟如冥頑無知甘心拋棄一
并照例懲處決不姑貸各宜猛省毋蹈法網

禁販子

女以全人倫
俗告諭

婦女職司中饋幼女學習女紅皆宜靜處閨幃別
嫌明微即異姓親戚不得相見乃開元等寺何物

妖僧創為報母之說煽惑民間婦女百十成羣裸
體燃燭肩臂謂之點肉身燈夜以繼日男女混雜
傷風敗俗聞者掩耳而乃習久不察視為故常良
可哀憫即曰親恩常報生養死葬自有定禮違禮
辱身是謂不孝何名報恩合行出示嚴禁嗣後不
得仍蹈從前惡習如有犯者許地方附近居民稟
官嚴拿究處女坐其父婦坐其夫僧道容隱不行
舉發解院重責枷示不貸

嚴禁婦女入寺燃
燈以示風化告諭

衣食之原在於勤儉三吳風尚浮華不安本分胥
隸屠沽娼優下賤無不戴貂衣繡炫麗矜奇文人

清江先生書卷之六

七

喜作淫詞疾病之家聽信巫覡欺誑輒行禱禳鼓
吹喧闐牲殺浪費貧民稱貸於人又有游手好閑
之徒或假神道生辰或稱祈安保歲賽會慶祝雜
扮故事兒女溷淆舉國狂騷為首苛斂干沒或因
酣飲聚博致生事端又有優觴伎筵酒船勝會排
列高果鋪設看席糜費不貲爭相誇尚更或治喪
舉殯戲樂參靈尤為無禮凡此種種一皆百姓火
耕水耨辛苦所致恣其浪費毫不檢恤民力安得
不竭國稅安得不逋自後胥隸娼優槩不許著花
緞貂帽緞靴犯者許人扭稟變價充賞疾病祈禳

若有巫覡賽會祈保罪坐事主尋常宴會不過五
簋酒船妓樂高果看席及喪殯戲樂樂行禁止如
敢故犯該地方官嚴拏究懲

解禁案
附告諭

習俗之奢儉動關閭閻之肥瘠吳民家鮮蓋藏猶
自浮費相尚如午日競渡其一也合行嚴禁自後
毋論近城遠鄉一切龍舟槳不許集資修葺如有
惡少棍徒不遵禁約倡議思修嚴拏枷示爾民各
當移本凡遇令節家庭之間洗腆用酒以享高年
以娛婦子既無大費又有真樂何苦以終歲勤勞
所得輕擲一旦荷花蕩開會亦與此同例毋得抗

違取罪

禁龍舟
告諭

清溪先生集卷之六

五

民生於勤荒於嬉故禮有游惰之罰律嚴賭博之
禁何意乃有馬弔紙牌一事士農工商各有本業
一執紙牌曠時廢業無賴棍徒引誘富豪子弟一
副之內動經數千一夕之間輪輒盈萬夜以繼日
叫呼若狂主僕混雜上下無分奸淫竊盜乘間而
起真可痛恨合行嚴飭以後槳不許印造紙牌如
再不遵立拿重究

禁印造馬弔
紙牌告諭

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
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稔救死不贍本院不勝痛惜

如遇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

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為名圖飽食
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於田間空曠之
地高搭戲臺開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
廢時失業田疇荒蕪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
釁鬪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
本院竊為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
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義積累陰功何苦以
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本院已屢
次諄諄告誡城市之間稍稍斂跡而鄉村僻處曾

未之改深為民病合行出示嚴禁

禁賽會
廣告諭

六

蘇松兩府士民紛紛具呈妄稱本院德政請立碑
建書院作生祠本院不勝駭異蘇松賦重役繁民
生困苦上下掣肘諸事維艱本院夙夜拮据捫心
自揣有過無功况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有明禁至
於建書院造生祠尤為末俗諂諛之習本院素所
深惡吳門生祠如林豈必盡有功德甚至過者指
斥其姓名歷數其劣狀未嘗以其有生祠而稱羨
也若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三公忠直廉惠之
名表表天壤史冊載之兒童知之今曾無半間之

享本院欲爲存俎豆之地而苦無工費爲之中上
可見生祠之不足爲貴重至於書院原先儒講學
明道之所人因避生祠之名槩稱講院尤屬無謂
此皆好事無恥之徒借以媚官長詐鄉愚漁利行
私今欲加於本院是以本院爲好諛喜佞之愚人
何待本院之薄也合行嚴禁士民宜各守本分自
安生業毋得踵習舊套上下律例禁止建碑
立祠吉諭
本都院撫吳一歲一飲一食何其非百姓脂膏而
地方刑名錢穀簿書鞅掌晝夜拮据未嘗暇逸心
雖無窮力實有限今蒙 聖恩優擢輔導 東宮

湯潛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職任重大本當開 命就道因欽件部案限滿當
結稍稍料理即星馳北上爾百姓念本都院愛民
有心忘本都院救民無術罷市挽留數日聚集院
署哀號之聲至不忍聞本都院與爾百姓一體相
關豈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爾等士廢讀書農廢
耒耜商廢貿易本都院爲之寢食不安本都院於
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頗真入 朝之後或
至尊顧問或因事敷陳或九卿會議當盡力鑒鑒
言之況 聖主眷念財賦重地必簡公忠清惠才
德兼全之大臣十倍於本都院者來撫於土爾百

姓何用多慮本都院平日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
寘在即朔望率爾百姓叩拜 龍亭講解鄉約亦
欲使爾百姓知君臣大義 朝廷恩德自今以後
願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忠信勤儉公平謙
讓事要忍耐勿得妄興詞訟心要慈和勿得輕起
鬭爭勿賭博勿淫佚勿聽邪誕師巫之說復興淫
祠早完 國課共享天和此本都院惓惓望於爾
百姓者本都院身在京華此心尤當往來於此地
本都院見爾百姓如此情狀既愧平日救民之道
未盡又不忍遽忍然而去但 君命不敢留輔導
東宮之任謹不敢辭惟爾士歸書舍農歸田疇
商歸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無復紛紛擾亂可
也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卷之八

湯潛菴文集節要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彭定求編定求有周忠介公遺事已著錄湯斌
文集有湯子遺書諸刻定求又擇其切於身心者
倣蟲豹南軒節要之例纂爲此編定求斌門人也
蘇州府誌載其有儒門法語蒙正錄南昀詩文集
而不及此書殆修志時偶未見歟

寶綸堂集十二卷

〔清〕許纘曾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寶綸堂集

五卷》提要

寶綸堂集序

歲丙子。華亭鶴沙許公。彙
輯其生平著述。自詩賦序
記。以迄見聞雜錄。凡十二
卷。郵致京師。問序于余。余
受而讀之。竊歎其讀書之
深。與學問之博也。乃其自
序。則又以為因仕廢學。年
五十始知讀書。又何歛然
不自足耶。蓋天下惟真讀

書之人能自知其讀書之
晚而所謂善讀書者必原
本性情涵養器識發而為
言始足以配德與功而垂
不朽固非僅尋章摘句與
雕虫末技爭長于風雲月
露間也憶戊子冬公始來
京師執經于先文貞公之
門公長余一歲後余三年
成進士同官詞林每天祿

聖天子休明之治而公乞身歸
養矣蓋公天性最孝既已
校文明光侍直兩人年相
若驩相得也暨出任方岳
陟外臺明刑兩河廉訪六
詔屢決大疑剖大獄皆經
生學士所欲一見諸施行
而不可得者公恢恢乎游
办遇之方冀報政還
朝秉鈞握軸以佐

顯親揚名。念太夫人春秋
高。必不肯以三公易一日
之樂。乃浩然言歸。歸未一
年。滇黔告變。人皆服公先
見為不可及。而不知誠孝
所格也。余讀公集于玉堂。
應制諸作。彷彿歌明良。賡
喜起。知公黼黻之才。于平
反。欽恤簿書鞅掌不廢。嘯
歌。知公經綸之暇。至解組
歸田之後。友朋贈答。登臨
寄托。則又知公之塵視軒
冕。曠懷高蹈。如鴻飛鳳翥。
可望而不可即也。蓋公自
通籍以來。春花秋月。無一
非讀書之時。山巔水涯。無
一非讀書之地。當其意有
所觸。發言陳辭。如風行水
上。自然成文。絳雲在霄。舒
卷任意。未可為淺見。甚聞

道也。公倩李子寅谷。數從
余游。每為余言公生平聞
一善言。惟恐不傳。行一善
事。惟恐不加。蓋其志無日
不以濟人利物為心。惜乎
高卧不出。有用世之才。而
不盡用于世也。令子克潤
負雋才。比試京闈。余讀其
文。有一日千里之目。與李
子寅谷。雖屢困場屋。輦上

公卿。無不知其為名下士
者。是公不盡用之緒。將於
子若壻繼之。則固可忘情
于世矣。余碌碌塵鞅。學殖
荒落。視公家有園林丘壑
之趣。坐有絲竹管絃之聲。
時與嘉賓良友。為香山洛
社之會。芒鞋竹杖。徜徉于
九峯三泖間。固不待讀公
之詩文。而余之有媿于公

者多矣。聞公四十歲以前。
夢寐中每見仙山樓閣主
者呼之為玉局中人。則是
編也。當于丹臺紫府求之。
少陵詩云。自是君身有仙
骨。世人那得知其故。然則
余雖知公之深。恐猶有未
盡知者。舉以似公。能無適
然而笑乎。

年通家世弟宛平王熙

拜撰

寶綸堂集序

先帝知人善任。將用公為調鼎

古之人。有立德立言立功。謂之三不朽。然而盛德大功。非言不宣。則文華者。天地之光華。人事之大業也。粵稽古來。所稱傳人寥々。

鹽梅之寄。而先試以敬歷多方。由是攬轡旬宣。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已任。自伊洛瀍澗。以及昆明廣漢間。乘輅所至。邠雨召棠。至今

不可概見。我鶴沙許公雋。南宮年最少。居玉堂侍從之班。天祿石渠之秘。於書無所不讀。探賸索微。兼綜條貫。珥筆彤廷者。多歷年所。

歌誦勿謏。一切山川草木之華。風物古今之變靡不并包。兼覽固已胸羅萬象矣。公乃念及慈幃。一旦陳情乞養。奉板輿修甘旨。備極孝友之宜。而且啟育嬰

堂輯感應諸編。盛德懿行。不可枚舉。暇則左圖右史。與古人相對。風雨靡輟。鄉里目為陳太丘王彥方焉。以余觀公之德與功。美備而無遺矣。由是發為文章。

皆鹿洞。鷺湖之學。崑山涑水之文。不僅區區雕虫刻鵠鉛華自炫。效下學之所為而已。戊寅蒲月。余方抱病掩關。公走尺一以寶綸堂集示余。讀未竟。不覺躍

然起曰。此真可以愈我疾者。時尚未付梓。暫留烏几。展玩久之。其賦則兩京三都之博奧也。詩則采三百篇以及開元大曆之風格也。碑銘傳紀。數陳時務。則

史遷之典贍。宣公之暢達也。古人云。文章大業。不朽盛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與公居同里。榜同年仕同途。與公贈答往來。常窺半豹。足為師資。今閱全集。

若恒霍多珠玉。輝煌陸離。
無盡藏也。雲漢升氣。遠近
共仰。為章於天也。昔楊遵
彥著文章論。古今詞人負
才遺行。惟邢子才。王元景。
溫子昇。彬彬有德。然亦未

謚乎。所幸公之集傳諸無
窮。聊弁一言。庶幾亦藉以
不朽云。是為序。
康熙歲在戊寅律中。癸賓
月吉旦。雲間年姻弟王日
藻頓首。撰於秦望山莊。

免為文掩其類。公是集詩
有之矣。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揆諸遵彥之論。殆無遺
憾。愧余碌碌。勞薪日事。軟
紅塵中。顧此三不朽。歎焉
未能自信。又安敢為皇甫

寶綸堂集序

少年讀中秘書翔步

余請養居柘上春日苦雨禁林可用為河南行省左丞

杜門垂簾偶讀元左丞許嘗著治效先生亦由編修

可用圭塘集華亭許鶴沙出為雲南廉訪清疆有理

前輩忽以寶綸堂集屬序績周伯溫圭塘欵乃序曰

因與圭塘集並讀之藻逸安陽公謝事歸相州于第

雄深盡帙而起曰旨哉先西得康氏廢園薙灌莽刻

生之作何減可用哉可用菑翳鑿池其中形如桓圭

未第時即有翰林之薦後時杖屨會賓友其間宮商

累遷學士承旨先生則自迭宣此倡彼和先生自甲

寅以前請養歸里門闢林
亭蒔花藥絲竹奉親跌宕
文酒二十餘年嘗與王尚
書印周盛侍御誠齋十數
公效古耆英會觴詠唱酬

元幹亦負時名傳有圭塘
雜咏王用之以為許氏昆
季之賢羣從之才俊有非
他人所能及者移贈先生
誰曰不宜余恒憎夫世之

先生于可用仕宦踪跡雲
壑投閒不甚相遠宜其從
容物外超然高寄相視而
笑焉矣先生嗣君嘗就余
問業好學能文而可用子

以韓杜蘇陸相推者相沿
以為常而先生之人與其
集彷彿圭塘故特置唐宋
而言元余雖不文亦願附
伯溫用之後云康熙戊寅

仲春錢塘後學高士竒謹序

寶綸堂全集後序

本朝定鼎以來戊子己丑間吾松郡讀書之士揣摩文藝以振科第者惟高陽鶴沙先生年最早入翰林由史館轉宮允為應制之文者亦惟先生年尚少奉

命選翰林中有經濟才者外轉藩臬分司以

救時養民先生才高與選始持節章江旋

擢西蜀為豫漢二省廉訪讀兵刑錢穀等

書諸凡一切案牘皆出自手裁則留心蒞

治之書文又十餘年於茲也官三品年僅

逾四十

予告歸侍太夫人于林泉讀書充棟著述

等身則又無書不讀無文不作矣而先生

乃自謂年臻五十方有暇讀書為詩文則

五十以前所成之詩文若猶未信耶。茲雖先生自謙之言。抑先生至此深造自得。聞道明澈。故別有好學篤信之志。欲然虛懷不欲。以時尚博聞多識之學為學。而故有是言。欤。此世人之所不能知。聞先生之言。而疑且駭者多矣。昔謝上蔡博極羣書。便、應對。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便知古聖

賢讀書學道。既不貴多。并不在早。當自有理會工夫。精專惟一。非但不事支離瑣屑。且亦不藉英敏多奇。何則。書文者性分之所流出。以表現微驗者也。故文章即性道。性道即文章。苟性分未充。功德未懋。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即三代通漢唐宋元明以迄于今。歷、邇、之。亦從未有不根

于性道。不本于功德。而可侈言文字者也。余生也。妄自即沉酣理學文章之道。由膚毛而漸入髓。敢斗胆與知一二蒙先生不棄。授校寶綸堂全集。命索一言為序。乃焚香披讀。亦復沉酣不置。蓋以當世文章鮮知已。故好之切也。非文章之知已鮮同此道者少耳。嘗惟杜潘茶村氏譽周元亮公。

天下讀書識字一人而已。此或者僅以應世之詩文言。然其時若我若吳若龔曹亦不止一人已也。今驗先生之讀書。皆得古人精意之所存。其發為文章亦皆有精意存乎其間。兼經濟而本道德。三者一以貫之。余竊謂讀書識字四字。先生誠足以當之也。美哉。年五十始知讀書。七十方欲以

詩文皆諸梓非自得自信之學烏能有此

自序

其出○世之真讀書者○不諫不迂○余之好

者○斯道為不孤矣○倘有以茲集進諸

御覽○其必廣嘉賞○著為一代讀書作文之楷

模○俾天下後世○咸知書文非成于閨道之

後○毫無所益○庶真儒輩出○不汲○慕外好

名○相率以從事于為己之學○而先生之功

澤遠矣○余深為世道幸○謹樂為序之

同里李之駒拜誤

余席祖父餘蔭○幼習制舉○某年二十二○

賢書○二十三授庶常○二十五濫竽○史館○會

先大夫有疾○得

告乘傳歸省○躬侍湯藥者○兩載○二十七先大

夫捐館○喪葬事畢○入都○補官○九十年之間○

所習者國書○所掌者文誥章奏○其于詩文

之學○未嘗得一寓目焉○迨年三十四○

詔翰林官二十餘人○教養有年○習知法度○

才堪外用○遇有緊要缺出○即與補用○遂由

憲副躋應使○踐歷四任○車塵馬跡之所至○

閩粵而外○東西南北○無弗至焉○簿書鞅掌

之事○刑名錢穀而外○若戰鬪矢石○軍路藍

縷靡不目觀而身親焉○十年之間○心目交

馳手口並用。其于詩文之學。又未嘗得一年六十後。復開園外隙壤。再結數林。以備寓目焉。年四十五。母老陳情。由日南萬里歸里門。吾母值強飯。喜可知也。吾母為浣城相國之孫女。居家勤儉。喜施捨。生平也嗜好。思所以娛親者。不可得。乃于暇。別構亭臺。疏泉脉。植嘉樹。以備板。覽。吾母好靜。并不好游也。春秋佳日。

勤請問一至焉。謂諸孫曰。此間立塾。可作書館。但聞汝輩讀書聲。徹戶外。不更愈于今日之將乎。乃命童子肄業其中。余督課之。暇亦得涉典墳。親筆墨。嗟夫。人生五十而始知讀書。不亦晚乎。縱欲遊親園。史而遲暮之年。尚能歷。記憶乎。且猶未能專心致志也。平生好友。明喜談論。

年六十後。復開園外隙壤。再結數林。以備友朋讌笑之地。余開闢海角四方之賢。不數數至也。城內交游。為郭門所限。聚會亦稀。每當春朝秋夜。霜天永日。相與數晨夕。過同井十餘人而已。吾友能。能飲者。烹茗吸粥。各從其適。論文。能詩者。論詩。能詞者。論。

琴尊。星管陸博。藏閣之。腐靡。開足以造志而已。諸君子。尚文法者。無一人焉。拘禮數。講世法者。無一人焉。逐名利。好奇詭。爭雄角勝者。無一人焉。大約皆恬淡疎達之士。相對無心。放言無忌。或盤桓于山澗水濱。或箕踞于長林豐草。白日西匿。繼之以夜。

春秋冬夏如是焉而已。雖然吾友譙笑之。
時○又非吾讀書時也。唯是賓朋散去。山鳥

時風雨蔽途。掩關獨坐。然後抽甲

之與久坐。思動旋復去之。

亦少與讀書之時以

通該博發為著述

心清畫夢。回夕陽而

飛。偶然意有所感。境

九。或寄之詠歌。或筆

札。捉刀人未悉顛末

之。本無意為文。故隨手散棄。

年已七十矣。兩窓清暇。檢五十年來

奔走中外。箇中之所僅存者。聚而錄之。諸

體不備。難分甲乙。隨檢隨書。都無次第。豈

敢自付剽剽。聊與兒曹收貯。夫亦曰手澤
存焉。爾後之閱是編者。見其筆墨之膚淺。
援引之疎陋。已人下里。貽笑大方。而後知
書之不可不讀。書之不可不早讀也。如是
夫。

華亭許續曾漫識

寶翰堂稿目次

第一卷

賦

九峰三泖賦

漢火賦

登西岳賦

黃頭小島賦

登太湖小嶼

第二卷

詩

樂府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第三卷

詩

七言律詩

六韻詩

第四卷

詩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頌

聖武平北頌

第五卷

序

平關記序

含暉堂詩序

都督阮君憐送行詩序

陳慶祿史序

金丹節要序

陳祿叢詩序

陸集生近體詩序

同年唐濟武詩序

七鵲詩序

楚江吟序

周青岩詩序

定舫雜詠自序

百幻詩序

郡伯龔使君留任詩序

送張榆陽運轉城序

吳非止贈龍閣序

三奇記自序二首

鵲沙自序

昭武將軍少保楊公七十壽序

同年何貞石七十壽序

鄒連城五十壽序

跋

周榮舉先生新婦詞跋

閩海曙朱公疎卷跋

第七卷

記

銀臺公辛未科會試味卷跋後

相國文定公叢書華葉跋後

某舉周學憲子蹟跋

周氏四世筆墨跋

木蘭詩跋

龍年賜宴記

巫山神女記

百歲老人記

百一老人記

磐石城記

成都合園記

終南訪道記

津城新建演武廳記

紀事

戎戎禮閣紀事

雲間公建 萬歲亭恭紀

宿州紀事

林氏世家紀事

墨花館紀事

襄商紀事

傳

唐孝直傳

孝童傳

第七卷

書啟

與西江王總制書

與湯潛菴巡撫書

敬辭賓筵啟

文

告漢漢壽亭侯文

育嬰堂焚榜文

祀黃河文

重建五山縣漢前將軍祠及城隍廟疏文

育嬰堂勸善文

定舫自艾文

祭光祿寺典簿郭達成文

說

社鼠安田鼠說

猴說

蜂魚說

狸、說

狐媚說

鷓鴣海螺說

豺說

水岩端硯說

第八卷

葛老之吉

天又地理議

修築海塘公呈 代

請減浮糧公呈 代

祈雨公案

第九卷

定舫隨竿

蟻城

忠州水蓮

蝗

龜異

大異

虎突

參貂

金銀幣散

紀幻二則

發李自成祖墓

泰僧揚反

鷄異

紀異

順異

義犬

貞雁

感應篇微事續

濮陽奇夢

鄒光祿

萊陽宋九青

沂水王生

盛

雷異

益池

奇張女兒

老人生角

傅生

白垚屠子

龍興

應魁業報

大理趙汝謙

雷書

明
瑣碎錄

第十卷

日南補得

全省大畧

全省分野說

全省疆域

全省形勢

全省沿革

山水畧

物產畧

橋梁畧

古蹟畧

日南雜注

南詔五系四清

海外見聞

草野見聞

第十一卷

日南前事

四度
為語
拙句
萬代
文趾

竊原

新茂

失利

撫夷

任用非人

因夷制度

夷俗

險要

經制
見四

版圖

災祥

科舉

逸文

名宦

雜志
改流

第十二卷

附錄天台馮魁渠考十九條

漢通道西南夷置郡縣

哀牢國內附

諸葛武侯南征

寧州刺史

史萬歲平雙瓶

唐初經理滇中

南詔始興

大理國段氏始末

三十七部

元世祖平雲南

元討緬興八百媳婦國

十一總管

明三將軍下雲南

建文遊跡

靖遠伯三征麓川

三宣六慰

孫可望李定國竊據

珍貢

議問金沙江

齋輪堂稿卷第一

華亭 許繼曾鵬沙 著

賦

九峰三泖賦

余韶平就塾東髮登朝故卿草木能忠教
連平踰四句承 恩歸養每當風日晴美花
月纖妍執命時哺酒漿茶或細酌于小
小叢桂或納洋于廣谷大川致古人秉燭之

游擬大夫登高之賦乃賦九峰三泖以怡情

適志繪圖寫景云尔

惟五葦之與區迤江海之雄圖峰九突而建魚湖三
折以紫紆脉分于少祖大日汎漚于笠澤澱湖浦扶
輿之航秀亦仙靈之窟都祥怡基于白茅端先兆于
赤鳥是以頽桐西折綿豆東吳限半壁之土田聯十
里之軸疆彼窮窳之群壘寔吾土之偉觀數其名相首
曰鳳皇靈峰翠黛于彼朝陽既側後翔將翔將翔有

十林之嘉樹兮佐其輝光有萬竹之士實兮薦其甘
芳山月高兮夜色清天風起兮疑有聲或高寒于雲
長復迴顧乎郡城儼羽儀之可觀慰又運而昌明邈
靈奇之蛇壇爰極陳大復英次有偉公逋迹于此山
因以名結茅棲止青霞可傳古後可使半巖荒蒼苔
生紅露一徑松濤翠沆綠渚鶴丹以巢烟澗冷
而送雨三州東西兩余雙峰並峙侶合侶離如行如
徙路斷橋橫林深景翳洞口連漪幽禽雜語淮南之

鶴犬皆仙懷葛之衣冠成市蕙園芝田松龍竹寺石
眼開兮乳泉飛壑聲出兮梵音從之迤邐土宜茶雷
鳴放茅騷人仙客戶泛沆霞微君花竹三徑堪誇則
虎高袖惟乾松花四為長山簡又撰序華亭以西佳
勝無二天井地雖道書刊紀越清梁池林典昭示茲
德懷貞探奇挹異巖腰之隱見琳宮木杪之參差法
宇若迺義士嘆碑蒼苔蝕字素仙遺塚白陽掃地澄
潭翠嶺幽人不寐又有丹井湧源甘澗木森古澗迎

茂雲封薜荔晴沙落照印玉樞金曉挂寒院度浦寧
林莊晚香之亭能不思舊宿神麗之館蜀勝撫今者
我五峰名薛形如玉屏楓林掩映空翠流馨高殿已
遠清指堪撫携短策上孤亭松迥倚酒初醒宜高人
之所憩暢游夜之所停六峰名機情因內火難逢鷗
汀遙遙教出二俊祠堂春蘭秋草入洛之龜不還鶴
唳之聲盈耳啼猿哀怨以悲秋遊客低徊而不去七
曰橫雲：恨天削巨靈劈谷泉飛碧落河洞之白龍

又飛古祠之黃犬何託或招隱士或採仙葉月附風
臺珠簾翠幕僧繇之圖畫巖然赤輝之峰烟如昨八
曰天馬形勢最高昂頭掉尾林齊整近于博劍氣散
作驚清浮圖拾級俯瞰海潮訪石魚于絕巘想漁注
于峰霄凡則名荒玉國輝映千古千原風騷馳騁野
色端于疎林驚聲流于翠嶺窗含三湘之烟濶閣納
群峰之霽景採山上之瑣瑣泛溪迤之艤舳讀書之
臺已傾已谷之場无冷牧笛想歌發人深省此固山

之靈未盡水之勝也極湖之東漱澗浮空水村百里
烟樹千重澄泓碧湛渺不可窮愛畦茂浦深處難進
危橋巨艦片葉迎風合于春中鏡子吳淞速速既越
曙色微紅入鵲啼：翠幕雲中轉湖而西迴環五峰
清光白鵲江接青龍濯：我灣之楊柳亭：九菜之
芙蓉玉簫盡舒處：相連細語香茅隨時可供漁火
塔燈芳作明月滅霜林烟嶠芳時潯月懷古夫國湖
元氣混茫通或池接扶桑澎湃無涯浩淼無方陽鳥
之將升未升也紅潮映五雲之色赤浪湧半嶺之光
連天濫灝極望汪洋水塘之將吐未吐也漁樵牧乃
巨流響鼓龍出水而無方飛鶴：遊芳水波碧夜珠照
芳孤嶼蒼朝昏變幻烟霞翕張其泉洶其其葉殊良
雖中冷惠水未足以擬其甘冽而潔乎嗟乎湖山之
美品物之妍莫不因境以觸藉人以傳風流既邈巖
谷依然二陸之地亭遊矣三高之祠墓存焉正遇秋
風之際始思張翰之賢美水當之節係傳浮石而東

指託夢輻以寄興遂偃息于林泉余昔宦游滇蜀身
親瘴雨蠻烟春懷柳色竟夢沈迷海影雲之境
繼慈親白髮之年歷黔楚以盤礴行萬里以歸田繆
不須濯髮不必結堂可堪賓庭可託蒼道遙故里歲
月俄延將把浮丘之臂擬拍洪崖之肩長嘯于赤松
之溪休雲之巔塵不負漸于小川

夢大賦

雜物生之善幻無情而化有情瞻漢邊之腐草迺熠
耀而有征矣嘉名於丹鳥後彷彿於夜明照隋宮之
苑園壯深將之氣靈聚野燐而不熱缺宵燭以涼生
乃有盧家少娘而國佳人冰純蘭有含咲含頻感時
序之代謝吟微森于水消嘆秋風之忽至先照輝而
沾巾亦有華門翁士白屋之豪雙膏難起繁盛空勞
拾寒光以借燄採夕照以相邀佐深更之誦讀照簡
乘于中宵睽茲微物生長遂萬能動深閨之感慨更
助隱士之風騷洵足發才人之歌詠破輪星之遊朝
人何賦乎穉穉之為蝴蝶照表之為飛蛾要言化而得
其道也

登西岳賦

歲庚子余由章江持節參藩西蜀時李閣張
獻忠餘孽十三家竊踞夔門路阻不通乃由
漢口陸行取道中州入潼關歷秦省而入西
蜀路經華陰道中仰觀三峯聳峙雄鎮三秦
者大華山也遂驅車至北見有宮闕巍然不
啻若王居帝室者乃西嶽神宇所謂金天一
柱是也朝馳森嚴唐栢奇古歷代帝王碑文

森然林立而唐碑尤奇余既窮大華之勝若
無濟勝之具適宗室青嶼數馬三遠中水旄
公代巡秦省見余却符至各適舍人遠送以
故即邑大夫候有加焉翌日遂由西嶽廟
南行入山務窮三峰之境片柯坪以下巖巖
猶得至焉若煙峽以上侍從之力不能施推
挽之功不從與矣濟攀三日芒鞋周覽直造
其顛而攬其聚焉爰抒所見以記勝游其詞

曰

翳大化之華靈分氣氤于五岳莫不吐無奇勝卓犖
抒流覽之胸展登臨之嘯維足披圖游戲形別勢區
別方地錯楚江路經二室平衍遊履踈木若天孫
與白帝月日月而並驅然而東岳如照西華如立一
柱擎天二峯竝日曾足躡乎穹窿鼓枹陳其萬一其
為山也星分東井地界西秦其方值門其行配金源
通指石指我華陰實少昊之正位亦舊收所鑒臨虞

舜端拱以現羣后軒帝泰樂以會衆神功成萬物而
吐秀扶視三公而作霖尔其乍轉城闕建雄紫吟林
影霏烟松聲成韵雲臺飛來玉泉流潤土脉猶紆小
光漸近揖希夷話五龍遙陵室而賈勇從昇仙以御
風遙邈而上亭號山孫諸峯羅列仰侍至尊愛登谷
口憩息逸池雲鋪石逗水激小根穴隣天井曄遂枕
林天削翠嶺小欲扶門初脫縈羅披入青柯西山如
束萬木交羅滿漱澹噴漱樹穿蘿渭流登漱西澗迴

陀清光鑑疑寒影侵膚浮蒼翠綠清未盡似
近乍家乍疎此已據登山之勝而猶未足以極其娛
若大峽深十丈墮立千尺絕大作連眺水簾之洞直
視四心之石重險無深坎河遙則峻壁層霄挺削
壁勢如縹緲形如指樞範金為純銀未成級方擬左
足旋引石膝峻增擦耳肩削厚履壯士任呼以叶絕
儒生口張而鼻翕別有絕壁懸崖如懸梯是為二
仙之橋漸薄三峯之境谷以車指狀其奇溝以老若
名其勝險假綢繆之慈曲似羊腸之達尔乃度石關
登鳥道嶺以擣名岡雄龍背俯臨雲氣沉、仰視碧
空杳、其形蜿蜒其達窮窅過一線以凌虛拾萬級
以陟嶠遊者登斯駭奇驚與成骨潤而神肆亦汗流
而吻燥至于攬將軍之樹烟而空濛指列宿之潭石
實玲瓏雲飛俯謂之岩泉汎槩衆之宮闈、手捫林
翳日飄、半崖北來風疑呼吸于帝座始躬陟于高
峯南峯之左則下瞰王女之祠俯望少辛之坪南峯

之右則下指煉丹之臺俯視巨石之靈張雁半葉蒲
池水清坪曰洗心絕壁祖營標之想岩傳避詔寄括
槁窳藏之形真武祠頭鰲龍盤伏朝元洞口隸伏最
鳴洵金天之正位如瑞拱乎中庭東峯少屏仙掌崔
嵬王女憐臺內外相依掌形突兀疑合疑離笑鉤戈
之持奉曲穹睨結比麻姑之接背腫腫離奇壁深如
鉄石方若聚素溜蜜蝕飛泉淋漓盈號洗頭仙女所
遺雲痕凝滃日影蔽虧西半峯崖松梓交如蒼妻削
玉翠骨撐麻洞窟虛靜烟霧周迴散葉石莖比名蓮
花、冠嶺而縹緲枝吸露以鮮華似有清香彷彿出
泥之綽披其秀采依希照水之葩泉則二十有四貫
谷注窪跳珠躍貝潤日流霞直如垂虹曲似盤蛇信
斯峯之煉峻島三足而鑄矧于時霧湧山腰風生天
半飛鳥無聲極視不見空翠千重浮雲萬變乃曳枯
藤下絕巖嘆觀止歎盡善歸路迴觀神怡心忭原夫
嶽之真形去天咫尺四方削成宛同芥弱廣延十里萬

一碧南峯最高岩光奇特西峯以松東峯以石路
則飛梁垂綆峭結蛇蟠人則鳥疾脆輕緣崖附壁羣
小森拱以星羅衆壑奔趨而絡繹若大山之大象譬
如人體三峯頭項雲臺肩臂蒼龍一脊玄牝真諦青
柯婆羅居山之腰喉口洞門維山之趾是以劉郎成
後角之吟杜老有見陳之句凡屬騷人墨客茂下逸
馳如企予以里徑進經華境屏車騎以登山顧扶筇
以濟勝由峪口而青柯壑煙峽而龍嶺俯黃河之如
帶升天池之絕頂歷挽千尋之絙纖攬六合之勝其
登峰也由東而南而西而西始東峰以陸嶽絕西峰
以降畦往還同復目眩神移快哉壯遊恍若忽若聊
為賦記述攀躋昌黎之臨崖寄却于今破涕為笑
太白之摩霄搔首庶幾人與天齊

黃頭小鳥賦

唯賦之小鳥賦其體而王微栗羽燕之秀氣亦禽
性之所希其為物也沒肝靈怡體被黃水雖與翠棠
廊廡相依其為狀也羽未剪潤不蓬一翫動幽人
之憐能吟深淵之栗其為聞也苦而將之聞習既吐
足傷軀似西勇之毅力決生死於滔火似鷓鴣之呼
搖同蜩蟬之痴愚嘆么聲之微質賦然氣於洪爐意
者主人共交讓之意致余禽鳥各逞其區區

太和山賦

癸巳孟冬余由夔府至漢中泛漢江順流而
下道經鄖陽武當詰朝乃登岸告人疑為營
船也逡巡遠避行良久遇一羽流乃告以進
者之故道士乃導而陞山地無車馬乃短棹
鞋屐策杖而隨之初由馳道進至岳坊以達
遇真宮再入仙閣次復真觀過紫霄宮而折
而北為朝天堂在天柱峯之麓乃登三天

門入紫城躋攀鉅壑奮勇以升太和宮後軒
回教折直至天柱峯為山之巔憑高極目
高寒無際凜乎不可留也俯視道院不甚斐
煥然頽廢亦多所謂金殿者皆銅為之鍊以
金鳥觀向東遙對香爐峯峯中危地四
將成列無恙歷三十年兵燹中廟貌儼然異
矣日將晡乃歸宮中道士贈太和山志一部
余厚幣酬之從高而下降易於步薄暮乃登

舟從者不勝疲矣此時因燕親在漢口急於
見母次日解纜南行登臨不終日未得詳討
懸深止就足之所經目之所觀合之我輩所
記而作賦焉

維大岳之高峙兮鎮楚甸以稱雄由端冢以發源兮
揮奇色于蒼穹控翼轸兮跨龍豫北荆襄兮達豫章
俯漢江兮碧波渺望均州兮烟樹濛奇峯七十
有二鳥道難窮幽巖三十有六人跡罕通連岡複嶺

疊觀層宮雲之有無兮前往後往徧與山之晴雨兮
上方下方不同二十四澗之飛泉走響兮轟雷烈風
一十九渡之橫橋落影兮聯星帶虹至于賦形奇詭
呈象皮深或如禽狼狂兇或如卧虎游龍或如鸞騰
之大馬或如盤蛇之石鍾或森如劍戟或圓如城壘
或張似錦障或貌似筆鋒或青如翡翠或紅如芙蓉
葩莢天矯截蒼蒼蔥蔥宛見孫之羅列恍旌旗之駛雄
馳而復止降而復崇若夫峯連鶴洞雲鎖鵲籠雲凝

五七月映三公石有金銀之蛇座有鼎鬲之客朝服
曠色乍淡乍濃飛昇禮斗之臺鳥飛不遇丹灶紫霄
之境仙侶頗逢百花泉汎芳千樹潤九卿巖迤芳五
雲封林亭澗閣蔭綠羅紅二蓮並妍何分大小五龍
皆與莫辨西來銀有如猿難居遠紀難能濟勝亦憚
相從又有千歲之仙艾萬年之恆松老進出狼何知
塵劫秦檜謀柏久耐隆冬况珍禽剛舞綠草蒙茸異
華佳產無不羅列于此中也哉考真人降誕紀年草

有神裏不樂南面志薄懸霄元君授道味法潛蹤間
玉霄之福地占天柱之高峯四十二載臨精虛衷餐
霞飲澗頤神體聖尊魔攝服慈濟普光巨龜伏乎其
足長蛇盤乎其胃坎地之靈奇非：南國之玄化難
贊文翼我剪竹燭忠魂寔之呵護或靈然佑宮闕
之宏麗耐答崇功雖金砌玉鬼斧神工甲天下名山
之勝孰千扶祀典之隆予從已蜀道駐節陽曾亭使
節東游武當剪茅拉之紆回瞻佳氣之藹蒼摩丹霄

兮信步喜振衣兮天閣徹靈旗之紫濯想長劍之騰
驤測洋：以如在祀寶祚于無疆願長氣之早珍掃
境信以翱翔陽金殿之崔巍遙四望而徜徉歷：玉
楚呼吸帝鄉忽夕陽之下嶺兮凝紫翠于連橋盼親
舍之白雲兮神憫恍乎靈臺因登舟而假寐兮夢魂
猶繞于山色川光悟風昔之仙緣兮幸平胸之趨蹌
聽鶴鳴以辨色兮駕長風以飛揚展飛旌與大旆兮
羌披旆于襄陽指晴川之高閣兮度慈闈之壽康

寶翰堂稿卷之二

樂府

華亭 許續曹鶴沙 著

詩蘭操

蘭之倚：君子之佩於何然谷風雨露，天不爾憐
衆草同妍裝，是愛豈有歲年秋冬之交霜雪飄飄
蕭艾如焚松柏喬，蕭艾如焚蕭艾之同松柏喬：
松柏之操

折楊柳行 殷子杞

崆峒高無極直拔青雲端中有一倦子綽約怡然顏
披我一丹訣教我習內觀解一服習九：日兩腋生羽
翰乘雲遊太虛四海任往還一視世上人蠢動風塵
間解二帝妃赴湘水淚痕凝竹葉神女來巫山魂夢生
雲雨春月殊詠安引鳳亦虛詭解三真人循理要安士
信傳聞誤作神僊事迂怪不可論百家競紛爭大道

本無言解四

對酒

飲美酒思太平日月誠信天清明天子端拱任大臣
宰相樹：羅羣英太史奏聚五星精將軍名重萬里
城大長秋無獨者驥羽林見盡君子兵壘書赫濯無
留行百紫重輝來荒庭珍奇不脛走神京金錢如茂
玉府盈美人吹簫玉樓笙紫駟嘶嘶長隨春四海康
樂永以寧萬姓鼓腹歌且耕

其二

飲美酒思大平海波不揚瑞木生黃金臺畔春風清
宛洛年少揚旆駐朝遊梁苑相嚶鳴暮登天祿羅華
菁擢詞枝藻向承明意氣如雲傾公卿不憂反側請
長纓但草飛檄接不庭載筆遠汲汲然征雄才復勤
東風歸賦就子虛空漢京續成良史素千齡五湖烟
水尋鷗盟扁舟白露蕙葭盈

步出夏門行 殷古辭

幽徑越層壑有人常著書潮流往從之得聞金泥根

朝謁西王母直掌飛瓊柱路逢王子晉吹笙綰嶺隅
要我遊天上雲中駕雙鳧天上何所見樓臺半空虛

陳車行 敬古辭

豫章多上村白榆更扶疎上扶拂流雲下根盤黃壚
千年老霜雪一旦遇公輸謂此凌雲姿明堂之所需
斧鑿紛扣如頃刻臥巖壑岢嶇入洛陽歲一煥皇都
幹作棟梁村根死豫章根餘一為斷豈得垂榮數
寄謝山中樹莫惜乳龍軀體茂空山何由保根株

苦寒行 敬古辭

整轡入重關四野多悲風入重關四野多悲風沙磧
傷馬蹄落日衰草紅解一冰雪積重關黃雲萬里封積
重關黃雲萬里封關嶺啼清猿失道嗥玄熊解二鳴茄
起逐夜聲亂飛鴻起逐夜聲亂飛鴻鴻仰首望星
漢迢迢霜露空解三歸心何窮宛山川陽散重何窮宛
山川陽散重排徊達南雲縹緲不能從解四隴阪紆且
峻雨霰紛濛紆且峻雨霰紛濛從馬倦阻脩蹶

足崦巖中解五斧冰聊解渴寒露作晨餐聊解渴寒露
作晨餐歎此行路難極懷東山公解六

望溪引

言採龍門桐祖桑北山阿促柱顚琴瑟哀絃別雲和
吳地發悲吟秦城濕綺羅坎侯生節靡淮水波
幽響舞猿愁更聲感龜龜名聽宜里歌渡河公奈何

東飛伯勞歌

青鳥西歸紫燕東玲瓏絳節五雲中誰家冶女弄玉

笛榮嬌館艷傾城色六么譜散湘咽通蘭淚凝脂疏

璃紅自憐眉黛幾十五芳心婉孌嬌鵲鵲驚聲未噉
黃金屋青鏡沈淒淒弄玉

夜夜曲

金蟲泣露霜華生銀缸燭發珠檠明河漢清淺銀復
橫芙蓉香暖照指凝爐咽細透水晶屏旖旎流雲嬌
不行碧琅紫鳳顚銀箏十三鴈柱湘雲翻丹羅小帳
蛺蝶輕蟬弄影玉肌馨雲雨欲來巫山青寶釵拂

枕聲淨：遙思不續羅浮春城頭烏月相亂鳴

秋夜長

秋夜長珠未夾雙星耿：明月傍玉爲金龜亂芳塘
愁魂涼碧玉妝樓曉夜光丹朱錦帳風飄颻金錯剪
聲戛流霜爲君止作秋衣裳當肩雙綰紅鳳凰兩袖
對鎖紫鸞驚五色陸離煥文章得許無語聞寒蟬思
君萬里新寄腸霜月天涯碧閣小秋草黃衝陽鶴已
南家子尚龍荒昨宵飛夢到遼陽淡滿征衣鐵袖襦

紫玉歌

紅脂染霜臂秋波吳山慘黛霞雙蛾玉肌半沁土花
碧香魂不死紅巾燕道君華安願妾意波命黃壤誠
所忘雙環脫指贈君心墓門血碧杜鵑淚昔日吳宮
弄曉妝春雲刷翠蟾蜍香今來衆下伴孤火玉釵烟
冷嬌不鎖高岡有鳥名鳳凰雙：丹羽揮朝陽今日
重逢青瑣扶夜臺噫：同歸翔生前最苦死別離死
後尤傷生相思連枝松柏鎖芳魂不灑湘妃江竹痕

當壚曲

春風三月錦城香雲鬢綽：當壚颺誰家年少冶遊
子迴鞭直入妝樓傍妝樓窈窕桃花裏：面紅雲吹
不起問憑誰見巫山青雲雨無情香光死感君意氣
又來頻贈我雙鸞紫玉環合歡帶解丁香結蕭聲愁
新青鸞咽

置酒行

霜華碧雨排翠痕秋林木脫驚愁兔滿湘雨色上簾
箔綠映琉璃鸚鵡樽西山青鵲嬌雙鵲新弄寒霞暮
水碧安得東風凌曉嶺玉膚長謝東陵陌

長安有俠行

咸陽有行境扶不客招路達雙明瑞問君家近逸君
家藍田北舞榭麗層霄長子封微侯中子將作曹少
子尤婉孌今年賜錦袍三子咸入門：內列瑤珠大
婦彈箏篴中婦摘櫻桃小婦羅幃起秋聲拂翠翹丈
人且安坐爲度碧雲蒲

陌上桑 唐 人

美女妖冶晚妝窮
窈窕柔間陌使君
踰五馬雖鞶紫金
勒
林翳相睥睨芳信
運行轍委本秦羅
敷玉顏照日朱
承蓮執所務採桑
來城隅盈一橋路
傍蒙君停華輿
君其愛高義妾亦
重微軀清輝守東
軒高城總青梧
服志良難移停人
徒自愚罔謝使君
白日將西虞

野田黃雀行 唐 子建

青雲具靈姿太山
增其崇日月苟在
懷意氣安得窮
嗟我野田雀啖粟
遭增填田家惡其
貪君子憐其弱
援劍新增填黃雀
翔寒郭君子謂黃
雀慎勿野田啄

善哉行 唐 子建

採蘭江皋歸路迢
迢徘徊林谷風露
蕭一哀猿夜
鳴皎亮在林達望
故鄉崇山千尋
解二壘荒立岷
松揪然思無屬已
莫能求解三
人生如客易充不
歸日
月如駛不樂何為
解四況江河中有
浮萍隨風飄泊
似我孤征解五
臨彼清流登彼層
岑且歌且歎笑傲
古

人 解六

西門行 唐 古辭

出西門行念之
人生下行樂將
欲何為一但行
樂行
樂安可期日月
雙逝何曾為我
停須臾解二
發浩歌
傾綠醪揭我心
相和相與樂吾
止解三
人生若駒隙當
橫萬古謀山水
滿天地發我高
深情解四
何由得登
龍
氏嶺遙同子晉
吹玉笙解五
神仙不可期
壽命自有程坐
擁錢刀惜五
酒空貽後世貪
癡名解六

五言古詩

登瀛洲序言志 附錄

少年愛相素欽著名山篇弱冠射金馬柱下當道編
退食恒太息圖史列華墀警苦陟遐巖驅車太行巔
靜趣忽怡神置身遊百泉蘭臺工麗詞好：厲雲烟
西京多作者茲古何高寒溫飽非吾素歲華徒推遷
慷慨因起舞庭月恒娟

西苑

瀛島足徘徊南眺黃金臺驂駟嘶陟柳如梁拂宮槐
不侈披香殿非之長楊村溫風襲靡蕪靈雨滴蒼苔
歲錫橫汾宴時傾湛露杯蕩漾澄清池紫恩飄芙蓉
寐：黃鸝轉飛：紫燕多玉珂集鵲驚石鯨舞龜鼉
西山爽氣來太液生微波泮真歌在鐫作賦歌卷阿
思舊園二首 空同諸子會談
桑乾多女揚綠波何彌：對茲憶故園思連東流水
故園面九峰蒹葭茂蘭芷碧桐轉黃鸝深隴聞春雉

班超雁軒師教振新文梓蕊苗列芳塘葭薄繁秋水
早榭素琴張柱渚漁歌起母氏北堂居長晚進甘旨
晴日麗江皋浮雲垂朱紫慈：百米心徘徊月能已

其二

嗟予遊京洛四牡日駸：五茸隔天末遠瞻嘉樹林
薜荔映情翠桃李敷濃陰雅以幽豈韻兼之綠綺音
屬玉飛別淑游飭躡深潭聚散湫難期常憂白日侵
連枝一摧折惻促傷我心誠書報予李何當共披襟

華簪如可謝學披梁父吟

思友人二首 空同諸子會談

艷陽加芳霽虛龍紛垂楊渺為懷予交踟躕復傍徨
鳴鶯括蒼嶺塞帷縉雲堂哀猿挂碧樹飛鼉宿幽篁
靜飛飲蘭澗潛鱗驚葦葦房觀窺寔星瀨遙眺赤城梁
紫芝如可採攜手少微旁

其二

睠言同心友客歲聚京洛中有水部郎風流重然諾

彤管履雲霞，霄舞鵬鴒。佳寒平津，即醉傾金鑿。落
沂泗，接淮徐。湯，一瓢子餘。使者董新，堅沙島立。階除
何時慰，相憶贈子雙鯉魚。讀龍碑，小碑示以河渠書。
古人蔡宣房，至今懷長吁。

芍藥 案同指子會探

孟夏繁草木，芍藥舒綻英。雖謝桃李，惜亦亞蘭蕙。名
穠陰飛，載勝碧柳。轉倉庚芳萼，吐瓊圓華滋。發雕檻
未列，屈平賦後，深鄭女情。楊車與江離，豈等蕭艾傾。

鹽梅如可薦，出醢以爲烹。

詠史四首 案同指子會探

范睢初入秦，王為側席。華陽與穰侯，一朝謝羽翼。
戮載熟不成席，持蹇然蔡澤。徒步人相印，滿射戈
嗟：赤松遊賢者，不可測。

其二

宣室召賈生，鬼神語夜半。口不言蒼藜，無乃事虛誕。
畏忌推中腸，侍臣多蜂蟻。嚴霜肅涼颺，颺淒然起長歎。

有懷不得伸，臨河深。

其三

昔時曹子桓，兼擅文武才。臨江賦吳會，雄心何壯哉。
暗塵飛，却下針神迎。夜來眉黛不自歸，明燭爲君裁。
左右工柔曼，半自西陵臺。

其四

子開桓征南，手植金城柳。常懷遲暮憂，踟躕重回首。
人生樹然名，年華亦何有。燃藜天祿間，立言期不朽。

中夜獨悲歌，毋爲飲醇酒。

詠月

仲呂薰風至，良夜何沉沉。望舒升皓影，清絲綺琴。
廣潤奔鳴鶴，碧樹棲幽禽。蛩蛩寒華謝，霏微送岑。
西北有高楼，願言寄徽音。美人天際陲，徘徊河陰。
不寐起嚴庭，悠：桂海心。

情詩二首

君子遠行役，空閨中夜起。三月下孟門，春流竹箭駛。

寒雲涉瀟湘：採蘭並君如江湖波子若井中水
狂波漫去來井水清徹底持波柳井中二者孰甘旨

其二

紅顏憶別離載盟三寒暑遊子忽來歸未敢吁爾汝
采綠詩人篇願言觀勦鯨君行萬里遠曾經洛浦渚
命倚漆柱旗恹恍難久處為君拂流蘇相華落微雨

思婦吟

採蓮：葉新觸緒自成絲本自根株異漫云連理枝

少小事夫婿形影相差池光華倍自得眉黛倩扶持
綰以同心帶著以長相思明璫拂亂素步挂雜又攔
攜手來芳櫬駕錦舫陸離偏嬰造物始一朝時運移
凭闌耿相望素履來何遲不見青驄馬微聞西北馳
人言何險仄賤妾心懷哉自朝連永夕歲月不可追
角枕空自絮羅幃怯難披不解傷心鴈喚嚶傍落樓
回頭增悵懷良人真久睽鉛華若不御薊澤誰為施
荏苒年光流芳陌復霜輝森聲鳴咽：如訴連道悲

來歸如何日苦憶翻成癡月色照我床彷彿攬鏡時
秋風振楊木黃葉未盡吹妾袍已如此妾心何能為
浩：江湖水去失終當回德：南山雲遙遙常相結
孤懷叩扉窺卜筮恥顧推恐傷阿母意羣飛勉嬉怡
展側情無寐涕泗暗及頤洲邊雙翡翠梁燕同棲翳
凡物各有匹而我獨單居寒窗燕止路迢遙長河濱
馳精倏恍恍沉痾日以滋銀缸澹無焰玉軫琴時搗
遊將歸黃壤飛夢托君知

太華雜詠

西嶽何峻嶒仰然驚所遇竭來值春時霧色煥芳樹
振衣凌空虛策杖屢回互遙望蓮花峰迤然起雲霧

其二

我登蒼龍嶺蜿蜒勢欲飛崎仄入雲端四顧茫無依
下臨萬仞深淵黑不可窺天台有石梁視此安足奇

其三

藐哉白帝宮金方華靈氣肅：陰風吹雲旂在天際

華峰各自尊，屹立不相迴。鐵鍊為大懸，至此良匪易。

其四

既攀千尺墮，復躋百尺陝。朽石欲動峭壁勢，將壓
騰身如懸綵。隣侶踵相接，置身玉女巔。壯遊心怡懣，

其五

突兀南峰巔。飄然欲凌空，謫仙曾有言。呼吸帝座通，
回首杖履底。落日照萬松，白雲紫綬之。晚藹無定容，

其六

黃河流湯，萬里驚濤。波我登仙人掌，望之如一線。
澄閣夕照遠，烟樹微茫。見俯視悚然，懼奇景不可戀。

其七

吾聞衡叔卿還山，駕白鹿，傳臺人迷絕。千載想芳躅，
此中多異人。邂逅鬚眉綠，何當呼茅龍去，就子先宿。

其八

圖南避詔處，石洞何幽深。曲折盤窮谷，俗駕何由尋。
寒樹遙懸響，白日遲遲客。所歷有奇趣，悠然遺世心。

其九

山得水而秀，逶迤恣吞吐。懸瀑數千仞，直下銀河注。
碧蘿澆飛瓊，冷然滌塵慮。何時結茅廬，傍此幽巖住。

辛未除夕

日暮井桐陰，極目送歸鳥。非但生百憂，寧獨苦未了。
吾生邈卦氣，琴尊常靜好。歲晚意益哀，羊老得團圓。
俯仰無愧怍，坐對江梅早。今年生不辰，五行互顛倒。
千走連歲起，剝啄紛相撲。豈無扶頭錢，却被豺狼飽。

咄我柳盜跖，探囊如電掃。賓朋齊大息，室人紛懊惱。
流俗更遷移，狂瀾沸三汭。瞻彼蘭蕙姿，塵埋任豐草。
矧余一腐儒，憂空奚足道。舍北有小莊，林泉多窈窕。
架上餘陳編，晨昏足幽討。披襟一放歌，長貧以娛老。

中山行

趙國有惡獸，其名曰蒼狼。相傳狼始生中山，棲大荒。
英氣所磅礴，毛蟲孕空桑。本非天上種，孽畜鍾餘殃。
貪饕養口體，所嗜豕與羊。上與豺為羣，下與狐成行。

煙營與狗苟聯類居高岡吐我卑豹子霧隱南山陽
狼乃哺其侶窮奇與強良大恩苦未報食之庸何傷
得傳齊鼓吻羣嗥於豹旁須臾黑霧收社公驅彼侶
狼忿不得食藉草使悽惶狼疾不下咽四顧增彷徨
城狐長太息社鼠憂以瘁相對泣其侶狼乃推肝腸
自言身且死樂日空茫：惜首發哀鳴掠尾淚淋浪
嗷呼氣已盡二豎語膏肓聽其言也善翻為大不祥

臘八

晨光辨煮飯老妻餉饘粥黃瘦難棄蔬忽驚時序速
葭反飛未久八塔紛相逐矧茲過歲去比戶無粒粟
四野寒風吹仰天惟萬日惟料期已至賊大應報扑
傳聞由拳地開倉賑舊救飽餐見長吏猶勝舊朽腹
更耽九峯南塗泥凍山麓雁飛脫不下飢鳥號古木
哀哉菜色者蒙袂以手予朝來燕著根夜墊大困宿
燕著既已盡木棉無一菊我懷譚大夫詩章常三復

乙亥除夕

我生希遠蔭少小不知貧年、達守歲素梨夜排陳
弱冠入天祿裹馬玉河濱除夕敬宮漏來朝侍

紫宸壯年領方岳四壯日耽、即冬缺吉黃微祿賴娛
親滇南歸北御言未秋風萬絕床日高臥蕭疎陽市
塵歲晚團團坐酌酒話天倫何期有奇兒破壁舞薄
、自言韓退之揖我為大賓又言揚子雲逐我常反
唇拙：無定蹤願托子為隣我聞殊不樂鬼乃意生
嘆一過倉庫空再過掃百結纏綿共晨夕惆恍徒傷

神僮僕久朽腹見孫多苦辛況恆分椒夜燕門剝啄
頻對此三嘆息躑躅惟含顰免提慰我言不如且飲
醇布衣懷懷壁象齒我焚身湛然涵清塵第報思古
人時序有代謝窮愁何足論東風吹華堂明日歲朝
春

丙子除夕

冬日、苦短薄暮起淅風飢鳥號古木市塵卷寒蓬
我年已七十對此心忡忡：譬若虞淵水落日照脂紅

際此羣動息翻憐白髮翁此翁當年意氣常豪雄
門庭盈朱履吏治當熙隆晚起車馬某日夕笙歌中
如何數年內踽踽悲路窮室人過交謫刺咏相遺達
靜坐三歎息爆竹聲牆東詩懷已頓減下筆殊未工
掩卷不成寐中夜理絲桐

丁丑除夕

春光初蕩漾薄暮風蕭瑟今夕歲將徂端頭起窮栗
嗟余生不辰五載嬰末疾親朋勸藥餌無錢買參朮
猶憶少年時曾登日者室日者為余言科名皆可必
所患剋復中六旬苦有失從茲數十年驗之良得實
比來如林盈屏息事寧謐轉眼春復秋吾年七十一
造物權盈虛窮愁寬月日詰朝添歲年前速猶黑漆
把酒嘆寒梅且有耽恬逸

七言古詩

上巳魚藻池作

燕臺垂柳暗清渠珠勒銀鞍七寶輿樹入蒼烟飛紫
鷺池通碧澗勝文魚文魚紫鷺東風吃皓齒紅顏波
渺：碣石春寒芍藥稀玉河露濕含桃小含桃芍藥
開芳春裊飲流盃照綠蘋行吟俠士常彈劍羅服持
軍盡盡解此地鶯花掛板輿別有幽人思轉輟芳圃
曾傳醉羽觴華林幾度移雕筆繁華雕筆竟如何竊
宴黃頭發捧歌金堤悲咽吹姑洗峻嶺荒林憶永和
永和遺事還衰盛蕙渚蘭皋聲鼓震誰從浪下說延
陵惟向酒徒交刺孟盧龍短笛誰香塵翠葆乘殘落
繡茵憑倚太液昆明水一問當年林剗人

報國寺海棠歌

帝都花艷陽春月陌上飛花盡風闌紛：桃李不記
名却珍海棠連夜發當年勝事奉祠邊日：笙歌起
戒道者車拾翠臨南陌歸騎嬌嘶飲玉泉百年世事

珠今古免秦燕夢侵廊廡寂：蒼苔車馬掃枯枝冷
落啼鸛鵒招提報國倚高墻數行乳鷲多奇松中有
海棠獨明有人疑木末開芙蓉自此全構或歡宴常
恐遊絲背花片鈴徽諸天近竹宮鐘鳴朝旭都排殿
西山爽氣何涼：綠綺瑩簷花下逢寄語名花莫顧
頻年：常得倚春風

洛陽士見行

洛陽三月春氣新繡閣鈿車多麗人灼：芙蓉依曉

月霏：豆蔻怯芳塵纖腰巧學凌波步鬢年雅習陳
思賦鴉髻蟬衫照渾龍未接畫棟臨飛電樓前疏雨
滴蒼苔寶帳流燕午未開得燕汝南倚碧玉羞從潭
水問銅臺廣衢盡日香風細騎紫梁鄧暹相繼少婦
生來賦鵲慕小侯大牛西床第燕耳山頭烏夜啼百
萬黃巾漚水而長銀箭前洪園竹園前飄零燕子泥
笙歌蕭瑟歸何處昔日雕欄今野戍妝成貌語語高
山人問安得三花樹

大梁行送平子

大梁三月亂啼鶯北地繁華昔帝京汴水波連宮沒
雨吹臺雲照玉津晴珠勒錦茵朝結客銀鑰帶夜
調笙數百年來盛朱紫湯：忽遇滔天水河伯旗懸
僕射陂鮫人淚滴高陽里可惜朱顏付濁流可憐白
骨埋羅綺龜龍歸壑士牆間良歎推韻半綠苔萬戶
桑麻猶未聞十村鴻雁想堪哀悽涼已遠秦代蹟港
進久之長卿才林子眉中多磊落文並芳蘭典杜若

布衣然諾重公卿彩筆丹黃譽蔡邕塞裳欽觀秋子
宮驅車更入蓮花幕送若燕市復誰論碣石城西漁
蟹痕共淡仙馭應縹緲制邑靖閑今尚存君不見朱
玄侯竄俱奔寒秋風何處信陵門

孟門行

鳥鳴何秋：憂懼各有故一鳥懷好音張弋逢君起
君來里居都孟門品盤翠奎列朝食青蛾皓腕舞瑤
席秦華趙瑟競承恩獨有美人類似王明月蕭楓悲

斷續黃雀宛人病自哀中夜悲鳴去復來

登高丘而望遠海

陳索丘此蓬萊盛興負嶠今有無溟渤十萬里中有
隱人却塞棠往從遊安得海水依海水明似林蓬壺
不可見宮闕嵯峨城堦花落如霰麒麟之脯紫霞杯
瑤室琳瑯次第開支成餘福蜉蝣爾柏梁阿房安在
哉登君堂坐代鼓我為君歌君起舞千秋萬祀蓋若
斯何況秦皇與漢武

懷仙引

昭靈昭我方寸石中有玉致與金鹽扶桑淥水繞咫
又丹霞葦蓋相流連白日難挽羲和轡瑤池黃竹寧
辭醉朝來振衣桐柏山遙望山頭轉蒼翠

鳴鴈行

鴻鴈西北來中道懷百憂不避寒威冽非因稻梁謀
蒲湘之水何潺湲哀鳴獨宿雲亭遠一朝失身委溝
壑雖有六翮難高翥吁嗟乎南方亦有飽陽時鴈去

年、常不知相違每恨葉霜雪况復當前羅網地請
君羅網勿更陳野接露宿龍興晨自解去羽經三月
萬里宵征多苦辛

銅雀臺

高臺秋色晚半落松聲遠歌吹若平生悲懷空婉婉
鄴城風雨夜蕭瑟飄入青樓吹細腰無端歌舞紅生
霞落花堆滿蒼苔高君不見三國英雄馳逐才華
詞賦魏祖獨如何去後管絃聲但對西陵草木鳴西

陵草木青、色迷映津河夢鴻溝

寄秦安守張越九

壯夫當為五嶽飛^遊旆乘風跨紫駟嗟予十年滯京國
安得汗漫凌滄洲予友張子三吳秀賦成早向明光
奏今之狀守古諸侯東方千騎隨君後陣旆錦繡雙
盤龍露冕仰視秦時松七十二代多典蘇金純玉蘭
雲濤、使君下車沛膏雨潁川弘農今復遇決月猶
聲徽介五况復阻陳與華注撫字如君迥不事政成

聞萬五花文摩崖漢柏不可見日觀新生膚寸雲

老將行

將軍年少遊俠時射鵰捷尤如風馳初拜羽林從驛
騎再赴戎行屬武師賀蘭山頭曾轉戰生兵進道風
雲變空營突陣得生還滿亭候忽熟名成罷官舊業
已荒蕪四壁蕭然一事無匣中疎澁蓮花劍壁上排
徊秋敗駒得遇故交時飲酒偶饒閒田學荷鋤燕頤
不駿虎鬚白曠下何如義馬華部曲封侯豈偶然君

王樹靜空太息赫、當途不見知悲、行道難相識

金陵行

江流揚子日清漢六代烟雲一望間凌霄絕壁梁朝
寺隔片韋峰楚國山北有新軍雄鎮竟西州舊路泣
羊曇是處旌龍閣如第重和楊柳含風細赤烏群牧
炳丹青白馬金書盟帶礪幕有山前鶴驚行蒨陵松
畔貌貅衛自旆漁陽控上游常餘佳氣冶城從祠官
阻豆供原廟世秩熟名盛子侯幾度花飄逝苗步相

看月下景陽樓蓮葉海淺如何日重向臨春倚碧簪
大業業光鶴羽輕永照荒廢蛙鳴疾不見桓桓深義
聲夢聞江總泰機家長千金鼓接天來尚醉新亭更
舉杯倒戈倉猝過桃葉飛鳥淒其咽鳳臺惟有照文
陳氏井井：寧寧猶蒼苔

遊義石山歌

伊昔披山經我肩冠五嶽睢然鎮坤維蒼翠萬仞削
初疑宇內無此奇今日所見更過之乃知天地靈怪
不可測生平遊覽快意無如斯既蹕飛龍嶺還登歌
鳳臺往客已長遊真人不復來月曜火冷鸛駕遠譚
經石榻生毒苔一步一驚說、出一洞洞上有排空
疊嶂翠欲滴下有飛泉百尺聳如雷嵯峨鳥道崎嶇
入天門一瞬雲光白八十四盤最上頭婆娑萬樹清
陰碧探帝座凌丹丘白雲飛揚長風颭颭積雪如巖
冬凜烈披重裘俯視岷江萬里蜿蜒僅一線蜀山十
點參差羅列皆培塿花為隱憂色鳥作迎陵聲天香

夜不散法鼓長鳴金輪忽土震且推第一赤髭白
足靈機妙道真難名須臾報道佛光現蒼茫銀海蕙
奇變爛似卿雲帝若虹林巖五色增慈積金橋安兀
駕虛空彷彿珠眉紺髮家忽然雲散光亦滅惟有朝
暾溢漢島杜余芙蓉賸蒼黃異境神視欲飛越連勝
赤城梁何救蓬萊窠吁嗟蜀道之難，于上青天幾
人能到我眉巔儂都佛國盡在此請君莫惜多留連

梁大匠捐築海塘工成紀事

水於天地間惟海為至大洋：百谷王浩蕩勢無外
朝暮吞吐日月連蓬萊遙指扶桑遠蜃樓蛟室多
變化驚濤濁浪何喧闐我家東海岸頭住熬波結網
他生起費衣帆搖蔽日來望歌難復紛無數連年烽
火過滄洲徑強孫盧闕不休千村擊鼓濟聲合十丈
樓船象影浮朝廷天一禁網當沿邊斤枵添巡邏自
從此地作戰場屯竈烟崖漁父飲大保梁公勲畧高
金陵一戰封豕逃乾坤并楚江山華東漢清晏息波

清何期皇天忽肆雷霆除屏翳魚舟作黑浪如小白
日昏奔騰萬馬長鯨躍尾閭倒瀉坤軸推巨塊盡沒
萬岸顛桑田滄海湧史變斯民魚鼈真殆哉大保萬
目悲昏墊古人漢唐今重見捐金收葬告成功狂瀾
砥柱千仞巖君不見射潮萬弩降祖風金陵身障何
其忠安流無恙思波連粒食難忘萬世功

執顯方伯

長風蕭：日西匿江南雪花大於席四野同雲凍不
開惟窓一望青山白青山之間有高士左列圖書右
蘭芷虎頭舊望今岬嶧武陵杜氏倚經史壯年扶策
馳驛騶朝揖平津養五侯燕臺結客動卿相：全一
柳等浮海歸來閒聽華亭鶴方山眉宇渾如昨燈前
頻解玉搔頭花下常傾金鑒落西方青英皆俊賢美
君正值香山年白傅亦行年七十四方睡華髮儼神仙庭前菜
舞多翻：吾有華堂號盤谷君來言采東籬菊扶醉
同烹廟後茶夜深還語清商曲歲月不居悲去鳳驚

傳吾友成蕉夢高山流水知音稀晨星搖落寒風動
叶嗟乎谷水橋頭若草廬聞蕉猶見一狀書半晚南
村推花發座無巨鼎竟何如

過沙河

溫州城外流沙河黃雲十里悲風多白楊蕭瑟日色
冷塵埃百尺轟雷過龍岡之陽洛水北揭沙漠：蔽
天黑而連三晉東入海襟帶神京刻方城吾年二十
上長安曉度臨洛躍馬看狂飈起號拔砂石鬼神如

集浮雲端傳聞此地多鳴鶴長弓大羽如風馳沙中
白晝攫金幣行人休惕多其咨行人廿載類如故屈
指征鞍凡五度此沙變態無定容崩雲裂電連朝暮
如轉如欖鳴騎蕩漾波紋似水流洑更旋卷生奇
勢沉埋木末成山丘茲來白雲亘千里一望纖塵飛
不起驅車而去過瓊瑤今年大道平如砥

丙寅初夏過墨妙軒敬觀

御書聖主得賢臣頌長卷及大字挂幅恭記

御璫甲第托谷水鳴珂列戟平原里招春堂上五雲
多學案

宸翰霞成綺放林琅函煥

寶華卷長十丈猶餘延司農為言取告切陳清早入明

先裏臣親年已七十餘願往江南省甘旨我

皇孝治本通天軫念風人歌陳此五紘龍帷小金牀玉

版金標亞寶几手檢錄義錫重臣

德音藹：天顏喜比來親覽王褒文西漢君臣樹芳軌

此頌臨池信筆成以爾誤觀今賜爾臣拜稽手謝未

畢

帝曰佳哉汝且止中堂懸字須斗大不爾畫錦何為紀

玉軸親題寵春榮淋漓素典例理司農拜賜手擎

歸道旁難羨何時已盥手開卷古墨香明憲展卷里

雲映即今登堂鵠立觀元氣氤氳蔚蘭芷手卷妙蹟

大小玉墨華品光射眸子森然珮奏若有神雲雷長

覆金沉墨挂幅高堂恰宜稱銀鈎鐵畫差可擬翻：

鳳鸞復鸞翔脫力能迴九青兒

聖人天機八法工

聖學正心實為始扶間之實此流傳隋珠別璣那能化

雙狗勒石臨頓宮老樺來觀傾城市海國奎章萬古

留膠庠受社紫桃李倚殿司農用異哉

若思子賦真雙美千古明良際會難唐虞喜起當如此

鯉庭麟氣常紫紫光照夜良有以從此揮煙耀青

史太平盛事觀止矣

睢陽行 乙丑紀事

大江之南多木客古樹深篁叢窟宅高鼎鎮沉光魁

驕野仲游光北形魄語：出，逞神軒空梁夜嘯霜

天碧年，里巷操魚腥迢迢社公常避席有時幻作

美丈夫為帽假袍服御都山魁按拍班班舞桂梓蘭

梳泛五湖來蓬女兒樊素口木下三郎求配偶寶馬

雲耕天際迎傾城顰笑供其帝從此民間勤報賽囉

火村，凝鑣觀豪門要婦亦危疑先泰神眩差沉淫

何如新貌更崔嵬繡華珠薰膏漢開蘭堂處，豈歌

競珠鸞朝：鼓吹未盡屏廣列夫人座清揚妙相垂

接望祀史東機整新張阿母新來添獨座三吳千古

如長衣依為華火勝欺詐輩：不復畏三車豚蹄斗

酒求神教更有紅裙白面郎臨青拾翠遊芳塘長史

催科百不應責得新絲挂上方教百年來尚好究江

河日下誰能止淫俗壯醴埒惡害跋現叔亞餐羊豕

龍虎真人道行高檢校功曹山鬼號頻年又一列江

左柳偷玩喝等并髮睢陽學士金閨秀夜深常待明

光殿金符大神挾風遣冰心苦節綏南向長空朗月

照江清於芑出走蒼狼逃木石之性憂罔兩備向人

間索五字中丞飛撒榜通衢沉其土偶壘其居故鬼

手于新鬼竄陰靈掃蕩天清虛君不見秋梁公西門

豹水沉三老焚秋廟又不見睢陽尹昌黎伯新奴祖

經游氣開從來忘信孚豚魚千秋教史銘金石公今

入朝帶劍獲前席敢勤報

天子聖書赫濯神威驚日麗中天民受祉有道之時鬼
不靈當今海內長如此

留春堂集

今日良燕會微步留春堂春酒味方旨春暉正未央
華堂勝額標題古尚書翰墨千秋香當年落筆欽鋒
矜掃除節澤神清揚烏衣別墅臨芳甸中懸此勝開
生面山池勝日喜招尋賓從西園歌式宴玉佩金魚
萬石君三珠五桂人爭羨飛蓋花源無俗客魯侯詩

句雄元白清河先生奇且願小阮天庾受國藉周郎
文采擢異才余也蓬蓬選從席相違何必酒杯深坐
對烟鬟話時昔主人愛客忘歸小水清音繁落暉
日暮鳴騶街鼓動此地東風先解凍回首歸家玉堂
人留得天公海樣春

奇周拙存六十

余峰之陽有藻里草木大喬繞流水汝南望族多聞
人子姓掛聊實處此萊峰先生清且賢芳規卓越比

蘭芷一傳再傳皆俊髦才名奕葉通經史吾友周子
三吳秀翮、王謝青氈舊賦就三都玉屑霏文成五
色霞光送乘輿臨池挾思倪揮毫落紙疑周撫更有
丹青妙入神黃筌富貴徐熙賁折衷二子嘆奇絕濠
梁雀白何足論春來三徑花無數點易研硃拖清露
閒語伊涼被管絃渭城却迴周郎顧羨君龍巖七尺
軀甲子初週未遲暮生見當戶能文章彬：羣從三
珠樹登君堂酌君酒我賦南山君聲玉君家大椿享
耄耋君家伯氏蒼松吏待君親膝多孫枝百壺他日
為君壽

乾娘母翟太君

長空翔雲四山響淞南雪花大於掌極浦寒潮凍不
開水天一望何滂濤慈絕飛鴻海上來驚傳順母稅
璉臺雲裙火珮乘青鳥靈光賦：依三台三台大業
表東海島嶼鹽梅位元宰於維吾母與夫人初長黃
扉佩蘭茝一從百兩字名門共道松陽詩禮尊荀龍

謝鳳揚詞藻細髮方瞳後昆吾背慈闈歲月久得
侍徽音如見母文定孫枝凡九人天留碩果良非偶
胡為乎寶婺輶芒總帳在喬柯凋謝成立塋捐棄塵
寰離五濁白衣蒼狗堪敬敬歡歡今天上相逢慶有
餘人間相失淚連如高舟重泛中江去何處寒憐問
起居

題孫漢陽畫鍾馗圖

大剏山前控三澨太守多才復多藝花鳥長留指墨

間餘黃庚世神相契四月江村長綠蒲重見終南進
士圖虬髯叱咤霹靂劍光若條飛靈符朝來作供
聞庭院手予山魃迷紫電獨有三湘屈左徒魁輪同
赴葛陽宴

季秋四日暮有金公以驚筆龍虎圖各一為余

題句漫成古風一章憑教

九月天高四山碧元戎畫靜縹黃石白髮章縫野外
東西堂邂逅虛前席階前蘭芷尚芳菲坐對青松與

古柏青松古柏淨塵埃輪囷樗栎不盈尺牙旗蓮華
悄無聲惟見圖書滿東壁間絨展卷風雲生云是神
仙游戲蹟有龍橋：茅烟霧半天行雨霖雷怒海水
翻龍紙墨問祥光紫電相吞吐故觀二虎地入神同
時潑墨雄威布不在皮毛在性情塵凡豈得知其故
試問當年畫者誰漳江老人龍禹步靈符秘字遠精
誠邀來鶴駕凌空渡玉清上相三小子松雲齋頭趙
冰音鹿車驚駭後先來相違同赴龍山北典酣落筆
揮雲烟龍飛虎臥神光映我公忠信孚豚魚感格仙
踪未至止君不見長康下筆如犀利行龍噴虎留中
秘類常侍有行僧繇翰墨耀人寰關龍格虎今無二
吳興太守有吳王格人不見不與圖畫所丹青衛協
虎圖惟泉開龍卷曹不興見青溪者龍乃繪圖以三龍五
揮毫生神跡蘇軾結謝協有子莊二東圖龍出塵景真景秀多才藝未備有三龍圖吳道子
約圖顧景秀人工已奪造化奇仙家更出一頭地公
有判虎圖際風雲五百期為霖飲羽皆符契快哉今日遇奇觀

漫以長吟書晴記

冬雨中秋階從卷司冠却非司農試齋侍御舉

青年會于泰望山莊翌日同赴嚴齋總憲樓

雲之約漫成古風一章紀勝

歲星榮、曜斗野光芒夜照三江下又來風流舊有

聲此地儒冠多長者三江夏日民苦旱

至尊南顧勤宵旰特遣親臣渡大江星軺履跡瞻雲漢

維時風雨集和甘河伯山靈遵漢汴初以痼疾瘳

聖躬放占來復天行健三吳士庶暨垂紳焚香歌舞酌

弘願秋來靈雨濔新綠漸見三農成百枝田吏豚蹄

祝滿車耆賢載酒尋茶竹吳淞江上秋清壯左倚霓

峰右泰望兩山相去百餘里布帆來往乘晴浪窺峰

先生近古掃香山名位相推龍皇與一統賴史筆選

暇還來訪釣磯釣磯只在泰山麓月榭風臺看不足

烟雲常覆老松杉數載司農勞卜築司農甲子七十

餘文酒倘得學荷鋤壑中盡是餐霞侶相看白髮兩

尚書我有鹿城門下士人倫海內稱元禮八十耆年

老繡衣翩然戴華吟秋水三吏相逢話畸昔余也婆

娑運促席夜深秉燭更忘疲未知今夕是何夕須臾

月出東山上華鏗映水光搖漾花面紅粧貌林鵬陽

阿絳樹歌酣暢城南三鳳金閨君學士銀臺典都憲

小阮義初格輝來招尋同赴橫雲館描雲山前多絕

壁堪擬生公一片石良宵墨酒五深常鳴詞句雅

元白似此清秋兼勝地況有名流多大位元豐遙接

會昌年蘭亭往事真堪紀臨觴濟：賦中人愧我南

麓一老吏鳴榔醉別話江津北後良辰又暮春但恐

微書先後至

天子慈憫念舊臣自謂多病貧高臥諸公豈是小中人

已亥暮春既望清餘堂燕集漫記

老人清畫無一事春山滴翠春流駛積雨新晴戴勝

飛、花成陣紅鋪地傳聞

天語念民艱欲緩征輸咨衆議東隣父老扶杖來西隣

年少翩跹至熙、擊壤頌克大薰風解慍紛嬉戲覓
得傳奇演曼聲滿堂絲竹飽佳致韶光彷彿永和年
風流摹寫蘭亭記開闢觀者如堵牆上客忘疲龍揚
解良辰鵬詠笑頻開日暮銀鑾街鼓催明日

聖人達萬奇諸公有意可重來

賀黃岳占得子

莫子行年四十七文酒高懷義無匹歲當己亥麒麟
生綠鳳旗珍香滿室南村規畫盡歡娛余也扶藜觀

玉質燕姑芳蘭夢國香瑤璋補報輝朝日白傅生見
字阿雅猶早懸孤年十一從今不必憂家貧已勝兼

金千百猛古山年五十
八姑生子

古柏行步少陵元韻

五茸城西有老柏谷水端根一片石烟霞吐納七十
秋卷盡樓臺幾百尺昔日繁華翠黛凝童、露滴柔
條垂海鶴來巢譜管弦青鸞刷羽堪吟詠只今老幹
轉搖落蕭疎加得儀威鳳寄語滿湘鴈北歸丹山濯

誰或何用

依韻酬陸錫傳先生

九月涼風木葉揚賓朋燕友心傾倒草堂絲竹共對
杯宮商雜奏歌撫臨平原先生野外未嘗言今歲清
霜早得遇尊親間笑顏相對不殊時昔年余也未疾
身龍鍾四載掩閨常却掃今年甲子七十一貧病相
侵年已老且與故人傾白墜世上應無不病輩酒後
狂歌未獨遊換首觀天問蒼昊

五言律詩

閨山月

秋入交河夜月明
蒲海陰沙場壯客
老野戍暮雲深
塞馬驚殘角歸鴻
集上林故鄉幾千
里少婦獨鳴砧

班婕妤

長信三秋夕涼清
團扇涼珠簾通皎
月玉柱搖輕霜
雁度宮槐落鴉啼
禁柳長連傳歌亦
鳳步華通昭陽

劉主

家世本東平
嚴橫客上京
金羈飛赤電
玉匣出青萍
夜月遊觀市
秋風獵渭城
市衣然諾重
車騎有連迎

擬李太白宮詞

少長平陽第
承恩入漢宮
蛾眉施淺黛
珠萼點輕紅
阮琴臨瑟慢
箏移雁柱工
年一舞袖在
常得試春風

其二

玉樹瑤階映珠簾
水殿開春波汎汎
太液夜月浸蓮葉
鳳逐鳴蕭下鸞驚
舞袖迴應憐綠雲
去還禁避風臺

其三

甲夜秋銀蟾更未
待滿開重簾香露
：響原影攝：文
吟常餘艷靈犀
傾辟寒萬年枝上
露已滴水晶盤

青樓

珠簾映綺疏皎皎
玉人居花發春城
晚鶯啼二月初
臨憲約寶瑟當
檻拂長裾何處看
年少章臺走馬餘

舟山捷至

未羽初傳捷滄波
再洗兵廟樓安內
地御國滿春耕

璧市游氛盡蛟門
鼓氣清九重好肝
食研筆頌昇平

西山早雪

秋山高積雪一夜
照長安玉樹千巖
白銀泉萬壑寒
涼風悲斷雁深谷
憶芳蘭不作東安
卧應知高士難

懷友

昨報王師捷論功
有故人軍容虎羽
扇暮雨橫中
風激秋清壯山迴
海日新封侯意疎
澗相望薊門春

隨

上大獵南海子

賜宴行宮奉

諭恭迓

鳳輦乘春陌靈臺曙色新三驅設古制七萃應星陳

玉璽開良序金莖賜近臣頻承天語及拜手頌鴻鈞

上躬請

南郊甘霖大降

雨色遍羣峯濛濛郊樹濃千旂濕翡翠五夜集蛟龍

苔影朝元履泉聲長樂鐘如聞天語接瑞拱慰三農

其二

園丘僊管奏共識屬車來草潤張華宅雲深郭隗臺

含桃三殿熟蒼壁九天開青澤皇州滿溫綸出上台

五日侍

宴龍舟恭紀

麋賓方而律蕭鼓集瀛州無事鴉羹賜還陪鳳舸遊

香蒲堪切玉桂賦自生秋萬樹靈和柳依拂御溝

其二

綵綵分仙鵲金樽映碧潭微風來少士關草玩宜男

杓任羣瞻北卷阿或賦南侍臣歌既醉珥華慶朝簪

夜泊大河次程陵章進士韻兼寄宋直方副憲

河水涵涵急連君斗酒過浮雲連野燒落日滿蒼波

浪跡隨風遠歸心向夕多遙知南浦上有客自高歌

春日訪友東浦

柳暝帶孤烟征帆夕照邊因耽惜竹徑長倚木蘭船

春酒杯中過天空樹杪懸相將憑眺處念爾一潯然

英寒

朔色連荒野高風湧夕漚行人校市少歸鳥憚巢多

慘淡關山月淒涼子夜歌醒一尊酒照竿駐陽和

同友人山莊晚步

四望寒空淨川原落日餘雲深紅樹暝月淡野烟虛

田父班荆處漁人解網初東郊風景好我亦愛君廬

古道

白草連堤岸騎驢入晚天
隔林觀野火過水認邯鄲
日沒行人少風高宿鳥旋
海天無月上蘆花暗江邊

朝發銅鼓營

一棧通南楚十小擁上遊
城頭餘戰氣盡角動清秋
地僻未聞古天低洞壑然
年來烽火靜隔水卧沙鷗

過帳邊閣

千巖驚突九天陰出層樓
楚豫現分野乾坤擁上游
山深無鳥雀雲盡有溪流
萬里長征客應嗟汗漫遊

過邯鄲謁先大銀臺名宦祠

汝水環東郭先人此舊遊
莖茶開社鼎邯鄲城乃先銀臺叔集組

豆永春秋廟貌蒼烟遠
豐碑落照留我來逢野老流

涕說賢侯

夜宿乾溪次壁間韻

去：乾溪道得勝溪晚風清
殘成蔓草陶穴倚青楓
驛路千山合關門一棧通
故園今夜月應復照疎桐

過連雲棧鳳嶺

積雪當春暮雀巢不可梯
無風花自落隔岸鳥空啼
泉響人聲細雲深嶺樹低
我來行萬里漸次入巴西

壬寅九日時祀蜀藩事

去歲登高日誰知客再留
一身空有淚九月尚無秋
極北天門遠征來戰氣浮
旬宣慙報稱微願在林立

由夔府軍中之官西河

萬里從軍去蕭蕭，殘被還舟
回人鮮寶馬到鬼門關
戰罷魚龍靜功成鷗鷺閑行
歸有日莫違鬢毛斑

人鮮寶地名在豐塘下
鬼門關在夔府東北

過分水廟

舟行迺刺春水勢此分派
深柳遮泉徑連岡枕上游
朝宗歸北極貢賦接南州
疏鑿功猶在字碑萬古留

園亭即事

晚日苑高望先風接上台
元公休沐地宰相讀書臺
接閣仙雲起蓮臺水鏡開
門前車騎少芳徑點蒼苔

其二

歷過亭臺路悠然草樹芳鳥鳴山愈靜風暖漏偏長
四壁翠構古中書翰墨良傳聞常閉閣闌寂夜焚香

淮陰釣臺和原韻

長淮流日夜千古抱荒臺斷岸悲風起征帆落照開
江天飛鳥盡雲夢屬車來黃石橋邊路蒼茫積翠苔

其二

烏江西楚廟南望釣魚臺霸業何須問王孫亦可哀

古今同際影天地一浮杯所以鵝亭子扁舟去不回

辛亥元旦太立道中

鶴聲催曉夢元日跨征鞍野店梅初蕊原田雪未乾
客愁明鏡裏歸思白雲端回憶皇州路春風待漏闌

匡廬

一望青無際崔嵬萬古留彭湖樹倒影江水避東流
江上廬山折龍戰當年盡仙蹤何處求此中多隱者

風月任遨遊

桃源道中

武陵而去路遙遙入青林在交乘往山擁茂林
桃花空寂靈漁父漫逢尋獨坐茅簷下悠然懷古心

題見州驛舍

見州陳老宰隙地結茅廬柳色凝蒼翠蕉心自卷舒
千山供嘯詠四壁有圖書獨坐起秋思荒江落日餘

辛亥滇中除夕和十唐入詩

駁賓王

滇南遠改歲客館淨無塵畫角留殘夜東風逐舊春

散葉霜外冷華髮鏡中新踟躕不成寐天涯有老親

孟浩然

歲晚寄卿書明年歸故壑我亦須及早種竹更宜疎
有夢披萊棘無緣戀玉除北山猿鶴在此忘莫成虛

杜甫

京洛逢除夕官梅早放花金瓶設寶篆玉漏散宮鴉
晚直青綾重晨歸御柳斜不知簪筆者何以向天涯

丁巳仙

今夕猶燕暇蕭然獨掩扉昔遊多散去童僕久思歸
香爐霜華冷更深燭影微來朝風日好無計覲庭闈

王隱

吏散官衙靜年華此夜值每懷萱草暮未有雁書來
東舍酣歌近西鄰報賽回空庭心似水相對一瓊梅

戴叔倫

年光雖洵美旅客未相親祖臘思卿并天寒憶故人
菟裘堪年歲漁艇足全身明日條風起江南自有春

劉禹錫

不知南國早歲晚竟如何入夏芻蕘盡深秋鴻雁多
閑河成間隔秋水歎蹉跎況值分秋夜流光暗裏過

韋莊

守歲今宵事淒涼更漏頻殊方思在德輶寒可客身
簾豆供殘臘含桃近暮春百花如有意開向宦遊人

羅隱

旅館寒燈暗蕭條四壁傾飛花猶去客夢已三更

東轅朝天早貂蟬列戟平官松下拜共仰帝星明

曹松

此夕堪驚喜陳情得上聞非思須夏五踰路及秋分
泛吳江水行楚國雲聊將清白意仰答

聖明君

壬子除夕湖濱候風

浩蕩天無際扁舟長自閒荒邨人跡少落日鳥聲還
盡角諠孤墅咽光輝遠山從來逢改歲北境足閑顏

癸丑元旦後三日夜泊洞庭湖心

湖水不可極征帆盡日留天空星斗近夜靜鬼神遊
海若移新市已陵憶舊樓悠然身世外大道本浮漚

元宵後一日余閑舟次和允言韻

吳苑春光好澄湖一片明燈輝如昨夜月魄已哉生
香氣隨風遠歌聲度水清年來能止靜鷗鳥共忘情

八月十八夜申江觀月

天地自寥廓浮生紛短長風濤一何壯身世兩相忘

月白聲聲合潮回約艇忙動中尋靜理清靈忽沾裳

重九前三日舟過崑山和韓允言原韻

早以復多雨到來天氣清江蘋迎蟹簫即釀薦蓴羹
秋老寒慙瘦霜深橘柚明隣舟多報賽愿是祝西成

贈顏脩來銓部用原韻

東阿顏吏部來訪碧山岑關里衣冠古淞溪竹樹深
銀鈞池上草白雪耶中吟此夕談風月蕭蕭野色侵

送王將軍移師東粵八首

聖代鷹揚佐從龍起沛望輝侯輝世德太尉紹家風
二室旌旗壯三吳壘壘雄新恩歌采芑方叔向南中

其二

耕鑿依知已何當送遠行萬人連馬足千里拜輓旌
官閭產梅信南樓帳月明江天分手處沙雁一聲

其三

登壇當峙歲威望出羣倫柳暗軍城路花明射圃春
驚才凌海岳隆畧贈麒麟片石甘棠下長懷社稷臣

其四

去歲追陪日薰風入座清高牙臨水榭小隊狂桡刺
粗楊柳供飯餽鱸試作羹藜公題句美猶堪浣花名

其五

恩綽如三錫祖風歷九坡東山懷綉衣北極望藍梅
暫舍分猷去還期建勳來一時諸父老且莫重徘徊

其六

樓船航海後諸將漸從行猷以賢才重常滋離別情

孫吳資決勝卓魯盡知名異日陳封事無忘白苧城

其七

翼、從十騎過、向五羊擁看新鶴覽追憶舊龍驤
帳駁蕉花艷營門萬子香受降城早築還在海天鄉

其八

右軍下可見鵬跡向誰論坐憶劉琨嘯開懷文舉尊
嶺雲朝立馬江月夜聞猿應有南征賦春來寄華門

與韓允言志別并爲購春蘭

歲：江頭別春來信雖然君行多踟躕我意亦留連
三徑蒼烟合孤帆夜雨懸驛期先屈指扣訂蓂花天

其二

湖上晴光好幾蘭蓮早春儘達南國使先寄隴頭人
小閣茶烟細虛堂鶴唳頻來朝芳訊至與客共開尊

和張弘軒太守點雲閣韻

小閣臨空翠綺然君子居綺雲影亂縹緲野烟虛
上客常攜履當道以式廬主人年未老所志在漁

又

雲亭勞夢想烟雨望中遠秋水寧無鯉終南自有條
秋客浮珠珠林簾起蕭韶開說新涼後飛花滿畫橋

又

樓簾開翠向東久俗塵拂蘭若鐘聲遠城頭古樹圓
度接今在否習館是耶非中有高吟者臨觴對夕暉

又

吾廬環曲水直北晚山稠客至生新喜君來破舊愁

甯歌無禮法羈縻足淹留別後涼颼起喚入天際頭

又

平原歌舞地昔日北堂臨翠幌搖仙珮紅樓送蕙心
野花空寂寞池館費追尋歎息繁華盡憑高一朗吟
水西竹樹為陸渭陽先生舊圃

又

露冕行春日秦碑尚有無從雲骨雨足汶水月明孤
舊德繁桃李新詩入畫圖年來耽淨業健力著潛夫

又

微歌尋勝友舊雨憶何哉洛社人宜九東籬佳有三
杖隨雲作伴心與石俱懸若問遄巡事山中久不諧

又

倚徙長松下胸懷橫古今落花增幾句好鳥弄清音
栗里琴無韻而銘座有箴何時乘舴艋相對一披襟

望泰山

片帆凌巨浪而去正迎潮地脈連滄海星文界斗杓

荒碑迷篆籀古道狎漁樵十載風烟靜沙洲鳬雁驕

衡城歸棹和漢想青溪舟次韻

荒城吹急雪景物倍蒼涼野曠山容白天寒日脚黃

湖潮眠未穩魚燭夜偏長忽憶東安臥茶鼎對夕陽

水鏡山房即事

倚徙方塘畔晴窓對碧山水深魚性穩林密鳥情閒

高卧羲皇上清談晉魏間悠然忘坐久時見白雲還

和韓子允言原韻時作幕西湖

與子新秋別俄驚雨雪侵九皋霜翮健三往碧蘿深

木落青小瘦天寒白日陰遙情湖上寂常聽晚猿吟

其二

羨爾懸弧後生見喜不懸柳心雙鬢改客夢五更醒

白雲愁中寄丹丘靜裏探吳山一片石早晚共誰來

子夜聞幻兒讀書聲志喜

寒窓聞夜讀靜裏一聞頻八代簪纓舊三餘歲月閒

雄鷲新學研老鶴倦飛還努力勤修德春風到遠山

已巳除夕

獨坐渾無事寒鴉破碧虛年饒四祖愧人老翠翎疎

柏葉浮蛆滿梅花弄笛初採芝如有伴攜手傍漁漁

庚午元旦

此門初拭宴嘉節又新年卦氣週義易者英倪洛川

波紋投染綠柳線早含烟物性猶如此人何獨不然

組亭歸棹

浮舟方七日歸思滿澄湖月露蘼蘼冷霜清枕蓼孤

江楓應早醉蘼菊豈全蕪遙憶垂竿處秋深一尺鱸

其二

采蓴堂外路碧水抱喬柯絕壑藏雲霧巖巖挂薜蘿

塵緣成障礙靜業久踟躕但得閒中趣茅簷足宿歌

庚午冬至夜舟泊十墩

今節孤舟夜寒風湧碧波葭灰融地脉玉律被陽和

宿火煨殘芋枕燈做換驚蕭然忘坐久明月滿前坡

其二

云何為至樂隔水問漁叢薄疎無名姓江邛任甫歌
但知清夢穩常喜醉顏酡比夜圍圍坐兒童笑語多

辛未七夕

澹月金梭現清商斗柄橫麻姑剗琴脯緱嶺夜開笙
蛛網拋天巧銀盤浴化生雙星還置閑莫悵曉霞明

觀海

登高初極目倘恍境奇哉隱：晴雷近范：白浪來
層霄飛鳥盡一芥遠颿回此日魚龍靜前村網罟開

其二

秦馭鞭山後十秋蕩叔灰沙明栖野鶴日出現蓬萊
潮到城門迴風隨蜃氣來傳聞東溟外亦服尚塵埃

三江道中時同張少宰曼園王學士珣湖王納

言薛澹俗性全閑

一葦乘秋潦烟消遇晚晴西疇垂穎粟碧藻湛空明
漁舄攔江出青螺撲面迎隣舟相問訊雞黍話平生
契使君澹叢以重陽後一日登高詩見示率爾

和韻

五茸賢太守海內仰才名翰墨推儒雅清貧答

聖明笑吟姑射影閒聽曉姑聲暇日臨風處悠然懷古

情

和王納言薛澹詠瑣湖學士宜園詩十首

宜園

西隣競勝地晨起步蘭皋境僻塵氛淨煙清雜堞高
筠窻忘大暑汎水引輕舸但使心閒曠運來聽伯勞

竹西草堂

勝蹟開生而林深積翠重長陽分舊跡郭外起新峯
東墅雲霞谷西山螺黛濃吾儔才咫尺東興采芙蓉

二藏亭

九叔峭屹積雙嶽隱湖坳仙郎花作偶畫省影相交
落葉驚魚陣扶筇得為渠騷人夢好景閑筆費推敲

鵲坡精舍

荒園閒清吸遠：隔野汀中宵如警露幽響落空庭

樓字龍開卷鳴陰喜振翎憑高觀瞻整一帶柳梢青

小桃源

沿溪宜散步迤邐曲廊連洞口泉流古尚書墨妙懸
疎林閒鳥語隔水樵村煙雨後銀塘滿深瀉小川

清音閣

鬱：氣壯我疎櫺面：開龍樓千尺迤邐黛九峯來
潮漲漁磯小風高鶴井迴茱萸佳節近結伴好登臺

萃菴樓

千頃平蕪遠煙村畫樓扉落花黃憤卧貼水白鷗飛
田更知晴雨青山無是非農歌微起夜半响俗塵拂

神清之洞

路僻且盤桓溪山盡裏看偶尋漁父往共結竹林歡
石澗天鼓雨風迴水作瀾遠遊不盡西去出層巒

夜泊青溪

塵緣勾當罷歸時晚風寒落日鴉爭樹疎暈人倚欄
潮生波路濶夜久客衣單獨坐渾無寐城頭更漏殘

閏五月十九日與顧子書來山房坐談不覺日

暮燈下率爾成韻兼志是日得清淨趣

北窓書掩取池館坐生涼竹陰晴猶濕蓮衣晚更香
汎泉鳴古澗空翠落方牀相對忘機處林梢帶夕陽

寄示望見

冒暑達唐尹著言直不阿守貞毋妄作履道可疑和
慰汝成名近後余得算多不知適大耋貧病更如何

季兒寄泰望親荷原韻率爾和之

勝日照銀塘如聞菡萏香有詩花自韻未飲客先狂
越吹翻成曲騷人藥作裳辟疆多勝槩水榭列紅妝

老將

束髮為驍騎俄驚歲月徂滿亭猶射獵山鬼漫揶揄
鑪溢蓮花鈔蒙戎秋段駒相逢復相許銀燭照流蘇

丙子元旦

元正方一日已及古稀年恰遇東皇蒞都將彩燕傳
鳥鳴催曙色客至理殘編相見勤相祝時和玉燭天

其二

欲買屠蘇酒當壚便討錢瓶梅空自韻爆竹不驚眠
六出晴窗凍得盡三雲晚更初夜子時今朝探景物
素醲散輕煙

仲春既望夜泊楓溪界河橋

獨坐蓬窗下騷人尚未眠憑枕吳地盡披袍越江連
夜靜笙簫遠烟清蟾兔妍重來高士里對景一潸然

立秋

新秋逢甲子屈指過三庚微雨村農喜涼颰水閣清
洞庭飄木葉路畔相和聲又逢菰蘆頽何須白芷生

丁丑元旦

七十登高後元正又一年歲荒人漸困病久瘵難痊
素瓊初凝綠楊絲早著烟九峯多水旱相對祝堯天

丁丑除夕

百冗今粗竟凝神但守愚舊存承繡多新箴著丘狐
余新科生十女皆完配兒曹已丈夫傳聞三節使賓
壻已成

謹餉桑榆
時提督兩江都院巡撫都察院督學閩都院

寶輪堂稿卷第三

華亭許慎曹鶴洲



七言律詩

詠時雨 順治八年甲申

御試唐吉士授翰林檢討

一望西山鎖黛螺，九天甘澤點宮羅。
榆錢散亂鳴鳩集，麥穗堆青振鷺過。
碧藻斜侵周代鼓，陰雲不散魯陽戈。
石鯨鱗甲新波長，太液池頭發棹歌。

至日卷

駕

南部恭紀

肇祀天宗慶展頒，八畝壇畔觀光顏。
皮弁拾輅祠官導，肅御宸旒貝吻環。
行殿宵明呼武時，芝宮夜誦想唐山。
迴鑾擬勒書雲璣，六幕風清七舞閑。

太和殿

賜恭恭紀

桐掌迎秋湛露涼，遙傳沆瀣出明光。
地官甫入龍圖味，仙旅杯分蔗舌香。
珠斗新成琥珀石，髓水羊初熟似瓊漿。
微臣視草獨消渴，共沐恩波蘭杜芳。

太和殿

賜宴恭紀

帝城佳氣鬱蒼蒼，玉笋班齊鵷鵠行。
鼙鼓洲仙樂近，龍旂象御爐香。
方平餅脯綰紛會，情望葡萄漿。次第常侍從承恩，歌既醉普天大酺慶無疆。

辛卯冬十月歸省辭

朝

鵝鳴侍漏啟天關，詔許微臣擁傳還。
手奉五花辭玉陛，夢依三泖入雲間。
遙憐荷上梅初蕊，猶喜高堂鬢未斑。
多少金闕詞賦侶，覩恩終日滯歸鞍。

丙申八月十五日早朝即事

長樂鐘聲夜未央，帝城雲物曉蒼蒼。
山迴鳳閣含新翠，月隱鑾坡動早涼。
玉帛共陳王會頌，鵷鷺先進萬

午膳侍臣凡日皆華琯六恭風清祀總章

其二

晉：閣閣倚雲霄帝座辰居萬固朝日射鳳旗黃氣
動風迴銅掌絳烟消霓裳仙樂移前殿柏葉縣象上
左詔為報祥聖今夕麗年、長映玉河橋

隨

駕幸南海子

離宮似苑勝甘泉華路時揮七寶鞭九陌旌旗紅吐

日六軍駐蹕翠浮烟大風自競歌臺外佳氣嘗臨細

柳前不為微行同漢帝羽林伐鼓正淵

其二

昆明習戰侍推才豹尾龍旂照雪障玉華初遇別象
新金鞭還指睥睨臺甘泉煥以寒星動上苑宮花綠
樹催寧侯屬車煩陳獵宸遊早見翠華迴

五日侍

宴龍舟恭紀

榴花艾葉照晴莎翠釜晶盤侍玉珂宮似九成忘大

暑池連百子漲新波畫船擊楫吳歌靜水暖迴風蜀

南和更向蓮房最深處洗妝樓畔晚涼多

其二

天中佳節啟蓬瀛侍從宸遊鏡裏行泛：陸臺看倒
影飛、鶯燕自如鳴尚薰雲竈迴仙謁魚藻歌成報
瑞京或世舞于溟海服不教水戲習昆明

禮閣事竣啟

奏 戊戌歲三月間奉事畢由貢院入左掖門回

上在乾清宮謂內侍曰今日諸試官最精是喜事

命御膳衣衣步華王乾清門總裁官暨同考官朝見畢

命各官升階賜坐視

御座相去不及丈許大學士傳以漸學士李蔚等將閣

卷諸事各奏對畢復

命賜茶是日

又詣怡悅通視各官良久而歸等而跪俟比前較度應

思出公禮臣陪

恩榮宴恭紀

西江三月柳初舒額院晨歸列直廡

玉藻臨軒勞顧問朱衣拜手貢賢書

君前賜席春暉近殿上分甘湛露濟日午從容趨左

振垂鞭猶帶

御筵餘

上躬禱

南郊甘霖大降恭紀

甘雨滿：滿鳳城園立陰霽接金莖九天已降祈年

憫六事彌枝解網情芳草瓊瓊邊邊粉瓊含桃深處濕

流鶯更聞蜀道難飛將萬里張河夜洗兵

丙申春日尾

駕行蒐禮

賜宴行宮

上命賦詩紀事

遊河刻玉自先年此日卷阿景物切夾道風雲環日

曹千山草木尾鳴禽每觀鴻網知仁政怡信駒虞樂

帝曰聖世明良歌既醉微臣何以祝薰弦

庚子中秋從張中丞溫如望明遠樓和王方伯

過人韻

夜公雅興一登樓天上文星煥斗斗龍起豐城雙劍到

躍雲生廬岳萬峯秋荒江寂寞蒼烟古疎院深嚴白

日遙望久不須重秉燭碧虛無盡月常頭

過舊函谷關

今函谷關在荊安縣漢將軍楊僕貽為關外之人故非置

千載雄圖事鼓鼙桃林落日陣雲低天開華岳通京

北地枕黃河抱隴西七國存已三寸舌二陵形勝一

九泥接船鍾鼎今何在故國山川路已迷

入蜀

鶯花三月駕樓鐘萬里魚鳧一線通夾岸青山圍盡

東幾家烟樹夕陽中岷峨東下流泉古剎間西來氣

象雄峰火百年征戰地錦江春色已成空

答席覺海學使

西風獵獵，萬山晴盡日星報盡裏行巫峽初傳金鼓

詔巴江堪比玉壺清想來客館秋先到人在天涯月

倍明白雪頻昭勤記憶兼葭一曲暮雲平

其二

渝川較士夔州戰文事爭如武備勞我向山中別虎

豹時余從戎萬州陽平羌伯楊東流馬君來江上選

紫霓羅塘峽口寒清靜香草樓前夜月高十里登臨

增感慨只今南浦尚蓬蒿

七夕浩江道中

前歲川東大出師從軍北土繫鄉思重教關水邊住

節况復浩江攬勝時夾岸風烟猶轉戰孤舟夜雨獨

吟詩故園秋色應無恙萼葉初肥白露素

生日
時從戎有軍前四
保寧府視蜀藩事

昨夜西風度草廬三旬過六未抽簪欲探荒桂身難

隨閒對黃花意自酣遊子從軍遠蜀道書生著國懷

周南秋來夢入吳江路紅蕖灘頭插柳甘

公卿新秋重還豫泉西蜀有軍前折流至重慶

懸珠順涉漢江便道歸省親別夢東歸將

三年蜀道遠親舍此去輕帆及早秋始信烏私歸市

日豈因猿渡客生愁江邊載石歸舟穩政裏連營戰

氣浮寄語夔門諸將帥功成青鬃早封侯

寄懷陳紫山

須臾對酒尚牽裾珍重叮嚀落照餘秋水蒼葭人別

後空梁明月亭回初我行周野蓋徇祿汝去川東好

讀書近日瞿塘烽火靜春來莫惜寄雙魚

句曲道中

二十年前此舊遊林陵佳氣正三秋笠歌月滿秦淮

渡畫角霜清明遠接客路久應羞白髮浮生何處覓

丹丘五湖留得萼鱸在極日蒼烟起暮愁

病馬
和元韻

天馬馳驅昔荷翻將軍百戰破烏孫龍沙久戍霜偏

冰鶴塞初歸淚尚痕日暖華陽馳玉勒夢回薊北望

天門同時汗血休相訝十載曾酬一顧恩

其二

峻嶒病骨影偏翻
歎息當年曾遇孫
旭日華薰新甌
畝秋風霜冷舊
癡痕因同鹿取
眠芳甸遂與牛羊下
郭門莫向黃金臺上望
滄江德卧已承恩

春晚擬李義山

相思一夜隔層城
單袖臨窓弄玉笙
香露紅銷花影
深濃烟綠破柳梢
驚鳥登小閣懷春
鳳因見朝雲憶
楚蘭望新江南山色
遠不堪燕子掠輕盈

其二

春夢闌珊午夜鴉
晚看林影畫樓西
玉烟長白塗雲
母珠露垂紅映彩
霓明鏡惹臨青瑣
雀靈樞懶試水
紋犀年、堂外靡蕪
路別有相思到馬蹄

春雨

珠簾夕捲盡樓西
翠濕滿湘路自迷
鴉鵲夢中芳草
潤鵲鵲聲裡暮雲
低烟絲半鎖流蕪
鴨花睡難醒碧
午鵲一徑嬌紅飛
裏盡獨憐頑綠壓
棠梨

春雪

春風漠漠，弄江沙
細剪蛟龍開麗華
西母已回青玉
華東皇猶踏紫瑤
車柳眉解展添濃
黛枕臉含愁暈
碧霞擬向江皋尋
翠約一雙鴉鵲夢
冰花

其二

東君已是綠嶺
峨眉素女臨風
弋玉珂萬斛珠
塵騎大樹五銖霞
佩怯水河小樓
惹錯江南忽大白
杯浮塞外歌灑
英海棠枝上夢
水晶簾外曉
蓬婆

舟次游墅寄同里諸子

白苧城西一釣翁
微書召赴建章
宮尊前弱柳初
飛絮江上輕寒
正落紅野鷗自
歸思愛士海鷗
相對失恩公賓
朋再訂青山約
明歲鶯花二月中

其二

十畝閒田學老農
征帆重載舊華
艇暮依谷水橋
邊月人聽寒山
寺裏鐘堂上系
榆悲白髮荒丘
風雨泣青松飄
蓬空有烟蘿志
事負滄江九點
峯

孟冬七日以滇集引

見乾清門是日遇武侍傳膳養紀

鳴鐘代鼓曙先曦冠佩綈，拜玉墀丹閣九重陳華
輅仙雲五色傍旌旗愛龍殿上御俞近執虎班中膳

唱進朝罷御門頭賜問微臣久荷

帝心知

其二

三年耕鑿隱青山五夜趨朝職

聖顏

先帝遺容如在目宮寮雙鬢已成斑當年南詔烽烟急

今日昆明鵲駕開北去微臣違海宴從來開國盡多

報

答丁泰叢中丞時任五
稜副憲

故人情興近何如諸寵魚城慰起居三輔黃圖增氣

色千秋恒岳自清虛南戎賓客朝駭乘北海聚擗衣

著書憶昔金闕承燕笑天涯分手十年餘

其二

當年禁我漢江間蜀客相逢得臺妝雲山多事

想三秋鴻雁却飛來漁陽夜月堪腸詠雙道悲風尚

草萊若士春明猶未過中朝龍德長卿才

九日報國寺觀松和元韻

登高重過慈仁寺明歲今朝在夜郎已見九葩成葉

草獨憐古木傲清霜寒鴻半入遠天外飛馬平臨大

道旁却憶五湖秋水叶滿園黃菊盡金芳

上谷道中和却亭元韻

萬里南征客路偏帝城回望隔寒烟潯沱水木秋疎

集大陸風高雁影連幾處重華殘照裏五更清夢白

雲邊自憐未幾登朝後此地車驅二十年

渡河紀傳義黃門

當年直節震朝端

先帝宵衣勤色者龍士鼎湖倭取香人跡草長夜臺

寒千秋林草多憂國十載詩囊詠素餐公內陞後不
十年未補

信河濱成永別高山流水向誰彈

其二

天涯時昔在長安我進宮
察君諫官一別雲山分
誅幾年松菊共嶺岷
此後龍往事空霄漢
燕雀微軀怯
羽翰濁酒一杯洗馬鬣
平原衰草夜漫漫

渡河

憶昔嚴霜初渡河
秋星盡見夜鷗多
千秋青史悲蘭艾
五載滄洲卧薜蘿
閑尹半隨流水去
兒童爭說使君過
雲山萬里王程遠
北日重遊數逝波

辛亥元夕重過金陵時于役日南

西邊元夜秦淮渡
北地風光樂有餘
豈慕勝遊頻說
駕却憐旅客木懸車
長干月色臨朱戶
桃葉歌聲隔綺疏
回憶故園秋水畔
家山四顧對茅廬

過采石磯和顧子律南韻

危磯橫枕碧天流
浪捲長空萬樹秋
三上雙江遊客老
幾回柳井夢魂閒
平帶礪成黃土
供未金貂問白鷗
欲向漁翁尋伴侶
雲深何處覓丹丘

過小姑山

大江西望接天遙
千里奔騰片石邀
黛色浮空凌衆馬
清聲直下控金焦
巨壑爽氣堪吟眺
閑舍遺蹤漫寂寥
二十四年湖海客
隨風重駕木蘭桡

和韓子允言韻

崩雷萬壑下晴空
屹立五十年氣象雄
地圻長江分左右
天開斗野界西東
雲鬢遙帶巫山雨
眉黛平臨楚甸風
不向北中尋小隱
那知人世有樓宮

又和律南韻

清江一碧近彭湖
玉柱晴懸字小姑
水濶魚龍浮地肺
夜深環珮障天吳
帆檣百道通南北
斗斗中分辨泰殊
有客扁舟獨留滯
馬當山色正模糊

過甘將軍廟廟在新州富池口

將軍大業在吳中
古廟森嚴遺像雄
四壁靈旂朝捲霧
千年石馬夜嘶風
山連夏口皆凝翠
水到新陽但向東
烏鳥不知人世改
隔江飛去上滕龍瑞也

沅陵道中

朱旗絳節備層霄，盤空石徑斜。西樓諸山皆入
畫，秋來無地不開花。秋家烟火微求急，千嶂浮雲道
路餘。此日江南蟾勝好，白蘋紅蓼滿晴沙。

入黔

閉門俯瞰萬山顛，極想鴻濛初開年。華路何人通禹
跡，銘聲我處接蠻烟。平分黔楚江源盡，半壁西南鳥
道連。漫說麟洲兵火靜，秋風尤旅重防邊。

中秋次新添衛

四壯駸：歷歲時更逢佳節，度羅施流泉清薄。秋風
冷冽，嶂周遭月影遲旅雁不來，迷錦字寒窗如訴憶
夢寐長空露白，天如水，獨坐中庭有所思。

關索廟

漢縣之關廟以關索名者，古北廟在城
東橋之西，一云前將軍第三子名索，一

云苗人謂父為
索，猶言開父也。

驅車萬仞白雲邊，遙憶南征第幾年。曉馬乍聞鑿瘴
癘鳴刀親記，漢山川秋風九月，掠新穡石碣斜陽閑。

毒泉今日諸羅保，作使廟門清閭寂狼烟。

宿頂站

思盡千峯路轉迷，行人還上最高梯。黃昏已覺長庚
近，夜半回看北斗低。九月披裘過鬼窟，千年霖雨濕
山溪。登臨莫話重開險，帝德於今列水西。

其二

花，天柱倚青霄，一望空濛拾級遙。馬足穿雲龍著
履，柝聲度嶺為防苗。關王祠下濃陰起，鐵索橋邊毒
霧消。此去西南二十里，古來名將立銅標。

過鐵索橋

烏鑿靈浪下危灘，萬古蒼騰白日寒。百丈彩虹新閣
道，千尋鐵鎖舊拳蠻。天王聖德來別象，帝業昇平解
戰鞍。回想當年烽火地，南征革旅盡艱難。

長至圓通寺賀

萬寺節
梵王樓閣倚長虹，貝闕金幢象轡通。玉洞乳垂岩笋

綠霄梯雲湧石蓮紅幾盤天界表回磴百尺清聲翠
捲空為報山呼松下出萬年佳氣隱青蔥

東歸

思家萬里頻成夢此日登車歸始真豈為尋山辭曉
仕祇緣將母乞勞薪初離簿牒朝餐穩獨對雲霞秋
氣新况附幸鷹同郡十五湖烟水倍相親

其二

攜持袖謝漁池父老辛勤告語時昆水彩雲消鼓角

華山靈雨愁狂狂相逢賽王鼓三弄家飲迎年酒一

危去矣東離萬枕夜好吟益郡太平詩

其三

黔山如立雙山園有客行吟送釣磯藤蕙獨宜幽谷
冷朱絃嘗惜和入佛金江落日浮雲遠黑水秋風戰
馬肥遙憶九峯朝雨後家黃菊傍柴扉

臘月立春日夢發沅江

今年滇海遠春後江上東皇又早歸萬里征袍辭瘴

獨無違者草自芳菲行漸覺蠻音改蕭初有雁

羽飛過沅則無雁矣

聖主恩深同履載還家重戲老萊衣

辰溪道中

片帆曠月下江濱縹緲烟光路不分岸脚有小皆映
水林梢無雨亦生雲春歸南國靡燕早地接仙源翳
翠聞我意此中堪小隱楚臣何事惜離羣

臘月二十三日舟次桃花源

歸途屈指經三省此去還餘路五千逆旅驚心連改
歲高堂何藥駐衰年秦人洞口門長掩白馬江頭客
未眠明日萬家同祭費楚雲吳樹倍淒然

漢口贈李南明妹丈

滄浪江口遇君過若寄滿湘雁字多吾郡災荒知幾
許高堂眠食近如何黔山暮雪連行騎楚客芳蘭發
浩歌懷念故鄉遊釣地好風同去莫蹉跎

仲春望日宿龍頭閣

閣為楚陳分界山谷盤阻歷代戰爭之地

却城遙遙接羣山歷代干戈慘養間周野雲霞通界
崩楚天風雨鎖重關千年鬼哭憐猶濕二月春寒燕
未還北夕歸鞭暫留滯小樓燈火映潺湲

子月開雁和方泓任元韻

高天嘹唳雁行齊似說衡陽尚鼓鼙北地街蘆鷗塞
遠西風列陣海雲低聲隨寶柱春鶯語影入流黃少
婦啼千里憑君通問訊紙書臨發又重題

崑山元夕和允言元韻

把酒江城話舊遊燈輝奕奕：海州浮兒童擎放迎何
媚少女明粧似美愁瀕海桑麻閒戍戍連山井陌自
清幽獨憐四境蒿萊甚野老傷心未有秋何妨即索
姑佳兒

贈施江劉明宇

四明高士有劉生相從方臘負全名龍耳三年遊御
犖牛眠一振耕佳城論交海內推公幹對酒花前學
安兵縹緲牽頭消夏水至今猶憶五侯鯖

香閣喜遇西涼胡子正庵并和原韻

萬里同歸宿寐安隴雲吳樹各承歡英堪塞上音書
達但覺山中禮數寬一曲涼州聞畫角三秋中浦到
綸竿到來共沃胥江水北際逢君夢裏看正庵亦以
漢南音養

其二

春來策馬出長安吳苑徘徊強自歡諸易久占肥遯
吉諫詩無愧碩人寬度公此日提車輕漢水于今罷
釣竿正庵長女字夢華應並隨
中正公之官江左故云况復交知俱在眼

臺英作異柳者

金閨九日和韻

蕪臺九日足徜徉水園樓遊盡舉觴偶為隨行趁少
府非閑乘興涉芳塘金門百戲先調馬吳豎十年親
情早多少繁華絃管地不知秋思在滄浪

九日水鳴虞封公招飲吳山以風便解維別

賦謝用允言原韻

主人高會在吳山錦石晴巒許共攀况有黃花飛作

酒豈無紅袖玉為顏歌聲迴合曾巖外畫舫來差落
照間風便放舟秋水濶野田惟見白鷗閒

立冬日咏菊和方淑韻

閒登小閣漫憑欄淺紫深黃畫葉看碧葉半舒籠晚
日好花初放怯冬寒曾從楚客歌三秀却把淵明換
一官莫負尊前幾回醉經年培養儘艱難

海西進獅子

皇威遐邇海西頭萬里從化上苑遊瑞合金精藏巨

象星分鶴火應靈光畫圖不盡雄風遶詞賦先誇文

教修獨有深宮勤稼穡青陽元日同耕牛

孝揚王將軍今歲山行柳侯庵少參筠齋培園

西村翁惠顧花園兼贈新詩依韻賦謝

為訪幽栖不憚勞輕舸逐日咏招、花間禮教欣從

簡竹簾行營靜不驚雲滌九米迎戶瞻月明三農度

溪橋蘭亭觴咏今猶在千載風流未覺遙

其二

終年學圃不知勞良友村醪亦可招畫永漸看新竹
長心閒唯聽鳥聲驚古軍高詠揮柔翰柱史留題映
畫橋鼓角城頭人散後滿林烟霧暮小遙

其三

十年湖海敢辭勞老去無心芳秉招來榮久安耕鑿
計掃籬已隔市塵真雪迎翠樾寒林薄雨過籃輿渡
板橋但使園葵堪供客秋來叢桂足逍遙

王將軍孝揚以便面索書漫咏應教兼訂賞花

之約

柴門遲日草萋萋、來報朝飛驚亂啼豈有暇兼能供
客祇園花鳥待留題池邊弱柳迎車慙檻外平蕪襯
馬蹄今歲春耕差有望可能乘興到前溪

和皮光臣遊戎原韻

湖南柳色又新年對月臨風思逸然豹子才名盈宇
宙鹿門賓從盡神仙三春花鳥供柔翰十隊旌旗列
石泉問我山中何所事新來嘗讀怡真篇

贈馬照朱公晚

蓮子花開夏木陰，偶逢佳客訪幽林。
三江烟雨留題滿，五岳雲霞託興深。
孰知久經忘我相，猶有猶自區

君心朝東盡出漁，想意疑向三生石上尋。

病起不自覺，則病百日，從遠城，延劉子公原，既

病起不自覺，則病百日，從遠城，延劉子公原，既

病起不自覺，則病百日，從遠城，延劉子公原，既

病起不自覺，則病百日，從遠城，延劉子公原，既

方二子

日高風定小窗晴，雲物蕭疎宿雨清。
半榻久虛尋國計，三冬唯聽讀書聲。
樽皮竹刺醫初放，葭管飛灰草漸生。
身世比來同鹿鹿，庭前柏樹一枝橫。

其二

蹉跎已負几秋光，天乍見陽回景物妍。
檻外寒花迎客笑，枝頭好鳥待人憐。
閒懷檢點朝充飯，細縛秋針夜獨眠。
寄語西村兄與弟，精神較勝五冬前。

和張帶三先生原韻

濟勝何須靈壽杖，前溪水閣喜同登。
乍驚木末山名馬，閒看兒童紙作鷹。
簷幕下疎徐孝子，揮毫恰似李陽冰。
秋來更有東籬約，栗里風光興可乘。

青溪道中，廣東將軍遣使貽書燈下賦寄。

吳淞江上是吾廬，烟艇蓬窓賦未歸。
落日正逢南國使，挑燈先讀故人書。
畫臬已蜀名如許，羊祜荆襄澤有餘。
宿樹繁花五千里，朝、終閣對清虛。

其二

十年將母乞山林，藝黍栽桑喜不兼。
豈意鬢封餘宿草，驚駒影屆祥琴蕭。
短髮羞明鏡點，飛鴻托素心。
吉甫重違應不遠，九秋黃菊待知音。

詠黑兔

中山靈秀孕晴沙，映日凝霜未足誇。
豈是彩毫先帶墨，多因桂魄未升華。
梁園觀雪添濃黛，東郭追風亂晚鴉。
烏兔主人猿鶴侶，春暉閣下自吟花。

其二

猶是長鬚衣褐徒，獨披緇素隱菰蒲。卑鳴六翮光相
映，老鶴十年色正符。靈苑乍疑添獸炭，瑤宮翻似現
陽烏。漆園舊吏應相識，故向虛亭伴碧梧。

水鏡山房讌集和曹次典韻

東離酒熟漫相招，良友銜盃逸興饒。我倦欲眠滄海
岸，君才如湧大江潮。早攀華嶽三花樹，莫忘成都萬
里橋。明歲龍峴條，對後杏林春色路非遙。

又和趙雙白韻

小山叢桂共盤桓，勝日臨觴且自歡。東舍有田堪種
秫，西軒當澗足憑欄。百年好景唯秋夜，千古論文在
歲寒。佳句篇：龍起蛟驚清明月，下長灘。

又和董律怡韻

柴門秋思滿晴山，主客無心共愛閒。偶爾聞尊遙嘯
咏，有時睂髮對潺湲。風流久已推先進，老健何須學
閒閑。遙想東風垂釣處，白雲飛去自飛還。

附律怡寄張歸安

包山秋色澹山波，絕浦悠：發嘯歌原野，紫脈官稅
早。庭堂苦戰落花多，南皮賓客紛朱履。東海章縫戀
薜蘿，偶藉渭陽通問訊，素黃玉珮待如何。

暮春病起寄題里中諸子燕憶水鏡山房

小窓遲日燕巢梁，三徑汀萊未舉觴。柳絮可曾隨水
去，荀梢應已過人長。從勞車馬臨蓮戶，剩有琴尊對
夕陽。閑說剡舟乘興至，紫藤花發正含香。

其二

為山當戶足盤桓，忽報鶯聲響碧湍。芳樹已隨花片
下，烟巒只向水中看。漫言蜚閣唾雲易，不道愚公荷
耨難。膝有束薪教芋竹，呼童早晚報平安。

其三

去年種竹及春時，百尺琅玕南復移。未見參差垂港
露，早看憔悴對漣漪。寒枝正合烹湘水，老幹猶堪縛
桂蘿。欲問南山：不語含情，唯有此君知。

題象巖庵太守觀獵小照

當年瑀華風池曾侍

先皇手射康南國五紀今再見東方十騎正相隨儒臣
講武鷹揚會令子提戈豹變時他日繪圖麟閣上傳
經風度更堪思

其二

大夫羽騎獵江浦正值吹豳祭韭時澤國山川開瓊
金窮鄉父老見威儀早看燕頤封侯骨已識萬育上
相安邦彦自來稱孔武羔裘三闕在風詩

甲子孟夏楊少保餉鵲賦謝

草堂長日卧烟蘿檢點鶯花勝事多乍遇奇姿果暮
府早聞清咳渡滄波十年老圃建新侶萬里情綢繆
短柯深故人同鮑子知余托興在羲阿

其二

去年寒盡雪初消曾餉沒廣慰奔寒已見璫光遊枉
渚更逢銀嶺駕清颿蹤跡羊野歌三闕慙愧鳴陰和
九霄珍重度公勸屬望春風常付老漁樵

又和襄山少司農原韻

屋外青山帶激湍幽棲漫道碩人寬侯家仙使來蓬
戶柱文詩情滿釣灘三徑草深丹木熟九車聲徹滿
初殘獨憐幕府南征去欲聽林間清嘒難仲閏督研
山同年也

其二

雙飛玉羽下迴瀾此地事如江海寬遠致長條蓬壺
月閒情只在蓼花灘歌翻太液華星動賦就參軍峰
蟻戎邦客篇：勞記憶鑒覽險韻不辭難

秋日咏城陸翼王見訪酌水鏡山房時張子

沈侯漢度硯銘梅叢豫章凌秋揮樞周子鴈
垂徐子安士左生翼王首唱衆字各有和章
因安原韻奉酬佳什

梅雨初肥綠蔭重北窓閒靜見諸奉忽傳江上無雙
士來訪雲間一老農並坐前村聞夢環歌歌裏字正
銷鋒同時鵬詠多豪俊未得蕙絲漫作供

其二

竹影參差花影重與君同上最高峯翠尊勝事推吾
黨耕鑿無心讓老農鵝羽臨風生顧盼鶯聲窮日聞
機鋒相逢共有惻愛癖好句還將山色供

林陵即事

故園雲山一望開楓青露白氣非我六朝舊事漁樵
話千載棋圖草木哀笛步潮痕隨月長蕪城秋色渡
江來冰蟾此夜光如許重泛秦淮漫舉杯

甲子八月十八日瓜洲阻風魚過潮信

蒼然一望駛如何雷動晴空萬馬過海若驕秋桂地
軸封戕列陣捲天河洲前蘆荻翻青浪水上飛颺起
白波拄頰蓬窓問津吏金山南去急湍多

其二

鯨魚吹浪拍天高恍惚靈旂駕海驚一點蒜山疑雁
鷺十年鐵甕耐風濤倚梳極目神通壯擁絮長吟意
轉豪却憶乘槎張博望凌秋銀漢不辭勞

寄內兄李克翁六十

五人同及狀柳年羹爾幽居思渺然良吏風流常病
酒李鳳兄弟未歸四鶯花遠座堪清畫報中街並話
舊緣我亦扶筇來介壽香山應作煮園傳余與克翁
又董子蒼
水張子子後集卷
俱丁卯生人故云

送象謙庵憲副之官兩淮

朱旗多繡出江城迤邐臺榭滯連行三淮南邦達
聖主十年冬日懸蒼生承歡羅帶滿與近鏡膝琅玕謝

樹榮北去淮南秋漸老知君長憶歲寒盟

寄吳判翁非止

蕪城天平起望尊畫省神仙道乾曉挂驂標浮金鑿
落徑袍紅襯白髭鬚提履瑞霽開十葉蓬島瑤姬珮
五珠更羨威榮常戒謹古來良士詠賢

寄制府王司馬純叔

當年珥筆侍明光家勿承恩書滿長元節無慚蘇蜀
國龍輻重見郭汾陽西江鎖鑰春流穩平榻圖書
御墨香遙憶南樓多瑞霽願隨父老進霞觴

其二

始興門第冠三川玉質冰心重木天曲逆姪輪兼將
相郭侯平度是神仙清風鶴鵲生芳草甘澍江淮逐
錦羈憶昔從軍遊剡閭三槐祖澤在遺編

其三

朱旂黃屋正南巡

天語殷勤慰重臣前席夜深歌湛露繪圖朝罷沛陽春
千帆海舶訂謀遠九曲河流濯滌親西望雁門生甫

地潼江紫氣會羣真

賦謝趙中丞玉峯見惠佳什即和元韻

九苞天半耀鸞鳳東海杳榆附末光魯向鳴珂瞻列
戟新從江上賦塞裳夔龍事業銘烏府洙泗淵源接
滎陽慈規鮑叔在歲月欣逢於閑惠篇章

賦謝督學李翰林醒齋見惠佳什即和元韻

賦就長楊賜乘黃驚臺常侍萬年觴西朝王父君恩
重奕世金閨姓氏香自分顏齡隨老圃漫勞佳句憶

秋堂追思稚子登龍後此日奚囊連帝鄉

其二

曾侍西樞上玉除鹿鳴歌罷識韓初置塘隨捧三川
椒洱海遙迎九折車自昔鳴榔登錦里只今在汶銀
千旗赤風桃李花如綺水鑑冰心頌德與

章斐然止近見惠佳什依韻賦謝兼賀開府西

河

載微晴日滿江鄉四野寨惟秦稻香秋為周南歌勿

剪遂令召虎賦于疆三吳舊澤干城壯二室新恩斧

鉞光珍重陽春昭下里柴門常藉引壺觴

其二

汴水東流古帝鄉紫臺花竹尚含香高高自昔稱昇
翰中伯於今錫土疆賦月才人多甯詠遊梁車騎有

輝光慈余舊日葵門客目送鴻飛漫舉觴

賦謝劉藩伯樹調見惠佳什即和元韻

淞南秋色晚曛曛知雪新傳翰墨誰非有壺漿迎駟

馬翻勞東甯問恩公白蘋香裏邀明月黃菊花間任
好風衝浪日高眠未起尋常倚紫微宮

新春舟次邂逅楊少保暨余鴻金憲達卿今掌

而正即同觀鳥船紀勝

橫海樓船亦壯哉鳴鉦伐鼓駕潮來伏波銅柱千山
靜博望星槎萬里回帆上張帆疑六翮閣中藏閣隱
層臺西洋酒勝南洋酒坐對斜暉更舉杯

其二

元戎車騎出郊西邂逅章縫泛野溪海上黃頭迎皂
纛行間并服額雕題當年樓櫓衣鯨浪北日艤纒繁
柳堤寄語東風運着方憑將篋篋換玳瑁

賦謝何自階藩伯見惠佳什即和元韻

甲子初回際上元使君貽句擬西崑吟成白雪人十
里老去黃花酒一罇此日柴門沾化雨當年桃李柱
高軒秋來若問山中事水滿平湖月滿園

其二

十年駿戶守閩元藝黍移花近小崑江上王弘扶履
句南村陶令放芳樽平章盡戟開行省婉孌青山抱
曲軒多病相如年已老秋光先到茂陵園

賦謝制府徐司馬敬菴見惠佳什即和元韻

紅葉連江綠芋肥秋深草樹尚芳菲長淮鱖魚多含
譽東海漁萊愛息機五色霞笈通寤寐一簫花雨有
光輝臨鵬極日蘿蕉路直北雲山接翠微

賦謝金司馬懷存見惠佳什即和元韻

銅龍曉閣舊連陪折艾旌旗兩地開每憶橋門常東
燭曾從剡閣共斟杯山間月白茅簷靜江上棗青尺
素裁諸罷新詩思佳事丹楓黃菊重徘徊

賦謝督學王宮贊見惠佳什即和元韻

南屏秋老月華明鶴禁承恩擁旆旌館閣文章多士
式湖山嘯詠故人情形靡已離黃扉重越水還同濟
水清形筆連貽奇句滿懸針垂露寫真卿

賦謝楊太保見惠佳什

登壇成望望山河，漳水南流萬里波。
時使黃金曾賜印，階前鳳羽盡鳴珂。
太平諸將功誰匹，元老青年色轉酡。
蓬萊久懶春來座，磨崖先試墨三螺。

其二

名園麟閣百蠻知，竹策貂裘際聖時。
自向柳營依玉樹，每勤蘭記柱山茨。
蒲園久辦歸來賦，折荷何常絕妙辭。
更喜羊公能擇客，依劉常對好花枝。

賦謝制府王司馬紀猷見惠佳什

蓬島仙人第一流，暫移帷幄鎮南瓠。
家傳內史烏衣古，居近文昌桂殿秋。
舊學甘盤原作擇，行違裴相自輕裘。
何時授簡題賓佐，詠月同登庾亮樓。

其二

依然耕藝野人家，短髮蕭蕭度歲華。
自荷清晖憑日馭，頻傳芳訊到天涯。
幽居閒辨蘭亭帖，對客同烹蒙頂茶。
即雪翻：勞簪紫綬長，護赤城霞。

賦謝甘肅馬桂史幼實見惠佳什

十載分馳天一涯，相逢猶話日南花。
我行閒聽華亭鶴，君去先乘白鼻騾。
東海帆檣波作貢，扶風絲竹絳為秋。
盤膳暗有停雲句，猶問青門學種瓜。

賦謝王藩伯明廷見惠佳什

幾年吸菰卧江鄉，目斷庾樓路阻長。
皖口春濤承曉日，錢塘雪浪湧清霜。
固違榮戟傳黃紙，却望曹劉現短牆。
遙憶南屏雙嶺嶺，誦可容載酒賦滄浪。

賦謝杜版曹九選見惠佳什

漁陽詞賦吐紅霓，節使南來柳色齊。
俠氣常聽燕市號，風流仍似浣花溪。
衙門未卸毛龍駕，綠筆先貽謝朓題。
明月蘆花秋正好，放勳遙憶芰荷衣。

賦謝李憲長寅工見惠佳什

森：畫戟銀黃曲盡未，幢出上方射虎家。
聲東隴右雕龍詞，藻選歐陽盤根盟試才。
名威功節并閑姓，代香吉甫清風昭。
句美獨慙草野自疎狂。

賦謝多憲長君修見惠佳什

執法星高倚上游
天門高聳戟臺秋
思君名在拔音
殿規我心同竹葉
舟忽枉瑤華人
龍賞擬憑于墨意
難酬萬尋芳蔭無
南北何必滄江賦
遠遊

梁谿道中如嚴子漢懋韻兼示王子鵬照

片帆十里涉江程
紅蓼青楓照眼迎
策策清林曉夜
永夫秋山色向人
清月明滄海珠胎
長龍躍壘城劍
氣橫功翮凌秋思
不遠起看桂影正
三更

西甚答王翰林瑀湖見惠佳什再疊前韻

七月輕帆數客程
天風吹浪海潮迎
多因鵬翼移南
溟豈有長鯨混太
清東望行雲占雨
足西來爽氣見
來橫聯舟況復聯
佳句剪燭達窓僕
憂更

再酬瑀湖三疊前韻

把臂秋江第九程
欣從嘯詠日相迎
乍驚月黑蛟龍
舞旋喜涼生天地
清雨濕蕪城人未
寢風飄梧葉斗
初橫明朝同上長
干道閒聽鷓鴣聲
度五更

再酬漢懋四疊前韻

多君彩筆步雲程
江上高吟幾語迎
元禮仙舟人共
羨秋風襟席盡常
清雨餘四野蛙聲
合秋到前邨雁
序橫遠計天香染
衣處秦淮渡口月
三更

贈陸鶴傳先生五疊前韻

紛、握粟問前程
滄遠如君善氣迎
振來自同秋日
麗宵身常對夜鐘
清波翻陸海孤峯
出雲淨霜天一
鴉橫孺子比來勤
進履蓮心早逐歲
時更

舟泊雲陽驛遇大風雨城濠長水丈餘竟夜不

寐戲示見曹六疊前韻

連宵盤礴未登程
急雨盲風撲面迎
行潦浮同三峽
湧沉陰不見四山
清千邨木寒北烟
濕一點漁燈古
渡橫昔日馬當祠
下水幾曾留客滯
深更

過上方橋七疊前韻

遲疑秋暑困行程
却見涼颼馬首迎
江上羣峰雲氣
淅林間一路水聲
清蘋花逐浪魚鬣
暗錦石紫堤玉
堞橫遠望西南烟
樹裏林陵風景未
全更

程進士白山至省詩以問之八疊前韻

斯道茫々莫計程羨君澹定少遠近珠藏海底三花

現月出塵方二氣清畫舫時隨青嶂連羅欄常倚玉

釵橫漫言夜半河車轉千載何人問四更白山論靜初陽止就初陽言五

有妙理

秣陵即事九疊前韻

何須驛發問山程客舍城南與氣迎地產天喬雲物

美天開圖畫午風清大江水濶星河近故國秋高雁

陣橫一自

六疊進幸後秣陵草色已潛更

秦淮月夜十疊前韻時值會城列棘

咫尺僊源自有程連連佳影素娥迎雲中柳汁隨風

墮簾外霜華似水清枕葉歌聲深夜起芙蓉秋色晚

山橫四思四十年前事靜數危樓第幾更

丁卯孟夏夜中兩鹿生覺

顰蹙來自柳營中乍見庭前並衆雄深喜衙門添道

侶非閑半野入歌風池邊學步虛堂靜檻外樹花小

徑通他日崢嶸頭角後青城山下可相從

寄賀張寄庭廷對第三人

祥雲五色起遙天才子初登閣苑仙汗簡久傳銅柱

連宮花新壓州舊偏曲江接武家聲舊業有酬勛祖

津綿立德立言同下朽文自文格有先鞭

寶輪堂秋蘭盛開盆盎中花枝俱以百計詩以

紀之

面：光風潏：粧精神猶似在沅湘瓊枝蔽葉垂珠

露花氣浮空度粉牆浦水弄芳堪嘯詠山陰修禊足

徜徉國香合被君王寵莫使騷人獨紫觴

吳子敏自都門歸以贈行詩見示依韻未和

歸來方值歲初寒驢背探梅雪滿鞍囊馬背從燕市

過雲山新向故園看青柳事業梨尊古白眼歌呼天

地寬君願吾應吾未起高眠常自日三竿

丁卯臘月連并清河待光

雲鬟霧鬢竟何之，
書空長繫思綺閣，
零膏猶在眼春盤，
作繭不成絲，
衰年長見傷心事，
歲晚悲遠話，
別時記取青衫雨，
行淚可能重，
玉蕭詩。

其二

彩雲亞岫漫相依，
雲去山空事已非，
開華漸換人歡少，
穿針常挂語聲稀，
霜林向晚鳥啼急，
折鼓催更燭影微，
倚徙芙蓉潭不寐，
寒花庭院雨霏霏。

其三

此去茫茫別緒多，
平原蔓草奈愁何，
月明環珮歸蕭瑟，
露冷松杉泣薜蘿，
花下裁鉤餘綠燦，
燈前剪綵剩宮羅，
石榴帶上三生夢，
腸斷涼涼子夜歌。

其四

屋梁落月費尋思，
紫懷無意時攬鏡，
不留雙鬢影，
閒窗空貯合歡枝，
巫山雲斷音塵絕，
紫玉烟銷瑞香遲，
記得去年逢解纜，
還將五色染長絲。

其五

生駒圖畫寓相思，
窄袖纖腰似舊時，
一片烟雲迷蝶夢，
五更風雨葬花枝，
蝶蜂死轉隨人泣，
女伴叮嚀絮語遲，
屈指傷心寒食近，
紙錢斜帶綠楊絲。

戊辰九日同杜子子開張子迎九李子方輪赤

文岳文登開鶴樓再登西林萬佛閣至浮圖

絕頂

老夫還逐少年遊，
同到金輪最上頭，
俯瞰鳥飛千片合，
平臨螺黛九峯浮，
前村梗稻拖新穗，
幾樹丹楓繪

晚秋日暮且傾桑落酒，
秦軍爭似北風流。

其二

客星七版枕芳洲，
野色登臨一望收，
共訝履聲驚鶴跡，
關沈疑棹客犯牽牛，
江鄉已見遠峰靜，
木末黍偏承港露，
桐京洛故人無恙否，
浮雲直北是神州，
江南七月

已巳仲春

駕幸江南恭紀

燕臺露玉滿林開海國惟呼萬歲來五載靈祇皆述
職六軍組練盡樹牧兒童共識

天顏喜草木欣承淑氣回宇內羣生齊望幸春光先到

大江隈時同郡諸臣
於望亭候

駕

其二

懷山鮮食未全除黃屋親行過草廬浪暖桃花散壁

馬風清桐柏真淮徐陽侯勅水迎

宸帷張繡揚威亮

乘輿刻玉披圖真盛事千秋敦文注河渠河工視

其三

漢室顯祖河簡傳躬建賜使更如天官從姑射看山

色人在桃源樂盡賦義康碑環擊壤萬家烟火泰

薰絃況當翠華行春日江草江花倍嫣然松氏恭
進謝

恩
文
碑

其四

節至年：因舊迹共懷吾后詠來燕望期積賦盈千

萬忽來全謁盡來殊天柱射蛟徒汗漫理池飛駿半

虛無何如補助竹時今浩蕩恩波遍海隅五月二十
四日

上至淮安府諭江南積年拖欠
糧一百二十餘萬盡行蠲免

其五

十年野服臥卿閭重整承龍親

聖顏五色雲中迎鳳舸九龍山畔駐天關春燈散綺繁

星爛畫角無聲白鷺閒西望大掛凝紫翠行臣傳語

散朝班二月二日
錫山迎

駕

其六

閭閻城外萬人歡緩轡重瞳帶是看天上光眉今咫

尺雲中萬跡為隨刊恐幸野老瞻依切特勅金吾禮

款寬開道省方勸左顧錢塘雪浪正安瀾全閣
駐

碑

其七

行宮傳未詔，山鑿遮道臣。民待渴關長，踰殿中盡日。

晏呼玩吳市，廢展餐吏番。度來舉留苦，特許前驅信。

宿寬更有野人齊，獻壽端黃髮。進春盤熟松在籍，大臣同在。

籍諸臣

聖駕凡幾處，七次始未
命乞於二十一日發行

其八

烟柳春江疎綠波，華工齊肅候靈樞。瞻已見

皇情豫隔岸猶傳

天語和海國，依光晴日麗

君王迎駟好風多，林陵草樹思承寵。早逢青山點黛螺

二月二十三日
高橋送

駕

朱訓張孝廉研銘惠示佳什，即用元韻

江南三月春如繡，白髮相逢共倚樓。山色有無情脉

：雲容舒卷意油，未能作供娛嘉客。且訂來朝續

勝遊，溪上紫藤花信近。一尊醒睡為君留

再疊前韻，兼訂賞花之約

閒尋鹿跡來荒園，攬勝披襟更上樓。日射桃花紅似

火，烟迷芳草碧於油。峯巒有意當窗見，主客無心卜

夜游。此地清幽堪再賞，南村杖履莫遲留

賦得一樹梨花壓海棠，戲贈老友續安

凌波環珮快逡巡，別有雲裾下紫霄。西海鸞膠情并

續，臨邛犢鼻典偏饒。山中第惜窺粧鏡，天上長庚駕

鵲橋。此會溫柔誰得似，莫將憔悴負良宵

詠孔崔和李子赤文韻

珠毛散彩耀西廡，魯向曉人市小維。我已還家行萬

里，君今作客到三吳。朱門麗日供鵬詠，錦幃春風入

畫圖。却憶堂前雙海燕，相偎相語戲新蒲。延陵齊中
止舊一雅

云故

清娛堂燕集和用章元韻

一片閒情寄薜蘿，楊紅嫩綠影婆娑。漢濱遊女垂條

墮，溪上羣鷺泛巨羅。小院風微花睡足，良宵人靜月

明多朝來鄂客貽佳句漫說春光似永和

閏三月同研銘舍德子開方輪用章去文迎凡

正宗蒼錄集機雲來尊堂

晴川送日燕雛飛盡舫青簾倚翠微沂水詠歌今再
見蘭亭景物是耶非山中酒熟留仙佩江上詩情滿
釣磯少長一時多俊考草堂此會有光輝

依韻和張孝廉詠懷八首

山青水綠自年：獨向漁樵照舊綠未解黃庭調泰
米漫求脉望歟神仙盤蛇峻坂經身試蒼狗浮雲過
眼前吾愛吾廬多晏起柴門長對杜陵田

其二

簾外青螺積翠多小窓逐日養天和晨昏定課惟高
臥山水間情發浩歌老鶴臨風梳翅翮野麋成陣飲
清溪春來靜助恭同契一尺修持一丈魔

其三

溪山猶及艷陽天蕩棹隨波思逸然絕壁蒸雲流翠

黛簾堂倒影自澄鮮平疇席地花成綺古澗題詩石
作雙巫指參秋多暇日與吾重去泛晴川

其四

幾曲春潮倚檻流芰葦新蘩水東頭閒遊竹還能留
俗卧聽禽聲又驚憂以息相吹同野馬與人無競美
鳩牛相運載問水田吏可向青門憶故侯

其五

珠簾繡幙鬱金堂妙舞新歌畫滿長闌草平原羅襪
小藏鈎賭墜翠鈿香青精只合供多病星鬢何須老
長卿獨怪香山勝社後櫻桃楊柳伴春陽

其六

三徑方塘鎖翠烟書齋常閉草芊綿諸孫誦讀添經
義稚子叩唔恬晝眠四壁臨摹詞翰古一春斟酌墨
痕鮮新來購得開元字長卷晴窓樂歲年

其七

原是高陽舊酒徒十年耕鑿任歌呼江鄉在、盈餘

秦春社家、塞雄盧東舍烹鮮浮綠蟻西都割蜜換
青蚨遭逢擊壤昇平日外對南山一事無

其八

紛、大藥難延年比戶丹經著述偏靈永無媒逢少
女陽烏何計駐虞泉欲通絳閣三卷頂且對爐香一
炷烟莫道方壺仙路古木公金母本相憐

奉訓張孝廉元韻

三徑蕭閒而碧流飛快常避什宣樓著書非羨銀青

召得句頻呼大白浮莊子夢酣迷粉蝶陶家柳色映
蕉鉤登臨濟勝多豪致乘興還將誤事修

聞鶴樓觀雪

環溪樓閣綺窓開四野瑤光入座來蘭若影沈標玉

柱水晶簾捲失蒼苔風前絮舞值詩句衣上苔明促
酒盃請罷南華凝睇久滿橋幽興在寒梅

臘月渡御至燕溪

南御洲中流
不及三四又

波光散、漾朝暉極目蒼茫接翠微幾回寒山題棹

轉一行鳴雁向人飛林間雪霽烟鬟綠野外霜深葉
半肥莫道揚塵難再見中流漁父慣褰衣

清明祭先太僕公先銀臺公墓

去歲有兄同拜墓今年兄墓已成丘權承七皂墓村
釀喜有兒童薦脯修隔代青家餘石馬教株松檜倚
芳洲新來荷鍾疏泉往春水溶、一望收呂汪墓左
墓近五十年已已臘月大抵
後通遇者二故記之

送楊達卿出守武定

春江折柳初加餐君去毋嗟行路難司馬星轅問雙
道碧鷗雲影覆祠官城臨獅子天威遠路入金沙地
軸寬堪我據批曹批罵日南棠樹已凋殘

其二

十載含香托南歌春深持節湘江波家藏一旨
君恩重門對三槐世慶多遠地官閒秋稅平郡庭人靜

鳥聲和馬即久繫

楓宸念勉首微書慰女蘿

寄揚全鴻少泰

二陵風雨壯秦關節使塞帷霄漢間海上接船丹旆
古城頭仙掌白雲間傳經驪母今何在出塞青牛去
未還深喜華陽聞道後獨運高士杜吳山

新秋涉江揚少保假以巨艦由郡城放舟泖澱

日亭午過昏江日晏過澱墅街談初動秋錫
小是日風便舟行三百里推蓬倚舷備攬秋

江勝聚

朝從谷水駕樓船夜泊夫村落照中灝灝秋清凌大
壑翠微晴色趁長風江鄉過目追飛鳥雲樹浮空賴
轉蓬不足星槎干碧漢塵寰聊得片帆通

朝發真州大風揚帆日午進觀音門喜而賦此

輕帆曉發大江頭急雨初晴黛色浮八月驚濤撼鐵
甕九山叢桂憶蘋洲涼颼宛轉達人意芳華故勸送
客舟漫說儒冠能破浪侯門飛筆足夸猶

過用章四兄書齋庭中大樹鬱然無恙喜而賦

北

十年不見庭前樹今日相看似昔遊孝感自松別白
鹿神栖又梓楓青牛千重日業拙書懷百尺此枝毫
畫接若使公輸能相度明堂植幹一時收

臘雪

禾蕪疊告景堪憐穴土蟠根歷歲年田祖未曾行烈
火滕公今已臨冰天擬輝萬頃搖銀海積素千巖散
柳綿擬向環林問梅信一枝早寄小牕前大雪中天
樹遠意空

梅二樹虬枝玉葉
想見羅浮郭尉

辛未元旦

屠蘇酒熟曉霞紅此日萬呼萬里同爆竹轟天志歲
檢理華滿地卜年豐湖連葭澨層冰各居近

龍樓瑞霽通

龍潭之陽新建
萬歲亭

獨上高臺望雲氣詩情

應在翠微中

上已晴別周子載熙韓子允言

東風搖曳綠楊絲送客偏逢修禊時此去嶺梅應結

子莫愁灘水正流漸春山過目供吟詠仙侶同舟愁
別離倘遇故鄉歸鴈早裁書莫惜寄新詩

遊細林山用塗兒原韻

十載神籠事可誇長松碧澗湛清華諸天盡靜聞仙
樂一鶴歸飛帶晚霞竹徑斜穿達犬吠枕源深處有
人家平原池館今猶在寂：無人見落華

送寅谷入都用韋原韻

江南四月晚驚天又見飛舂送客船豈為遊頻稅
駕且憑詞賦作良緣還憶節近黃梅雨驢背吟成白
雪篇但使乘車情載笠祖生應自著先鞭

如張慧曉先生韻

閉門莫問紅塵事門外風聲似奕棋良友時來屢不
休遊人歸去鳥還疑關占潮信如觀鴈為坐蒲團廢
學詩他日再逢帶履過梅花應放兩三枝

其二

荒園雪後經過少一卷蘭亭一局棋靜驗坎離常有

得總親書文却生疑賓朋宴笑何須酒風雅宗盟不
在詩喚取隣翁相對語春光已上綠楊枝

如趙雙白燈宵燕集元韻

為惜燈輝漫舉鵬翩：佳客枉山莊林梢蜂蠟驚飛
鳥水底繁星湧夜光共訝陽鳥達薄蝕却聞膏雨出
巖廊相看白髮須當醉何必吹笙更鼓簧

其二

靜掩柴扉樂隱逾十年已得一閒身山間猿鶴咸知
已江上漁樵有故人愧我塵襟多鄙吝如君詩句獨
清新夜深明月值歸騎看取城西萬戶春

壬申花朝

宿雨初晴雲影移前村和露採槍旗封棧連夜烘茶
葉青帝依期漲柳絲陌上草薰迎社燕山中酒熟語
黃鸝江南二月春如計閒詠池塘夢裏詩

獨坐

二月春風園有枕蕭齋寂：傍江亭門前獨樹人疑

杜鵑呼孤松高挂陶碧藻斜穿魚陣樂銀陰夢繞崖
聲驚呼僅荷鍾疏泉脉散步溪頭聽拾得

秦望鎮西園即事

不道雲間有洞天輕帆遙遞到平泉黃卷無成漁樵
穩清晝聞鷄井陌連盡省樓臺街野景烏衣門第挑
晴川十年夢想而村勝此日身游霄漢遠

其二

乍入花源路自迷清環活水映丹梯東山舒嘯晴霞
迴北海閒尊野月低千樹平臨秦望小一峰高共斗
杓齊只今並坐聽鶯聲慙愧西軒舊日題

其三

謝公泉石鎖烟霞詩酒依然處士家籬落風清傳梵
磬仙源路僻認桃花已看新笋能成竹可有閒田學
種瓜四十五年湖海客相逢無復問秋槎

李含德先生六十

先生讀易齋中坐鳥語蒼閣歲月長自有青精甘道

味不須勾漏覓丹房千逢空然初週甲日次天中更
來觴海國於今占紫氣五千文字一巨林

二毛

十年清臥隱江皋攬鏡無端見二毛飄笠有心依鹿
豕章縫何計混蓬蒿清來布局棋多憚老去攀鞍馬
漸高紙帳蒲團堪坐嘯香山何必詠櫻桃

病起

日高丈五步東籬猶覺蹒跚強自支白露垂珠疑雨
過秋花吐艷勝春時賓朋禮教承相恕耐和萬章愧
每遲忽訝西清張內史輕扶藥屐不勝悲

題桂元登小照

時元登年九十二歲

先生無樂亦無憂九十耆年又二秋座上青緇供嘯
詠階前苞羽振箕裘願生不用調金液強飯何須伏
玉鳴繪得武公風度在淇園勢第近丹丘

龔使君澹叢以重陽後一日登高詩見示率爾

和韻

使君選勝出東岡九月晴雲似豔陽
刺有黃花迎曲蓋因看紅葉發
微霜登高還憶茱萸酒拓額同抒錦
繡腸更喜西疇多報賽夜深絲竹滿秋堂

依韻和秋翰林向濟九日燕集詩

三徑秋華谷水陰喜逢嘉客暫幽尋
翳童敲戶驅荒吠野鳥驚栖聽足音
豈有歌臺供坐哺漫憑黃菊眼高吟
金闕學士桂行處一帶丹楓翠黛深

正月十九寄朱載堉七十

光風蕙草吐芳菲庚子開尊正古希
今節傳柑燈未燼良宵邀月光滿肥
谷陽潮長通漁棹南極星輝傍少微
行過隔溪應咫尺得閒就我伴漁磯

病起見牡丹

憔悴三春谷水涯苑園重見洛陽花
東風幻出嬌娃意老園裝成富貴家
對酒漫傾金鑿落微歌新試紫茸華
曉山往事今何在百寶欄前起暮鴉

賦謝友人貽龍井新茶

東湖遙餉大前茶未卸旗槍木杲芽
紫笋餘香分道味玉壺凝碧泛沱霞
閒評泉譜隨新句且遠想青梯落花
每憶謝公題賞地畫長人靜柳絲斜

依韻答沈氏見懷

節物驚心百感多園林晴日起蓬瀛
有餘閒暇尋三秀門步遠迎謝五純
爛熳驚花人共醉空明水月影相摩
新來把筆空勞攘那有小陰道士爲

依韻答袁高見懷

蕭齋長日思沈疇漫道遇公抱小瘳
仰視浮雲常獨嘯喜逢新釀但微醺
無嫌自覺遊塵少親中相思好句多
秋水池塘重潌視涼颼今已過南訛

依韻和張惠晚先生見懷

橋首東潭路幾何柴門遊屐未嘗過
家無肥貯陳芳醴生有荷香逗碧波
擬向高齋猶官步偶逢佳日漫微歌
新來叢桂系條少莫謂吳剛問素娥

浪遊
次云

送宋齊國佐郡廷士

黃河九曲到延州有客車驅賦遠遊
薇省為郎今尚少秦關擁傳正逢秋
馮若座上琴尊靜杜老門前驢
雅留飲馬長城真壯士星佐何火問
齊牛

天樂堂繼集咏蟹泉亭作

烏衣別墅遠塵寰喜見鳴泉自往還
疑有山神鞭匹練恍從銀漢激秋灣
清音不斷晨昏界逸響真同康
諫間忽憶開元吳道子趙州圖畫正潺湲

癸酉中秋奉和泰望山庄青年繼集詩原韻十首

首

東海灣頭勝地偏土人卜築在林泉
蒼蒼年鵬跡多佳日高會詩文似昔
蘭耕擊有懷歌帝力鶯花無恙柳
鷗眠香山瞻笑千秋後吾輩風流自可傳

其二 十三日別集打金先過山庄

浮生何事久栖遲白露初寒香滿簾
釀酒澆巾思共飲懷人折簡試新題
雲盡竹漁畧瓶水漲平橋柳線

低李郭鞋恍惚不達因風直到草堂西

其三

十四日從蘇司寇談齊侍御偕至泰望

仲舉留賓榻久懸欣看此夕會神仙
尚書望重魁三象柱史名齊尺五天
蕭桂香濃似正半高齋人至月同圓
司徒賈燎多憂致地我龍鍾醉綺筵

其四

十五日集青年繼集

登臨備見晚山青薄暮靄霏霏雨未停
白首為歡須盡醉芳樽無分愧常醒
燈前綠紗開金縷月下題題登

玉瓶待列夜深雲氣淨茅庵清磬許誰聽

其五

十七日銀臺總憲遊過橫雲繼集

南臺山館桂花浮鵲香相招蘆菰秋看竹
逢僧先得句停盃邀月最消愁三珠日下才名盛
四皓從中笑語相隨總連宵備未倦高懷千古自難酬

其六 總憲遊谷陽直北水雲餘新築亭臺漾碧虛學士偶過桃葉渡嘉賓先式限千塵青鞋才于運宜杖香華歲歲不

渡嘉賓先式限千塵青鞋才于運宜杖香華歲歲不

用勸深喜李方能醉客更叨投贈物平與

其七 同日竟 國小集

含章豈得卦成坤三往汙萊盡掩門喜遇高賢齊枉駕不辭良夜更開樽煙凝芳樹入香台月出林梢宿鳥喧少長一時同嘯咏永扣風雅至今存

其八 繪圖

何處丹青顏光顯麟圖幻出五湖舟會昌有字傳名筆蘭渚朱冠起勝遊樹杪烟霞小色古仙家林間水

波流亮端解得漁想意留與人間繪十洲

其九 偶酬

芳訊慈慙到遠本正逢黃菊氣蕭森共傳勝事留峰脚更有新詩炳古今百尺雷門貽郭訓三秋覽曙發聖吟騷人欲問漁郎棹片、枕花歌可尋

其十 十八日話別 有上已之訂

河干話別更諄：此後招尋待暮春夜靜同觀滄海月潮生相喚棹歌人江村煙柳年、綠橋東杖屨日

日新聚散兩狀分出處轉思良會正馳神

冬日過白小園亭

三槐門第枕江濱歲晚相逢慰所思細水亭臺皆入畫枕川草樹更宜詩夢龍事業君方壯且望烟霞我獨松他日振垣鳴玉珮故人還訪子雲居

上已集遂園時赴徐大司寇使至徐宮允果

在座為工大可農部非黃官允忌齋元翰林
晦菴何學使汪齊泰宮諭對巖周流馬應菴
惠孫孝廉亦在座我曹農相畫堂余凡十二人
共八百四十二歲即席各賦七律二首以前

亭二字 為韻

鹿城池館汎棠蘭細草平林盡棄看人似永和達化日時當元已帶輕寒千秋勝事流傳遠三郡新詩屬和難共說吳公偶得歲惟余病起提端踟

其二

柴門避日咏椿荅喜遇招尋渡野汀三俊鬚眉臨水綠一竿螺黛向人青流觴解襖歡無極擊鼓催花醉不醒莫道馬鞍丘壑少他年還溯子雲亭

東謝健康大司題 再用前字

去年良會月中看此地重建正朱蘭天藻高懸傳海
內裁星朗聚照江千萬花南國人難老綠竹東山夜
木蘭舊日甘盤勞春注豈容長嘯總綸竿

東謝果亭宮元 再用前字

十年巖壑紫閣青天上麒麟懸晚鈴列處竹林園水
榭竭未春色繪山亭白頭兄弟皆卿月丹地聲華舊
列星此日芳筵勞卜畫天風吹珮韻冷

東謝誠齋侍御 再用前字韻

布帆西去破晴濶一帶青螺取次看漫說星臨追洛
社恰逢嵩降采華蘭張聲冀北裁霜簡提老江東把
釣竿天堦羨君還雙殊春風不帶惠文冠

其二

同人往句詠蒼齡海內詩篇入畫屏高會逢君添玉
醴加餐為我餉仙茶光搖火樹同玄圃香繞紅雲擬
慢亭風便放舟淞水潤幾回：首盼遙青

甲戌上巳耆年姓氏附後

錢陸燾 號湘雲丁酉舉人

戴符升 號蕺齋嘉山人年五十三進士廣西道御史年八十

尤 伺 號海庵長洲人戊子拔貢永平推官改翰林檢討年七十七

黃典堅 號左春坊年七十五進士左春坊年七十五進士

王日藻 號却非松江人乙未進士戶部尚書年七十二

何 棟 號溪齋蘇州人丁亥進士江西學道年七十

孫 賜 號天樂人年六十九順天舉人年六十九

許 縉 號鶴沙華亭人己丑進士雲南按察使年六十八

徐 軾 學 號健菴崑山人庚戌探花刑部尚書年六十四

周 金 熊 號廣菴上海人壬戌進士司經局洗馬年六十四

徐 秉 義 號果亭崑山人癸丑探花右中允年六十二

恭 松 齡 號對巖無錫人己未進士左諭德年五十八

初夏却非大司農惠示泰山譙集詩依韻寄酬

惆悵三春常繫思此情惟有落花知忽聞南浦同人
會共賦東山絕妙辭好景正逢迎夏候高懷不減少

年時獨憐穉子才華儉甥館述巡得遇

其二

病餘常似不勝衣
咫尺琴尊願久違
人在午橋明月皎
心馳申浦暮煙微
老詞賦十猶徒塊
我窮悲事已非
秦帝埋金仍在否
桑田一望草菲菲

田村演劇和雲高元韻

汶、蘭桃嶺侶行
高臺笙管報新晴
百年喬木槐陰茂
古一曲涼州舞袖輕
種林有田嘉客醉
隔溪無渡草

堂清池年得侍
旌陽去此地常餘
松柏聲特營爾室於村之西

篇演劇正當其上故戲語及之

其二

風蒲微、暗香傳病起
重過人一年僻地賓朋煩枉顧
及時鶯燕自堪憐
村姑連袂觀么鳳
田父扶藜似舊天
薄暮放舟人散後
蕭聲更在落霞邊

和周沈馬萊園警衆詩元韻

潮漲潮回噴雪飛
靜觀天地運環機
杯浮曲水流泉

古路似桃花洞口
驛北澗連襟南澗
滿柳煙常接渚煙
霏江湖萬里波
清險留得涓、自浣衣

初伏晒書畫

閑立達磨清畫長
呼墮重檢舊青箱
頻看玉軸侵微暈
徐展牙籤發古香
揮汗卷舒忘烈日
烹茶品陽對斜陽
前人翰墨流傳久
又費浮生一晌忙

却非司農山庄產瑞蓮依韻寄賀

瑞荷並蒂出秋江
開艷爭奇意未降
二趙雲鬟組第

一六即花貌豈無雙
如迎如送分朝露
相對相憐壩晚憲家慶正逢三
伏候稱觴應以玉為缸

其二 月生見韻

雨過芙蓉態更新
亭、合珣轉相親
天台判阮憐同調
湘浦英皇現後身
紫府人應增壽考
銀塘花也慶生辰
六月二十四日仙苑特地徵嘉瑞不在清秋不在春

在春

萊園中春綠一株
甲戌仲春枝葉俱槁
至秋八

月花發滿枝綠蔭如故後樂堂梅樹生靈芝
一本同時並見同人作詩以紀其勝

酬

秋陽景物傲春陽少壯風多幻衆芳遂有朽株萌玉

蕊更看老樹吐芝房幽香只合幽人賞逸品尤添逸

興長多少才人文似錦謬將新詠譽崇崇

送友北上

銅龍閣下絳雲浮珥筆承明正九秋 御榻除書題

姓氏彫菲著作近韓歐五經同異盈千卷諸子才華

傲十洲老我風塵探別調西清舊識尚存不

甲戌九月生壩初成東謝宗親四首

續曾浪遊湖海四十七年東西南北之人得

遂首立之志平生微願今日已酬蒙

親交隆誼愧不敢承敬賦謝以蕙新

即政

春今讓畔世間無尺土堪容一腐儒 永公弟謀四數
弓端臣卷月佳

王成百歲早營新白社 白社豫章三生幸遇老青烏
其美王公飲然村穴同 還山久聽華亭鶴卜環備同
星深高君共勒坡事 五首 余於壬子歲已身歸
先龍松楸都在眼鬚封
小草得相供 六世祖發先大夫
其二

家貧那得買山我忽賣青溪一頃田諸子與妻媿菴

鍾老妻推髻鬢叙鉅故園是處堪埋骨華表應嗟下

學仙忽憶吾生初墮地教子相望轉听然 前丁卯九

何處堂之西北隅今與
文場相拒僅數十丈爾

其三

九峯南下滙連潞潞波映穿田引嫩枝八代傳經依祖

武一灣流水協靈菁 庚宗承津人先世渡江結帶子

卜星馬迄今又八代矣新科 蜃胎印月珠輝冷北漢

依祖墓之旁仍用己年卦 蜃胎印月珠輝冷北漢

常有老蚌大如覆舟漁人暮月百計物色之寒沁指

此骨下可駕通二十年未大雷而後莫可陳陳矣指
翠摩雲旭影連 澄心堂有古柏三人圍抱不交十六
十餘年游野地重携斗酒聽黃鸝

其四

半生湖海憶瓊立此日疎茅過隄頭燃漆為燈猶待
沈野勢成蘭正逢秋先賢耐對佳話趙此自為者
我甚思叔向四休客賓親事招尋作勝游司生園預
位自居主位皆有詩賦難他日兒曹能負土
勝日引客坐樓中賦詩酌酒或難他日兒曹能負土
之園曰生元一我君何下廣耶

送友北上

春風十月到江南攬轡長征淑氣含易水陂前堪寄

詠黃金臺神好停驂橋名司馬君須記公瓊恩公我
獨廿日下故人如問訊馬言憔悴卧江潭

輓張尊洲四首

良明永逝淚滂沱猶記燈前共嘯歌諸子風流歎漸
減昔遊雲散恨常多忘機此日徒臨馬高會何人泛
巨羅老我東籬惟獨籍制漢裝雪更誰過

其二

時平江海卧凋戈猶溯當年譜翠蛾野史新編誇百

戰同人載筆矚雙城汝南賦手悲新露秋駿詩魂感
逝波更悵清河公子去玉樓徵聘少年多公而歲余
阮本同時填詞者六人不兩年間別
山水相與為湖三人相繼謝世矣

其三

安仁新詩鬚毛斑性昔繁華一際刪我病需君採彩
筆君才許我教他山上都詞賦盈千卷滇海文章懾
百蠻獨怪天乎欺善類魂歸無力叫天關

其四

范叔儒冠不療饑書空吐影堪悲還家萬里貧猶
苦獨行千秋學可師剩有一琴留古調惟除半部馬
新詩諸孤玉質皆王謝慎守青璫似舊時

寶帶橋

尹山遙隔臥長虹五十三門一望中橋列五十三環
東障具區秋水壯西連陸瑁海潮通湖通水外流
流經伊瀝遊人弄月呈奇景吳人於八月十八夜登
而八海遊人弄月呈奇景山望橋下月影宛然會
珠謂之甲士揚舠任好風是日值江浙舟院奉命會
中月

揚帆斜刺堪笑拙達猶有待隔溪閒釣魚翁

其二

歷遍高山與大川奇觀隨地入詩篇
羅施雪浪長虹迥可渡乃江應三十餘丈驚清如雷
舟不瀟水秋風一綫懸荷葉鐵索于兩
所之石罅探蕩平空下臨不測而以竹
筒貫於索外索左右各一公別係未探
度高下以通行路人抱筒而渡馬繫筒而
渡仍繫繩於筒口以阿育揚波浮石燈
渠中大理府有為阿育王便後來者瑞
明駕海渡溪洲泉州萬安橋其長三千
六百栗者戰瑞明駕海渡溪洲又廣文
有五天橫亘海中宋

蔡襄所築醜水四十七道爭如眼底吳江路
細草平以便行旅志定碑刻尚存
橋好作緣

歲寒推感

傷貧不能濟天也

點滄三餘臥碧潭天寒日暮老瞿曇
卷盟息壤燕成夢狼起中山叻吏貪
舊雨饑驅空有淚南村死別恨無緣
何年悟得砂鉛稅說與同人仔細探

其二 傷貧不能育嬰也

育嬰勝事道緣深遠近賢豪思好音
久散養金期種

德曾無倚伯韓同心幾年借箸逢
佳蓮千指啼餓遇綠林滿地吟
相望泣飲逢季布一開謀復
訂力任

喜有同志故云

其三

傷貧不能療病也

蕭蕭霜鬢苦相侵太息年來抱病深
衆口每言需藥裹微軀端只藉人
護欲求神草無毛女擬求靈根隔
擬林蹣跚無我調秋刺不如健戶
且高吟詩吟林使朝鮮見寒外
林來者多於擬倒之下林木
窮窮下見天日不意至陰之地
乃在至陽之指斯言可補入

草木

其四

傷貧不能恤下也

清泉白石本相甘囊底偏違柳
陌探耕釣蘇叔餓秋散裾叙姓
養病何堪一犁花雨誰驅犢
九月鵲未悔不蘇百口沾濡
良未易主人長日自懷愁

其五

傷貧不能娛老也

極目遙天起百憂寒林漠漠
強登樓花晨綠竹貧難買社日
羔醪愧未周三御勝遊空有願
連城古玩苦

無酬柴門刺水多勞樣擬泛滄波不自由

其六 傷貧不能改歲也

急雨連風垣景催中宵不寐起徘徊相如四壁寒常
與陶令三冬柳漸摧成儉豈能輸穗結家貧無計慰
與陸富家長策矜高會獨有幽人木杲杯

其七 傷貧不能貽謀也

戶外風高冰雪深行人莫問新輪心青箱自幸傳餘
業黃鳥何當慰好音養拙止紹方寸地居貧難覓滿

藏金荊州刺文猶遺願不信蹉跎直到今

其八 傷貧不能自達也

貧富推遷一局棋與時消息互相移拘牽我相塵緣
擾動破人情夢覺連白晝每逢題題使經星多被計
羅欺五行家謂計都乃土星之奴羅維乃火經袍半
粟儒生事莫學昌黎送電詞

訓和江村原韻十四首

燕雲晴旭啟天門宿霧陰霾遠村碩果孤高人不

食靈光風雨破猶存重來鳳閣崇文地前度桃花港
露思最憶馬驚湖上月九秋霜冷被春溫

其二

天祿招賢東閣開安車久待棟梁材昔同疏廣辭官
去今用長源信使來莫厭冰明懷故土但思啓沃展
鴻才遙知司馬趨朝日夾道歡呼首重回

其三

極目雲山隔萬層巖，几鳥想風後人休北斗瞻方
切若遇南鴻望亦曾苞粉喜看池上鳳病魔偏怯凍
時蛭自吹鄒律陽和偏屈指東風魚貫來

其四

小築幽軒覆短茨北窗高臥北相宜祇緣淡蕞思公
病脚學寒江釣吏茹西澗水子花自落疎簾風靜月
來窺一時翹首瀛洲客心似春鷺無限綠

其五

玉階拜手展塵絰一代明良魚水緣已見金錢領內

府即香堂饌或當年

聖謨垂訓天同遠丹地承恩席辱前自有精誠邀異數

儒臣遺際豈徒然

其六

縹緲出自絳雲居

詔授燕公為緒餘菰菰文章遺禁輒行臣踪跡祇親疎

曲江敬進千秋鑑東觀新編四庫書再入修門供筆

札惟將圖史恣傾瀉

其七

數載東湖把釣竿巍然砥柱出狂瀾人同元禮門牆

峻世遇陶唐天地寬一紙微書勤側席三吳侍從盡

彈冠江干父老紛相問傳說東山起謝安

其八

與世相修無所能九峰在望築山庵春潮帶雨溪環

北夜月穿窻風自南偶結耆英原少一閑閑小徑亦

名三雲霄舊識皆徵召日下多應憶野簪

其九

百尺龍門登陟難皇容陽舫漫相干九章靈羽人如

鶴一片冰心冷似官絕口不譚溫室樹息交懶跡瀾

橋鞍先生拙宦真成矣却笑人間有巧能

其十

為戀滿興性去塵瀕行手疏尚違巡行誠不減陳情

表未老求為舞綵人迂、平橋惟奉母殷、薪水昔

忘親葡萄倘遇天家賜携獻高堂正及春

其十一

牙籤玉軸久收藏更寶天章墨數行一代鴻文堪

翼運萬年景福正當陽踟躇別路往秋遠鄭重分襟

何日忘閒道王程兼水陸圖書萬卷歷行裝

其十二

賜第仍歸上苑西仙雲縹緲望中迷青蓮得句先搖

斗長史能書筆印泥五夜青綾霜後冷九重龍燭

御前携如余久抱烟霞癖慣與村農自把犁

其十三

天衢翔步道從隆別後星迴復載終教載漸摩敦古
履五經同異覺重蒙朕兒未識律邊虎今予真能集
學予在代傳家俱列戰鳴珂里著景龍中

其十四

三千弱水望蓬丘草澤常披五月衣天淵自知游泳
遙訪高會見函圖留昆明池上波新長白苧城邊雨
未收早展甘盤真事業春風直到大江頭

送福建將軍金仁山先生

共指新輪出禁林海疆倚毗主恩深無煩司馬
掃除日自協非熊簡帝心白苧村農齊下淚吳淞
釣史憶知音臣惟有元臣代李郭相承直至今

其二

幕府經年似水清時平鈴索靜無聲指揮鐵畫鏡詩
句傾倒銀河洗甲兵九坂驅車方叱馭西江抗凱尚
留行荒園松菊邀雲旂何自重携鳩杖迎

寄憲副表謙卷六十

夔龍位望近鳴鑾豈作尋常屏翰者同掌綸司而
制却憐歲月既雙九江山自現金銀氣詞賦能驚星
斗寒今日鳳樓逢介壽相思異地詠芳蘭

其二

三泖寒枝托遠岑南康小草被棠陰東家有位粵者
入籍揭陽二百
餘年諸考每當計恩公習懶還芳說鮑子多情結
俗心每過飛鴻貽雅韻勞說項奇知音西清舊雨

常相問翹首公孫入禁林公孫弘年六十
始應賢良詔

寄徐若水六十

滬城刈業重農桑吾第躬耕淞水旁牛角挂書浮綠
蟻牛橋飄來抱青桐三珠樹下遊精趾萬石君家繞
鴈行漢代賢良方應詔嘉賓何以答承筐

園中石山并地詩以告之

間居泉石久相親乍聽前雷震連隣千秋南塘疑水
沸一林北苑失山嶺初期薛荔年綠豈意噴噴歲

新不見巨壘真面目獨憐青負種松人

其二

青山不樂傍柴扉忽遇狂飈捲翠巖顛倒松杉橫碧
岸陸沉兩岸埒漁磯巨壘穿臂脅巖北秦帝鞭驅石
壁飛對此長吟後長嘆十年陵谷世間稀

和却非尚書苦雨元韻

沉、積雨日光潛陌上漁叢壓帽蒼屋漏連珠疑瑟
、泥塗把臂類鷄、初聞越嶠蒙泉漬况遇滄溟潮
信添安得監門如鄭俠好將煙水繪新羅

再和元韻

行軸年、賦小東今朝更在雨聲中星河夜渡凌波
承白馬晨驅駕海童離畢滂沱漂麥隴滔天愁嘆入
詩筒門前一派煙雲意盡出滄江把釣翁

其二

積雨何曾見柳綿登高極目海連天空庭忽訝游鯉
鯉津水何能辨百川萬頃久看無野馬三農猶幸未

鳴蟬家：沉甕場苗盡愁絕寒冬牛柄旋

其三

天工原不合時宜田父村嬰費氣思九夏風濤鷗鳥
亂三秋鴻雁犯人知京江倒灌南流急襄澤奔騰東
去遲吾郡河渠承萬壑海門潮上更何之

來和却非大司農同親親渡原韻

次第龍舟蕩漿開良明還勝漫徘徊不圖茅屋三楹
下更有文呂八座來碧澗旌旗紛似錦黃頭鉦鼓震
如雷蘭橈薄暮乘潮去漸愧山青未舉杯

其二

時音長干桂榜開青袍如馬共徘徊偶逢谷水蓬窓
下忽憶秦淮月榭來吳俗殊誇競渡已人布鼓嫗
鳴雷賓朋再訂荷香約畫舫翫前酒百杯

又和原韻

艾葉榴花颺酒旗城西士女暗江涓輕舸迅發吾先
見野服潛遊衆未知茗戰酒分蒙頂味水嬉齊唱竹

枝詞歸遠首倡陽春詞夜月湘潭獨寄思

其二

當時太液倚龍旗五日張筵曲水消昔載 思榮成
往事今違替履盡新知惟君碩果推耆舊愧我匏瓜
乏麗詞四十八年湖海客偶因佳節話相思

却非大司業再惠水亭新詠寄酬用元韻

昔年蒲葦藏丹苑今見軒窓面 新漫把絲桐操古
調喜逢挂棹訪閑人羨君海岸蓮壺境愧我郊居土

木身遙憶謝公吟哺地藕花亭畔自垂綸

其二

登樓不見四山清日 幽窓點滴聲已駭汾陰搖北
鄙更愁潮信噓江城窮簷儉歲唯羈羈家坐移時健
堽堽空有雙虹浮水上人間能得幾時晴

其三

青苗飄泊下長川泰望高原地自偏可有池魚故堰
口應無潦水化龍遙小山翁探筆才猶富病吏熬龍倦

欲眠願與賓朋齊放棹武陵源上訪神仙

送阮君博之官天台

天台開府喚旂常不是劉郎是阮郎兵市三年過馬
足連茹萬里憶龍驤赤城有路通蒼嶺鯨海無波靖
樂浪茅葛遺踪猶在否秋來莫惜寄芝房

戲詠蓮蓬人

何物然僊出海東笑看作俑自兒童綠衣黃蘗栽村
婦短褐科頭作釣翁蓮性長依楊柳月香魂猶帶菱
荷風道人秋勘三生事只向蕙葳蕤水中

戲詠饅頭

道在虛無一氣中坎離相見有奇功圓珪作供登高
俎白雪為炊藉化工塊礪未消宜濁酒氤氲成象不
通風齊東漫引南征事瀘水秋宵祭犬戎

其三

渾然如泡亦如棊恰入鴻濛賦象時每與歲星臨綺
席嘗充饒實泛瑤觥華山玉屑含元氣梁父銀烝足

采頤自昔紅綾表宴後大官供奉不曾遺
吳松上懸

和纖索橋原韻

綵虹迢遞鎖江流車馬行天際頭十丈銀清轟客
亭一聲蘆管動邊愁水西閣寒沈九古小亭丹青尺

幅試試問六師南下日不知何路借前籌

本朝入漢文師不由
北橋亦難陳

廬山送別

悔却從前識面來魚梁分手暮潮催山間月白愁千
縷江上峯青曲幾回豈有巫雲能入夢偏情銀燭未
成灰秋風荒桂如相憶重泛蘭枕漫舉杯

賀友人學生

石麟珠樹競呈祥瑞露充閭集慶長綵排項楚麥濟
美時分年未疏朕芳錦袍對課人擢霍玉刻雙璋舊
姓唐盧氏添丁欣並見謝庭佳話著縑緗

梓人馬生錫刻同人倡和之作云是女工所成

余亦附驥詩以志愧

五月行吟寄溪西漫勞紅士自交梨詩達老媪多烹
煮歌出雲鬟定品題墨汁有時添翠黛銀鉤終日費
柔荑諸公可有香奩詠消受閨中學印泥

贈都伯龔使君

九重丹詔慰窮行峯仰謠騰喜氣盈宸新不須詰
史議封章原自達民情饒餘齊誦元戎撤歌舞新傳
白苧城只恐御屏書最後海陬何計挽遷鶯

萊園九日與韓子景迂話別

一曲驪歌杜若洲偶因佳節強登樓來朝君去三千
里明歲吾達七十秋有夢夜深通客路相思日後盼
書郵家貧無以酬知已慚愧飢驅賦遠遊

贈楊得陽鍊師
得陽年九十三矣

西風昨夜到茅庵幸遇驚車正指南潞國歸田年少
一伏生授簡歲餘三闕門望岳傳名喜濠上昇仙舊
姓藍聞道清修能却老願從塵尾叩琅函

初冬登開鵬樓即事

閒登高閣漫盤桓
老圃秋光尚未闌
十月綠楊濃似黛
數株烏柏染成丹
水淹鰲鰓魚為悅
客到柴門菜作餐
閒道賦衣頻出塞
淞南猶自怯輕寒

其二

遙天極目亂雲飛
點點青山積翠微
倚欄千詩意
少靜看林野
豐饒稀稻粱已盡
鴻空度木黍無多蟹
不肥清畫叩門何太急
追呼直到釣魚磯

董榕菴先生誕日愧乏招徠之將以高鴻臚所

畫還老還童圖貽之并題其上

畫圖持贈祝高賢
道在毫端合自然
莫謂光顏成老態
請看鵬髮轉童顏
香小久盼青霞侶
谷水長逢陸地仙
今日與君先介壽
如予馬齒待明年

病起和慧吃先生原韻

親中相達善氣迎
先風依舊詠由庚
烹茶沁入詩脾健
捫虱新知病骨輕
向日土膏先解凍
含煙柳線亦

增榮傳聞紫雲紫絲青紅士春衣織未成

其二

曉起朝暾淑景迎
靜聞簾外轉倉庚
蘭芽映雪春情
數梅蕊凝寒花氣輕
老圃逃名紹濟徑
良朋稽古說
桓榮新來開閣頌
膏雨此日韶蕭未
九成上林頌

寄李元符內兄七十

少小隨肩髮未齊
相看白首共扶藜
鶯花南浦人難
老鷄黍枕川路不迷
愧我霜眉度歲月
羨君詞賦吐
紅霓稱觴猶近蘭
亭會清畫春深聽鳥啼

其二

與君同學徒同庚
此日啣舌話曉晴
泉園茶人新試
杖屨立高士樂躬耕
耆英座上書斗卷
西序尊前位
五更屈指白頭風
起後東籬紅顏青

丙子暮春望日萊園牡丹盛開約同里耆年
集花下各賦七言律詩二首用天香二字為

韻

澹雲遲日養蒼天
蒼天蒼舊相連意
默然會擬蘭亭追嘯
詠酒同金谷
富詩篇草堂雅集人皆健
較而新晴月
正圓況有藥欄橫似錦
相持併作畫圖傳

其二

迴廊倚遍暗聞香
今歲春光似較強
風蕩柳絲驚鶯語
清日烘花氣
蝶飛狂忘形
客醉詩情健
多病人扶禮
數荒只恐夜涼難
待月從容杖履赴斜陽

訓和却非先生五日原倡

頻年饑饉願時和
其奈恒風未雨何
碧沼游龍妨畫
槩東籬隣女怯輕羅
漁樵常苦微求急
親年相違嘯
詠多艾葉楊花勤頌禱
金瓶無燧海無波

日本五月菊

五日蒲觴續舊盟
黃花來自水雲程
不隨青女尋陶
令翻赴龍舟
屈平菊葉恍疑同
艾葉舜英喜見伴
秋英海東亦有趨
定客消夏灣頭點一明

五月十三久旱喜雨

恒陽果、廢深耕快穩
空庭落溜聲
漢青桐前雲結
陣俗稱前符
黃梅雨過
稻初萌
群誇執政能環艾
當時
皆謂是天威
正洗兵
周六師
況有廣微勤禱
告守
宮墀虎不須爭
時行法
祈雨

丙子七夕

梧桐一葉點輕羅
耿耿雙星正渡河
七寶雲輶達大
暑七月初十九
微鐙影漾新波
東小零雨家
樂南
日立秋

浦袁翁歲、過試問天孫
蟬降夜曾將蕊榜叩垣城
和孫以七夕詩示余
余全再詠其二其三
雖音韻成
章猶未免
鉅釘習氣
子夜苦蚊下寐率兩成
此光
人心思已短亦不見超脫也

寄許蒼小七十

結茅顏渚書常局
松雪齋前現歲星
正谷積有臨水
綠夫排雲樹
向人青
不須蓬島尋芝草
自有鸞車下
鷗汀修靜先生蓮社客
南村陶令許同醒

丙子除夕

獨坐虛齋早掩扉，靜看天半鳥飛歸。
曉來斜日情同調，老去高眠愛息机。
自有兒孫分棄棄，何須裘馬關莊肥。
三冬草木多憔悴，惟有梅花伴補遺。

元侯公約元侯張大將軍臨集

元侯小駟出城西，二月江南草正齊。
豈有溪毛堪作供，祇緣花信待留題。
千條楊柳迎車穩，三徑蕭蕭觀馬歸。
谷水灘前風日美，憑將斗酒聽黃鸝。

牡丹

年，較雨春開日，今歲風光獨較遲。
豈是太真眠未起，多因閨月信愆期。
病餘五載有新新，七去三春戀故蘿。
露寒荒園人不到，良宵無伴自題詩。

大紅牡丹

洛陽初綻關春嬌，別有新粧冠翠翘。
血色羅襦光奪目，猩紅纈線噪生綃。
西京首飾迎朝日，安石榴花見綠膏。
異種上林虛在時，人間那得此芳標。

題何貞石喬梓遺像

少小隨君事隴西，先鞭老去上雲梯。
鳴琴兩地傳新政，拂袖而舟隱舊溪。
賴有謝庭修音響，龍教陶令樂耕犁。
朱門子弟多英俊，如此醇風不可齊。

韓象烈婦

落日悲風起曲阿，貞松翠柏失靡他。
不圖十里西家女，肯付冰心沫水波。
少小托身隣濮上，從容就義叱曹娥。
只今馬鬣生青草，古道行人感慨多。

壽李含經六十

隴西舊德重楓溪，太史占星頌少微。
三代衣冠齊萬石，百年弓冶傍漁磯。
黃姑問渡當扶現，銀嶺吹笙控鶴飛。
況有高堂登大麓，門庭玉樹正芳菲。

盛夏賦謝元侯幕府分餉鮮荔二首

閩嶠迢迢負載難，何緣得遇水晶丸。
元侯好士分嘉味，野老嘗新覩素餐。
陳紫家香吳地見，龍牙鳳爪嶺南看。
不問四海為家日，那得珍珠堆滿盤。

其二

南荒佳品漢時聞今日欣看蓮葉來光閃
珠盤沈火銀甜生冰蕭帶香回依倚內有
分官羞下差將軍止渴梅獨伴且聞多
滄泊清暉特地到蒿萊

依韻賦酬姚子選

多君詞賦本仙仙餉我新裁秋水篇
止為愚公常謝家致煩良友漫題箋
三年塞步驚衰近日涼颼更照然
橋首中江人去遠時于谷丁辰孫編

寄吳永龍七十

玉貢交情四十年欣逢杖國九秋天
三珠樹樹芝蘭秀如馬子門簾管連
龍尾小前常探藥靈巖洞口更開蓮
雲間遙憶群仙詠勝諸淮南鴻寶篇

秋堂晚坐

晨光好鳥弄晴規露濕階除長碧苔
千點黃花相向發謂庭前滿庭秋氣
自西來關心叢桂年一老却憶笑
蓀歲開戶外履聲銀訪多因仲蔚愛
蒿萊

八月十六日讀易草堂識集

南村鵲黍秋堂魚子蘭間正秋香
躡履者年能買雨接離同井共尋芳
畫簾初卷涼風細香酒為歡清畫
長只恐荒園黃菊候遲賓羸癯不堪當

丁丑九月

沉一曉色曠重陽昨夜西風木葉黃
木黍連秋迎寒雁蕙花零露泣寒
蟄尋小山強應登高節朱菊先慙滿
鬢霜老我塵緣猶未淨高舟煙水憶
滄浪

詠相思鳥用原韻

小山睂娥一樣粧雙雙解意相
駕鸞三生久訂因緣簿百歲同
棲玳瑁梁疑是鳴鵲來月下恍如
河鼓而秋涼相連此日盟心
處血色羅裙粉面郎

酬荅象州峇見贈新詠即用原韻

兩地迢迢近五年欣逢鷗首到江邊
新街已受河山象州已繫三品舊
德初開渴解道是戲得子白髮相
看人健旺高年者名流盡醉舞
踰躡同行茂苑諸多君

選部書詒會疑是花源洞裏仙

再次當湖登舟珠樓晚眺嘉靖間形家言去水

蘇州子湖建閣于上董又

拜鹿鳴雅奏性三昧乞言猶告音多流較射選疑氣
充古卿飲酒謹奉到上元稱今節樽材誠恐玷東風

東湖煙景似南湖婉孌風光厭大都一片晴波翻瀟

瀟十家雲樹繞方壺卿情不減醪醕飲士習依然魯

國儒浩淼九川爭一海當年前輩照龍珠

冬日懷韓景迂

千秋把別正登高烟水茫一押想清陽歲詩楚猶掛

眼君文彩今方健愧我衰憐久

得勞若問老人評

昨背飲醪醕

賓道二首

十年戡驚趣召赴賓筵抵緣未疾妨嘉

禮更為衰齡健折旋野老何心叨四豆迂儒未解聽

朱絃歲星近日臨吳會珍重君侯訪大曠

其二

憶星初秋日曛暝正值梅萼香霽融魚麗宮懸難百

七言六韻詩

終百中秋泰望小莊為青年之會做香山詩意

各賦七言六韻

四人二百八十載耆舊風姿入畫圖星聚何須五百

里桂香先放兩三株年一好景惟秋夜爽：幽蹊似

銀湖銀燭頻傾金鑒落紅粧不許白髭鬚忘機竊喜

隨侯鵬同調相看木鳳梧生幸竟天逢宴衍詩成六

韻寓清娛

寶綸堂稿卷第四

華序 許惺曾鶴沙 著

五言絕句

山中

九峯疎雨後螺黛鏡吳關桂樹常開落閒雲自往還

其二

野寺數聲鐘繁霜石磴濃寂憐巖叶月木末照芙蓉

七夕

蒼烟迷玉練驟雨落銀塘漫卷千闌樂天疎正洗粧

其二

驪山照絕處避暑倚欄干秋問當年事華清玉露寒

長干行

雲夢迢遙路蘭舟幾度回君家鸚鵡草堂上鳳凰臺

其二

江水悲何極征帆盡日閒機名同燕子飛去不飛來

長安秋望

梧葉舞輕風，高鞭試角弓。金臺高百尺，高道入崆峒。

蟬

側耳金溝畔，繁音繁落暉。江南景柳岸，幾度采黃鸝。

路碑吟

玉砌開陳智，三星向斗杓。高樓機上女，紅淚滴終宵。

羽林郎

錦袍天月賜，內詔出從戎。塞道群胡遠，戎窟好掛弓。

南海子應

制

春回昭武事，午宴洽文思。咫尺都俞意，千秋此一時。

古意

昨夜空階雨，濕淚滴到明。夢魂驚欲斷，數日到邊城。

題畫

古木千章秀，雲山萬壑餘。虛無蒼翠裏，大地一蓬盧。

其二

荻尾嘶風急，竿頭掠雨偏。一簑閒倚石，翻笑客星懸。

村居

堵壁微回草，青畦弱草齊。朝來眠未穩，山鳥夢中啼。

其二

一碧平蕪遠，薰風角午涼。柴門無剋吸，片竹傲羲皇。

其三

皓月籠無際，烟鬟綴碧空。水村山館靜，疑是畫圖中。

其四

緯蕭風乍起，新漲約相通。何處神猿覩，西隣報賽多。

七言絕句

卷

駕南苑應

制

開疆天子自臨戎，萬馬千軍鼓給功。
侍從承恩歌飲至，長楊那羨漢時宮。

涼州詞

寶刀銀甲過沙場，紫塞龍堆落日黃。
直北長空天萬里，秋來夜月如霜。

里秋來夜月如霜

觀獵

平原晴日雪初消，十萬旌旗動玉繩。
寶飾一揮雲錦發，黃山南畔落雙鵞。

發黃山南畔落雙鵞

其二

新鷹初試角弓懸，宣武門前射野火。
如雲滿秋

向將軍昨夜在甘泉

花朝

二月江南試綺筵，芳城楊柳碧關千。
霏微別殿果惡

古意

頻年征戍漫遼河，木落空庭雁影過。
要入金微天萬里，拂雲堆上月明多。

寒食

春城二月柳生絲，遠憶江南拜墓時。
幾曲晴川風浪

上林中翰從征凱旋入都志喜

萬里扶桑靜曉氛，旄旗夾道水犀軍。
侍臣先奏明光殿，天子親披百戰勲。

其二

鯨鯢築觀海西頭，匣裏芙蓉識壯猷。
丰采只君供奉

擬含情更賦若耶秋

其三

柳色千行楊石齋，故看簪筆復金閨。
旌旗處處蛟龍

忽不教王褒祀碧鷄

送顏見山水部之夏鎮

河堤使者出皇州
沂泗南來控上游
百尺樓頭觀海
岳烟霞盡向素圖收

其二

明璫綠酒暫成歡
月照西堂夜未闌
絃管常鳴酒一
醉江南新曲為君彈

其三

官舍蕭閒對碧湖
魚台烟雨似三吳
不知別後東風
起歸雁沙頭尚有無

送王印周水部奉使蘆政

官柳依依芳草肥
仙郎此日動征騑
憶君遙向東風
裏烟樹參差燕子磯

其二

澤國蒼茫萬壑連
蕭條井陌盡寒烟
蘆花江水三千
里畫舫青簫使者船

其三

金門旅跡共君諸
君去江南慰倚闌
我有高堂素白
髮魂君得寄數行書

少年行

雪映桃花劍色寒
紫羅囊畔秋蘭
酒酣夜入平津
幕晨起鳴鑼向白檀

梅花

清霜碧月照簾櫳
玉樹參差畫閣中
自是皇州春色

早一枝先入建章宮

過玉谷關口號

鷄鳴臺畔望秦關
上青牛去不還
惟有舊時明月
在夜深猶照女郎山

蕪春故宅

七祖勝負如碁局
九國安危一版圖
相印已隨芳草
盡西風寒雨舊壙銷

過漢函谷關和顏杜文西獻壁間韻

迴回蜿蜒接城闌
有昔重瞳飲王秦
二十萬人齊下
淚西風殘照更無人

其二

接紅事業建重閣
紫氣蕭條盡日間
西望峭陵成蔓
草夕陽斜下暮春山

淮南九日

天涯知己木蘭舟
開把茱萸憶舊遊
旅客不堪泥吊
久甘羅城上易傷秋

辛丑秋七月從蜀督李少保進勅獲東

兼城畫角起清秋
元老征東控上游
十萬貔貅開號
令前驅一夜下夔州

其二

蒼龍赤雀暗江濱
金鼓喧闐望外移
晚日瞳眬風浪
憶千帆齊掛整紅旗

其三

隴右將軍盡少年
虎頭猿臂靖諸邊
身經百戰痕

滿北日歎吁自控弦

其四

中軍曉騎發驚塵
雷動千山白日搖
十隊龍媒開鳥
道行人遙指霍嫖姚

其五

三秦甲騎現龍驤
北伐烏蘭南夜郎
生長河湟征戰
久笑抽長矢射天狼

其六

赤甲山前響夜清
東方諸將五陵豪
承恩盡拜元戎
有騎領來櫻樹錦袍

其七

秋江一望陣雲連
上第朱門霄漢邊
昨夜元公分虎
竹通侯義度治戎艱

其八

天生橋上登臨處
蜀國青山楚國雲
丙穴風烟應盡
掃諸朝先遣大將軍

其九

西風獵獵，萬山秋旅。客從征起，暮想自屯。無文工草，
檄漫隨條。增駐江頭。

其十

賴年車騎出，許河五月功。成大渡河，未勝開。隨飛羽，
檄扶星指日掛。綱戈後所渡，河水武。

其十一

寧道中，冬加秋。月照庭，有軍中。送沈三，十里
之地。時雖陰，及過，可宿。八樹，相便。陳，得

早柳避風
而而已

蜀山行，盡見秦。小細雨，寒花極望間。莫忘長沙，久留

澤。微臣已度，七盤關。

其十二

過諸葛，丞相菜。菜在，乃縣。是軍，山下。漢水之陽，
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夏，水可沒。水退，如故。

八陣圖，遶華樹。荒中原，道恨遠。殘陽業碑，獨對秋風。

標漢水，年下武昌。

南歸雜詠
時已已罷官歸里

儒生北日，謝朝晉。短髮蕭條，歸夢酣。斜雨斜風，解前

北好山，好水去江南。時已已五月，朔日與同鄉諸公

水深教
又故云

其二

華舍柴門，一水通。黃花開遍，藕花紅。小橋西畔，千條

柳。寂無人，作釣翁。

其三

客中，刻夜思。孺子近日，寄衣幾許長。聞說五經，能過

顏春，未嘗否。解文章。

其四

潁州城外，草芊芊。細雨蓮花，杜若天。一夕荒江，寒雨

後。秋風先到，逐臣船。立秋日。

其五

扁舟去國，三千里。行到江南，第一程。小色漸青，家漸

近。浮雲不斷，舊陪京。

其六

麒麟開麗棘魚元地裂霜寒大白高
聖主已頒寬大詔不知何以尚足膏
時日陸里望京師
古五月雨霜
頃刻碑青

其七

萬里關親廿載餘
行客淚數行書
壯懷夜入平江路
谷水灘前是漱壺

其八

行盡廬山與細林
漁歌載處起清音
相逢陸羽湖邊月
此際閒尊喜不禁

庚戌金陵元夕兼示雲陽舟次諸子

一望春星夜色浮
鳳臺燈火舊神州
飄蓬客路增愁思

思明歲今宵憶舊遊

其二

歌管紅樓翠袖垂
東風獨立暗香吹
秦淮夜月光如許
所謂伊人在水湄

任城見柳

綠柳長堤一望秋
東風飛絮逐行舟
自從壁馬沈河後
留得青絲別愁

其二

十里濃陰亘碧河
長條折盡短枝多
當年陶令門前樹
終歲無人問斧柯

過黃梁夢我題

邯鄲城外有高祠
內儂人眼起遲遲
四壁銀橫千萬字
夢中得句寫新詩

銅雀臺口玩

大業灰飛遜逝波
瓦臺日對漳河西
陵墓幾何今何在
幾處啼鳥向晚多

庚戌除夕宿會亭舍館

客裏思親逼歲除
凍雲落日強驅車
明朝不放班荆舞
唯有諸孫慰倚闌

其二

征遠日，教歸鞍積雪層冰行路難
此夜北堂歡宴

罷還憐遊子秋寒

過廬山墓

一代紅顏蓋夕曛，扶山遺像對丘墳。不應更長風前

草長使重腫，泣楚雲

却滿燈夕

江城元夜客將歸，歌舞喧闐盡未歸。二十四橋燈火

亂，不教明月占春輝

登燕子磯

迴翔千仞下平沙，江頭送客幾不似舊時王謝

燕飛來飛去向誰家

其二

一線江流萬里遙，六朝遺事孰能消。知君歷盡興亡

恨，獨對斜陽聽暮潮

過桃花源

鷄犬桑麻別有天，前臨潭水後臨川。黃靈翠竹依然

在，千樹桃花不記年。洞前多竹潭中足，處處黃靈

其二

洞口尋真事杳然，騷人憑吊費詩篇。從教覓得秦人

路，猶恐秦人不學仙

其三

魏船洲畔起寒烟，玉洞飛花大道邊。昔日深山猿

虎只今車馬自喧闐

其四

渝鼎仙人舊姓羅，在邊泉水似醍醐。武陵多少吹笙

侶，曾到桃源洞裡無

沅州道中道懷

涼颼八月萬峰晴，盡日輕車盡裡行。鳴鳥自來雲自

去，山花滿路不知名

過東子閨口號

群祠沫水自西來，響落秋灘萬壑回。隔岸數家遮不

住，淺山低黛點蒼苔

其二

石壁斜飛碧水邊
千年鳥道入青天
遙知關外西風急
直向龍津頻暮咽

漢中寄天

南海名香特地臨
河橋折柳不勝悲
雲山浩渺天垂盡
珍重明璫憶別離

東歸次板橋驛口號

霜清風急聽驪歌
小驢輕車襯碧阿
歸路已行三十里
彩雲漸遠白雲多

其二

贏得南郊涕泗多
車務遑遑意如何
乞身萬里良非易
林馬三更夜渡河

其三

碧鷄關口亂啼鴉
薄暮垂簾客路賒
猶有故人懷舊雨
東窗買得日南花

過關嶺感答募緣僧

去年關嶺漫題詩
此日東還謁帝祠
下老僧休問

訊吳蒙不又舊來時

瀘溪道中懷友

采蘭洲畔獨行歌
楊子新篇奇字多
客裏思君無限意
五溪明月洞庭波

漢口陸行

輕風上柳堤
驚聲歷亂草橋西
晴川關外黃花地
十里明沙印馬蹄

過大山鋪一名安陽山又名大山江南阿南分界

四望滇山隔萬重
周原行盡見青峰
紫駝乍入江南路
芳草連天接五茸

壽州道中

晴日倉庚喚晚霞
桃花紅綻放梨花
江南二月春風裏
東有客東歸字鶴沙

仲春晦日浦口渡江

隔岸烟雲思渺然
青山無恙草芽生
歸期不又蘭亭約
遠憶兒童開紙鸞

泊塔灣

麥秀漸：抱水灣，蓋紅蕭鼓傍青山，相連今夜却溝
月常照行人去後還

親老友金聖華

七尺昂藏八十翁，朱顏華髮炯方瞳，高陽六葉皆相
識，譽教依稀小照中。余家自銀臺公以後，祖孫六代皆識聖華。

其二

燕臺結客五陵豪，寶馬雕鞍大食刀，一自滄江歸卧

憶年來，仲翁處蓬蒿

其三

皓：黃髮腹便：能記前朝陰萬年，微聞雲間青鳥
事只今何處覓遺編

其四

清幽小築近城隈，香草名葩滿徑栽，老去剝即春寂
寞，桃花開向阿誰來

其五

良辰令節日相連，修禊藏園酒政誰，中散風流今不
見，何人重踏大江東

其六

柏府歌鐘泣露寒，夜臺還唱牡丹尊，昨餘綺閣懷春
女，說向中丞賢木里。直方先生集卷中名宿，漢魏
聖華工案，馳馬一時，獨步
今世，存者唯張子治昭耳。

賦謝薛中丞梁公兄惠佳什即和元韻

崔魏蜀道與天齊，常向渝州却水犀，一別文翁三十

載，相思猶憶拂犀西

其二

熟名直與斗山齊，江上驚看下夜犀，錦字傳來雲五
色，春暉全到芋城西

其三

十月梁門弱草齊，碎寒何必藉文犀，雲霄知已如冬
日，贏得輪竿谷水西

其四

前身蓬島數班齊
髮方腫頂貫犀
夜枕九優調玉
液何時負足大龍西

夜泊平望口號

吳江城外天連水
萬照湖邊月似霜
南望六盤迴幸
處西徐柳盡金芳

庚午中秋石城橋夜泊載詠

六千丈陣氣成紅貫
飛穿揚顏勝雅
今夜月明人盡
望阿誰先到廣寒宮

其二

瓜葉光庭曉
菱烟深閣少
婦倚屏嬌喘
欲乞吳剛
斧借與良人斫桂還
江海中秋夜
民同子中魚陳叔
仙子滿城金鼓喧
聞不減上元風景

其三

鎖院蟾光漾碧虛
三更衆雜萬言書
江頭有客題詩

句四十年前老蠹魚

靈巖道中遇健菴司稅

丹楓黃葉晚山晴
沒骨僧繚畫不成
淺水平沙波路
穩五湖秋色向人迎

冬日口號

去年萬木經過寒
木衰花
慰老農
黃詩雲間愁煙
晴六葉原來沒吳淞

其二

決裁獨坦
帝澤長野人漸肥
說平荒秋風紫塞
嘉裏海角依然貢七襄

送春十首和陸鶴傳先生原韻

東皇攬轡欲何之
慙亂飛花競
驚枝短
詞前排祖
帳競將秋管代
嗽詞
不減
編子
中秋之勝
他即則無
也

其二

盡長人靜
平風溫滿院
梨花深掩門
着意留春
不
語蕭
細雨正黃昏

其三

為惜春輝送碧山百花無計駐紅顏東風解得將歸
意千樹繁華一夕刪

其四

煙柳繡陌畫難成
飛樓煙鳴今日流鶯猶騎
泥未朝反古漸無聲

其五

九十韶光似水流
東君薄倖慣輕浮
年：此日飛紅
雨賺得深閨起暮愁

其六

落盡楊花雪滿庭
暮潮歸去遠山青
斷腸獨立斜陽
下閒采旗拾換酒醒

其七

春來千騎出東方
春去民間泣野棠
歸路定從來路
去披雲門外春無恙
秋雲即東門也

其八

晴雲漢，覆江干
赤帝揚旂暢轅丹
今日正逢迎夏

日偷將別淚向春彈

其九

小山叢桂露垂珠
小院荷風亦可娛
獨性醺醺花榭
後無心重看玉盤盂

其十

刺梅花落
帝京時十里鳴鑼
未敢辭今日小中違
折柳憑將風月寄相思
京師送春在刺梅園

如却非大司農
小徑即事原韻

東山州堂

人間何處大羅天
別有仙源傍海邊
我欲溯洄從問
字東山一帶草堂前

括雨軒

南軒綠樹通雲氣
北牖青山疊翠微
京洛故人多舊
雨夜深還未解朝衣

煙波野渡

隔江遙望接西堂
此地連岡草樹涼
豈有秦人真避

世枕花千片賺漁郎

大士閣

十年連座久飯依小閣凌空勢欲飛更向最高峰上
望海天晴旭照簾衣

西溪石洞

葉代春時葉浪清青鸞飛去復飛來人間即有吹笙
侶洞中煙蘿不可開

畫舫齋

十畝紅蓮照眼明暮潮歸去早潮平潯川待爾為舟
楫願向中流學祖生

寄林古屋

劈斧號成華嚴洞蕭齋古剎更清研分明一幅僧繇
畫歲時芒屨翰墨鮮

知還堂

十林霽雪香無際五夜梵燈樂未央只恐蒼生思謝
傅不教綠竹引猿鶴知還堂四面皆梅舊秋後健菴
集

此堂翌日修武
治具不覺信宿

春浮書屋

檻外巖姑窺上客林間鳩婦倩清尊當年梁苑題詩
處可有天香似里門

笑塵

長廊散步閒曾曠好友相逢浮大白一壺茶煙逗竹
林披襟不覺風生腋

石丞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五城坊潯園浪柳諸

奇勝日與裴舍人倡酬其中凡五言絕句二十首
近見司農山莊七言絕句十首皆西園之最勝處
憂憂前韻老人健忘不能寫其聲也

望見為余製葛抱琴重三兩戲吟絕句示之
無雙天衣疏六絃新成錦絡佩九軀年來漸覺橫金

重好卿輕風送五湖

魏徐子才表弟絕句八首

人生到此恨何涯撒手虛空下更堪起死扶風拔棒

帳三更纖月照庭階

其二

昨歲清和四月天
君言偶恙不成眠
今朝風雨催君去
中浦空林泣杜鵑

其三

元宰昭輝遠海邊
白眉馬氏最材賢
殷勤七載同情雨
一見黃腸倍黯然

其四

文館清標常閉閣
新年却訝鬢毛斑
只今少長皆垂涕
丁令雲裾不可攀

其五

後、風骨清無塵
不逐時流甘隱淪
范叔一寒堪大息
人非獨行不能貧

其六

憶昔離孫蚤喪時
感君揮泪掩書帷
夜臺此日重相見
為道憑公鬢有絲

其七

中表素肩盡白頭
相逢無恙碧山秋
那知風起平沙暗
一鴈孤飛杜若洲

其八

塵世昏、味去來三生石
上接泉臺君今先到蓬萊
境可有天風駕鶴回

張敦自惠示新詠
以西潭佳處為韻
依韻和之

新成水榭竹林西
積雨添波曲檻低
良友相逢清晝永

喚晴勤聽乳鳩啼

其二

草、江亭新碧淨新裁
五柳漸珠：有時水面微風
起
拂髮西窗蝶夢酣

其三

秋月春風雨亦佳
天然好景不安排
江皋拾翠人如玉
快閣臨鵲酒似淮

其四

初晴猶自飛紅絮日暮龍舟喚歸去瞥見雲鬟水上
來蘭枕笑入煙深處

煙雨樓口號

駕鸞湖上有朝雨鸚鵡洲前報曉晴試把晴川比烟

雨兩家樓閣自推窗大別山有晴川閣

其二

一望空濛亦快哉天然樓閣地塵埃扁舟曾訂南湖
約所謂伊人不再來

其三

千家井陌抱層臺曉鑾初定對水開此地月明人靜
幾碧簾應有風環來

其四

烟艸漁蓑傍柳陰画船紅袖起清音當場色相從君
換一片明湖自古今

不寐

空庭嘹唳鴈聲低枕上詩情信口題夜靜霜清眠不

得人間那有辟寒犀

丙子清明北庫拜墓三首

新象新火試新茶一樹朱禽正落花泛晴川風日
麗松楸無恙柳絲斜

其二

雁行寥落景堪嗟春日荒墟起暮鴉猶有諸孤承祀
毫紙我飄漾干風斜

其三

年當扶國舊儒家昨曉要津力不如今日恰逢同解
襁水邊籬下采蘭花

燕

社鶯新從嶺海來正逢王謝錦堂開
語無暇心情問釣臺

又

釣臺只在谷陽隈冷落清長碧苔海鷗江燕間作
伴漁磯那得鷓鴣來

恭聞

大捷志喜八首

肅哉獨斷自臨戎
林幹與師氣象雄
三路將軍齊貫

甲白旄黃鉞在當中

其二

天家宿衛等熊貔
十萬龍媒路逶迤
為惜驂騑臨遠

道軍中馳驟英壯騎

其三

帶甲橫戈道路長
風雲龍虎自成行
撫摩將士同甘

苦御膳從容未忍嘗

其四

萬里明沙接大荒
三軍素水勝行囊
旌旗動處靈泉

湧諸將歡騰盡舉觴

其五

二月輕寒草木齊
芟千隊擁征犂
天山一夜東風

起首宿青、觀馬跡

其六

客路頻頻勝策良
先鋒直北下戎羌
羌吐蕃夜半昏驚
迴獵取三牲作糗糧

其七

六師齊唱凱歌歸
塞外靈祇是大猷
四十九家王子
責功成誰不仰天威

其八

春暮龍旗出漠關
鉦霜吹厲車還倦
勞三月邊陳

定萬載聲施青海灣

題龔太公小照

儒衣僧貌道人鞋
三陌平前企曠懷
今日披圖瞻紫

氣仲英風雅舊振黃

頌

聖武平北頌 有丹

皇上建極以來仁風盛溫德化翔流平書一統內外

咸歸厥：乎結唐虞於變而邁夏校周方殷之

咸美乃有邊冠鳴爾旦者世居瀚海之北充頌 天

成性喜挺夜郎于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寅至克 地

象偷地方奏食隣族茶茹生靈窺同我造疆抗

達

宗廟

命使真

國法所難容又討所不宥

皇上赫然奮起集三品以上各官

特諭親征維時中外大小臣工咸謂遠陳東澗冰靈

陰寒不敢以頌

聖駕

帝曰噫哉夫天地之大得一以清得一以寧覆載無

扶萬物乃成茲噶爾旦蒙動禍先驟提隋宇諸

蒙古咸抱陳尸豈容泛常視之置諸度外爾等

毋畏難毋怯技其戰力同心以無負朕命由是

飼馬匹治器械訓練營陣督統攻戰鼓勵將士

中川賞罰告祭

社稷於三十五年之二月三十日

皇上親統中路大兵從張家口啟行其西路大將軍

內齊揚古所領大兵先於二月十八日遠發從

歸化城啟行振武將軍孫思克從寧夏啟行餘

重臣各隨便道四出旌旗相將車騎相望星鑒

蔽日霜刃迎風叱山川塞林蔽遠近觀者謂我

師威武從天而降賊衆撲滅當在指日然

皇上睿慮周詳神機周密勿以輕小而致玩辭酌糗

糧馬畜與我兵屯住地方及會合日期無不出

自

聖哉是以師行邊塞天佑神師無水之地靈泉忽湧
不毛之士廢草蕃滋從行軍旅戰氣百倍直抵
克魯倫之地時噶爾旦遠望

天兵黃慢布野現今精嚴並伍整肅敵戰不能欲降
不敢遠遯河而遁我師進入深地祇見輜重服
物徧遺沙磧而我幕一空者乎不知所之隨於
五月十三日凱旋越二十日歸

京師薄海欣：爭頌

天子方畧亘古未有然

皇上慮出萬全行同乾健于冬月再臨邊外師次歸

化城職其同逆降其餘黨伏丹即拉等望風逃

竄噫

天子德威至矣一歲之中兩事連行不憚馳驅不避

風雪噶爾旦雖未接首不已視其克魄而破其

逆胆哉乃

皇上復有未歲出師之諭蓋以蓋中之患慮或漏網

而應斬之草必務除根誠欲永綏疆宇使內外
生靈億萬年享秋寧之福也茲于三十六年二
月初六日

鸞旂再動

鳳輦重征此時中外臣工抱前此阻行未議誠如
坐井今惟踴躍懷昨願為前驅猶恐下及用是
未勢深入遠抵狼居胥山

一人駐蹕羣帥環營其山川險夷道里遠近俱已熟

習不煩偵探窺伺之勞而賊巢出入情形皆瞭

然于朔日時則網羅密布矢石交加彼哈寨先

將噶爾旦之子送至營前噶爾旦如虎失隅如

屯喪竄力盡勢窮悔禍無及遂于閏三月十三

日伏藥而死伊黨丹即拉等盡攜其妻子屈膝

及部落人等來降倚輿休哉不及兩載三次

躬征自古平亂除難之朝未有如是之勤者也瀚

海交河地居荒僻自古踐履險阻之者未有如
是之速者也不拘衆議功歸

唐憲自古修武詰戎之舉未有如是之斷者也且

今歲出師自二月初六日至閏三月十三日不

滿七旬而舉數十年積^所寇滅于一旦成萬世

之功自古揚威割勝之舉未有如是之速者也

非

皇上聖神文武曷克臻此爰於五月十六日親臨入

都父老惟迎士民快觀諸大臣舞蹈山呼稽首

稱慶會謂遼疆寧謐遐邇歸懷登斯世于玉帛

冠裳之盛矣

帝曰是役也朕實遵用剛德削平遠域其敢忘武事

哉用是仍其臨邊裝服由德勝門而進俾士民

父老咸屬目焉遂

命宋伯仍具祀禮致祭於

地

宗廟告厥成功今子孫黎民咸屹然於苞桑永固帶礪

長安皆由今日蕩平邊寇所致則

皇上之威滅喝爾旦較前凡剪剗三蕩權資心齊事

奇朕朕雖

靡算運賴而

玉趾臨未親臨者其功業為更烈也又日吉道

聖代樂親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衍

或代景運恢隆仁流膏雨德叶和風梯航翕集文軌

大同絃歌齊申耕鑿光封

九重錫極萬國朝宗民安銷甲士樂泰亨久忘薄

伐累奏時雍茲逢小醜彰厥武功其一

致惟武

皇聖神文武不事需寔舉數而震姦茲遠戎勿如長

慕使能隣邦安于憲度

慈諭屢頒朕有固敢外悻悻夜即自大整我六師

如熊如虎非贖干戈肅清疆宇 其二

皇心淵塞延集群議金曰遠馳勿煩馳驅

帝曰精夢朕其手除皮祀高厚啟行師徒馬踰瀚海

戈指交河左衛右衛其家如羅嗟彼窮寇命其

酒吏在阱之數在網之魚 其三

帝德好生戒以勿使隨賦就旋煩銷兵甲庶革先頑

以地種代爾意不悅

神威復發師出嚴冬風酸水滑勢若寒林枯摧朽拉

窮影逃形懼羅典法窮像失林狡兔離穴 其四

恭逢今歲時屆仲春

至德乾健又張我軍於曠甲宵星錯雲屯采入險阻

榮傲捐身噬臍無及傳首邊塵妻孥配額空幕

未奔壁王藩長踴躍用賓畏威懷德仰我

聖人 其五

帝諭凱旋仍具戎服虎旅鷹揚廢幾在目

咨爾臣民無忘櫛沐邊海齊歸河山咸屬

一人勤勞永介景福于萬斯年世膺圖籙孔固全既

長調玉燭駛烈執情限泉涿鹿 其六

於維

皇度聖不自矜曰予茲後德荷生成

天高地厚

宗廟之靈燭榮瘁玉薦繁具賴紀禮既錫祉禮宜行

薄我

聖母拜揚全名傳諸中外仰報所生煌煌巨典永誌昇

手 其七

自此蕃邦獻琮瑜璧凡我赤子順

帝之則小臣年邁久臥林石曹侍

鑒坡燃藜載筆司臬南封怡供厥職乞身里居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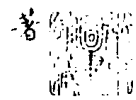
仰

皇極喜親清寧書史銘策聊抒翊鳴拜頌

鴻禧 其八

寶綸堂稿卷第五

華亭 許繼曾鶴沙



序

平閩記序

國家永清大定梓陽群氛在神武振機指授方畧尤
賴知人善任特簡名臣以撥亂反正攻必克戰必勝
齊海角而登之社席若燭照而數計焉自康熙癸丑
皇上見江南財賦重地瀕海之區游龜未靖特命提督

楊公又安江左內東省移鎮松江五年之間討軍寇
嚴折堆兵輯于邵民理于野

上諭所謂歷任嚴疆兵民咸戴者誠知公之深矣其松
人也習聞公之治兵恤民自壬子不蒙 恩秋養萬
里南歸不一載而滇黔變叛閩粵騷擾每于歲時今
節旅謁公于幕下公慷慨論兵義形于色常言閩海
為舊游地熟知山川形勝雖未奉而征之詔赫一乎
有捷報上馬減北朝食之樂歲戊午

上加公少保提督福建全省水陸軍務受命之日登壇
誓師三軍感奮江南之父老雖擁壺漿抱馬足逸道
攀號而公提袂奮挺輕舟就道矣先是閩之役大將
軍康親王奉

命專征勒撫並用渠魁已獲厥後窮海通迤復使馬以
逞陷海澄圍泉郡賊勢張甚各路用兵鮮策應于是
手有移師之命公以六月出師冒夏日衝炎瘴揮甲
揮刃剋日疾馳閩興吳相距三十里彼中洋甲礮兵

戰勝攻取之捷道里遙遠無由得聞也聞從郵報中
見公甫入閩而恢復惠安矣未幾而官軍直抵泉州
力解重圍矣未幾而攻復江東橋屯營鳳小嶺

皇上嘉公懋績加授昭武將軍矣未幾而出洋官軍大
勝矣未幾而上西下坑深澗等處連破一十九寨矣
未幾而恢復海澄未幾而克取金門廈門數十年荒
服不臣之地復入版章矣于是兩江南士庶額手相
告曰唐儿哉公將歸而重蒞戎民乎既而曰公生平

偉望著于南海殆將久鎮炎服為軒海之長城平蠻之銅柱乎咸康中閩疆底定公乃抗章引疾乞身歸里

皇上以公平定地方功績懋著炎方畢濕調輯匪宜特

命公班師奏凱仍以昭武將軍提督江南軍務

君恩鄭重將士歆呼江南之士遠迎馬首觀宸衣者噫

聞于里巷某從耆老大大之後復得望見公顏色慰

勞之暇顧聞南征始末與破敵情形公曰是役也上

荷

皇上廟謨次奉

親王調度以暨恭贊同心曾撫共濟余何力之有焉

猶記入關以來犯霜霰冒鋒鏑滿漢一心將士戮力

昆陽鉅鹿之戰不能盡述也檢點囊中唯存奏疏啟

咎榜檄諸稿將棠輯成編以示諸君子可乎或蔡安

秋八月平關記成乃授簡于某而屬跋于後竊惟公

之功

天子嘉之中樞紀之而何有于草野之言哉唯是公之用兵胸有成竹事若列眉次第指揮以克奏厥效而况公之所籌畫而籲呼者

皇上常先期而拍授之公之所圖度而陳請者

皇上多獨斷而先行之讀奏既而見明良一德之休讀

啟浩而見不激不隨之重諸榜檄而見公之料敵如

神出奇制勝之畧

上諭所謂謀勇兼優威望素著者歟某日者館閣大臣恭

請

皇上為冠洪謨平海氛等頌諸寰海勒諸景鐘以垂示

萬世公之跋履山川身親百戰揚

國威以彰天討行將炳耀簡策附垂不朽則是珎也悖

史之所必書載乘之所必錄予以脩金匱石室之藏

班典帶礪俱永可矣

含暉堂詩序

甲戌九夏余讀含暉堂詩欣然擊節曰車哉此大雅之音燕隅之泰治世之休風也夫人生少壯得意不奮聲使不殖貨利不操竿牘惟有經營翰墨之場翱翔藝苑之內遺衆情之所樂恒好脩以為常得不謂之賢乎哉先是學士詩文諸刻久已膾炙海內若丁卯以後雖詠余獲觀其什之二三每置座右以資吟玩今盡出餘藁以公諸天下何其不自珍惜以什錦之藏脫乎示人豈不快哉憶與尊夫人侍御公論詩筆下其時雲間諸子若宋若周若王若顧東嘯嘯區每會得詩數十首詩數少者有罰其時朝夕討論不遑欲規取觀晉揣摩三唐不失其體裁音響如是止矣乃三十年来作者另出手眼必求所謂宋人體格利意生新生者且至于聲牙而折者遂沉于杜撰使侍御而在今日不知其于意云何大抵氣化所感習尚所移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未可執一端以論詩要

之大雅元音本之于學問得之于性靈若含暉堂諸什焉可久可傳也余抱病以來神思枯索日與藥裏作緣筆墨俱廢間或天机所觸發為吟咏未免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不能自成一言言學士不知余之固陋儼然問序于余，揆較少之愧不能如皇甫之序三都以為學士重惟是侍御公著美于前且有納言總憲維美于後海內知名之士景慕風雅不啻若駕連珠花萼而上之余何能測其涯涘哉今學士行將脂車矣他日歌明良慶喜起明堂辟雍之頌天祿石渠之文予以鼓吹休明輝煌鐘鼎又豈特吟風弄月紀游寫景已耶余拭目俟之

都督阮君將送行詩序

東甌天下形勝之區也阻山襟海為越巨鎮歲次乙亥會天台副將軍員缺

天子念都督阮公昔日援廈門克澎湖為前鋒首功特命移鎮臨海郡總領中左右三營江南士庶知

簡書不可措王程不可挽^且台郡兵民引領舉踵不可以久待也乃作歌以壯其行得詩若干首余老不能又然與周旋久敬書數語以志惜別因憶雲間自海

氣蕩平以來三十六年於茲江海宴然桑麻無恙雖歷有良帥靜鎮此邦若其掌握中權表率諸將承上情而遠下意討軍實而衛民生如公駐松六載綢繆拮据雖詩章所載不能盡述而輿情敬愛兵民悅服性靈所發播為歌謠采風者亦足以徵其梗槩矣他日登括蒼之巔俯蓮花之洋銘鐘莖土正未有艾峰御都人拭目以俟公其勉乎哉

陳登齊文緯序

二十一史家不能盡有：亦不能盡讀，亦不能盡得其用夫不得其用則讀與不讀全皆人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也不讀則有與無同昔人譬之書肆也晉江贛齊先生于仕優之暇取其書而筆削之存其典要刪其蒙昧其損益之概見于先生之自序者不能贊一詞矣國家之理亂君德之盛衰人品之邪正政治之得失禮樂之興廢制度之沿革朗然如星辰之麗天而可日觀也井然如江湖之利地而可親歷也人可以不盡有，亦可以不盡讀，亦可以不盡得其用先生之用心于是乎至矣然名之曰緯何也者既紓抽于懷而九思諸者之自為經也五經者二十一史之權度也而四子之書又五經之門戶也今舉業之槩皆四子之書于窮徇未用則讀之已用則棄之宜其經學不得其門戶也經學膚淺宜其于史學如無椎而欲知其輕重無度而欲知其長短也亦必

不可得矣先生之令嗣九皋君來宰敝邑、人愛之如慈母乃以先生之書見贈先生里人趙子雙白以寓雲間質正于余、竊因先生名書之意而推其說如此以為讀火碑者之一照爾度亦先生之心也

金丹即要序

聊城鄧元固先生與余己丑同擇褐初筮龜山今繼補永豐今會余督郵江右時、晤對特知其才猷敏妙耳分手十年余赴京就補時先生為郎官凡六旬矣神采煥發鬚眉如故且聞其房中執中御者不下二十人恆而問之荅曰自永豐別後隨得痼疾所存惟一息耳適遇一道人曰子日中神火盡失殆不起矣或排除一切為神內親履足挽回造化子時再拜受教力疾行之初猶苦于危坐久之漸見端倪一年後宿疾頓除精神煥發至今無疾痛疴癢身無疾病然後可求長生翌日余黎明盥沐肅衣冠具段修慙勤懇請以祈吐露先生乃言曰夫所謂清淨者亦却病延年之術但少年行之積久可以入道中年以後精氣既衰復不能謝絕世緣子為閉關枯坐此謂盲修瞎鍊百無一成也神仙住世自有金丹妙旨傳授有自乃出枕中書二冊授余曰仙批道妙盡在于斯

子姑照膠二冊一字勿訛吾將口授真訣余抄錄其
書五日始竟披覽披發乃大疑曰此彼家也何謂大
道未及傳授口訣隨拜滇南燕訪之命鶴聲茅店復
戒途矣雖置之囊篋中未暇參究也迨余告養歸
里博涉升書一切三元之學僅窺欄指未得要領後
遇程御史梓園程進士深聞兩公之言與先生之書
若合左券己巳秋復遇龍門張榆陽先生己亥秋再
晤淮北楊得陽先生始喟然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
不知春秋夏蟲語冰海南火雲少所見則多所恆昔
余胸中眼中但知有清淨而不知有所謂金丹者明
師在前當而錯過誠可惜矣今先生年垂大耋猶建
節閩疆聞其謨按雙鍊不減少壯余年踰六十而重
聽健忘老態漸見安得再遇先生負瑤問道雖為之
執鞭所欣慕焉

陳綠巖詩序

蓋觀于射而有會于作詩之道也吾少時觀射于御
長而觀射于園地入中秘侍
惟惟則觀射于朝殿後辨冠于豫章從軍于西蜀歷沅
湘度羅施而至于滇海則觀射于戰陣凡二十五年
之間每見所謂穿楊破的者指不勝屈然當引弓含
矢之際人各有容動各有度彼此之不相侔有如其
面近歲則見有懸肘而射者方右臂之持滿而發也
拳及于乳而勝過于有如其之振翼霍之起奔能使
壯士為之動容上將為之擊節吾于是喟然曰嘻作
詩之道亦若是則已矣今之為詩者人握靈蛇之珠
家抱荆山之玉猶夫射者之人各有容動各有度也
然聲思竭慮撫髭而苦吟者期有肖于晉唐之貌而
已求其蕩滌陳言獨抒藻麗不務合于古人而古人
蔑以加焉則吾讀綠巖之詩恍然有悟于懸肘之射
也綠巖游跡滿天下所過名山大川吟詠幾遍及其

近長江過五溪而薄游黔國邇邇數十里之中其所
著古風近休莫不原本經史發越性靈窺其意旨欲
盡掃前人之窠臼穿天心出月角徜徉于廣漠之野
以自見其雲蒸霞舉之才無惑乎士馬之動容風
人為之擊節也因念吾年歲入滇之後奔走萬里其
間山水名勝與綠巖之聞見略同迨

予告東還復過貴竹檢索中所著家無幾積足編也
譬若十飯之木九皋之羽是豈詔華薦燕所得擬其
後塵者耶昔賢以荏弱題詩登樓閣筆況吾遠不逮
古人而綠巖之神氣直欲挾晉唐而上之吾烏乎測
其涯際哉

陸集生近體詩序

雲間画派可一望而知也大約烟雲秀美之致多而
恢奇沈澁之致少雲間詩派亦可一望而知也大約
風華典麗之致多而雄深刻露之致少其出乎儕偶
之中而超于風氣之外者什不得一二焉請以画論
之京江之南錢塘之西山青水綠彷彿似雲林北苑
作者生于斯長于斯初而習焉長而安焉甫舉筆而
雲林北苑已躍腕中矣及其涉江渡河遨遊五岳
游三峽泛五溪歷滇黔楚蜀秦晉閩粵之區仰觀俯
視惟：奇：于是作者胸中眼中即然以駭適然以
喜而後揮毫行素時精神境界有出于尋常阡陌之
外者矣其于詩也亦然吾讀笥田先生之詩益信其
然也先生才名遍海內平生著作贈人人口在朝在
野若老若穉無不知有笥田陸先生者五十年矣晚
歲卜築柳上開戶著書戍長夏駕小舟張布帆訪
余于水鏡山房晤言一室玉屑霏噴且出近體新詩

一冊以示余凡百二十首次第上下平而各賦四章

余快讀數過爛然以爲宵然以深鳩然以自遠以爲
初感則其中未嘗無更風更秋也以爲中晚則敦龐
淳固之氣儼然黃初大曆也以爲摹仿南宗則格律
高古筆墨渾厚蓋其源流既深閱歷既久託情寄興
左右逢原如舍利牟尼旁觀正視各現一色隨人所
見我何能測其涯岸定其品題更何敢以雲間詞派
目之也先生喏然曰有是哉請爲子于每韻之下各

再賦四章矣

同年唐濟武詩序

余與歲亭先生、同歲少同榜又同官也曩時翔步
花磚連鑣升地先生卓越之舉不減元龍而余寬粗
浮淺劣謂樂天下事皆易與尔迨余奔走中外歷升
沉進退者三十餘年凡可憂可喜可驚可愕之事皆
日親而身嘗之已而己身歸養事親課子之外一事
不營書案繩床杜門清卧乃恍然曰三十年之我非
我也三十年前之我視三十年後之我亦非我也歲

庚申閏月既望先生駕小艇挈妻孥不遠千里翩然
而過吾廬相見之頃恍如夢寐于是叔寒暄陳出處
始而談政事繼而論詩文後乃闡揚性命之學日移
晷不倦余不覺喏然曰嘻殆非三十年前之先生矣
先生自抗疏之後旋歸里門不復再出假令先生握
符秉軸利濟天下其功業必有大過人者乃芒鞋布
屨深自韜晦流覽之暇發爲詩歌讀之淋漓快擇除
策曰獨好性靈又親志整堂集其立言也多經國之

謀其高境也多見道之旨非所謂多讀書善養氣者
歟憶庚戌之冬余寓居京邸得常侍于淄川高先生
因訂歲寒之盟歟笠之約其後淄川過游東南名勝
道過金閭城書報余即挂帆以往而歸駕已渡梁溪
惘然自失者久之今覽歲亭與淄川倡和諸什展卷
教過若登李郭之舟入松阮之席奉色笑于吳山越
水之間其樂可知矣爰書教語以弁其簡端

毛鶴舫稿序

歲戊戌余于禮闈較藝茲是時毛子鶴舫為脩撰史
先生所拔士曲江春宴時余見其風采俊逸知為神
仙中人然未及與鶴舫訂交也迨余明刑西河而鶴
舫以部郎李官留駐會城需決大案遂得與折旋問
難晨夕平反而人之飲水茹藥焚膏繼晷以相與有
成非鶴舫不能知余之深非余亦不知鶴舫之深也
未幾而鶴舫以積禮歸余以捐金一葉飄然去國迨

余補任日南間閱萬里旋蒙

于告歸侍慈幃而鶴舫亦遠仕夜郎迺歷泰豫今則俱
在小水間而人之或出或處或進或退其行往又相
類也今鶴舫乘舫游峰泖翩然過余華堂廿年舊
雨抵掌快晤恍如夢寐中已而出其古文詞及游覽諸
什示余其與鶴舫同舟時見其剖大獄決大疑載星
而出日晡而食以為此真用世之才更不知其風流
文采彷彿晉魏人物也讀其又在韓歐之間誦其詩

在性情之際聽其言藹然穆然深有會于主敬存誠之學又豈僅以雕龍補席絮長較短者哉居龍津者不旬日絕不樂為請謁之舉日與夙雅文學之士命倚嘯侶徜徉泉石間蓬窗所載唯有五湖秋色豎奚囊數卷而已非古所稱特立獨行已嚮然不染緇塵者歟于其行也國人作詩以美之余見鶴舫之學力如此同人之好賢如此捉筆數行以并詩卷之首且為鶴舫贈言曰天下之才為天下用之子又足以華國學足以起邦品足以風世又何足子、馬閑之著書而置是非于度外也鶴舫其勉旃

楚江吟序

自三百篇以後而離騷而五言七言其遇物生感觸境興懷大約取材于楚者居多為楚之山曰衡山曰天柱曰堯源曰二面皆詩境也楚之水曰江漢曰洞庭曰五溪曰滄浪皆詩意也楚之產曰蘼蕙曰蘭芷曰江蘿曰杜若皆詩料也楚之勝曰岳陽曰黃鶴曰大堤曰南樓曰楚宮皆詩情也李方輪有楚江之游歸而以楚江集示余有唱酬有過平有贈答登高珥華對酒浩歌出其襟心瀟腸以寫其境之所觸意之所感攬其山川拾其香草宜其詩之工也雖然此非楚游之本懷也方輪全祖磊齋先生當時節楚南時余亦數馬江右地相接聲相應也未幾先生以勞瘁年于官囊橐蕭然資不能贖余為庀舟楫資原餼以適其行楚之人食焉德者至今如一日歲庚午方輪至岳州岳之士民得請于當事迎先生木主廟食芹宮以慰荆南尸祝之情事甫畢而方輪歸矣余慮

讀者見其詩若卧游于三湘七澤之間而未得遊之亦懷也故記之

周青岩詩序

客問于余曰丹書如張衍道德及黃庭悟真參同與諸篇歌麗渾厚為世楷模其來舊矣獨慨近世之得道者其詩文歌訣撲藪無文也豈有不讀書之神仙耶抑後人偽造以欺世耶余曰風雲月露總墮又魔繡帚唯龍蛇歸理障神仙不拘于筆步不礙于格律游戲筆墨以抒寫其性靈以逗潏其指趣而已憶余二十年前曾讀白真人全集詩文諸體凡十有二卷歲久漸忘之矣乙亥孟冬有携周子青岩近作示余及覆教過恍然有悟于心曰哇：周子其曠邪真人流亞歟真人誕于海南生于宋季故其文章詞賦不脫宋人窠臼窺其大旨特藉吟詠以吐露其陰啟迪後學云亦豈肯開城眉拾香草爭新較豔于雕蟲小技哉余讀青岩之詩頗有會于前賢也故喜而記之

定舫雜詠序

壬申季冬廿六日余得中風症痰壅氣逆不省人事
并不知痛癢者三日晚至除夕乃蘇及而新春始能
飲食然語言蹇澁左偏成瘓急檢點田房器用分授
子女并姪共一十五人胸中廓然靜以俟之醫者切
脉或以純思慮寡言語鬱念窒然乃可無恐于是收
視近聽垂簾塞兌始坐一室者兩載于茲究之藥裏
無靈病情如故立必扶掖步必籃輿居然廢人矣偶
然靜極思動坐久思語意有所觸發為尺牘拈筆伸
紙以抒瀉其冰霏之致已亥元夜檢業頭草葉得詩
數十首錄成一帙題曰定舫近詠皆病後所作也有
卷過訪者輒出示之客笑謂余曰子之新詩吾先後
常見之矣子兩年來所著填詞樂府積業成編者吾
亦常見之矣子隻手尚在心思未冥而欲求心腎交
媾四體安和焉可得哉余款款謝曰先生之言針砭
也敬聞命服膺矣或問客為誰則泰望小莊主人也

馬愚卷百幻詩序

歲次辰惡卷馬子年六十有六余年六十有二前此
未謀面也蓋余自適籍以來四十餘年奔走中外無
虛晷迄乞養歸里門而愚卷又辟夷海濱為當代隱君
子相須歟而相遇疎職此之由也春三月與聖林沈
子全訪余于水鏡山房因勢迫體詩見示詩中大意
皆養生家言而又采璀璨遠勝丹青口訣夏五月復
餉余園菜且錄新詩百首問序于余顏曰百幻詩
題皆職方可喜而摘詞琢句更清新典核皆三百篇
之詩每托興于昆蟲草木以自抒其懷抱惡卷情于
內視之學始欲掃除一切空諸所有特借林樾蛟螭
逗漏其旨：冥：虛極靜為之旨讀此詩也以之治
心亦可以之破世亦可即以此證道亦無不可他日
馬子煉神還虛三花聚頂駕彩駕乘雲氣與洪崖子
浮丘生徜徉于玉戶金鋪遂小巖嶺間猶憶軟紅十
丈中有鶴沙其人否也

郡伯契使君留任詩序

深制二十石出掌虎符入為卿相其邦隆之治倚車
之典千古艱你以為美談吾郡侯契公之來蒞雲間
也不假却推獨蒙

宸眷故其冰葉自矢也如東萊之楊伯起其燭照無遺
也如潁川之黃次公其興賢教士也如蜀郡之文翁
其恤憐親民也如南陽之杜母其歷任盤錯也如劉
光祿之守弘農其勸課農桑也如契山陽之治渤海

會松郡歲事不登爾絲日絀司計者來于成規于是
乎有左遷之議松之民若若孫重爾教百里呼號
于兩臺于時幕府張公日擊民情之皇、依戀也並
治于兩臺西臺合詞抗疏請留賢守

天子不問于計部不詢于考功奏朝上而夕報可璽書
到日秋聲雷動市者歌于途商者舞于巷畊者慶于
野獨有章縫之士章布之儒戴

皇仁而感憲澤無以鳴其悅服也登為詠歌者為篇什

凡得詩若干卷屬余作又以附于後余惟公之忠政
宜民盛德感物州野之言不足以掄揚萬一獨見大
君相一心文武一德留賢守于無可挽回之定例慰斯
民于呼天掘地之至情較之漢代賜金帛加爵秩其
優異殆有過焉不揣固陋遂書數語特紀盛事以併
輔軒之來訪以續志乘之藝文云尔

送張愉陽還韓城序

黃河之水從吐蕃星海而未歷于關過鹽澤乾鹿器
趙植石達達泥濘數千里而至龍門為中流一大結
束夫山之所障即水之所束水之所束即氣之所聚
其狀與旁礪必有厥奇忠信之士生于其間此理之
必然也龍門者夏陽之望也邑城之西二十里為十
王嶺隱士張先生居焉先生諱士玖號片玉道號愉
陽子其先代為士大夫先生年二十好岐黃之術攻
攻以活人為務年三十復遇明師得聞性命之學九
三元秘奧靡不洞徹情微非堂入室然深自韜晦口
不言丹桂足不出陶穴書案絕床怡然清卧邑之貴
人有知其賢者每值其入市時邀致泰訂贈以金帛
掉頭勿顧也或已已潼關觀察使令鴻揚公燕其高
風慕其情詣以札延致久而後遇關門講求清靜之
學行之概大效余少慕尊生妙音先大夫張臺公留
心內視八旬外猶能正視日望移晷不瞬余以奔走

中外不遑政庭有志焉而未逮也歲壬子得息肩歸
養屈指一十九年神氣恬然趾杜門枯坐不得其門
而入會韓城夫子今嗣李世兄來雲間得聞先生之
名山川阻修末由獨徂乃誠書于親寮揚公、馬亢
荀與具劄錄庚午九月惠然來雲間觀察薄人少係
公提館授餐如懿侯之舍蓋公余亦掃除三絃與先
生相周旋風日澄霽故舟于橫雲小館相對忘疲熱
聞妙諦乃知先生無書不覽無義弗談其言簡其意
明其功質夏而有操每見其端居大靜時河車過玉
枕聲如雷鳴久而不止又捫其腹則丹田中翕：彈
指宛若嬰兒展動非鼎中有藥腹中有胎何能見此
景象向所謂長河吞死漚秀鍾靈者其在斯人歟其
在斯人歟今先生且歸小矣頻行折柳無以忘別家
歲古画一卷臨行岐解珮并題數語于卷末以當贈
言云尔渭北江南三千餘里他日春雲出岫芳艸萋
：乳燕巢梁麥堆新雛尚雛籃與鳬鴈重賦遠遊不禁

政予望之矣

吳非止瞻龍閣序

朱直大夫非止吳公與余往還者三十餘年公藉隸
歙浦或時寓蕪城寓章貢寓三湘七澤而余亦為東
西南北之人雖尺素往來而相見稀疎迨余自日南
歸養采薪田間者一十九年停雲港月秋水萊蕪每
念故人時通籍霏塵于長夏城書報余曰僕于會城
之南龍山之下寔維西先人之寔窆是依隔江為真
州路吏營菟裘以為投老之計每當春露秋霜青山
夜雨靜聽極視心神俱往爰于小園建傑閣三楹南
望長干笛步間松楸凝翠奇峰間出不啻若身依膝
下勝曰瞻龍巖為別號聊自附于風人之祀以親舍
之白雲大夫能為我記之乎余展讀未竟不禁欣然
而起翬然以思曰古之稱大孝者曰五十而慕公春
秋七十有四而思親之誠愛親之篤不異乎孩提之
慕焉真足為卿邦之楷模人倫之冠冕矣夫蒼海懸
滴不離故處公之嗣君木林執戟明光含香西省公

之官如其子之官近者比例陳情錦族孝養嗣君之
孝于公者一如公之孝于親繼自今德門重慶駟馬
慈庭何崇非孝思一念之所召致哉公生平性豪俠
好談節義王公貴人皆樂與之游其忠信誠懇海內
皆膾炙而嚮往之又無待乎舊史氏之表章矣

三奇記前序

環溪老人病起瘠居肝不得其養觸物善怒會運市
槍法蓮生計蕭然年飢成寒書空咄：息所以慙慙
馮憂計無所出偶涉俾來見春宵小傳及玉魁兒傳
皆嘉靖中逸事然則是以消磨貧病矣遂考其日
月并參傳亂始末合而傳而編次焉得二十六則特
佛如雙紅記中范翁紅線及中中女子合傳蹊徑遂
分題授簡于諸同人各填詞以相怡悅余亦戲成三四
首以協緒韶之選除夕詞成甲戌春首余年六十有
八家有童子六七人飽食終日計所以約束其放心
乃教以聲歌畀以敘弁儼然優孟矣諸同人朝斯夕
斯各聽其所製新詞并討論家門推敲律呂移晷忘
倦余婆娑其間不慙慙而忽自矜不罵憂而憂自遣
矣抑余近觀傳奇中有借古人姓氏以諷刺今人者
如琵琶一劇世稱作者詆毀王四乃今中郎之母使
派淨婆中郎之婦抱琵琶賣頭髮重滿長途望門投

止風斯下矣此一可笑也有直指所恨之人而描寫之致是非顛倒自淫失實者如西廂一劇元稹嘲怨于懷文遂醜詆其門庭素濮間言欲嘔然志稱崔氏適鄭恒、為唐室大臣並蒙波累近見馮元成碑誌所載成化間榮陽耕者掘地得廢塚石碣乃唐李給事撰榮陽鄭府君夫人懷陵崔氏墓誌銘也其畧曰夫人四德兼備六親雍和母儀內則動靜可師外行詩賦進止成法以大中九年終于淇澳第年七十而

有六女子六人項璣理圯塘院皆有名位耕者畧之鄭氏為書中香案石而魏縣今愛其遺置之邑治堽間陳繼儒又以其文選入古文品外錄曰崔氏一傳于會真記再弄于伶工襲梅越千百載而後為崔氏一洗冰玉又三水續志云崔雙又美麗絕世才德踰人元稹以中表親相違選旅柁之固拒不從稹嘲之為為會真記自撰佳夫問答以辱崔氏稹雖與樂天齊名世稱元白而元稹附離植勢排陷裴度諸君子

阻視蔡功其雌黃咸否不辨可知今觀墓碣如此載未如此以視元稹所稱月下琴聲瑤頭花影不大相刺譏乎此一可笑也有叙述古人而画蛇添足者如余印記之蘇大郎為有先生也然記稱李子下第嫂不為故夫有嫂則必有兄有兄則為蘇大無疑矣有嫂如此蘇大可知文人思路綽邈尋踪覓跡其理之所慮有而點綴之似矣若香囊記之張九成權弟之日嚴君無恙後以刑部侍郎忤秦檜謫邵州乃終

父喪且未嘗有弟張九思也推原作者之意必有一人焉有弟無父借名臣以擬之坐使子韶無弟而有弟有親而無親矣此一可笑也凡此彰在人耳目者荒謬至此其他呂文穆王龜齡薛平陽諸品傳奇以及戰國之都並相西漢之招討使與正史多矛盾者指不勝屈至若近代才人每借子虛無是以自行其窮愁怨懣考古既無此人筆之所至憑空結撰適觀而已矣是編也盡去悲歡離合之案臼不用恩仇

敗譽之机心不知我者謂笑世無男子借蛾眉以調
侃世人此并非作者之初心也作者偶見春宵翠翹
二傳全時更有九氏東征躬擐甲冑合之梨園三旦
人數相當固就其時之可生可外可淨可丑之人物
而鋪敘之愧余十年坊局旋掌外臺明史定錄未獲
全豹祇據野史所書及學使者谷霽蒼倭亂始末即取
成文登塲搬演欲使觀者動逸濤脾而不失其寔跡
當擇官演義云尔客曰是編也春宵以雙髻青衣乃
驚如秋耳捷若使兒子習倭魁出萬死一生之中仍
能託身英俊運籌帷幄以成大功真奇女子也九氏以
璽方中國掌兵符涉萬里鯨鯢覲全師而還又一
奇女子也翠翹以青樓紅袖逸依尺木橫行五省及
帥府寒盟渠魁授首誓不肯再抱琵琶從容部署捨
身忠濟又一奇女子也今諸君子仲瀚素袖光毫出
其錦心繡口以成厥服之業直謂之三奇記可矣余
口唯：

三奇記後序

余與客觀演三奇記至東洋入犯一事客謂余曰嗟
大有國家者籌海可不慎歟夫東南之海民生之大
利大害存焉波可覆吾可漁潮汐可以灌漑帆樯可
以販賣生財成賦所謂利也迨嘉靖中承平日久武
備不脩海外征濶陵焉以逞坐使花臺月榭轉眼劫
灰子女金枝盡飽鯨腹尸口既羅罔止貢賦因而缺
額封疆大吏辱奉嚴譴去來如傳舍轉戰十年蹂躪
五省勞師饋餉者數千里而運元氣竭矣非所謂害
乎距今百餘載高曾見之父老聞之子若孫者皆不
見不聞也夫大海茫茫一望千里籌遠之策非有作
楫可借瓊樓可見數百里之地一帆而去一朝而返
保無有如汪五華勾連奸宄弄兵潢池者乎余應之
曰否：治國如治身，之元氣固則寒暑不能入災
沴不能侵矣我

國家定鼎以來寰海內外果享承平又念民力告匱特

弛海市之禁更還瀕海之田迩年以來人樂其業民
恬于野江浙閩粵海濱要害之處各設重兵以彈壓
之呼吸相通首尾相應

廟謨南顧亦既詳且密矣何亂之敢生何篡之可覩耶
客之所言居安思危之意也余之所言建威消萌之
圖也百亦君子長為國家培養元氣則可矣

鶴沙自序

余先世許梁人也元至正年自誠一公避紅巾之亂
負攜二千里而南至華亭之張庄值據頭釜破公曰
吾食祿在是矣遂結茅以居焉是為雲岡始祖六世
祖曰竹溪公出贅于黃倪曹遂卜葬于田村曹祖曰
惺初公舉進士仕御史至通政使盧舍墳塋俱在田
村人謂田村許氏去自張庄以衍及田村人必耕種
居必聚族至成化癸卯始發科迄今十有二人而甲
榜得其四首銀菴公次光祿公次即余與余姪啓源
也八傳為封奉直大夫中允公余父也少業茂才入
成均娶遷城徐相國文定公之孫女余母也遷城常
國城書召父許以西清一席父志在耕闡鮮不執自
此家計日祿吾母躬親織紉以供饗養會歲稔流離
載道父棄產易米糗粥以食饑者四境之內存活甚
衆事載有秉吾父鼎革後隱居鄉曲力田教子成茂
子余得舉于鄉越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辛卯授檢

封恭遇

覃恩勅封父為文林郎秘書院檢討

勅封母為孺人會父疾作得請馳驛歸省奉侍湯藥者

二載而父病竟不起葬于北庫之原已未補翰林院

檢討而申奏隨

世祖皇帝駕幸南海子行苑禮賜宴于便殿

命侍從臣各賦詩紀事是日

上問姓名籍貫經書年齒科第以在籍讀禮久不在侍

從之班故頻承

顧問云丁酉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翻譯大

學附義恭遇

覃恩

詔贈父為奉直大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如

一級

詔封母為太宜人戊戌春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上在瀛臺親點考試官余入禮闈分閱禮記卷

上親意右又親命試題三條放榜日隨總裁官陞見

上曰今日考試官放榜是吉事乃服禮衣束步輦御靴

清宮門總裁官同考官朝見

命賜坐賜茶

上問正卷之外尚有遺落好文字否同考官方孝標等

合詞起對曰文章亦有一日之短長各人去取見解

亦未能盡一即如後科會元張華在今科落卷中

上點首又熟視良久曰爾等看又日久而龐較瘦可早

回家去遂謝恩出放赴恩榮宴秋七月

上諭翰林官某某等二十人教養有年習知法度才堪

外用遇有緊要缺出即與補用本年陞補江西驛傳

道副使先是江西郵政凋敝夫用日絀即已有司几

遇力役皆取給于民私利剝削出沿江舟楫咸謂苦

累余到任後清理驛遞項下各年侵欠錢糧收還水

遙大小紅船四百餘號每號大者水手十二名中者

七八名小者五六名有差每年工食人各七兩二錢

終或長川倘候無事可以貿易生理遇差立利發打
回銷之日准其量帶貨物以資水脚人皆踴躍樂從
至有越次謀差者江鄉水國從陸者少從舟者多以
故凡遇大其大稅咄嗟而辦朝發今而夕或運民船
永不封剝勒石示禁至今利賴之成廢于海氛大作
策應其馬克奏疏平江右紅船之力居多先是江西
離政廢弛私鹽充斥官商千里捆載貿易不行余嚴
督捕獲巡緝私販凡有摘發必招解兩淮使者奸民
少息會北來賈人東巨艘載子鹽欲散之各口岸余
亟謀之撫軍曰此鹽一散離法不行矣本道欲捐金
盡買之賈人行後酌量銷除可也撫軍以爲然越數
日撤南浦驛號紅裝載子鹽赴蕪洲盡投之大江
水為賊散西河商人驚嘆感服事傳筆下嗣後乘
傳之使者鮮有夾帶私鹽者三年之內離政肅清康
子陞四川布政使司分守上下川東道恭政時余母
迎養在豫章署中念蜀疆初開川東未開流寇餘孽

蜂屯蟻聚于楚蜀之交夔門左右尚不知有正朔也
乃未毋慨居漢口依林丈李南明同門江負五居焉
余乃購馬匹繕甲冑募丁壯置弓矢合舟陸行由汝
寧經兩河進津開往雲校而入蜀取道到大關乃登
舟前進辛丑夏四月至重慶府是時收關初敵無民
可治無糧可徵會大司馬總督李公國英勅撫川來
駐節重慶率與焉平日與通侯大師許甲礪兵力圖
開關秋七月余從戎萬州征僞伯楊秉清環山而攻
之東循率其土地人民將士以降
詔許之癸卯正月朔旦余從大司馬陣奇兵數十梯山
伐谷直取大昌袁宗第宗第方春宴余致臨問戎兵
後獲小艇行懸度出其不意搗其巢穴宗第大駭三
上馬而三頭僅以身免于是楊伯賀道寧率衆來歸
獲之東如大昌大寧雲陽建始奉節巫山等邑二十
年來未嘗靜數者盡入版圖兵部議叙奉
旨紀軍功一次于是大司馬按兵江上余復以司討者

輯端入親赴保寧視蜀藩事務勸撫十三家巨魁
一切措辦蜀楚夾協餉日不停視手不停批同時
復有滇省遷移家口之役魚貫而行衆逾十萬走應
水陸分派狼狽會于一時萃于一身此時余不尚北
凡調度籌畫隨到隨應蜀疆器用不以病馬復本
即又文運道省上田舊例有即費司費今通行曉諭
不許私派累民蒙反慮致什慨然嘆曰萬里為官絕
緒遺杜請托如是足矣此亦一出將來何以作端計
即余笑謂唐曰天不誤人日後歸途再商之可耳先
是蜀省初定上自道員下逮郡邑及伍貳雜職皆于
軍前人員量才選用必由藩長通詳委任連三年稱
職再行題請實按四方逆順俾進之使羣集焉余到
任後偶遊箭道書吏抱牘持牒而前曰請余判絕無
畏怯之容余許問其故判曰繳公費耳余笑謂之曰
兩部院以軍前道員命總理藩政者蓋相信以心也
兩臺能相信以心汝曹反不相信以心耶乃慚悚而

退自此苞苴頓絕賄賂否一清地方亦得賢才之用焉
咸甲辰余量移豫東施將藩司故印兵餉米稅文川
北道署理余請于執事再隨征下東乃由成都水道
直抵巫山一應兵馬機宜我糧盈縮陳列妥確方未
裝辭行時夔門備未通復逆流而上至朝天閣因急
于見母遂取道漢江順流三十里九十二日至漢口
毋強飲如故三載懸旌慰于一日一面屬南明送母
四籍一面登陸赴豫東任取道信陽關冬十一月至
汴城受事余詳視豫省爰書大約命案多竇盜案多
虐實者易理虛者難治脩戎弔堯之言中抵任甫三
月凡數年來大獄積案批駁平反竭耳目之勞窮日
夜之力開釋極刑并大辟重囚一百四十餘人信心
而行竟無舛誤取七者奏為皆累之時地方文武各
員坐失入故入之條有干吏議化斧戡者民命為重
勿顧也夏五月撫軍題請重建汴城，周二十七里
一時輿樂大役例應藩長費理秋七月黑堽河漲隄

岸決堤一望汪洋會城大恐例應河道搶放堵塞決
口而兩臺俱責備於余一身烈日露雨匹馬巡行頗
有大夫不均之嘆歸乃列炬驅車御膳轉面之使備
候命于堂下所謂立吏余押三鼓排衙終或如斯習
焉故事至若來傳之四出行李之往還兩臺故原較
儼僚屬壺觴較制猶固辭而不得也一日黎明兩臺
差員召余議事甚急門執再傳兩官爭趨于門外及
余出兩官跪于堂下撫標官謂先到宜先行背標官
謂憲綱宜先行余未為以謂之曰且看馬首馬首東
則東馬首西則西耳差員逆命兩臺皆大笑及余至
乃招尋園獵耳嗣後有行園之事余乃撥打飛槍手
二十名早晚相從而余亦得稍暇焉冬十月會徽人
楊光先修葺于遠西湯道未竣連都御史佟 御史
許 與余五人或係作序或係捐銀同時罷官時都
門諸老皆為余不平余曰為官不致犯八法于律例
飄然去國耕藝養親于頤足矣遂與諸老汎連匝月

扁舟歸里門幸北菊猶存竹松無恙閉戶靜修輯有
初戒園說八卷三年而後成余母見之猶以其旁涉
二氏非吾儒本旨尚須刪削改正乃可行世至今生
計日殊無力刪削也自己已回籍以至已而事親養
志菴澤必恬丁不與塵世爭黑白本年秋八月會湯
葉得白光先倫元贈曾奉
特旨以原官起用念親老無依季弟復現服即于本省
陳情請告母罷然曰汝奉

朝廷特恩一經部議兩廷是議始復原職豈可以我之
故虛

君命即速赴京補任汝到地方逢人迎養我欣然來視
汝頗曾對曰謹遵母命行將戒途矣萬一補任地方
水陸遙遠一年之內即返初服又不久還宦途也遂
由水道入都庚戌夏六月抵京十月初七日題吏部
侍郎勒德渾父元敬引見

上御乾清門召 曾入問年齒籍貫出身及前後履歷

甚悲俱一一奉對

天賴昨傳德音和亮命出外候

吉翼日照用雲南按察使司按察使雲南去京師萬里

去家卿亦萬里勢不能迎養乃以請假事謀諸大宰

却公曰命下之後隨即請假跡近規規子果有此

心到任即具題可也乃與却公堅訂而後行辛亥八

月過貴竹雲貴制府并公駐貴州貴陽府遂脩謁焉

即告以親老路遠不能未母賴詳官歸養且告以却

公語并公曰不然子乃

皇上特恩開復之人也功名正遠大且地方足以報養

何汲：謀歸且大宰尚不可題况背撫耶三日例應

辭行再理前說且于泣涕并公曰子純孝之心我知

之矣誰無父母非我故作難詞也滇省情形路遠不

能得悉子到任後與撫軍商之撫軍其疏我必盡題

矣乃謝辭就道九月十二日至雲南府祇受

勅印任事越明年癸卯刑政初定乃以將母至情謀之

于撫軍李公李公與制府之言苦合符奏至于再至

于三終不決會撫軍亦已請養余因得枕詞曰天下

位有業卑人有賢愚其為父母則一也今龍事上有

高堂具題請假養

命旨矣誰無父母盡推陽類之仁以及下乎李公隋謂

父之乃屏左右語余曰子意果堅我當勉從但幾不

察終有阻難親信勿逗露也余感激而退歸而作稿

具文不敢商之幕友并不敢付書吏賸寫張燈後命

家陸沈恭繕馮通詳詰朝封入教日後撫軍昨詔制

有盡題始發下疏稿余與幕中賴子偉南韓子允言

同錢老友金聖華與沈王二子野里適撫撤至出疏

稿相示偉南允言皆大駭欲勸阻則奏書久行勢不

可逆聖華復大悔曰早知乃爾我輩何必汲汲苦作

歸計耶蓋聖華性好遊賞與沈王二子結坐相對每

日疏食豆羹意頗厭倦故歸與勃：耳翼日發疏稿

示書吏書吏皆大駭通國聞之復大駭夏五月

命下得如所請急趨謝李公，曰：地方失一賢能，憲長
滇中屬首百姓皆歸罪于我，雖然人各有志，不可強
也。時舊撫將歸，新撫將至，數日前貴省藩臬臧書報
余曰：滇省新撫已列貴州，謂判府及二司云：李公去
則去耳，復帶一許鶴沙結伴同去。我到地方必將疏
題留余，憂疑之甚。到日迎于境，朱公急下馬執手相
告，席草而坐，曰：子江南大賢也，我奏奏江南，又復一
葉不下萬人，而子獨無恙，非大賢乎？但憲長我之左

右臂也，宜思余我而去，必藉題留余，蓋憂疑百計，以
緩之。會新臬有人乃具文請代，不允，再請則曰：姑緩
之。候新臬交代耳。余思歸急不可待，乃攝病堅臥，不
出，不數日撫軍令藩長各道合詞勸勉，暫緩月餘，余
謂諸公曰：臬司級養已未。

命告三月矣，三請交代而不允，余抱病若此，諸公所目
擊，一旦遽逝，何以慰先親于萬里之外哉？為我致謝
撫軍，不敢受命，惟靜聽處分耳。次日復命藩長密慰

余曰：非我過情相強，念時常七月，月將滿，將近臬長實
諸練場事，所以苦留一月者，為我助勸不遠耳。臬長
雖抱恙，不妨偃息，火房不必日登至公堂也。倘場事
一竟而不為臬長折柳者，非大也。余謂藩長曰：昨承
一語，極不吝辭，目下病難速愈，待八月初六日謹遣
隨入場辦事，升至八月三十日，務發後遂奉督撫批
以來，益道署理司印，而月內交代事訖。十一月朔
值冬至，各官齊赴圓通寺望。

閏朝賀余曰：老親倚闕久矣，今日半使已歸，請從此辭
遂由昆明起程，其性遠程，連小川雲物，日南情事，憐
載滇行紀程，束運起程，及寶綸堂詩，又揭中自冬至
起程，至壬戌夏四月，在途九五，閏月始抵里門，先是
冊因思子，故日漸止，醫侍者稍不戒，無虞矣。又及聞
子渡江，家人先至，冊喜自起，步履中詳問長短，登
涉日移，幕不假扶，振舉家欣與，迨余至家，先率子姓
羣從隨冊望。

聞謝恩乃見母問起居母喜動顏色曰遠歸勞苦天從

人願母子早得相見自今以往何以報

國恩答天地從今日始我與汝共勉居一載母石

謂曰汝家居年餘矣果有善事以慰吾屬望乎規不

能對又明年正月朔旦子孫羅拜母前勉如初余益

慚愧乃謀之太守魯公曰京省俱有育嬰所而雲間

獨未舉行伏望明府勸建于前僕本行于後魯公曰

此我慈親風願也將未有人為以效其端尔余乃與

勸同善諸子連名呈請魯公一通中各憲皆出亦捐

銀通行勸勉下一年而綱舉目張條分縷悉規畫并

一歲以為常事載有嬰編中通計自康熙十四年正

月起至三十五年九月共收銀道上銀五千四百

八十名皆悉奉于母訓歲久弗替焉庚申秋八月母

偶示疾忽謂侍者曰吾九月初將謝世矣但期二日

吾子誕辰姑緩之誕辰與忌辰同日非吾願也余驟

聞斯言魂膽驟喪但細察情景言語安詳神氣清朗

無異平日心驚駭不定至九月朔旦與

為我故懷汝八年進步此後汝當自勉矣余泣對曰

但願母壽百歲為子者亦得恩有哉拙子願足矣叔

有不諱自揣年近六旬斷不能再奔走于四方也母

色喜曰審如是我心安然矣期三日乃長逝本年十

一月合葬于北庫之身終喪後即邑大夫請陪葬之

期余應之曰余葵種：年衰健忘不堪用世且先慈

永訣之言不可渝也遂決計不仕追思吾母好生之

志親：因取僻地乃遵育嬰所于菜園之東北隅朝

夕持事以為晨昏定課菜園者舍北之野田也余東

歸之日計無以娛親乃誅茅築舍栽松種竹以儺板

與親覽日積月累居然壯麗矣年未二月而臺允司

府中詳暨合郡公請送兩祖銀臺公同之中允公均

入卿賢祠妻世祖先于扶廟食人子之心得大慰焉

歲壬申余年六十有六臘杪得末疾翌日乃薨歿而

春遂盡將田房等項分給子女與姪一十五人又于

田村之西高祖墓側營造蒲室以遂首丘之願諸子
協力荷簣不一月而告成從此胸中廓然一絲不掛
房中執巾拂者數人陸續進去俾有家室日與蒲團
茗椀怡然清用每當好天良夜邀同里諸子沽酒英
迺者觴咏于萊園較晴暈雨擊筑彈絲以消永日遠
病魔而已丙子秋余年七十諸子訪看頃滿子繪萊
園遊賞圖硯銘張孝廉作又以美之爾時京洛故人
連貽佳什三吳舊雨共賦新詩記一時之勝遊續風
人之逸響憶余癸酉中秋應泰望耆年之召同時四
人甲戌上巳恩鹿城耆年之召同時十二人往夢追
尋良緣難再此圖不遇家園燕笑與同井比隣繪圖
馮景康戲賦況不墜云爾先是夏五月大司農澤州
陳公達寄郵簡索余舊稿余所為詩文旋作旋棄風
雲月露本無心成味乃檢箚中僅存者隨檢隨錄分
十二卷萃一應教大約皆性靈所觸發為天籟自現
不堪問世聊付見孫收貯而已外有漢行紀狂錄一

卷東選紀程錄一卷育嬰編一卷三奇院本一卷業
已付梓不入稿內聞憲手集古今類花狀卷經管教
載華葉祖傳近聞內有纂輯輯類玉魁日告成無庸
蛇足遂絕之心無所營亦却病之一助也秋八月卿
黨屢請謂余年屆秋國擬應卿飲酒禮余自揣涼德
且病廢之餘踽踽老態懼不成禮力辭不行復以育
嬰日外遠觀西臺暨司府兩邑合詞具牒請設位立
碑以志勝果余具文堅辭班承需事批荅謂宜鑒先
輿情無庸固却然捫心顧影益重余愧歎矣茲當攬
撥之良諸子羣從聚于一堂臨觴之次爰述余自少
至老父母之訓誨其子者如此
國家之培養其臣者如此余之迂疎朴直隨緣任運也
如此愛靜好閑不爭不伐也如此勉自今以往何以
感

國恩何以答親訓吾願與子若孫共勉之爾有厚望焉

昭武將軍少保楊公元凱七哀詩序

今上御極之二十五年震宇蕩平而賜時若拂山航海
施行沙度之地莫不獻方奇露頂則來享未王以捐
天子于時少保楊公以昭武將軍總領江南軍務秋七
月為公古稀之年夢弓掖棘神采的燦諸大夫旅進
奉觴退而私語曰有是我自古有式圖受命之聖則
必有開疆闢土之臣其臣能建大功揮大志錫帶礪
之盟享期頤之壽而且好德令名克昌厥後其公之

謂歟公起家遼左三百年來世其官于美州至公而
少負倜儻之才長騰朝野之譽初以地望為淮標偏
將

定鼎之初應樞部選擢臺中東升兩掌中機旋晚晉師
疆理百粵繼以江右反側會師合勒蕩平之後即于
軍中受

命開府建廬某數為章江時已習知公之威名蓋世
震耀寰區矣總乃提督齊魯調任江南建牙朱沛間

以杆大海之波松之茂不知有重兵之在汎也會聞
疆變叛溫陵被圍羽書狼煙不遑寧處

上特命公率師南下當汎金標石之際公探甲上馬星
馳赴闕未幾而重圍得解海澄克復金門廈門盡入

版圖

上謂公歷任巖疆其民感戴謀勇兼優威望素著真足
以繫公之生平矣于時位晉三孤滿亞五等功成之
後抗疏引退

上以江南要地賜公復還舊復瀕海之氓復親汾陽
家以相慶幸此有公未髮從戎迺都歷塊身壯百戰
位冠群寮之使舉也公氏族繁衍弘農之後裔在遠
者不啻千計鼎革時星飛雲散王伯亞旅僅可屈指
數公解衣推食哺多方卹翼或齊金重蘭遠訪天涯
或恤孤撫寡教養兼致迄今羣從以戰功擢用懸金
橫玉者五人而三嗣君說札款詩皆以文臣並仕長
公露冕熊車巡行旣越次公季公金吾西省掌天下

錢叔則名之寄其在家庭也恂、于：不愧萬石家
風竊嘗登公之堂：之中繪九世同居圖以告叔子
世世訓後昆此又公齊家睦族式教貽謀之梗槩也
公歷任幽燕三晉閩粵江楚所至之地士飽而歌民
恬而嬉及蒞我吳也嚴以約軍和以撫衆良法美政
更僕難數惟要其大端而論當三逆更叛之時山海
交訌南北騷動公討軍宸聚翳安靜以鎮之三吳之
民不知有鋒鏑之警者公之賜也樞部以松郡逼近
東海吳淞一水正當海氣之衝議以蒙古禁兵協防
郡治公毅然曰朝廷授兵以衛民設官以禦寇、未
至我朝夕汗馬以伺之寇許至我獨當一面以除之
詞氣飀飀挺身直任于是部議始寢亦時市廛無遠
徙之苦里社無輸稅之勞者公之賜也公天性誠懇
虔于事神每當禱晴祈雨步行屏從不崇朝而響應
若神民皆異之數年之間陰陽不愆抗徐充羨者公
之賜也維公忠以事上誠以感人故志氣通于神明

功地泰于盤錯此又公兩蒞江南處常應變之梗槩
也先是甲子歲

上以省方問俗南巡于江淮公趨淮北迎道左

上繼而慰勞呼將軍而不名復

諭閣臣命將軍兼馬走圍牆內以示優礼又傳

旨將軍功高老臣諸貴戚暨內大臣視之當倍加親厚

皆異數也公隨侍

行在以凡賜袍賜食賜脰賜生賜菓菓者不一而足最

後人賜

御書詠馬詩一幀及榜書丹誠二大字題曰賜老將軍

某夫形弓盧矢路車秉黃古帝王以賜群后以勞勲

臣者率多武備之事若茲

宸綸寵頒天章下賁君臣魚水之歡明良一德之盛方

之古昔殆有過焉公懋績隆畧紀于大常者如此

君恩家慶蔚為碩祥者如此乃歆然謙抑不自滿假洞

、屬：焉如執玉如捧盈風霑晨興禮賢下士龍車

以自牧又如此無惑乎人頌歸衣天錫純嘏事遐齡
而膺有祿也今公年七十而樂止惟偉精神卓越
無巨細必恭必親每抵燈對案滿執三四下

上嘗謂公矍鑠不老可謂如臣某若君矣茲期有二日

當公覽撥之辰嗣君躬繡宮袍萊舞于堂上將史克
趨鳴俎羅非于中反四民謳詠三軍燕喜公長孫象
州為塞門遠步謀泰朱陳亦庶元公之治兵撫民事
上取下之道皆得目親而熟志焉吃堯行素敬紀燕

詞以當堂萊之詠由此而登堯臺珠期願請再為公
誦謝武之詩詠香山之什矣

何貞石同年七襄壽序

往歲己丑郡之樂南宮者七人越三十六年歲己丑
七人者猶孱然得四人焉侍御農山王公年七十有五少
泰僕巷陸公年七十有四貞翁先生正植古稀于時
國之大夫卿之父老具簪龜粍有揆冠蓋交于廣衢
車馬溢于阡陌莫不登堂揚解為九如之祝余隨指
大夫後行且杖于鄉矣猶憶舞象時余與先生同受
業于廩西夫子隴西常為余言何子文章卓犖意氣
豪舉不十年間必翔步天衢已而奪職江左振魁裡
闈筮仕章貢化行齊魯歲丁酉應聘分教所得皆如
名士長安贈矣譽望日隆方謂墨書下領立躋清要
而先生儻然解組還賦遂初矣里居以來足不入城
市誅茅每舍栽桑種秫彷彿靖節之在南村太守王
弘大將軍擅道濟秋一見德輝而不易得日與賓朋
親中重晴較雨琴尊觴詠幾三十年而盛髮不衰神
明如故夫智周萬里机深九淵者非不能成大業決

大計而于頤養天和吐納太虛之理不相謀也先生
寡嗜欲定心志日往月來何思何慮直與天地之元
氣相往復而何有于彭殤之年也耶今公孫志繁又
為余外孫孺弱冠穎異孝謹能文指日曲江步武紫
掖然蔡正當公寶璽之年請于暇日仿香山洛社遺
意以同籍三先生繪圖以記其勝方瞳華髮望若列
仙而余亦得居客之右喜可知矣陽月中浣為公懸
弧之旦公卿大夫士之姻于文者仲素繭弄柔翰詩
歌盈篋屬余一言以附簡末余不敏不能為公記盛
德揚今名謹述通籍以來世講如此出處如此居官
之循卓居鄉之和易如此先生啞然舉觴曰知我者
其鶴沙乎

鄒連城五十壽序

雲間自少祖天目之派渡江入南平羣山萬壑奔趨
竟赴結為九山匯為巨壑而東止于海以故中浦之
側三國之間地益高俗益厚扶輿之所磅礴必有敦
龐誠樸之士生于其間其在南梁上下乎南梁者中
浦之陸海三國之隙區也明竹冠其前蕭溪繞其後
亦詩人陳載一隱居于此嘯歌遊釣之地猶可得之
傳聞厥後名儒陳士傑懷奇抱璞寄跡瑤溪至今閑
耕軒之侶和嘯之膾炙人口自茲以後名賢輩出焉
得當我世而遂無其人乎余自弱冠游京洛奔走中
外者二十五載浦南名勝未得一至焉感歎且得
請歸養與連城先生訂姻壻始得造先生之里訪先生
之廬徜徉池榭流連永日熟悉先生之德音懿行還
而自思曰美哉健二陳之芳規挾南梁之風俗者先
生其足以當之歟細觀譚天家世自范陽之後代有
聞人先世之積功累仁懋績景行者殆不勝屈道于

今舉望溪陸宗文溪成余竊觀先生之治家也以孝
弟為損餘以慈愛為根本其治身也詩書為經緯以
禮義為干城其御下也簡而有制簡而有章仰執事
于堂上者肅然以敬經理于疆場者怡然以和籌畫

詞引引滿為先生祝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今聞廣
譽守之以虛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大易所以稱元吉
也溫、恭、人、維、德之基武公年九十而不廢左右史
之箴也先生曰善請為大夫更進一危

于課程會計者秩然以序先生則圖史滿前琴尊在
御澹然穆然于其間余以良辰令節泛舟春江竊嘗
有所造請見小山叢桂可蔭教誨繞屋荷卷一望無
際此時山鳥變聲賓朋滿座嘯歌于脩篁碧沼中余

曰東山栗里茂以加矣余曰先生負曠世之才快用
世之器非脩篁碧沼中人也異日微車束帛貢于丘
園先生以治家者治國以御下者御民以治身者養
為經緯為輔養余為綱能測其素蘊哉旂蒙之次
先生年正服官郡之大夫士進招摠致札幣相望于
道格繇于里門其宗黨咸里焉余一言為先生壽余
讀行葦既辭之篇其所以頌君子者不曰耆耋維祺
則曰永錫祚脩余忝簞葦末座不欲炫又藻以貢談

跋

周榮峰先生新婦詞跋

古今來女子標梅之詠與才人點額之數其興感全也又其花聖惜曲水臨觴興鳴雁離天桃灼其慰藉亦全也逮夫躬膺一命臨深履水與顧見三月以興哀寐其操持又無不全也榮峰先生新婦詞借閨中之鸞鏡照仕路之羊鵝得風人比興之遺風詠教通其詞婉其音深其義談矣庚子秋手錄一通贈其令孫拙存非特賢子孫宜寶之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閩海曙朱公味卷跋

憶自癸酉歲慕同里董子克臣過訪并携其先世文敏公禮閣味卷見示余與手披覽古香襲人因請暫留案頭數日以俟細心欣賞急石端臣賢臣姻閥先銀臺禮閣味卷應得如董子裝滿體式用素不朽否喜兩怪世守勿失殊自慰也公上已郡司馬柯亭朱公以憲副海曙先生禮閣味卷示余情言此卷于近年間失而復得屬余跋語其文卷後附正真先輩法脈文章正體及親主司評閱勝錄之小疏不獨對讀之說漏不掛未常以吹毛求瑕為能抑何寬典也因念董朱兩先生為前已進士今為後已進士雖二公地望不可攀躋而前此士大夫皆得向禮部索取原卷以為子孫世有之物余亦何辱求之何得諸子當以未讀父書為愧歟云嗚呼今之王謝子弟競逐時趨每求商彝周鼎晉唐真跡互相夸示以為娛樂若前人試讀後人寶惜吾郡兵燹之後現

在人間者三卷之外余未及見則是卷也所謂青蓮
故物舊家風調十載不磨者歟

振臺公辛未升會試殊卷踰後

續曾弱冠時於伯兄在公書塾展讀

先曾祖銀葉公際慶辛未科殊卷雖抄錄珍藏原卷
仍歸伯兄迨康熙癸酉歲藏得見董宗伯又敏公禮
閣殊卷已安上已再見朱憲副海曙公殊卷皆前已
丑科存即原本成裝潢鄭重踰語森列因囑永公弟
暨瑞臣詹臣二姪速宜裝裱以永不朽永夏工竟伏
念前人三連原本收藏垂二百年不渝於今雙不泯
於蠹魚書香充然簡牘無恙喜可知矣更思當代名
公鉅卿賜之題跋後人奉為家珍可勝榮幸之至

相國文定公農書華篆跋後

此外外曾祖文定公徐中堂手書也中堂發解後旋登史館凡天文地利農桑軍旅諸大政下及岐黃之學術教之書莫不精研與地著書數十萬言俱手自裁錄已亥夏公之四世孫向若表姪偶携農書華篆示余一揮行楷數紙塗改無多易於成誦者裝潢成帙情憲展玩雖吉光片羽想見前人留心經濟專意富強惜相業不久未展其用後之勤勞民事者訪農政全書則實心行實事何患乎民日貧而賦日絀耶

萊峰周學憲手蹟跋

吾家敝廬曰式穀堂者公遠先生之所題也憶余未竣時先大夫為余銀臺公晚年與先生為莫逆友往還題贈殆不止此又余既壯復與先生合于九一拙存為忘形之交而昆書法端方溫潤名噪鄉邦以為之復生之當如是矣已未夏夏拙存携此表示余魚索并語乃萊峰先生手筆也先生居官梗介直聲振滇楚志稱詩又書畫各臻其妙今觀行楷二則結構精嚴神采駿逸雖鄧林一枝吉光片羽而先輩之清剛愛鼎不激不汚從吮毫舒紙烟雲波折間可想見其風采為余謂拙存曰汝南家世代有間人君家書法所從來遠矣今拙存今嗣年十三就外傳大雅不群漸露頭角嘻是又書家之一新啟歟

周氏四世筆墨跋

我郡周東峰先生為御却模楷筆墨之事將其餘緒
余而前輩董思翁備有拱壁之鑒再傳為公遠先生
與先仙言為莫逆友歲乙卯季夏其次君拙存集策
峰以來四世手蹟裝成一快余披覽教誨不能釋手
但拙存筆墨直與前人並驅乃自視誠然不敢並列
懸國休為缺事拙存之意蓋有待于後之賢者歟

木蘭詩跋

余昔過魏邑聞有孝烈將軍祠中摩馬跡未及稽考
又余日夕歸養道經黃陂土人言境內有木蘭山水
蘭將軍朱氏實生此山下四方頂禮甚多即古樂府
所稱代父從軍者也又見徐文長編輯木蘭院本實
白內歷序為花弧之女木難之姊也居河北魏郡詔
跋可汗徵兵討黑山賊木蘭從軍情事略相類又見
魏使召忠示木蘭祠記載是州有孝烈將軍廟一碑
稱將軍魏氏生于隋之季煬帝征高麗起戍卒渡遼
戍父從軍十二年策勲之日授尚書郎不時詣歸復
故敕帝欲納諸宮中不可強之遂自投仍予贈諡碑
陳盟、可續且載在志彙較之士俗之傳聞與碑官
之鋪敘獨此記可據也爰書數語應教

寶輪堂稿卷第六

華亭 許維魯鶴沙 著

記

龍舟賜宴記

順治十三年丙申五月五日

上召內閣部院大臣及四品以上京堂同七品以上翰

林官入西苑賜觀于龍舟時月以宮先侍從辰時初

刻

上東步輦至瀛臺遂登龍舟命諸臣隨行賜坐賜茶菓

餅餅風日晴朗

天顏和霽侍衛等解纜放舟即西海子也天水相涵蘭

橈齊發遙望樓臺樹石位置天然薰風時來波紋如

戲舟行儼在西湖中少頃至焦園

上登水雲榭羣臣登岸侍立

上與諸大臣語以移晷遂入後殿小憩少選即出復率

諸臣登舟生次如故賜酒賜醪

上諭諸臣等良辰令節不妨暢飲毋畏失儀以全厥料

五穀酒每人飲三大碗酒甘而醲色若琥珀雖善飲

者也皆陶然其餘介扶醉而非所者矣果以不能飲

據實啟奏

上命龍飲者代之乃編脩戴王綸也已而

命撤所餘酒饌分給諸臣隨從人等惟下廚養皆得沾

上方餘饌直古今鮮觀矣還至瀛臺

上并臺羣臣皆謝恩出果以一介微臣恭逢盛事念昔

卷阿魚藻上下泰交與慶橫汾君臣燕衍自古難逢

于今載見歌賦五七言律詩各二章以紀曠典云

巫山神女記

辛丑春三月余恭蒲西蜀從事少保略地夔東抵夔
之第一夕余駐師懸鐘摩登山、巔有殿宇若梵宮
者余由中門入約八九重肅然清虛杳無一人至殿
後一重屋宇稍隘如神廟中寢宮者一七年可三十
許妙相莊嚴向南坐惟餘一坐在東側更無侍從陳
設余入命余西向坐頃之供茶各一甌亦不見有供
茶之人但覺茶既在手并茶葉茶匙之屬一如人間
相對靜穆不交一語飲畢余起立由舊路出仍熟睡
未醒詰朝乃憶前夢竟不知為何神也發印復從征
巫山由巫山峽三十餘里至觀真觀、前灘水比他
處尤洶湧宋王所稱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者也荒烟
蔓草蔓址依稀惟餘殘碑一通淪沒荆棘中洗閱碑
記乃具科給事中張應登所撰載神女始末甚悉內
稱大禹治水鑿岷江至瞿峽江水不行禹仰天痛哭
俄見神人狀肖美女自雲而下援以玉象靈符并界

其臣位章童律等六人佐禹開鑿江水乃沅神乃帝
女瑤姬雲華夫人也故歷代祀之所請必應封妙用
真人壩成記又稱瑤姬乃西王母之女助禹成功明
時巡撫四川都御史李某以淫祠奏毀後副憲王喬
齡毀之載籍仍復其祀學古之士惑于宋大夫之寓
言以為千古奇艱之事而已官斯土者簿書鞅掌復
不能探危涉險求新碑殘簡于荆榛灌莽之中使上
古正神大功不錄自信蒙謗深可歎也因思曠昔所
夢得非斯神之靈耶謂余手版尚存豈不猶在得見
黃門一片石以扶千古之疑似或又人之蓋浪耶因
閱高唐賦而書于簡端以待後之北游者搜討而印
證焉且願後之學者勿再聘扶治之詞媛襲之語佚
正神不而祀典不究則又吾儒所當書神也

附錄張應登巫山神女廟碑記

巫山神女宋王為楚襄王賦之謂其能入懷王之
夢蓋王以為王溺于細腰而神其說以中之無是

事也然則山果無神女耶于傳言之高懸父治水
東造絕跡西延積石南踰赤崖北過寒谷有所滯
火台神問之濟導脉理鑿岷江至瞿峽千嶺萬壑
連絡千里乃仰天嘯歌俄見神人狀肖美女自空
而下授禹玉篆靈符且命其臣任帝重律苛亡人
為禹翼助父業必小川告厥成功還至巫峽思神
女助力詢于童律：對曰神乃帝女琬姬雲華夫
人也游氣為真封于巫山之麓或為輕雲或為霏
雨或為游龍或為翔雀既化為石復化為人十狀
萬態不可殫述禹陟嶺謝之此神女之所由著乎
王故得借其名以慰王矣此神女之所由記乎人
故得降其廟以妥神矣廟在縣東三十里許十二
峰南飛鳳峯之麓階下新碑弁地平天成惟興于
此功被吾民之句說者謂蕭字有如南岳禹碑而
漢晉人以今文出之者是禹以成功而始祀神女
後人又因禹功而報祀神女其來已遠不同王之

夢王之賦而然也宋治平中詔葺廟宇元豐中勅
旣游真上人疾病則禱大旱則禱，則應假如玉
言靈有深祀如是靈真嘉靖十九年中丞李公與
之歿王言之神女也嗣後三十七年憲副王公喬
於復之復禹祀之神女也此一神女耳一神廟耳
知王不知禹則歿信禹不信王則復味乎懷王夢
宋王則既懷王之夢襄王則想宋王所託告降可
復託宋王所託之夢耶宜郭侯增廟貌除祀典點
偽說而定正論之為亟也應奎蜀產神之祐之有
年矣敬薄宋王之賦痛恨襄王之愚亦有年矣東
出道巫郭侯磨碑待記泊舟祠下次第其語共勘
此一既公案以覺夢，者然曰有其舉之莫可廢
也慎勿以歿言去寔可也走筆以別于解纓鞋
雲雷雨神之蒲州景以寫我乎鼓枻張幡龍游霍
衆神之理安瀾以送我乎法名龍字川可秦之咸
寧人余即不敢棄為侯祀神女廟碑

十二峯曰望霞曰羣屏曰朝雲曰松栢曰集仙曰
聚宜曰淨日曰上昇曰起雲曰棲鳳曰登龍曰聖
泉觀前傳聞舊有羣鳥數百迎送客舟唐人所謂
羣鳥幸昨餘是也至乾道中忽不見今甘將軍廟
前十百為羣迎送如故

百歲老人記

老人姓龔名仁字鳳橋松江華亭人歲己卯余同年
王侍御農山先生言張堰鎮有鄉人壽百歲者喜款
見之水果孟夏七日吳君余文獻舟載之入市今造
余舍乃引至龍亭徐準修頤蒼顏惟髮扶杖非階即
長跪堅挺之乃起曰吾農人也見鄉之大夫不敢不
拜為之設坐婢再四曰吾農人也禮當立而語強之
乃坐于門限家之老幼男女觀之者如堵老人耳不
甚聰然有問則對未常刺謬自言生于萬曆丙子十
一月十三日子時力田為生無他嗜好渴飲飢食年
復一年而已余諸孫見之皆大喜競餉以菓食則受
而懷之余為之設餅餌曰我子餐已飽不能再食乃
授之序者曰內有糖菓我所嗜也勿為人分食又飲
之乳酪一吸而盡曰陽羨茶不是過矣老人鬚髮皓
然細如析絲不與常人等而眉尚黑云是近年返白
為黑者日雖小炯有神氣問平生養導引之術否

曰無有老年培養脾胃不食生冷肥膩而已問居常何事曰閒坐問能飲否曰六十歲前善飲、可半甕六十歲後恐傷榮衛便戒不飲問于何年絕人道曰八十以前未能免俗問意于無恙否曰壯年時為卿中無賴所敗遂缺二齒餘俱無恙問何德行躋此期壽曰善行方便譬如行者遇坎攀手援之是即善念也坐良久熟視余曰吾聞四村介許公者為德于鄉卿人道之若豈其後裔耶余謂之曰此先大夫銀臺公也日將脯老人起立曰吾行矣將宿于東門之外復扶杖而行余餉以一緡老人色喜謂侍者謹藏之道傍觀者壅塞不能進日暮老人乃登舟矣所齊聲以為人瑞翌日王子復齊言城南吳渚鎮有百四歲者質布為業至今矍鑠不衰尚未及一見也

百一老人記

金山衛老人伍繼美字敬泉咸甲戌年一百一歲吾友善明組訪之不得遇老人每日飽食後喜游村落中凡三位而得見歸述老人眉目蒼秀永冠甚古相見時猶能深揖至地應對井、齒牙尚存去年癸酉歲年百歲城守、協王恒肅贈之扁額曰百齡人瑞附近鄉里皆為稱觴老人一、趙謝生三子長子年七十六次子年七十三、子年六十四居崇明常歎渡海現其少子問其何以得此壽曰我一生無病不服藥飲酒食肉而已問何年閉關曰八十歲前有老妻少我一歲猶同寢處生有隣人笑之曰九十歲後猶好外事隣有少年強之全寢少年慚而遷居以避之姜臨行其孫進杖叱曰送客何須用杖送至門外而別

磐石城記

大易坎之象曰習坎重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
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言有其德者有其險
也自古名臣大帥攀龍鱗附鳳翼成一代之勳建不
世之業者每當中原逐鹿四海鼎沸之會莫不割踞
分雄龍蟠虎視為聖天子守其土地保其民人及聖
人御極海內清寧以其土地人民獻之天子天子剖
符而封析圭而爵蓋茅錫鬯炳耀千古亦書載之以

為美談其來尚矣辛丑七月余出師萬州見有城壘
而傑出者天生城也廣延數里四山如削日炫神壯
者久之遠左程將軍曰子猶未見雲陽之磐石城也
余戒之暇試往觀焉居無何偶平寇伯楊東清率衆
來歸有

詔許之于是大司馬李公按兵江上余復以司計者輯
瑞入覲赴保寧攝左藩事卜得一睹磐石之勝也登
辛春正月大司馬視師夔州余得請于執事隨征下

東夏四月由成都水道直抵巫山道過磐城見屹然
獨立四野懸崖絕壁墻之屹以俯瞰衆山襟帶江水
余舟行其下駛如竹箭仰觀遠眺已如然更以駛至
此猶未得磐城之詳也方是時向化侯養元譚公以
勦爵新領提戎事會勒夔東大寇余亦間請志磐城
之勝譚公乃為余言磐城者夔門之砥柱雲陽之形
勝也東通三峽西連萬州南控士夔北擁飛鳳考之
宗世有呂將軍師夔師虞者為余析名將屯兵于此

戡守有備人民又安元明以來承平日久其上祇有
古刹雲華寺雲陽士庶咸崇奉焉僕少奉前朝之命
開鎮夔蜀建牙巫山嗣後蜀亂日北民不粒食爰率
所部鎮將連壘于磐石城故元國金城故事無事則
耕有事則戢以故李閣遠尊如操黃諸寇鴟連蟻聚
于川湖之支而下東遠了不致盡羅鋒猶則磐城為
之保障也歲次戊戌大司馬總督李公奉
天子之命畧地川東乃掛帆而上統率官兵士履繼印

獻土

詔封向化侯仍鎮守雲陽恩今五載矣劉李郝諸逆不

收覽我疆守茲新猷

爾命以向化侯充四川水師鎮會師趙伐間獲逆聞今

下東端寇漸次授首平成之績會剿可期僕將乞歸

林泉隨墨華古院擊壤鼓腹詠歌太平大夫其為我

記之乎余聞是言也乃知公二十年来勵兵林馬慎

固封圉者正古之名臣大帥常烽烟未靜焉

天子乎其土地保其人民也及

皇清鼎興奄有三川以其土地人民服之

天子又無異古之制荷析圭成一代之勳建不世之業

者也自古及今英傑舉勳若合符節今公躬擐甲胄

跋履山川率其樓船甲騎會師合勒蜀疆漸開剋期

蕩平異日歌五策勦銘鐘勒石方之于古何多讓焉

詩不云乎彤弓張弓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惟公有焉又曰不鸛不鵲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磐城有焉又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墨華有焉暑月軍中有暇遂磨盾以記之

成都合園記

歲癸卯余分守西蜀兼轄藩篆駐保寧值勦撫夔東
十三家大寇措辦芻蕘復往成都就謀于撫軍時撫
提俱駐會城且合兵大獵招余偕行詰朝忽傳令鎖
閉各城門以為必有寇警少選從人報曰城中野獸
甚多即于城中會獵閉城門者恐逸獸突出也余乃
從都御史陳鳳彩提督鄭蛟麟各分道馳逐窮日之
力得野猪三十二金錢豹一獬狔鷄兔無算蓋蜀藩
府頽廢之後草樹蔽空箐林障日鳥獸皆荒伏其中
故也暇日復往故宮將一鯢目為見有野人手携小
筐從蜀府門出問之則潛于荒烟蔓草中創取遺物
者筐中有緬佛一尊小罐一枚余今從者以二金易
之野人意猶豫未決從者曰若輩不用白銀所喜者
五色布耳乃今隨至公館以紅綠蒼布四疋與之其
價不及一金野人欣然領受叩頭去二物初出塵土
中不見甚異余為之洗剔垢膩使即利日緬佛高六寸

三面八臂每手各執一物如準提像雕鏤工巧妙相
天然纏則平口鼓腹：下三足分描色似深栗故班
沉埋日久而古色間潤每午後子前更稍未煥發有
客謂余曰我見緬國佛多矣然皆以鍍金塗體鵝青
飾首非上采也緬佛之最佳者取百鍊之銅為之不
加紫點本國亦貴重斯其是耶二物余皆置之案頭
朝夕相對若伴侶迄今四十餘年矣二者本非珍異
然相隨日久遂有不忍棄捐之情昔少原之婦求其
亡簪非惜一簪也不忘故也吾于二物亦云

終南訪道記

歲癸丑閏人張如：嘗于金閣訪道每遇黃冠必長跪請益戒已卽將雲間訪求道侶因述吳門有李姓者居陸墓末道最爲閑人言終南山多異人遂間閑獨行初至小終南乃山之欄楯也提道觀謁觀主例致香金四兩觀主恐有述此事故者每家至必令暫居旬日察其語言動靜如果道念精進堅心入山者乃贈以提梁廚一鉢如意一鹿皮衣一解嘉丹四兩及換粮之類自以愉快愛山中多猿猴見人至則暴擁跳踴他物不惧惟見鉢如意則瞠目不前恐傷其腦也鹿衣以禦寒濕并藥以辟腥穢臨行觀主又勉勵叮嚀凡中途遇人但一拱手而已勿與接談恐山魃木客蛇妖水怪待人開口盜氣耳李由觀中入山每遇停宿處皆設有茅棚以蔽風雨沿途火種不絕行人炊飯後必添柴宿火以待後至者地產薯蕷芋芋無他物行數日遇道者三人不敢與交言諦視之

內二道者李在蘇時曾爲設齋計非妖魅方輿問途二人見李至亦喜李告以訪道之誠二人曰求道非一蹴可到尚須入深山過龍腥之地庶几有高人接引然亦大非易事是夕三人與李共宿茅棚掘响板山藥作飯山藥扁潤大如棋枰詰旦彼此分手李復前行久之遇一道者趺坐茅棚中閉目不語如入定狀棚中惟鍋二口纖樹葉爲鍋蓋鍋亦塵封似久不用者李致敬長跪不敢動問執其手柔暖若全無氣力者一週時俟其出定始通姓名地里請求長生之道道者曰我不無道可傳子毋自悞李堅請道者堅却曰子欲求道更須再走幾程或得明師指示李再進翌日遇一毛人當路李疑畏戢前坐道傍稍憩檢點行囊食具毛人見鉢如意及米穀乃問曰我見汝行囊如汝從內地來者我非異類乃前代一武臣子既堅心我當送汝過嶺此去皆龍之窟宅也龍善睡其性仁慈不足深畏耳李遂與毛人偕進毛人前行

李隨後木至嶺數十里氣腥撲鼻急出丹藥服之
遂至龍所龍大小不一游漫山谷間縱橫千百莫可
勝記有頭掛山巔尾拖地者有頭在平麓腹跨峻
嶺者有端卧大石者曲直高下參差陳列景狀殊絕
不可名狀然皆偃卧不動晁至之為穴在鱗甲中龍
不知也李問毛人龍亦常行雨否曰上帝每命行雨
先遣尺木神各執紅旗立龍頂展旗一揮龍即瞑目
振鱗奮迅騰躍雷電隨之偶觸小石皆震撼崩頽無

悔不已度不能再往悵惘而歸至吳中知者皆非笑
之李追悔咄咄抑鬱而亡康熙己巳六月育嬰堂董
事高文煥與張知友善故得其詳如此余既異其
事而書之復有疑焉彼遇三人者果從終南深處聞
道而來者耶抑以百步笑五十步耶邂逅之間一宿
之際遇來人何不指點山下路耶吾欲見三人而問
之

堅不破回時仍宿舊庵數日後鱗甲始合乃知行雨
亦苦役也李過踏羣龍皆行龍亦不覺既度嶺毛人
先回李努力再進久之復遇熊子熊子問來意李告
以棄家學道遠來至此熊子曰道在家裡何用遠求
此去虎狼成隊行人絕跡若再前行是求生而速死
也李大惧悔陳來路之苦歸途更難泣求指示熊
子以手指路曰從此問道去即回小終南矣李不由
舊徑行數日即達舊觀主問狀大為惋惜李亦愧

汴城新建演武廳記

今上御極之三年薄海清宴黎民乂安渙然楚蜀閩粵

之區二十年山海巨寇靡不交臂受事稽首

闕庭聲教所施訖于重譯余因披覽輿圖縱觀版籍豫

州者天下之中也東距齊魯而達鄒莒北接

神京西連秦晉其間鬱蔥蔥為海內之腹心天下之

都會者汴梁也汴梁者豫州之中也明季黃汎淪沒

兵燹游珠城郭丘墟黍離載道

本朝定鼎之初草昧漸開民生漸集數年來官衙民舍

雖漸次脩復而垣堞頽頽舉盈時繼期所以壯金湯

而計安據者猶憂、乎未遑也余兩人恭承

簡命共事中邦早作夜思情舉廢墜秋九月

天子以勅璽徵續晉秩正卿

寵命新頒及躬快惕益鯁、為念民生之未遑保障之

未脩建成消前之不服易也汴之城周遭二十餘里

淪亡噫咄立堙僅存甲辰夏六月爰率地方諸司圖

度溝壘乃首先捐贖元材鳩工凡五閱月而全城之

概已竣其六七矣萬堞巍巍屏藩鞏固十年以來估

計金錢數十萬萬日來十而木成者今上不廢帑全

下不困民力且不日告成矣此諸司之策力將士之

急公庶民之慕義與豫州諸大夫之同心一志均有

賴焉是役也城之北隅寬先泰竣登陴之暇謂諸司

曰天下雖安未嘗忘戰故其制戢于井田龜符行于

農隙講武遺風方今不廢況乎開代之盛省會之區

士卒師徒之衆而養兵習戰之地規度未宏非所以

作三軍之氣也貢院之西爰有甫田用是各捐俸薪

躬演武公廨官無告國民罔知勞謀帶長塘氣象雄

偉不三月而告厥成功焉予以是

皇靈之捷代揚博祖之折衝未也無小補云後之君子

登斯堂者常懷保治之恩並勵止戈之武嘉興大小

羣工討軍寔而訓之俾滿池戢志疆宇敦寧紆

聖天子南顧之憂且萬世無疆矣相與援筆而書諸石

紀事

戊戌禮闈紀事

順治十五年歲戊戌考試天下貢士三千餘人時

上以丁酉科場之弊痛加懲創春二月

上御藏書傳集翰林六科六郎官親點考卷

御錄等二十員內選用翰林官十六員科四員時某

以右春坊右中允與馬命學士折庫納即送入貢院

初八日提裁官大學士傅以漸學士李蔚會集考官

擬試題首題大學如切如磋八句已付刻刷矣滿二

下外簾傳點學士麻勒吉王熙入簾宣

旨衆官皆肅然迎候學士南向立大學士已下皆跪聽

學士傳

皇上諭考試官每科會試題俱試官所定今科

皇上有四書三題付考試官各官叩頭稟遵二學士隨

回奏訖

御書三題即今會試錄所載題也中堂會集各官謂

上留意文章勵精摘錄應立相砥礪忠心中已無負

皇上選擇委任至意將放榜時提裁官又具題請再寬

十日之期以便詳加覆核報可三月朔旦後閱卷事

畢舊例放榜後考試官俱歸班第是日以

上命達官傳

旨理應入朝復

命遂由貢院進左掖門內官傳奏

上在乾清宮謂內侍曰今日諸試官放榜是喜事

命御膳水菓步輦至乾清門即金門提裁官暨同考官

朝見畢

天顏甚霽命試官升階賜坐：視

即座相去不及丈許提裁官將閱卷諸事各奏對畢復

命賜茶是日

又語怡悅過現各官良久又問曰落卷內果遂無佳卷

乎方孝標等起對曰文章亦有一日之短長各人去

取見解亦未能盡一即如後科會元仍在今科落卷

中

上建之又曰尔等而能保此而收度應是有文日必可

平四家子遂起謝

思出

聞中未開春時各上祈聞何姓而苦無音聲可以

祈携安息氏之余子得獲之九二方孝標曰獲者

禮也燕人者比葉蒙中人也曰坦，曰貞吉場後

必無指摘于殆聞載姓手及括聞果得禮祀義先

是入聞第一夕夢火乃前紫二馬意本考又有馬

姓者已而析卷則無有惟首卷第四名為馮夢軒

豈二馬為之兆與

是或吳門同宗許願孔亦入場應試余具

奏請勅許迎迎却議謂同宗本非嫡族且奉

上諭同姓不許聯宗無庸迎迎是願孔得馬

雲間公建

萬壽寺恭紀

皇清定鼎七十有四載

皇上繼天立極宵旰焦勞者二十八年于茲維時山海

瀋平水旱不作日里隨度桑榆祝靈梯山航海經行

沙塵之塵翳不來享王以斯

天子會黃運而河課恒未竣

廷議未協爰做五載一巡之禮

鑾輿將親覽馬而河之安故為江南境內于是松邵緒

紳耆耄相聚而謀曰

朝廷之惠我燕民深矣厚矣茲以加矣姑以松邵言之

先是民困于役為均田均役之法以極之民困于漕

為官收官兌之法以紓之民困于旱潦為鑿吳淞以

利其蓄泄民困于飢寒為弛海禁以通其貿遷民困

于催科為每年帶微以寬其督責猶未已也康熙十

三年

詔賜地丁之半二十三年

詔蠲漕米之三又以江蘇所屬各郡縣為財賦重地頗

徵錢糧甲子他省累歲輸將供億効力維勤用是大

沛恩膏將二十六年之尾欠二十七年之地丁悉與

豁除

詔書到日惟聲雷動迄今餘聲井叫田戴高履厚願一

見

聖人以自曝其寸草之心未可得也先是甲子歲

皇上允廷臣議封泰山幸關里甫方問俗南至子姑蘇

所過郡邑問民疾苦

天語叮嚀語誠不啻若家人婦子所過名山勝境揮

宸翰揚

御書一時草樹增榮山川生色松郡僻居海角雖比隣

蘇郡未得一觀

衣衣王藻深羨蘇民之榮遇而松民之不得觀光也茲

者

六斐風駕七年特臨郡人氏且裹糧重瀟望駕車而指

首荒飢亦子慮威儀嚴重不由致詞擬將

上諭勒石建亭以垂示萬古縉紳士庶繫之以歌頌中

之以風詠廣足以當萬山之呼聲封之祝乎國人皆

曰善公請于郡邑諸大大諸大大皆曰善并請于同

城之將軍提督轉咨督撫督撫報可于是與情奮發

閭閻歌舞太守趙寧受率僚屬相度基址食里于郡

城之西龍潭之陽一時老少貴賤各視其力以勸盛

事選石于震澤之濱尼村于大江之游于時堅冰漸

解王膏將發力作者不整鼓而子來愉將者不文告

而響應此非

皇上功德巍巍

湛恩汪濊溥瀕海蒼黎淪肌浹骨何以酬効消共一呼

百應維始之日貢者歌于途商者歌于市農者歌于

野若是其欣欣踴躍哉爰採風人之句魚仿大雅之

音而作頌曰

天監在下幸情厥德三后在天是訓是式樂只君子
四方為則 右頌

道駿有聲昭哉嗣服萬邦作孚景命有僕樂只君子
受天百祿 右頌

永言孝思萬民靡不承之罔之紀克共明刑樂只君
子時用有爭孝 右頌

思皇多士鼓瑟吹笙宣昭義問斤其明有斐君子
邁觀厥成 右頌

詢尔攸方苞有三蘂王業斯超一月三捷以奏膚功
海外有截 右頌

追琢其章不顯其光其風肆好日就月將有斐君子
何用不臧 右頌

隄山喬岳穆皇君子至此佩玉將時萬時億
為龍為光

匪安匪游倬矣游矣倬尔哉殷亦汎之厚矣懷柔
百神百神尔主矣 右頌

沮洳之松於樂辟雍我將我享莫不率從君子至止
福祿來崇 右頌

翩彼飛鵲懷我好音無小無大來獻其琛風夜匪解
斯茲一人 右頌

時邁其邦四方之極薄言震之我求懿德君子至止
會同有輝 右頌

我稼既同疆場翼翼我燕以饗四國室弟君子
徧為尔德 右頌

秩斯于葉室于茲靡民子來不日成之天子之功
敷時輝思

駕萬于飛維水泱百室盈止萬民攸蒼天子之功
懷允不忘

白石鑿兮民人所瞻是尋是尺是斷是遺不顯惟德
四方于宣

匪我龍士躋彼公堂保艾尔後其德不棄以燕天子
萬壽無疆 右頌

宿州紀事

辛卯秋九月余以史官疏請省親奉

俞旨得馳驛歸里取道入梁日行程站不過八十里而

刺斜行道涉水州遂非免其程復倍之冬十有二月

抵宿州政產屬屬候人使過購之知宿州李使

君接鵬曰先生之馬瘠矣蓋少為一日之憩以觀吾

州之田獵乎且以試鷹也余悅之州守乃出家乘集

防汎將弁共百餘騎召鷹戶數十豚與獵于却是日

得鳥獸無算迨返東郊日已脯矣年與士卒皆入城

發獲衛兵二十名伺于鉅之門側市生定開門外聲

甚沸侍者曰柳人娶婦羣少年阻其行索煙頭耳頃

之聲益沸有疾呼而前者曰向馬至矣故戶視之賊

揮白刃投人于市急呼護衛兵獲衛兵皆竄州之介

徒承值者亦竄呼于城城已崩是時余同行者勇氏

徐中翰中翰體豐偉不能趨乃納于茅屋積薪以蔽

之遂率從者數人挾弓矢拒賊于市賊共十騎左右

奔突余從者曰鄧曰王曰朱曰張曰李曰丁曰李九

七人與賊相向而射賊矢如飛煙當賊矢之來也從

人皆步行盤旋左右以避之無一傷者余全注視其

馬而射之馬被創益奔突無何賊矢盡從者矢亦盡

乃煙兵相持賊有眇一目者戎者也舞復刃而前颯

集驚惶莫可嚮遂未拒之創來左足朱以余手存一

矢引滿而發洞其胸賊仰天從馬尾墮衆斬其首二

賊騎復衝入又斬之餘賊皆立馬不進鄧呼曰速棄

弓刀下馬者免賊騎負重傷不能騎乃下馬格鬪衆

奮勇市人畢出賊無一得遠者事定滿三下州守防

將聞警而至為柵柵所阻防將踰垣入乃以賊付之

少選柵柵敗州守亦入是日黃門高先生名華請責

捧事獲從而來亦阻于東柵門外從人之矢有及于

柵門者之九中先生之車檢視驚且疑賊賊先生乃入謝

曰賊隨我後車數日矣初不知其為鳴猶也遂詰之

賊曰高公從者皆矯健安善射或乘車或跨馬急切

不可逆將于兩河之間同隙而甘心耳賊十騎之外
復有十駝騾帶累，皆由抗而蘇而揚所掠之物也
先是巡按御史秦世禎劾丹陽令三廷繼官制失事
盜未獲索中有銀錠數枚乃丹陽邑人為王尹稱觴
者鵠又奏：州守將弁皆喜曰數年未滿網大盜先
生一朝盡獲之俾無才遺請以報常事余謝曰得免
幸也我無官守焉用報為乃籍其銀馬輜重及衣裘
鞍轡盡入于官是夕陸子集生施公研小同諸公率
耆數人亦合于東郊賊擒後伴米問訊且索賂門者
方或嚴恐餘黨未盡竟不達閱數年後方知之詰朝
州守贈余駿馬二侍者鴈唯所選用余捧肌其八金
幣之屬皆反之乃攜余從者執爵簪花鼓吹而送之
市人盡藝者稽首道左又曉而返是日遂南行厥後
二十載辛亥孟春余奉使燕訪淮而復余于州之
東郊：之民有老而于慧者蹢躅而前致辭曰曩者
大人以七人而臨疆騎馬步不相索衆寡不相若強

弱不相敵也敢問其所以制勝何也余曰曩之七人
者為我抗敵弭禍使今而已非訓練之士弩弓之選
也開寇至則思開開主危則思救一往而前唯恐獨
後長卿之所謂計不反顧義不旋踵人懷忠心如報
松仇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當也何況此隋蓋哉
假令之數人者擁富厚保妻子當斯時也必料勝負
慮性命將閉戶股栗抱頭匿影之不暇安望其開呼
即出攝弓奮臂斬盜首如探囊也耶臣之事君將之
訓士亦若是焉則廢乎其可矣

林氏世家紀事

閩僧木君為高子呈源述閩中林氏始祖名某者尚書公某之父也林故小康其後日就寒薄不能聊生家無長物惟餘一桶計無所出乃以桶易酒盡醉卧于海濱以荷漸至則聽其所之矣歲人有商于閩者見之急呼曰潮且至不醒何待林曰我貧不能活擬一醉之後以身付海若尔感君救我然終不免溝壑也歲人曰君無憂一人之食我力能辦之孟偕我至

典中擇一執事之簡且易者而往焉乃全帙書集憑魯終外錯不語乃全典中體粥居以之歲人為父母營葬延地師地師至未及度地而化時疫人莫敢近乃置之別業屬林侍湯藥焉地師病愈謂林曰我客中適為疾賴君周旋得再生殆將有以報子地日我與主人相地時汝輒痛哭不已主人問故則以父母久亡尚無尺土埋骨為請但得主人許君我當為君擇一坵之土飢寒不足慮矣林曰謹受教既而

主人得吉壤林如所教以畝地于主人主人許之地師曰我為子擇地欲求需費無難也但不索券後終有變并求券于主人主人亦許之既葬地師謂林曰我六年後復來索剛于子、當以三千金為贈林曰苟有餘資豈敢渝盟林傭工既久歲人情其勞許為娶婦適海中有停婦暇值買之成婚後婦謂林曰我尚有埋金三十兩在某地孟歸傭工而張酒肆于海濱可以謀生矣林從之居未久林驟富乃停婦藏金甚

多展轉貿遷再易其居矣六年後地師果至林請代前諾地師曰三十金之約我以試子耳我何藉此哉雖然子陰地則佳矣陽墓則未也某山某廟墓可作居址今風雨飄散子能以三千金另建神廟于高原而以廢地下完營繕不可量也林乃另擇廟址繪圖以謀之士人土人披其圖據守金碧燦然可觀皆大悅廟成乃卜築于其舊址師曰宅址成無遽遷也待婦姓則可矣三年婦懷妊乃移居焉先是宅成後鄰

里左右每夜聞鐵琴聲移居前一日夜聞鬼語曰有
二品官來此盍去諸從祀寂然林果生子仕至尚書
科甲世：不絕聞人有無林不成情之謠云

葉花結紀事

余隣人正鳳池南北貿易家累千金比鄰而居者四
十餘年矣有張伯源者傭工于丘幾二十年鳳池卒
張代理其業盡匿其所有遂成富人丘之媳徐氏貧
不能養與張素舊日皆奉張喪孤寡之不能為也謾
罵不答徐氏憤甚值丙午長至率其孤子白衣冠而
叩余門余召張曲勸理論終不應徐氏不得已開于
郡守乃輸金囑權貴為援郡守殊執法仍新以千金
歸丘郡人翕然快事畢徐氏率其子以五百金餉
余曰微公東正直言勸強扶弱母子且為魚肉矣又
烏得還汝陽耶請以其半為公壽余笑却之曰鳳池
吾舊鄰也偶見平直言相助今若婪賄如許鄰里鄉
黨將以我為何如人耶徐氏母子泣而去乃為余置
長生位期望焚禮于其家十年不間然廢業後日就
貧困己卯歲復請其親鄰以小房四間求售于余曰
此房實公之賜也今乃復售于公慙愧殊甚然家近

公之若不願售地姓耳余以二十金買之折去碑瓦
木料平治其地以擴行路拆考之後鬼聲終夜喑嘯

能勝陽升犬夫立身行己身勿為神之所譴鬼之所
譴與學者共勉之

者凡三月隣里初異之後習焉而不怪也歲丙辰徐
氏之兄仲元即之老醫也偶與余談善果之說因謂
余曰前日公所買舊房當乙酉城破之時市中遇害
者盡埋于此房二十年来主人止堆積貨物人不敢
居公拆房之後鬼長嘯于故址次夜復然至第三夜
其地噴：聞松語吾妹以為盜也諦聽之聞蘇中人
語曰吾輩居此屋甚久素為許氏毀壞無地栖身棄
何一人曰何不向許氏覓栖止又一人曰不可不可
許氏多行善事勢不可逆如今每日裡暫栖更棲夜
間別處再尋此飲食語畢寂然吾妹歎甚衆火四照
者無人跡衆家所養皆聞之恃極不放語恐鄰里疑
懼耳余爽然曰信乎自廢此房之後北至史樓南至
五顯廟鬼聲啾：不絕初不解其故乃今始知之記
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鬼神之事何地無之但陰不

寒窗紀事

壬申祭饗後余驟中風疾旋得平復越明年癸酉季冬望復喘：為懼及秋而病復發也且歲寒冗煩塊然兀坐無由自遣二十二日黎明聞城中封印砲聲連舉瞿然曰歲將徂矣愧無以改歲姑披衣而起曝背于廳事適周子載熙過余齋致淹城周洗馬廣菴以董文敏所書古柏行一冊贈余佐以古壁一圓董書仿米顗筆意風骨秀逸可稱神品壁亦入土既久斑駁可玩家無長物歲寒得此可破岑寂殊可樂也既而董子克臣以董文敏公會試硃卷裝潢成帖什襲携來展玩展數過古香襲人因念文敏公與余先後登已升榜班地望不同對此更深欣賞又示余以天敏法書：為張太公八十壽序臨摩二王具有龍跳虎卧之態展玩良久拍案歎絕此又一樂也俄而章塔周先揭古畫堂瀛圖四幅示余每幅或四人或五人又侍從童子態度不一陳設都雅綉雅剝落而

神采猶存乃選載熙全觀載熙咄：歎賞謂非剞劂年即馬遠真蹟萬幸乃南宋高宗朝畫院馬遠乃先帝朝畫院也已而檢閱畫傍依稀有臣馬遠三小字五百餘年之物恍如見銅狄焉此又一樂也日得于蒼籙姪孫同其鄉人携董畫一古玉筆一通座中李于舍德張子用章適凡互相賞玩惜余被市儈攫金之後家無錢刀不能購買諸品然皆許作一月之留念斯止謝絕歲事古玩盈几左顧右盼觸目賞心此又一樂也爾時盆梅初綻水仙盛開童子教人試演諸同人所製新劇彼此考訂宮商無異白虎觀諸儒辯論五經同異于後少宰張公愛園杜浦孔金枝以耆年譙泉新詩相餉良朋晤對反覆吟詠不覺心曠神怡念一日之內享世間佳：清福雅有塵囂剝啄姑置之不問矣後數日諸子鳴醵并互沽醵黍過訂親朋迭談風雅以娛老人老人相對忘机放言無忌此又一樂也迨除夕都督既公以漳州大竹根相貽

云產萬山之中達歷四千餘里不由海舶負載而來
數之得五十枚根大于甕輪圓離奇日未經見因念
詰朝余年六十八矣擬訪嚶城同子雕錄象形人物
以為把玩之具此又一樂也日暮率諸子孫祭先祖
不能拜跪起以備得叩首于高曾祖父母之前向者
所慮及成之說庶几下驗此又一樂也不可以不記

傳

唐孝直傳

雲間王翰林復齋大司農也開戶墮行善推好閒
靜為卿邦愛重然崇階林園也就中翰歲丁卯有客
謂余曰復齋今年得為某余訝問其故客曰二十年前
有唐子孝直館于王者教亦唐子雖工制舉業而
尤精于內視自言能出陽神決人生死休咎復齋歎
禮有加焉居恒應試諸事無不奇中叩以科場事則
曰予在丁卯年未榜中但遇題中言志即其期矣惜
尊人不及見也余方訝其誕是秋間榜果中式而首
題乃子路曾皙三節余乃詢之復齋復齋曰唐先生
出陳神耳未能出陽神也靜坐一室能周知門外事
人不見先生先生能述其所見其非陽神可知矣然
歷來言人生死休咎果毫髮不爽若科場大事恐未
必能盡驗也迨庚子十月復齋赴禮闈與余握別于
華陽山館余曰勗哉此行當順耳好音矣已而果中

式閣中首題則顏淵季路侍全章也今唐子亡數年
無嗣每歲春秋復齋其牲醴展拜于墓下不忘其師
也復齋與余言先生奇賡事甚多不具載特記此事
以見榮枯得失數有前定一切妄想強求種種煩惱
皆可淡然冰釋矣唐子初名醇改名正字孝直妻縣
人復葬于香山之麓蓋其故視近聽虛極靜篤故心
地朗澈通于神明非有荀孫之傳丁甲之助另成一
家言也

復齋又言吾郡戴蘿軒未死前數日忽惶惶見夢
曰吾為人所訟應赴唐先生處候需求為我寬釋
復齋謂夢境不足憑不繫念忽一夕又夢戴曰遽
而來曰所責乎朋友者為能排難解紛也明日將
對簿而子置若罔聞平生氣誼安在哉復齋乃驚
問孝直孝直曰果有之戴寓京時曾設計以凡人
之財其人憤恨病卒于京即今事發應坐抵逆切
懇之唐曰罪不能免可減五杖徒耳翌日戴果卒

戴之弟又善學情所言亦符僅得銀二十四兩耳
復齋又述孝直之言曰大凡下科應中之人奉地
城隍之神先造冊呈報東岳可中者則加一團束
岳再加覆核可中者再加一團然後達于桂宮帝
君詳加檢校必中者又加一團冊內凡三團者即
撥功曹呵護俾臨場無疾病拂逆之事吁科名之
得失豈偶然哉

孝童傳

父日得明如照元者可以風世矣

孝童睦元者余家澆掃童子也其父七月梨園為業抄副淨年四十五日肯不治遂復醫出入倩人扶引貧不能自給乃鬻其廬而微居于陋巷貧甚復鬻其子于余念舊日門下老僕也憐而許之并山間房以為栖止亦許之居無何月年五十矣遇施針者曰此非針從所能療須人舌抵之庶可去障其子聞之乃于每日黎明未盡漱時汲井水嗽口紙父目終歲無倦容年餘父日漸生光二年全愈今復登壇演劇矣余聞而歎異因憶余燕訪滇南時太宜人以恩子之故目漸生翳至艱于步履猶失扶掖時仆地忽聞告歸之訊兩日漸明及余至揚州先遣僕人迺歸太宜人益喜是日不做扶掖獨行于庭阮事載東還紀程中嗚呼至誠之念天性所感金石為開而何有于目障哉獨訝此童日不識丁胸中不知有倫理乃汲一療父病而年如一日不做金錢不藉醫藥而

寶綸堂稿卷第七

華序 許纘曾鶴沙 著

書啟

與西江王制臺書

伏惟老祖臺六察特早三年奏罷王尺水壺于今再見茲值歲管飛灰斗杓初轉本擬恭叩戟門敬候新祉緣袁年畏寒艱于水陸有懷未遂悵如之何敬啟將軍揚元老典普郡伯十年以來水乳相契元戎

折節好賢肅正亦同心共濟所以兵民受福從無間嫌近來中報盜情一事據履情形事前則而下錯認事後則各不認錯爾時更漏二下能能夜行巡舡顧而問之理所應有逮問之而府書已往酣睡舟人自恃差舡彼此不通未應遂被提竿相向在在復當要回驚醒之時居然以為盜矣乃未幾而官舡踵至前舡既有聲援疾呼被盜復舡倉皇向喊并力向前營兵見衆寡不俾景舡遠去群然又以為盜矣營兵若

如松有齊徒必無唐突之狀有役石知營兵巡驗亦必無呼搶之情此而下錯認之由也乃營兵本晚既不違訴辨明營官次日又復中稱奪械因而有文通報有激而成此各不認錯之由也今將軍以身為將主意在達嫌已經提責官兵復咨解老祖臺聽候審鞠一片在公之念人所共見矣治某革野愚蒙不忍誠然誠恐批發為違衙門兵與齊依舊各執一說殊難結案日今據此心跡業已相諒應否咨回將軍仍批發散即全城文武心平氣和再行會問俾兵丁齊役各自承其昏夜之誤不特盜案科釋片言可了亦使全城文武各無顏面之傷所以安地方而感輯寧者靡有紀極矣治某素蒙老祖臺骨肉之愛鳩居杜門從不敢一事陳乞同事聞文武大吏敢祈曲賜調劑無與大獄臨穎可任陳厥

與馮潛菴巡撫書

帶水盈，不獲時依綉裳，然份掄僊息無日不在春
風化雨中也。日者，老公祖年門臺減驕從歷江淮，故
契拯溺躬親，賑濟窮黎，得慶再生，其功偉造化矣。嗣
續請減浮糧大疏，字字精誠，言言惻怛。

皇心感動，為覽。

御前將來得遇殊恩，寔荷格天之力。治等擬率滋南父
老，泥首鳴謝，知計冊未竣，不敢輕詣戟門，敬勒燕玉。

用中叩感。至敝郡漕務一事，自老公祖東城以來，浮
額日減，民力漸舒。官文水親里閭，歌舞可謂樂純風。
清贖世難逢者矣。惟是小乞費一項，原為官收官兌，
而設此士民之所公議，亦輸糧之所必不可缺。不過
借有司收夫以利呼應，有司絕無所利于其間也。倘
此項乞費有司不願擔任，一旦委之民間，則文費反
溢指臂，不靈輿情，所以憐者，誠恐邑父母貽累過
多，難于任事。勢必稍為更變，則官收官兌難以經久。

此間郡士民深抱格天之憂也。治某隸戶鴟居郡邑，
鉅細諸務，下集輿聞，竊以民情遠慮，不覺代為鯁。
在上臺清察，正為民止起見。然下情之所悅服，即可
行之永久。敢將敝郡情形，敬達台聽，寔為良法不可
更張。矯枉應其太過，燃犀之下，斷不敢作龍指之言。
汚松所好也。荒玉附達，臨穎可任神游。

敬辭賓筵啟

神有靈尚明鑒之謹告

伏以梅梢吐暖葦城黃髮生春松腹漱奇於閨清風
添瑞喜棠陰之初華漸蒲質之半彫未獲龜趨敬辭
鵲祝恭惟老祖臺儀光赫鳳德叶珪璋傳閱于遠
域雙丁久著展經綸于學里五馬新迎潮家聲則羊
城之節義青懸現宜績則鳳閣之火章錦綢列鵷班
而憑熊執中外皆宜而藜照而試水清神明特頌乃
于下車之服勤訪沉淪并以執觴之隆謬推老朽治
弟自達仕籍久仕里門雖陶遠可栖祇以恭尊作序
而遂非難寡漸與更老為防蒙頤琬琰之迹珠愧筌
黃之典且也老增而益不能望

闕以拜

思病漸龍鍾兼畏扶節而習禮絕之
天高地厚感長生于雨露之中實以行薄年衰辭盛典
于宮序之側虔銘鴻德敬徒無幾

文

告漢壽亭侯文

康熙十年歲在辛亥秋九月初八日雲南等處提刑
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一級許某謹告于

漢壽亭侯之神曰惟神忠義凜然威靈無外稟乾坤
之正氣莫能覆之疆圉凡屬含生無不稽首廟庭春
秋崇祀果一介豎儒濫叨祿位備官中外十有六年
自甲辰以來微罪去國力田事母詠戴克天

皇上以某為無過特恩錄用無訪滇南茲于季秋吉旦
路經閩嶺憐陳惻懷敬盟于神自今日以注懷恭受
事公忠勤慎未率屬奏上答

朝廷委任之恩下慰通省吏民之望倘或到任之後離
任之前瞻貨徇私見利忘義擾民間一粟受焉吏一
文惟

神有靈是疎是強俾戮及其身禍及其家殃及其嗣
惟

育嬰堂製榜告松江有城隍之神文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原任雲南等處提刑按
察使司按察使今回籍終養許某率董軍高某沈某
謹告于

松江有城隍之神曰惟神護國佑民彰善瘴惡有灾
无卹有呼必應茲某于康熙十四年遵京省事例在
松江有境內勸舉育嬰善事故養道上舉凡一年
之內收秋嬰見數日收支銀米細數咸然開列榜文

懸掛堂內與眾共知并委託董理堂事者必公必親
勿欺勿怠善緣勿替已二十年合將康熙十四年正
月起至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止育嬰堂內收嬰四
柱清冊通計收秋男七嬰共四千七百四十五名收
支銀米四柱清冊通計捐輸墊補銀一萬八千三百
三十三兩五錢四分四厘結寫明白一錄二本一報
府並存案一發告于

神伏願俯垂察照福祐諸嬰永無夭癘之虞共樂生

金之慶凡堂中共事一切人等倘有假公濟私以虛
作實賄賂情面影射通融者俾需擊其軀火焚其室
刑及其家鬼戮其嗣惟神有靈尚明鑒之謹告

祀黃河文

維神卓犖精忠弥漫浩氣上暢星辰之應下崇桑瀆
之班福庇燕察功扶社稷封祀歷隆于累代明禮尤
併于

本朝方今景運丕昌山川效順大河南北歲泰成平用
龍輸乾無虞隄防鞏固雖

皇猷之遐邇亦神力之秋靈睇此汴城載瀕河側地接
駉駉之會時逢嘉饗之餘嗟此民命之安危更視河
渠之通塞茲者黑澗秋漲喧岸騰波某等心切時艱
共勸

王事今年洪流稍息凱旋徐旋車馬陳牲拜賜幽貺伏
願寵綏勿替翊佑祚隆永消墊溺之災長作
邦家之庇神兮菲濯來格來歆謹祝

重建巫山縣

漢前將軍祠及城隍廟疏文

巫山天下形勝之區也蜀之偏南東至巫山而止一
綫江流千峰夾岸控荆襄之門戶扼蘇荒之咽喉其
來舊矣自宋大夫有高唐雲夢之賦而後世之薦紳
先生矜相贈文以為千古雄麗之談而巫之形勝不
傳少陵之居東屯也窮愁歲月發為詠歌托旅況于
楓林寄閒情于猿啼而後之學者誦少陵之句神游
于少陵之所居以為凡騷人旅家蕭瑟悲秋之地而
巫山之形勝更不傳嘗觀蜀之大勢西有劍閣北有
連雲南有瀘河相嶺賊方所記古稱天險至寸草山
萬壑猶輪東川山若連綿水如奔馬與連雲劍閣頡
頏伯仲為山川犄角之勢者巫山是也漢唐以來伏
莽代興其間竊踞稱號帝制自為者前史載之詳矣
蓋因其地山水極天下之奇險巫山以為城巫峽以
為池人不得有虜非不得弄蛇歷代用兵有至數十

年便始入版章者賊此之由也

本朝受命之初大司馬提督李公奉

天子之命畧地西川十五年以來勒撫並用輯安士民

拓土開疆之績雖前竹帛文不勝紀年夏四月集

恭蒲東蜀駐跡渝州是時公方南征都逆警師嘉陽

不數旬獲其渠魁川南悉定捷書至闕下

天子特旨嘉勞公曰南方雖定而夔東大寇窺伺門庭

吾民班席未安也秋七月公督師萬州徙偽伯楊東

清環山而攻之偽伯率其土地人民將士以降慶之

內地乃平公曰東大雖安山谷未靖邊門未閉猶吾

憂也歲次癸卯正月朔旦公出師夔州率奇兵數千

梯山搜谷絕行懸度直取大昌袁宗第搗其巢穴撫

其遺黎于是偽伯賀道寧率眾來歸獲之東如大昌

大寧雲陽建始永寧諸邑二十年未奉聲教者公節

旄明至不崇朝而盡入版圖從此蜀疆盡開全川大

定公愈自歎然曰蜀疆雖定楚尊未平吾猶食不甘

味寢不安席也遂陳師振旅直抵巫山日與通侯大
帥及秦蜀諸將經營籌畫周視溝壘討軍實而訓之
其以幸登之歲而次從軍以故公之運籌屢勞侯鎮
諸將之豐功偉績夙夜淬礪以及山川形勝水陸機
宜皆得身親而熟悉焉在之城固山為高江流繞其
南公至之後命新其雄傑川其榛莽豁谷山澤之民
誦公之威食公之德望其老將靡遠亦至公登碑之
暇顧謂某曰城與隍所以衛吾民也前將軍劉者為
我氏禦天災捍大患以固我圉也春秋祀常戴在祀
典而築城未始揀字缺焉非所以晉神祐民也是月
報旦乃命內其舊址聿新堂構公率先捐俸勉則場
工異日羣飛鳥革振振增峻公之開闢全川暨通侯
大帥秦蜀諸將地方諸司車路臨饗克奏膚功請藉
神祠一片之石勒銘紀事以垂不朽某不敏得隨公
與諸大夫之後共事遙隔謹勒數言願與諸大夫共
勒盛舉以崇席晚以壯封圉常有同心者乎

育嬰堂勸善文

古之賢大夫當嘉賓燕喜式歌且舞之會每以得全
腰領為餐芬頌禱之詞風謠之美其人曰奇考祖
祺則曰將子無死其矣哉死之事人之大惡存焉
今之富者貧者智者愚者貴者賤者其所遇不今而
樂生惡死之心則無不全然自右及今于古則聞夫
鴛鴦作生老病死之外有死于兵死于法死于水火
災沴者比而是有志于世道人心者每欲養天地
之生機消大地之殺機然而無其推亦無其力也間
有戒宰割桑柘必者推原其意蓋欲迎宇宙太和之
氣與天下共享雍熙而已夫牛羊犬豕魚蝦龜雁之
屬祭祀所以需燕享所不廢仁者猶汲一鳥解網放
鹿如將勿違而況于人乎

國家之論因也從初審駁審以至於成鄭重周詳
所勿至是順霜覆霜之際應援者復援之於疑者復減
之夫因之服上則法之所難保也

聖君賢相猶欲千萬民之中求其一生而況于無罪之人乎
今之所謂嬰兒見者人也人之無罪全無死法者也若
之何殺人之心起于父母致死之慘施于子孫于天
和而召災異莫此為甚查順治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命有司嚴行禁革伏請議廷

上諭可謂詳且切矣而出之民未能盡改積習者原
其心或為飢寒所困或為事務所迫必有大不得已于
中非敢故違禁今自戒其血肉也育嬰堂之設始于

京師感于難揚而推廣于抗紹然吾心竊疑之育嬰
美事也有京師之外微而行之止寒：三即耳嬰兒
何幸而死于三即何不幸而死于三即也豈天下
之大郡邑之多盡無有好生之心如京師與三即者
乎曰是必有其人以教其端而後學士大夫賢豪長
者共起而玉成之以引伸于旬皆京師之起其端者
崇道人也應其緒者蔡陸諸君子也夫諸君何力之
有

大皇太后沛恩于上公卿百執事率于下四民咸觀

感而興起為諸君不過如弩矢之有執填詞之有撰
耳所賴于同志之德善止不淺也吾即其德之後民
不聊生非獨嬰矣自海氛靜而民不苦于寇兵滋鑿而
民不苦于水均田之法行而民不苦于役數年以來
喘息既定述亡漸辟宜無有忍心害理如棄嬰事矣
然而閭巷之間無告之衆備習焉而不改者蓋郡邑之
內一切孤貧殘廢災傷飢饉之民皆得詣有司之前
自陳其疾苦以邀

天子矜恤之典至于棄嬰則不肖之事短行之尤也為
父母者雖行暗室屋漏之中此心愧怍不敢以告都
里故死之者日多而聞見者絕少雖有禁今無由比
屋而稽考之雖有鼓勵無由訪覓而存活之是必有
為之機為之機者救生全之門開為善之階廣凡我
嬰乃得生也吾于康熙己巳後家居五載編輯感應
篇圖說以行于世聞有見是書而遷善改行者報序

斤自喜以為不負此舉今蒙

恩歸養采薪田間自念身非在位無生人之權亦無生

人之力也則請為杖為檟以待天下仁人君子共棄

盛事免永永久非敢為創舉也不過推廣

世祖皇帝之上諭步趨維揚三郡之後塵而已嗚呼

吾常自為十師明刑而省每決重囚之為之惕智慮

察寢食焚膏繼晷以求其生路幸而得情矢猶將告

敵耳聲費數月之推敲駁詰而其人乃出于死身為

獄吏之長職司全省之推備若是其勞且難也今之

育一嬰者計三年乳哺及襁褓醫藥費不過二十金

無失出入之患無耳目心思之苦而得濟一人之

生命天下仁人君子何憚而不為其易者哉雖然吾

郡特東偏之彈丸耳通計天下之為郡者百五十有

奇東西南北其心同其理同也異日節鉞大臣暨守

土各憲比照順治十七年禮部題覆存活異孩事例

盡天下而鼓勸之如維揚一郡自舉行以來存活萬

人合十四省而提計之每歲存活丁口為可勝算如

是則天休可運和氣可集又為得有水旱災祲之苦

以上聖

當守之宵旰哉鄙人固陋且日望之矣

定舫自艾文

張又昌上書于轉文公曰執事多尚敦雅無復之說
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歎有累于盛德況為博塞之戲與
人觀則愈棄時日不識其怨憤之情塞之戲亦無復之
談夫以昌黎之文章道德四方之學者多師之乃水
部偶一進規其見古人責善之經想當日昌黎聞之
必歎容心折也少陵今夕行云今夕何夕歲將徂更
明燭長下可抵或陽春全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歎娛
想見少陵負薪拾橡時旅邸無聊消磨今即原非尋
常居室之課程也余弱冠登文館凡即舍相招尋尚
童子戲博塞者博塞之流亞也初時以不能為愧蓋天
明非此不能致洽主賓非此不協時趨闊三年而盡
得其解然博塞之費南來之費已數十餘金不旋聞
于先大夫以昭親慮嗣後出司方岳所至之地政事
繁劇累應僅能此事幾廢歸養以來二十餘年值海
內承平日野無事每逢良辰令節霜天月夜白頭親

中仍踵舊習聊以資歡笑娛永日如晉人所謂生隱
而已然而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我躬之不檢何以訓
子弟戒儉僕乎息所以自艾之道而今未能乃訂于
同人曰自能省探一獲為采者吾當從之游歷三載
而無其人亦不戒之戒矣會壬申臘盡忽染風痺僵
困匝月靜極思動午時良朋輩止清畫盤恒臨藉此
以茶仲左不試演肢體金謂有沙斤生起居不至大
謬輒復沾、自喜歲已亥夏抄淮南楊得陽先生年
九十三矣一歎一竄意然來雲間吾婿象州楊生所
招致也與余數晨夕者兩閱月升眺日明飲啖如少
壯討論靜工碑有妙理瀕行謂余曰野人有一言相
告不嫌固陋請陳其說予之病在苦役其心使心不
得安其食非却老之圖也漫句以奉竊見筆墨之事
實、不優童子之戲時對忘疲斯二者皆所以故其心
也夫心猶君也亦猶火也君勞則相勞相勞則民勞
而五官德焉大動則血枯血枯則氣竭神散而百骸

存為行年七十智慮衰矣且日殫其國度以備家政
以供應酬汲汲焉如將身又更將得已而不已者當
逐一胸中何異抱薪而救火乎余惻然曰萍水相逢
臨別發藥先生真愛我哉雖然詩文之作性之所嗜
晴窗柔翰藉以自娛曩司農公曾有以教我矣請學
據都鶴者漸損之若葉子之戲成哉無益散開命矣
余先生行已而月服膺斯言每一把筆輒復棄去而
角戲之事未能免俗他日相見何以復長者擬于來
至之日微賜初生燧火新政請謝絕斯事無人我無
機心無得失庶几我不負老翁之苦口不失尊前之
一諾云尔昔王介甫論奕云本圖適性消憂反不能
忘情于得喪浩翁入青竹雅好棋枰偶閱章昭博奕
論誓不復奕曰不信斯言有如黔水之二公者固所
稱聰明俊傑之士也事後即悟一即悔焉奕猶乃尔
况葉子乎請指吳淞之水以當黔江之波浩翁有知
當笑予悟之已晚矣

祭先孫寺典簿鄒連城文

嗚呼公本可以死也公年未老公業未竟公子未壯
公既未復胡天不慈遽棄諸孤群親半翩然而謝也
耶昨歲己丑公甲子方週七子九女暨諸僑羅拜堂
上吾未昨擬撰酒脯為周旋之祀會

九重官誥賁于丘園蓬蓬冠蓋輝煌道路亦時羣從趨

陰賓朋滿座公舉鵬鵬對神明卓犖不減壯盛時余

謂朱顏華髮大耋可期胡為乎而竟長逝也公少失

怙恃獨力守弓冶門戶之累瀕于危者再吾子登且

歲與公訂姻姻值郡邑大夫巧田之事行故家王謝

並得安寢十年以來所陌倍于祖道間架多于巢日

遇軍興旁午輸粟于

朝職授即官位居京秩公方理章趨游京洛以估稅後

昆先昭前烈胡為乎而竟長逝也公年至服官猶未

舉子先以姪為嗣教養有加溫清不惑迨年過半百

連舉七稚充閭之慶一歲三見堂上堂下舞瓊虎推

素梨雖詳笑語無虛日公左顧右盼怡然以喜試假
公數年卽冀而教誨之可以克家可以成名矣胡為
乎而竟長逝也公之壯年外海疊作蕭牆禍起讀公
遺言不禁為之三太息公則堅忍茹荼無一語者
特以毛羽未豐似債未償二十餘年祇不欲泄然而
靖之役揚粵之師未嘗一日忘非賜詞為予而竟長
逝也公嘗謂人言吾若不諱得稍假日月從容卽署
後事我顧足矣去冬疾作乃鍵戶作分析計人莫之
知也孟春中浣公病劇某問其某何以不至每日遇
潮至則必向左右謂將東潮而來也吾于元夜至南
村入卧內公出手書遺囑以相示曰我未嘗學問語
多舛錯予為我訂正之吾及復教過乃謂公曰公之
七子處置周詳斟酌安妥更無疑義矣公女已者一
存者九歲存指一詞公頷之而已吾又曰分析之後
或分或合孰經理其事公瞿然起曰正待君一言以
決遂滿筆以待吾周詳曰此君家之事請三思之非

吾所能及也三舉筆而三謝不敏翌日親長畢集公
乃舉筆作書曰七子俱託太岳掌常題年而押遞示
同人復呼第五子雖寔出拜某并謂吾幼見望曰此
子尚未勝今以界汝為我撫養成立我無遺憾矣復
舉筆作蠅頭小字以申寄託語與泪俱開者皆歎歎
泣不足日吾同年子篤岳年久聞公側室有娠并請
後事于公：頓首謝曰我忘之索筆再贊數語餘不
及盡遂矣嗚呼豈意握手流連不信宿而遂成永訣
耶公歿之後凡公未竟之緒同受託之諸君子與族
長族賢聚而酌之以勸公之缺成公之志今而後公
之諸孤吾與諸君子共撫之公之會計吾與諸君子
經營而籌畫之各盡其責各司其事不腆性醜敬酌
一盃以為他年左春異日者諸子當克振其家堂
構如故田園加廣當于墓道之下再酌一盃以告成
于公庶幾我公可以含笑于九泉矣嗚呼尚饗

說

社鼠宴田鼠說

社鼠游于郊田鼠見之以為同類也迎入已穴秋遇
惟謹其所居卑隘所食多禾麻蕒稗社鼠薄之然安
寢長夜少驚師薰室不及焉若信宿請歸邀田鼠同
行致酬酢將以移城社之華田鼠許之昂然而前社
鼠曰毋直入宜從旁審視剗斜而行田鼠從之入其
居雕甍画棟八窗四戶明珠翠羽陳設畢具田鼠有

漸色入庖廚青梁珍錯應接不暇田鼠喜乃忘肆餐
餐中有一食器主人所以配鼠者將及之社鼠急附
其耳曰是乃醢也食之殞命田鼠始疑食竟將將
于廣庭俄有狸覓食品首長號田鼠震恐社鼠慰之
令葉縮謹避居一宿憐然日不交睫語朝主人至
灶下秋罪鎖鑰歸然社鼠大慰之曰母輕動使主
人窺見將謀我田鼠益憂之亟求去社鼠曰汝地多
鳴鵲白晝未可行也薄暮送之歸田鼠乃悅

太史公曰李斯為秦丞相威震人主權傾天下臨刑
顧其子泣曰吾政與若出上蔡東門屠黃犬逐狡兔
不可得矣嗚呼人生斯世處富貴之地五官之嗜好
無求不得而憂畏攻心身罹焚灼欲求為田鼠若郊
野絕震怖安眠長夜訓可得也語云不安之憂召侮
生悔然哉然哉

猴說

蜀地多猿猴性貪而淫其智巧足以自衛故不甚畏
人山中人收米正熟稍不戒則竊而食之鄉民患其
為盜也乃截竹為筒長尺許中實以菜核平埋地中
度猴掌之大小而覆其上仍以薄土緣其旁不見其
有竹也猴至則以掌探之得菜即攫拳大不得出鄉
人噪而逐之終不知釋菜而去乃執而陳之猴驚而
掌出復以餌其後來者亦終莫之悟也余在蜀三載
水陸所經見猿猴之為性類不一有通左右臂者有
黑光如墨者有大如童子小如鼯鼠者有百臂相接

而飲于絕澗者有一臂緣木縋而懸寢者有什伍成羣騷擾行旅者後王陝西階州界柳人言本州有民間嫁娶者吹過山麓羣猴突至傷人毀輻挾新婦登山而去執事人等追逐無踪其悲之州守、不得已乃選烏給二十名同度人捕獲率鄉民窮奇涉險大索于深山數日後見懸崖絕巘群猴聚焉尾其後至荒幽絕處豁然有洞門洞前之猴不計數有坐洞門之旁者四大與人等倏然攻拒人不得近急施槍

咆號之入其洞、中老猴高坐旁侍者凡數婦皆有姿色新婦亦在焉諸婦皆能道井里姓氏衆猴其魁珍其族乃挈諸婦以復州守、一、遺歸其家山中無害稍息焉

太史公曰毛蟲三百六十其最狡而黠貪而淫不安于歡強欲彷彿乎人者猴也方其穴居山中陽絕塵世清泉可飲木實可食自為北牡以長其子孫逍遙山水間與物無競雖有射飛逐走之徒為獲達

蒙之伎孰得而擬其後哉惜也不自知足而求多于世竊人之果據人之婦履陷甕蒙天石身死入手為兒童所笑猴實忍之于人何尤焉嗚呼范、高、陸人與物各得其所乃不守其常不履其素不思其本末而日縱饕餮之慾恣蕩佚之性以喪其身而亡其族者歟之故人歟抑人之故歟孰吾不得而知之矣

鯨魚說

鯨魚一名鯨一名鯢吳俗曰鯨鯨蓋而名並舉也小魚生江湖中長僅數寸形如柳葉可謂肥而香者陽鰻也童子以長絲香餌得一母魚則繫其鬣而縱游水面公魚見之競逐而至舉網貫腮不索刺而懸拘焉

太史公曰天地之間物之至微者鯨也其實然無知者止鯨也而貪淫之性畢備焉使鯨也者而不愛其餌不患其羣逍遙蕞澤之間游泳明霞之外雅任

公十五時何所施其使為惜哉刺游于江而夕登于組
自貽伊戚亦復何云語云利令智昏人曰傷生之事
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人生世上危亡震怖生老病死
幾何而下為憐也哉

狸：說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狸：即狸：也二足無尾
能學人語其肉可食其血可以染朱蜀其唇為八珍
之一其性知往而不知來亦知人名姓蜀志裴炎曰

里人以酒并糟投于路側織草為履更相連結狸：
見之則知張者祖先姓氏及呼名云收飲張我捨尔
而去復有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又飲其味遠乎醉
因取履而看之乃為人形

太史公曰大海燕來巢日與人作緣而人莫之顧者
以其無用于時也鵬鵬千仞之上象遊桂林之野而
終不能全軀遠害焉以其為世之所微求也不料見幾
惛然悟曰收筆利我財耳狸：之待用于織紐而朵

順于口腹者不亞于鵬之羽象之為矣蝦深自福晦
潛跡匿影猶難免于皮冠之入獲乃瓦枕于趙藥悲
慙于敵寇危枕在前陰仇在側身已之勿惜而羣游
以逞不旋踵而血染刀頭青塗鼎俎所謂以智自焚
以謀自賊者其斯之謂歟

狐：說

獅子病瘡咆哮奮迅吼聲動四野百獸震恐齊集聞
起居猴猴聞晏元獻未使過山意象往迎遂後期不

至有白狐者詣于師曰大王有採薪之憂百獸聞聲
畢集而猴獨不至么臂下賤豈敢妄自尊大哉其所
以慢上慢公者意謂大王之疾殆將不起耳大王不
加誅戮嗣今以往皆效尤而不前就肯為王作前驅
者獅起還蒼狼縛猴：至獅將殺之懸頭于崇山絕
頂以號今毛蟲之族猴從客而前致詞曰大王有疾
百獸聞起恭禮也雖然實無濟于大王也猴聞信以
來率其主伯亞旅窮日夜之力四走于深山窮島之

問以求靈藥道達高鵠之子跪懇泣涕乃而授良方
不覺復至惜乎良方已得藥物難遇也鄉愁解問良
方何在曰但得白狐碎其首生吃其腦：蓋即愈獅
乃快狐首而食之狐死獅恍然曰然哉狐也狐固知
猴之欲獻方禍將及已也而先錯之其死也不亦宜
乎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宇宙之間羣生並育
各逞其性無相戕也長地極育與人無怨毒物欲噬

人而人之陷亦生焉人將害物而物亦旋思報復焉
机心之不息未有不自戕其生者矣當獅之病瘥也
順眩騰躍寧復計猴之至與不至哉猴之至與不至
死與不死亦與猴何與哉乃殺机既動不休朝而自
賊其生猴自取之豈猴之罪歟若獅也者身為百獸
之雄而不辨奸回展轉輕聽為羣小所蔽弄又莫足
取哉

鵠鵠海螺說

閩人言鵠鵠棲止各有定處相從則開弗止棲者置
回網中鵠鵠聞同聲以為獲其地也急呼謀與之開
自陷于網為人獲矣

海螺小者如拳大者如斗惟鵠鵠鵠鵠異形如鵠鵠
內常離殼而出：則寄居殼入而居之還則寄居殼
謀其復入

太史公曰甚矣哉我之為我人生之大患也父母未
生之前無所謂我也生老病死之後無所謂我也一

點靈明一生功過一身志孝廉節之外無所謂我也
自我有我身而後志在天章者與人爭切謀志在功
名者與人競巧拙志在貨賂者與人較錙銖深謀密
恨互相殘賊至死而不知悔其不陷于鵠鵠之羅者
幾希矣若螺之出潛不自有其介也蝨之入而復出
不知其有我井不知其有螺也世以寸撮尺土之故
亡其身以及其親者其蝨與螺之弗若歟

對說

狼性貪而豺為朋比故連類而名謂之豺狼犬貌傳而
豺實類之故象形而名謂之豺狗豺長尾白頰貌
黃尾其色黃其文駭其舉動也幸張而狂悖常陷霜
之日噬俾毛而四面陳之妄祀上帝皮冠以占儼候
為其矯習也足以偷生楚人李王大獵于中山遇豺
數頭度不能克乃合爪人立啼號作已命狀王投弓
弩為之改業其結黨也足以濟惡豺聚族而行往往
猛虎輒合圍而羣溺之虎惡其賊不敢潰圍遂共噬
而飽其肉為人以為獸之小有才者故名之曰豺
太史公曰百戰之為群為之長獅為之魁虎為之雄
尚矣若象能戰斗能群馬能走馳能負重足以隆燕
饗孤特足以充禾粟皆有用于世貴賤之所必需也
至豺也者其品第最卑賦質最下譬不及狸而義不
及犬慧不及猴而點不及鼠山藪之間蠢然一毛蟲
耳而性暴戾戾縱情發怒其見損于其類不登于組
豆不錄于風詩也不亦宜哉

水岩端硯說

宋元所取端溪硯石皆採之梅花坑阿連坑之類從
未及老坑之產也明之中晚始開水岩三洞今中洞
產石將絕非者難購勝我閩人高雲客端硯說及粵
東陳元孝水岩小硯長歌所謂捐不留于柔無骨星
質愈堅磨愈發是也蓋石質細潤類不發墨發墨者
石質必粗兼其美者石潤服法磨之無聲貯水不耗
兼墨而不燥筆者為希世之珍大抵秋老之毫不可
于新素側理而損于硯石之不就也甲戌冬北兄吉
韓子從南安婦路過粵藩幕友張履安始得悉老坑
三洞之詳端溪在肇慶城外洞口封閉方伯張好端
石特募工入故之故得其佳者尤蓄二石韓子悅而
獲之仍報以犀幣舟行三千里朝斯夕斯摩挲不能
釋手致忘寢食及婦里携以誇示于余，七愛其小
者硯頭有黃紋盤繞如雲龍之狀故土人號曰黃龍
硯黃紋乃老坑之明証品在青花蕉白之上雖研以

值強之乃可其大者石火融潤雖金解之志不可
奪并提不示人矣

習餘堂稿卷第八

華亭 許纘曾鶴沙 著

蜀菴之古

天文地理議

天文地理諸書古人作之後人作之尚矣然載籍所
紀唐虞以來以迄今日歷世既久人豪筆出推步之
法益精幅員之廣日開天文之顯然者如日月之交
蝕古來有常蝕不蝕者不歸過於天文氏而責其說
于機祥其古迂矣如近時之文能犀利不執分野合
度非營宋所未詳而今乃大脩焉前此紛、奏奏視
全見戲謂堂、天朝何用外洋測驗似矣然帝王并
包宇宙合四海為一家南北東西兼收並蓄於其所
以為大也連一犬吠形占風望氣者揣摩執政之憂
憎以恩怨為美書以彈射為議論于是象緯之學決
棄擇地矣

今上親政之初詔諸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立表于朝

門之外測影三日于時滿漢百執事詳審諦視一時聚訟者真滿判然是非立辨原恭揚光先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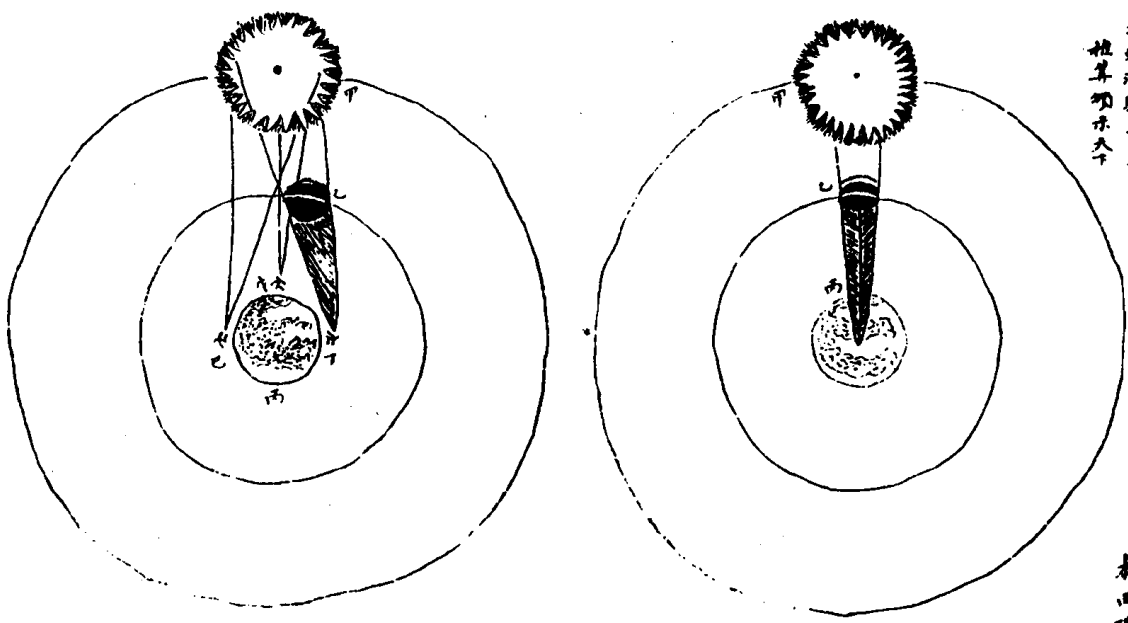
上以其年踰七十故而遂之仍依時憲曆推算顯示天下缺天文之一端也地理之顯然者如黃河一水其源出自嶺外夏后氏止稱導河積石考之亦雅河圖水經注山海經及蔡沈禹貢注皆言源出崑崙之墟究未得其詳也漢書載情望使大夏窮河源歷大宛月氏等國窮源拘執尚未目覩崑崙昔人又稱海

上家天漢東據見帝牛飲河載史機而迄嚴君平及又從而附會之學士大夫揮毫伸紙描寫荒唐如王涼州李供奉詩有雲問天上之句不通形容華擬之言後之學者依希點綴執以傳訛抑更迂矣信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已矣夏日夜分不寐偶憶陶南村河源志剪燈展卷如達故人志稱河入中國漢唐以來未有履塞外而窮其源者元臣翰林學士濶出述元世祖遣臣都夏提招討使珣金亮符以窮其

源庚辰四月出河州凡四閱月直抵河源約四五十里冬還圖城傳位置以開始如從崑崙更陸行一月乃得河水之所自出所謂星宿海也前缺數千年史冊所傳曰積石曰崑崙曰陽紆曰凌門曰于闐蔥嶺曰敦龐之水曰訶澤及犂氏西域志所稱阿博達大山上有大湖水所傳聞異詞皆不足憑矣總自今以往會見車書大啟鼓亭長核里鼓俾職方之紀方輿之圖凡山川雲物古人所未備今得蒙為全書可立而待北地理之一端也吾故曰歷世既久人豪輩出制作日精簡業日脩事必有據理必有徵以今人而非議古人誠非起道若以古人無掩之事無徵之理快松心而援國政逞筆墨以干橫議所謂言傷而耕聖人之所必斥也觀文食河源二事尚論古人者毋輕下筆矣

文獻河源圖說二則附後

本朝測驗意係此圖
推算明示天下



泰西陽瑪諾日月交結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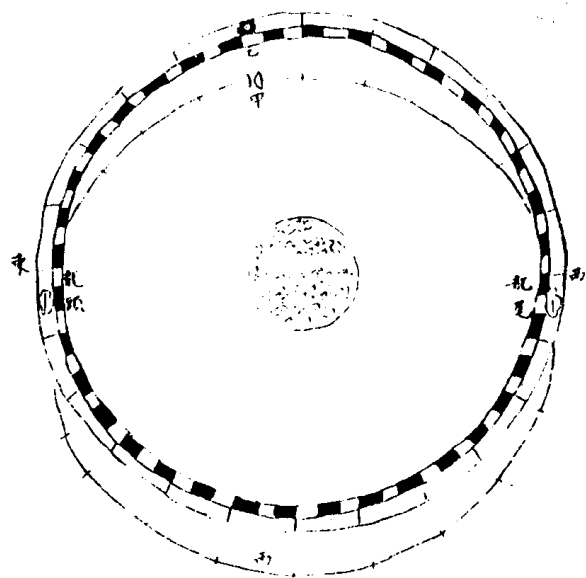
日蝕論

問日蝕何以四日蝕
非日失其光乃月掩
其光也月之天在日
天之下則時月輪正
過日輪之下南北同經
東西同緯故掩其光
若有失之耳
如上圖甲為日已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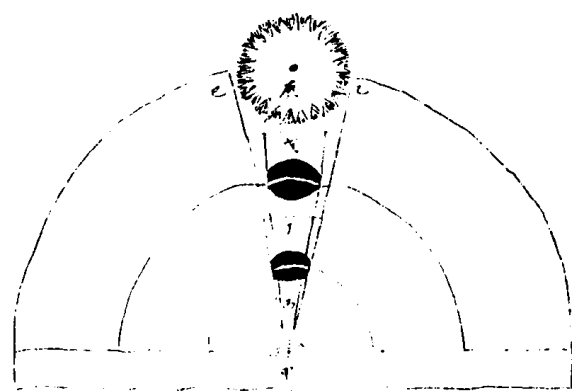
月內為人居地面月
輪隔在其中使日光
不能照地面而人目
不能見日輪也同如
日食非各處共有之
或一處見食則處見
光或一處全食則處
半食皆日隨地異也

如右圖丙地面已月輪甲日輪若丁者正見月于日故
見全食若戊者斜見月于日故見半食若己者不見月
于日故全不見食如欲得日食時利最准先須得七政
經緯度及正斜視法不然即交食分數測驗踈度悉不
可算意不可定試觀吾房內者房中有燭以照四方若
于東方有掩光者必坐東者不見其光而坐南北西方
者得光也各方如是如滅其光則居諸方內者四方見
燭無光矣與食同理也若月食則所食全缺分秒萬人
萬目共作是觀則無同異與日不同
問日蝕由于月掩其光凡每朔時日月全度又正過其

下宜皆得食今不盡然何也曰日隱惟一黃道終古無
出其外也月于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
北半出黃道南而為南北二交西洋所謂龍頭龍尾是
也期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全度
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凡是期日經度必
全如更全緯度適在二交之上乃能掩其光而食耳
如左圖月道交黃道于龍頭龍尾甲為月道在黃道南
而在北試使月期時在龍頭則經緯全度月正過日輪之
下掩其光而食為如期時月在甲黃道之南日乃在乙
黃道之上而緯不全度則日在北月在南矣故不食也



問日食甚因月
大在日天之下
則水星金星天
亦在日天之下
而不見掩其光
且月天在金星
二星之下月亦
宜掩其光而金
水有食如日矣
今其食不顯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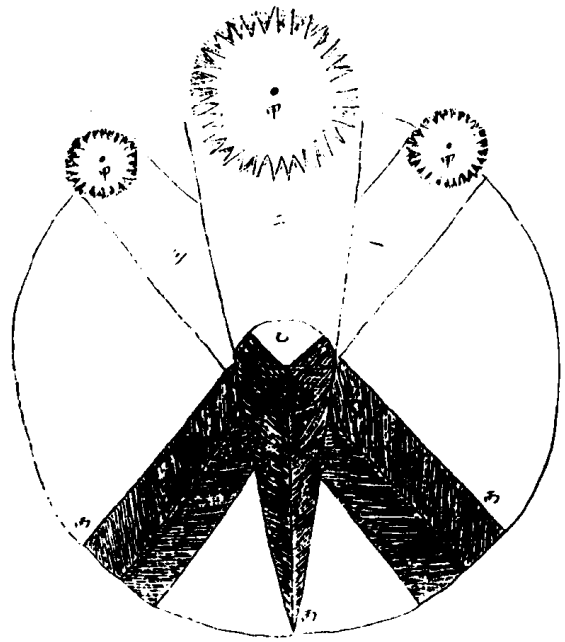
曰凡物以形相掩非惟論其
大小又當詳其遠近蓋人目
現物之時自目至物之體射
而直線為直角形故愈近于
目其物雖小而往愈大愈遠
于目其物雖大而往愈小
如上圖甲為人目所射兩直
線則往愈近愈小愈遠愈大
故戊大于丁而丁大于丙也

也曰水星金星雖止過日輪之下而有與日同度時然
金星大于水星而日大于金星一百倍二星之體比日
體甚小豈能掩其光而使人不見日也西洋曆家遇金
水二星與日全度恒見日輪中有黑點以星體不能全
掩日體故也月輪正過二星之下亦宜掩其星先使人
不見今不顯其食如日者非月不能掩之乃二星之光
甚微其體甚小故不明顯也

問天地渾儀說曰地球大于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
分之一大于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是金星大于
月輪也又月球能掩日光則金星更大亦何不掩日光乎

試以人手隔日手愈近于目則愈掩物體矣是故金星
雖大于月乃在月天之上去人目甚遠故不能掩日光
也月雖小于金星乃在金星天之下去人目最近故能
掩日光也故其理也

問日大于月固矣日輪較地球不知其大有幾何而洋
用家著明其理有論甚廣測其高度下及大小之度分
有器其準日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故微
之宜知圓光照圓體之影也圓光若照圓體今大其影
廣恒等而無窮若照圓體更大其影漸大而亦無窮若
照圓體更小其影漸小而有盡



試觀上圖中為圓
光已為圓體而為
體影第一個中圓
與乙圓體相等而
影亦等無窮盡矣
第二個中圓光太
于乙圓體內影漸
小而有盡矣第三
個中圓光小乙
圓體內影漸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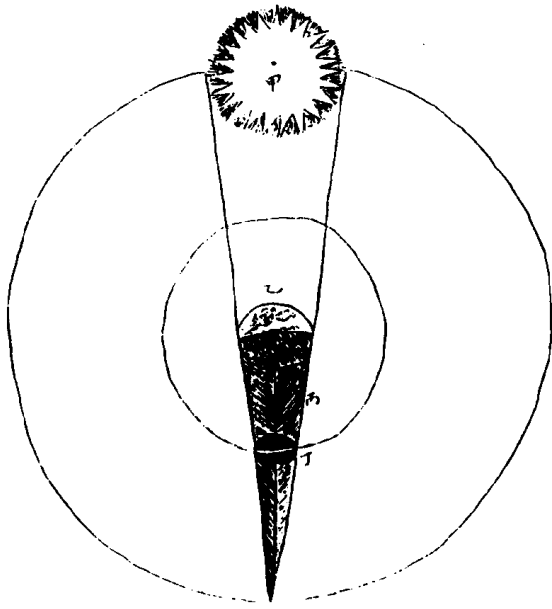
而亦無窮矣太陽照地之時地影非恒等亦非漸大譬
之物影其為漸小而有盡如第二圖也則以日輪圓光
大于地形也地之影漸耗而小至有盡焉其明也凡星
月無光借日之光太陽照及其體則光生焉不然則否
倘日與地等或更大焉則其影為無窮之影而射於
直過諸星之天又見諸星有食焉者矣今惟地體甚小
耗影有盡不到諸星之天故日光無得照及水火土以
及列宿諸天而諸星恒明光無障也其地影之盡可通
第一第二重天至第三重天而不及第四重天所以月
因地影得食而諸星不食也地球一周三百六十度每

度二百五十里日天一周亦三百六十度其每一度有
數萬餘里馬西洋曆家有器量得日天之度每半度為
日一全徑同知其圓形亦得數萬餘里而非地形可比
譬如山高二十餘里上有人焉居下者視之如小鳥也
日天之高自地面至太陽中心相隔一千六百萬餘里
今視日輪如小車輪猶之二十里高小視人如鳥矣
問太陽早晚出入時近于地平見大千時近于天頂見
小何也曰地球懸于空際若中無著其四際離天諸方
全一無近遠也以理論之其在東西出入方也太陽離
地凡一千六百萬餘里矣而人立地而或自東視西或

自西視東半徑然一萬五千里為以一千六百萬餘里
又加以一萬五千里人之視日宜小也日在午方從下
視上止一千六百萬餘里人之視日宜大也今宜小而
天大宜大而反小者非由于地之遠近也濕氣使然
也蓋夜中水氣恒上騰氣行空中或濕性濕以太陽
自下而上映帶而來是漾為逆動為人望之以為如是
其大耳若太陽當空浮翳盡掃無所映隔真體明淨較
之旦暮為小凡月與諸星見于地平又有濕氣障隔亦
時所見亦必大于午時試觀水中所見或石或木必大
于水外者皆濕性之勢也

月食論

問望日月與日正對則月光當滿圓矣然而或全無光或一分有九一分無光其故何也曰地球懸于十二重人之中央如鵝卵黃在青之中央故日由西照地，又有影射東照東也有影射西夫日輪恒在黃道上若遇望日而月輪亦在黃道上與日正對望則地球障隔日月之間月輪必入地影之內太陽不能照之故失光而食矣漸出地影之外太陽能照之乃漸復得原光也若渾然相對全失光若一分對一分不對者失光不對者否矣固知月輪失光而食悉由于地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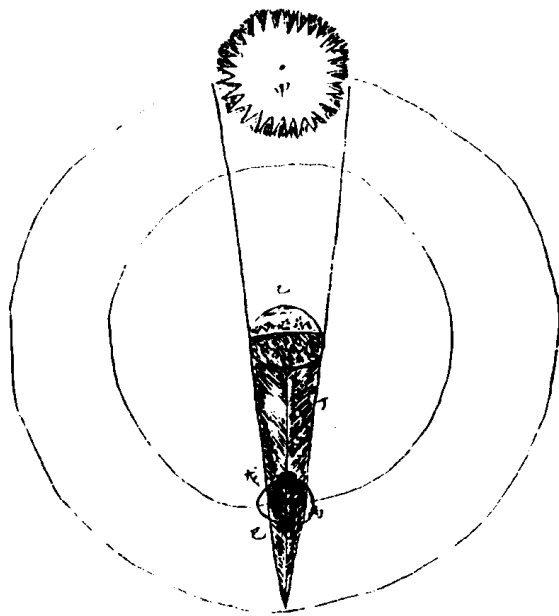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為日輪乙為地球而為地影丁為月輪即見日月正對故月輪全居地影之內而居地上者視月無光月無光則食矣

問日輪值望必與日正相對相對月必過地影過影必當每望食矣今月之過食不過什一為地影之視毋乃碍乎曰日輪恒在黃道上不出入內外地體之影正對于日亦必在黃道上不出入內外為月輪值行龍頭龍尾之上得行黃道故望時月輪適當龍頭龍尾適過地影之內則食若出黃道內外或南或北地影不便不能食即食亦分秋不同故望日日月雖對而亦不能常食也問日月正對則相達必百八十度平周天也故月在地平上日必居其下日在地平上月必居其下然有月食而日月皆在地平上則月食非由地影矣何也曰從古至今九月食皆以望日為限其相達必半周天不然不食也月食時日月俱在地平上者或日在西以將入月在東以始出或月入而日出也夫月將出而日將入其視月在地平者非月全出也則海水或濕氣所影映也蓋地平傍近恒有濕氣清微如烟或空中對月輪偶有輕薄白雲或值當海水皆能全月影映于其內而目力所成宛一月焉此視法之理也固有別論今試于空盤若盤底內置一錢人漸遠于盤或八步或十餘步盤內之錢已不見矣今料水滿盤即仍八步或十餘步而錢忽見之何也可見非錢體也錢影也然則地平之見月非月體也月

影也

同月食時刻不同或所食時長或時短何也曰月食長
短由于地體之影及月輪之行也月入之內別有小輪
以帶月為帶月輪此小輪之動與月天之不動非同一
也乃月天行自西而東小輪其上半周行自東而西其
下半周行自西而東故月輪近遠于地心恒異也月輪
若居小輪之下必近于地若居小輪之上必遠于地也
地影漸耗而有盡其愈近于地愈寬愈至于地愈狹若
月行小輪之下而地影界寬故食久若行小輪之上所
射影界狹故食暫也小輪之既及其上半周何得行自



東而西其下半
周自西而東別
有正輪
如上圖甲為日
輪乙為地影丙
為小輪丁為地
影漸耗故影寬
于八而狹于已
月行地影之內
在戊小輪之下

又久于在已小輪之上必遠于在戊故其時刻長短異
也固知二食之時刻長短由于地影及月輪之行也

附錄輯河源圖說

滿昂霄志曰延祐己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
於念廣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
心成休聘替之清濟揚漢之幾向家逆獨不得拘其
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淵出翰林侍讀
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而道臣昂霄奉命驚悸因措
唯務整竭忠赤盡民瘼後已淵公一日語昂霄余嘗
從余兄榮祿公都寬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
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
年歲在庚辰秋大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河
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
其源之所出當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
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
蓋難其人都寬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
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東六十里
有寧河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積石關林麓穹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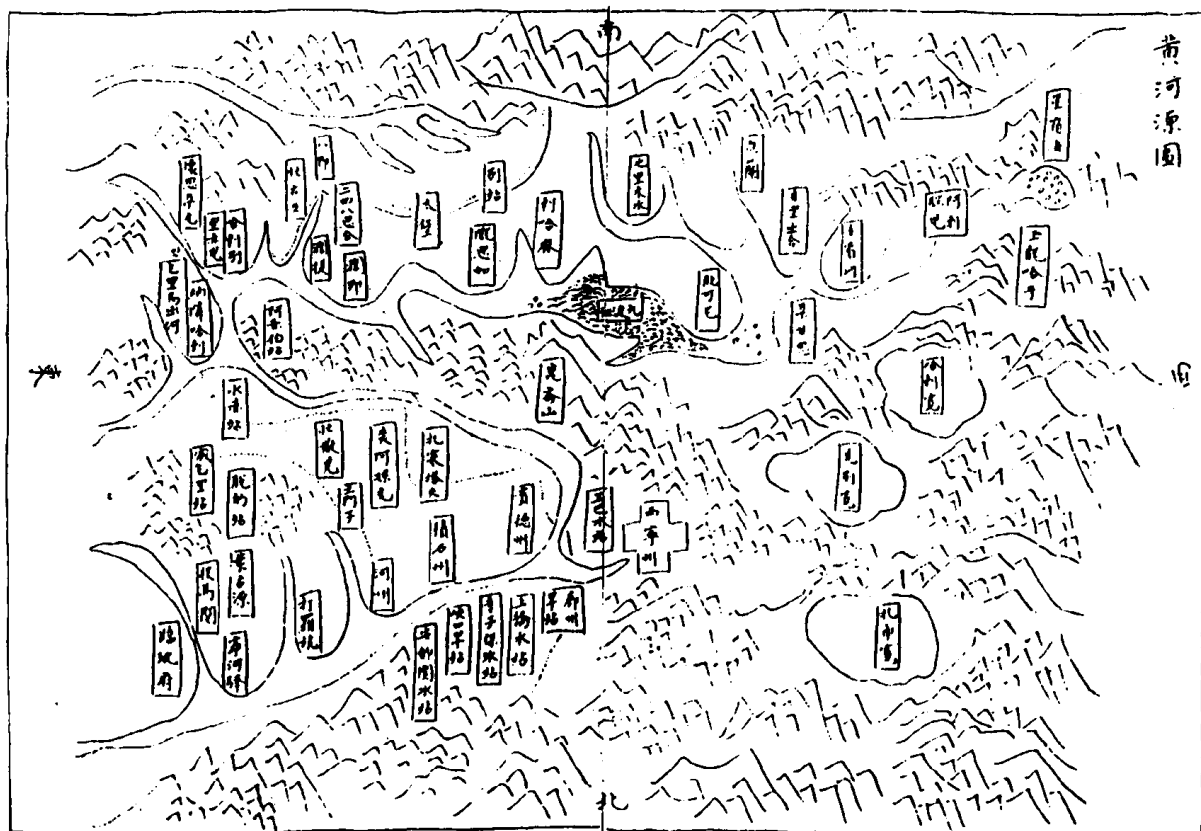
詳言泰石答班教足窺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
閱月約四五十里始抵河源未還圖城傳位置以開上
悅往營之授土箭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寨寨皆
工帥悉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濶
濶出驛開道相尋征昆哥藏不迴力阻遂止巢成兄
都寬旋都河源在土蕃界甘肅西鄙有泉百餘泓或
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
人跡通觀弗克旁履高山下脈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
怛見火敦詳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涯二巨
澤名阿刺臘見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
程迄邇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
赤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
也里卡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
可浴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詳言九
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
草囊乘馬過之民聚落鮮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

客而人總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
測矣桑甘思東北都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
山最高詳言勝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
夏不消土人言連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
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
日程至地名潤即及潤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
哈刺別里赤見四達又樹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
崙迤西人簡少多夷小南山皆不穿峻水亦散漫數
有鬘牛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蓋高地亦漸下
岸狹隘有狹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
來名納隣哈刺詳言細黃河也又西日程水南來名
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
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日程至青
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
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
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閣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

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
迤北卜渡至鳴沙州通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
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而自發源至漢
地南北潤溪細流旁貫其如紀極小皆草山石山至
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故地有二折蓋乞兒
馬出及青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霸聯拘執
難无百羅原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傳大國五六皆稱
傳聞以為窮河源為龍觀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西
源一出于閼一出葱嶺于閼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
類海不流洩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
矣詢之土人言于閼葱嶺水其下洩散之沙碛又有
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是也崑
崙至高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理華蓋仙人所居又
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
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
四下曰戴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

問云國家猷天威無天所覆兼無問海內外冠帶萬國固非臣妾視漢唐為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閑闊嗟哉此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寔族女真滿察民統為思威路暨招討都元帥九至吐蕃濶出今除甘肅行省恭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書大夫知制誥全修國史臣滿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堯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于崑崙之東北既寔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宋氏釋氏西域志稱阿稱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而漢書載河出西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要今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

年春正月征西夏：凡甘肅等城拔取而涼州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兀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開封疆四萬里于是河源及所注使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于目擊非虛語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政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改翰林侍讀學士滿公得究其詳寔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初窮河源於崑崙當四海混一之盛開廣見載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皇斯文之先寔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翊龍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為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情築海塘公呈代

為石塘危在旦夕土塘日就傾頽國課民令相聞呼
天急救沈溺事竊惟松郡戶口繁多賦役最重東通
滄溟與海為隣唐宗以來築塘捍海合即之民命懸
于外塘百萬之正供全憑外塘通計松江一郡沿海
土塘不止百里隨修隨圯隨圯隨修以上補土功備
易施至于海水衝激怒濤直射至險至危之地則漂
缺一帶三里有餘為患更大前時太守方公搜創無
得錢糧等項易土塘為石塘民得安居賦者十
年矣若土塘者旋闢旋補屢屢遺漏時余小接連
海岸今在海中離岸幾數十里其明微矣唯三里
石塘至今派立海濱力救巨浪連年以來未嘗有泛
濫之警昏墊之虞者石塘之功不淺也奈歷年已久
風潮剝擊以致沙流掩損下壅上重三里之內塘石
頗缺者居其半稍平整者居其半此就水面以上言
之也若水面以下石塘底土已被風浪搜空潮退則

舊格型，可數潮至則水先入塘底并將塘內培土
刷出大海以致內外暗通培堤處：坑窪隨填隨陷
以六十年無土之朽格頂百萬觔層累之巨石時：
可潰利，可憂萬一海嘯海溢颶風大作不獨黎黎
化為魚蟹田土盡付陽侯即每年額內之正供亦何
從條辦念此額危毛髮俱悚米遇木屑 特簡趙遠
伯薩松即以寬心行寬政必先去其害之至大者唯
海塘為至急為此合行哀籲擬寬款陳伏祈履驗確
寬道詳上憲直達

聖聰重加脩築保全一郡之生靈永樹萬年之磐石國
標民瘼大有欣賴矣抑吏情者沿海土塘屢見清敗
昔年尚有派差塘長可以臨時補苴今功全森嚴無
可設法查得中州河患尚有歲儲銀兩以防不時衝
決况從：大海長堤一線人鬼關頭卒然遇有缺口
問之官而官無可動之款項問之民而民苦額外之
輸將必致漸久漸大假使傷民洪水為患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應否一併詳明于正賦之內每年扣出二
千金無事則收貯官庫遇患則立刻起工在松郡
正供額內不通織做而于土塘課並實非淺鮮至于
起築石塘及補土塘之舊章有華亭海塘紀略及
海塘冊工料冊昔年刊本猶在民間其近塘於舊習
知海水性情曾經習工者猶可諮詢若動支之工料
銀兩或奏請帑金或刊開捐例應候上憲主裁督理
之文武人員或取年富力強不法寒暑風雨或選近
塘土著素稱熟路往車應候本府酌用此外又非生手
見可以管窺蠡測也為此連名具呈

請減浮糧公呈代

呈為民貧已甚財源已竭事

聖君在上仁憲東鈞謀陳積困之民隱願減前代之浮糧

市竊照松江一郡幅員修廣不及二百里而額納地

丁漕米通計百萬有餘彈丸一郡可抵一小省之歲

入卽年拖欠屢奉

恩輸赦免至漕米從無蠲免之例今復得一年屯徽曠

古以來恩澤洋洋未有如今日者遇此克大舜日允

宜家給人足乃瀕海蒼黎富者日貧而貧者日甚極

厥所由皆因地小賦重浮糧未減之故也夫浮糧起

于明初行之幾三百年而罔脩如故者昔時考成完

至七八有司皆得行取有十分之額無十分之完今

則取必于公是金足故官多養罰而民困微况昔

時起解者少存面者多今則起解既多存面甚少存

面者已微在官仍得流通于不卽起解者一出本境

往而不返之金錢救民貧之所以日甚也松民養生

之本惟明興歲明者終歲勤勤秋收所獲除完漕米

四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五石豐歲所餘僅足以供

本郡丁口之食織者晨昏執行抱布易銀以完正賦

查本郡地丁銀六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五兩而外米之

銀如京標太原南宮濟寧等標一年到松之銀不能

及地丁之額地方之財所入者少而所出者多再如

典商木商布商人等上著繁，多係外府人民在松

所得餘資人復輦歸他省本郡之民若守田園又不

能經商貿易取財于外省此財源之所以日竭也伏

請

上諭允故明仇怨地方加重錢糧並行減免竊念全一

加重之浮糧江西南瑞二府早受恩賜江南蘇松二

府未蒙減額同一江南也常州之額較輕蘇松之

額較重允此議，婦孺延頤樂踵若枯魚之漁沫

大旱之望而遜朝伊夕矣夫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

父母

皇上猶天也憲天猶父母也幸際唐虞之聖主更遵
契之仁憲當此山窮水盡之時火無點石成金之術
不得不將積用隱痛振實京師乞憲天俯鑒真情
特疏乞恩或比照常州則例同地同科以期永遠遵
行或暫比常州則例量行裁減以紓喘息稍定旋在
憲天所奪且願可勝望思呼願之至為此連名具呈

新舊公案

宋軼事

馮時可

宋太宗微行見丐者索錢于賣人賣人與之錢丐者
以為少謬罵不休親者如堵罵丐者怒益張毒詈賣
人而痛詆之賣人向與校也太宗不勝憤恚令內侍
出已首利校之道之于地事聞初限嚴緝役人者論
限下獲獲奏請展期太宗曰白晝大都役人于市罪
人未得有司所引何事耶邏者懼得罪乃廢詔丐者
役人之日晨起曾與一市人角口乃拘市人鞠之一
致而服獄成太宗召獄者問曰罪人尚有詞乎僉曰
已自服其辜矣有司器乎曰乞首具在太宗曰爾等
欲見刀鞘乎命取示之衆失色太宗拂然起曰國家
何至于爾乃酷吏平民以自保其操位于心何忍耶
亂天下者皆爾輩也命盡戮之

周世宗

馮時可

周世宗名世宗廣德侯之裔孫也以疎屬食指揮俸

居東城小巷晚年妻有婢名荷花與同卧起家無餘貲所親信蒼頭王奎志屏戶外盜慶壬申九月十一日晴時世臣携荷花嚮而出視向健忽盜數人新闖入世臣不及避以手格盜一人仆地衆盜怒而攻世臣一盜戕其脇不死又一盜刺其背洞內死荷花跪伏而視盜不敢仰視盜發世臣篋得百五十金掠之去盜既去而荷花始起檢地下有遺金少許拾置之懷急奔王奎所告吏先是莊帝持宮將行京師

戒嚴兵部檄指揮張國維邏而盜肆發于皇親家國維恐得罪乃馳詣世臣家索盜不得則轉馳王奎所見荷花向王奎手懷金而啼而傭人盧錦者適坐王奎家責由償還者王因走匿床下張國維使人摻床下得盧錦知為傭人也遂執荷花與王奎擒姦而籍傭人必謀殺其主人酷刑訊之俱誣服會周氏之宗老某等未見荷花等就縛湯罵之曰主人何負汝乃反耶當斬汝萬段矣國維聞宗老言益沾沾自喜得

其盜即報詞上兵部轉奏之詔下刑部勘擬荷蒼等伍口稱寃問官就按之頗無檢乃繫獄經癸酉甲戌兩歲雷洪皆註殄疑尚書王之誥致仕去而左侍郎翁大立自南來大立有親族數十人寓京師國維編略之國維亦自至涿州迎侍郎侍郎問曰京師有何事國維曰事在細報小人不必言獨部中有逆犯王奎等司官將反其獄人心頗不服非指揮所敢言也于是翁之諸黨盡言其王奎鉅需持數萬金行賂非

即決之無以厭衆志翁遠信之署部次日即語郎中潘志伊今建成獄志伊力言三人之寃翁大怒曰汝受王奎賄耶再三強潘問潘又不可請移他署會勘翁乃命他署郎中徐一忠王三錫等三員會勘徐一忠等復猶豫不敢書獄翁大罵一日四五趣辦稿諸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荷蒼王奎俱凌遲盧錦斬命下即決于市人盡稱快而諸盜亦雜獄人中相與竊笑其事中亦有願出首者不果決又四年而

始得真盜乃故宰夫朱國臣也家畜醫技西人教之
彈詞日沿街鬻唱博金錢夜歸則彈以自娛國臣被
酒輒時，謾罵西醫技怨之乃泄其投世臣及汎叔
諸事通者偵之以告兵部兵部即遣人收朱國臣與
其黨劉五劉汝成等七人于時荷花王奎之冤喧騰
傳播事聞內廷刑科遂奏劾刑部夫刑之罪比朱國
臣等赴刑部對簿無一言第頓首曰死已晚矣細訊
之則曰吾徒以宰夫留世臣家治庖業知其藏金處
又其家無儲易粟也故引人劫其金初無意投之比
入門而燦下猶目爲國臣度机憲恐不能免故遂殺
之以滅口戮其賜者劉五也判其脅者劉汝成也而
劉伍明年生女賜下有肉而類創口國臣以爲周皇
親復生索命矣今日之賊誠非人力也即中以其語
其獄：或將奏之時刑部尚書嚴清恐翁大立得罪
乃詰江陵議所以處問官者江陵曰刑有故入有失
入前提荷卷荷第夫耳非有故也坐本條足矣嚴如

指諭奉帝念皇親故欲加翁高書抵命江陵言法如
是而止不可加也于是翁削籍三郎中降調外任張
國維謫戍朱國臣等梟斬于市翁益好功而喜名人
也往撫江寧時吳門有打降惡少聚衆一二百皆悍
勇里黨以爲虞翁聞之告太守溫早夜急欲捕之溫
曰聞此輩方刑鴛丞相盟其氣方銳幕府士軍弱恐
莫能制不若廣收民壯厚加其餉今之操練以漸制
之乃有濟耳翁不謂然即出示命其黨相捕聚遂乘
夜鼓譟焚縣治叔庫全因攻幕府翁惶遽走賴門子
負而逃避徐上舍家：屬皆賴諸疎扶持踰牆而免
衆遂焚公署併旗牌等法物時溫景葵在府急出示
安撫因謂其僚曰向我欲殺捕以此輩如飢虎不可
猝攫然本市井無賴無深謀遠慮今既敗軍門得庫
金方酬神賽願正其驕惰時不急捕之患且滋矣遂
連夜集衛卒及西縣兵民分捕之其黨既分庫金散
醉倡家是夜即縛百餘人三日悉獲是時非溫在事

幾殆矣

吳三娘

李清

余所聞吳貞婦事蓋得之同寅廖而上而上福之晉江人也婦亦晉江人故言其事甚悉婦姓吳氏行三故曰三娘居室以艷稱見者噴，其所謂表兄者則周三娘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為子者蓋稍長故三娘以兄呼之及三娘及笄母亡矣父以適同里人同里人下記姓名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忽語三娘云吾將去汝父家三娘唯，踰數日去者杳然其舅姑疑焉問之三娘則曰彼適我父及往問父則曰未見吾婿忽一日得無賴子一孺于荒丘間舅姑姑而慟曰人殺吾子矣既而殺曰殺吾子者必婦吳婦雖不殺我子我子由婦而亡蓋疑三娘為虎子時與表兄私通故害無賴子者表兄耳于是報難與人俱鳴之官時左方伯實公坐召三娘詰之則仕麗人也公心念有婦如是下年月書去非人情三娘之夫定

死矣時三娘日受榜笞然無視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則自誣服于是索刀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榜不已而三不數月父與表兄病創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昔歸乎死耳然亦不遽死其繁微也薪水不給則為人縫紉以糊口有哀之者曰若何不死三娘曰死易耳與其啣冤而白之上帝不如忍耻而雪之人間吾心明則死耳越三載無賴子忽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遇一孺童心好為故隨之舅來耳至問留難何意則曰吾絕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愴然撫心曰有是乎出獄後姑停步空舍召無賴子詰之曰吾與若大義絕矣一言死耳若死我父兄若姑我名且半月余枕三載團圓何罪若負心哉無賴子報不能對惟牽衣謝過于是三娘絕裾而去曰訣矣訣矣手持一牒鳴，訴堂上堂下人忿無賴子重健之慰諭三娘使歸，之日夕即有緇死無賴子復踉蹌遁去不知所之

汴署偶錄

許贈曹

康熙癸卯冬余由獲有軍前赴汴城受臬長事抵任甫兩月間釋絞斬重囚一百四十餘人皆數年來大獄積案竭耳目之勞窮日夜之力推誠平反信心而行竟無駁詰凡九者察屬皆無之最後乃見汝寧府申詳解審為毒死親夫凌遲犯婦一名某氏初指官封見封中有物乃探毒銀簪一枝指甲十枚皆深黑色因開招冊是呈驗中毒之物心疑之然細閱招詳駁審十餘次口供如繪真堪髮指翌日集原被犯人庭審原告人即犯婦之大伯也據詳犯弟某因毒致死情狀及檢驗得實情詞哀憤里隣伴作如出一口問犯婦仇首無詞但叩頭求開恩免死余愈疑問有差曰中毒之民應候提驗何得竟將指甲簪子夾帶文案內直入公門耶答曰本官不諳規例將謂地方寫達故將二物呈驗耳問伴伴作伴作曰中毒是實尚有喉間燈盞骨一具肋骨二條可驗隨于腰袴下取出余視喉骨

狀如土環中一段寸許其色綠肋骨長尺許每條俱有寸許綠色余親取佩刀削之其綠透明問白骨何問有綠色答曰女乃毒也問一骨中何以有白有綠曰毒氣經行處則變綠矣問中何毒曰砒毒余問曰既中砒毒骨色變綠何以十指中雖探毒之簪黑而不綠乎伴伴作語塞復問犯婦曰今日犯証齊集情真罪當汝若無可羅罪具題之後十及一月即寸磔于市矣婦終無辭但求免死余疑不解乃將各犯交與原差候示覆審而令汝寧伴伴暫押門外余退食之時召集招房稿房及刑房書吏偏問也有寸毒而骨色帶綠者乎余曰無有再問幕賓亦曰無有于是審提本城詳府縣伴伴作之最老者問為豫省各府伴伴聲息最通大率扶同附和事起倉卒立利喚至無寸不及聞策余問曰凡中犯死者其骨色若何答曰色黑問問有綠色乎并以骨示之曰有生以來從未之見也乃召汝寧伴伴對勘兩人喧嘩于庭各不相下因

榜汝等者其言終不改各取供而出薄暮樹鼓初動密
令一皂獨提犯婦覆審命列燭于地如白晝余下堂
坐簷下觀而訊問察其情色婦曰我言亦死不言亦
死然見上司重民命若此言而死亦瞑目因備言
夫死無子大伯謀佔家財罵言與姦夫同謀置姦身
死問官壓審數十次陪極三木之慘但犯婦與人通
姦是寔姦夫是虛問姦夫何人今在何處曰姦夫不
止一人今事發皆逃去矣問歷未駁審何以不辯曰
嚴刑拷打難以昭雪口供一改亡無日矣又問夫死
之日汝親見否檢蓋棺手曰親見問夫之子姓昆弟
亦皆見乎曰皆見問棺中衣冠履襪能記憶乎遂歷
數無遺問更有何物乎曰口中含一文錢及墊背錢
二十四文耳問夫死之後于何年月日埋英曰身死
便英距今二年矣問何時檢驗曰告官後始掘土啟
棺相驗耳余喟然曰恆哉世有入土年餘而掘地檢
屍者乎次日遂覆訊大伯一干犯証及里隣伴作人

等隔別問訊一款而服真情盡吐并供出買藥染甲姓
名乃悟骨鯨者乃兩年入土骨為錢所侵也替甲黑
者乃用藥染製也一面遣皂隸馳驛騎提取買藥染
者與賣藥人往迤千里限四日夜必到余車騎告撫
軍張公總督劉公咸喜曰此審可謂得情矣無惑乎
滿城有神明之頌也雖然極刑重案歷有歲月累審
十餘招一旦大覲積案得毋受三法司駁詰乎頃再
取確寔口供憑據以成執案越五日提到買藥賣藥
人供吐繫：無異詞遂定大案大伯流三千里餘人
徒杖有差余謂犯婦曰大寃寃矣若凡姦律不可逃
是杖之八十如示于通衢焉

滇署偶錄

許慎曾

案余在十州抵任甫三月即多所開釋蓋豫省命案
多實盜案多虛有司與刑房捕役束手功今官若嚴
恭從告解比逆有以竊為強者有以他案之盜買通
捕役者并買通盜犯稱某人即某人賊亦自分一死

不再死誓所直認而不辯者有曠野被死行旅割頭
鮮報稱陣獲响盜某人者更有誣陷派身無告被錄
或招者種：蔑法提為俸免恭罰上下相蒙牢不可
破及司審時各犯亦了不置辯凡盜犯解審時禁子
先令熟背原供縣令又加叮嚀中飭然後中解臨審
之日縣書又令牢記原捕又令熟復及至錄囚時無
異蒙童背四書誦：如流水稍與原供予有駁行覆
審則數日內報病旋報身故矣其不敢置辯之故所
稍緩須死耳沉寃黑獄真堪髮指余踰竭力平反
周歲之內亦終無失出恭罰所謂人有善念天必從
之歟迨補任滇南大案固少然終歲平反尚不反數
人且有神奸鬼脫鯨鯢漏網不可不誅者猶憶武定
府中解新犯一名黑皮者保羅也據和曲州申文有
頭人報稱某月日子某處見有殺犯二人在深箐中
隨差人緝踣跪首去後據彼處附近民人供稱某月
日子某處遠望見有穿紅衣人在山上與人打架並

不知殺死情形隨據捕役拿得死首一名黑皮身穿
紅襪襪係保羅招稱黑皮不合于某月某日某處地
方中途山徑遇過茶客二人牽驢駝貨一時陡起不
良將二人殺死劫其驢駝腰纏拋尸深箐武定府覆
審無異連人解司余親自審鞫其紅衣猶在身也語
言佻倻一字不鮮通事逐句翻譯所供與原招摺合
使首伏罪更無他辯余曰此必保羅等賄受深人偽
託暫時承當以圖狡脫者訊之才承榜之不服曰我
自作自受上有青天豈不得人余曰果爾亦必非一
人所為再榜之保羅勃然大呼曰我不承認理合受
刑我已承認為何矣我良久堅供不移遂發禁司獄
憲諭獄官善視之常給以酒肉探其真情復家遣人
至和曲州多方察聽去後將半月獄官察某犯人黑
皮連日長嘆不已細叩其故曰此時處：掃秧苗矣
還不放我回家我是以數也告之曰汝犯罪將梟首
何得還想回家黑皮曰不然吾來時有人謂我曰只管

承認免得受刑在獄中暫住幾天待衙門打點停安
使得還家今已半月不得家去又許我若干木剎亦
不見到為之奈何隨問何人與你打點何人許你木
剎則又說不肯吐又二日和曲人差回據稟藩下有
巨賄李惟信倚恃藩下壓頭滿處地方行道側目有
茶家妻貌美惟信素與通奸極給資本積計不利無
濟乃以妻進歸惟信旁人妬且憤唆茶家曰汝妻也
借本幾何乃耗棄之耶汝將奔入其家與之對命縱
不得妻亦得厚貲家如救性愈爭不已惟信恚而逃
其妻乃與黑皮等一千人踰茶家出要于路而殺之
某官得銀若干兩某守汛營官得銀若干兩川馬告
于道府官只據文中報並不查賄余乃急遣人擒惟
信至則年僅二十許一美少年絕不似主謀殺人者
問之曰我全不知影響迷另發府獄嚴禁乃提黑皮
至謂之曰今和曲州知州來說在頭李惟信等一千
人與你同謀合做的事他們都脫了罪單：哄你招

了要你一個人割頭你心裡服也不服憑他有多少
錢在我手裡你也逃不過去此事如今要教養
朝廷了你願死你頂了罪不惡死還叫李惟信等頂了
你死頭直說黑皮忿然久之乃曰那日我與一個探
緝名喚初四又同一個在家又一個賣竹筐的都替
李惟信在田中做活到巳牌時惟信有已饒送飯來
幾個人都埋怨他送飯遲了他說我今早受了一肚
皮的悶氣所以來遲問他受了甚氣李惟信說茶家
持斧來對命要運他老婆我一時手無器械家中人
又撞回去了怕他行兇沒奈何運了他那做筐的就
說何不殺了他惟信大喜就約我們幾個人到家在
馬坊裡商量平日須待茶家出門賣茶半路算計他
商議已定一日打聽得茶家將出門惟信喚集我們
吃飽了酒飯各持鎗棒刀棍先往埋伏僻靜處等到
時下手衆人又問他若一個來便殺了儼然幾個人
同行不便下手惟信道見一個殺一個得的東西都

是你們的我一些不要那日我們四個人在山頂上
等他一同了一個人行走就一齊砍倒了得了茶蛇
行李衆人分蛇屍首在大路旁邊怕有人看見李惟
信夜間牽槽上一條牛已正馬就了屍首那馬見死
人驚跳失足滾下石崖馬也跌死了又換驢就了撒
在遠處河岸裡後來屍親認得是茶客就殺心到李
惟信那時附近的人家沸揚說一個穿紅的人
在山頂上與人打架李惟信怕官府拿住了我說出
他來將我藏在僻靜房內教我口供官如何問你如
何說日：有酒肉吃許我一頭大驢子將自己穿的
銀子鞋子摘了金鈕扣換了銅鈕扣給我穿了教了
幾日我說不上來通記不得直教到一個月後方熟
了纔放我出來官府就叫我來審問我都依他的話
說了仍舊穿了那件紅衣他還許我好些木刻還許
他們銀子又許那做筵的一個老婆原說到省城審
過了就放我回來誰想竟不放我又提到初四及座

家并做筵人陽列訊問口供皆符問惟信不得用刑
逐一供吐如繪復訊武定府研審成招再發值李寧
州安寧州兩州守會審兩州守謂見言惟信是滿下
人求開一面余曰封承長蛇幸而就縛豈可再縱殺
一人而救千百人又警戒千百人公等請思之獄成
訊上黑皮等皆止決惟信翻以謀殺人不得財得長
繫士子戴撫藩各道會同秋審座上有以吟誦為言
者余正色起立曰李惟信惡跡如此神奸如此而
不誅漢民無恩類矣遂公擬即決余歸養起程日正
值冬至却又猶未到也

盜竊墓木

許繼曾

先祖墓在滄沙鎮大渚之水環列于前每當狂風驟
雨之夜又月黑嚴寒之時守墓者稍不戒墓木屢被
盜竊報告官緝捕賊終不得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七
月二十六夜風雨大作復失大柏樹三株至十一月
有木工孫定出首稱本年七月廿六日黃昏時候有

錢二來喚定同住港沙鎮去討工錢定是錢大徒
弟不得不去其夜風雨並作路過港沙港口有錢二
錢三錢六等一時起不良之心往橫溝到貴府坎上
盜路大柏樹三株是夜載樹歸家有四更時分載自
家竹園內于八月十一日錢二喚定同路二顆造缸
又九月廿八日錢六呼定鋸樹一顆做車子三張定
自知犯罪將樹搖一段先來首明代乞起生蟻命隨
呼孫定而訊云定係鄉民在錢家學木匠生理不通
幫他手力今竟把我當奴才使喚他家不賢慧的娘
子更待人不堪我憤恨不過在竹園中載他近根一
段送來出首但出首之後性命難保錢家兄弟在鄉
間素行豪橫地方側目我當他不起情願賣身在定
不敢下鄉去了問樹搖何在即持送驗度之團圓
載三又彷彿相似矣余遂留住孫定家遣人持樹搖
至墓所驗鋸口果相照合翌日隣友曹宗素相訪為
錢二兄弟力辯其冤言孫定所稱造缸柏木乃買於

鳳凰山木行用價若干買木若干山中人多知之且
彼賴捐款千金於育嬰堂求寢其事余笑謂宗素曰
彼若不盜樹何必倉皇求寢且小人也豈肯出多金
行善事者我若盜樹是實銀錢則免與子孫賣墳樹
何異乎宗素曰不然彼尚有隱情彼雖不盜樹而其
弟兄不才皆與孫定妻通姦如一到官則盜樹罪虛
而必以姦情受責矣此其所以求免耳余於是日即
遣人乘夜至鳳凰山細研宗素之言不誣乃復喚孫
定餉以酒肉待其飲酣以宗素之言微探之定憤然
曰賊惡我出首而乃以姦事污我妻耶到官我必贊
之今其無聊余遂謹數日不能決益深慮事經有司
刑訊之下何求不得又定出首時亦覺其有消沮狀
心固疑之矣因復取樹搖諦視其近根處鋸口無損
非風雨之夜倉皇急遽所為而上面反有新離之狀
余曰此必有故復使人至墓所以求盜為名鄉人皆
曰初盜去時尚餘樹根又許今則與地平矣使者歸

述其語余曰得之矣亟呼管埔人至跪責之曰墓木
汝所專司也被人盜去汝之罪也今人將樹根責我
罪甚重矣管埔人懼曰我道樹根左右無用無作車
腹並不賣然後陸壽同一面生人來要我一段也要
作車腹我因陸壽是宅內人只得與他一段并囑我
勿以告人余乃恍然曰是必陸壽與我姓有舊持借
孫定出首以泄其夙憤遂乘機作詐端耳訪之其引
進孫定者果陸壽也孫見計不行托暫往鄉有妻而
居壽者已被竊二金矣其非善類也明矣余乃報宗
表曰盜樹事虛矣若森情事我何與焉且孫定方服
其妻受污錢可以高枕無憂而被人託名誣騙也宗
素感朕而退然盜樹者終不得實至康熙己亥臘月
連失柏樹一十五株訟于太守龔公、燕訪得實提
拿逆僕陸壽判官不用刑訊一狀而服其日擊盜樹
者隣人得元及其妻黃氏也太守按律成招杖九十
枷號過沙鎮追贖銀三十兩人情大快向使先錢氏

之明求置之不問則錢氏終抱不白之冤而陸壽有
免戾之幸矣遇事可不慎乎
舊文氏曰人亦有言刑官無後心竊疑之士大大立
德立名期于不朽乃一行作吏方將貽謀垂世造福
人間何至以身為若秋之鬼耶吾少苦史籍十載宮
寮壯為士師明刑兩省通籍二十年来所聞所見刑
官之大患有數端焉一曰驕可以誤人也少年科第
王謝家門自恃長才可以剴刻交情足以聲援富厚
可以挽回因而任其喜怒用其聰明三木交如何求
不得刑書既定追悔莫及吾見即縣報獲盜魁供招
鑿、未幾而再獲盜魁則前報若隱若釋故矣又見即
縣報獲响賊已經受死未幾而真者續獲則不敢再
報矣嗚呼生者可釋死者索之何哉一曰衣可以殺
人也較斬大獄非不矢公矢慎也而性慍寡交全無
聲氣外有上臺吏胥以掣其肘內有三法司以求其
疵或應入而反出或應出而反入展轉深文身不自

主無咎乎林林夜哭惟我叢生也一曰忌昧足以殺

人也居官臨下非不知慈祥愷悌而見地不高辨才

拙訥幕賓有心而難助齊使障蔽以作針覆盆之下

得見天日者鮮矣一曰小慧足以殺人也人命至重

須存心靜氣耐煩揣摩而後可以得情若徒於一隙

之光執一偏之巧恃一利之見自誇其能而遽入人

于死地不知世間情事竟有大機不然者其他若乘

起藉因醉酒判事切怒以匹報復禍急以傷人命甚

而有求不遂顛倒是非使人囑託變亂黑白或因懷

科以斃命或懲小過而傷生或因限期迫促濟草定

案或因事情犯難捏造口供控 恩尊致傷多命更

有歟、為仁神甘克脫知情故縱網漏吞舟使亡者

命不能續切齒于地下屍親冤不能自挽恨于終天

怨憤之氣上干天和抑鬱之情積為災沴而欲求後

嗣榮昌身名者胡可得哉甲戌新秋偶拈公案六

則以當道人之鐸凡有位者尚其覽焉

寶輪堂稿卷第九

定舫隨筆

蟻城

吾郡張狀以疊石成山為業字看式教年為余言

曾為泰太史松齡疊石鑿洞于惠山土中見大穴洞

廣丈許清如白雲穴中間有基乃第一層也周圍

數丈臺之上有臺大 荷其工又有亭皆精巧潤

澤若鬼工所成其第一層臺上左右有兩半各尺許

前不圓陀玲瓏纖巧狀若列香爐燭臺前有土道數

條作橋形臺中有大蟻不計其數見人間鑿俱四散

尚有成團未散者太史叔祖二老嘗者武職也其香

所所酒揖而送之詰朝皆不知所在又言穴之旁得

一土瓶酷似蘇松小蓮瓶見風如石工人爭得之遂

碎碎四月十七日夜必不寐聞若公松笈載有丹瑞

事因營築掘地遇蟻城方丈城壘皆具若雕刻中

華亭 許纘曾鶴沙 著

有街徑樓閣二大蟻居樓閣中一紫色足翅皆如金
合之張君所見乃知南柯雜寓言亦非盡虛也因記
之

惠州木蓮

白樂天有惠州木蓮詩小序云余游臨邛白鶴山寺
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厚如桂以中夏發花
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
一畝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

見也
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也

蝗

康熙十八年秋八月飛蝗渡江而南沐浴一佃
戶言蝗至時遮日而下然其竹園者居多園中竹葉
為之一空間有食禾者不及十餘畝一宿而過浙界
施克生從上海來言黃浦岸傍蘆葦深處蝗下集則
蘆盡候厚二三尺不奇食盡而飛則蘆復挺立止存
一老幹耳亦未聞有食禾者顧念沈和聲從周浦

來言蝗過周浦鎮綿延三里盡向東北飛時若引
繩左右以約束之者黃台明從金山衛城來言海塘
之內無一蝗海塘之外蔽天而飛不知何往其後海
濱網戶舉網得蝗無算豈有神驅之息昇大海耶八
月廿七日余兄在公從崑山歸泊舟葭葦洪見蝗飛
盡向東北行其長數里以為我松山無饑幸少頃復
迎風而返仍至崑境即食禾亦盡數畝又豈造物之
意獨厚于松氏耶望後太守魯譚卷石超由吳門歸
見青浦邊境凡蝗下集于稻穗者越宿皆抱穗而死
太守摘歸示余有一蝗抱一穗者有三四蝗抱一穗
者此寔簡冊之所未載也太守又為余言玉琴一帶
凡稻禾之潤澤豐美者蝗過而不留其稍憔悴者則
群集焉又何含菰就枯耶後聞柳農云蝗之來也其
前有一鳥鴉鳥不集則蝗亦不集然則蝗之為災也
復有物焉以統率之耶

廣文楊賦臣云淮揚蝗災甚重蝗不惟食稼凡巢

人身則食衣據集市廛則食紙憲帳被之屬無不
立盡賦臣淮安人也

蝗之生也以旱而其種則皆蝦子遇潦則蝗子可
以為蝦遇旱則蝦子可以為蝗今歲河工自清水
潭塞口積斗平沈之地水退土見結之以夏秋不
雨意者蝗之多殆此故歟

龜異

松江沈錫達寓京口于海濱得一大龜形方面長二
尺許摺脚置廣庭之中舊有數池方龜每日行于庭
則鼃鳬左右各二枚頭向方龜橫行而前餘四五龜
隨行率以為常觀者無日不接踵而至居二年值大
風雨俱不知所之康熙乙丑年八月二十三日錫達而述

唐存少先生諱昌世字興公前乙丑進士子、耕字
依在亦甲榜興公年八十九飲啖步履如六十許人
卒之歲宅中一童子于宅後見一龜不甚大而四足
各踞一毫以行如人秉肩與者所謂龜王也童子取

置小庭尋斃嗣後變異百出幾不可居興公先卒孫
亦卒子、將亦卒雖不由此然亦異矣

犬異

李子舒妻含德言其上世祖有嗜犬肉者偶至村中
探親其家蓄犬多而且肥知李嗜犬謂李曰村中無
以為饌請自擇一肥者以供家李選取其一將執而
殺之俄而犬逸獨索不得至夜深犬鳴門而入門將
破李覺其有異登屋而視其額門破犬入咆哮奮
躍終不能及遂墮其枕及被至什乃以頭觸柱而死
李自是終身不食犬并素示後人永以為戒

虎災

辛酉秋虎見于松郡食人于東郊之外昭武將軍楊
捷發為鎗手捕之踪跡飄忽前後凡傷數卒九月廿
八余則病斗室將軍入卧內告余曰夜來虎已成擒
隨以虎肉見餉余病不能食遂分餉親友殮不可述
膳夫謂同稻草煮之候熟復以稻草鋪地而以瓦鍋

覆肉則腥膻盡去試之良驗細切薄片和以五味肉
如野鴿翌日將軍召重見飲以所獲虎皮示之徑班
白類不及楚產蜀產之正黃說者謂虎入平陽其虎
之象將軍曰縱之則驗擒之則不驗矣是月川沙又
解到一虎亦帶狸色則知遠來作祟者非一虎矣

參貂

甲子菊月喀城孫曉士過余臨津奉

命往高麗采訪彼中書籍著有紀程一書及彼國山川

形勝之舉進呈

御覽其稿尚在許暇日抄謄見示余因問高麗人參及
清河人參同異之故孫云高麗去京都不過四千里
然地近東南隔海里見雖其質不堅實然佳者彼
中仍完備一換清河近見改潤渾堅好擬高麗醫生
言人參在大箕林千萬古不見日色至陰之地生
至陽之精一見日色則真氣已散今方家亦云宜焙
不宜晒其說同大舍吳遠之子久居塞外言人參有

深紅淺紅色者其力更倍春生一餘上分二三了葉
似人手掌之五指平生而不向上其葉餘子之味與
根同而稍苦今之人參膏皆葉絲與子合而成為非
根也

太宗祖訓參貂不許入關至今遵守貢參之外禁例甚
嚴今之市肆所有皆竊取夾帶者又言貂之類不一
皆穴于土窠而游于樹林如內地之松鼠春夏之間
毛甚脫落至冬始豐美光澤捕者懸網于空中夾道
逐之必閉目而跑倏入羅中則伏不敢動恐傷其毫
毛捕者就網取之易耳然捕貂者使中民人勿禁
若採參者每歲

朝廷發若干人燕許諸王童發若干人採取皆有定
額若民間所市不過盜取而已其盜入內地者不由
山海關間道而入或東遼魚進口之時載魚腹中外
裹層冰刊之所在雖有禁今不能盡除也
又言長白山為

國家發祥之地然非指山陵而言也長白山之巔古時
八月中秋夜必有七仙女下界山巔有池水飲之則
享一女飲于此池遂有娠六仙女曰汝既有身不能
上昇待汝誕後再來同昇仙女果誕一男次年乃上
昇此

國家開代之始開纂脩諸公云國史所載亦然華胥履
迎而生交犧符寶繞虹而誕軒帝簡翟生商姜源啟
周此皆不可以常理論也儒者不信不亦過耶

碑文載唐李石續博物志第八卷內有高麗人參
皆止極五葉背陽向陰秋未采或掘樹相尋掘木
葉似桐參多生其陰此與孫說頗合
又楊翰林玉符天來聽語云人獲初生一極四五
年而極至十年後三極如抽花莖亭：獨立名百
尺許間有四極者極必五葉：間而夾四月花細
小如粟葉白色秋後結實色殷紅性喜陰多生掘
樹下亦以其深林陰翳也掘音貫土人其根有兩

三歧或四五歧亦有直下無歧者形肥而短者產
興寧以東諸山中名東山貨屬諸天角形瘦而
長者產寧古塔諸山中名北山貨諸王至八公公
皆得有之五六月間採者名茅草力薄七八月間
採者名茅草力完搃以色紅而肥實明潤者為上
色黃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疎者最下矣有如一
先形者名漫王不易得其採上木者以混同江東
有土木河遼云云在開元城東北六十餘里就其

所產之地而名若清河則前朝通市之所而非其
產也紫團產自上黨今已久絕羊角則以目高麗
產之大者而土人所立名稱多便低不與如提名
髓曰根子其肥實者曰薑亦不能詳記矣明時採
此勝產者曰蘿華之類亦不能詳記矣明時採
獲者多以水浸之不能乾久閉內市者故遂之以
抑其直乃加炭焙于是市售無所施其術而獲直
倍增今內有獲膏供是原獲浸水并根葉製成故
功倍倫若購之市中者僅取莖葉及粗草為之

宜其用之不改也。漢葉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微。冬間渝以代茗味微苦而清香不俗亦能益人。凡藏漢者不得暴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于至陰之地一見太陽真氣立盡矣。

金銀移散

人言地下埋金銀：移行他所曾聞其說未信。目親也。甲申三月之際滬城粵氏以金飾一小罐屬我母代為即署遂埋之地中深不過二尺許越數月江南

大足舅氏來取所寄啟視則無有矣。四下尋覓乃得之牆外憑意望之所必地氣所經行故隨氣遷移。塘中之銅鑪燭臺咸以啟視每移前二三尺同一理也。乃有更不可解者丙寅之正月姻家鄧連城物故聞銀簿有埋金六百兩下註元寶一銀大錠十銀小錠一百銀在。以字號倉庫查柱之下遂出倉米三百餘石啟磚砌每磚交下果得一小甕上覆瓦蓋：裂兩半探之寒氣逼人止存元寶餘無所覩親父咸在園

測所以姑于甕旁掘土求之則小定累、四散分行大約一大定之後有數小定隨之東西南北各路散布遍滿一室已有至墻下者小銀入手如取之沸湯中與甕中之銀寒熱迥別是日則得銀四百三十兩尚缺銀一百七十兩會日暮而止料不出數貳之外可盡得也。今日擊其事見黃龍一枚四面毫無孔隙銀鏤必非至甕口由瓦蓋裂出真異事也。余謂諸同人曰連城刻苦成家田房之值約以萬計身故後七子皆幼家資七股均分遵照遺囑託諸即君岳父分嘗財散之象竟銀已耗之矣散而復聚其我輩之責乎然恐不能全矣如何

紀幻

歲辛酉余寓白門聞有梅道人者能知人前世因偶來問訪之曰此非吾所得而知也。叩之至再乃索筆書一宮字遂不復語請問其故曰子修行人也再問更不復答。歸途遇荊溪邂逅彭漁先生因請問杜

真君顧末真君降乩曰子玉局中人也往往桂香殿
中校書廿載後落塵凡云：長篇大幅儼然理學名
儒又不啻若良師焉勉余自揣固陋豈是從桂宮中
來者然年四十以前每于夢中見仙山樓閣獨徘徊
其間凡夢數次境界相同四十後遂不復夢五旬後
復夢到一院宇門內一長者執髯深目手抱嬰兒揖
余曰此育嬰所也再進見重岡複嶺括拍奇古樹集
三初潔白如雪畫圖不能繪也及嶺而前遇危橋艱
險非行費勇匍匐而過從者數人皆不得進迤邐循
溪而東隱：聞鐘聲則又一境界矣辛未春三月十
六日入城晤楊少恭今鴻少恭留心內規頗有所得
兩人相見屏從者後此印証不覺移晷少恭謂余曰
十年前遇維揚友人問先生姓氏行藏甚切且曰我
夢游小中見瑣樓玉宇花鳥爭妍不覺信步而入遇
一人急拒我曰尔何以至此：松江某公所居也速
去：：因問某是何許人余乃詳告之今先生積德

累功兼深究性命之學異日丹成證果將有以教我
乎余笑謂少恭曰吾少壯至老寤寐中屢見仙山樓
閣皆夢維揚友人之所見亦夢也今吾兩人相對殆
又夢中說夢耶歸而記之見大地間之幻境先後人
我有如是之吻合者亦一奇也

又

壬申四月十八寅卯間夢作七律排韻改竄良久醒
時佳記一聯云黃菊花開人別後白蘋風起雁來初
餘不記憶并忘其題矣午後閱周元亮書影載周吉
父暉摘林陵前修佳句有重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一
聯云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所差者僅
四字而重詩殊有意味然清晨所夢僅記一聯半餘
所見亦止一聯而字義稍類抑何奇也因憶余年十
五時應泥城童子試覆試日縣中已發二炮送考親
友燈火盈門矣先大夫喚余速起余應曰夢中作一
文甚苦今喚醒幸甚問作何題乃又日新也先大夫

遜請業師講題義先生笑以為迂然亦姑講之余盡
歎以聽講畢既未竟再請先生作破承起講既畢已
得半篇袖其稿而入見街齊踈後陳設宛然夢境也
縣公封門出題見殊標又日新三字：蓋長垣體裁
又筆濡淋漓景象又宛然夢境也心甚異之遂以先
生之筆稍加變化而續成之日方卓午即交卷縣公
大加歎賞獨勞以盛饌并詳問四柱家世縣公章茂
閩浙江人精星平之學謂余必成進士至欲以女妻
之而余已聘有婦矣是年領批而夢相距五十年而
皆驗于一日之內故并錄之附于紀幻之後是所謂
痴人說夢歎

發李自成祖墓

發李自成祖墓者為遼君大綬乃米脂令也將發墓
先以告秦撫汪公喬年汪公報以手札曰須體訪的
確不使汲汲及無辜廢天理順而人功易成及發墓後
大綬具塘報回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傳

貢士文詔面諭机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文詔
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隨喚進後堂詢問林
吉伊係閩賊里人曾為賊祖墓攻因識其墓所賊祖
李海父李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自成初曾出
家俗名黃來僧為姓氏牧羊叔自崇禎三年而川賊
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
人馬十餘來縣城外自道姓名回家祭祖號孫閩將
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墓處當日其
時開土是三空穴有黑碗一隻同種其二穴用一穴
安其仍以黑碗照油置墓內今但代有黑碗者即賊
祖也賊隨喚練提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
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即刻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
到其地石三峯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雷深二尺
餘路陡滑馬不能進賊下馬步行五里至其山為
道崎嶇以絕人跡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窰
舍十餘處牆垣尚存即閩賊庄村再過一小則其墓

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推不下千餘大
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
年枯朽然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窟
窟中向火至天明再抵數塚而黑碗見即幸海也其
骨黑如墨頭顱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
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
籠罩用斧斫斷其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
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卧隨取
裝入黑光正順袋中伐其骨骸凡骨節中皆綠如銅
青上黃毛五六寸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行伐
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
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
門託理合塘報時崇禎十九年也墓葬三日自成適
與官兵戰其集其目遂勝或告以發掘事恨大變
殊甚甲申三月自成破京師僭號之日即下令捕大
變得之于肅寧會大兵入關自成西走執大變至不

又見而得脫順治年大變上言言狀得授官仕至郡
守我郡別駕田公諱元懷縣德人也其居與賊墓近
為言發墓事甚悉但云李守忠棺有陰藤束之巨如
見臂交錯成形若蛟龍然數壯夫斫之乃斷至所謂
黑碗白蛇之異則未聞也并記之

憶在館中聞前輩李廷樞談邊疏甚悉言初開土
時先見大蟻無數棺外藤根纏繞斫藤汁如血色
藤斷棺破見屍骨已變成異物兩目未開伐塚後
復被流矢傷一目等語又見吳梅村給寇記畧
大同小異最後乃見塘報始末合三者按之塘報
為詳確矣邊君原疏惜爾時未曾檢錄然欲自陳
其功恐不無張皇語不若報督原又為寬疏夏振
叔借山隨筆所載與塘報亦同
附錄紀畧載李自成祖墓
初汪喬年之撫秦也嘗被命發自成祖父塚自成
破雖後聲勢日益張武獻策疑其先塚有異者上

寨下喬年園之米脂今遠大緩者河朔府靜海縣米人後遇執而
自或無收得脫任其平健今也有縣役泥疎
大守有不死於此其市姓寔自成族今祠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某去
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塚中一塚始
祖也相傳以爲仙人所定有鉄燈檠火爐中曰
鉄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跡之山徑仄險林木
晦黑果得李氏村旁果十六塚中一塚發之
有燐燐數石火光尚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
破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穴盤赤蛇長三四寸
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昨者不
七反而仍伏喬年玉腦骨并蛇脂之以聞賊後失
著其目舉大事無成蓋天使之也自成爲之噓指
恨既知喬年出屬色憤踊曰此發我祖塚者耶開
其多馬速圖之勿失萬年背裏城而舍交綏一軍
盡覆敵戍卒數百人保裏城壞喬年自刎

秦檜揚灰

徐國公名鵬舉其母臨薨前夕夢武穆王至其家曰
借老娘肚皮快活一世產後父即命名鵬舉襲公爵
時海內昇平勳臣皆安富尊榮于白下蔡園居鑿池
得石板無算公曰是可以砌街道悉掘取之下有石
碣曰會稽郡王秦檜之墓因并掘去之時陪京三法
司皆清暇無事閑是說也戲作獄詞一通三法司會
看取決逆刑指戮屍揚灰相傳以爲快事此說得之
即人吳騏云親見載在某編抄本又見蕭山毛奇齡
叢書所載亦云秦某在江寧則鵬舉所代者確是秦
塚上有石碣可據法司獄獄戮屍揚灰亦南中士大
夫悠優暇豫游戲三昧之所必有觀此一跌因果不
尤勝于如是觀戲本乎

鵲巢

康熙丁巳松江春中浦之野有鵲巢于樹雌雄各一
生兩雛方哺食而雌死雄哀鳴不已久之群鵲二十
餘來啄于巢之前留一雌在巢若憑媒送親續結填

房之狀餘鵲皆去雌不樂哺雛雌而逐之翌日群
鵲復至乃留前雌者雌哺其雛方兩日雛俱覓又啄
其雌而逐之雌亦飛去不復返翌日五里外有鵲以
頸纏樹枝雌而死者則雛鵲也村童採其巢而雛之
腹中則皆碎破鳥死子克生親見之謂然曰蘆絮之
寒鉄杆之痛千古為之切齒不意禽也而厥心之毒
用意之慘如是殆禽而人者也余曰鵲巢破巢豺狼
禍世異類之情狀無足深極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為

其無禽獸之慘毒也若古所稱惡心符者殆人而禽
者也後之謀離室撫遺嬰者可不慎哉黑心起
碎之石

記異

余妹婿姚文園館授于谷陽橋張持遠家癸卯月
十三日秋氣清朗主人同又園及周子軒大往管氏
花園看菊折花教使歸置館中夜將半覺有物捉足
而上覆肘于身邊驚醒時月色正皎諦視之乃十七
八女子已卧被中眉目殊麗通身不掛一絲惟足上

有鞋印之不答復不去又園惧甚乃抱持而呼隔房
張子收自聞呼聲甚急喚醒童子往視女遂脫去仿
佛從北窓出越三日夜將半膝初醒覺有人揭被而
入則前夕之女也問未此何故曰我隨花而未問姓
氏不答問所居何地曰離此不遠數家我見汝寄寓
未了此一隙宿緣耳此緣不了未生亦必聚者也文
園曰我將適去何不覓少壯者縱有宿緣待未生可
耳汎連更餘女愠曰殊不解人意仍從窓隙出窗若
然有聲明旦視戶牖焉猶如故女聲音如本即人髮
梳三髻無簪珥貌美而兩頰稍削肌膚柔滑而體溫
暖如生人數夕後復至姚媛拒之曰汝為女子亦身
夜奔吾斷不放容也女曰雖然汝豈能終拒我亦
終不相競也女見姚不從乃去十月初三日姚以他
事往而梁夜宿葉謝橋下解衣卧於內睡醒女已在
被中姚大驚曰如此道遠夜分安至姚魁無疑矣迅
逐之從舡旁出若有一舡相傍而過者姚乃洗心滌

應度奇數一之學以深自檢束女不復至十一月
初地全事而席裁慶芳有館童曰曹四者年二十而
目瘡黃泉叩之曰初時見一女子至即與交合越四
日二女同至又四日三女同至必通接而去問其
形狀曰女來時即昏迷但覺有布衫下復詳其面目
又云交接時多所漏泄早起視床褥無沾濡旬餘
僅若不勝任乃移卧于姚房女遂絕交周偶遇余書
齊余與伯氏在公詳叩始末遂記之

類異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十二月青浦縣治南諸氏宅
內諸宏訓內房後常有人象聲疑有神祟也乃治確
場募人森米以厭之二十日春者募見毛面人形狀
怪異群逐之入陰溝口作貓聲諦聽之復聞人聲呼
春來人姓名俱誼譁然異果乃掘溝以鎗刺入洞內
呼曰吾以汝家幽靜寄居于此何相逼致傷我項衆
問何故曰欲得食耳遂供魚肉又怪烹庖不佳曰主

人有鹿脯何不以食我宏訓異之乃出鹿脯作供因
問何姓氏曰我姓虎舉家遂稱虎大爺日具盤餐他
人供其則不食惟遇一春者趙大曰汝好人善事我
日以為常諸氏遂在趙大日二十又諸氏每必答頤
知休咎二十七日謂趙大曰汝勞苦終日明日我出
游觀太平橋汝不必供食矣翌日太平橋果大火
人謂宏訓曰今日我女如髻冠送喜團俗名上家中
人無暇薄具米粉請自為之煮送元寶二錠問粉飯
何莊曰在房中書厨內諸放鑰檢視紅綠粉各一段
金片大紙纏二條他日宏訓將性搖會問得失答曰
會可得也得二十七點已而果然久之又謂宏訓曰
汝好人某處有銀一池可取之宏訓不敢開掘且懼
為妖索請神山道士讓之道士書符步罡置大甕于
溝口祝曰恆入甕我將携汝放于荒野答曰汝品行
不端現在行姦婦人原可收汝有何法力龍禁吾
耶俄有黑風從溝口湧出沁人肌膚道士慚而退復

延松郡陸道士于袖中運五雷秘法溝中呼痛不止
呼宏訓曰我何損于汝乃致逐客我今願去且傳符
呪商重訂期遷移道士請發溝擒之諸悞動土不允
道士問汝果何恨曰吾多年老懶也修持二十年今
已得道汝是郡城陸師太道法傳授頗佳但呪語太
繁冗符籙尚有缺失耳問何時還流曰徐圖之正月
十五日我行矣道士乃去諸人供具如前宏訓問其
長兄宏謐休咎曰汝兄苦惱人川人不當聽信奸僕

今且敗家尚有狀訟問宏謐愠不答問宏謐升名曰
非我所能知也邑人誣傳登門探問諸氏相戒秘不
告人偶有問者懶漫罵不答一士人來問休咎諸之
好友也懶罵曰光棍也未問我終不答至十五日懶
曰元宵佳節例不遷居至二十五日曰我行矣問今何
往曰非沈巷即章家堰子六月間仍歸矣遂安然

義犬

崇禎甲申年廟灣有無賴子實姓者暇酒好開鄉黨

厭惡之偶醉酒行市中市有屠狗者縛狗于道旁狗
困于繫紐日視路人實秉醉語狗曰汝欲我救命耶
問狗值幾何屠告以原值乃以銀二錢與屠者今解
其縛狗欲隨實而西足木強不能行隨起隨仆搖尾
乞憐實哭之曰我雖救汝：無主待汝薄不以此其
家去遂于肆中索趙體飼之隣里俱其大醉也各出
所有狗得飽食蹙蹙隨實去實妻亦憐而飼之數日
後半夜忽遠去夫婦皆怪其飽颺詰朝聞撞門聲則

狗踴矣渾身震濕口唧唧光各一復唧實踞以行若
有所向實隨往野中見噬死一獐遂負以歸市之得
數百錢嗣後暮出早回時有常供實得野味換酒終
日醺醺且有餘錢可任博場矣每歲惟三月六月九
月十二月不出嗾飛走如此者三載實病且危苦無
終具其妻謀于隣人楊木匠常債需三金楊知其貧
無資也曰若家有狗能獵鵝兔以此易棺可矣妻乃
嗾狗至院前語之曰汝主人以二錢買汝命汝之相

報不為不多矣奈主人好憐而耽酒遂至死無棺木
今隣人楊大爺欲以汝易棺汝願相從乎狗作踴躍
狀匠乃昇棺至俯伏鳴咽悲不自勝蓋棺後狗猶朝
夕守窆未去街坊有吊者狗必作聲哭衆咸感異迨

附埋舊塚狗隨其妻至埋所慈畢妻語之曰汝今日

可行矣遂呼楊與之狗：隨楊歸每日致鵲尤如故
然必分其半于鵲主隣里更異之楊與實所居相距
不及數弓也居歲餘楊不改不情凡狗所致實積多

金一日語狗曰汝至我家所得生口市之得十餘金
矣我以三金換汝一本一利我願已足今所餘數金
為撫衛子母可奉養汝終身願永不復生以消罪孽
汝意以為可乎狗作大歡喜狀遂窮日夜之力以取
鵲尤凡隣里柳堂間飼一飯一羹者各致一物以示
酬報仍往復于鵲主斯主家者數次再往窆塚：上
有一樹狗乃觸樹而斃楊聞而傷之為置棺盛貯即
埋于舊塚之側村中無老無幼各致一抔土家有不

孝子者及老嫗無子者咸往哭之無為之荷筐運土
行人路經于此者亦皆感歎培土穹然成丘且去會
淮黃水漲凡有塚墓皆為平陸遂不可物色焉乙亥
八月淮南九十三歲老人楊得陽述

負雁

周子拙存曰娶妻妾禽禮也但城市雁不多得一時
迎娶者多有勒價至五六金者于是市僧借以漁利
用價購得菜以殊籠出租索稅事畢即逐民甚使之
久矣鄉城親迎無不從市中租取者因而女家僅僕
每：奪雁藏匿以索重酬習以成風而浦南尤甚男
女兩姓迎送執事人役外另募勇士為奪雁地女家
着意掩奪男家着意防護務求必得為快甚至奮力
格奪關股傷亡不顧也余業師滿清請撰平湖縣
學生世居張堰南之黃村抵于郭八行拜雁禮喜得
歸趙因育于庭雌雄並宿而不見其北壯生育心竊
異之越三載而一雁斃人年餘室中雁聲嘹唳自西

而東庭中之雁聞而和之俄而一雁從空而下與庭中之雁交頸東鳴滴血滿地遂留不去蓋其原配也因悟昔日之不北壯生育以非其偶禽之為物甚微而守貞若此可愧婦道家之不失其節者此萬曆丁亥十月事也玄仲冬十日周子道及前事座中寶應楊得陽先生曰信有之安東縣九套居民亦畜二雁其一先斃後空中雁過亦有從空而降者家雁仲頌于籠外與野雁交頸俱斃焉二事大同小異而守貞

則一故並錄以風世云

感應篇故事續

感應篇圖說余刻有全編矣續有見聞筆之于

書以示勸戒其龐祺二氏者不錄

濮鰲奇夢

康熙丙午歲嘉善燕斗孫昭今與嘉興濮鰲友善濮應本年鄉試畢孫夢濮已故父告孫曰我兒子試春已入彀我今將往抽去之孫駭其不倫濮父曰我子不孝父不葬我故欲點之耳孫苦勸至再怒稍解曰難得我友一片熱腸姑省之孫以夢告其子且力勸其逆業先備五龍致祭以中不敢再稽之意未幾果得雋又促之濮曰我公車馬之資奈未暇勉力也丁未會試不第歸仍不樂讀越明年戊申將渡戊塘謁房師會稽全孫復夢其父曰我固知不孝子終不在意行將脫之去矣濮渡江遇大風舟覆身死

鄒光祿

南橋鄒連城名廷璧家資富厚以壯為少隸寺署歷年五十無子乃謀置側室此則姓以七十金娶一妾已交五十三而指日進門夫有妾告連城者曰此女原受人聘以大家貧苦故轉售以完逋負耳連城奮然曰我娶妾而奪人之妻無明均趙急止之而原值已公散不可復追因并貸之入另娶焉久之有石湖塘居民病危三日復甦言冥司註有召鄒某者以不娶有夫之女并貸其值賜以五子氏與鄒之居相距數十里素不相識病痊後試往南橋訪問果有其人有其事因告之故未幾連城聯生七子至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五月年六十一而卒本年秋復生一遺腹竊疑其數未符也不一年間長子與第五子俱以痘殤竟合五子之語其遺腹一子得非有所陰陽之報歟戊辰正月許昌國誌

萊陽宋九青

明末時萊陽太常宋九青宦于京師託其僕宋提放租于鄉惟子母之術捷奪姓李從主姓也鄉民有狡者獨其租久而不償李索之甚急民曰我本無賴不過瞞以糊口耳焉得復還李曰我未甚遠且飢矣償且不得獨不能具鵝奉乎民謝不能李悵指懷抱幻嬰白鵝泰不可得盡殺汝子食我民曰可少還其鵝食則嬰已熟矣李大懼跪而請曰吾與汝戲尔何遽乃不因盡捐其所負復餉之米數斛事遂寢居無何九青在京其次子名二鼎者患痘候甚佳忽變逆症九青恨過禱于諸神夜夢都城隍遣人相覈宋氏至公賓而出見傍有一嬰兒血汚被體神曰汝家人以索債無償之故致殺此子今奉請于帝以老先生之子償此嬰之命矣宋大驚曰家人所為竟出不知神曰家人所恃以為虐害者君也宋未解不得還驚燕翌日二鼎亡其長子大鼎復患痘甚危宋復夢都

成墮至其家威儀甚盛仍行賓主禮坐定嬰兒復在側神曰帝以此子死法甚慘一子不足以相償今君長子殆將去矣宋大哭跪懇再四神曰帝命不可違也突入房中取大鼎械而去宋甫驚覺而報場者已至矣初不解嬰被殺之故械書于囑兒語之得其實因大恨曰披殺我二子必致之死遂鳴子即于拘置獄中未幾宋丁艱歸里宋未結廬大兵至萊宋亦死萊陽宋院述

沂水王生

順治甲午山東沂水王生赴省應鄉試八月初八日將入場甫出寓門其僕仆階即殞生不得已輟入寓中仍高戶入闈初十早出闈啟戶視之其僕已起生恠問之僕曰我未嘗死也憶初八日隨主入場見諸人東西奔走堂上有神將本年中式者額上插一紅旗俱有名次主名在九十六不知何故復在寓也生恠其說妄批其額曰東省額中九十一名焉有九十名之理叱之退少還忽得本年廣額五名之信生大喜親朋皆為之稱賀生謂僕曰果尔我當厚撫汝僕曰不願受賞主得進願給一妻室足矣生曰隣家某之女甚艾當以歸汝僕曰隣家某者舊家子女也馬青良賤為婚耶生曰我已出身矣安畏其不從也次日入二場僕送之仆如故仍復高之又次日出視之其僕復起高卧不起且大恠曰主恠我益恠之曰昨隨主再入闈主者曰此人尚未中便欲占人子女

不可用諸城有趙廷龍者補入正榜王頭上紅旗去
矣生大悔恨至三場因于貢院前遇見趙廷龍者果
得其人且告之故相與嗟歎久之至揭曉趙果在榜
末而王生不第萊陽宋院生

盡

康熙二年間江西永豐縣貢生陳可赴滇候補娶婦
顏氏，楚人寓居宜良康熙四年補路南州知州婦
翁頗大鵬大婦屢入衙干請陳不勝其擾遂疎之後
遇陳誕日婦翁治酒邀陳，辭不赴翁踵門強之陳
有應門之童不與通刺翁怒提其首童不避推翁仆
地翁忿訴于陳，伴起童終不加責翁益忿後與翁
婦同入陳署居久之陳病作醫者診視以為中蠱遂
食靈地胆吐出血出無算長寸許狀如蝎亢其體半
紅半白病尋愈至康熙十年五月病復作遂亡滇中
諸當事聞之大為不平今陳之弟鳴于官第恐對簿
連延貧不能久候乃殺其事顏氏棄其子女四人自
歸母家至十月二十日大鵬家居忽謂妻曰陳姑奔
未失帶頗多人索我同去妻訝曰姑翁是誰曰路南
州陳大爺連整酒肴相饗好同去家人舞刀逐鬼大
鵬曰汝曹驚懼且暫出大鵬入內少憩自以草索縊

光遂寂然康熙十年十一月十日署州事秋文明述
州後蔣中日報其事

雷異

康熙十九年九夏多雨雷聲甚震傷人壞屋屢見
告七月十六黃昏時迅雷大作余對門吳姓婢號吳
刁嘴者賣布為生是夕第一雷擊去樓窗第二雷火
光入室若過覓狀第三雷始破窗柱先是吳刁嘴亡
故其次子年未二十屢見一婦人相隨乃請道士驅
遣不驗其子避于伊叔家某始絕一月前又于樓樑
上見兩頭蛇其長四尺色紅白相間舌長二三寸舉
家驚怖以為不祥乃備醮三日此六月間事意者雷
之破柱殆有所為而然歟雷擊處離余寢室僅十丈
生平未嘗聞此震雷完節坊內俱有硯黃氣廿二日
偶向城牙皮遊戎言之遊戎云康熙八年七月廿二
余押運至獨柳暴風大作漕艘皆倉卒傍岸見岸上
一人周姓者問第十四號湯三舡湯與周舊交也因
雷雨求借宿三以舡有家口轉借第十五號舡頭于
姓者居之于與周亦仝鄉也為具鷄黍撤已帳為周

卧其少頃需至十四號舡電火奔突對而不見人并
不見燈火復至十五號同在帳中大呼子爺救我及
需去周已被勢需肩從肩脚入從腰間出跡其來去
由挽船入穴大如挽光澤無比過米遂從舡旁出其
孔如我亦光潤圓滑船中所有紙錢燒燬一空蚊帳
亦焦色周有僕人與周合體者面如鍋底而不死據
言需入帳中與周舞弄良久而去舡挽鉄箍十九道
俱脫落翌日訪周之為人奸淫百出歿後覺肚中尚
有銅銀六兩其卿人云周有嫂艾而新寡周欲犯之
不得一日竊其紅鞋盛盃于內作飲具與賓朋行酒
嫂憤極而縊噫即此一事足以動天怒矣故筆之以
警世

鹽池

吳門張治昭與松江研山施維翰有舊研山視醴河
東張姓晉中請謁馬見鹽池之旁有古壘題曰虞舜
彈琴處鹽池之水不用絕注煎熬每遇南風起池水
漸激上北岸見日則成鹽矣故曰南風之薰可以阜
財又言鹽池長八十里水俱渾濁中有三里獨澄清
可搵收而問其故土人云鹽池自古皆一色明朝有
馬駟馬者晉人也有寵于朝奉請于鹽池中撿給三
里以為乘地子孫永遠不致飢寒詔許之馬遂自捧
鹽池最厚者打撿立界泰開訖一夕其打撿處池水
皆淡土人驚異即今澄清可搵者地名馬家砣撿見
是也嗚呼貧富之數得失之機固非智力可以強取
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豈可以私情圖尺寸哉

青張女鬼

章鵬高字武謀上海原貢生薄游山東青張縣：有
嬰婦薛氏富而奇節族人強其再醮與水分家資婦
不從乃詆以不檢訟之邑宰章貞宰與武謀聯宗族
人以六十金賄武謀囑令斷其改嫁婦忿極乃投繯
而死及歸松年餘大病家人疑其有祟也延史道士
等讓焉史曰此怨鬼也不治將殆矣乃為建魂奪命
法姑緩其期以待和解道人甫出房武謀忽作婦人
聲如山東人語曰我在上海學過竟不得今得之矣
不能再就汝也遂卒

老人生角

華亭縣張堰鎮人史我白充水陸巡捕扭賣私鹽獨
霸一方鄉黨側目年八十二康熙三十年六月大雷
雨後史忽覺頭痛癢脹耳根生角漸長至二寸許角
灣而色白狀如羊角大如小指每日視者無算秀野
橋居民高六親性見之條言史從生角後食量驟增
有時忿悶則吐氣如牛觀者日擁塞于門其子不得
已乃鍵其戶日卧柴草中高六從窗櫺中望見而已
傳說不一未敢遽信七月廿七日有鄉人陶姓者往
柳務欲親見其狀盤桓久之不得見乃謀于覺海菴
僧：曰史之子恨親者則啄今藏內室不可復見史
有姦友海雲生者為臬司承差汝能充其同事買餅
餌候之則必出見陶乃依計而行史果扶掖而出見
陶寒暄不數語涕泗交下略言貧困無生路欲向王
司農從田畝如償終不允乞雲生將我狀詞代投臬
憲語刺不休陶領之而已視其狀則左耳上生角

宛如一小指色白與羊角相類而皮黑白相間文留

陶一叔陶曰日舡將開不能待矣遂跣行未遠復令

其子追語陶曰我孫年二十許曾應童試頗知筆墨

司房中倘缺貼寫傳語雲生千萬為我留意嗚其平

生可知矣

傅綠野

金山衛學生員孫奇元字西文于未入泮時館穀于

鄉村主人有女年八歲許字孫之子即過門為養媳

孫入學後其妻素暴悍媳家門貧薄凌辱百端癸

亥歲媳年已十四偶于後門遙見其父于隔河抱布

入市秋奔訴之復為橫港所阻追呼不及忍歸未姑

又見責遂投河死父訟于太守曾公曾公昔拔孫為

童試第一案召孫責之并令善為議妾孫集親友益

幽香無成說孫之婿傅為撰字綠野特出奇計曰惟

証其女淫媾為姑所見規而赴水則事可了衆皆曰

諾訟遂因此得息甲子歲孫與傅俱應試南闈中

首題述而不作全節乃傅揣摩預構者出闈後自誇

其必售孫先到家夜夢報喜若登門自謂得第及親

報帖乃中式解元傅某亦甚喜曰婿得解頭猶我中

式也伏見其媳蓬首披髮至報帖下呼傅名瞋目惡

罵曰我無辜冤死汝復以穢聲玷我名即我已哭訴

真司即日將叔汝備想科名耶遂撕碎報帖揣入懷

中而去孫遂驚醒傳後果不第房考遣人未松訪傳

欲其一見傳不欲往狀元戴有祺亦于甲子中式素

與傳善乃便舟揖之入省謁房考曰子二場已擬元

奈第三場卷過覓不得、母平生有隱過歟傳自白

寒儒株守並無罪孽房考曰子又才如此果無隱過

下科未有不高第者遂解贈三十金遣歸傳歸後抑

鬱不樂魯公愛其文學延為西賓忽一夕已就寢見

女至館中痛殿之遂噴血滿床越數日死又聞傳館

于清河曾謀一壠婚事得賄二十金亦前事也

白崖屠子

雲南白崖有屠子至一婦人家買猪婦人得銀三兩

置子几屠子匿之婦人自縊死其夫歸見婦死不知

其故棺殮將葬為暴雨所阻明晨婦乃在門夫恠問

之婦曰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復生亦不知從何來

夫乃偕婦往有棺屍則棺中無屍只見屠子已死跪

于棺旁手捧一物乃前銀三兩也屠子家驗屠子屍

乃雷擊也

龍吳

吳江縣官溪陳姓慣造假銀漸致富純新置房屋一所頗堅緻落成後竟詔蘇成補班梨園演戲三日鄉黨羨艷康熙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木中之交風雨驟至天黑如夜有龍直入其室屋瓦皆飛木料有飄至四里外者凡室中所有蕩然不知去向衣飾被褥在筭者皆翔舞空中如飛燕亦有掛樹梢者人盡奔竄其西隣吳子發陳之世舅也住房五進每進拖倒一

間空中墮一缸頭壓倉房壞倉米數百石顆粒無存龍乃渡河南去河中一缸直裂分為兩半缸中人皆浮水下元有一童子年十六緊抱樹根見龍身黑色目光霍霍若燈龍河對岸有吳二官房一所即子發弟也廳房亦掃盡壓死者吳二官之世與其子及鄰家一妻婦惟館中一教授及教授之孫因天黑不得出縣書卓卓獨此房不倒天少霽鄉人復大譁曰天又降一龍入湖蕩中矣乃一水牛從半空墜下亦

龍風所攝也牛游水中尋登岸薄暮七里外有牛主認歸官溪與金澤相距僅數里金澤村民章公球之子在官溪目觀其事公球在金澤遙望見龍身大如車輪屋瓦如蝗凡陳吳之左右前後貼隣廬舍分毫無損人倚陳房之木亦用假銀置買又言前年時吳氏所養得火漆金條主人盡攫之因以致富年未七月既望章公球述

楊應魁業報

舟釣灣地康生舊家子為諸生家小康妻顧氏無子
納婢楊氏瑞蘭生一子一女夫婦妻妾居室甚莊穆
顧氏偶患脾疾竟不起顧氏之兄與弟謂病非死症
藥和平無遽死之理共疑婢毒之訟之郡邑家業
一空然始終無中喜狀亦無致冤實跡親友從中酌
勸謂出婢以白生者之心為福以慰止者之鬼訟乃
息婢有兄名應魁者亦逐出不用婢後嫁黃江汪織

機者為妻亦生一子康生因遺訟事幾不能餬口瑞
蘭聞而憐之謀于織机者延地為西席訓其正出之
子而以地之女字其正出之子為養媳地之子隨至
館中讀書應魁亦相依後織机者妻死即以妻為正
應魁居然內戚與地竟抗衡矣忽一夕地在館夢見
堂中紗帽圓領者滿座相商曰顧氏一業為時已久
不得不上聞矣夢醒殊不解其故未几應魁忽得顧
疾謂人曰我胸中覺心肺皆物俱無有矣又曰吾用

巴霜入藥致死顧氏無一人知者但苦鬼神不饒耳
遂發狂不已地之姪雲賓延道人史復初行法未驗
地復夢有神人告之曰應魁事上帝判其自盡矣忽
一夕狂益甚主人呼壯夫七人同房伴宿會風雨大
作天曉忽失應魁七人皆不覺其出也過覓不得三
日後于木牌下得其屍地康生史復初口述之前後
皆康熙年間事同拙存述

大理趙汝瀛

大理趙汝瀛者應嘉靖壬午省試與友人往淨耳寺祈神途次遇一道人拉趙過松下出袖中一劄曰此虎榜也趙取觀之無其名因懇求道人笑曰念汝善人待我另復乃徧閱衆名云俱不可易惟次三人德行稍劣可易與汝即它補改趙汝瀛字復用闕書三顆於蓋別去及揭曉日填榜至三名監臨羅侍御疑而未定二司云此仕宦之子素有才名羅云如此則松矣即刻它寫趙名用印三顆餘之一如道人所它補

雷書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逆震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則萬日所共觀也書此為不孝戒

附
項碎錄

服以睡為食此內典中語也再覓對句可作養生一
聯

周元亮曰余于延平山中親見朱竹數頃琅玕丹如
火齊又類典中載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
用其汁為書

近代所謂墨菊者花匠種白茹每本留一最大者
餘俱摘去俟成熟採取穴一小孔窠以承少許仍
封固其孔懸通風處待承嚙肉合而為一取其汁
盛磁器中遇白菊含苞取汁以筆點蕊每朝不缺
開時即作墨花此近代幻花之術若能取汁作書
是真有墨菊矣

鶴井謂羣鶴旋飛為鶴井見西陽雜俎或云鶴樹土
為窟含水貯之以飲故名鶴井

中州周坦然先生總憲周元亮尊人也常作親完吉
祥相四十則有益于世道人心選錄之并錄原註

素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卻言為人心其罪必
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
親見之素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
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穢字
者畧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齋壁書

本：精爽一、完善于且不触目于何不但親

架上便如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
卓椅門下有祖父留龐者皆皆盡老僕

如此方你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添氣

婦女不垂簾親劇

粉氣髮香依：簾中羅襪弓鞋隱：屏下甚至
品評座客聲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
其中座客之心迎光其後可耻孰甚

婦士不識字

列女圖記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
故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
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于釋子之
後娼妓之前豈不可耻

老妻孀婦不變作尼姑

其醜倍于改適

不呼優人全生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塲賜坐或尚可
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見如
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
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却多少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擊板

擊板接曲去優人幾希

外無校童內無老婢

無校童不惟省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

老婢二十以外尚不為之擇配尤傷陰陽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蒙辱榜防閑
尤難作奸殊易

紙牌不入子中

近日馬市盛行士大夫儼然為之不耻予曰
與墮宜革正宜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几案上
即今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然一思寸持
者何物豈不愧殺提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
要棋變為馬吊風日下失與其馬吊寧棄
不解新今不為酒糾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婦吟嘯
生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余眼見以此生嫌者
不少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全列何至與奴僕為伍

此風偶自幾片主人得意時承來收婢惟恐少
失其意貽失勢之後歎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
受禍性：由此

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存盜
誅偽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口角無閑門事

言之鑿：如曾日親鬼神在傍何不累說得活

動此子

口中無利薄尖酸議論

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

福切須念之

十二歲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

不可以小而忽之也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日讀者為迂矣子

弟列老不明言皆由不讀小註始讀小註子
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紐後道之慮次亦免場中
出醜東問西問

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在坐者間有躬送門外則以為壯矣持火意人
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休驗此等事嚴傷
人心亦令人容易動破你勢利心腸

受人賀分即一筵一饌無微不備

富貴受賔成人禮以為當然此大折福慶亦大
缺憾處須知其從當費而來

不慮祖父圖章刻作已名

以此類推凡事無改可知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氏習其篇章

亦孝子亦韻人如此則能為祖父報德可知

不識祖父親貧友

既知其為父親父輕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不知

已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

內聲不聞于外

言勿論矣

司閭人曰早幼貧賤親串惟恐傷其意

司閭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四十條中選錄二十五則餘不及盡載

許負是女相士

京口霍林寺杜鵑花春間最盛仙人殷七七今九日

重開無異春日可替代東籬塵賦事實

紫臺即吹臺又名雲臺紫音婆梁孝王築于園中

荀與龍言常爲狸骨方理湯右軍臨之謂狸骨帖見

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南唐孟昶唐能詩律業虛山園學常得溪布諸練色

有窮嚴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送交予之助

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

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韋史往京師備指曰

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又詔達老人喜爲詩所至輒

自題寓詩句之下自稱曰孤達李老常書人新素牆

壁主人憾怒訴官杖之拘使市石灰更巧墁訖告官

乃得縱舍聞者哂之先劉貢父詩話一聯偷詩構訟

題壁被笞大堪捧腹今盜句弄辭者寔繁有徒請少

自收歛勿違嘉林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駁推無寔之說使人

陳之前以爲歎有累于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

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爲情塞之盛與

人覓財乎聲素時日不識其怨賴絕情塞之好素無

實之談昌黎博塞競財又常奮鋒批柳枝二技皆

能歌舞籍哭公詩有對彈琵琶之句晚年又服玩黃

致梵好佞佛者多藉此營機之于謂名人通心娛目

偶一爲之亦復何損古之教大節遠大業人必不似

後人泥塑木雕日在面前而太極圈子也少陵今

夕行云今夕何夕歲云但更長燭明不可抵成陽客

舍一事無相與情塞為歎悞則是少陵亦情塞矣又
何損于少陵乎盛名之下易生責備願世人勿營其
小且學其大

佛氏有花交拜友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拜者視物
為低昂也今之交友離不得花拜

景禮耕寓雲間年方少壯頃長白哲風流蘊藉聞前
兩圖可謂得其神矣迄今三十餘年余年垂七十老
態婆娑禮耕亦逾週甲而神明四照猶得彷彿前圖

葉有還少詩你難老禮耕其近之矣

右題呈
瑞小照

常見董文敏書每多屬筆至有甚不堪者尚留傳人
世深為文敏三歎息客曰不然天地間有一奇村夫
陋品漠不相識之人強以惡札索書蓋秋為無情疎
詞味心煩穢却之則舍起贈之則不堪始悟文敏此
時得一提刀人代此苦厄置之不見不聞必欣然結
感然則屬筆之有益于書家不淺余明刑兩河時嘗
錄重因有一盜魁自稱非盜手持沈文恪款號號幅

呈余曰我果為盜原任為州道憲豈肯于書贈我會
審李官收入歷審招案幾至上聞余叱之曰為州
道我今郡之人字體我所熟識此屬筆也汝但龍欺
他省人士乃敢誑我耶立命吏隸當堂焚毀之併令
書吏查歷審招冊盡行刑去嗚呼斯又掃地矣

恪庭太史與盛稱示世兄為通門世講暇日寫叔明
筆意參以大痴作法屬余弁語以申願見之誠古之
為贊者或以雄羔或以束帛茲獨以烟雲秀潤之筆

折衷于長者風流儒雅直可傳為佳話故喜而誌之

畫有六法古稱備美者千古無凡得一二者皆可以
名世然六法中尤以氣骨為先故善畫者多善書此
其明徵矣恪庭太史書法本于文恪家傳行有餘力
復游戲于揮染此幅臨寫叔明非特其貌似也蓋龍
意在筆先氣在形先所以左右遶源克臻其妙昔人
所稱愛其神駿我于此圖亦云

右二則題
沈太史畫

烟草從海外來至今未及百年浙西祀守道亦云其

風遍天下而博物君子亦不知所從來故本草不載
雖非菴集中有蘆酒之說蘆酒者即咍酒非烟葉
也數年前與西儒畢方濟問及烟草畢乃出遠西本
草翻譯示余為膏為油為木功用甚多因錄之詳
載醫論中

寶輪堂稿卷第十

華亭 許纘曾鶴沙



日南補耕

全省大畧

滇南疆域自遠古以來于庖犧時命赤胥授土號法
外君長于炎帝時曰風沙曰交趾曰三危于黃帝時
封次子玄囂于青陽于顓頊為若水為梁州于堯曰
昧谷于舜曰三苗亦曰苗裔于夏曰黑水曰流沙曰
南海于商曰鬼方于周曰濮越蒙在交趾之南重輝
而來道所經行也春秋時楚叔熊逃于濮亦名百濮
始屬楚：頃襄王漢志曰遷將軍莊蹻莊王將兵畧
地巴蜀黔中克荊蘭降夜郢遂引兵至滇池臨合都
將小小牧滇西諸夷會秦擊楚援黔中道阻臨遠防
服諸夷變服從其低自立為秦志漢志巴蜀遠謀入滇
乃使常璜音通通五尺道置吏焉而莊氏奔土如故又
道古險阻雖開故漢元仲問形雲見于南中遂以
小通通僅廣五尺

為名是時遣使往觀之指張身毒國滇王賜之高同
使曰漢興我孰大仗者運振天子天子惡其不遜時
白屋有天竺白銀王之後仁果特者為衆所戴迎丹
為滇王治白屋臨之後遂不得世其王元封二年遣
十郎特司馬相如特郎問趙萬餘巴蜀去臨滇王
降乃置益州等六郡設長吏仍賜王王印金印世其
土統其衆宣帝五鳳三年遣陳議大夫王褒祠金馬
碧鷄之神未至而平明帝時遣使求佛法濟其經像
以歸章帝元和二年建寧立師終而漢之世數服靡
帝後王建興三年益州渠帥雍闢殺永昌太守與孟
復煽誘諸夷以叛遂相亮討平之時仁果十五世孫
龍佑那者能撫其民號大白子國仍以其地封之賜
姓張氏而以呂氏為雲南太守晉朱彝梁陳隋廢置
不一皆以守今治其人酋長世其官不相凌奪蓋六
朝時南北紛：用兵無暇計及遠人之唐貞元末冊
龍佑那十七代孫張樂進求為首領大將軍時有張

牢夷細奴邏者九隆之裔耕于蒙之麓山是曰蒙氏
有祥異所居成聚樂進求遂遊國而士之自是諸酋
分為六詔雲南王為後南詔獨強蓋有雲南之地天子
遣使冊為雲南王賜皮羅間名歸義使治太和城天
寶間子閣羅鳳襲其大守張虔陀以叛改國號曰大
蒙王師討之敗績德宗貞元間異牟尋嗣立改國號
曰大理自稱日東王徙居文城一口半俗封五岳四
清後異牟尋遣烏蛮思王夢衡直聘于劍南節度使
章牟求內附牟遣其屬崔佐時報之盟于點蒼山乃
遣使上表詔冊封為雲南王牟以其兵集吐蕃大破
之于神州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詔賜金印昭宗
天復二年為清平官鄭買嗣所篡僭號大長和國蒙
氏滅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宋川節度使楊干貞秋鄭
隆立倚中趙善改善政號大天興國于貞又廢之自
立號大義寧國鄭氏滅石晉天福二年通海節度使
段思平廢若異績遂借黑蠻松慶三十七部兵討楊

于貞于貞敗走死遂有其國；號大理

即其叶城保而拓舊部

建隆間王金斌既平蜀欲乘勝進取繪圖以獻宋太

祖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我有

也雖太宗有招南詔之役嗣後南詔亦永無藉貢象

馬諸款附然然宋之世段氏幅員萬里得也其國

元世祖自臨洮行二千里而吐蕃入大星平雲南先

分為三十七路四十八甸後立雲南行中書省置郡

縣改善闡等為十慶等三路段氏降後仍縣其子孫

世守其地封宗室梁王鎮守之然終元之世構兵不

睦明洪武間達賴川侯傳有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

沐英伐雲南悉平之有德送酋長段世等至京師各

賜永服仍以段寶二孫為武昌衛雁門衛換撫世其

官勿督乃置三司各道為郡二十設流官守之左曰

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洽

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洽自南入南海幅員不超萬里

其官軍從征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戌或以徙或以

徭寓不鮮是曰漢人其生于夷地是曰夷人夷有二

種居黑水之裡曰蠻居黑水之表曰獞獞屬郡縣焚

屬羈縻提計漢夷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

焚人三之蠻人七之此全滇之大槩也明三百年中

其征討之大者若麓川若緬甸若安南勞師糜餉所

不償失至江外垂首及蠻貊等叛不常勦撫並用特

羈縻之而已

朝定鼎十七年後始入版圖置三司各道用州縣衛

暨鎮將畧如明制舊制二十府裁其二添設其一設

巡撫提督以彈壓土漢設提督節制兩省

滇南分野說

天官家言以二十八宿配十二支宮分五星術家言以二十八宿配昔之九州之十四省分野相沿舊矣近見西洋天地錄謂天包大地大地在天中僅一點中國在大地中五洲之一耳豈有週天列宿散列三百六十五度止分在一洲之理信斯言之則星家之言荒謬甚矣今姑就諸家分野之說而略記之其地則益州也其星野則言觜參者平吉井鬼者平主觜參者于辰為中于次為寔沉于分為益主井鬼者于辰為末于次為揚首于分為泰益泰益地相近之末中辰相近也觜參井鬼宿相近也寔沉揚首次相近也而葉榆楊氏從龍又以為滇之遠東諸郡屬雍應井鬼遠而諸郡屬蜀應觜參並陳其說以極騷人才子筆墨搜引云尔

全省疆域

滇在大荒之西南其地東界廣西泗城州七百五十里南界交趾四百六十里西界西洋海六千里北界四川會川衛四百里東北界貴州晉安衛五百里東南界貴州烏撒衛六百三十里西南界南海五千五百里西北界吐蕃二千里自省城至順天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五里縣縣東渡沅澧至武陵而蜀西行絕巴江咸會于江陵經襄陽漢水大河入燕北一路之西入制

制門出潼關凡道洛陽而北一路也

雲南府

於滇為會城其地東界潞江之路南一百八十里南界潞江之河陽一百二十里西界楚雄之廣通三百五十里北界尋甸二百一十里幅員較列郡為獨廣焉

大理府

在者之西其地東界姚安二百四十四里南界蒙化

七十二里西界永昌之永平一百八十里北界鶴慶
一百二十里自府至省八百九十里

臨安府

在省之東南其地東界廣西之維摩二百四十里南
界寧遠六百八十里西界元江一百八十里北界潞
江二百里自府至省四百三十里

永昌府

在省之西其地東界蒙化三百六十里南界灣甸二
百七十里西界隴川四百里北界大理之雲龍一百
二十里自府至省一千二百里

楚雄府

在省之西其地東界雲南之祿豐二百里南界元江
三百八十里西界景東二百八十里北界姚安二百
八十里自府至省四百二十里

曲靖府

在省之東其地東界貴州之普安一百七十里南界

廣西一百六十里西界尋甸一百四十里北界四川
之烏撒二百九十里自府至省三百三十里

潞江府

在省之東南其地東界廣西之弥勒二百里南界臨
安之寧州九十里西界雲南之晉寧二十五里北界
宜梁五十里自府至省一百二十里

蒙化府

在省之西其地東界大理之趙州四十里南界楚雄
之定遠一百里西界順寧一百五十里北界大理之
大和九十里自府至省八百六十里

鶴慶府

在省之西北其地東界北溪二百四十里南界大理
之鄧州二百三十里西界麗江之蘭州二百一十五
里北界麗江七十里自府至省一千一百六十里

姚安府

在省之西北其地東界武定三百二十里南界楚雄

之鎮市一百二十里西界大理之雲南一百八十里
北界北勝四百五十里自府至省七百里

廣西府

在省之東南其地東界廣南四百五十里南界臨安
之河迷一百六十里西界寧州一百八十里北界西
靖之羅平五十里自府至省四百里

武定府

在省之西北其地東界雲南之富茂一百五十里南
界羅次六十里西界楚雄之定遠三百里北界四川
之會川四百五十里自府至省三百四十里

景東府

在省之西南其地東界楚雄三百二十里南界威遠
四百里西界雲州三百六十里北界楚雄之定遠三
百里自府至省一千一百八十里

元江府

在省之南其地東界臨安之石屏一百一十里南界

臨安思陀甸二百一十里西界思倫格者登寨三百
里北界新化州二百里自府至省七百九十里

麗江府

在省之北其地東界蘭溪之蕨葉一百八十里南界
鶴慶七十里西界西番浪滄江二百里北界永寧府
三百二十里自府至省一千二百四十里

廣南府

在省之東南其地東界廣西之泗城州一百二十里
南界古勞野六十里西界維摩州一百五十里北界
泗城州二百四十里自府至省八百五十里

順寧府

在省之西其地東界蒙化三百八十里南界孟定五
百七十里西界永昌三百五十里北界永平三百五
十里自府至省一千一百五十里

永寧府

在省之北其地東界四川鹽井街三百里南界蘭溪

之漢渠二百五十里西界麗江之寶山一百里北界
西番三百三十里自府至省一千四百五十里

開化府

在省之東南遠東之東其地東界廣南府一百
六十里西界蒙自縣二百五十里南界文陞一百九
十里北界廣南府九十里東南界廣南府二百四十
里西南界文陞二百里西北界阿迷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界廣南府一百五十里自府至省一千餘里

北勝州

在省之北其地東界姚安之大姚四百里南界大理
之賓州一百八十里西界鶴之順州四十里北界永
寧二百十里自州至省一千二十五里

全省形勢

滇省雲南首府按為上游左四迤東右四迤西界以
大江其東北曰金沙江自北入東海其西南曰蘭滄
江自南入南海十小拱衛與黔蜀兩粵互為唇齒
志謂東以曲靖為開需並為蔽而南以元江為開車里
為蔽而以永昌為開麓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開麗江
為蔽東北貴州東南安陞西南緬甸西北吐蕃又謂
八百老撾交趾諸尼以元江臨安為鎖鑰緬甸諸尼
以騰越永昌順寧為咽喉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
扼塞北特其大畧也

全省沿革

漢置益州郡東漢仍之晉置寧州泰康以後改置益州晉寧平吳三郡宋仍為寧州南齊為寧州魏唐置雲南郡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明改置雲南布政

使司領府二十直隸州一

制置三司如故領府十九裁後況尋甸添開化府

雲南府

唐虞為南爨昧谷之文夏商周國曰邠周成國號滇

國漢武帝置益州郡蜀漢改建寧郡晉分益州置寧

州李特提蜀屬漢宋仍置寧州魏隋置昆州唐武德

初置南寧州尋改置雲南郡開元以後至宋為段氏

蒙氏竊據元初置善闡萬戶府至元中改中慶路明

改為府

大理府

三代時國曰昆弥戰國時屬越漢元封二年置益州

郡東漢屬永昌郡蜀漢置雲南郡晉因之魏置寧州

李特提蜀公置洋州宋屬河陽郡齊改為西河郡隋

復置南寧州尋屬總管府唐屬姚州天寶以後蒙氏

竊據後鄭趙楊段四姓繼據之元憲宗時立上下二

萬戶府至元間改置大理路明改路為府

臨安府

三代時為句町國漢置句町縣屬牂牁郡蜀漢屬興

古郡晉屬寧州唐屬黔州^都府大寶末浚于南詔置

通海郡都督府宋初段氏改為通海節度尋改秀山

郡後復為通海郡元憲宗時內附置阿雙郡萬戶至

元初改置南路總管府尋改臨安路屬宣慰司明改

路為府

永昌府

古永寧國漢武帝時內附置不韋縣屬益州郡後魏

建武中其長賢栗請降因封為酋長永平初復叛太

守張弼平之立蘭渚郡尋改永昌郡後柳貌求內附

置永寧郡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為

蜀漢仍為永昌郡晉因之唐屬姚州都督府後為蒙
氏所據歷段氏高氏皆為永昌府元憲宗七年于永
昌立三千戶所隸大理路及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明
十五年復為府隸大理路及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明
仍置府立金齒衛洪武二十三年省府改衛為軍氏
指揮使司景泰中設鎮嘉靖中罷鎮復置軍氏府

楚州府

戰國為滇國地漢屬益州郡晉咸康中置安州尋罷

入寧州遂為雜蠻所據蠻酋築城居之名威楚又名
破祿唐貞觀末諸蠻內附置傍望宋立覽五州天寶
末蒙氏置銀生節度宋段氏以銀生為姚州號為富
筋喻改白鹿部又改威楚部元憲宗八年置威楚萬
戶府至元八年改為威楚路後置威楚開南等路宣
撫司明改路為府

曲靖軍氏府

漢為夜郎味縣地蜀漢置建寧郡後分置興古郡晉

屬寧州梁為蠻瓚所據隋置恭州協州唐置南寧州
改恭州為西州分協州置靖州俱屬戎州都督天寶
末沒于蠻南詔蒙氏置石城郡宋大理段氏因之後
為麼弥部所據元置麼弥部萬戶至元間改中路後
又改曲靖路宣撫司明改曲靖軍氏府

澂江府

戰國時為滇國地漢置會元縣屬益州郡屬漢屬建
寧郡梁屬南寧州隋屬昆州唐屬牂州隸黔州都督
府開元中改為羈靡州天寶末沒于蠻親羅伽甸南
詔蒙氏為河陽郡宋大理段氏析蠻為三部曰強宗
曰休刺曰步雄其步雄部後居羅伽甸者號伽部元
憲宗四年內附六年置羅伽萬戶府至元三年改為
中路十六年陞澂江路屬雲南行省明改路為府

蒙化府

戰國時為滇國地漢為益州郡地東漢屬永昌郡唐
屬姚州都督府初天竺張仁果據之號白國至樂進

求避位于蒙氏細奴邏號^蒙詔改折而詔徙居大和
城蒙舍為舊都永泰初改為陽瓜州宋段氏改開南
縣元憲宗七年置蒙舍千戶而至元十一年改為蒙
化府十四年陞為路二十一年復降為州屬大理路
明洪武初仍為州正統間復改為府

鶴慶軍民府

漢屬益州郡東漢分屬永昌郡唐初為趙析詔地夷
名漢工一名鶴川開元屬南詔置謀統郡段氏改謀
統府元初內附置鶴川尋置二千戶仍稱謀統隸大
理上萬戶府至元中徙為鶴川後陞鶴慶府尋改為
鶴慶路明改為軍民府

姚安軍民府

戰國屬楚漢置弄棟靖蛉二縣屬益州郡東漢屬永
昌郡蜀漢屬雲南郡唐置姚州都督府天寶間南詔
捷之改為弄棟府段思平改為統矢邏又改姚府至
段政嚴封高泰明之子明清為演習世有其地元憲

宗三年內附七年立統矢千戶而至元十三年改置
姚州屬大理路天曆元年陞姚安路明改路為府後
又改姚安軍民府

廣西府

古滇國東南境漢為益州郡牂牁郡地蜀漢屬興古郡
晉屬寧州隋屬群^州後為東蠻烏蠻孫鹿弄部所居唐
為羈縻州隸黔州都督府後歸宗孫勒一部浸盛蒙
氏段氏俱不能制元憲宗七年內附隸落蒙萬戶府
至元十二年籍二部為軍置廣西路十八年復為民
屬臨安等處宣慰司明改為府

武定府

戰國為滇國地漢屬益州郡蜀漢屬建寧郡隋為昆
州唐隸姚州屬戎州都督府皆僰鹿^夷等居之後附蒙
氏宋段氏使蠻阿剌治此其後浸盛併納漢脫共龍
等地以遠祖羅蒙為部名元憲宗^時內附置羅蒙萬戶
府隸威楚至元八年併仁德于矢二部入羅蒙更置

北路總管府尋改武定路明改為武定軍民府隆慶元年鳳繼祖叛呂光洵討平之始設流萬曆三十五年撤免復設去軍民二字改為武定府

景東府

古徽外荒僻之地名曰柘南夷名板谷又云景東為昔撲和況二夷所居漢以來未見至唐蒙氏立銀生府後金盞白蠻侵奪其地移府治于威楚遂為土夷所據歷宋段氏不能制中統初始討平之以其前部

隸威楚萬戶至元中置開南州隸威楚路明改為景

東府

元江軍民府

古西南極邊之地唐蒙氏屬銀生節度徙白葉蕓張周段等十姓戍之又開底達等處置威遠縣後和況乘機其地宋懷智高之黨策于此尋為廖夢傑所攻附焚諸部所有元憲宗時內附至元中置元江萬戶府後于威遠更置元江路領羅槃馬籠等十二部為臨

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明改元江府永樂四年改元江軍民府

麗江軍民府

古麓輒地與吐蕃接壤漢屬越嶲益州二郡宋漢為屬永昌隋屬萬州唐因之大和以後沒于蠻為越析詔貞元中屬南詔置麗江節度宋為廖夢傑因所據段氏不能制元憲宗四年討平之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中改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尋罷府置宣撫司

明改麗江府後改軍民府

廣南府

宋名特磨道懷智高之裔居之元至元間立廣南西路宣撫司領臨城等五州後來安路奪其臨城上林羅石三州惟領安寧州并富州明歸附改為廣南府

順慶府

高貢梁州城周為百濮所居孟津之會濮人與馬唐龍朔中三濮遣使朝貢後終宋不通中國蒙氏段氏

不能制元泰定間始內附天曆元年置順寧府并置
寶通州慶甸縣明置府

永寧府

古名諸頭驗又名茶藍慶勞重祖況月烏遂出吐番
遂居其地唐屬南詔後為慶勞重所據非屬段氏元
世祖駐日月初即此也憲宗三年內附至元十四年
置茶藍管民官十六年改置永寧州屬北勝府明屬
雅慶府二十九年改屬蘭滄州永樂四年陞為府

開化府 新法

唐時雲南名強現後魏為教化部元為強現三部隸臨
安宣慰司明改設教化三部長官司仍附臨安府依
尚攻欽勇周天末視性命如草菅特竊摩之而已
朝康熙四年土司作亂王師深入險隘數月而後底
定鎮守總兵高啟隆創築土城五年改土設流建開
化府分為八里無轄屬州縣衙所距省九百餘里遠
處迤東之東南而西為山環繞中有彈丸為有泊深

山天菁瘴常望山之有名者曰九斗山霧霏結八邊
山餘無紀載可考境內如桑射白水接黑閣萬等寨
頗稱險阻又新現陸古江外三處地方與府屬遠寨
多枕險要人于此出沒昔有鎮守總兵後調守雅慶
其分汛官兵駐新現地勢稍寬可以控制陸古江外
故設防為地產草萊山多虎豹地瘠民貧無生計松
茸作食麻布為衣飲澗水茹苦茹夜寒燠火以木剝
為信結絕為記遠徙居深民無多境內外皆屬標勇
人名色如土老標標勇賴人沙人阿度雙子阿羅
惜獲猛禽獵布阿威獵白標標勇侯馬喇阿慶獵比
獵獲獵尤諸種各里皆有惟王弄之細獵求安里之
獵獲獵比險悍難馴城以內盡無民又武備門木
片鐫次作丸時有馳獵之處城外亦多營商賈間
處其內里許有新街漢人寄居餘皆土人也土人不
諳漢語聞知祀義化法無大小頗畏刑惠則提而
是康熙八年新立學宮文教漸興康熙七年始定

有額條邊等款銀一千一十三兩零秋銀正耗倉平
米一萬二千八百石四斗五升零外設商稅一道歲
徵稅銀三百兩文式職官如各府制

北勝州

戰國兩漢屬白國時隸攝西北為北勝所據唐貞元
中異牟尋始開其地名北方賧提昆潞河白人及羅
邏摩步婁宴之號創是宋改氏以高天惠治之改為
成紀鎮元憲宗三年其酋高俊內附至元十五年置

北勝州十七年改北勝州二十年陞為府屬麗江路軍
民宣撫司明復為州屬宣慶府十九年置蘭海衛軍
民指揮使司以州隸之正統六年隸布政使司與衛
同治

尋甸府 未裁
鎮沅府 未裁

山水畧

雲南有

碧鷄山在郡城之西滇池之外一統志云蒼巖百仞
綠陴千頃月印澄波雲猶純頂可謂貌茲山矣

碧鷄之南曰太華山在西山中如笏如冠王左環右
擁蒼秀端嚴俯視衆山郡城樓歷如繪

金馬山在郡城之東二十里小勢如甌林壑幽異左
思賦曰金馬驕光而絕景碧鷄倏忽而耀儀類思古

曰金形如馬碧形如鷄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
馬碧鷄之神可祭而致遠王莽末求即此

西南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左碧鷄右金馬相距五十
里而昆池居其中今盤龍江黃龍溪諸水文記載滇
水源廣而水候有似例故曰滇漢武帝鑿池于長安
習水戰倣此也池北受水而傾西南八十里為海口
北入富氏縣滙廣翅塘赴金沙江

安寧州北十里曰溫泉滇池溫泉指不勝屈有熱如

沸湯者有溫和可浴者有一熱一涼者有一溫一沸
一寒者大率多硫磺氣惟此泉出石窠間周遭恆石
不假甃治水而沙中沸而工色味俱佳其深數尺清
澈見底白雲時起于其中水中二石深綠如玉故曰
碧玉泉記者謂其下有丹砂故無硫磺病者久浴可
以療痼疾近聞新本為庄以脩上官生湯而地添足
殊失野趣泉旁有古寺：有海眼泉亦清冽一日三
潮：必辰酉午時又有慢墨茶一株莖草木狀

大理府

大理之山首推點蒼其勢東向綿亘百里龍首龍尾
二關鎖其南北為大理屏障有治余亦來向負蒼山
面洱海滇中奇觀也山有十九峰中峰最高左右若
鴈翅以次相亞天然自整十九峰之嶽有十八溪懸
瀑下瀉東流匯入洱海山嶺積雪盛夏不消郡城人
氏和以紅綢宛然絳雪故有六月黃雪之謠所謂玉
帶雲者山腰一抹絕無參差亦無聚散常有人叫地

得巨石刻三字曰靈鷲山竊念宇宙靈奇之氣扶輿
孕毓必有文章事業遠邁等倫者客曰蒼山之西可
謂極天地之奇矣蒼山之背峻巖峭削稜增奇拔則
有餘款麗淳用則不足形家所謂山無鬼神安得深
遠汎長且十八溪之水潺湲飛注震而不靜惠而不
紆又如三陽峰之上有所謂風洞者風從洞出雖當
炎暑寒氣沁人肌骨地脉常泄不能固藏似亦壯觀
之一微也風洞今仍棲有度俱有之

郡百里曰鶴足山亦名九曲名山記為九重崑崙

奇絕上有石門儼如城關山形一頂三歧以其形似
故名登鶴足者衆山皆俯仰與點蒼為伯仲間中鄧
原去古風一首詩也近于記失其略曰葉榆水從山
脚流點蒼鶴足俱神且東西對峙爭奇絕嗣：靈跡
垂千秋鶴足之山稱淨土迦葉授衣即其處習俗傳
聞多渺茫才人翰墨徒堪娛人言八月山放光輪囷
五色還非常琳宮紺宇不知數我：十師法蒼：我

未登覽多所歷州霏冥：恍相失披挂先弄幾率卷
捫蘿亦叩翠梁石江風吹雲雨如注樹樛樛湍滑不可

渡宮堯高閣山之巔俯視群峰五衣以須臾而散雲
亦間指點遶小青翠平麓江雲嶺白照眼茫：海水
浮銀盃舍身崖前多瓊跡仙基石上草花碧雲擁懸
崖千仞內曹溪泉冷苔生群信宿山中俗慮清欲從
此地學無止不然解帶還山去身騎赤龍朝玉京
烏弔山在葉榆水西北其地有殿羽卿係稱鳳皇苑

于此每歲秋冬夜中萬鳥呼鳴土人篝火張羅而獲
萬計

洱海在郡治之東焉郡城襟帶又曰西洱河杜氏通
典名昆弥池亦名弥海即水經所稱古葉榆水也源
出浪穹縣龍谷下世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而東
源于東為巨津形如月生五日抱珥之狀故又曰珥
河建縣西南由石穴中出會蘭滄江而入南海水中
有三島四洲東所有分水嶺形如斧劈南為河北為

海河魚不入海：魚不入河有誤入者即斃而浮水
而

天橋在大理西南三十里洱水下流之所經也其石
下斷上連浸空可度宛若飛虹故曰天橋：連激水
漬珠狀若梅樹土人以為不斛枋：龍首閣在蒼山
北其南石有一竅深不可測龍尾閣在蒼山南其石
有石長丈餘即天橋也

葉榆與珥海相貫水色黑似榆葉清或故名漾書作
葉榆司馬相如文亦曰蓉斯榆斯讀作戎與葉聲相
似也葉榆以西界連天竺國矣

十八溪：各有名同入洱海

臨安府

南三十里曰煉天山峻拔魁諸山三峰蒼秀以三十
里外小影側入泮池一奇也舊名判天山嘉靖間學
使趙維垣更名

東十五里曰石巖山下有巖洞又稱顏洞以遷客顏

閩所開也原題七溝今其洞有三一曰水雲門前座
嵌可容數百人瀘江中河之水赴以爲壑架橋列炬
而入洞中石乳下垂又有石作大士像山水迴合幾
二十里一曰南明上有兩竅陽光射入見石林丹灶
從此愈進而景益奇一曰萬象山更峻絕躋石僅數十
級隨：聞風雷聲石漚凝結若獻爵亦曰勾町三洞
云

有諸水皆曰群柯江

按舊志群柯江在烏蒙界有群柯大寺陳立祠莊
踞留王滇池置且蘭群柯國謀立群柯郡
群柯江源委載在黔蜀兩粵志田雯然書又詳群
之北地之群柯或其經行處耳

永昌府

城內之西曰大保山高數十丈橫二里許龍我東向
小巔平廣可習騎射嘗有極地得巨碑甚多俱有平
好二字舊傳以爲武侯所遺林木蒼翠足爲奇觀

山後曰寶蓋山爲大保祖龍山勢獨高出衆山之表
群岬疊，若翔舞而下

百二十里曰高黎共山舊名崑崙岡夷語訛爲高良
公界在瀘江龍川江之間山極高峻絕頂有泉分流
而下又名分水嶺

北七十里曰黑龍潭八十里曰蘭滄江在羅岷山麓
漢書所謂博南蘭津是也廣可二十餘丈深莫測東
奔流順寧達車里入于南海

南百里曰瀘江舊名怒江源出雍望經安撫司北西
岨陡絕瘴癘甚毒夏秋不可行
又有麓川江源出我昌畫界經騰永中高黎貢山下
由芒市蓋乃甸入緬中

楚雄府

郡西二十五里曰嶺溪山其高千仞峰巒百餘溪箐有
泉分流三十里匯入卧龍山
五十里爲羅苴甸山平原沃野四山環峙一縣物產

公輸北出大半其東有卧象山形如象眠大北銀牛
出焉

近琅井者曰筆架山環其井者曰金榜山

定邊縣北二十里曰無粮山其山萬仞為西南天塹

俗云孔明克順寧至此絕粮因名

曲靖府

郡南二十五里有觀音洞寬平可容數百人

陸涼州有石門平壤之上石笋森密周匝十餘里行

者穿其中故曰石門

趙州衛東十五里曰楊梅山產楊梅南三十里曰蒲

湘山

潞江府

府城南十里曰撫仙湖週三百餘里北納諸溪南受

星湖玉筍山撫其上翻：若仙人東會鉄池盤江而

達南海

江州縣南曰星雲湖週八十里外四五月南風發則魚

咸漁人之利居多由海門入撫仙達南海

蒙化府

東北十五里曰伏母山北七十里曰天耳山上有赤
石如印凡郡人客語山中即開又有石母山出石黃
雄黃天旱尺割此山即雨下有泉

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曰蘭滄江源出吐蕃境和歌句

南流至永昌折東至順寧迤府境歷景東入南海

鶴慶府

西南十里曰朝霞山常見彩霞山半有風洞徑七寸
有風氣嚙吸夏至日郡人群聚就洞口以日薰之可

愈日昔

西南二十里曰石甯山有石佛石棧石井獅象鐘鼓

之異五色踞踞被陵谷間

東五里曰漾共江一名雅川濶十丈餘源出麗江界

經府治東南象眠山麓群峰環合潞而為湖石穴一

百八孔潛滲山後復出會金沙江

一百二十里曰金沙江

地安有

大姚縣北曰鐵索箐遙迤千里昔為夷賊恃險出沒
巡撫鄧公應龍平之

白鹽井提舉司東一里曰迴龍山南一里曰北極山

西一里曰寶閣山高百仞以其通鹽司之要路土人

名曰寶閣指鹽云

府大川曰金沙江

廣西府

郡東八十里曰英武山高數百仞一百一十里曰祿

德山孤峰特起甚秀二百四十里曰馬者龍山弘治

十年奉州阿定柳有山高可五大磅礮二十餘丈一

夕移二十餘里止于此山旁有三大樹皆不動其舊

處遂為平地

武定府

城西一里曰獅子山石巖如獅絕頂坦然上有石城

清池蒼松二株中藏深谷可以容萬人

三百里曰烏蒙山一名雪山與東川為界上有十二

峯相簇陡絕盤旋七十里頂有為龍泉下流為烏龍

河八九月間常有雪又名絳雲霞山北臨金沙江為

諸山之冠

北三百八十里曰金沙江源出吐蕃經龍川犁牛石

下歷姚安至本府北界又達黎溪沿江多歲雨即冬

月行猶然浹汗行者多以雨巾及夜渡

祿勸州改易麓縣東北曰章立山四面陡絕頂有三

峰可容萬家昔為羅婺寨有天生城牢不可破

香水泉春雨霽而香發居人祭而後汲以薦漿和飲

之去疾

景東府

有北九十里曰蒙樂山一名無量山亘三百餘里一

峰特出上有石枰蒙氏偕封為南岳上有泉水每流

人畜飲之立斃

浪滄江即蘭滄流經有西南二百餘里南至車里曰
大河源出定遠縣阿拉村合三岔河流經府治南入
馬龍江

元江府

郡西二十里曰寶山圓如螺髻尖如棟簪俗傳昔有
葉苗藏寶山麓因名
北曰奇山舊名龍爪有涵春泉仙人洞奇恆萬態

麗江府

西北二十餘里曰雪山一名玉龍山上插雲霄下臨
麗水山巔積雪經夏不消巖崖洞谷清泉飛流
金沙江古名麗水源自吐蕃界犁石名犁水訛犁為
麗經巨津寶山二州江出金沙故名元憲宗三年杜
大理從此濟

蘭滄江源出吐蕃嶺歌旬流經蘭州西北三十里

廣南府

東南九十里曰者鷄山高可二百仞恆石嵯峨皆為

首寨

東北一百五十里曰西寧山下有巖洞雲多隱迹其
中潛出為患

順寧府

郡西南一百八十里曰輝小林深谷奧下勝絕洞以
藤橋渡

二百里曰西粵山俱石壁有瑣英洞：肖城關廣約
十餘丈許嵌空奇崛上有青蓮華蓋中有石鼓若擊

之琳瑯深遠莫窮其致

東北七十里曰蘭滄江源自金龜東南流經有境與

黑惠江合而歷景東元江交阻入南海

其東曰黑惠江即備溪江水由大理劍川二潭興漾

漾水合為一江經南洋山下入蘭滄達南海二江策

氏俱封以漬

南曰阿輝河水勢迅急土人構藤而度有魚似鯉而

非也甚肥

開化有

開化新設府治萬山環繞莫得其名即治沅泉昔乎
南北其名亦莫可攷山之有名者曰九斗山在城西
南曰霖霖結亦在城西南曰八馬山在城之東北水
之在郡治北者曰僕人河在郡治西北者曰彌勒河
餘未得詳守土諸司亦不能悉也

北勝州

東三里曰東山石壁間有刻吳道子畫釋迦觀音二

像南曰九龍山高丈餘登其頂四顧千里

物產

滇之尋常布莽志中已詳載之特凡其他省
所少及耳目不經見者畧記一二焉

孔雀自愛其羽毛常巢深草及古樹中洞溪纖志云
其栖必以尾向外恐損其文采也人潛往截之不使
回顧若使回顧則全翠之光盡失矣每逢晴朗時則
振尾開屏或遇小鳥亦開屏以驕之土人羅得即挾
以入市如北鷄有挾之太逼即斃于懷者隨捧其羽
剖其腹炙而食之漢人畏之若醜而彼視之蔑如也
聞其毒在膽去則可食矣余買數雛歸抵家一二年
後大約斃斃于寒月其又來亦稍遜于山中蓋山中
食地絕家石惟食榆梁耳間亦生卵以家鷄抱之終
不生然滇人得卵即川鷄抱亦生也
五葉草形如菊葉綠毒瘡走戍方人恒剪以自隨咀
此草覺無味者知中盡毒急服其汁而吐之云
巨竹出易門藩甸窮山深箬中一節數尺大逾于周

類編年竹土人云再入深菁其種尤大然不散入也

鷄蔓土菌也永昌雷雨後生沙土中出土即采久則自消醃乾可以寄遠亦有熬液為油者勝越志云鷄

蔓菌類鷄以其形言蔓飛而飲足貌 一曰鷄蔓油推以醬油則其味即變 永

滇之山茶中天下翫傳七十二種省中所常見者其大與牡丹無異土人以爲大者非花之上品也鷄足

山有二株其高數丈遠望若蒸霞濯錦落花成茵厚

及數尺余于署中折一枝揮贈瓶花稍石蕊一月後

無不畢開但輪廓微小耳乃知溫燠之氣迥異他方

矣即人趙進士祥昔年著譜近百種觀其形色而繪

之繫之以名附之以詩賦記序真奇觀也今失傳矣

雲

大理石屏出點蒼之北麓旦而伐車多丁品偶遇

奇色者工人常故毀之畏微末也石片以平者爲貴

間有人物及草木鳥獸者大率于磨礪時巧肌黑白

以成形以手捫之則高窪厚薄非真平也真平而能

成形者乃爲上品亦不易見志林白質黑天寔各色

俱有亦有一石而兼三四色者宛然丹青圖畫生動

天然不止于黑也洪武末年所脩郡志不載點蒼石

至景泰丙戌脩一統志始及之意者從前爲南詔所

據無人輕議伐石者歟明時自尚方以及工官初時

以五尺爲率後來勘合肌六尺者徵求採辦民力

不給其時有巡按御史議請封閉者若累可知矣

余渡蜀之小江：瀘石即隨千瓦而磨之或如松竹

或如山水皆白質而黑紋者土人言兩過後偶有拾

肌石龜者大如錢腹有金紋八卦惜未之見乃知宇

宙靈奇所鍾亦烏可屈指數哉 大

臨安亦產荔枝他郡所無 臨

觀音藤節密而堅葉赤而鮮土人呼爲血樹 臨

緬石荔枝葉與九茄相似結實堅小狀眼去翳 永

神黃菜小莢如江南毛莢一莢中三四顆不等小兒食之不出痘莖茄二種掘土人言功用如斯然亦未見有奏效者永

梧子有二種小者如各省大者一名山松其形如枕色味皆同其質三倍于小者郡志不載永

交易金銀錢之外亦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漢中自古迄明皆用之人以為使今錢法通行內地鮮有用貝者矣土或仍舊低也

琥珀產緬蠻地內地絕少劉宗時寧州獻琥珀枕今雖一二兩者亦不復見

青金石亦產西隴山下色青翠可愛無可比擬俗云珮之可以衛生一云以石作盃臨產以盃飲酒催之皆未試也

寶石產緬蠻木邦及永平以西皆有之今則兼并于緬罷上者海舶以銀餅易去其至內地者不能盡善蓋內地商人購寶石者不以銀而以貨緬人之所

欲者如龍泉青大盤浙中每盤一絡而緬借則三四十金然運盤至使除水程不計外陸行三四月盤之宅好者什不及半矣漢土各張皇其值以相貿易如好古家以物易物故上色者絕少蓋寶之貴賤全憑水色有水色者皆產于寶井大車皆漢澗伯水之地如映紅鴉青大一寸外者僅動以百計其卑地所產曰乾寶雖大不貴也緬人寶井秘不令漢人見市者于百里之外設肆以通有無其經行之地多瘴癘行旅稍不謹嗜欲則染瘴而斃又漢方多置毒藥林邊多盜故去者視為危途運者稱度焉如武定之元謀縣地亦多瘴疔今以生還為幸余見一今以病得乞身至省中辭歸其面目已離奇腫腫見者駭然矣彼中土著絕不染也

寶砂所以攻玉亦以拭寶石能令發光

鴉片低謂之哈芙蓉市值甚貴以其補陽固精故僅子方中多用之然有大毒能傷人蓋罌粟脂膏性本

大熱復合草烏成之故迅烈不可服近見醫方刻本
云秦中一老人年九十猶孱生按君孱帶卑礼微至
別無他奇正餐粟花片每日食一椀以解其熱耳
蒙山產草烏其性更猛

阿提出者藥向大樹之滴脂也樹脂所滴著物即化
今市中所鬻者皆其所化者也

噫以香諸香皆賴之能辟鬼崇傳聞昔人買定有鬼
為崇主人偶焚噫以鬼夜語曰彼焚何物令我頭痛

盍去之定乃安香亦不知何物所成以其國名遂名
之

紫英石如紫瑣瑤紫色深者殊可把玩其次者以造
園基甚色久見風日易淡 滇甚亦出永昌以重者

為佳 永

何首烏兩邊皆有之惟楚雅興滋江者更大然皆生
邊外不在內地焚人凡之見其藤兩人立兩地伴為
問答一人問曰何老公在家否一人答曰在家又問

何老太在家否又答曰在家又問曰如今老皇帝要
你，却也走不脫然後緣其藤發之一公一母最大
者每顆可得五六十觔開亦有至百觔者然亦罕遇
大約一二十觔者其功用亦佳不如是即終日求之
不過如養大耳凡與本草所載採何首烏者先問何
先生之說相符余在滇時見一秦戎差其五百大索
于野外者三日了無重一二觔者焚人哂之叩其故
乃言取之，法如此真靈藥也

滇之銅鑛在，有之惟楚雅之銅為勝楚

西靖境外有部落產大馬擬于祥象有司凡以貢尚
方先以長繩絆其足徐加繫紐半餘乃可馴馴去馬

尾骨即使尾鬣高舉以為美觀 西

滋江何首烏是巨他郡勿及 滋江

佛奈產藥化天生艷麗種類亦不一 藥化

茯苓上有長絲覆地搜絲得其處而割之小者一人
有三四枚大者兩人共有一枚尋甸亦有之彼中不

論大小以不破氣者為佳破氣者雖大為害也即如

青州之丹砂亦以不破氣者始合爐火之用曲晴

鵲鳴清晨集澆木動以十計小者體如蒼雀亦能學

語但畏寒不能遠翔

馬鞍輕妙而堅緻皆以為革之不用綴布可以經雨

韁之上又長二尺馳則以策繫則維制木為登狀如

木履可偕天力武定

景東亦產貂鼠志所不載景東 如自胡向張氏言之

日出扶龍江老樞之地景東之轄土也景東

麒麟竭木名也亦藥名也木高數丈婆婆青葉似

櫻走而三角脂從木中流出如膠結赤如血色又曰

血竭元江

枕中鷄形如鴉置之床頭每更枕鳴用以警夜元江

紫檳榔結實時封其圍以犬血汚其樹土人不示則

為仙人採去惟空樹而已仙人藥霞服氣何獨嗜此

以為羊棗遂致空林也大約防鳥獸攫耳今滇需用

盡出元江然利歸商賈土著之人所得無甚有故後

土人以致激變者有司不可不察也 滇人嗜檳榔

齒舌常如飲血無論貴戚男女對客亦不報有乘車

馬而過市者僦謂之過街稍客至即手抹一枝揣內

地供茶也男女納乘不用茶而用檳榔肯人不自嚼

如要咀咀適可而後進之

麗江大犬即族葵之屬高如驢而背潤膚寬噉人致

走土人盡則鎖以鉄索夜則縱之遠不敢放也余以

十金屬木姓土官購一切土者眉目停懸今一雙重

馴之他人莫敢近一日書吏偶過其旁人起之木索

盡碎值余將解即以貽木飛

蛤蚧出元江山中秦蜀遠地亦有之雄鳴曰蛤雌鳴

曰蚺聲相和而合抱宛如人道至死不脫者入藥太

效亦有獨枯樹而死者又假作合抱而售于市者皆

不堪入藥元

雪姐出麗江西北諸山、之冬夏積雪者俱有之大

如臂離雪即走乾之為脯可以昭遠然粉不可食與
駝峰熊掌犇牛古存其名而可也又云雪蛆能心腹
熱疾是

白面依出廣南府

菊醬者唐蒙食之于番禺前史稱其美如蜜棗味平
棘似姜子揚慎曰南橘藤似竹杖收其實為醬色正
黃味美于中國之豆醬

滇志曰曉地見人則辟肌而乾之地分為數節入藥

良人見其辟也而去之復為地形如初大理郡正
吳子開封昭余曉地一端謂從滇中明歸者地長約
尺餘云產順寧大侯山中土人肌之調地淋未未服
鳴金鼓以逐之地驚墮地則斬為三四矣人土仍漸
積為全地肌以瘡毒瘡腰以上者用前段腰以下者
用後段近腰者用中段滇志但云入藥不註治何
症田雯點書云瘡風疾宜并訪之
世稱緬絲為婦人所御又從而附會之曰緬絲者免

淫也說以傳訛信以為寔彼曉土人曰緬人龜鵬精
葉以小金丸如葉莖大男不微割其勢而納於中
旋復長合如故終其身不復出矣亦名太熱丸蓋鵬
性至淫遇物之壯者即求合緬人縛草為筒服婦人
之衣米紫綿爛脂舂其而簪花而置之中野鵬至急
集而覆之道其精于裙褲間猶跳躍不止收之為鈴
鈴得暖則益思奮故能蠕蠕自動物性如斯氣之所
感也余質之祖緬諸將士其詳皆公因言出征時無
人不以此相屬又至緬一無所見惟彼中敗陣之後
見有疾走逃避不三四十步輒稍蹲于地屢行屢蹲
嚮道曰是帶鈴人逸速而別肌之凡帶鈴者不能久
步惟乘車乘馬者佩之常人亦又也聞聲測浪畧云
緬人短衣長袴或緬鈴於行聲護然別有一布護
之今之肩作者其形皆倍大甚有鈴上置鈕以繫絲
線者傳聞異詞姑妄為之耳握諸掌中亦甚微動
乃手自震動非鈴動也置諸几案則靜然矣真者性

畏寒連撈絲凍則不復活

安源州昌溪寺有優曇一株高數丈孟夏作花一瓣如玉蘭而倍厚然有花無寔土人百計拊種終不得

集余居州寺剪百枝植于樹旁今居民種竹為樊圍

以灌漑之久之州寺祇書報余曰優曇前而枝矣急

命遷于磁器致省署不兩月碧葉森然高二尺許會

余請假歸養蒙夫四名解玉鎮遠乃免輟取載之經

萬里盤冰雪抵家無恙次年五月忽萌二莖漸如鵝

卵包裹三層漸次脫甲開時有聲如爆竹隔垣皆聞

花止六瓣開不數刻花瓣俱謝矣開五月既里後進

四十餘宣地氣使然耶越明年亦結二莖少保楊公

預相訂曰茲將開必示戎當車騎至君齋及期果齊

從而至并題柱史王公農山共觀時方卓午陽公之

使者疾趨而前曰花發靜矣公不待啟畢急與柱史

往觀花已大放清香襲人衣袂是歲增一瓣二公皆

悅甚徘徊花下至于忘飢強之飯少既畢復往花

落矣柱史王曰內典謂曇花一現乃今果然楊公命

者拾花瓣携歸曰我將以示老荆并分其半與柱史

曰萬里奇葩不可不共賞之其一株尚未作花楊公

曰請以昭我并携去楊公甚鄭重遣使置揚州新第

明年正月詔人報曰暖底寒甚曇花至今在余齋中

者高尺餘開八斗無恙庚申夏無故忽枯秋九月先

太泮人辭世豈白華之痛為之厄歟

大理府上聞和山之麓有樹一株高數丈葉如桂而

大卷與安寧州之優曇相似每朵十二瓣過月則增

一瓣相傳以為仙種不知其名即謂之扣小卷開時

有蝴蝶不計其數集于蕊心其不得集者啣尾相貫

飄颻如幢幡每當四月上弦卷放時四遠游觀畢集

集余未至滇時寺僧苦游人剽掠遂旁穴土由地道

而置火于樹根火熾則鳴與虎丘僧之伐茶同一義

也

丁開州有金珠樹一株每結穗皆一百八顆傳說

人難產者摘一顆吞之珠在嬰兒手握中出未之試亦未之見也

江外之馬有值五六百金至千金者土人必不入內地一則懼謀求一則土司性僻好開一言不合雖至威必操刀相向戰陣之中勝山越潤全憑馬力以馬性命之所寄故特貴重之不惟市內地黔書所載抑阮之馬是也

附論黔馬

馬之良者唯冀北而涇注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血涇注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于西域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亦半之其鬻于他地者凡馬也而其上者棄人愛之不肯鬻亦不頻將惟作展也臨陣刀用之盡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前嘶鷄鳴後嘶犬吠腸潤膈厚腰平背圓林之以苦荻烏喂之以蘆菰馬遇暑噴又飲之以藜漿馬體卑而力勁質小而德全登山踰嶺運電故

雲部煙柳而笑蟬蛻也龍鬚鳬臆內角蘭筋志個儻而精機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木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鶯糞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硯鬚燦如霞孟嘉嘗黃區耳則梳記以平涂試之居然有眉目不善走而志在于里隱然有不愛羈勒之意所以英祖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烏却無正九方皋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鼻耳梳記又如眉月然多屑以攬重睛者孰謂烏要愚哉語其故惟善于攻駒一始生必齎齋其母時飢渴而潔寢處晚夕與之俱所以煦其澤而使溫厚其子之氣而無剛也生三月選質之佳者而教之繫其母于層巖之巔置駒于下膝之移慈駒故悲乳不可得終服之則房皇踟躕奮迅騰蹄而至上不知其為峻矣已乃繫母于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毋叫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

奔解過而後一亦不知其為除也如此者數四而
未已焉則其胆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
矣既成駒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
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蟻封之上若澗之間全
鞭一下欲嘶不成則涉太行若堵塹履羊腸若荏
旭而跌倫超群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
下事何一不由乎學乎

開柳院養馬

點志所載養龜院也在養龜司去會城百里其塚
接烏江蓋以馬而得名其事見于明臣宋濂天馬
贊曰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產于羅鬼國者尤良或
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龜院在西山中
泓濟潤深閑闊靈氣蛟龍寢藏其下當春日始和
物情酣逸土人在柳院畔拊牝馬之負紫之已而
雲霧冥晦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蹏馬接
蓋竟云連天色開霽視馬旁之沙有龜跡者則與

龜遇謀其多腹而即宣之墜產必獲龜駒焉粵若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金蜀降獻良
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符之柳院者身長十有
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
起項下厚五公厘三寸餘貫脊終腹至尾間而止
精形光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聯勒不可近
近軌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
司之親撰祀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勒
典收副使臣高敬蒙沙四百勛歷之人跨馬上使
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迨八月癸酉上行行
夕月禮于清涼山壇上于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
馳一塵勿驚上情悅豫賜其名曰飛越米復命柳
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馬臣濂猶諸載籍
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漢注水中馬之生于水者
尚矣養龜之說雖相傳于土人要當為不誣也肆
惟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入無不

梯山航海獻寶來琛遠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
火之鷄貢于三件齊之境其他旋形攝狀藉、絲
絲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龜乎固書曰不
寶遠物川遠人稀所寶惟質則近人安上寶水財
食日懷保于小民方穴之士龜雖始書將圖治安
如唐虞時其避荒殊尚殊有奇產未帝有心求之
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
龍媒之異自致于天周十二之中揆之于書前聖
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成師之建續武廟其以
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謹以文字為贄業際茲
歲莫不敢嘿而不言謹選贊詞一首以昭諸後世
贊曰天駒駿蛟龍非靈泓澄神馬生祥颯瑞雲
蒼冥大乙翕張通精靈龍騰及龜腹柱竹拔耳
騰睛卷雪振毛光煦夜汗滿布血霞流頰振鬣鳴
萬馬驚聞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滿
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寧有龍媒獻龍是出入天

門駕龍輅太霞五彩滿瑤京范、堪輿內孰敢不
未庭隨彼漢將軍空圖賦師戎乃知天子在樹德
不必連于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為之歌帝致唐明
皇時靈昌郡得異馬于河龍輅也尾卷毛環日內
巖居常閑者二十年回章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為
龜蓋亦類是矣 貴州巡撫田雯詩曰趙原楊柳
春三眠風晴絮飛到白隴西山夾岫生野州果留
鳴樹何翻、掩蓋一沼清且澱下有萬大龍淵
北疆下珠系絲牽俄頃異物來城蛇晦冥雲物紛
勾連神駒生長為江邊剪昔首自洪武年我拜陪
首垂王箋其毛如雪轉如拳首高九尺卷連殘歷
沙八斛箭鏃強要官不用珊瑚鞭天閑十二人喧
闐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頒黃帕纏賜名飛旋
奉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亦將使龍或邱
將軍絕可憐而或笑指中郎露羅兜嶺下奔紅象
但餘春水流澗、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鵝閑上針

陽懸區瀝之竿盡如修馬歌火有青藤編

乘象于編之獵古距永昌四十餘里其魁曰峇前多

乘象亦用于戰陣彼中分貢象與戰象貢象之價薄

戰象之價亦昂一象有值千金者自東明時至永昌

勅令貢也永昌三十里加復增六十二里明大政乙丑

水西安邦秀開州秀崇明科合露並為蒙舉其犯滇

直抵馬龍修稅莫可當人鮮聞志然省戒嚴調陶土

司兵至有一象深伏小壑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

意突出咆吼躍起數丈噴鼻冲泥水作雲霧直挫賊

鋒人馬皆辟易復獲一悍賊擲天墜地賊踏如糜賊

衆咸披靡有陸姓小將乘機逐北遂獲全勝及暮收

兵象尚勃、有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瘡剝通體出

鐵三升除遂覽滇黔之人皆德之為封瘞立碣于馬

龍山之陽余在蜀駐保寧時滇中有陣獲一象將解京

即路經于此象奴之恣肆作惡地方苦之而莫可如

何象亦惟其言是聽以助其貪壑未幾象病不能前

旋斃于保寧開剥其皮得前綴鉛子以并計吁此亦

老于墮場者歟

貝葉類攷閩樹高五六尺實大如茄緬人孔窺以其

汁置甕而加麴藥馬謂之樹頭酒

鮑魚生于小孟貢江土人食之以為滋補之具一夕

御數掃又產灣薑食少許終身絕人道土人以飼壯

馬不用騎也二物全產一方其功用相反至極故并

記之

鹿江之金不止于沙中越金有承子金羊頭金或如

豆如栗如指皆產山谷中先以牛犁之雨過即見今

亦絕少滇畧記雲南銀礦二十三所銅礦十九所鉛

礦四所銀礦久不開採即有盜挖礦沙者有司不得

而知或有司知之上官亦不得而知蓋一經開採亡

命畢集為地方隱憂且地脉盈縮不齊而課額考成

難缺所謂好事不如無也其銅鉛諸礦民間猶利賴

之

鵲鵲聲如婦女泰吉了聲如丈夫而吉了尤慧出邑

民苦之

州溪洞中漢人以十萬緡買之泰吉了曰我漢禽不

能入垂地遂絕食數日而斃

濮竹其節相去二丈在滇桂西南哀牢地以問武王

時彭濮得名也

江川有濂賓魚激江有大頭魚二水相通二魚不相

往來見即噉之

武定府有名金剛鑽者非草非木碧幹多刺其漿殺

人土人家種以當籬落幹粗而潤葉小而稀會城種

之益益儼然一碧山也

馬金囊蔓生之葉也狀如京師文官葉咀一顆則齒

舌間竟日香甘一說塗瘡毒泰故一說婦女食之絕

胎大率至寒之性

貢金自明嘉靖十三年始派解二千兩內足色一千

兩價六十三百六十三兩又成色金一千兩價五千

五百六十三兩俱發司庫銀辦買嗣後屢增屢減滇

橋梁畧

橋有異于他者者不能枚舉畧記數則以廣

聞見特選方之一班也

霽虹橋在府城北八十里跨蘭滄江以竹索為之洪

武時鎮撫華岳倚而扶柱于岸以維舟後架木橋尋

終尋暇後請官兵守之

海門橋在縣東南八里為臨安要路通星雲湖水入

撫仙湖今舟始此天順五年建中央有畧魚石為墩

江、川其魚二種以石為界不敢越江水一渡越則

相聞：而石為真象

天生橋不一而足大畧如天台石梁

景東蘭津橋兩峭壁竦立高廣千仞飛泉急峽複

磴危岿森羅上下激外一絕絕之觀也南北相望無

可通者以鉄索繫兩峭為橋漢明帝創造永樂初重

修不知當時空中何以着力疑是神運

麗江鉄橋在巨津州北一百三十餘里跨金沙江橋

之建或云吐蕃或云隋史萬歲及蘇紫或云南詔間

羅興吐蕃結好時置吐蕃常置鉄橋節度後異牟尋

歸唐與韋皋合兵破吐蕃斷鉄橋即此跨處穴石鋪

鉄為之冬月水清猶見鉄鏤

順寧藤橋在阿拜河、水東注土人構藤為橋以濟

往來

浮橋在蘭滄江上每至正月郡人編竹為之長十五

丈廣五丈人馬經之如卧虹之狀

四川廣平伯陳建謂余曰邛雅之外有鉄索橋其

製以一索為之繫兩端于兩峭用大竹長數尺洞

其心而貫于索、之兩端畧高下其勢欲渡者以

兩手兩足托竹微以一足蹬開則隨勢而至彼峭

其末者亦如之名曰溜筒微外有雕尾露骨為難

入內地間有渡者攢其四足縛于溜筒而推送之

亦可渡此亦殊方之異境也若內地之索橋有橫

鋪短板于兩索之上以通人畜往還者商旅憚：

土人過之如履周行。再如貴州盤江之索橋。江廣
三十丈而水中不置一橋樑。俱用大木從兩旁石
壁斜飛作架。以成長虹。上蓋板屋如沅州之江西
橋。仍以舊時鉄索繫繞橋身。以防震搖。安車駟馬
從容顧盼。不啻履康莊矣。

古蹟畧

雲南府

穀昌城址在府北十餘里。亦名苴蘭城。楚莊踰築
黑水祠。見漢書地理志。云滇池出缺有池。澤北有黑
水祠。

諸葛碑在府東二里。舊漢管唐。唐德初鳳伽異築拓
東城。得之。其文云。碑即什夷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
楮。括今廢。

優曇花樹在城中。上主席內高二十餘丈。枝葉荒茂。
每歲四月花開。如蓮。即木蓮。花有十二瓣。開歲則多
一瓣。占花多寡。可以卜歲。蒙氏藥賊時。有神僧菩
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携念珠分其一手植之。
廢文廟遺址在府南魚課司巷初南。詔以王遂少為
聖人建學祀于此。後賽典赤始立孔廟于城中。
畫卦臺在大理府蒼山龍泉峰下。昔武侯屯兵于此。
草萊中得石刻伏羲像。因作八卦臺祀之。

天威這儿龍閣以西皆是孟獲對武侯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故曰天威這有高碑迺天威這詩

千尋塔在柴旺寺上有鉄精鉄城曰貞觀尉遲敬德

監造正德九年地大震塔裂旬日復合

銅柱唐御史唐九微道洱河尾而西見吐蕃築地以

鉄柱梁渡漾濞越點蒼微車城毀柱立銅柱而去

馬搜征交趾立銅柱銅柱在交趾不在雲南也交趾

雖與雲南接壤然伏波未嘗入滇特其征五溪蠻從

名西南彝故亦唐張籍詩云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

幾日到金溝金溝交趾地名水經注所為金溝清渚

是也

孔明鉄柱在趙州南百里地名白堆孔明既擒孟獲

歸至白堆紀功立鉄柱歲久剝泐至唐咸通間張樂

進求等思武侯之功重鑄鉄柱合酋長九人祭天于

柱側是日有五色鳥集于鉄柱頂之集葉含詔細糞

樂左肩經十八日乃去衆以為天命所歸樂進求遂

避位農樂東立之為興樂王是為蒙南招

占農石在羽^思御有石窠中藏一蛇見首則年豐見尾

則年歉見腹豐歉半之

王尊塚在金沙江東北巖畔有九字王尊以版之塚

張牧書

張牧不知何許人不尊塚在印都不知此書何據

火井在臨安府州乍村井口常如^烟拔以葛即煇

傳聲洞在州西南二十五里集甸境洞口石如簾有

一小孔以氣噓之如吹牛角聲可聞半里人少到輒

蛛網封之

風洞在納樓長官司東二十里四時風在洞出人

能近

永昌府

諸葛燈出諸葛井中土人于星夜常見火光如燈

大銅釜在鎮地所南八十里其釜有二釜可注水三

十餘石

黑水在灣甸州^和數十武每歲五六月水自地湧出人

馬迹之則病飲之則死土人用龍浸水中久之肌出
絲毫可以殺人每當水出時人畜俱不敢近此水非
而負鹽三危人
而海之黑水也

曲靖府

漢李元禮碑在府南一里上刻篆書漢元和五年閏
四月十五日漢李元禮等字餘英碑傳為李膺遺黨
個流女子門人于石門即

潯江府

閩索駐驛處在州西即閩索山道險引繩而渡上有
閩索廟

尋甸州

會盟處在易龍驛閩索嶺上有石標漢諸葛武侯南
征時會盟于此

武定府

龍隱臺在獅山之巔孤峰入雲兩石相抱中容數人
昔建文君曾隱于此遺詩一章又有禮斗石今存

三石塔洞在武定洞西山頂石層如塔者三內深
三十餘丈有石盆注水不溢不竭中漬一白石狀如
鐘色如玉以墨書之頃刻湧成墨片其石千狀萬形
不可勝紀人語則發聲如雷鳴

元江府

石烟在他郎十左村石物中通一竅最深香霏烟象
鼻四時不絕居民稱者以烟所指卜吉凶焉

麗江府

麥宗墨跡在府白沙西蘭岩上皆番字不能辨
鉄橋城遺址在鉄橋南今存

大理府

汝南王妃墓在府西北雪山永樂間封王于大理妃
為民間女姓丁氏

姚安府

周小卜墓在府城西北小卜楚莊驕將戰死于姚蒙
人立祠于墓

日南雜注

雲南固以彩雲命名以為此特偶然事耳及余身至滇池每見山川出雲奇蹟變幻且五色並見不一其時不一其地山澤靈秀蔚為祥光若點蒼之腰所謂雲橫玉帶者歲一如此其奇更不可思議矣

滇地如煦四季皆如清和與隸民人一單布袍可以歷冬夏居官者冬乘夏葛聯以應節令其寒則可省也蓋天氣有舒無慘故草木易長鳥獸多珍云貴

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春月風更甚然皆從西南來偶東風起即雨：後即如深秋蓋雲南雖多平壤其寒乃最高處如吾郡登舟至鎮遠還：七千餘里舟行皆逆流直上又陸行二千餘里皆拾級而登入滇境後回望貴竹諸山昔日經行時所見蔽虧日月者皆在潭底蓋風從平地來故東北之風遂不得至獨大理少西南風者則點蒼為之屏障也山高可知矣

滇雷甚震冬月皆有之每一震雷則大雪如傾雷過則雪止一如夏月之行雨也

自貴陽至頂站便覺大白較大入滇後則夜觀星體皆大于他省曾聽征緬將士言出師之苦緬馬磨瘁殊谷地極言其地朔日偶見纖月日落時宛如靚而臘底永茹甚繁熱甚環甲之士日浴于河者三凱旋時西馬竟無一騎矣殊方遠宦聞之不覺爽然

西南諸夷種類不一悉收之更僕難盡然大端不過

二種在黑水之外者曰僂在黑水之內曰蠻僂有百種變六七十餘滇南之民其能文章善應對者大約多在省邊徙之人乃商旅久居入籍者不盡皆土著也

陸涼蠻王碑云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

末受邑于蠻遂以為氏其後世為鎮蠻校尉

滇省東界廣西南畛文趾西畛僂夷北畛四川東南五百里至貴州晉安衛東七百五十里至廣西泗城州東北六百三十里至貴州烏撒可渡南四百六十

里至廣西上林州西南三千五百里至南海西六十里至西洋海西北二十里至吐蕃北四百里至四川

會川衛其自省至京師共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五里

漢明帝永平八年帝夢金人長丈餘覺而徵諸羣臣羣臣有知者對曰此西域之神也其名曰佛其教行于天竺諸國不尚刑殺而民自式化天竺即身毒國也帝欲遣使求之未審厥途或曰天竺即今滇西恃南樸拊皆佛苦行之地乃遣使求道得其書及沙門

以來于是佛教始行于中國道託諸此

大理城西知聖寺塔高二十餘丈十六級負蒼山面洱水山川城郭盡在一覽云周時阿育王所建也崇聖三塔中高三十丈外方面內空其二差小頂立金翅鳥以壓龍蛇又有鉄鑄款識曰貞觀六年討逆敬德監造中有大士馬二丈云是天雨銅所鑄今滇中亦有兩銅佛大抵質作無憑可信

吳子開卦云兩銅鑄大像畢尚有餘銅鑄大士小

像教尊今寺僧高供樑間吳子迎歸其一个在瀧

三宣六慰不在焚燬之列

滇蜀相通取道于建昌五衛其路而西皆垂人惟中通一線往來甚近昔鄧艾入蜀甚艱險亦由滇路未通耳

李膺益州記曰瀘水源出西羅東下三百里兩峯高數百丈有殷氣暑月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凡

此非今之瀘州今瀘州乃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

金沙江即黑水也北方謂水黑為瀘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里至西林雲即今理部長官自西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嵩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地安也今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元江驛一在地安之左部據此則孔明所渡即左部也在思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熾燄火井騰光而禁羲水紅注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

其形其作有聲中林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

六詔者皆滇西諸蠻各有君長不相統轄蠻人以王

為詔猶言六王也一日浪穹詔後魏創一日蓮賧詔

一日施浪詔一日慶少詔一日蒙萬詔一日蒙社詔

在六詔南又有時旁詔矣川羅議詔二詔式做故

此外諸蠻皆哀牢雜種九十九部之後自相吞併而

為八又併而為六六詔各受唐爵命為各州刺史而

屬于姚州都督府受制南節度使節制後南詔勢強

威羅皮達吞併五詔

段氏播貢萬里揆滇三百餘年元時納款後猶未命

立功繼參大政子孫為方伯連帥者十餘人元末明

興復出其二子子傳因中各畀以萬戶之爵世守勿

替可謂綿長矣

南詔五岳四瀆

異牟尋與鄭回論唐皇遣蜀事鄭回曰此雅人事有

火亦運化伏然往開則天后謀革命今人至龍州江

油縣縣斷李氏祖龍之脉其水亦如血及至羊亨蜀

有老人獲坦秦曰龍之斗心小國之祖業今陛下蒙

塵禍乃刑天后橫擊所致古宗開之驚異即命刺史

備填完好如舊未几孫山授首乃非州為都督府賜

號靈應即故知國運感哀亦聞山川氣脉也異牟尋

開言嘉歎遂欲封表境內山川

五岳封然蒼山為中岳

山在大理府城西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

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瀑布流注為

錦浪等十八溪

封絳雲霞松外龍山為東岳

在東川界即烏蒙山今孫勅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

雲霞山一名雲龍又名烏龍山志云弄山北臨金沙

江高峻百里山有十二峰皆聳秀峭拔為諸山之冠
八九月間常有雪有鳥龍泉下流為鳥龍河其山有
其命為穴

封蒙樂山為南岳

在蒙東有九十里為者樂向界山又名無量山其山
千餘仞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有石洞深不可
測一峰特出波若空峒有一殿降柱自空中來天帝
娶天女處其南泉為通華河其北泉為清水河俱東
入于大河一云南岳為目樂山在元江府東北十里
狀若中原之崆峒今名接霞山

封高黎共山為西岳

在今騰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
為高良公山介騰衝潞江之間東臨漾江西臨龍川
左右有罕州名灣甸草卉貫四序不凋瘴癘最惡凡
冬月潞江無霜雪而此山頂霜雪恒嚴迨至春方融
夏秋灣甸炎熾商賈悲怨為程曰冬時欲歸來高黎

共上雪夏秋欲歸來無春灣甸熱春時欲歸來囊中
資糧絕其山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或掬飲之

封玉龍山為北岳

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雪山一曰折羅漫其
山高可百里九峰插空雪貫四時從然蒼山帝釋寺
望見之其雪盛夏弗消十里望之玉立萬仞若咫尺
又云條岡百里歸魏千峯上拂雲漢下臨麗水岩厓
澗谷清泉飛流景態萬狀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此時

屬越析詔元李景山歌麗江雪山天下絕積玉堆璫
幾千疊足盤厚地背摩天樹華真成兩立怪生平愛
作子長游探勝探奇不少休安得乘風凌絕頂倒騎
箕尾看神州以樹華為立埏似乎形容太過余不見
雪山真面目讀其詩即然足以祛矣

四清一封黑惠江

莫詳其處或謂即漾梅江在順寧府城東北一百八
十里其源自劍川州經浪穹縣過點蒼山西洱海至

趙州西南境通蒙化入府經東南混流百里下流合
蘭瀋江中有物恒每五六月有物黑如霧光如火聲
如折木破石人觸之則死或云瘴母也又選謂之鬼
彈內典謂之禁水惟江邊有之郡治絕無

一封瀾瀆江

在麗江府其源出吐蕃之塔和哥或云出沙川石下
其石形如鹿瀆江後訛為瀾江自西而南至麗江蘭
州入雲龍西南入蒙化南過永昌順寧合漾濞水即

水然今水色青與方異又南過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
至交趾而入南海漢武帝開博南時行者所歌廣博
南越瀾津渡蘭瀆為他人即此渡處舊以竹索為橋
後廢

洪武木橋撫華岳鑄三鉄柱于兩岸以維舟西所即
羅岷山岫高千餘仞延袤四十餘里頂上常有石飛
下過者必趨其下水勢甚惡行者苦之

一封金沙江

在武定有其源出吐蕃共龍川黎牛石下名犁水訛
為麗水又謂犁牛河訛麗江^註麗江在慶北勝姚安至武定
北界又東入黎溪州沿江多瘴厲其沙帶金故名土
人來水過處身死泥沙石括金色者以滾凡金一人
一日可得一分以此為生麗江有巨津州北三百里
餘有鉄橋跨金沙江南詔渡此入吐蕃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向環
麗江府東經順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受青

蛉大地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江諸水
又東經武定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
又東經東川西^八滴瀆却受尋甸牛欄谷辟服噶化諸
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為諸衝
合瀘水受懷遠宜遠越洪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
柳羅打倒水河熱地諸水又東至馬湖府受泥洪大
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受大江北南中西北之除
蒙人僭稱北瀆者也自漢武通西南諸夷歷晉隋唐

無不獲此險以興明太祖命將征討諭預川侯等曰
聞索嶺非正道正道在西北謂此也大雲南四大水
惟金沙江合江漢朝宗于海為南國紀歷代乃棄諸
夷酋資其驚驚雖建立城戍斬一自守時或陷沒室
知天有隱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于海州亦必
曰浮集水連集水入集水連集水蓋紀貢道連帝都
者天下大勢以水為經紀也孰謂焉：大川可浮可
連及舍而陸乃北至永寧東至鎮遠不亦勞乎

一封潞江

在今永昌有舊名起江其源出雍望經潞江安撫之
北兩岷陡絕多瘴癘毒甚夏秋不可行按南詔五岳
不及碧鷄四潰不及昆明海蠻為東蠻所扼蒙氏尚
未得有也

徽外見聞

余應訪滇南時值嘴都入化皆撫行查奸細及外方
僧人隨有解送番僧二名至省發寧州安寧州錄問
口詞僧相貌偉奇卷髮圓眼絕似而西羅漢樣其語
不能解乃覓番僧之久于滇者譯之授供番僧二名
一名能華德一名那乃味夫大西天迦毘羅國人西
天地臨大西海：外地名怕得林四八九月大風為
灾常吹死人故西天有過去者須速轉回海內有山
名喇嘛十納山下水鹹不可飲西天無國王人民敬
佛自種自食五穀俱生無茶有活佛名薩打十哇納
牙疆域廣大僧自西天起程一月餘到必加補納國
地方寬平無山水又到補納那步喇國小有小河又
到架楊漢名脩羅國人多出家為僧又到架母羅國
漢名摩羅國又到十哇羅國又占馬國又到提那國
不用火食地出溫井無數人民將米麴以布囊之入
井內煮熟為食又到鹿登國又到納羊那果蹄國即

火焰山有活佛火從石出不可數記凡朝謁者用芝麻米焚之火內即化又到架弥喇國兩山相夾中通大路即名水晶洞約一月以上路無人烟又到馬頭國狗頭國牛頭國以上諸國俱有國王不過地名各異語言不全其人民米食俱同通北地名八百里四圍皆山人民絕無難化齊糧自帶炒麵又到喇打國有麥麵無米食隨到八百里流沙河無船必待冰凍方渡過此到小西天是喇嘛地方始有茶飲亦中國去的又到五祖山約三月路程人烟希少偶尋一戶人家俱用馬馱炒麵化來度日即到西寧入中國矣自西天至中國共計十萬八千里在道一十三年經過諸國以外俱係回回地方其人民或有手膀臂大舉動最難或有腳腿重大身体矮矮僧人不肯到彼其女人國小人國俱在海外風大難去等情在案後復有解送列省者所言亦相類也

諸葛武侯之威德漸摩于滇蜀者最深二十餘年以

來雖不若關張羊朱之祀而殊方敬奉至今勿替蜀人于歲首多有白衣冠者云持武侯之孝滇中遺跡跡故址如雲南則有諸葛營又諸葛碑壘畫臺大理則有畫卦臺天威堡諸葛城故壘臨安則有諸葛山永昌則有諸葛營壘臺粮堆打牛坪諸葛寨諸葛壩楚雄則有破軍山卧龍岡湯園等武臺曲靖則有盟戛山分泰山八塔樓并潞江則有諸葛營蒙化則有寶山玄珠白塔霍慶則有諸葛寨諸葛泉諸葛池姚安則有武侯塔遠壘土城武定則有攻城諸葛營北勝則有祭風臺麗川則有孔明寄箭山普耳則有孔明營壘車里則有孔明碑其中真蹟固多亦為知無後人附會者然畫人頂祝百世不渝其所以感召者豈偶然哉

滇中志乘除通志郡邑志之外如謀陸賈南中行記一卷楊子山哀牢傳一卷晉常璩南中志一卷稽含南中草木狀一卷唐李元雲南風俗記一卷韋臯西

南史事狀十卷東溫雲南紀五卷章齊休雲南行紀
二卷樊綽雲南志十卷南唐記十卷徐雲度南詔錄
三卷實滂雲南別錄一卷行記一卷李德裕西南備
邊錄十二卷樊文白古通一卷宋辛怡頤天禧雲南
錄三卷元郭松年南詔行紀一卷李京雲南志畧四
卷張道宗古滇說原集一卷明王奎雲南稿二卷
李思聰百夷傳一卷韓宜可南雲稿二卷楊鼎南詔
通紀十六卷楊慎滇載記一卷滇程記一卷南中集
十卷倪輅南詔野史一卷吳懋業榆檀林志八卷陳
善然南類編十卷彭汝寔六詔紀聞一卷四汝成文
徵紀聞二卷顏應祥南詔事畧一卷郭棻炎微瑣言
四卷鄧漢南中集四卷鄧原岳碧鷄集一卷薛夢雷
彩雲稿一卷馮時可滇南稿二卷陳用賓續據備考
二卷太保山熊述編甸始末二卷諸葛元聲滇事紀
畧十四卷余以辛亥至滇，中兵燹之後載籍僅存
其名絕無片紙可考惟撫軍處有通志一部遂借錄

之乃通行西迤各郡邑蒐討諸志訪求數月歸時始
得半然志書有一定之成規必得前項諸書及押官
野史而後可以廣聞見惜乎其不可盡得也

漢史載西域犂軒國獻幻人能變化自走解易牛馬
頭衣刀吐火植水種樹跳乞屠人戲馬諸戲術犂軒
在海西即大秦國亦名犂鞬幻人之戲其技傳至蒙
國後宋徽宗使優人效之謂之五花蠻弄今本却龍
川江渡口有地半鬼馬崇能移人畜五賊其地無語

本實相連二百里又孟嘉等吏有術能以木換人手
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
者死日剖視視之果木也

蒙山老贊不死久則生尾不食人食不認子女好山
惡家健走如獸土人謂之扶狄然亦不恒有元時羅
武童羅傑百子已弱子孫以纒裏送之深等後生尾
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不知所終

夷人中有號為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夜變異

形若犬或鼠或睡于人墳前拜之其屍即出為彼所食蓋出白夷一種焉楊慎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豚所鬼無形而善噬人鬼十者越宿死一則百夷其屍為醢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避不近殆謂是耶

焚夷之地西南降海行五月至佛大國阿育國大秦國伽盧國有泛海至伽盧國者述其事曰土熱衢路植椰子族椰仰不見日王居金銀為瓦青木為豐堂飾明珠有二池金陵舟楫皆飾金寶王姓因木長名

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與以金繩床遠則乘象堵博數百人青瓦為圓城周百六十里十有一門門欄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為瓦荔枝為村俗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甃錯以金銀丹彩紫瑱塗地覆以錦霸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三十有不遵其法復為氏水用白氈朝霞以繫帛傷生不敢永帶金花冠翠帽綴以推珠王宮設金銀二鐘鬼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八尺訟者焚香跪象前

自思是非而退有灾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枉結有罪者束五竹捆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椒栗福梁廣大若腫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陀亦曰足禪陀與諸畫市以江瑤白氈琉璃罌玉相易婦人高髻飾以珠琲永婆裙披羅段行持扇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壤西舍刈地二十日行而舍刈者中天竺也一切借貸賒傭通財期的諸事不知文字惟以木刻為符各執其

半如約需償毫髮無爽如有不平赴酋長口訟以石子計其人之過酋長訓之使改不改則死行其有紀律所過一草不動閨門極嚴婦人既嫁婿有言其婦外窺者婦家父母親戚俱來掘地為坑不問遠近縛女埋之以為辱宗夫死不嫁自稱鬼妻婦女種藝紡織養蚕織錦有織大布者机闊八尺口誦佛號乃擲一段婦人不下樓上各設牀慢惟一女使守慢人不散近其地災熱一日三浴多在河中婦人脫衣能

不露體辨髮垂肩好着白衣垂纓絡多跣足如中土
画向不觀音之飾世傳觀音以女像化其俗故士人
效之妻妾不妬忌婦人割象則以繩穿其耳夜則以
鉄絆其足婦人進食于夫必叩頭至地民雖在暗室
聞長者過必跪舉手加額爭我時有僧止之即罷其
自稱國號皆唐虞之舊故知五帝幅員之廣也

昆明梁王墓甚多皆元王子也相傳嘉靖間掘之
北一村氏每夜見墓有光疑為寶藏斫力盜開空無

物惟破匣中劍一而已民恥歸家中夜光大起燭天
四鄰謂火發趨問之至則察然民疑劍為怪恐伐塚
事露遂棄劍潛掘山麓小池內劍一得水如生物漸
透土入山坎遂成巨潭其洞深廣杳冥探之隱有
聲人不敢入蓋龍劍所為也

嘉靖二十七年昆陽州訓導任我家有泰生子布成不
仁水火肝告天地八字次夜又布成一州之大可不
慎之八字書法端楷昭然可陳事聞於鎮州州民

照告稷之是年滇池水溢蕩折州中民居百餘所男
婦溺死者不可勝計

楚雄城西鳴鳳山腹有盤石高五尺餘潤倍之其裂
隙處僅可容指而內稍潤不可度有物蝦蟆而差小
形綃五色隱見不常蓋數百年物也遇者每以銀及
貝呼而投之或視或含然卒得遇相值者輒有吉應
焉

隆慶末年龍川有百歲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

水中有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皆化為光燄
害人畜不可計百方阱捕竟不能得

武侯師至嚴道今雅州時方五月駐軍蔡山即古蔡山

武侯名是夕夢周公未訪且勉期相照成功後武侯每

出與遇險既今將士祭告周公軍即獲安因名蔡山

為周公山山上立文憲王廟五月武侯始渡瀘水進

征益州周公相成王而東征武侯相復主而西征于

我一心也以夢相照理亦宜尔今榮經縣東孟山下

有七級橋縣西有大相公廟皆遺跡

文帝開皇十八年年南寧夷蠻亂及太平公史萬歲

以罪除名先是費說既降復叛帝遣太平公左領軍

史萬歲京元社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從越巂進兵

經馬湖雷蓄山有靖蛇川在大經弄棟安次小教弄

大教弄在小州名俱系于南中賊前後七擒要害萬歲

皆揮兵破之行數百里見漢時諸葛武侯紀功碑銘

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曰是孔明前知

許我聞之也遂今左右仆其碑見其座下刻石在內

曰隋開皇十九年將軍史萬歲至此萬歲惶恐再拜

遂重扶其碑立之進渡而淋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

破其三子餘部虜其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費說

遣人請降獻明珠往寸于是勒石頌美隋德

先是六詔在滄洱間嘗為海龍湧水漫溢城郭諸夷

患之欲作浮圖以換乃請于唐、遣大匠恭鞠嶽義

等至蒙國造三塔于點蒼之北建寺曰崇聖一塔于

點蒼山之南寺曰弘聖皆倚山臨水塔十六級高五

五百尺次者四百尺極其精麗夷俗煥然一新時開

元七年癸丑又與今不
或係唐尺

閻羅鳳有女欲為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

欲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則

嫁之王從其請牛至一委巷左右側角而入一民家

止老嫗走避強之乃出問有子否曰子往想女即拜

嫗為姑頃之其子負炭回見巷有騎僕亦走避僕招

之入女曰此吾婿也今報王、大怒遂絕其女一日

婿問首飾是何物曰金也婿曰吾想處此物甚多明

日載回皆金磚也頃之王怒解女請王、難之曰汝

能作金鐲銀路吾當未果作以宴王、歎曰信天婚

也後人名其地曰轆角莊言牛入時角如轆轤稍陋

巷也

轆角莊在大理府城南二十里遺跡尚存

龍首閣在蒼山北其南石有一竅名石耳深不可測

龍尾閣在蒼山南其右有石長丈餘名天橋汧水過其下兩岸石險人不可渡若夫山水絕勝圖說畧盡之云蒼汧之景嶂巖萬疊雲腰雲如列屏十九曲峙于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蒼黛如月生五日猶于前者葉榆水也郡道元水經注葉榆水一名馬建寧寧州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即昔清寧州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帶封五月積雪未消和家餉人頗稱殊絕峯峽皆有懸瀑注為十八溪：流所經沃壤百里灌溉之利不殊繼既春雅用泉不勞人力石家金谷園宛誇水碓此地獨多刻山肌石白質黑章以熾沃之則有山林雲物之狀唐相李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石香山白侍郎命曰天然石好事性、肌為甯凡之玩郡之方位延庾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蓋與海臨之西湖洪永之西山嘉之峨眉濟安之臨泉滁之琅琊同一快麗若夫四時之氣常如初春寒止于涼暑止于溫曾曾無懽懽凍凍之苦此則諸方皆不能及也且花卉

疏葉迎異九常島嶼湖陂偏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坐風帆沙鳥晴雨咸宜浮園鉅麗玉柱標穹傑閣飛樓連幢葦影翠微烟景蔭蔚葳蕤千態萬貌不可為喻至其地使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鴻鐘聲聞百里諸事鐘韻遞為連屬滄波漁火滿地星辰映輝洞率植圭嶺創時有隱君子誅茅其中唐人詩云燈懸千嶂夕慢卷五洲秋此語殆為斯地設也又山水環抱如兩抱弓：疏文苑是名兩關天設之險其贊不又水東唐岷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是為奧區奇向世稱樂土顧僻在西却非宦游莫至今標二十四景廢游者按譜而往得偏觀云尔元至元以前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至中慶張挺常張立道首建孔子廟後平章政事賽典赤拓大之置學舍勅土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前者迎以為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礼人習礼謀風俗少

咸復改正戎語州為賧十賧者

東腫義皆賧
州剡川路賧
廣楚道推
縣州趙賧
倒騰樓頭賧
亭永

有
成偶勝
勝
威遠
險
祖江
所威
居達
南州
臨即
號舊
為鳥
張濮
生落

有
七節度者

弄陳節度使
而此屬州之以
銀生節度使
其蒙沅化江以
等東威劍

川節度使
川在慶等劍麗水節度使
臨越等折東川節度使

使楊子貞通海節度使
海州以東平都督府置東永昌

節度使

草野見聞

康熙十年湖廣進士曹請昌至雲南迎其父偕回楚

路過雙雄廟之村落間一童子年十五卧病在床聞

門外車馬聲呼曰此曹石霞也何過門而不入父母責

其誕妄久之聞于府正與曹晤語偶述此事曹

詩之竟往村中見童子童子與語叙問濶并誦曹會

陳殊卷深加歎賞并述都中聚晤之狀曹大驚曰得

非內閣魏老師乎曰然問何以託生于此童子不荅

良久曰我病已劇今將往粵中某縣去兄且偕來雖

然恐兄趕不上矣曹驚訝不知所以未幾童子卒告

扶柩至昆明寓西寺亦卒

康熙十年謫署中一童子年十四行市中遇一老媪

曰此兒已中茲病遲即不治矣童歸告其父母患訪

媼問之媼曰每歲夏月張燈後蟲行空中如長星其

所遺穢沾人頭頸，即墳起逐日即入腦吸髓，盡

則焚矣視童子眉間而果墳起塤乃羊角一杖洞其

未按其本于肩間含水于口從其抄吸之吸畢吐水于盞再吸再以盞中水面微見一形如錫久而漸顯溫曰此即蠱也童子肩間漸平復如初矣乃傾其水于五路之衢渠又言童子過十五歲神氣壯壯則蠱之遺穢不能犯若違傲諸蠱情狀詭恠不能殫述也臨安王得民買屋城外天井中作魚池三尺許得大石板起其下有小塘四周碑堦中一小兒上燈一盞書一冊開示無書也未載採戕引蠱二方得民試之味効其引克方于婦人則元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于女子則得其生時咒之無不驗其母思氏為諸生時聞而借觀得之即棄書水涿夜兄大志然無如之何矣其後思氏成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秦時有阮翁仲丈餘人身長二丈三尺少以縣吏為督郵所督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今將其守臨洮聲振匈奴後仲尤備騎銅為其像置

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見驚以為今人備技像于墓前也

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帖木真南征東印度至鉄橋石門間前軍報有一角獸形如虎而馬尾其色綠能作人言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龍星之精也好生惡殺能解四方語言人在上則斯獸奉書而至能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其天降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即日

班師石門間在麗江府東印度指南詔也

南方蠱毒甚多金蚕尤甚能入人腹中蠶胃初著人時腹上有物蠕蠕而動全色爛然如蚕故名既附人身于操足蠕蠕之後在胸腹即絞之水火力亦亦如故然當此火能得所絞致富致遠之者按所獲金帛倍息夜置道上今人咒之謂之塚金強楊升菴曰隋五行志江南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虫大瓦蛇小瓦蟲合置一器今互相咬其存者為蠱凡其失同食

入人腹內食其五臟走則其虛移蟲主之家若五月

賈綸堂稿卷第十一

不殺人畜者雖其害累世相傳不絕有供景之亂故

華亭 許續曾鶴沙



戰殆盡蟲無主飛游道跡雖為今此俗移于滇中遇

日而前事

衣衣盡飛飲水其光如星乾照時含沙射影影吹蟲

四夷

動行時是也此係人所造蟲即治蟲方服非麻吐之

羅根者首所為者

在腹服翳金下之或合而飲之不吐亦下此方求李

武王之伐殷牧野陳師誓衆之詳庸蜀是掣

微盧彭濮咸與焉茲八國接壤峽壑而素服

意待即為常州報官鞠微得此方活人甚多

約束者而濮則曰江漢之南籍左傳亦言庸

濮在江漢之南且稱百濮言其族類蕃滋也

漢司馬遷國稱西南夷國有冉駹邛斯榆

芑蒲等名蓋名雖不同亦猶在唐為三十七

部在元明為百夷提之以不一之種加以不

一之名也

六詔

夷語稱王為詔稱云六王也祖用稱為百濮戰國名

為滇國以滇池三百里源廣末狹似倒流故曰滇漢

為西南夷蜀漢名建寧晉名晉寧唐宋名南詔唐憲

宗賜省城名鄯闡云宋見祥雲起又名祥州唐名大理為交趾元名大理為中慶先是古阿育王第八子蒙直頌居白崖因號曰大白國至楚威王命莊蹻伐滇蹻遂留王滇後國人推張仁果為王漢武帝命張騫使滇到之乃為白國後元彌氏繼之雅闡作孔武侯平之樹佑即為酋長賜姓張築建寧城以居之傳十三世至張樂進求見蒙奇王有異相遂娶以女而讓之位為蒙奇王者南詔之祖也始于哀牢侯有婦名沙壹因捕魚觸一沉木有感而生十子後木化為龍九子驚走一子背生名曰九隆又有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弟兄摩之子殊蕃封各居一方立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張楊趙李而南詔出焉分為三十七部六詔其酋長也蒙舍詔今之蒙化蒙詔今之建昌施浪詔今之曲靖鄯詔今之鄧川越析詔今之麗江浪穹詔今縣治也後蒙舍併立詔而有之號曰大蒙國傳十三世共二百四十七年臣鄭買嗣纂之

國號大長和歷三世楊干貞滅之立趙氏號天興國立未久干貞篡之號大義寧國通海節度段思平討之自立號羊苴城改大理國傳二十二主共三百六十年元世祖平滇削段寔帝號授以總管世襲傳至段興智明洪武十五年賴川侯傅友德平雲南而國亡矣

緬甸

緬歷代無考在宋元時屢挫王師明洪武十年遣頭目進貢二十九年命進士錢古剏詔立宣慰司洪武丙寅紀景東三十一年叛入他郎甸西平侯沐英命指揮竇正平之三月又紀定遠是役以百夷三十萬未并戰象百餘沐西平同都督馮誠以三萬人口破之斬首三萬獲象四十有七正統景泰間常以兵助思任思繼為亂嘉靖五年沐邦彥養二子司大破之擄其宣慰養紀歲後其枝子莽瑞體使得釋國集擺古城縣各諸夷諸食制司遂稱雄長于西南于是隴

川岳風木邦罕獲耿馬罕度灣甸景系真牛附之作
教有欲網魚滇海走獵蒼華并語萬曆四年紀述而
十年紀千崖十一年入施甸焚掠極慘紀猛林紀蓋
達于是設永騰等以恭將鄧子龍劉繼儀之萬曆十
六年紀猛密十八年紀孟養十一月紀猛廣十九年
紀莫莫二十年攻莫莫二十一年隔莫莫二十三年
寇邊攔二月紀邏盤殆無虛歲數據邊疆屢煩廟禁
雖國家時張捷代之威將士亦著鷹揚之烈而常為
邊患焉永樂十五年設四夷館雲南之百夷緬甸居
其二弘治十四年詔求精通緬字之人其不以小夷
視之如此

度故回百夷惟麓川或思任法最強自元世祖內大
渡河破吐蕃出右門而通牒之達將招其酋長中統
初始內附至元十三年遂分置三十六路四十八甸
皆設土官理之至正初思可法侯椿等境元命河南
叅政賈敦熙討之以瘴起還師又命搤大肥都魯討
之亦不克思可法遂併諸路而有之麓川之強始十
此矣洪武二十一年思倫作亂西平侯沐英擊破之
又屠永昌城執守城指揮王真以去沐英遣郭均美
招諭之始內附詔以思倫領宣慰司後中微度弱孟
養刀王賓代之領宣慰司後有思旺者倫後裔也雖
點善用兵隱然有趙元昊之志屠騰衝破潞江屢撫
不聽正統間命左都督方政鎮守雲南沐晟合兵討
之敗飛渡潞江斬獲深入而晟下恩懷政死之遂焚
根還師又命沐昂并率湖川雲貴漢土官兵以之正
統六年命定西伯將貴兵部尚書王驥并率京營湖
川兩廣雲貴兵一十五萬征之連戰克捷八年又征

百夷
百夷者以其種落之多而名也有大伯蔑小伯蔑蒲
人阿昌線人古剌結皆哈杜怒人遠北等名諸夷雜

之十三年又征之麓川始平

交趾

按交趾東西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明永樂五年建衙門四百七十二為一布政司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煚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稱陳氏絕嗣求署國事從之踰年故安南國王孫陳太平能關懇貢上遣人責犛：早辭表請還國伏兵殺之上怒命戍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討平之遂郡縣其地至永樂二十二年太監馬騏驎傳詔旨往安南問辦金銀珠寶因而激吏宣德初發兵征之二年黎州上表乞立陳氏後從之命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冊立之麓安南五年黎利篡陳自立上表謝罪請討時值艱其許之自後朝貢不絕成化間大監錢能道其麾下指揮郭英假朝命來夜明珠等寶九朝見遣使安南時道里尚未有自雲南者了是安南驛驛以是為其後至麓花灘不去雲南人震成化十六年黎

瀨破老撾攻八百後車里遣文成嚴上命廣西布政使移咨曉以大道德福之公腫障保國之道令其退兵以全臣節又勅雲南鎮巡等官嚴行偵探仍令老撾八百車里嚴飭所部互相應援免其下次進貢以應兵餉弘治元年以其使緬、來故朝廷命編修劉載往諭之乃罷兵嘉靖十六年改臣莫登庸逆其主自立蒙自縣境外地名交岡者乃其邊地守臣武文淵乃安南舊臣朝廷令其號召王官與兵自效并諭莫登庸降降將以不死于是安南官日威頓內附二十一年朝廷命威寧侯阮高嵩先伯溫討之登庸遂降詔立為南安郡統使司賜從二品銀印焉

羈縻

司馬相如曰王者之于夷狄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嗟乎所謂羈縻者何哉蓋以異域殊邦語言殊偶嗜欲不通得其地不可以得其民不可以治爾然膜而置之則又有形不可惟威以懾之即寓以懷柔之意仁以緩之陰弭其跋扈之心雖有封豕長蛇之志不能以自逞而國家可以久安而無事矣

蜀漢武侯侯諸葛亮南征新羅闡于白崖因以討諸夷之不服者見山川險阻諸夷謀叛欲盡削平之而勢有所不可故七縱七擒以服其心又象建酋長以紀服之政教服歸仍其舊俗治之以一切簡易之法使其易從永歲四年唐封蒙氏為南詔王頒金印賜省城天寶間叛唐歸吐蕃貞元時西川節度韋皋旌之復歸唐詔立為雲南王賜之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封南詔印後世隆立祀唐宗諱不冊封杜宗上

言南詔強西川兵弱未可輕絕宜照舊冊祭復屢敗王師為唐患二十年上下俱困子隆昇嗣立荒淫謀歸于唐嶺南節度韋諷奏許以息邊患然未內詔弟不稱臣命韋皋年以化長公主之妃親而漢時妻以增城公主宋王全斌平蜀以雲南圖進太祖以王谷畫河章之不貽惟聽其朝貢實親之苦藩國為元世祖平滇削段氏帝號命為提管錫以虎符後又授都元帥又授宣武將軍妻以公主或授雲南行省恭政或授雲南省平章終元之世亦無邊患為明洪武十五年命顧川侯齊天德等率兵平雲南以其酋長命為宣慰長官等司復設土知府州令其世襲後麗川岳鳳致最土司應之騰衝平備刺規出巡三宣茂前業為先降緬甸結之以餅致于是猛家思忠猛哈思化俱降蠻夷思哲亦爭先慕義與宋十斛雲南巡撫劉公世曾奏陞猛家為宣撫思化為同知思哲為安撫司由是諸夷望風歸款岳鳳遂成擒

勅矣

兵者所以衛民也夫漢吳雖云非我族類然
同生天地間帝王之心亦與中國之民撫養
無異爾無如其蹂躪遠陲于是不得不以兵
臨之古來命將出師非得已而不已也

漢建平間雍閭作亂降吳孫權以閬為永昌太守武
侯征之五月渡瀘七擒孟獲深入不毛南中大快曰
丞相天威南人不敵矣宋皇祐四年廣南儂智高

叛伐青平之智高走大理追及之亟首送京時有農
家種羅家收之羅馬元世祖自大渡破吐蕃出大理
擄國王段志興定三十七重都立平雲南碑于蒼山
之巔二年緬犯永昌命納達刺丁伐之破砦三百至
元十九年又命丞相卜朶改軍的伐緬破太公城
洪武十四年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
沐英征雲南上親踐于龍江友德由辰沅趨貴州郭
英等由永寧向烏撒敗梁王于白石江擒大理段世

于蒼山之下遂分兵畧地軍聲大振正統六年以麓
川之叛命兵部尚書王驥征之大調東南兵轉餉平
天下賜驥等金虎盤弓矢雜衣以行冬驥大敗賊于
金沙江獲其妻妾象馬寶玉無算上親宴驥于奉天
門八年復征麓川如驥等歲餉各三百石十三年再
命驥征麓川大敗賊于孟養諸夷皆震怖相謂曰自
古漢人無渡金沙者今天兵至此真天威也萬曆十
一年無鳳等勾緬人屢犯內地命鄧子龍為永昌恭
將劉繼為騰衝守備各以募兵五千子龍出鎮老
姚永城遂撤守緬出巡三宣試以勇力使藝諸夷畏
服岳等相繼投首子龍亦敗緬于攀枝花斬景宗真
擒罕皮父子由是諸夷悉平獨緬未服歷事二十年
子龍又敗緬于控哈二十二年軍門陳川竄以備南
知府潘文昌提兵由南甸入中軍盧永祥由小隴川
入都司找中還由葉哈入敗緬兵于梁崇壩再敗之
于梁葉等三敗之于葉葉于是遁得憐微通羅結吐

萬如安南八百約車里老提造膝于南海有足跡
五城氣吞余接之志而卒不果可勝慨哉

正統三年鎮守雲南沐晟左都督方政征麓川其將
納檢拔戰敗逃獨率其麾下攻之斬首三千餘級
獲象三十餘隻深入重地一軍皆沒政雖違節制而
晟不援亦已過矣萬曆四年納紀逃西宣慰思箇求
援兵備羅汝芳許之且授以擒納計將成諸泰謀焉子
京諧之于軍門王叔敬阻援兵遂失期會箇備敗納
于戛撒以俘獲獻永昌王叔以所獲納人象馬加以
金歸納不報謝所謂墮軍實而長寇仇者也萬曆
十五年巡西思威思凡等請游擊劉天保之兵大破
納于茶堵遂連斬其頭目等兵備李村以報聞御史
蘇鄭劾以納捷不實賊之獄則天下又安有出一計
以為我川者哉

失刊

徵外更前逆我類行宜真樂以殲臂當車我
常揣其情事其始也內地人民使奸使詐以
魚肉愚棄其結也未能調劑于未萌網羅于
未雨一旦封狼急激挺而走險雖幸而削平
然內地之兵已困內帑之費已竭前事之失
後事之鑒書其一端以示鑒戒

唐天寶九年以張乾陀之激變遂發兵戡陷州郡

乃蒙氏名閣羅鳳者也十年四月今制南節度鮮于
仲通以兵八萬伐之羅鳳謝罪還得不許戰于洱河
唐兵大敗仲通僅以身免十二年命何履光李安
征之白妃以杖川展怕拍手而笑僧韓陀用鉢法唐
兵盡沒復命鮮于仲通李暉王知進三道進兵伐滇
閣羅鳳于安寧再中表憫不聽益進兵王師又潰自
是三至三敗羅鳳遂與唐絕時屢表師揚國忠反以
捷聞又值隴山之變羅鳳遂乘機取蜀邛州大和三

平西川節度杜元穎失士卒心逃入南詔告以虛實
遂寇蜀陷印戎萬三州掠經常寶貨去唐武宗發兵
四十萬征之自建昌入世隆迎戰于古宗殺唐兵二
十萬古今喪師未有若唐之甚者也言者以白妃妹
術韓陀鉢法蘭皮神術非人力所能制勝然前乎此
者有羅蘭之假鬼術矣何以致擒十孔明後乎此者
有段世情而益和尚妖術矣何以能縛于南川與吾
知楊國忠者萬死不足償其罪矣

撫夷

王者雖有克誥戎兵之威亦嘗屢不戢自焚
之憂蓋兵端一啟則士馬物故蜀限耗費雖
仁義之師前歌後舞然得不償失矣欲持萬
全之策而收不戰之功居不勞之勢而獲交
市之利則有撫之一道當講也

唐天寶間南詔叛連吐蕃屢敗唐師西川節度韋皋
諭以禍福且旌之歸唐後皋又遣崔佐入滇吐蕃使

者先在靈王舍佐更英永入位曰天朝大使豈永英
永不得已今之入位又天寶詔重王太驚遂斬蕃使
歸唐入貢復以李德裕為劍南節度祿建等連據圖
山川險要于左右時、構畫禁伏義柔遠禦侮等城
控制險阻訓州兵為雄遠子弟轉印果魁統運畏之
以威懷之以德于是吐蕃南詔皆悞請還俘掠明永
樂元年上官刀邏答使威遠攜其知州多請討之上
曰兵易動難安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乃

達人論之通谷果悔誤運所播及威遠之地入貢謝
罪正既間王驥征麓川思任走緬八年復命驥貳之
緬人欲得重臣往取靖遠難之郭登請行王其國首
卜利浪騎賽登理論之緬悞遂稽首聽命為遠相養
利則以思任載接舡來獻時有疾登功者沮之于驥
家令兵與戰我師敗績利則復持思任去靖遠大悔
郭登後封定襄伯十三年驥再征麓川時思任已斬
機卜為亂師賊金沙次孟養機卜失所在乃立任子
洪磐石金沙為界誓曰石爛江枯汝乃得渡今其北
併說誓亦可謂善補過者矣

任用非人

國家之患不始于始之日而所以始之者有
本亦不成于成之日而所以成之者有漸蓋由歷
觀往事臣下不思殉國忘私以酬主眷間違
蒙蔽情欲幸貽君相以憂危罹止靈于塗炭
國威以之而損元氣以之而耗矣可不鑒哉
按南蠻先為三十七部後併為六詔然勢分猶可制
也及制南即度王呈蒙氏賂請之于朝命六為一
于是遂滅五詔而有之強盛不可制矣天寶九年南
詔率要詞雲南太守張乾陀乾陀拉其妻又多毀求
王遂怒發兵殺乾陀以叛戾戎地州蠻叛歸吐蕃命
御史李知古討之知古至則誅殺豪傑掠其子女重
怒殺知古于姚州元至順間四川泰水馬務運使雲
南餉中道潛回以官報要娶明王驥征麓川族師至
貴州值諸苗反民邊泣求赦驥曰不曾奉命赦苗且
師無紀律跋苗前賊後墮都督同知官聚敗沒軍死

者數萬騷擾以身充嘉靖六年尋甸土舍安陸叛以
知府馬性魯徵糧太急集其妻妾于獄銓送聚衆陷
嵩明楊林并處萬曆十二年鄧劉二家兵圍于永昌
子龍立新哨長王元乃止十七年姚營兵孫掠老姚
施甸并永昌之村尼撫院蕭序發兵盡戮之子龍以
罪被逮故唐之憲始于王昱而成以張凱隨使昱而
黃淮其人則何有天寶與尸之慘使乾陀而李德
裕其人自可建招撫弭變之勲王驥而通使宜發平
之推子龍亦知兵法備戒之義豈不駭然稱大將哉
若馬騷而止罷官元之刑失矣

因夷制夷

遠寇勢難相及餉饋不能繼而孤軍多深入
之虞時日難以期而士馬有疲瘁之患苟若
使之自相攻擊右伐左剪前殲後殪則我不
煩一鐵不費一粟彼既疲于奔命我可收
輸之功謹次其接壤相制者如左

元世祖既據陝志興復授以提督奉命四征不庭于
辛酉奉勅征緬又奉雲南王旨伐武定又隨雲南王
伐緬至正間父子立功四征克捷晚謀于子難此元
遇段氏之得也元成宗征八百于是立車里軍民府
與八百大牙相制又歷長慶間師于國校緬求秋
于南詔蒙氏遣將宗榜款之明宣德元年征安南命
老撾發兵會勦六年八百宣慰奏渡勒以土酋三啞
兵侵其地即還羅國也請兵討之上謂侍臣曰吾豈
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七年紐瓦內附置長官司
成化十六年交趾破老撾攻八百車里三國皆告急

請援弘治二年安南侵緬，求放遣翰林官諭之。乃
遣嘉靖間緬使傅得楞圖由北觀之，半里八百是緬文
地師子緬向通羅得楞紐元吐蕃皆接壤相制，逆為
勝負然皆知有天朝此威可畏，而用者也。萬曆二
十四年巡撫陳川賓以同知俞懋學之議，謂與緬相
詎長者惟通羅，今其苛制緬後，于是差武舉吳繼宗
等入東粵，博徵通羅，并連得楞共起兵攻敗緬，是後
也。緬喪師三十萬，象教百隻，非其已效者哉。

夷俗

民之有俗也，風氣所囿，則不能相通。山川阻
塞，則各有為，散況降在葉夷者，我故秀親到
葉之俗，夫文又採其風，山林海澤之國，職方
亦司其俗，武侯譜南夷，明成祖設官于葉，其
以典其語言文字，朝貢賓親之禮，所以不忘
遠也。

南詔之俗，攝朕為元孫，帝為標，信孫兄曰家，孫弟為
陳，孫下曰親，敬佛禮僧，官名有三，託九真氣，託官為
標，託管牛巨託官倉典者，省也。管軍氏禮樂刑政出
緬賓客等事，補入則稱酋為卜刺浪，稱其妻曰米潑
刺水有舟筏器無弓箭，敬佛重罪，對佛發誓，憑僧處
斷。前往金樓氏住竹樓，官有昭孟昭柔昭剛三等之
名，無大小俱金銀花寶帶，百夷稱天為法，以樓為室
穴其側以為之，性耐暑熱，所居多在卑濕生棘之地
故又曰雙夷。主客條例云：緬甸貢物象牙一隻，金鍋二

口大者連蓋重二十一兩小者連蓋重一十七兩金
葫蘆兩個重二十三兩俱七成金銀鍋二口大者連
蓋重二十九兩小者連蓋重一十九兩銀葫蘆二個
重二十三兩象牙四隻重一百四十八兩緇布四尺
乘又用金葉飾冠臣奴婢云、其象若干半連御
先割尾耳象牙以獻每年辦納差發金五十兩銀一
千四百兩三年一貢永為定例自嘉靖初宣慰蕃紀
歲失地貢遂停止猛密進貢每一年共進寶石三百
六十塊自思真萬萬亦停止于是中國始採買象牙
寶石等物交趾貢道由西粵故不載

險要

險之義周易大之雅王公守國之道不僅在
山川丘陵而未始不在山川丘陵也滇境為
道峻峭壁立萬仞雄關天塹不一而足豈天
以此大阻為華夷限哉法言多地傳稱百二
良有以也

羅佐間踞烏蒙山之巔由蜀叙州入滇要路大渡河
亦為滇蜀之阻唐時滇夷犯蜀過大渡河防河兵馬

使黃巢從半渡擊破之馬關鎮西川亦迫斬夷也
大渡河亦曾於元年元世祖由大渡河破吐蕃取大
理永昌地開東南之七十里名灣甸者兩山為峙一
水中流為峽之天阻軍門陳川宿用此府潘文昌
議建八關二堡以禦緬一布嶺堡城在雷弄山下昔
十崖盤連連西境中之地一嶺把堡城在隴川壩中
而山之巔居極仰遠故云撒腊撒遠中之地綢緞關
在布嶺山頂制盡哈基莫等處巨石關在習馬山制

控戶因逃而等處要路萬仞關在猛弄山控制港得
港勒等處要路神護關在耶中小控制茶山古勇威
細等處要路秋野關在等練山控制雲單等處路
關在細山控制雲提進萬光臘係茶等處天馬關在
耶文小控制係雲等處洋龍關在盤回控制猛光係
廣德係等處雲等處波牙等處所謂八關二堡者此也
又有馬向關者在永昌西北上江外雲等處山頂山
馬峻如削行一日方至頂控制茶山坐落一帶亦要
地也

註制

周大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而賦稅財貨
出焉矣故疆理以彰錯繆之形則壤以裕泉
流之本則有政也然非其人則據無其法則
病得其政則可以隄于周礼王制之隆失其
本則遠以成其害性商鞅之計有國家者不
可以不講而先不可以不慎者此也

唐貞觀初蒙詔而取羅平地方封象清以郭即主焉

開國武臣以波羅旁馬經國文臣有驛神明大士名
楊波達者騎青牛攝盤象用之開益并四十所元至
元間大理元帥納速刺丁于金盞蒲縹曲臘細甸等
處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三百定租賦立知傳
置兵衛洪武十九年布政張統在滇平定土地營建
衙舍壇祠編次力役賦稅後以功陞尚書弘治間造報
黃冊雲南田土共計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九頃十二
畝有奇戶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口一百四十

一萬九十四夏稅三萬四千六十一石八斗八升秋
糧十萬五千七百七十五石七斗八升合十五省歲
入共銀二百四十三萬兩洪武中鹽額設二百七十
七萬八千八百六十餘斤又折布七百二十段嘉靖
以來歲入銀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兩開增三千餘兩
合天下共納三百九十萬五千三百兩魚課歲入銀
一十四萬餘兩又命雲南鑄錢歲以鹽課銀二萬兩
鑄錢三千三百二萬五千一百文後有礦金礦銀不
并或至貢金四百兩銀一萬兩成化十一年今總理
銀場金事兼管屯田

元至元二十八年置都元帥府于大理以虎賁甲士
二千人屯田于具衆器資糧穀種皆官給之洪武中
以康茂村領營田使墾天下荒田于是雲南有永寧
至大理設屯田兼代驛遞萬曆二十四年陳用賓委
漆文昌城猛卯于戶東寨馬平麓城開田數千頃又
有布頂屯老屯屯隴把屯忙猛卯屯歲輸米四千石

兵食之外以一千五百石爲驛遞之費額外餘米供
騰越以故米價不致騰湧此屯一發不惟兵無所裨
互驛之費亦無所資而騰越亦必有饑色矣

報功

王者以高爵厚祿待天下之有功復使之生
有榮名致有顯誥焉又著之祀典凡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捍大患禦大災者或尸祝之全
天下之人撫遺事而志感曰此某行某事所
致也莫不感激奮起則所以興善旌淋者豈
淺哉

漢張勃為滇寧興水利有功和人祠祀晉李襲為南
冀校尉政治明達贈少府張威侯王遜為晉寧守英
顯死之以其子堅領州事封平西安南將軍汧河有
妖蛇名薄叔與大水淹城蒙氏篡能滅者有段赤城
患募縛刃入水蛇吞之蛇亦死水患遂息今龍王碑
云汧河龍王赤城神位蓋有功為神後段氏有南詔
乃其子孫亦其報也元賽典赤開東西溝教養有功
刊成陽王恭扶席祀明雲南知府郭鉅順天人建倉
學有功滇人祀之為倉神公明洪武中論平雲南功

封傅友德顯國公食祿三十石郭英武定侯胡海東
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十五石
賜券世襲正統四年麓川死事都督方政贈威遠伯
謚忠毅仍詔祠祀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郎中
侯璉楊寧平麓川有功封驥靖遠伯貴定西侯賜券
世襲璉寧俱陞侍郎嘉靖四十四年巡撫呂光洵平
叛戍功進兵部尚書萬曆十二年岳鳳擒進沐昌祚
官保朝世常侍郎恭將鄧子龍為提兵守備劉綎為

副提兵

災祥

惠吉逆亦降祥降殃天人之際甚微矣亦甚顯矣然瑞徵易涉天謬災傷安忍于甚與其言任祥以導人之善何如言珍戒以深人之警故篇中言祥瑞者不多及而災傷則備載之重民也

唐天寶間永昌生三角牛四角羊九足鷄并出火元和中星落如雨宋元豐間日月交晦星辰晝見徽宗時彗星出西方三年南招大疫高氏身國二日並出宋高宗丙午閏五月金星入月大火焚三千九百家紹興中三月十四日重霧至二十四日方開理宗時河水乾流至次日未時始流元世祖入大理白日常三震至大間露蓋為蒙地大震三日正元年王素山生赤犬群走如飛陳祖正曰北天狗星所化天兵登境之兆又下扶而破屋陽物後應紅中陷雲南至正十五年三月兩日相盪明正統間騰越土城井內每

夜有兵戈之聲跡月乃止年應恩任之頃景泰元年雲南饑溢江斗米銀七十索民採黃花為食天順間雷震永昌東南城落成化元年孫豐埋七年順寧地震三日成化十五年巨津州白石山中裂半入于江江水泛漲漂沒田廬弘治十三年滇三十六處同日地震令刑部侍郎樊瑩來滇祭禱山川考察文武官員罷黜者一百五十有八人公浙江常山人十六年大風山上疾忽移山下十八年滇又大震連禮部郎中陳崧祭禱山川正德元年雲南縣地震生白毛十年永昌昇陽門鎖夜半自開占者以為兵兆尋有太監張誠激變之事是歲雲南地震大理尤甚壓死者數百人十二年道海地震并黃風黑氣不見人形嘉靖二年曲靖民生一男兩頭四手三年永騰既十二年以雲南屢災傷詔布政司將存番官銀一萬四百兩賑之十四年有星殞于昆明官渡里其聲如雷三十年春焚賊入鬼不祀而出夏臨安有大

星自西而東其光燭地三十八年通海牛生一犢二
頭雙尾八足萬曆間彗星出竟天子者以為明運將
終丁亥年正月初九一日地三震不數月流寇入滇
又有三環匝日之異雲南遂大亂

九龍初生時有鳳鳴五色花開之祥晉大元間滇池
出龍馬白鹿生地符石上有文重王禁人踐之夜即
一女子浣衣有竹流來有聲剖之得見長祖諸矣以

竹為姓康破竹于野後茂威為祠趙善政官清平時述

行思裂石于前有紅字云善政為天子後趙鄭氏為

重王楊于貞少時見已在水中龍永冠冕又有鳳為

白光之祥年減趙而自立正統五年甘露降于石屏

州學宮荒竹之間浹旬方止隆慶五年文曲星自蜀

入滇是歲雲南舉進士者十人

科舉

國家凡士大政也然必考拔選攬蓋至之
英十以備驅策故蓋以難八極之才登之
朝亦備備九州之物實之于垣也滇自前代

設科已久而名同而實異始崇而終詳制

科不一法試士不一途或崇或革氏子或增

惠者或為不可不知者乎

而始至段氏始開科凡士皆皆道清院書者元皇

慶二年翰林李孟奏准開科三年一試時九成殿生

定天下共凡三百人每榜雲南止凡五人蒙古二名

塞目二名漢人一名場期在八月末旬己亥雲南梁

王凡士以燕移狀吏謂與主試事明洪武三年始開

科天下共取五百人初場經義一道二百字書義一

道三百字二場論一道三百字詔詔表內科一道三

場策一道一十字中式十日後試以時射書算律五

事時滇蜀未入版圖所試之文尚仍元舊也一年一

試廷試則賜進士一百人一甲一名授從六品二三
名授正七品二甲十七名授從七品三甲八十名授
正八品六年詔罷科舉專用辟薦其日有經明行脩
懷才抱德賢良方正人材孝廉并科命百司群舉于
朝皆今年業太學以次除用科舉罷者十有二年至
十七年始頒定科舉程式書義二百字經義三百字
論策俱三百字未能者各減一道官之未入流者亦
許應試焉雲南自洪武甲子始建學校已已始選貢
送監就應天鄉試至永樂九年始命開科專試并開
歲貢無定額洪熙元年定為十人宣德四年命雲
貴合試正統初命不拘額數凡至十五名五年增五
名至二十名景泰間詔不拘額數以人才著盛取至
五十五人七年復定額為三十名成化三年增十名
十年又增五名為四十五名成化二十二年更定會
試南北中卷凡士額以雲南舉人入中卷弘治間加
額五名正德間又加五名定為五十五人嘉靖十四

年雲貴分科定雲南取士額為四十名萬曆間以巡
撫御史鄒應龍奏加五名又加二名天啟元年撫院
沈耿蚡請為五十名
李宗侃以楚樞衛軍中式郭珠以貴州按察司吏中
兩榜丁相亦以貴州按察司吏中式王文宿以左衛
軍張永以驍丞登科正德五年雲南始開武科
本朝以藩下人多開科凡士每科至百數十人今載
定

逸文

載宋史有藝文通志及郡縣志載之詳矣茲

特志其耳目新異者錄之殊方異俗備見同

文之化云

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先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復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美盛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碑

立漢文廟蓋翰林閣後之詞也 至順元年封并官
氏為文宣王夫人詔曰秩：藝倫莊閣閣雖鵲巢之
化皇、文治天興河圖鳳鳥之祥 乾道間范成大
為廣西帥乃以恩信結諸蠻為開博易場諸蠻納狀
云某寺既屯山職當餘東家丁男持棒女打麻任從
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
猪不得封好翻非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
兒帶刀一點一齊同被盜賊不用此技者並依山例

山州者教也南方諸夷皆有仇關既使牛營
衆且盟于神者一而者祖元不祥惡示甚矣 梁

王以還明玉珍之功以女阿羅妻段氏以恋梁府不
思歸夫人高氏以詞來云風捲殘雲九常丹、運龍
池無偶水雲一片綠窈窕倚憐屏春兩粉、促蜀錦
半閑鶯鶯獨自宿珊瑚枕冷泪濕絨針日好難熬將
軍一去無及身與影立影與身獨將將軍只恐樂極悲生
冤鬼哭後果為梁王所殺重午梁王宮外射柳支渭
興詩賀曰地平如席草如茵年少將軍酒半醺朱鬣

馬穿人影過張揚技逆蕭鋒分旌旗色映宮牆柳枝
角聲飄海外雲何日鯨鯢俱授首昔大樞武共隋文
時元末盜起故云 梁王女阿羅王憶夫段功詩云
吾家住任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
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候我一生踏
東絲絲放吐憎吐憎可憎段阿奴功段宗施秀同
收牙雲片波清不見人押不蘆花四方起兒 顏色改
內屏此背上細思量西山鐵立松霜滿灑 段平章

古名僧奴未嫁時一旗臨嫁付第四此旗已勝五年
 矣又彼梁王故元我欲報仇此去建昌收拾軍馬飛
 報若到即來接應以詩別之云珊瑚鉤起出香閣滿
 目潸然淚濕衣惆悵同袍未忍別悲知重恨點蒼花
 又云何披攘：花正紅蹄車獨別洱河東鴻臺燕苑
 難經日風刺霜刀易割胸雲白山高連水遠月新春
 登典執重淚痕恰似通宵雨千里關山幾處逢 萬
 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因服面縛是年
 黎惟潭自以恢復視莫登庸有間為立而肅容狀驗
 聞嫌其倨令改範稱伏馬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祿
 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
 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名宦

天子之于天下不能獨理于是委之方伯方
 伯不能獨馭又分之守令天子係天下之治
 亂方伯係一邦之治亂守令係一郡之治亂
 分之似無關於全盛之損益合之即以成天
 下之興衰故安民出于斯弭寇出于斯風俗
 成天命承即無不出于斯古者書屏奏最誠
 重之也

漢永平間守張翁明帝時守鄭純為政寬簡夷夏安
 之元初間守張元永和守王進治績勲功卓有可
 紀益州守文齊水利有功蜀漢守呂凱忠蓋獨著南
 蠻校尉李該政治練達晉寧守王遜華夷畏服隋時
 守史萬歲亦有勲烈唐韋皋李德裕經畫有方高天
 祥育才舉賢元賽典亦教養有功又有吳霸陳立張
 亮劉寵煥為貴馳已來為忠皆著鴻績焉至明則有
 滇中紀元夫之撫綏得宜交趾黃福之好惡徇民靜

大年高名碩學就聘衡文既曰得人不愧古之玉簡
成班賈餘才行超超政績顯著遷都御史自非後之
錢神通陞憲副林後之號勇佛火滇滇祠三百所地
撫王恕之推虐端閏月奏疏二十上歐陽重之數座
冒清宿弊徐璠之籌策無遺功勞獨著王驥之征麓
川呂光洵之鐵鳳逆剝世曹陳用賓之削平巨寇鄧
子龍瀛文昌之付構干城劉銀智勇足跡鄧光祚仁
恕堪紀羅汝芳講學明道陳公金濤海利民若何孟
春胡心得蕭尹諸公難以悉舉焉

謀志

博採兼蒐固應其元而寡要錄綱罕領又病
于累而多遺滄海遺珠之謂極知博臨弗克
免介姑撮其一二端附之餘則俟之君子
元延祐六年雲南行省奏王官無子英依以妻代管
詔曰可正統八年罷鶴慶王知府設流成化十四年廣
西王官昂貴暴虐罷之設流存甸土官安晟乞其弟
爭襲罷之設流嘉靖四十年武定王官鳳繼祖設
土設流蒙化以左珣有功陞知府世襲後改設流順
寧猛廷瑞作叛設流寧州鄧川雲州皆土州也漸皆
設流馬洪武初命都督馮瑛鎮大理嘗賦詩曰西閩
虎踞吞滄海三塔龍飛上碧霄以此遠提逆羅拔履
之難滇人哀之李宗沅浙江上虞人戊楚繼止宗沅
一人已中式有司又拘補軍役按院達于兵部尚書
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例開其祖籍宣宗曰祖宗立
法作士氣成賢才朕守祖憲何急一牛之用乎得讀

書會試以自致永樂十七年遷戶部主事黃察親政
學士孫景名至雲南採訪古今事蹟景泰五年遷龍
政學士王叔至雲南採訪故實陳公文備滇志十卷
以進正德四年重脩雲南志大理縣蒼石朝紳爭尚
之官滇者以此芳氏傷財李公貞伯遂寓北意于詩
曰相思莫遠石屏贈詔刊而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
勸者矣

寶倫堂稿卷第十二

華亭 許繼曾鶴沙



附錄天台馮越溪考十九條

漢通西南夷置郡縣

史稱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
以什數滇最大北皆魍結牂牁有邑聚其外西自同
師以東地至葉榆名為萬昆明皆稱蠻隨畜逐徙毋
帝虞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秦時常頰畧通五尺道
北諸國頗置吏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
或竊商賈其郭馬焚僮僇牛以此已蜀故常建元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因兵威使番禺全唐蒙風指
晚南越南越食蒙蜀病瘠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群
柯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鉤醬多持
竊出市夜即夜即者臨牂牁江：廣百餘步足以行
舡南越以財物投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任使
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

為外臣實一州王也今以長沙豫章桂水道多艱難
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牂牁牁江出
其不意北制越一帝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純通夜
郎道為置吏易其上計之乃牂牁為中郎將二千入
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節閉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
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大使其子為今夜郎考小邑皆
貪謀贈帛以為道險終不能有乃且聽蒙約還報以
為使為郎發巴蜀卒數萬人治道詣牂牁江平多物
故有述亡者用軍無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使
司馬相如責蒙并因諭告蜀民以非上意及還亦言
而桑邛等近蜀可置郡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
節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而桑
邛節拜馳斯倫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中而王
沫若水南至牂牁為置一部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
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轉戍相餽數歲士罷餓離渥死
者甚衆西南夷款及上意之使公孫弘往視還封威

威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及築朔方以據河邊胡始
聽弘言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部尉稍令犍
為自葆龍專方城朔方元何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
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以
東南身毒國身毒國有蜀物此去蜀不遠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稍北則為匈奴所得誠通蜀身毒國道使
近有利無害于是天子忻然今騫因蜀犍為發問使
求通身毒國謀未就會騫卒從史祖其說事上書天
子今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四道並出指求身毒
國至滇王常羌乃西為求道使十餘輩皆聞為昆
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
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州王不知漢廣大使
者還因盛言滇大國是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以昆明
數阻漢使患之于長安西南作池象昆明以習水戰
元鼎六年南越相呂嘉反漢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發南夷兵下牂牁江會樓船伏波二將軍擊南越且

蘭君恐違行旁國據其老弱乃與衆反殺使者又牒
為太守會南越已平馳義侯所發已罰罪人八使尉
俱未下群阿即引還邊中即將和昌衛廣將擊且蘭
誅之及其旁國即君節侯遂平而與為祥阿即夜即
侯懼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其北冉駝白虎皆震恐
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嵩即節都為沱黎郡并號
為汶山郡白馬為武都郡上既置五郡使王然于以
破越又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性相扶不肯聽元
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兵臨滇、姑
首善以故弗誅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于是以為益州
郡賜滇王、印綬長其民西南君長百數獨夜郎滇
受王印寵寵焉其後咸遣使者十餘輩出求通大夏
仍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六年赦京師亡命遺叛胡
將軍郭昌將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右史所載夜郎今遵義貴陽之間滇今雲南府也靡

莫同師未詳所在葉榆今大理舊今建昌昆明今麗
江通安州漢初置縣曰文節屬越嵩郡至唐仍稱昆
明即所謂閉嵩昆明者今以滇池為昆明池非也大
通黔始于唐蒙而成于郭昌衛廣通滇始于司馬相
如張騫而成于王然于孝武雖好大喜功疲罷中國
然使荒服遠夷歸聲教其德及生民亦遠矣所置
六郡其黔蜀者居多惟越嵩之棟檠肯於定節屬地
去麗江為滇北境群阿之釋然响町滿野屬曲靖臨

安為滇東境至益州郡領縣二十有四則皆滇地也
後漢建武因哀牢內附更置哀牢南二縣為永昌
郡分益州郡不韋雲南檮榆昆蘄為唐郡龍井六縣
屬之雲南者今大理之雲南縣武帝元封時以彩雲
見南中國以為名蜀漢平孟獲更置郡即其地至元
始置雲南行省于中慶路明因之稱雲南府則古益
州郡地非漢所謂雲南也漢雖置郡縣大率守今興
雲彝君長相親而治故理亂相仍亦微異中土焉

哀牢國內明

哀牢國九隆氏之後也南詔野史載白古記云三皇
之後西天摩竭國阿育王第三子憐直低娶大蒙
為妻生低蒙直：生九子名九隆氏長子阿輔漢十
六國之祖次子蒙直魚吐蕃之祖三子蒙直搖漢人
之祖四子蒙直時東重之祖五子蒙直篤生十三子
五賢七聖蒙氏之祖六子蒙直託居師子國七子蒙
直休文趾之祖八子蒙直頌白崖張樂進求之祖九

子蒙直關白鼻之祖此九隆氏之名號族屬也通記
及古漢說不載阿育王事惟曰其先有蒙迦獨喜摩
黎菟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為生後死哀牢山水中
不獲其屍沙壹往哭見一木浮觸而來旁邊漂沉婦
坐木上平穩不動遂常沈架其上若有感因懷妊生
九子復產一子一日行往池邊見沉木化為龍忽語
曰若為我生子今何在九子見龍皆驚走獨小子不
去背龍而生龍因抵之喚其名曰習農樂母見之乃

為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曰九隆習農樂後有
神異諸兄見其為父所抵而與名又有神異遂推以
為王王哀牢山下又有奴沈息者夫妻生十女子習農
樂兄弟皆娶之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
衣著尾此沙壹之事楊升庵因白古通作漢載記諸
葛元聲漢史謝在杭漢畧皆載之以非無據獨立謂
習農樂後受張樂進求讓位又訛細奴邏寧合為一
人按張樂進求唐時大首領九隆為哀牢鼻之祖哀

牢漢建武中內附則九隆事當在周秦之間何至唐
時尚存與張樂進求相讓然則古漢說一書訛妄不
足為信也又稱九隆兄弟十人而諸書皆稱九人是
非莫可辨野史引哀牢傳且謂兄弟立為十姓曰董
洪陵施何王張楊李趙諸葛是常為其國譜似又當
以十人為定矣漢說又稱阿育王三子并男神明將
歸為哀牢鼻所阻因居漢與莊騶兵又諸葛排成其
後有仁果時居白崖號白子國漢使張騫入漢賜玉

印果為漢王蓋與莊踰後為兩漢王矣或曰踰後好
佛法不依國人推仁果時為君或曰漢天子惡常是
有漢孰與我大之語使尋求仁果時立之其說立果
太史公傳西南夷王詳不聞有白國張騫本傳亦不
載至漢則是仁果時為漢王亦誠妄也野史漢載記
皆載仁果時事且指為九陰八族四世孫大白國哀
牢國既同出九陰是族兄弟也古漢說阿育王子欲
歸為哀牢所阻是又既說也諸書自相矛盾性：如

此提之南詔僭竊已久臣下務為神異之說美其祖
宗沙壹事彷彿衣冠即羅大人迦阿育王事彷彿五
帝皆祖軒轅大三代以上儒者闕疑況以蠻荒遠事
鄙俚不經必欲從而定其是非何趣說夢哉予因後漢哀
牢彝內附事考即忘哀牢世傳可辨為傳曰九陰之
後曰禁高禁高死子沒嗣沒死子建非嗣建非死子
安樂嗣安樂死子奈菟嗣奈菟死子柳承嗣自柳承
以前俱分立小土散居各谷亦嘗通中國柳承死子

庖賢乘嗣建武二十三年遣兵東禪南下江漢擊附
塞夷虎步虎步人弱為所擒獲于是疾雷風水為
逆汎翻涌二百餘里禪舡沉沒哀牢又衆溺死者數
千人賢乘憤甚復益兵遣其兄弟六王將萬人以攻
虎步虎步王患力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舊與共理六
王虎復出食之賢乘惶恐謂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
古有之今攻虎步孰秋天誅中國具有聖帝乎遂率
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于建

武二十七年詣越雋太守鄭鴻求內屬帝乃封賢乘
等為君長自是哀牢始通中國歲朝貢賢乘死子柳
貌嗣永平十二年蓋率其衆六十萬口內屬以其地
置哀牢傳南二縣制益州郡西部六縣為永昌郡治
不韋去洛陽七十里通道博南行者苦之歌曰漢德
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謀既置永
昌郡雖其守時廣深鄭純方為西部都尉化行蠻貊
君長感戴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以為永昌太

守此益勸清操毫毛不犯與諸夷人約戒輸布貢頭
永二領益一斛以為常與休安之自為都尉及太守
凡十年常據南中志稱其妻漢歌咏表薦無數上自
三司下及卿士無不歎賞鄭純卒後有王尋為守章
帝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柳貌子也與守今忿爭遂
反攻博南端盧含滇而震恐王尋奔牂牁詔發越嵩
益州永昌三郡兵募王尋討之二年昆明夷圍永
應募合諸郡兵擊類牢于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
封廣成為破虜侯邑侯賜帛萬疋哀牢之後從此式
微至蜀漢時仁果時之十七世孫龍佑那者復為首
長賜姓張又十七世張樂進求遜位蒙詔蒙詔者亦
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

諸葛武侯後南征

劉先主之定成都也以鄧方為朱提太守庾隆都督
方駐時果敗彝漢服其威信又聞益州太守董和清
約得衆數萬中即將初和在郡時貢俞元人李恢于
蜀未至值先主自葭萌還托名郡使北詣綿竹先主
嘉之遣至漢中交好馬超、從以恢為功曹書佐主
簿後遭別駕從事章武元年鄧方年先主與恢議代
方者恢自舉遂以恢為庾隆都督領交州刺史駐平
彝威名大振會先主崩于白帝城南方騷動益州者
即雍闓恩信頗著部下董孟獲有勇畧聞時之遂反
時蜀郡從事常璩方行部而入知闓跋扈以都護李
嚴書曉諭之前後云紙闓皆不省但答一紙曰孟闓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
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順行即至群柯開
郡丞米褒有異志故郡丞簿考訊獲之褒怒因攻殺
璩璩以謀反諸葛丞相以國有大喪得不問雍闓開

之亦被太守咸昂以通孫權而託云昂病卒漢復命
張商為益州太守聞見商來與孟獲謀脫免歎曰
張府君如張壺外雖澤而內實寵之不足縛與吳
于是執商送吳關既謀反欲扇誘諸蠻諸夷不服關
使獲說託與史曰官欲得烏狗三百肩蓋黑端腦三
斛劉木構三大者三千枚汝能得否與信為然遂從
獲關獲結越雋夷王高定解柯並來哀皆同時失
吳遂署關為永昌太守永昌在益郡西道路隔絕

而郡太守方改易功曹呂凱與有王仇率為士民
閉境拒守關不能進移檄招之凱答機明切勸其改
圖關終不聽使孟獲屢攻永昌賴凱與仇恩威素著
為郡信服故獲不得入然獲已占據昆明東川武定
烏撒沾蒙地方數千里衆數萬時諸葛丞相受先主
輔弼之託開府治事以南方乃已蜀腹心不靖無以
致力中原故自征恐吳聚其後因先遣鄧芝往通
好并請前太守張商、降仍以為參軍署府事建興

三年春三月丞相武鄉侯率衆南征後主親饒于祁
山賜金鐵戰衣一具曲蓋一前使孫羽鼓吹各一部
虎賁六十人丞相臨發謂參軍馬謖曰雖同謀之歷
年今可更思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以失今
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圖顧國北伐以事強賊
後觀吾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
非仁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
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丞相

深然之議分兵三路入達馬忠為群柯太守攻朱褒
李恢向益州而躬率衆騎由水路入越為李恢得檄
乃接道向益州益州諸縣皆獲黨糾合圍恢于昆明
時恢衆少以計結南人圍稍急督兵出擊大破之追
至盤江今人報馬忠與丞相大軍聲勢相連矣群柯
酋帥火濟亦率其羅鬼諸部為漢兵刊山通道聚糧
以供軍丞相悅命為水西帥贊助以平諸蠻越為高
定聞大兵將至保險自守丞相用間使其部曲殺

聞于延平孟復收餘衆代聞為主以拒漢五月丞相渡
瀘水進益州即次白崖聞孟復為重謀所服衆生致
之遂擒獲使縱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
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止如此即易勝耳
丞相笑而縱之使更戰復引所部至很坑、名像狗
洞在鄧川東下有龍潭石壁數十仞非人力可到丞
相進師攻破再擒之復縱使去其洞壘感不殺之恩
于潭壁上為龍形及日月星辰人馬揮霍之象以記

德獲縱後退保佛光寨拒險堅壁漢兵不得入乃潛師
由漾濞川而北過喜泉得藥苗解之進至寨後獲驚
以為神遂又擒獲丞相因駐師懸蒼山之麓登覽形
勝縱獲化使浪浪浪浪即今瀾滄街有小虎形常出
為祟丞相祭禱令衆斷其山為三已而進兵遇獲一
鼓擒之未至遠人傳語曰吾無面日見尔乃縱令去
于渠內祭斬虎之鋒曰祭鋒臺又就東山瀾上石壁
為摩崖碑以示後人獲同南走慶旬：不兵百獲獲

之宋黨在焉丞相追之道險遠無餉幾困幸攀州吳
重使腹北運籌并至慶旬人謀曰諸葛丞相仁德遠
被辱擒獲不殺獲尚欲就送天不祥于是開解納
我軍獲大龍擒丞相曰此親戚叛之也復縱去獲欲
入哀牢糾合諸重而慶旬既下永昌道通大軍俱渡
江與呂凱等會樹旗臺按八門休兵養士命人殺打
牛以代刀耕民衆感悅孟復計窮復入牒圖驅象獸
以戰漢兵損傷師統狀蒙之川火攻象皆反弄丞相
駐兵怒江之游六擒孟獲：至是縱無所畏情重略
入緬彝木鹿等國借七都魯兵皆藤帽藤甲不畏刀
劍漢兵與戰少却見衆要渡水以甲舟為筏丞相曰
我得破敵之術矣利于水者也不利于火乃誘入山
谷中舉火焚之重無所賴為擒獲至擒遠去獲止叩
首曰丞相入成也南人不復反矣乃于普救立南征
碑祀諸班師抵永昌新九隆山脉以淺王氣回駐白
崖立狄柱換諸重與誓曰碑若仆重為漢奴又達別

將畧與古朱提等地南中志平于是改益州為建寧

貢賓不復反

郡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又分建寧郡置興古郡

并越嵩朱提共為七郡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為

言丞相曰吾等此熟留外人則常留兵：留無所食

一不易也重折破傷父兄死喪苦留外人而無兵必

成禍患二不易也人重有廢殺之罪自撫署重留外

人終不能信三不易也今我欲不為兵不運糧而紀

綱粗定彝漢相安故尔遂收孟獲與建寧爨習朱提

孟琰等俸為官屬求仁果時十七世孫龍諾那以為

建寧酋長賜姓張念呂凱王統之功表聞于朝以凱

為雲南太守統為永昌太守馬忠李恢分領群柯建

寧與他別將王平張翼勾扶等皆以功封亭侯而李

恢功為最著亭侯少子關索以驍勇前驅功亦著南

中人至今祀之史失其名焉丞相在南中勸彝築城

壁務農桑諸彝感慕德化皆自山林徙居平壤出金

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其世彝悉改祿

寧州刺史

漢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也非州也益州刺史治成都
兼理滇蜀至蜀漢始改益州郡為建寧以別于益州之
名至晉武帝泰始七年又以益州地廣分建寧與古
雲南永昌四郡為寧州以鮮于嬰為刺史太康五年
又罷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覆之以天水李勢
為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監五十八部夷族大至元
年建寧朱提郡守杜俊雍約撫御中乃大姓毛詵李
叔李猛等叛校尉李勢討平之二年以永昌從事孫
辦請復立寧州即以李勢領刺史分建寧以西七縣
別立益州郡是歲毛詵復叛未建寧太守為恢為刺史
李勢收恢殺之光熙元年寧州諸夷攻圍州城殺卧
病不能替戰上疏請赦會晉室多故終不得達數年
衆無主推殺七秀頌州事秀明適有父風騖厲戰士
嬰城固守糧盡食鼠拔革食之伺害稍急輒出掩擊旅
城獲金及穀子刻自洛來州衆更奉刻為主建治中毛

孟詣京師求刺史久不見省孟泣曰君亡親喪出閉
窮城萬里折哀不食糧故既慚色齊無又秦之感又
愧梁妻無窮城之念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憫之
乃以魏興王遜為寧州刺史遜至表李劉為朱提太
守往南康時寧州內逼于李雄外有雲冠城邑立壠
遜恐永無食招集離散勞來不倦數年之間州境獲
安誅豪右不奉法者以立斧鑿為首圍討之會已秋
服未有致罪因重發夜即莊王墓遂討滅之入討惡
陳剛柔傳載千計威震南方以地勢形使請分永昌
為梁水郡改益州為晉寧郡帝從之賜爵襲中郡公
已而李雄并有越嵩遠李驥度瀘水寇寧州二年垂
王冲歸朱提雷昭建寧愛羅皆降于雄惟寧州不附
雄起遣驥率兵破越嵩攻臺登縣王遜使督護姚岳
距驥于螳螂川遜指授岳令誘敵深入欲生致驥岳
遠遜指一戰而勝追至瀘水賊赴水死者千餘人不獲
驥而還遜起陂岳一裂冠而平時人寃之為立廟太

興四年建寧太守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危朗
逐出之是年分營平為平縣郡夜郎以南為夜郎即
大寧元年李雄復還李張攻寧州王遜遣將軍姚崇
同興古太守樊深討大破之是年遜卒州人以遜有
道愛雄孟遜子王堅詔除堅為寧州刺史三年陶侃
表零陵太守尹鳳為寧州刺史鳳堅還咸和二年寧
州秀才龍道起義兵攻李雄黨任回李譙等雄遣羅
恒秋之刺史尹鳳遣裨將楊術援道戰于臺登術兵
敗死之八年李雄復還李奇率衆攻破來提又遣任回
征木落分寧州授以馬及貳之計尹鳳力不能支舉
城降李雄還盡有南中之地惟牂牁郡謝恕勵衆保境
不為雄用官王撫桑中郎將加寧州刺史興平義傳
寶並牂南中人保其後恒溫破蜀寧復為晉秦符堅
寇梁益寧更為秦六朝壘更莫有定主雄除授都督
猶列寧益之號皆止空名而已

文為成平贊既

自南北分爭寧州道絕贊習贊深之後以方土大姓
自為君長宋元嘉中贊松反叛刺史徐擒討平之其
後贊龍顏仕宋為龍驤將軍封都侯贊雲仕魏為
驃騎大將軍封同樂郡侯至梁時贊贊固侯景之變
刺史徐文盛入討塔達據有群祠與古等即朝廷不
得已授贊寧州刺史贊死子震嗣隋開皇中梁廢討
蜀王譙平之重僚莫不附獨贊震不服廢乃上疏
請開南寧州上未之許惟置益州提管以經理之十
七年南寧重贊觀來降以為昆州刺史明年復叛乃
遣太平公左領軍文為成為行軍提管帥東南征從
趙萬進兵經馬湖嶺山自青蛉川迺去揀次小款弄
大款弄至于南中賊前後據要害為成幾皆破之行十
餘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為成之後勝我
者迺北遂命左右仆其碑下復有字隋開皇十九年
文為成通北復立我碑為成惶恐再拜重扶其碑立

之進渡西潞河入渠潞川破其三十餘部擄男女二
萬口諸夷大惧愛觀遣人請降獻明珠佳寸于是勅
石頌美隋德奏捷請以愛觀入朝文帝許之將發觀

此來欲殺我耶急以還之于是諸夷感悟遂不相攻
擊上聞善之敕為散騎常侍由北觀之人之聞不肖
惡珠豈在他歟貪與不貪二者而已

疑不致行復以金寶賂萬歲萬歲捨觀而還蜀王秀
知其事遣使往索萬歲聞悉以所得沉于江索無所
得論功晉位柱國昔晉有軍事既而愛觀復反蜀王
奏萬歲受賂縱賊放生違憲無大臣節上怒令窮治
其事、寔驗罪當死上教之萬歲不服上以萬歲欺

隱顧左右明日將斬萬歲俱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右
僕射高祖古衛大將軍元昊等為請上意稍解罪止
除名而觀俱見封更入朝平為文帝所戮子弘達等
俱沒入為奴夫以文為歲之稚武連破諸彝自以為
功過諸葛矣然而戮罹刀俎為天下耻笑何哉貪賄
無厭與淡泊明志者異也同時有梁毗者為西寧州
刺史蠻苗以金來餽毗受置座側對之痛哭曰此物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

唐初經理滇中

滇既久不通中國諸蠻各自為酋長如建寧以東則有東蠻烏蠻西蠻白蠻又其東有東謝蠻南謝蠻東謝之南有西趙蠻皆在群胡與古之間其西為昆明即滇之昆明以西弥河為境在靖外并揀之外名號不一有徒莫抵蠻儉望蠻白水西洱蠻洱河之西有永昌蠻其在越焉者有松外諸蠻其酋帥楊八張氏蒙氏各居一方不相統轄唐高祖武德元年彝蠻觀之子爰弘遠歸為昆明刺史益州刺史段倫因遣使俞大施至南寧治共乾川招諭其部落而西蠻始納貢矣三年群胡謝龍羽來朝其使復遣使來朝以其地為群州群龍羽為刺史而謝趙諸蠻漸向風矣四年南寧州治中吉弘肆入諭昆明使內附因遣使朝貢歲與群胡使俱來而西弥河一帶始復通中國矣然諸蠻雖附朝廷遣使撫之類貪祿不法失遠人心高祖聞蜀郡司法韋仁壽寬厚有識度乃以為檢校南

寧州都督寄治越萬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弥河周歷數千里宣撫帝治蠻彝望風歸附仁壽取創立七州十五縣各以其長帥為牧宰咸令簡覈人安悅仁壽將還諸酋長泣留之仁壽以池壁木立為斛諸酋即相率為築城立斛舍仁壽乃告以定曰吾奉詔第撫降靡狀擅留此諸酋悲啼祖行各遣子弟隨貢方物上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勅益州刺史竇軌給兵護送軌疾其功林言山僚方叛未可以遠畧歲餘仁壽卒功用不成雖時建寧酋長張樂進求遣使隨仁壽入朝因以進求為首領大將軍貞觀初又以爰歸王為南寧大姓爰求所服遂用之使代仁壽為南寧州都督居石城關三年東謝蠻謝元深南謝蠻謝強皆來朝而趙蠻趙摩率亦為黔州蒙帥田康所撫率所部萬餘戶內附因以東謝地為應州南謝地為莊州西趙地為明州皆即授其酋帥為刺史繪王會圖以示使人至貞觀二

十年島州大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暫服至
請擊之上從其言明年使右武衛將軍王建方發蜀
十二州兵進討松外諸蠻其前帥雙合拒戰敗走殺
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遣使詣西洱河
諭其帥楊成等降附者七十餘城戶十萬九千署其
首領蒙和等為縣令復遣奇岳自島州道十五百里
接西洱河至帥楊成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
遣首領十八納款軍門建方振旅而還于是西洱河

大首領楊棟東洱河大首領楊欽松外首領蒙羽等
俱請入朝授官職二十三年復遣將擊西蠻雲南靖
珍弄棟為縣其西徒莫抵雲儉望雲皆來內屬以其
地置傍望監求五州棟即州都督北唐初高祖太
宗次第經理諸蠻之大略也既而太宗崩高宗嗣位
靖珍弄棟之西白水蠻與大小敕弄雲南相誘為
亂都督任懷王招之不從乃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為
州道行軍提督同懷王討之至羅什山其酋亮磨蒲

與大鬼主都千以衆塞箐口拒戰不服棄城走追至
州大酋儉弥千鬼主董模瀾水為柵孝祖擊斬弥千
亮磨蒲等會大雪雲凍歟死已畧盡孝祖因厚使之
師請隨便西討大小敕弄諸蠻詔許之明年孝祖兵
西入小敕弄酋長以威見白旗城率萬騎迎戰孝祖
擊斬其首進至大敕弄酋楊承顏嬰城固守磨軍
進攻破擒之餘乞皆降詔改雲南縣為匡州領敕弄
匡川二縣是年罷郎州都督更隸戎州永徽四年張

樂進求謀位于蒙詔細奴邏五年西洱雲儉和舍
訪其黨詔沒弄楊度柳等七部皆反以李義為姚州道
提督率兵討之新詔沒弄楊度柳等蒙和等逆復集
餘衆今徒將參于率之精戰義等復誅參于衆勝遂
北斬首七十餘級獲馬五千疋和舍力屈而縛請降
蒙儉亦聽招撫六年蒙詔細奴邏遣子羅突入朝因
以奴邏為姚州刺史賜錦袍玉頸慶元年羅突復入
朝謝錫命西洱河楊棟等聞蒙詔見寵于唐因與頭

和蠻酋長王羅即即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衡俱率
可部內附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于昆明之弄棟
川從武陵王簿石子仁之請也德章二年置祿州望
州又析昆明之地為姚州姚州以安輯諸蠻其
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為刺史方是時
也朝廷班皆因成備存西南諸蠻叛者見誅服者受
賞猶虞幾武德貞觀之盛焉自此以後女主專政教
令不行咸亨三年永昌蠻叛姚州長史李孝讓平

往討自萬入永昌累戰皆捷盡刊其城壘毀廬焚橋
命官託問丘均勒石子劍州傳其魁帥以還而弄實
久淹論者惜之是時細奴邏子邏盛炎已嗣位善用其
衆諸蠻歸心雖陽脩朝貢而陰懷反測至肅宗時因
蠻之怨攻殺節度使李知古開元初復姚都督李受
朝廷不能討反中其計聽其并立詔離二蠻盡有南
中之地而南詔之旼遂與唐相始終嗟乎此豈獨蠻
彝之事也

又協行軍提督姚積奇討平之南寧州蠻歸王亦襲
殺東爨首領益勝及其子蓋啟儀鳳二年吐蕃始通
吐蕃調露二年永昌蠻復叛命李義征之敗績即將刺
惠我死于是廢姚州至德四年復置姚州未幾秦
李潘復為蠻所殺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請罷
姚州于瀘北置閬州百姓非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不
報景龍元年吐蕃及姚州蠻寇邊以狄紐謀濟二
水為橋以通西跡蠻築城戍之擊討使唐九徵受命

南詔始興

南詔蒙氏細奴邏者九隆五族年直萬之三十六世孫也其父龍迦獨世居哀牢山因避難與子自哀牢同至蒙認耕于觀山之麓細奴邏教有神異孽收繁息即衆日或時張樂進求為雲南大首領因祭狄柱狄柱者諸葛武侯所立歲久剝泐進求重鑄之既成合前長九人祭天子柱細奴邏與烏有烏五色集于柱上久之飛憩細奴邏左有衆以為異戎力驚獲食

惟謹十八日烏乃去于是衆心歸細奴邏進求遷位烏細奴邏不敢當相讓至再因投刀斫石曰如我當為王刻入此石遂入石三寸乃受衆推立為王始築城壠于圓山上周圍四百餘丈稱蒙社詔時滇西稱詔者非一而蒙社在諸詔之南故又曰南詔其時有郭郡矣者為武臣波羅旁者為又臣又有楊波達者號神明大士騎青牛能知諸衆開諸蓋井園以備寒細奴邏立二年遣子羅晟入朝高宗納之封為觀州刺史

史賜綈袍明年復遣羅晟入朝謝賜命至上元、年細奴邏死子羅晟次嗣恭儉龍治國景拱五年朝京師賜金帶綈袍歸國睿宗景雲元年節度使李知古擊姚萬聖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加賦一倍因誅其豪為掠子女為奴婢羅晟次因衆亂引吐蕃攻知古殺之太極元年羅晟次死子晟羅皮嗣始立孔子廟于國中集北東龜城是時姚萬聖諸蠻叛殺都督而晟羅皮猶未正朔遣張建成入覲受浮圖像并佛書以

歸請唐大匠恭福藏義寺王國建崇聖弘聖寺并浮圖以鎮水患開元十五年死子皮羅閣嗣使清平官張羅皮從萬州都督張審素擊諸蠻破之拔昆明及益城唐以功封羅皮為永昌郡都督其既後思并吞諸蠻因謀于張建成略創南節度使王昱請合六詔為一許之遂并有五詔更連臨邛川永昌石鼓沙連跋龍法賤等處雲南以西之地盡為所有二十五年與御史嚴正誨謀擊吐蕃白統軍打石橋城

金子聞羅鳳攻石和子既而又與中使王取訓全破
劍川蠻泚河蠻明年入朝封越國公特進開府儀全
三司賜名歸義子聞羅鳳亦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尋
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前後兩賜璽書既復以功策
授雲南王乃以蒙舍都會未勝築太和城于蒼山洱
水之間徙居之立上下二閣曰龍首龍尾天寶初越
嵩都督竹靈情置府東爰通安南因開步頭築安寧
城賦役繁重羣蠻震怒于是南寧州都督爰歸王昆
州刺史爰祺求州爰守懿懷山大鬼主爰秀昌南寧
大鬼主爰崇道并攻拔竹靈情并築城使者破安寧
事聞唐遣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并委蒙
歸義討之歸義遣大將段儉親與李宓并赴安寧爰
歸王及崇道并俱率兄弟十餘人沉首謝罪獻之李
宓獻乘此以威東爰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東爰諸
酋並起問罪歸王妻阿妮為蠻女也走父却乞兵遣
使詣歸義求救入者歸義為請于朝以其子守隅仍

為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
輔朝以和斛而崇道守隅仍相攻討不置阿妮詣歸
義為興師乃協全諸爰逆崇道走黎州遂擄其族并
輔朝收還其女崇道尋亦被殺于是諸爰日弱南詔
益強其西通羅大泰其南交趾八百真臘之城老
挺諸國皆咸進奇珍而雲南以東之地浸：漸入版
圖矣顧猶包藏禍心咸僭稱南天寶四年遣孫鳳伽
異入朝授鴻臚少卿賜紫一部七年蒙歸義次子聞
羅鳳立八年遣中使張敬義持冊封羅鳳為雲南王
以其子鳳伽異為鴻臚上卿兼賜次州刺史都知兵
馬大將軍尚朝獻不絕自細奴邏至此凡五世俱奉
唐正朔聞羅鳳立三年始改元立國號曰大蒙又五
世、隆始僭稱皇帝細奴邏稱奇嘉王偽稱高祖羅
鳳偽稱興宗咸羅及偽稱咸成王號太宗惟及羅間
夫號謚南詔野史即稱歸義王云

段氏大理國始末

段氏之先為武威郡人自段儉魏位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七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死仕為通海節度使楊于貞忌之思平卜于秀山神祠就其夢爰刻自匡平貞索捕甚急會善巨守高方素與思平善密遣人招思平思平與其弟思良軍師董加羅走就之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驥于葉鏡湖机摘野蔬食之按唐書文曰青背思平拆之曰青乃

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正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至善巨與高氏謀借兵東方果贊拉贊三十七部皆助之會于石城衆十餘萬鼓行而西所向無敵師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狀又夢鏡破快不敢進董伽羅曰三夢皆吉進也公為大夫夫去首為天天子死也玉瓶去耳為王王者死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進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葉知所從

見江尾一婦扶環而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尔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楊于貞戰不勝率妻子走永昌追至萬箭樹自縊死親屬皆傳後晉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思平自立改國號大理改元大德蓋逆楊氏邪臣除苛令以董加羅為相國封高氏為岳侯分治成紀巨揭等地封爨判為已司徒祠秀山神加恩三十七部于是遠近歸心諸彝君長各來貢獻在位八年死偽謚高祖子思英素不肖思平在

日常耽廢又不果既立二年堪威愈甚其臣以先王命廢為僧而立其弟思良思良立五年死傳子思聰思聰立十七年死傳子素順時宋太祖已正位中國王今欲受命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上太祖鑒唐之禍篡于南詔以王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有也由是雲南不道中國矣素順立十七年死一子阿曉不肖廢之而立其侄素隆素隆立五年阿曉有子素真相初思聰祖母憐之素隆乃避位為僧傳子素真素

真立十五年死有子先亡傳于孫素興素興年幼好
佚遊廣營宮室于東京華春登雲津二堤分種黃白
花其上有序道金枝紫城銀枝之日每春月扶杖載
酒自玉案三泉溯為九曲汎觴男女列坐開草簪花
以為樂時有一蒼龍遇歌則開遇舞則動素興愛之
命美人盤髻為錦田名素興花後又訛為素營云素
興立五年國人廢之思良之後無可立者乃更立思
平之孫思慮宋慶曆四年廣西僭知高掠廣州敗走

大理秋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知高已死出其首
至京師段氏始聞名于中國熙寧中又常遣使入貢
以非舊典不領于鴻臚別為禮遣思慮在位三十一
年避為僧立其子連義連義立六年為其臣楊義貞
所弑義貞篡位凡四月岳侯高智昇遣子昇泰起東
方兵討滅之而立連義之從子奇禪先是高氏佐思
平建義世為顯官至是以靖亂功加智昇太保封德侯
子昇泰善關侯代智昇為相又以弟義勝治瑛珠以

高福守易門以高連慶治羅部以侄泰運守安寧于雙
雄築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世子量成一門之盛平
于大理英壽禪立二年逼于高氏不自安避位為僧
更立思慮之孫正明正明立五年亦避為僧國人奉
高昇泰立之是為大中國改元上治而段氏中絕昇
泰立二年將死謂其子泰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
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不使人勿效尤
也昇泰死泰明遵父遺命立段氏子正淳是為後理

國以高泰明為相高泰運為攝主賞罰政令皆出其
門國人稱為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
先謁相國為案寧二年遣高泰運入朝求經籍得六
十九家以歸正淳在位十三年避為僧傳子正嚴正
嚴勤于政事與國主高量成謀遣使入廣南求內附
親察使黃鼎奏聞許之政和六年遣使李紫琮等貢
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玳瑁諸物又有
樂人善幻戲即大泰聲軒之遺名五花贊弄徽宗愛

之以供款宴賞賜不貲七年宋遣使冊段和譽為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
王和譽疑即正嚴也時宋以大理內附或請于大渡
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牙文常言
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恙今于
河外置城邑邊隙開非中國之福乃止治黎州宣和
中高泰運為相貽木夾于邊將求入貢紹興初又遣
詣廣西求入貢因中國多故皆不見許惟于黎為境
外夷民私相貿易有司不禁也紹興六年廣西桂略
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優札答之正嚴
立四十年避位為僧傳子正興正興立二十五年亦
避為僧傳子智興智興立二十九年死傳子智廉智
廉立六年死無子傳子其弟智祥智祥立三十四年
死傳子祥興祥興未立之先元太祖帖木真將而征
大理至鐵橋石門閣過舟蹄歇而還至是宋余玠守重
慶元不能入乃議由吐蕃出大理淳佑元年大理請

道黎祖入貢宋孟珙却之使道范廣四年蒙古兵出
雲南大理遣將高禾迎戰敗死會元主辛兵又還宋
遣使祭天以其禦元也十二年祥興死傳子興智元
復議而征命太弟忽天烈分三道以宋寶佑元年十
一月進薄大理興智及其相高泰祥迎戰大敗興智
奔善闡泰祥奔姚州被執諭之降不屈命斬于五華
樓泰祥臨刑歎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頭首吾
事畢矣時白日常午忽雲起雷震太弟果之曰忠臣
也禮葬之而官其子二年太弟班師留大將兀良合
紐畧雲南攻善闡克之遂擄興智教以為摩訶羅囉
頌諸蠻從征文貼後入覲獻地圖及治民立賦之法
元主嘉納至太弟忽天烈即位是為元世祖興智又
入朝未至年元主遣使諭祭追贈大理向義王賜物
歸葬以其弟段寔為提督平興元初終始為段氏自
段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世皆僭稱皇帝有廟諱年
號凡三百五十年而國亡

三十七部

蒙詔之後迤東諸蠻有三十七部雅族為世裔不可
考而諸葛元聲漢史猶載其名為一因遠部唐為威
遠賧德名和沅即今之沅江也一陽城堡部今吾寧
州一休臘部今河西縣一嶧峨部唐嶧視蠻所居後
阿梵蠻酋逐嶧視而有其地今為縣一強現三部即
教化長官司今開化府一王弄部一舊處甸部一伴
溪落忍部今保長官司一秋客甸部今虧客長官司

一官桂恩陀部今恩陀甸長官司一屈中部今阿迷
州一師宗部今州一落蒙部今路南州一弥沙部一
邑布部皆落蒙子孫分治之一紐摩部一弥勒部今
保州一磨弥部今磨盤一羅雄部今羅平一納垢部
今馬龍一夜苴部今亦佐一落溫部今陸涼以上弥
勒等六部即桑祿六種也一吉輸部一哀恩部今俱
弥勒地羅部今羅次縣一仁地部即新丁後訛為弄
甸一白鹿部即富筋賧今楚雄府地一掌鳩部訛為

石舊今縣一法規部未詳所在一謀統部今鶴慶縣
共川一于矢部今武定府一紐婁部巨達甸雙虎諸
桑種今和曲州一洪農祿養部後訛為祿勅一華竹
部又名環州今元謀縣一強宗部後訛陽宗一休制
部又云休納即普札籠城今新興州一步稚部今江
川縣一羅伽部即步稚所分右三十七部惟謀統白
鹿地屬迤西餘皆武西微臨沅廣各府地也蓋蒙詔起
西洱間久已并六詔為一惟滇東尚諸蠻分據故種

類立異互陟恩平以通海節度使得國于三十七部
為開創之勳是以加惡猶渾云是時在滇西者七節
度十賧亦仍蒙氏之舊而名稱或別因并著之七節
度者一弄棟一銀生一劍川一麗水一永昌所在具載
前篇并東川通海二都督地而七也十賧者一羊賧
今太和一趙川賧今州一白崖賧今趙州東地一南
河東賧未詳所在一義皆賧今劍川地一路賧今廣
通縣一趙賧今騰衝衛一接頭賧今永寧府一成得

賒今北勝州一成達賒今成達州至大理為元所滅
改上中下三路後復更定諸路名號置郡縣而今多
因之矣

元世祖平雲南

憲宗二年議征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乃命太
弟忽必烈專征以兀良合台提督軍事秋七月丙午
賜行西行八月次臨泥由六盤踰吐蕃凡行山谷二
千餘里先遣王律木王侯王璽往諭大理道阻而還
九月次武利分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台率兩道兵
由晏當路與諸王批合野只烈率東道兵由白蠻太
弟率勁騎由中道已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遣大
波河十一月至白蠻打郭寨十二月再遣三使入大
理招段興智皆被殺大理相國高泰祥督大兵守金
沙江與伯顏不花兀見敗奔相持太弟令衆以革囊
潛濟江是月薄其都城屢戰皆捷兩路兵亦至皆登點
蒼山臨視城中大危惧泰祥撤兵各郡有來援者皆
為元兵阻敗始與興智謀出避外郡圖興復興智奔
善闡泰祥奔姚安太弟分兵追之先是詞臣姚樞因
夜宴為太弟言宋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不易肆

明日太弟掩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龍為之樞即馬上賀曰聖人之心神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此太弟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死于衆兵入大理人民安堵如故如無兵者又命樞披訪圖籍得三校尸瘞而祭之辛酉出龍尾城追與智不及復泰祥于姚州秩官之不屈因斬之而用其子高環為長壽寺明季春太弟班師而元良合台徇雲南進攻善闡拔之擒段智興詔赦之從征為雲南

都前後三年凡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款服歲丁巳獻捷于朝請保潔故事以西南彝志為郡縣從之授元良拔印如大元帥遷鎮大理以剏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烏已復奉命伐安南交趾屠其城并降車里等蠻大三年太弟嗣位混二中土以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或以彝服難之世祖曰朕固樂其風土向非曆數在躬當于彼靖分器焉至元八年分大理三十七部為南

北中三路十三年更定諸路名號置中書省于善闡改名中慶路今省城也共為路三十有七府二屬府三州五十四縣四十七戶百二十八萬七千有奇而雲南始復入中國版圖被教化矣

元討緬與八百媳婦國

緬在永昌西南自騰越行十五日至江頭城又十日
至太公城又八日至馬來城又五日至安正國城又
五日至蒲甘緬王城所謂緬中五城也蠻名阿九八
百媳婦在緬東出永昌之姚關五十程至其地蠻名
景邁皆迤西徼外種類也漢之時有掸國唐之時有驃
國疑即其地云至南詔野史始載勅龍成時即子國
攻緬達宗榜款之破師子國兵獲緬舍利以歸其後

遂服屬于南詔亦熙寧紹興間隨大理入貢名始聞
于中國元世祖至元五年命愛魯擊之十四年蒲甘
大將特多羅伯殺寇金意忽都段信直迎擊于南甸
敗之十九年命諸王和答吾兒同右丞相太卜秦政也
罕的斤分道擊緬秦政愛魯昔里皆賴納招討使怯
烈先驅造舟于阿若阿木兩江進攻江頭城拔之分
兵戍守圖上其地形及攻守之畧先遣使諭降緬酋
不聽據太公城以拒我師進攻連破之明年遂置邦

牙宣慰司于蒲甘城振旅而還元主命雲南王率招
討使怯烈總兵三千移鎮于緬招來其黨與又明年
建都王金齒烏蒙等十二部俱降為緬平也成宗大
德四年緬人僧哥倫作亂緬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
釋去阿散乃率其黨執酋次子奔翹京師詔遣薛
挺兀兒率行省兵二千人往討八月緬阿散哥牙
昆弟赴闕自言執主之罪罷征緬兵師還為金齒諸
夷所邀詔兀兒并征之受賄引還師卒無功而左丞
劉深又有征八百媳婦之事先是元世祖薨成宗以
皇孫嗣位未有武功丞相完澤信劉深之言以八百
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討左丞相哈剌哈孫御史中
丞董士選疎不聽命深及哈剌帶等將兵往哈軍鈔
九萬二千錠又給雲南行省兵有願出征者人貝子
七十索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二置萬戶四員兵既
出兀道順元遠月烟瘴士卒多死驅民轉餉孤谷之
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往之數十日乃達死者又

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賜求水西土婦蛇節金
三千兩馬三千疋上官宋隆濟因苗民之患結其衆
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其身死行陣妻
子為擄衆感其言遂叛秋楊黃寨進攻貴州知州張
懷德力戰死因圍劉深于窮谷中梁王濶率兵救
之賊衆稍解事聞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董士選之
言乃遣劉國傑楊賽目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
省兵分道進討別勒梁王提兵接應六年劉深等報
盡引還宋隆濟蛇節率衆邀擊輜重棄去卒殺傷
殆盡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請正深罪下詔招諭諸
衆不報三月罷深等官收其符券是時烏撒烏蒙東
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
輸煩勞為辭衆募起兵攻掠州縣詔遣也達解見忙
古帶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國傑未至解見等率師
並進次第平之十一月國傑將宋元亦擊敗蛇節
其七年夏四月國傑師出楊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

今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陣合衆者伴走賊來追
馬遇者皆仆國傑鼓譟起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
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目不花分兵先進大軍
隨之賊潰衆勝逐北破之于墨特川蛇節降隆濟遁
去遂誅蛇節八年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宋阿重出
復隆濟未獻斬之陞阿重為宣慰使是役也劉深一
言敗亂而南半辟為之震動雖元亮前後執擒而八
百餘婦竟未得過而問焉深之罪重矣會赦有司以
深為議哈刺哈孫曰微名首募衆師辱國不誅無以
謝天下深遂先蛇節隆濟而服上刑固其宜也

十一總管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國仍省其兵力以制服諸桑初以段興智為摩訶羅堪後入朝道元贈大理向義王仍以興智弟段實為總管守大理中統二年入覲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威楚統失會川建昌騰越八府仍令各處萬戶以下並聽節制至元初討罕舍利弗又攻曲靖奔甸甸城有功受重賞屢陞行省恭政十四年同塔敗納于南甸進宣慰司世襲都元帥成宗時屢入朝授制征緬至永昌元子忠嗣忠從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林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憲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忠元子慶嗣元封慶為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行省恭政慶元弟正嗣正元慶子隆嗣隆元子俊嗣天曆元年授行省平章俊元族弟義嗣初授蒙化知州以平叛賊阿容未功陞恭政義元隆子光嗣時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宣鎮善闡與段氏分城構隙至大二年梁王破光兵光

將高連子羅那闡梁王塞遣人招之不從陰路達危入刺達以其首獻梁王、更戮色人以自解至正元年王業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被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俗稱為妖雨四年光兄弟功嗣初亦為蒙化知州十二年襲總管二十三年明王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以紅巾為號自將三萬人攻雲南梁王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員外楊洲海：卦之吉乃進兵呂閣敗紅巾于閣灘江被獲千級紅巾收餘級再戰殺段氏驍首數萬戶乘勝屯古田寺段氏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人進至回蹇閣大敗之紅巾軍呼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王珍母寄其子書云尔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洲海故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尔宜亟歸募能入紅巾營者有小赤陳惠請行王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閣又勝

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其功以女阿謹妻之為
奏授雲南平章或望大著梁王曲意未之功遂留若聞
其夫人高氏寄樂有促之始歸大理既而復欲行其臣
楊智張希高阻之不聽至善闡人謂梁王曰段平章復
未有吞金馬嘔碧雞之心矣蓋早圖之梁王始疑平
章密召阿謹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
不滅我不已脫無被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
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潜然不敢受命

夜寐人定杜語平章曰我父忘阿叔願與阿叔西歸
因出喜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尔家我耻自邀爾
父尚當為我哀之尔何言至此三諫終不聽明日梁
王邀功束手演梵王通濟橋馬遠因今當將格殺之
阿謹主開變失聲哭曰昨曠燭下燒講與阿叔雲南
施宗施秀烟花頭身今日果然阿叔死奴不負信
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備至王悲憤作詩曰吾家
住在鴈門深一片閑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

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裡影
吐普吐暮既阿叔施宗施秀今奴歹雲片波瀾不見
人押不蘆衣顏色改內屏獨坐細思量西山秋立霜滿
灑踏裡影被也吐魯無知也押不蘆胡地起死回生
草名內屏素脫也語雖不雅馴以節故傳焉平章既
死梁王愛楊淵海之才欲收為己用淵海亦不屈題
詩于壁御藥而死梁王厚恤之今隨平章楊歸英
大理大理舊臣仍奉功子段實事之梁王遣文判平

章七攻大理不克乃構和泰陞晉為雲南左丞相
明王珍復使善闡梁王遣其鉄木的罕借兵大理時
寶已長谷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毋分祖業而自
詐其祖公假逆滅親獻拜泰盛金印王書乃為釣魚
之香餌捕聞洪女自設擒捕之網羅况平章既已弟
兄榮絕今止遺一髮一奴一可并替單張氏楚又可
配阿謹妃如故事說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
小換作點蒼小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矣來矣時寶

有井僧叔亦志不忘復仇將通建昌阿黎氏出手刺
綉文旗以興實曰我自來髮開母稱父冤恨非男子
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大家收合來兵飛檄西
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夫成功一垂萬耳一戰而勝矜
功怙寵自蹈禍此宜無足道乃其妻與臣之從一而
終既如彼子與女之立志復仇又如此蓋亦有可稱者
烏是時明太祖已開基金陵實聞達其非段真有會川
來表歸款朝廷亦以書報之時有扶正女歌曰某道

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踏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
主來實數日病死于明明洪武十四年授明宣慰未
幾死世世推國事明年額川侯普安破苦闡梁王自
沈黨屬悉俘師王威楚段世達使致書請依唐宋故
事奉正朔脩歲貢交德答書令達降世起再上書陳
利害詞旨驚驚天德拘其使世三以書來大抵皆言
蒼洱兩關之險難以兵取交德惡其悖慢春三月師
薄大理夜遣別將緣點蒼嶺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

逆明段兵驚清明師斬關入擒段世及段實二孫
仁直義送金陵上面諭曰尔祖實曾有降表朕不忍
廢茲仁賜名歸仁授雁門衛鎮撫直義賜名歸義授
武昌衛鎮撫餘頭目悉伏誅予至永昌過大官小官
廟問其名或曰即直仁直義也段氏據大理經五代
宋遼金之亂人不知其功德及人亦述矣與智失
國弟寔復為提管至段明凡十一代今其子孫尚有
梨州正位者視吳越之錢氏較為昌大焉泰祥之後

亦世為地安郡丞嗚呼孰謂天之報施不可信哉

明三將軍平雲南

洪武元年元順帝北遁三年殂于應昌天下已盡歸明而雲南為梁王所據獨不來正朔備以宣化紀年洪武五年春上遣翰林侍制王禕持詔諭之梁王不從會元太子豆丁漠北遣侍郎脫脫：果滇索納欲連兵恢復遂殺禕七年遣故元威順王子伯：諭梁王八年入達湖廣奏改吳雲使雲南諭降復為梁王所殺上起十四年秋七月乃命顏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征雲南上親餞于龍江至湖廣分遣列侯郭英等率衆五萬由永寧向烏撒大軍由辰沅迤貴州十二月攻普定普安俱下之進抵曲靖敗梁王兵于白石江擒其將達里麻友德率衆數萬攻烏撒以應永寧之兵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迤雲南蔡甸王等至板橋梁王棄城走雲南省右丞觀音保以城降明日王等入城梁王在滇池島中舉家赴水

元友德亦擊破烏撒東川等蠻校四萬人諸將皆集十五年正月分兵徇臨安澂江威楚仁德等處皆下之故元平章闊：乃為等皆降事聞詔置雲南都司布政司等官二月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宗族及前所使威順王之子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送京師大兵兩次威楚大理敗世致書請依唐宋故事奉正朔為外臣友德不聽諭令速降使還世自恃險阻無降意連以書來詞旨驚驚友德怒進薄大理世以兵五萬扼下關友德等夜命王弼率兵由洱水之東趨上關初海山石門間道遠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岩立旗幟遙明敵衆見之驚亂我兵斬關而入腹背攻之遂拔大理城獲世及反寶二孫友德分兵取鶴慶畧飛江收三營寨破石門關又略定金萬等處北攻建昌故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得府州縣長官軍慰司共一百八十戶七萬四千六百衆復聞上降璽書褒諭馬十六年友德以敗世等及故元右丞

親音保至京上故殿賈二孫以為武昌馬門二衛鎮撫以賈在時曾有降表至金陵也後親音保指揮金事守金魚賜名李親命長興侯耿炳文至雲南諭友德班師而沐英鎮守大師既故故元普類為與土酋高大惠復叛據佛光寨也先不花叛據鄧川友德自七星關回兵討平之明年麓川車里緬甸等處俱內附八月友德等班師至京論功封友德為穎國公食祿三千石餘俱益封陞賈有差後十九年丙寅二十一年戊辰丙寅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師平雲南未靖諸蠻二十五年壬申涼國公藍玉亦奉命討建昌叛酋月魯俱有功然以殺戮多後俱不振惟沐氏世鎮雲南有恩澤子孫遂與明相終始焉

建文遊跡

按明紀靖難兵破南京建文以被火聞寔得太祖遺命難髮從水閣出自蜀入滇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思恩語寺僧道寔當事不敢隱以聞于朝迎入大內以奇終常賦詩云穿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秋新蒲細柳并綠野老淚聲哭未休天下傳誦之今至滇永昌遺跡則今武定府獅子山龍隱庵中其像與詩俱存云父老又言初至滇寓城中五華寺自言與沐將軍有舊寺僧報沐：至寺張語修時使人送至武定府語雖無據然以永樂時法網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謂無點化之者也沐野庵太僕言懿文太子年五哭泣過度卒殯其生似以諱賜死事然黔寧本高帝養子于懿文祖今昆弟死而哀慟亦情理之可信者故建文萬里奔赴其子初非無意眷與嚴既不快之以聞

累亦不賣之以邀寵慎派死祐以全其生于凝脂束
渥之世洵非長者所能也自為不族以狀偽太子立
名後世中援為口實獨英宗不從朝臣惑衆之請迎
養入內可稱仁人君子之用心矣身陷土木復歸九
丘同天命依然倘亦仁厚之報耶

靖遠伯三拉麓川

麓川一名百幕自漢以來叛服靡常元中統初始內
附至元十三年分置各路以大理金齒都元帥統之
有所習則番官以徃久去春還至正初麓川路思可
法教有事于降境詣路以狀聞命河南參政賈乾然
討之以漳起還師戍子耳命搭失把都魯討之亦不
克引還可法遂乘勝併吞諸路猶懼朝廷再舉代之
遣其子滿散入朝以輸情款元寢而不問麓川之強

始此思可法死其子昭併嗣立為宣撫八年傳子臺
迺一年而昭併之弟昭省被臺迺而自立踰年監收
昭省其弟思元代立明初召迺不服洪武壬戌其弟
屬答魯方乃斯即殺元法而立其侄思倫、即滿散
之子也明年陷永昌屠其城執指揮王真西平侯沐
英遣部校郭均美往諭倫內附故王真遂朝廷推柔
遠之恩置宣慰司以倫為使兩寅復寇景東明年部
屬乃斯即入犯定邊縣沐英大破之始懼而款服永

樂十五年設四真館其在西南者百真與綸居二焉
思倫元子思行立思行元子思暗立宣德初與木邦
相仇殺因而失官以孟養乃氏代之會刀王賓弱不
能輯諸真有部酋思任者思倫後裔也雖惡善用兵
每言其先世大誤豈有叔與主並之理遂擁衆麓川
略取孟養地諸真服從正統三年侯孟定灣向西南
路江等處大肆掠掠尋攻瑞騰衝衝雲而震動命黔
國公沐晟率都督沐昂方政等往討仍遣刑部主事
楊寧貴勸諭金牌招撫如其不服然後進兵先是麓
川遣使以金銀器象馬等物入貢與差發銀兩一全
進納詔問役奪之狀奏稱起程在前不知其事上命
礼部給賞如例遣使送還雲南勸鎮守等官如賊服
招撫如例還回如仍前倡亂拘留在官而思任竟不
聽招諭沐晟等師至潞江弥月不下思任遣將緬檢
數扼戰方政怒欲渡江擊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四
鼓獨率其麾下渡江擊緬檢追至景羊竿寨破其賊

斬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政與其子瑛部將頗
勇等棄勝深入追思任上江項之伏四發政求政晟
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遠久之以少兵往時兵疲食盡
政知晟不力援乃謂子瑛曰汝急歸以全吾宗祀告
死分也瑛率楊不釋政舉刀欲砍之曰吾為將受命
討賊非死莫報汝何為瑛乃登舟還政復策馬突陣
賊為破靡忽馬踰路墜為賊攔刺而死顏勇等一軍
皆沒晟聞政會春暮瘴發曉江上積聚還師金蓋事
聞贈政威遠伯謚忠毅遣使至雲南諭祭仍詔祠于
金蓋勇等四人皆從祀最至楚雅飲藥卒詔以沐昂
掛征南將軍印提兵進勸昂克復騰衝由南甸于崖
進至隴北而還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
將軍充提兵官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
督軍務便宜賞罰率京營湖川兩廣等兵一十五萬
以征麓川翰林學士劉球諫不聽時侍監王振好事
喜功從中主之也驥復請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

李黃部即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陸鮮上賜
驢黃金兜鍪細鎗弓矢礮木五月驢等至雲南會賊
方周大侯州驢遣將胃署赴獲破之斬首數百級獲
其象馬大軍進至金蓮分爲三道十一月初五日供
會上江夾攻三日不下驢令級火焚柵圍背衆棄之
斬首數萬級賊衆敗走保南甸之沙木龍山馬連環
七寨驢覺其深入攻其中寨各哨俱奮大破之賊勢
窮迫死者八萬餘遂擒平其巢穴思任乘舟走緬獲
其妻子象馬寶玉無算子思機潛匿孟養移兵討之
捷聞石驢等還會組摩州董韋即羅作亂自稱廣新
王驢遣指揮萬城擊之即羅懼遁入安南驢檄示禍
福安南人斬其首來獻七年春驢等班師至京上宴
于奉天門論功封驢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並賜
誥券世襲侯璉楊寧俱轉右侍郎餘授官陞職者四
百餘人既而雲南叛思任在緬冬十月復命責驢等
皆諸軍往凡之八年春驢率師至金蓮遣使檄緬縛

思任父子至軍前仍退兵騰衝分遣沐昂侯璉等率
東路兵往擒龍川以陳儀領前鋒三千間南牙山斯
賊走路使還言緬領獻思任欲以重臣陸兀驢難之
即登請行由金沙入緬酋卜刺浪來會頗驕蹇登
折之緬氣阻乃叩頭聽命十二月全回其國相緬刺
割以思任我接舡來獻時有疾登功者乃讓而牙沙
壩刺割至貢章不見登遂致不敢獻驢謂貴曰此給
我通江則馳我歸路也陳儀又自說知天文以爲焚
惑犯與鬼緬可伐驢乃密令蔣貴率師西江而下大
戰一晝夜焚其舟數百艘刺割竟持思任妻子貴子雄
進之兵敗自別東路兵克孟養諸寨思任亦潛竄獲
其妻子象馬而已驢還仍以捷聞王振疏之上慰勞
如前加驢實歲祿各三百石命楊寧兼督雲南軍務
寧遣使許緬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刺浪喜乃亟其
首級來獻時刀王賓已死因以卜刺浪長子張起等
爲孟養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机思卜尚潛居其地起

莽不能者也十一年春改龍川為隴川設宣撫司于隴
北以舊彝日莽項為宣撫降勅思机哥罪令其來
朝不至更命黔國公沐斌侍郎侯璉調緬甸木邦兵
討之至金沙江遣人招諭机殺機不肯來緬甸兵亦
不肯渡江遂引還十年復議征龍川王膜以原官總
督軍務授官聚平重將軍印率張机四札方瑛等統
漢土兵一十二萬至雲南撤木印兵從征緬甸兵傷
紅南甸千崖隴川兵備糧食十二月大兵抵金沙江
賊柵兩岸以拒驢今構浮梁亘十數百尺免兵患渡
一被破之賊飲衆保鬼寨山立三大寨驢未勝而進攻
皆拔之又破芒嶺山各寨踰孟養至孟那而還諸酋
皆震怖謂自古漢人無至此者然思机思卜竟失所
在異衆復立思任幼子思洪為主以狀來言緬不能
撫其人民賴立思氏永當差費時兵力已疲因許之
磐石金沙江與洪誓曰石爛江枯汝乃得渡遂班師
是時會川府訓導唐英勅驢玩法怙終損兵失利死

有除事昆明卿官御史張泚亦勅驢師行無術玩寇
殃民等事十四年二月初召驢還至貴州值諸蠻倡
亂道塞不通人皆留驢為道通驢曰吾征龍川非奉
命投苗也去之年為苗寇所截官聚敗反詔驢代總
聚兵還京調任璉提督貴州軍務會土木告變王振
死驢嘗不行景泰初侯璉以平諸蠻功轉兵部尚書
五年緬甸思机送京獻俘誅之自此孟養與緬甸世
仇數相攻殺嘉靖初孟養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等
煽誘其宣慰莽紀歲使莽瑞體復強并孟養而有之
思氏亡隴川宣撫恭項亦以不法內奔改立多氏為
宣撫司與南甸千崖並稱三宣焉

三宣六慰

明初滇西諸土司有三宣六慰三宣者隴川其一也
又其一曰南甸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其山北寒而熱
相傳為瘴癘分界元置南甸路明初改府又改州正
統八年其酋刀氏以征麓川功陞宣撫司又其一曰
干崖在南甸之南隴川之東元置鎮西路明初改府
尋改干崖長官司亦以征麓川功陞宣撫司土酋刀
氏副使刀思丙居蓋遠同知劉氏居蠻洒駐歷廖氏
居雷弄知事管氏居猛語而萬曆中亦分隴川副使
多恭居邊故同知多隆居猛卯各據所分地受印符
又其東北分孟定府地為耿馬宣撫司其南有蠻漢
猛密二宣撫司稍北近內接潞江有芒市長官司元
時為芒施路明置府改長官司今亦稱宣撫皆陞置
在後不得與三宣之數焉六慰在三宣外一曰緬甸
一曰孟養孟養元時為雲遠路在諸司之西又名遮
西與緬甸皆有洪武時置軍民宣慰使司其相攻滅

詳麓川事中一曰八百大甸即元八百媳婦國世傳
其酋有妻八百分居一寨故名洪武二十四年來貢
始置宣慰司嘉靖間為緬所兼其酋刀氏避居景線
緬以弟莽應龍守景遠城今又為緬有矣一曰車里
在八百東即古產里湯時以矩拘象蓋為獻周公賜
指南車歸故名曰車里元元良吉戌文趾駐其地降之
至元中置徹里改明改車里軍民府尋陞宣慰司永
樂中入寇後惧而謝罪萬曆十一年明伐緬其酋刀
猛使貢象寔陰附于緬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
小車里應漢使馬一曰木邦相傳為蜀漢木鹿王之
後其地視諸司為稍近內元置總管府明初改宣慰
司從征緬甸麓川俱有功益地頗廣後與緬相仇殺
萬曆三十三年陷于緬以猛密思孔補之一曰老
撾在八百之東車里之南與交趾接壤于諸夷為最
遠自雲南行六十八日始至其地或謂即古越裳氏
也周以後不通中國永樂初入貢置宣慰司成化十

五年安南來侵殺其宣慰訴于朝降勅切責安南萬
曆中其西鄙獲寧亦為緬所破六慰雖俱為永昌徽
外秦然中里老撾其東已與臨元接稍內又有孟艮
孟定所感連州孟建鈕兀二長官司皆在元江景東
順寧境外其附屬順寧者有三括曰猛緬曰猛撒曰
猛：更西與永昌相犄有灣甸鎮康二土州其極西
則茶山黑麻近為野人所殺掠無唯賴矣大抵三宣
以內境日小則弱六慰以外地日僻則強今之
在雲南：壞忘設官之舊儼然自為一國者而極向
東交趾而已

孫可望率定國竊據

明亡天下于流賊諸賊中八大王張獻忠關王李自
成為最自成晚年頗以假仁誘動愚民而獻忠專事
殘虐甲申三月有成破北京獻忠亦據蜀竊號
本朝大師入討燕趙秦晉漸次蕩平順治丙戌冬肅王
純兵誅獻忠于西充縣之鳳皇山其黨平東將軍孫
可望母西將軍李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
艾龍奇并都督白文選馮體禮等率潰衆奔重慶江
平蜀侯曾英戰敗死之丁亥春遂由遵義抵貴州值
雲南土司沙定洲與魯萬民叛據省城黔國公沐天波
走逸而定洲追至楚雅洱海道楊畏知率衆拒守可望
等詭稱援師由貴州進程于三月二十八日屠交水
二十九日屠曲靖定洲解楚雅之圍急衆走阿迷州
過可望等于北花口戰敗定洲集潰衆遁守甸葦竟可
望等取雲南出畧迤西各郡縣楊畏知率衆迎戰于
祿豐縣之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脇降之畏知不屈

可望等慕其名因約與尊明宣保全迤西生靈畏知
因不允然與之抗札強強如故也可望兵至大理差
人至永昌招沐天波天波索道府印將遣子降附時
通判刺廷標署府印推官王運開署道印供不屈自
縊死天波遣子持其印送可望可望厚待之貴回陰
命劉文秀隨其後疾驅奔蘭滄楊至永昌執天波并
卿官繫羣哥召王運開弟舉人運開將委以府務運
開亦不屈自沉于潞江可望等回雲南自稱平東王
特興朝道寶經營土木造印敕設六部九卿并道等
官臨安卿官御史任僕率衆擁戴尊可望爲國主可
望令撰燕札與二部尚書謀自立爲皇帝其黨劉又
秀李定國艾龍奇等奉傳位以一時無主故推尊可
望仍各僭王號不相下而李定國尤強悍每事多干
格可望定計于演武場擒定國責百祝欲以服衆定
國起自率所部出征沙定洲定洲方據險屢討不能
服定國至擒定洲并其妻萬氏歸衆蓋憐定國可望

計不遂楊畏知又屢以扶明爲言時金陵開越接陸
敗亡而粵諸臣擁立永明王子肇慶年號永曆楚蜀
之間往往多逆應之可望苦無以制其下頗欲假名
號自尊因遣楊畏知繫羣哥道貴陽入覲迺武康伯
胡執恭方奉永曆命屯泗城洲防滇寇探可望意使
宜招撫許以王爵可望悅執恭遂賜冊命封可望爲
秦王一面密疏進請可望悅率衆迎受亦具疏謝并
修貢物楊畏知等至貴陽爲守臣所阻多方陳論得
遣肇慶朝永曆道可望歸順意爲請封科臣袁彭年
金堡等執不可併請收畏知畏知奏可望等兵強可
藉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收拾人心乃反自制假永曆
是之始許授公爵又以督師堵胤錫請乃封可望爲平
遠王賜名朝宗定國又秀等爲國公不知可望已受
秦封傳檄四方兵事聞永曆諸臣更抗疏論胡執恭
矯詔之罪請撤致之執恭惧竟留駐泗城不入朝楊
畏知回至滇可望耻改封亦不受詔且某定國等不

得公爵定國等不悅謀再遣畏知行以請改封為名
因自致擁戴之意是時定北將軍艾能奇已死可望
悉收其部曲勢愈強庚寅冬出師貴陽破定苗侯兵
于貴筑北攻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創死遂復有黔中
之地是時

本朝已收服湖南及兩廣各郡屢破永曆兵提督何
騰蛟堵陷獨羅武招等俱敗沒永曆走南寧卒即可
望遣賀九義張明志赴南寧勸駕且曾改泰利內閣

嚴起恒督師楊鼎和科臣劉克珍吳森張載達等抗
論不允九義盜掠鼎和于覓審問又與嚴起恒議不
合擊殺之水中屍流三十里克珍之至所上而去乃
收葬之并殺克珍等永曆不得已遣吏搜泰王冊寶
楊畏知本朝可望至此見九義等所為深自恨痛哭入
見因抗疏劾賀九義賊殺大臣之罪永曆留畏知入
閣辦事可望起仗指揮鄭國執畏知回黔畏知見可
望即大罵逆賊終不可與有為瓦頭上憤擊其面可

望起殺之定國文秀皆與畏知善聞之益恨可望去
庚春二月定國自帥所部立萬餘人出靖州可望恐
定國遂擁永曆而東使馮履孔馬進忠等與俱行因
以相制更使鄭國還永曆于安隆所改為安龍府今
范應旭知府事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進上川凡永
曆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聞稍應旭與提塘章
應科造冊報皇帝一員支糧若干皇后一口支糧若
干至今人傳為笑柄云定國至湖南連破靖江武岡

諸州可望心嫉之馮履孔等與爭鬪益相讎可望既
請封定國為西寧王劉文秀為南王定國亦不受
乃陰命馮履孔率兵擒定國不勝反為定國所擒可
望恐仍善養定國家口于雲南定國乘勝遂脫廣西
恭順王迎戰于嚴關退保會城七月初四日會城陷
恭順王死是歲劉文秀亦率所部全向文選等入四
川時我兵盡聞川南各府聞報回守保寧文秀至逆
擊大敗之一軍俱盡文秀單騎走回可望奪文秀王

爵九月定國既州楚粵之間殘兵敗將嘯聚山谷者皆起應定國定國號令所及方數千里不復來可望約束可望率白文選張亮等出沅州攻辰州有陷之使人促定國進兵定國不聽十一月敬謹王以滿漢兵南下攻衡州戰于城下三日李定國敗走王自率精騎先追為交鋒所中定國得退守武岡可望復使人召之不聽癸巳二月定國南走廣西可望自率兵追定國與我兵遇于花街子為周山休圖賴所敗走還劉文秀比常德亦敗歸可望命文秀回守雲南而自守黔誅戮諸宗室治盡永曆在安龍有日盡窮促張與內監張福祿全為國言秦王侍朕無人臣礼朕欲探察勅使人馳齎而藩行營莫出朕于險隔豫等永倫口舉共事職名永曆許可遂與內閣吳貞毓撰勅以文安侯馬吉翔為可望心腹先命吉翔出南寧恭陵乃以扶青陽充使命封定國為晉王并召之迎駕復遣周官舟致誠款馬吉翔在南寧密偵行

在舉動會劉議新自定國營遁南寧言密勅事又言定國接報後感激流涕不日舉率兵至安龍迎駕吉翔與議議新具疏奏而藩接勅感激以寔其事除使提塘王愛秀報可望可望起使鄭國伴歸吉翔于南寧今與行在官對理寔厚待之甲午三月初六日鄭國王愛秀見永曆素節事之人永曆曰此事理而諸臣又不散教年未外邊假實假勅益多鎮臣須密訪國等起日而出至朝房候禁內閣吳貞毓等又帶兵入宮等內監張福祿全為國宮中大索鄭國既此貞毓等極刑考訊貞毓言凡事惟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可望是寔何與諸人事然馬吉翔已預報一十八人名某王謀某革款某盜竄因羅織成案請永曆裁決永曆不得已付廷臣公議擬刑科給事張鶴內監張福祿全為國凌遲翰林蔣乾昌李元開御史李欣胡士瑞部郎徐極楊鍾趙廢高恭楫鄭允元周允吉朱議眾朱東旦任斗壩易士往等皆棄市吳貞毓以

大臣賜教皆慷慨賦詩安慰永曆而亢李定國在廣西屢為我兵所敗不能支又以永曆密教遂率殘兵于丙申春奔回安龍可望使心腹人葉應禎隨白文選赴安龍探定國動靜即偏永曆移黔永曆令宮痛哭文選亦為泣下遂以定國無他志報可望及定國見永曆即挾之西行可望復遣文選至曲靖邀永曆又選更與定國俱至滇守滇者為劉文秀暨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賀九義等文秀亦意在永曆陽與尚礼等張議守城自以數騎會定國云我輩以恭王為主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操定國指天為誓文秀即迎永曆入雲南倡言恭王尊永曆我輩當尊恭王即封文秀為蜀王父能奇子承業為鎮國將軍管延安王事以定國中書金雞新為行在吏部侍郎兼都察院鑒錫為行在兵部侍郎白文選為華國公王尚礼為保國公王自奇為護國公賀九義為保康侯馬吉翔工弥縫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遣白文選往黔招

可望回滇以我糧歸永曆兵馬付定國又秀繼營川廣可望以妻子尚在雲南蓄謀不露既而永曆使東昌侯張元選可望妻子赴黔又賜虎金替令從中聞導元見可望言永曆賜督家令行刺可望既得妻子無復顧忌遂大言永曆負義定國又秀謀反遣白文選率國公勅印決意攻滇列侯馬寶馬惟典等與文選密謀反正言于可望曰白文選受恩有年在雲南受封辱諱不允亦勢不得已今重加爵賞用為總統必感恩圖報可望信之命馮復礼守貴州村白文選為征逆招討郡王總統兵馬可望親赴交水白文選走歸定國定國請于永曆封文選為軍昌王遣內閣馬吉翔視師今定國又秀等于丁酉九月十四日至三岔距交水二十里下營可望因總統之變欲引兵還黔馬惟典等又言去文選不過一人有不為多無不為少儘然兵馬做一明白可望又信之遣謀川侯張勝與馬寶等率勁旅四十由尋甸問道襲雲

南可望自將擊定國是月十九日接戰惟興等內應
餘悉元解可望逃回貴州馬寶亦降惟張勝率兵直
抵雲南城中無兵保國公王尚礼謀內應為沐天
波所覺拉之入朝不得發張勝燒城外民居定國聞報
回救遇于渾水塘大戰竟日擒張勝誅之王尚礼服
毒死文秀文選逃可望于貴州木至馮復礼結可望
言兵已盡及可望挈妻子至長沙經畧洪承疇軍前
投誠復礼斬後因載其子女至帛全文秀等歸雲南
封馮復礼為慶陽王馬進忠為漢陽王馬惟興馬寶
賀九義俱進封國公德安侯秋三品岐山侯王會刑
江伯張光舉等以黨附可望降爵有差戊戌劉文秀
病死楚國公王自奇永昌伯聞有才等皆叛定國率
兵討自奇等于永昌謀之前後戰事號勇將帥十死
八九

本朝既受可望之降封為義王更分遠楚蜀廣三路
大兵直抵貴陽冬十月訂期伐滇乃定國方信扶人

賈自明初附時以無恐受賞誠全馮復礼等悉聚既
盤江河分遣白文選才七星聞彼此敗北于十二月十
五日永承眉走永昌己亥二月又走騰越先發永眉
宮眷出三宣入緬定國督兵既磨盤山力戰頗有殺
傷然人心已散竟不能走逃入孟艮茶山各土司中
辛丑大兵伐緬執永眉白文選迎降于木邦李定國
元微外明年冬定國于李嗣興文秀子劉震率所部
投誠而滇南之餘孽盡矣自丁亥可望等入滇至此
凡十有三年其害李流郭祀之流耳為能以有為哉
可望文選之徒皆以降附惟定國崎嶇微外以病死
我

朝收降其子仍賜錄用視漢高祖之待田橫有加焉

珍貢

素而古不毛地也且舟車不通商賈罕至人有百金之業便為素封貧者至不保朝暮即其土所產或反不如他處易求者而世多膠于金鐵作貢之說動以漁為金穴實山不肖有司因而張威勢以索之異性輕生每極于勢無復之執起為亂後人不知其故謂滇難治嗟乎宜滇真難治也滇郡純毫毛不染而哀牢化隋梁毗對純金慟哭而諸彝感悟遂不相攻元述律杰不為金婦所餌而車里數服使皆非三代以上之人猶能以燕鴈俗若此奈何木也上作而下動之明三百年後者十數起推其由來多因贖貨于故寸內外彝秦動之後復載珍貢一篇夫亦曰知所以亂之由則知所以治之、道矣語云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江潯沙泥金提難之資民淘而暇為日僅分文售蜀估轉諸四方永平山中亦有金沙色赤而利更微明初歲貢金二千兩官價價銀一萬一千四

百有奇皆蜀賈有力者先期受值走四遠募入之然金少價高率賠其三之一間有窮極而逃者同舉殿寔土著以當金戶寶石琥珀等珍皆貢其供辦產盡則更舉一家萬曆十八年又增金三千歲共貢五千兩公私益困末年始減二千天啟水鳥之亂奉旨暫停事平再進銀鑛約有二十三所皆置場委官以徵其課又銅鑛十九所鉛鑛四所萬曆二十年命內監楊榮至滇督理鑛稅崇又使千戶張國臣赴京上疏請開寶井于猛密先是寶石之旺盛于成化然止在京購買嘉靖丁亥始遣官至滇歲勅布政司及永昌府銀八千散之民間民間鬻男既竭不充所值因而逃亡其後六慰蠻亂猛密寶井已為緬所據國臣又倡此議思撫陳用賓俱開邊禍連疏陳諫始乃舊例然猶每歲布政司獻寶石三百六十兩有奇礦金四百兩礦銀一萬兩稅監楊榮竟以貪酷激變于三十四年正月八日為將軍所殺舉火焚公署闔府百餘人

俱死焉琥珀出孟養山中價不甚昂而東洋阻絕商賈難通萬曆二十二年春有輪二百餘舫過派溪而諸船不通緬者亦行賈買時惟騰衝庫內舊貯二十餘船進送上供他郡無以應命搜括士民有即聚者多以破家亦竟不能完數也照蒼屏石崖大理府雖不在外縣然據艱運遠涉以累民嘉靖十八九年曾奉詔開二年之外始得至京至三十八年取方三尺五寸者六塊自本年六月至十一月止行三百里運至普湖因重不能前進四十年又行取五十塊高六七尺不若巡撫蔣宗魯抗疏諫止然當時既辦備不論何項石紋至萬曆二十一年為兩宮鋪地詔取鳳皇石百餘米之益艱供役者十死八九惟高不過三四尺人猶以為將公之力焉右志乘所載皆止行之自上者耳其地長史之饋遺推要之惠寧不可勝計民窮思亂亦孰能禁之哉

談開金沙江

金沙江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川犁牛石下南流漸廣故名犁水復因訛為麗水云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而臨麗江府又東經雅度受樣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靖蛉青棟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江諸水又東經武定北受元謀西溪溪地墮柳川羅次富氏諸水又東經東經東川濟慮部過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谷壁川蓮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烏湖府受沅溪大渡小渡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合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清者也正統間靖遠伯王驥嘗議開濬于米至嘉靖初巡撫部御史黃衷復議開工役崇其為武定土酋鳳朝文所梗會秉即陞任事遂獲其後巡撫汪文盛亦奉旨踏勘而朝文妻翟氏為女土官又從而阻撓之巡撫毛鳳韶知其事分巡洱海時復上議云雲南有水路直抵四川為湖廣初以選

僻為土人所據我國國家即縣其地全于華夏然首縣
之物損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往來擔負千里筋
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
國勢強盛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下敢謂無也本道訪
據武定府稱本府有遼東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
寧羅次雷民只需作草達吉普渡河安草法于土色
出東川大江遼至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
疊水又遼西水路自雲南陸路至雷民武定廣仁環

洲凡五站至金沙江巡檢司下船至馬刺母白馬口
梨刺則五曲草直刺則車刺除魯主亭拉巷甸沙吉
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卓
刺沙吉有疊水又據金沙江土巡檢稟稱治正德間
馬湖府安監生致杉木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致杉
木俱五板大船經過中惟虎跳天生橋亦十分不為
險阻又據善驛、亞栗西見張木客人結成陣裝自
本司江流六日即抵馬湖等情各到道為照前項水

道武定遼東極為便捷但訪得河內間有垂尖石因
邊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木要虛的若遠而
金沙江則水面洪濶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
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如斷然可通而
無疑者也合無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官帶領匠
役鄉導沿河踏勘直至馬湖中間要見舟楫無礙者
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大幾小如有絕險人力難
施者或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而

應合開開者凡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江有無人烟掃
露堪立驛連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力人匠若干錢
銀若干勘估明白畫圖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開
通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寔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云遼
東地方多事議竟不行除慶初鳳首林誠巡撫陳大
賓復為題請而議者多甲乙之詞大抵謂金沙之道
一通則商賈競于舟而憚于陸是格之利害獨于程
番之八所而九驛之遼新為茂草矣至天啟中安首

倡亂者陽道阻頗議開通按察使莊祖誥謂自巡檢司
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岩石判斷至廣翅塘皆險動
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浸石乃可放舟酒則躋岸纜
空舟以行又歷石勒村馬刺土色皆會州地其下
有鷄心石石如堆者三疊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
行又歷蘇照亂得頭峽判斷至蘇輝灘甚駛皆東川
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
跳端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顏集水行山腹中
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要寨司地
又歷黃郎木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地
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又
溪狹索江邊款灘歷麻柳灣教化岩為馬湖府地又
歷淺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叙州府其說甚明
晰然此時明運將終款款不暇竟未能開通也積高
功所未至以疏西南朝宗之水道是所望于全盛之
世矣

寶編堂集五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許纘曾撰纘曾有滇行紀程已著錄是集樂府

規仿舊文七言古詩多學初唐四傑之體皆擬議

而未能變化